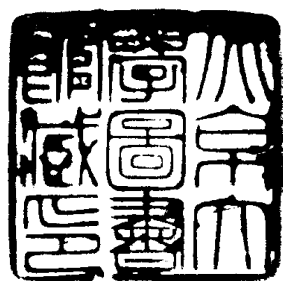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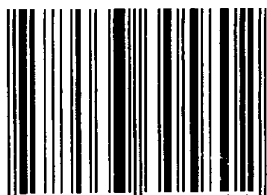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LB/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三)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一

續困勉錄六卷

〔清〕陸隴其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三四四

四書述十九卷

〔清〕陳詵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信學齋刻本

四八〇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

一卷(三)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魚堂四

書大全四十卷》提要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三魚堂讀本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去實為詳

〔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章至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曰支干孤虛王相

並去聲

之屬也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已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概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補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做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藏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

聞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
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
加支義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共屬也○趙氏惠曰孫奕疏
千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
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王
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
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
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
子日被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
記律書以十千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
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問聲效勝負
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千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
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蒙引支干不出
於時日孤虛王相不出於支干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
虛王相也兵家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蔡氏曰時四
時也日辰也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二時二說不同○時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日者時謂四時主蔡氏說該十二日在其中日則該十二
時此篇年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皆以五行生
剋論如十干則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
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十二支則東方寅卯木南方巳午
火西方申酉金北方亥子水中央辰戌丑未土而又有納
音之五行如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不為木子不為水丑
不為土而總謂之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寅卯不為木而
丙丁仍為火也此又別是一道理其說見於三車一覽云甲
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
六戊癸辰戌數五己亥未數四庚申酉數三辛酉戌數二
壬戌亥數一癸子丑數九乙卯辰數八丙辰巳數七丁巳
午數六戊午未數五己未申數四庚申酉數三辛酉戌數
二壬戌亥數一癸子丑數九乙卯辰數八丙辰巳數七丁
巳午數六戊午未數五己未申數四庚申酉數三辛酉戌
數二壬戌亥數一○旺相孤虛似是元亨利
貞之意先言孤虛者蓋由靜而動避害為先之義○兵
家論孤虛旺相大概如看命家所論不出五行而已

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為性下
文分兩邊自解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
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
就攻上說○顧麟士曰集注曠

日持久字
生值字妙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去
聲○趙氏

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鐵○雙
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知人和爾用兵

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
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

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通考石山金氏曰黃
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

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
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存疑蒙引曰
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愚按晁錯籌邊策曰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革出於地利也枚乘諫吳王濞
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可見米

聖出於地利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而和者在此而極

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新城深池誰與爲守○雙峯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蒙引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得於人和也或說是謂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四

此說於理亦無害但未必其本意也蓋孟子但謂要得人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也○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華何以亦謂之利曰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訓爲銳蓋切利之利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士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親戚○淺說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多助正是人和○顧麟士曰親戚叛之親戚字重言不但一國天下順之天下字重亦不但一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

心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

善人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淺說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爲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蒙引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以人而論之言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非惟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地利之險人爲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地利之險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五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

子亦以疾辭也

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宋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爲其意

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待其聘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實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顧麟士曰如通解作往謂往而就之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

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

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六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六

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孟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聲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

同聲下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

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

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

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

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

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

日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存疑孟子辭疾

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

也孟子乃權辭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實己言如此

關鍵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七

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看其家欲使齊

王知其非疾即前出弔之意也看來孟子子全無見識與

公孫丑都是一般人愚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孟子猶不

得如意正為是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皆是人

之大倫獨舉父子君臣者君臣一倫正是所論之事以

父子一倫與並言也○淺說父慈子孝而相愛以恩君禮

臣恭而相與以敬○存疑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

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己非不敬王也遂言己之敬王處○

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

日仁義下日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屢謂

朝並出禮記在外不俟車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

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存疑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

曰云云固將云云以是為不敬也○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實師不與臣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尊反長上聲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八

慊恨也少也或作嘽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

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

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

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

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

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

乎宋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偏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偏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

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

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

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

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

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

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

吾義吾仁于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九

其意猶未至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

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乎則圭角

盡露矣○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

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

慢於彼也太意是如此○蒙引朝廷莫如爵故爵為一達

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為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為

一達尊三句所以申上爵齒德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耳非

是又添隨所在而致隆一意也若說隨所在而致隆則所

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孟子於齊又豈有鄉黨之

分哉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議是議論詞○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此句接上文當過文云夫天下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在我而齊王僅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只是以一較多寡而為屈伸不復拘於朝廷鄉黨與輔世長民矣尤見得朝廷莫如爵三句只是申明其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而無隨所在而致隆之意○淺說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仁則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亦極天下之至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義不屈於萬物之下。而當伸於萬物之上。亦極天下之至貴也。是彼非有餘而我非不足也。吾何慊於彼哉。○蒙引。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慊乎哉。其詞只兩平。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遑。○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士大夫皆說。得長民非長育之長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王

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

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存疑。德以人

必有所不召之臣。非有是君。則有是臣之說也。要主人君言亦不必說君不召於臣。只把必有所不召之臣還他。猶言必有尊禮之臣云。其實不召乎臣。即便有所不召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

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意。○存疑。湯之於伊尹。桓

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足與大有為也。○淺說。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為師了。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己之所從學者也。○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故曰莫能相尚。

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蒙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成其德。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王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

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之位。非常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

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此章見賓師不

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

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

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南軒張氏曰孔子

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弔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玉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明著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詔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蒙引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交而造化成人君常患於亢而人臣常患其卑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

音也蒙引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述校量孟子則以義禮斷制○存疑此章與孟子居鄉季任為

任處守章一般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蒙引主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惟其皆適於義故得為皆是陳臻之問只有是字無義字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為不受

贐徐刀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

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義可受矣○蒙引當時列國各有封

疆之界一出薛之關則非薛之令所能行矣故薛君之於孟子只得金為之兵備○顧麟士曰必以贐可受也為兵餽亦可受也曰餽贐曰聞戒辭而已矣似又不甚重○辭只說聞子有戒備不虞之心餽金意頗未出故又自補

為兵一句○上曰餽贐可接受字此止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為兵餽之然故為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贐句亦制裝文法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焉於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也而義不可受矣取

猶致也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

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

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

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漸

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

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孟子引處字一說是

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僎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

遠行子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存疑未有處

之處是處物為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

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字意○以

貨與人而曰貨之者猶市廛取稅而曰廛也皆是死字作

活字用○蒙引兩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貨字皆是活字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子通作唯當

去於理而已○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子尹氏併子言之

聲矣○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氏惠曰

知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達說失伍就行

訓練即一不在伍亦未至於殺也○蒙引下邑屬邑也如

戈於邦內註戈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

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饒氏曰凶年說

引溝壑溝長壑深皆有水者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

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

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

先君之主曰都無日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

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孔大夫

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

去聲 蒙引臣知五人焉

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若曰請為王誦之則可然下文須費辭○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其邑嘗為先君所都後遷之他乃只為邑故猶有廟在而稱都也不然均是邑也何此有廟而彼獨無廟耶○語類曰看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于岐祭文王則于豐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君之先廟則仍在曲沃○顧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證此處也不然必如大蒙引語類諸說何得齊先君廟遠有五處而一時治者皆孟子之所議耶○語類又云王之為都又恐是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則朱子已不執定陳氏曰陳氏名陽字晉臣三山人孟子一言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一句

孟子太金卷之四

公孫丑下

夫

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

善國者豈非說

悅

而不釋從而不改故耶

慶源輔氏曰孟子

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釋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蒙引陳氏曰孟子一言云云按悅不釋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若釋而改之不得自事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國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連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

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

去聲

通考趙氏惠曰

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日誓用之軍旅二日詰用之會同三日禁用諸田役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

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蒙引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云云以言歟只是

孟子太金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七

之諫及至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此乃蚺鼃自行其志也如何見得孟子為蚺鼃也曰不必如此蓋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人去就之律令然也孟子使蚺鼃言讒既言時便是自如此擬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豈復有餘法哉况孟子云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其意便是謂荷不得言便當去耳亦可見蚺鼃之去亦孟子之為之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張氏曰孟子異乎蚺龜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倖倖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蚺龜有言責龜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龜賢於距心矣○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過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二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大

尹氏曰進

退久速當

去聲於理而已

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蒙引我無官守云云此孟子最高處蓋自見王於崇退而有去志便商量此一着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

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孟友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

去聲下同

也反往而還

也行事使事也

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存疑事兼儀文器數

升降揖遜往來交際之類儀文也僅能玉帛之類器數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夫音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體

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驪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驪則行之也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大

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驪則共其事於下若驪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驪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驪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驪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

金華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毒

于當時皆有難顯言者皆是託詞以告之○大註有司大指王驩若是驩朱子何故又云有司且驩既號齊卿則又難以有司目之惟南軒以爲驩是各自爲說非解有司以爲驩也○朱子是於或字生出有司字○存疑以子入太廟每事問觀之使事雖有人治亦不嫌問此云然者託詞爾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巖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巖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

聲去

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

今泰
高縣

充虞孟

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美太美也

督也。非自治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聲 慚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直但也○慶源
輔氏曰人子之

喪親所以爲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爲入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爲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爲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爲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華太金卷之四

公孫五丁

主

存疑古者棺槨無度一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本若以美之疑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條是說己所以美其本之意得之正指先王之制有財言力可爲蓋制雖得爲而財不足亦不能如制故並言之且比化者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心也曰於人心獨無校乎應上文然後盡於人心句曰盡於人心曰悅曰校都是一意此心必盡然後悅法制所不當得不能盡其心不悅也法制當得而財不足不能盡其心不悅也得之有財而用之無使土親膚然後此心始盡始悅校卽悅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

也或曰爲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猶娶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
以爲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憾乎比必二反

比猶爲去聲也化者死者也倏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

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蒙引無使土親膚即是

上文註中所謂堅厚久遠者其所以以此爲盡心以此爲悅者其歸在於無使土親膚而已○且比化者一條不是別一段意即上文然後盡於人心也盡得之爲有財而遂用之者正謂無使土親膚耳尋常說者泥着且字遂爲更端之語非矣且是發語辭其實一意相發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

薄於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

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爲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爲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倏字人子事親至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爲悅不爲倏也必悅且倏然後於心爲盡不得爲而倏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以爲悅則制不得爲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爲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

心盡天理而已矣○蒙引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也且曰吾聞之即此一古語也安得知古語是爲棺槨說耶或兼生事葬祭耳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句反下一節解見音同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慶源輔氏曰沈同問

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爲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存疑沈同之問或以己意或齊王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下文彼然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

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

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

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

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

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

之言則誤矣宋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

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

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

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

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是猜防險詖

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

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

而不可哉○變峯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

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

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

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

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存疑未也只作未曾說蒙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平即昭王○蒙引

則曰宣王曰此但言王曰疑是潛王

也蓋著書時潛王未卒無諡可稱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

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惡監皆

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

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周公討而誅之蒙引

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

與曰不知也賈斷曉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孟

子不以爲是知

其將畔而使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與平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

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

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

過當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

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其兄之惡而棄

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

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

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

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

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

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者以此宋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

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

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

以同歸於道也○虞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

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

周公無過也○雲峯胡氏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

此一句最是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

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

不忍逆以其兄為叛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

倫之至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

孟子本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也此周公之過所以為宜與舜之信象同一天理人倫之

至○周公果是不知其將叛而使之蓋愛兄之心蔽之也

若謂本知其將叛但不忍以不仁待兄而姑使之是以惡

養天倫若莊公之於叔段其不仁甚矣○過本不當有亦

有當有時若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蓋事有重於此者此處

彷彿似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周公以兄弟

而受不智之過孔子以君臣而受黨惡之過然周

公之過初不自知孔子之過分明知此其不同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辭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

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

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為君文

蒙引新安陳氏註云孟子窺賈為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

表而責之亦有斟酌分曉孟子責陳賈意亦微微說今之

君子不必說指賈亦不必說指王只是泛論而論賈賈之

意於不言之表聖賢是甚次第為見賈特地指出此議論

於他面前講必有箇來頭心是恁度他故綴以此語其實

孟子本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

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

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

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

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十一章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

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

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己富

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

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

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

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

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蒙引致送至也見正鵠

還於君不為之臣也今云致仕亦然○孟子於齊先處賓

師之位後亦嘗為卿雖不受祿畢竟臣位故曰為臣○

其引孟子於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仕不過署其名而實則未嘗食祿任事故去就得以自由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朝音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

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曰四豆為

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引他日謂時子曰愚每因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遲遲之意

孟子大卒卷之四公孫丑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而時子

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

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

為此也况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歎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

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計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蒙引前日不受卿祿亦是以前時諸侯只扶其勢祿在手以為足以輕重天下士也如是則待賢之心薄了安望其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故孟子早見而堅執不受其祿使齊王知其志不在溫飽耳○顧麟士曰按蒙引曰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邪存疑稍異然淺說達說俱從蒙引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執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反岡墜之斷而高也義見反形句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

既不行復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餼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

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

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峯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

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蒙引市所貿易或此處有穀粟而無魚鹽則魚鹽得利矣或此處有魚鹽而無穀粟則穀粟得利矣或止利魚鹽而不兼穀粟或止利穀粟而不兼魚鹽猶未為龍斷也龍斷者登高望之盡得其所有無却以魚鹽馳至無魚鹽處而貨焉又以穀粟馳至無穀粟處而貨焉以至其他所利處皆然是為罔市而包括取之故使人賤之也然隆古之時尚以此為賤而今則皆以此為當然而不復以為怪惟恐貨力之不充而已是又可以論世道矣○問子叔疑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龍斷者是欲得於此而又兼得於彼如何以為同曰不得此又欲得彼者原其本心固是欲得此而又取彼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去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慶源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曰文王開議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

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程子之說來斷他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云云蓋孟子之去齊者以道也而齊王之所以留者利也此齊王之所以終為不知孟子之所以終不留於齊而其道之所以終不行齊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道

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

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問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

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

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

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

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嘗閉門以避繆

公不苟合可見申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

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

又恐君不察己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

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荷容以徇君者也顧麟

士曰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

泄柳申詳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

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一事若泄柳申詳則

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觀其言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繆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爲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觀下文有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言可見矣○蒙引有欲爲王留行章輔氏註大謬不知輔氏是何等人物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去聲下同

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

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慶源輔氏曰孟子之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

故意或人之爲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爲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

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

爲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于

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爲言

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蒙引子絕長

者乎要下一先字臥而不應不可謂不是絕○存疑子絕

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詞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先絕

己而後己絕之也集註得其意而曰是所以爲我謀者不

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

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圖蒙引尹士

段一曰是不明也二曰是干澤也三乃曰是何濡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耶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爲不足爲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畫

也圖蒙引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梁惠王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王之聘而往亦說得千里而見王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友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

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

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

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圖蒙引宋出晝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

留之矣及出晝而猶自以爲速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晝而王不

予追也云云予曰望之此又第三節之望王之改而留之也於既去之日而猶三致其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

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所謂爲善是後日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此正是足用爲善處輔氏以此爲行道濟時之本心非也正是愛君澤民之餘意處此是出晝後心事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畫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

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音

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

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

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此

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圖蒙引宋出晝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留之矣及出晝而猶自以爲速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晝而王不

而不忍舍。既去之後而惓惓之心猶未忘也。此君子之所為也。然必君子而後識君子。士誠小丈夫也。但知諫君不受。則便爾悻悻而去矣。豈知君子之心。其思厚固若此哉。○蒙引。惓惓之餘意。即汲汲本心之不容釋者。汲汲之本心。所謂是予所欲也。惓惓餘意。必予不得已之後事。○尹士是荷黃接輿之流。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拘者。蓋可與者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反何可。

黃者所以為果也。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朱子曰。孟子與荷黃皆是憂則違之。但荷黃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黃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齊王資雖鈍而不敏。然異夫飾情矯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于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

孟子太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美

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峯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黃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黃之惓惓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

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曰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附存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

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

孟子太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美

其人德業聞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

私列。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置反。宜生之屬。通考趙氏惡曰。堯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

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

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國顧麟士曰註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此句然住姓若無此句亦起吾何為不豫哉句不得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

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

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

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

孟子太公卷之四 公孫丑下

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存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不得有為歸之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己有可為之具自任之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蓋天意既不欲有為則當安之爾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矣此所以無不豫也註樂天之誠亦要兼兩意是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治亂歸之數固樂天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以治具任之己亦樂天也○蒙引樂天之誠此天字以理言與本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之天字不同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

見乎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

戒嚴耳○蒙引國既被兵難以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有所不得去者此處聖賢不避嫌實師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心果欲去便去了豈為避嫌姑留直是國既被兵上下戒嚴勢不得不且留且見王天資亦可取故留而為卿以觀

孟子太公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存疑不可以請蒙引謂據朱子是主於義而言據新安陳氏是主於勢而言蒙引主新安之說愚謂當兼二者方是蓋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賓師不與臣同然國方有事孰然而去亦不是況其勢亦有不得去者要其未決去之意則屬望齊王之意居多○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雖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

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峯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終

公孫丑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三魚堂讀本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辨墨道。因計行之學附記。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敎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然至善未嘗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骨於私欲而失之。堯

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

新安陳氏曰。四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

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蒙引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不可兼氣稟

所拘說。○正韻註莊子與汨偕出。註回洑而涌出者汨也。然則汨沒二字似有浮沉之意。蓋汨者乍入乍出之義。不

全是沒也。故此句下有而失之三字。若竟作沒字解。可不用而失之三字矣。故孟子與世子言

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

人可學而至而不解反。於用力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已包後面成蹊等三說。

之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子既斷孟子之意。

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
顧麟士曰。此節頗與爲王誦之論語子告之曰。某在斯。
某在斯。一例。撮敘語耳。不必盡悉當時所言何等也。孟子
道性善言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
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俱要根住世子。○淺說吾想其言
必曰。人有此性。則有此性。性無不仁。而仁卽性也。性無不
義。而義卽性也。是性之在人。本至善也。獨不觀諸堯舜乎。
堯大聖人也。而其德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也。使性有不
善。則堯何爲有是德乎。舜大聖人也。而其德則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也。使性有不善。則舜何爲有是德乎。知堯舜之
德。則知人性之善矣。知人性之善。則知人。程子曰。性卽理。
皆可爲堯舜矣。此孟子告世子之意也。

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

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

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

子也。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

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

說性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

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

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

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是孔子後惟伊

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

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

若條。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

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

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

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只
是合下稟得自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
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
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
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
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
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
善看來。孟子言亦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
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
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
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
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卽是靜時
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卽是這
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問孟子
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爲善固性也。然惡
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纔識氣質之性。

卽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
故子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
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
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大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
雲峯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
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
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
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關到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
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
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
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
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
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
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
孟子之意言之。孟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

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知同有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解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氏程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蒙引。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然亦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四

直之類。蓋從語音所便也。又如杜離。離臣主之類。亦皆顛倒其字。皆從一時語音所便。久之遂為不易之成語耳。○孟子曰。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朱子曰。當戰國之時。聖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問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

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雲峯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日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本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存疑。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堯舜之說。未必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蒙引。夫道一而已矣。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道理也。此道字。泛說尤活。或以道出於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知有道德性之別。然解此義。泥矣。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五

德。性。命。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存疑。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道是活落通統字。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為虛位。說仁義為道也。得說禮智為道也。得如是道也。何足以藏是或一道也。道字皆是活落通統字。然皆有所指。

成蹊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觀古。成蹊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

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

我歎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

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朱子曰

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
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
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實
得力處○雲峯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
力人自異於堯舜○蒙引吾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
有爲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者
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
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
求他說者言外意也○存疑使道不一聖賢又有一箇道
則聖賢不可幾及成闕等何以謂聖賢不足畏有爲亦若

是哉故知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
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以性人說○蒙引能有爲者盡其
性而已矣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六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瞑其何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音悅命篇瞑眩憤古對亂言滕國雖小

猶足爲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

而爲善也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爲善
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
悠○蔡氏曰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勉

齊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
所以厲其志○雙峯饒氏曰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
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闕以下三說
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瞑眩之
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爲處
○淺說欲師聖人惟患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勢力之資今
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國雖小矣苟本之於身而達
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己者而治夫人則雖小國猶可以爲
善國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
而不忍割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之汗濁固不足以爲
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爲善國故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爲聖賢者尚知所以自勵云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句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

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七

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西山真氏曰

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困
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
也以此推之他可議矣○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
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言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廷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

達音反 曰斬衰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八

下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飭麻也喪禮三日始食粥

既葬乃疏食

音嗣○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

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于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衆臣也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此古

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

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

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乾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無古今之異○蒙引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其分殊者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其理之一者也分殊者節文度數之詳固非今日所可考理之一者乃其大本大經之所在出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則固無庸致疑於服行也○存疑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三年齊疏飭粥是正吉世子處○顧麟士曰文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者大槩語耳○內則注饘厚粥醕薄粥字彙飭饘同

然友及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九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上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通考趙氏惠曰文王之於周公旦旦子伯禽封

於魯文王子錯叔綏武

王庶弟封於滕侯爵 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

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

去聲

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

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宋子曰古宗國如周

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抵耶○
蒙引定為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紆粥之食在其中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紆粥之食非獨世子為然其父兄百官皆有此服故皆不欲也○此服惟封建之法行然後服之為稱且今知府便是一府之父有卒於其任能使士民服此否古者君臣之間恩至厚也○存疑定為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行未有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在君上觀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可見蒙引說是臣子都行雖有證據覺不是本意○喪祭從先祖志言先祖尚是始初立法之先祖不是後來壞法之先祖蓋法本壞於後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十

人非作於始初子孫沿襲之久認為始初也但大註不主此說不知何也○顧麟士曰集註上世以來四字即吾有所受吾字蓋暗體先祖意以推明其沿襲之禮不可改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

上聲

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

必偃以上

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己

皆孔子語
是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意○雙峯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存疑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也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贊決之言當喪禮廢壞之久子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為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己不可以他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囑之曰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十一

求之於己無有不應者○蒙引孔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卽位而哭位喪位也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

有命令教戒也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

同在各方獄之盟大夫三月同盟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

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蒙引禮記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可謂曰知

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

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

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

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

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及躬自責

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

孟子太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

反丁亂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

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

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

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

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

官譁然爭之及達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

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

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

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

者固不可泯也○雲季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

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

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輔氏曰

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

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孟子太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古巧反也亟

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

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

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

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者

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爲國也思過半矣附存疑

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爲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

處民之昭罪由於無恆心無恆心由於無恆產此民事所

以不可緩而民之恆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

餘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一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案引)至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自以農事為急也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以為急也○(案)爾于茅膏爾索綯乃冬月事也故云來春將復始播百穀○
膏爾索綯爾索是綯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之法也案引放始建於道辟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侈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罔民者但知自利不知利民故曰為富不仁矣此其上下文相屬之意賢君必恭儉正與罔民者反也取民有制便是仁○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者蓋恭儉皆賢君之事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一說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有制以事言有是德於中則云云○恭則能以禮接下無關於教民之事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教列反藉千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稅其私田所謂助而不稅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司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有路以達於畿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通考趙氏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

之相。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體。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鄉。五鄉為縣。五縣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倚於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畝千夫有澮。千夫十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屬而言也。○奉新陸氏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閒。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塗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井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為井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但或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存疑。耕則通力而收。則計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不是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蒙引。十夫有溝。八家同井。夫與家一般。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或九人或五人。所謂數口之家也。非夫與家不同也。○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此周家之徹。兼鄉遂之貢。

與都鄙之助。皆然也。其日計畝而分者。十夫同溝者亦然。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廩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也。田是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廩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夫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廩。在邑曰里。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廩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派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後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微者微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微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助法有得於此歟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洫洫洫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畝濬洫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洫洫洫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爲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爲記而所謂畝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所謂畝者闊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梁穀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畝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畝向東南而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足平田但正以田畝爲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畝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爲限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授田百畝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畝三代可以例推也○傳氏寅曰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甸五百七十六家家人則五百七十六人一旅者軍也餘七十六人爲軍外之用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但夏貢無公田一夫受田止五十畝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井五百七十六夫家受五十畝爲半夫五百七十六家受田千二百八十八夫耳所餘亦如之以九等通率家受萊之夫則田萊俱取足於一甸之內甸外三十六井其三分去一之法乎成一旅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七十五成則三軍矣猶餘二十五成以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閑田及餘夫之田是方百里僅可爲公侯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甸五百七十六夫周悉井其田夏則田萊各半蓋夏之時未盡闢故也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爲有公田一成百井甸六十四井除公田爲五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百一十二夫計五萬一千二百畝五家十二家各授七十畝計三萬五千八百四十畝家授萊者三十畝計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畝其甸外三十六井亦三分去一之法也一同百成爲三軍二十五成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閑田及餘夫之田殷每一國之地爲都鄙則有遂矣國三軍鄙亦三軍三郊三遂也周既增地制域宅田等亦有餘地故國中爲四軍五鄙則三軍耳惟國中四軍故曰千乘之國存疑貢助微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淪說言夏后氏受田每夫五十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微法註是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微者微也助者藉也可見○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以爲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已得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曰其實皆什一亦樂言之爾○顧麟士曰此節必重在其實皆什一存疑云貢助微是三代田法之名名者對實而言也百畝而微只

以通合作計畝均分爲義不必遽兼貢助蓋此處方以
徹與貢助三者之名並列亦不重能兼耳且雖周亦助至
兩我節纔想像說出而貢助兼行則請野節始明言之然
亦必是貢少而助多以其法之通融實不是要行貢謂
監二代也○達說什一也分上是敘三代之賦其實同下
是釋其義也則雖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徹字亦當在
徹者徹也內說書須要有步驟分寸聚如此○蒙引通考
曰三代貢助徹之法歷千餘年而不變者蓋有封建以
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子所得私也秦廢私
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天子所得私也秦廢私
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自助法盡廢
而爲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
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什一民猶病之况過取於什一
之外乎○顧麟士曰通義仁山金氏曰徹者徹也下徹字
讀作澈經書凡以本字解本字者
上字是古書下字是當時俗語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
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
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
音普現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壠 於用 也盈滿也盼
禮韻胡計吾計二反 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 他代
謂陸音五禮反誤 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稚幼子也 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朱子
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
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
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
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
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
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敘法則其弊未至如龍
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雙峯饒氏曰稱貸
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
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
以見貢法之害通考董氏彝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
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
在當世則爲善在後世則爲弊非法之過也人爲之弊耳
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
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爲良不得人而用則爲弊○蒙引夏
后氏五十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龍子曰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治地莫善於助一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凶年
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壠田之費尚不能給也
○自此以下亦且做龍子之言看爲大註不曾曰自某以
下申龍子之言也○狼戾猶狼籍韻府曰言粒米饒多狼
籍棄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較數歲之中謂樂
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凶樂之不同此
亦近於子莫
之執中矣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
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
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

遂言助法存疑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觀夫世

詩以證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行助法也亦緣上文原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夫世祿固行之矣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是取民無制者也○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蓋世祿者授之

詩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兩降雨如字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

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宋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

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說說由此詩觀之可見助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盛時亦行助法也益以見助法之善為當代之所宜行滕國當舉其廢而復行之失而百畝而徹內即兼貢助而言之何其不倫不洽乎大抵集註之妙只主說書不主行文即以說書行文者誤解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

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

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濟實便相離了通考趙氏惠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蒙引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而所教實兼五品之人倫此皆鄉學三代所教皆同但取一義以名學○或曰非使滕文公兼設此四學以教民也只是舉三代教民之制如此若使文公設學教民只用一鄉學一國學足矣然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設為二字提端而夏商周字在下還當作使文公設學教民云兼舉庠序學校文公若行時聽其自擇一名也○存疑蒙引曰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鄉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其不能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愚按古人建學惟在於明人

倫使民親於下爾其間俊秀成材者則升而用之今之學校惟欲養士以待用已無古人教民意思至其所以教之又只是區區文藝之末非古人所以造士之舊矣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傳淺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

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

心於此可見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謂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淺說以滕國之福小果行此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為王者師也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峯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至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

掌井田之事也○傳淺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同常懷於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乎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與王業而新子之國矣○顧麟士曰上節言勢此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

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又舉經緯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埃植種木為界

舉文公獨使畢戰問井地者蓋必先養而後可教也孟子合下就說民事不可緩主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亦惟只

此為問孟子亦惟只此告之也○分田制祿是尋起前面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說此法不脩則田

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去聲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

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

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

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仁

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汗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也顧麟士曰後節大全饒註云穀祿卽井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則集註貪暴多取自指在上者而豪強兼井地不均必謂在下者耳乃蒙引雖從維斗借舊本亦云在上此梨棗誤耳達說自以豪強爲在下宜從之○汗吏謂貪官非稼吏之吏卽亦在上然此是慢經界者豪強兼井是因經界既亂而因以爲恣者也

夫滕壤地偏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

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

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卽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蒙引將殆也言殆必有爲君子者焉殆必有爲野人者焉非將然之理○存疑無君子莫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

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

鄉遂之地也

問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

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通考趙氏惠曰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爲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爲九千二百六十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爲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一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爲四萬三千三百八十八夫併國中二百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每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是爲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是爲一遂之賦餘二千二百二十四人爲軍外之用○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三

其二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

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宋子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

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家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此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不能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爲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

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附蒙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總言行周之微也○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其一以充國家所用此說意謂蓋君子之祿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於何取給故却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此外又有布縷力役之征工商衡虞之入凡皆野人所供也○前只言治地莫善於助至雖周亦助也切切焉只要滕行助法都不及貢及答戰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却又兼貢何也曰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也世祿已行者正是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則切切然只言助法後告畢戰不得不兼言貢助蓋援以方畧形勢也然滕雖當用貢而貢亦不止什一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顧麟士曰按祭法大夫三廟通士二廟官師一廟注適士諸侯之上士也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注庶士府史之屬可見是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圭田故曰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而降至下士爲一官之長者亦預之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之田以厚野人也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峯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着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棄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上文絕長補短五十畝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畝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田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爲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

國若能修復井田。不為園圃官室汙池以廢地。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顧麟士曰。或曰。此二項當取開田爲之。麟則曰。主田在公田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中。四分得之。似亦可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

防寇盜也。

象引此言井田之法。之有以善乎民俗也。若只說井田之善。則上下俱見其善。不獨民俗矣。今觀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都是就百姓說。故定爲井田之法。有以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章

善民俗亦不必云著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若云行井田之法。之效則必至願受一廬而爲氓處方是。○鄉田同井。則十夫有溝者。不在此耳。○顧麟士曰。達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着力。說如據此。則似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盛

世之象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通考。朱子。井田類說。曰。班志。古者建

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

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注。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此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畝。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章

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顧麟士曰。古者畝非正。方其闢一步。長一百步。然積至百畝。闢亦百步矣。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

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治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

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通考。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爲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

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爲菜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卽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爲徹者也野謂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卽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三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卽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或問

潤澤之說變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淺說此其大畧也此字指方里而井一節言而上文正經界與主田餘夫之田皆包在方里而井一節內矣故註曰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既曰詳言而孟子乃曰此其大畧何也要說得通○彙引使當時諸侯不去其籍孟子若得志行王政於天下亦須有所損益折衷故曰三王不同禮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便是任法不如任人之理○潤柔而不硬也澤滑而平也推此義可見但凡論

○呂氏曰子張子

渠慨然

有意三代之治

去聲下言治同

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

講求法制粲然備具

平聲

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

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

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

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

上聲

之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

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

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

立斂

去聲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

與災同

恤患厚本抑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

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

扶又反

考新安陳氏曰喪禮

有制度二者皆廢

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

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

矣南軒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

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

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

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

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

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闢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整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却。通旨：朱氏公遷曰：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耳。鄉遂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為新，貢助兼行。此王制之大畧也。先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蒙引史記第二序曰：信命世之宏才，註索隱云：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此二字不見經傳，三國史橋玄謂曹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命世二字蓋出於此。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言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 捆音闕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許。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

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掇作角反

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

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

稱黃帝之說也。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

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

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

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

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

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

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

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爲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蒙引有

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着一爲字，便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

矣。爲其言之爲字，彷彿似云爲其學者之類。孟子曰：固哉

高叟之爲詩云，亦其意類。○按集註：廛民所居也。氓野人

之稱。則此居固非市宅矣。野人原不在市宅，在市宅者商

賈也。願受一廛而爲氓，則有田可知。○衣褐二字爲讀其

所以衣者也。捆屨織席以爲食爲一項，其所以食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蒙引：許行自楚來，既捆屨織席以

爲食。陳相自宋來，又負耒耜。只是其未相見之前，已有默

相遇之機矣。○溪說：願爲聖人氓，此蓋實言也。彼本學於

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負耒耜而至者，亦不爲出疆而舍

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並耕之說而來也。但其識

見不足，故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蓋邪說易以惑人，而人情每厭常而喜新也。

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七亂以為食而

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怪音孟子分別必

君子野人之法陳相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

孟子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餽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

釜所以煮餽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子問而陳相對也圖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段意總

養殮而治便是他這匹夫之身已不能盡兼他技況人君

一身百職彼平故每詰之果不待辨而自支離矣○必

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猶將問以刀與政將

問與少樂樂與衆樂樂而先問獨樂樂與人樂樂也孟子

於折辨之際多用此法○存疑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

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文之難爾曰否許子衣褐本以

逃孟子之駁也亦逃不得何也雖得必須人織也但孟
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自織之與則
陳相無逃處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為孟子辨折之地又曰
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辨故又有釜餽爨
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不下曰奚為不自織者以上文
已有奚為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此聖賢之筆非若後
世之文人也○蒙引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則已
可折之矣然孟子欲多其邪遁之辭以為折服開悟之地
故不即闕之而又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彼則又曰
然又曰以粟易之然後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云
云人但見孟子之多其詞說而不知此法即省了許多詞
說也不然彼之邪說蔽網已深其執拘論辨可據申吾說
耶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

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器釜餽之屬也陶為甑者

冶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

雲峯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

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問許行

即此意也但通之志陋不過欲自學之行之舍止也或讀

學辭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開之也

屬音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圖蒙引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云云此厲字因

他屬民自養而發言汝謂滕有倉廩府庫爲屬民自養以今觀之以果易械器者不爲屬民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屬民夫說知陶冶與農之相易爲不相屬則滕君之不並耕而食養殯而治亦未爲屬民以自養也可知此已足以折陳相之說無餘矣然猶未也又繼之曰且許子何不自爲陶冶則凡百器械止皆自取於其家而用於其家是多少便而乃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即應之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蓋上既承其害於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屬以見滕君之非屬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爲之說而明彼此之交相濟亦以見滕君之不屬民以自養也只是一意錯出於語次之間不必強分爲二意抑通章是此意也○存疑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正欲得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之語出而因以折之此比告子生之謂性猶白之爲白節尤覺警發此孟子所以爲善辯蒙引曰以朱子之正學精義而不能折服象山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兄弟於一時之語亦其雄辯不如孟子也○蒙引械器金匱之屬謂其機械便當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用之屬二字以該之下文亦兼百工言之就本文而言則饒糞耒耜皆是也但不可分貼惟陶冶則分○陶何以能爲饒曰古之饒實陶爲之故從瓦北方原無杉木可爲木饒今有之者皆自南方往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

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爲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爲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

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

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首有故曰字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知其爲古語

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南軒張氏曰滕文公

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世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

也藥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卒歸於不可行耳○說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大小自不得而相兼也○存疑有大人之事二句是承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之說治天下大人之事也但止說治與耕是兩事不是上文治耕不可相兼意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二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意再敷暢之是率天下而路也下就當貼云況治天下而可兼爲乎然後接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云云○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爲厲食食於人者不爲厲民許行厲民而以自養之說之爲妄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

匿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澤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也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

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

音津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

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爲定也通考吳氏程曰曰簡曰潔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潔爲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溷入海南皮縣滄亦疏通之意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

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

上聲

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

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

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爲義理不必曲爲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爲與句通考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嶧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甲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淪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附存疑天下之通義也以上是即民生日用之常來辨折當堯之時以下又是舉堯舜治天下之事來辨折○蒙引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那有一箇是與民並耕而食糗殽而治者耶○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逼人舉中國多是禽獸之地此其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洪水橫流云云使於是而遠施治水之功則草木之暢茂者道途既爲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逼人者又方樂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未可施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治水之功於水土○本文雖欲耕得乎一句只承禹八年於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一句亦只承禹八年於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有欠詞焉然古之文多取意足而已其於辭有不屑屑然者而實足以互見而相發也○存疑上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則下文曰禹疏九河稷教稼穡皆舜使也○蒙引書傳此說又與楚辭註不同楚辭註以爲徒駭是河之本道本道即謂此經流也尚不知孰是○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勢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

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
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

稷官名棄為之

通考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稷名棄者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聖

其母有郤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為不祥而棄
之故以棄名說文種曰稼斂曰穡○黃氏紹曰治水之役
勢必偕行故禹明言子載四載隨山刊木則暨泰庶艱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夫暨稷播艱食則禹固嘗躬耕矣蓋當疏導之餘相其便
宜有可播種以為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離也
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

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

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

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

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
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也我謂君
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勅正自我即天
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
惇厚也惇與

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

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

覺

解振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

辭也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

又從而教之○慶源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
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聖

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
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
又言堯所憂者大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
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撕耕字以照應
獨可耕且為與一句通直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指
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
憂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脩道之教以別於禽獸
也言人之生也直則欲人因其生理而順之無無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心而擴充之皆
舜引放勳之言特以為證也○顧麟士曰達說講放勳處云民
之用力於人倫而為勞者則獎勵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
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乎人倫而為邪
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
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

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其性矣，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勞來匡直，俱貼人倫妙然。亦本溪說。○勞來匡直之貼人倫，猶中庸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等之字之謂達道也。今人皆將說開全無巴鼻矣。○兩節結尾。一則曰：雖欲耕得乎？一則曰：而暇耕乎？本自割截不知何緣於聖人之憂民。句連扭益，禹稷契並說，麟與子常屢辨蓋斷自臆解。亦初未見大全蒙引也。後乃歎我耳。今觀達說亦云：常說多把聖人之憂民如此。總承上數箇聖人誤矣。○蒙引使契為司徒，舜舉而使之。但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制誥拜除還須是堯出。此古今所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慶源輔氏曰：舉

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己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存疑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使契為司徒，裏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觀註不惟不暇耕與不必耕二句便

見得兩層意。○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舜為己憂二句內。故註不解明是斥許行自為並耕之說，正是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農夫之所為也。分人以財謂之惠，三句是解堯以不得舜為己憂，兩句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二句。又是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句特別出得人難之意，以曉人使人知所重也。○淺說堯舜憂不得人，何以見其不必耕，言其所憂者特其大者耳。凡治民無務，亦不必身自為之，而況於耕乎？以見其不必耕也。所憂者大大字，乃大綱大體之大，非思慮廣大之大也。○顧麟士曰：上兩節無皋陶，而此舜之憂無益稷契，獨禹皋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然堯舜禹而下，揆其品地實必先皋陶而後益。故史稱禹元歲即任皋陶，益以國政。二歲皋陶薨，命費侯伯益總師，則令皋陶不亡，薦天七年不及益矣。然則舜為天下得人，自禹而下，宜以皋陶為急。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俱不可知也。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人者對己而言，而難久，僅己耳。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

皇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應忠字句。教化無窮矣。應忠字句。此甚以為仁也。仁字可包惠字忠字。○慶源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

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及，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皇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及而俾其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

存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兩節與上文相承意思大畧謂堯舜憂民固急於為治而不暇耕要其所憂亦大初不屑屑於其小者故堯未嘗不憂民也然惟以不得舜為己憂舜未嘗不憂民也然惟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固非事事而憂之也彼以百畝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之所為也豈堯舜之所憂哉何也蓋分人以財特小惠耳教人以善可謂忠矣然未仁也惟為天下得人始謂之仁此堯舜所以特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初不屑屑於其小而事事憂之也夫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此無難者惟為天下得人其事始難耳誠知得人之難從而謹之斯能為天下得人而仁覆天下矣何必屑屑於其小事而憂之哉大意是如此○知得其人可以授天下便把天下與他此只爭能捨與不能捨耳何擔利害故為之易欲為天下得人一毫少差便許多為害如何得恰好無差所以難為天下得人難後就當繳云為天下得人則仁自有以被天下如此何用於耕哉故上註曰不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此兩節大意彷彿如離婁章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意○引孔子稱堯舜之言是說堯舜功業之大如許必有所用心然亦不在於耕所以辨並耕之說之非也此比上兩節又是一意要孟子辨許行並耕之說意思層見叠出當堯之時兩節是一意堯以不得舜兩節是一意引孔子之言又是一意○劉上玉曰存疑說井井有條麟士善之而愚竊有商焉得人意上面已有至此專露是矣然須知堯以不得節乃承上起下也曰舜曰禹皋陶是承上節來曰不得則照下得人是起下去只宜平平說言堯舜憂民急急於使益使禹使稷契如此是堯當日非事事而憂之而惟以不得舜為己憂舜當日亦非事事而憂之而惟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則夫得舜得禹舉其先務也若夫以百畝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之事也豈堯舜之所憂哉註非事事而憂之急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所係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舜為

己憂二句上節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因百畝之形而預透此意於前耳存疑云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是解堯以不得舜二句而謂為天下得人難又因謂之仁句特別出曉人使知所重便添出層折至云為天下得人難下就當繳何用於耕哉更不妄蓋何用耕意直至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方繳完此節何得繳上節註不惟不暇耕亦不必耕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於前耳皆宜渾渾漸次說去○當堯之時兩節是一意乃欲耕而不暇也堯以不得舜三節只一意言耕固不是其所以耕心也○必作三意○引惟為天下得人難此堯舜之所以孜孜然用心於得人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惟難故憂也○是故與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此猶中庸言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論語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之例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洛音也新安陳氏曰亦

此三提撥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待辯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亦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說說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而德業之蕩蕩一則不以位為樂而事功之巍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而除之民生未臻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為之

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蒙引)則法也法字與論語解齊準義亦同蓋法天則亦與天同其大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

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楚人而北學於中

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攜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

聲強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

三年古者為去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禮弓事師無犯無

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都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去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

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日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

日是其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

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日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慙夫子日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

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

去魯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日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

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

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

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應聘於楚蓋先之

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所事孔子

所以事夫子之禮也通考趙氏惠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

註謂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塚坐百畝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塚前以甌甕為祠壇丈六尺塚坐

中樹以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

樹來種之塋中不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

生荆棘及刺人草

之乾音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

白非有若所能仿反佛音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

曾子之辭也

存疑昔者孔子沒節見孔門不背師有四相向而哭皆失聲不倍師也獨居三年然後

歸不倍師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亦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從然尾一人不信師尤得其道者言也蒙引作三段說依其說則子張子夏輩是倍師矣要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者特以致其思慕之心如後世丁蘭刻木之類耳○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汗也秋日燥烈而暴之乾無一些之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絲不存萬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皜皜潔白也都是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淺說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二字指孔子道德言猶云吾夫子之道德如江漢濯出來底秋陽暴出來底極其潔白不可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幸

加也只用潔白二字盡皜皜之意明著光輝總是潔白之意蓋有潔汗皜蕪便不光明也潔白只是純乎天理顏子三月不違仁猶未得為潔白也潔白者是借來字面承上二句說下但當實說不可謂如物之潔白也○蒙引皜皜乎無以加矣有若安得擬其彷彿有若既不足以彷彿夫子而乃事以事夫子之禮不惟尊信有若為過高以夫子為有若所可同其待夫子及卑矣而可乎○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一時皆無有若此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為疏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未嘗深許子張據此章則子張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昭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穎悟不欲人從事學問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因攻之千載之下即子張有靈回觀有若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曾子甚言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往往襲取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不如此在

學者詳之

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缺亦作賜古役反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蒙引非先王之道

此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存疑亦異於曾子不可作不倍師說當有斟酌夫三千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是乃欲致其思未必有倍師之意曾子且為不可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幸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

中耕反

鳥鳴嚶嚶

音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蒙引此與上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叠出所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

懲艾音艾也

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

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

余六反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聖

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

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

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

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

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

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論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通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附淺說天物有精粗美惡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巧拙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不可得而強同也子乃欲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亂天下也何則物有精粗猶屨之有大小也巨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精者粗者同價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聖

則人豈肯為其精者哉今從許子之道不論精粗而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本欲除偽適以長偽本欲無事適以多事如何能治其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雲峯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愿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程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

天下篇古人禮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
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

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安釐故孟子因以詰免乙之謂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
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關

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
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
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
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
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
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
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
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
音蒲匍匐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音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
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

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則推吐灰墨而附於儒新安陳氏曰之
又曰墨氏兼愛

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
由親始一句勢勢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

而依附於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新
儒者也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陳氏曰理屈詞窮強為此說以自逃遁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

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

而入井耳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
自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非謂愛凡

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與己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

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

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

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

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

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問愛

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低低信乎其通而窮矣宋子曰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撥出來湊孟子却不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是亦可槩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爲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峯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

大小次第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爲愛

無差等○雲峯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繞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爲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掩之誠是也○爲若所謂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蒙引墨者以薄親爲道而夷子獨從厚此正其一點天理之不容泯滅處孟子所以直用以入其教也孟子蓋亦愛其人也夷子是甚次第聰明蓋曉得孟子之意欲以兩路擒獲也若伸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伸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獨厚又無謂矣左右皆坑谷也乃爲執中之說騎牆之勢曰吾之兼愛與儒者之保赤子何異但謂之如保赤子則所施尚自親者始我之獨厚亦未爲倍也蓋兩救之詞也○既曰愛無差等並不論親疎矣而又曰施由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親始則又畧有親疎之辨此其言亦自相矛盾足見其遁也然下句自有是處夷之所以未盡滅其本心孟子之所以得入其教者正惟有此一綫在故孟子不攻其說之矛盾處而但力攻其本病之所在也○存疑墨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爲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爲愛無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詞也然愛無差等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其說亦自不通故曰通詞也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闢之謂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真以謂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隣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也書之言以爲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隣之赤子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顧麟士曰夫夷子信以爲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

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蒙引)且無論愛己之子過於隣之子也。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隣之子。則己之子蓋可知。○存疑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物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一本。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泚。嘬楚怪反。泚七禮反。藁音詣。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反。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栗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音姑。蛄音姑。也。嘬攢。音官。反。共食之也。顙顙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盧紅反。也。裡土舉。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

此葬理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慶源輔氏曰。此又孟子

子畧其通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理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己。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二句佳。○存疑。非為人泚猶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三句意言非有所為而然。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栗

也。○掩之誠是也。只從掩之上。搭過厚葬去。蓋因是而推廣之也。○(蒙引)註中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云云。他人謂路人見之者也。此他人字。不必拘定與上文非為他人見之。而然者相同。○蓋歸反藁裡而掩之。通是一本之意。不止非為人泚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宋子曰。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下同。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

輔氏曰。孟子因夷子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易納約。自贖之義。○(雲峯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

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卒

附滕文公問為國章考

存疑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卽周禮遂人所掌也。遂人治溝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賈疏曰。一行隔為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卽此推之。十夫當有十遂。而皆縱首為橫溝。所以受十遂之水也。自下而上。積至十溝為百夫。則於東畔為一洫。其縱如遂。所以受十溝之水也。又自西至東。積至十洫為千夫。則於其首為一澮。其橫如溝。所以受十洫之水也。又自下而上。積至九澮而為萬夫。則於四旁為川。所以受九澮之水也。澮之橫似溝。千夫有十而澮獨九者。意第九澮外之田。就是四旁之川。可受水不復為澮也。與蒙引圖畫差訛。失真不足憑。○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卽周禮考工記匠人所掌也。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圳。田首倍之。曰遂。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方百里為同。同間有澮。以今觀之。井間之溝。若依小註趙氏之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卒

說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間十字中為四洫。與蒙引所圖則與鄭註溝縱洫橫之說不合。通考載陳及之說。謂方里一井之內。凡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十里一成之內。凡四洫。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此雖不言縱橫。其縱橫自可意會。於賈疏未見抵牾。今因其說推之。四井為邑。邑四面合奏朋幫。只二井。爾每井四溝。一邑當有八溝。四邑為丘。四面合奏朋幫。只二邑。爾一邑八溝。一丘當有十六溝。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兩旁各加一里。治溝為方十里。卽成也。四丘四面合奏朋幫。只是二丘。一丘十六溝。一甸當有三十二溝。遂於其中。鑿四洫。而皆橫以受三十二溝之水。南北兩旁一洫。中當二丘之間。合鑿之一洫。是四洫矣。四甸為縣。四面合奏朋幫。只是二甸。一甸四洫。一縣當有八洫。四縣當有八洫。四縣為都。四面合奏朋幫。只是二縣。一縣八洫。一都當有十六洫。四都為同。方八十里。兩旁各加十里。治洫共一百里。所謂同方百里。是也。四都四面合奏朋幫。只是二都。一都十六洫。一同當

鄉遂平曠之地可行井田法亦未為不可要亦未的然可據看來只當以朱子之說為是○周禮鄭註畿內用貢法者郊遂及公之邑吏旦夕從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而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此未敢盡以為然為諸侯之國亦有鄉遂都鄙故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而滕亦有鄉遂也

存疑貢法十中取一似重於助蓋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獨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又鄉遂之法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是家出一兵井田之法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方出兵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是其兵又止於衛王室無征行之勞故其役重都鄙之地既饒其民又有征行之苦故其役輕朱子所謂悉調者不用說約農書徐玄扈曰三代制產多寡不同諸家之說互異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孟子

然以愚意言之其間有一可論有一不可論嘗考尺度畝法周之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尺夏畝與周等者其五十畝當今田十二畝有奇而已而謂足以食八口之家乎且聖王制產必度民之力可治必度民之用可足何至夏周之閒所差一倍非夏之民勤於食則周之民勤於力矣此其尺度畝法必有異同乃夏商之故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可論者則三代聖王非以多與之田為厚而以少與之田為厚譬食小兒者非以多與之食為愛而以少予之食為愛也語曰務廣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故后稷為田一畝三畝伊尹作爲區田負水澆灌古之治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多大禹時稷爲農師未久也於是洪水初治作乂之土甚多深恐其民務於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不得踰制而使精於其業人人用後稷之法即此五十之田可以食八口之家矣治田既少業既精積久之后因生便巧如后稷之耕兩耜爲耨其孫叔均遂作牛耕是也便巧既多人力

有餘至於殷周遂以漸加多而其田亦治故由七十而至於百畝要使人之力足以治田田之收足以食人必不至於務廣而荒耳然周人治田既稍廣蓄積必倍多故周禮能以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矣今世貧人無立錫而廣虛之地數口之家輒田二三百畝鹵莽滅裂豐年則爲薄收水旱則盡荒矣此上之無法以教之無制以限之故也

存疑井田之說夏五十畝殷增爲七十畝周又增爲百畝朱子及金仁山皆疑其更擾費力愚以傳氏之意推之孟子之言始可信而無容疑蓋井田其制已久非但始於商詩稱信彼南山惟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宋一旅可見井田之法夏時已有非至殷始制也但夏人無公田謂五十而貢則一井之田授十八家每家授五十畝耳殷人七十而助則一井之田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十二家授之每家不穀七十畝其數不能恰好然大意不過如此以是觀之孟子之言信爲可據不可以不見周禮而疑之也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孟子

孟子引校數畝之中以爲常蓋亦禹之舊說使盡是後世流弊而仍用其正法亦可也何必又改用助法今人只是恐傷了大禹則謂其初制未必然耳夫聖人隨時有作法則因時詳畧禹去唐虞未遠世尚古朴只用貢亦足治矣至後世子孫不善用之不能隨時豐歉以爲賦之增損而拘守成法則見其弊耳故後世改用助法而儒者之論亦不能不置優劣也○周家鄉遂用貢法亦是局於地勢之不能獲也大抵貢之法若常有禹用之則決無弊若禹生於周時亦不止用貢於此亦可以判其得失之所在矣○使文王周公生於大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蓋是時洪水方平懷山襄陵之患始息上廬下巢之居始變其民大聚星居散處其田亦大聚段落不相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通力合作大抵是難及歷四百年而爲商又五百年而爲周則天下之田土盡已墾辟天下之生齒益以繁庶且周監於二代安得不會爲貢助而爲徹哉故曰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以有爲時之既

至聖人不敢後時而不為龍子之言蓋激於當日之學而未及考聖禹之時也

陳祥道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南門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皆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祭義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均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丘之上而巳。由是觀之。成均須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頤宮周學也。頤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雍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懸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頤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

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頤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遠有庠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馬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畢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漢明帝時視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則周人辟雍之制宜亦然也。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之學大戴禮有帝入五學之說鄭康成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王肅謂辟雍即明堂耳此皆不可考也。按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釋王制謂辟雍也。應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詩謂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雍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氏註曰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禮書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巳禮言上地田百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顧麟士曰集註程說固明言侯其壯而受室更受百畝之田矣但既受百畝之田則當自名一夫非餘夫也古者三十而娶故賈說云然諸家又有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之說○按周禮述人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休其地力而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不耕者所謂一易再易之田也

○蒙引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氏或百一而稅然豪強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一秦文帝不正其本適以資豪強也且井田之制不宜於衆人之時卒而革之蓋有怨心則生紛亂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民稀少立之易矣今既難行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葉水心曰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臨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又曰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

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侯於考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之說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蓋廢井田人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受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 終

孟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上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三魚堂讀本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王去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尋枉

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

者大也南軒張氏曰謂屈己事小王霸爲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十

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爲問○蒙引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語而諷其爲之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

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

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

音扶

虞人招之不

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

之邪此以上

是掌反

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

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

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則見利忘義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則見利忘義矣

事則凡可以義之所無巨細之必重一死而後已○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則見利忘義矣

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南軒張氏曰孟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操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

問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乎曰若貶斥而死則爲志士矣若被刑而死則爲勇士矣虞人奚擇焉○溝長而小壑深而大壑谷之受水者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

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和靖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必至於

枉尋而直尺矣○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

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

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能利是。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蒙引：甚言其不可者，蓋枉尺而直尋，已不免於喪己而為不可。乃至於枉尋直尺，所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恥而為之，甚不可也。○孟子非是以枉尺直尋為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可為也。○顧麟士曰：始論大小者，究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為與上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後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朱子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也。○雙峯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獸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開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存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而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為未曉。○蒙引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兩句裏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嬖奚不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四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蒙引：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提頭而自為一條。○顧麟士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達說云：總○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是說如何其可也。

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

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

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

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

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

所以爲聖賢○新安陳氏曰楊雄謂孔子見陽貨爲誦身

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

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卽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

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就爲

大守身爲大枉己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

也枉己卽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五

視爲小節乎戒枉專直尺而徇利退人欲也守義而不枉
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
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
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圖蒙引天下之事有義
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
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主利害者未免乖於
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田以
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
計者於利害亦盡矣○存疑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
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
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
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爲昔
者趙盾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君
子之所不爲且子過矣以下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相攻

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一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圖蒙引

通鑑所謂犀首者卽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六

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

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雙峯饒氏曰儀衍雖

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

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

可爲况大丈夫乎存疑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兩句

正是孟子之言說了方以集註貼之云二子阿諛苟容竊

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安得爲大丈夫哉○蒙引不

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國諸

侯懼也本國諸侯他部着阿諛苟容始得○

又曰阿依也諛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依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

孟子大 孟子大 滕文公下 七

孟子大

滕文公下

七

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通氏曰富貴則求欲從故易

至蕩其心貪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何叔京名

昭武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反天下不復扶又見其德

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反可畏遂以為

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胃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

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理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行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捭闔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神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遠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

孟子大

滕文公下

八

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己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通考宋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和不流至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附說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特在己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不能屈高明與游而超然於塵埃之

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蒙引
廣居曰天下之廣居正位曰天下之正位大道曰天下之
大道天下字不開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此只言
仁禮義不及知者知則知此三者非法是也○存疑居如
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者自
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
者心之德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爲
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
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
○仁者愛之理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
也何廣如之此人之所宜居故謂之廣居也居廣居看來
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意也蓋充得此理
盡便是能居廣居也○位是人身所立之處子曰不學禮
無以立可見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
衆吾從下孟子曰禮朝廷不廢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
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正位意禮是入道之紀綱經禮三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九

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
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言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
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
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達
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也居仁
立禮由義則道充於己在外者不能奪之故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閒道理○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
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
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
與費同下同

周霄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
之意記曰皇皇焉如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
有求而弗得

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
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庶人執鵠音木工商執雞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致也亦作鵠音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之皮羔
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
介而死不失其節鵠取其不飛先雞取其守時而動

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大也後章放上此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十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樂素刀
反皿武承反

禮曰諸侯爲籍秦音百畝冕而青紘音躬秉耒以耕而庶

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
者天子爲
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
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粢音咨盛於
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
王籍以時入之以共蠶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

一、蒙古弘治伯之國家，則無田而不祭，絲土失位。

亦無田而不祭一亦字看出其實以無田二字說諸侯示穩○王制上連大夫言之則是有位者且有宗廟則有田矣而又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似王制亦因有位失位言之註曰祭有常日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固如此亦宜人子之不敢以宴而至於弔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淺說出疆必載質何也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士之仕也亦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禮亦猶治田不可無耒耜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此士之出疆所以必載質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

孟子太金卷之六 滕文公下

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舍上聲去逆反

去逆反

晉國解見形旬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

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聲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約亦媒也言爲父母

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

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爲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爲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爲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爲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

孟子太金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存疑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君子所以難仕也○蒙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魏人之稱晉國猶胡人至今猶稱中國人爲漢人○媒引合也始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變反筆音丹食音嗣通考

吳氏程曰直戀及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見收入柱戀反內訓通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為泰陋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五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義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

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

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

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通考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

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

利載存疑男耕女織各有功事男耕與女織相通易以

男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男之無布是謂通

工易事以羨補不足不然則男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又

不得女之布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得農之粟多

者無所用缺者無所取生民之用缺矣是以男耕女織下

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實民生日用之所由以濟也○先

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言子

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

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蒙引曰如

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

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五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

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雙

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

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

整問士何事不素餐乎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

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

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

澤未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分章參

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

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

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食養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顧麟士曰。毀瓦畫。墁。非謂以此去求食。言毀畫無功有害。而志則求食。何以。處之。蓋甚其辭。以。見志之不可殉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曰。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卽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朱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附趙注曰。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遺。雅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成亮反。

萬國名伯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宋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若如此。載。載引。要。謂載也。食便飯也。黍稻預爲飯者。未熟者也。食指熟者。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附顧麟士曰。匹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夫匹婦或曰。卽童子之父母。似穿鑿實可味。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徂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通考。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承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餘已見。形。前篇。新安陳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

湯行王政而
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
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
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
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五

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
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
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
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
小人謂細民也淺說其士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是皆臣附于大邑周焉○蒙引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顧麟士曰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夾和言之不必全據本文觀此類可見○不爲臣如奄與五十國之類皆害及士女者○趙注曰攸所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

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五

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

之是可畏而已矣虞翻補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爲國而不道而求之於己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情德無小暴慢無彊是補之曰情德無小能情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情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

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

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與平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

曰衆君子之閒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辨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峯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蒙引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附蒙引

爲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爲臣苟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爲三意全不相屬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

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

求見之切也

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己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附顧麟士曰通義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勸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

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

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

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

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殄貨既先

來加禮於己則已焉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疑孔子闕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闕亡意只重在往見上○蒙引註曰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貨本陪臣而執國命偕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奈何亦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辟咎之義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簡反

孟子太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言

脅肩竦

音悚

體諂笑強

上聲

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

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

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

往見之也

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輔

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

為非己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此章言聖人禮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

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

而可恥

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己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

所談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闕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連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干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污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己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獨者也○雙峯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

孟子太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言

物不可以苟合○雲峯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污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據如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存疑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

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之說則將終身相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華弊復古之事而爲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爲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

孟子太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美

之罪大○通直朱氏公遷曰語年饑用不足章什一去關市之征章及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也○存疑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攘雞註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解在言外○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常也微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治不坐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

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

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峯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而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蒙引治亂所因有自氣化之盛衰者有自人事之得失者亦有二者俱有者○朱子作李忠定公奏議後序云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所謂感於人事之變者自人事得失言也所謂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者自氣化盛衰言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

孟子太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美

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

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

胡貢反

洞無涯之

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洚水繫乎氣化而曰

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爲一治也

存疑洪水氾濫便蛇龍居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蒙引下地卑濕故架木爲巢以居上者爲營窟以其地

高燥故可穴居○顧麟士曰洚水警余句見大禹謨則云警余者舜耳此爲反證言彼所云洚水者正指此時之洪

水也故堯舉舜而使禹治之云云洪水爲主洚水證之不要倒看了○借此出一警字以起下使禹治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驪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菹側
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

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

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存疑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復為巢窟矣

孟子太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汙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汙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汙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

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峯饒氏曰暴行即上而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樹塗了簡理義

然後暴行始作圖蒙引由堯舜至於湯亦五百有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反一亂而為一治者孟子何故畧之曰據湯盛德實不在武王下然桀之亂不如紂之甚而湯靖難之功亦止一舉而大事定悉數之不過什一征耳此於禹之治洪水武王周公之誅紂伐奄驅飛廉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其勞實數倍也故畧之舉其甚者言蓋亦偶然無意於抑之也○邪說暴行又作上文云云全指在上人為亂首者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不然又字無安頓了○唐高宗欲廢立后許敬宗倡為田舍翁多敗十斛麥之說以贊之然後廢立始成王安石將行新法以罔民利必假周禮○以文之自古及今大抵皆有暴行必有邪說以文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孟子太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蘇晉昭曰奄字書作郁古通用衣檢衣廉二反說文衣檢

反註周公 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

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

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

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惡之法無一之或廢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存疑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為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

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書皇陶謨篇云天敘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

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

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

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則威矣

通考吳氏程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

也故威其不得肆欲適直朱氏公遷曰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字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蒙引要着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

知之者君子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罪之者小人也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朱子

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

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

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

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附蒙引朱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語錄又云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此正與集註一般當如何分辯曰集註及語錄與孟子自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俱一般何也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聖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聲
莘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

愛無差

楚宜反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

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

形句

首篇

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雲峯胡氏曰不中則日橫議不正則日邪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

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

一亂也

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聖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疏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

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塞室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疏之閒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峯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通旨朱氏公遷曰聖賢闢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達說自孔子既沒聖王不作而上而諸侯放恣天下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乃橫議之尤者也其言滿天下天下之言仁義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是橫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大楊墨禽獸之教如此正所謂橫議也而其為害當何如耶昔公明儀嘗曰啗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為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民而仁義遂為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也○顧麟士曰此條照達說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戕賊無窮世道大壞矣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存疑無父無君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將相食方是流弊○率獸食人將相食小註以東晉清談梁武帝佛來說最好方見得是實事○蒙引孟子極其流弊言之若是楊朱墨翟吾知其學術雖誤然其本身必不至弑父與君而食人矣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

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峯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此乃孟子所以不得

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已而有言也○應源

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峯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溪說吾為此懼思欲閑先聖仁義之道於是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起於世以惑人蓋此

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害於其政○存疑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蒙引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為起然不得作謂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惑於兼愛為我之說也○害於事害於政二處先後不必深為之說若自有深義朱子當先為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之異

言蓋楊氏為去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

陋易去聲見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韓非者韓之諸公子

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

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

為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

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儘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

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

楊墨只是硬低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峯饒

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

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

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通考仁山金氏曰

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

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

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愚按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髮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何復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己與理為二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通直朱氏

公遷曰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大全卷之六滕文公下

抑止也兼平聲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

立生民之極則一也○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己繼

之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又是總舉上文之意○蒙引按

誅紂伐奄滅國五十不曾說有夷狄或曰但暴行邪說無

父無君者是皆夷狄也如春秋中夏而行夷道則從而夷

之且與下條周公所膺意體合雖似有理然孟子若設此

字樣便巧也聖賢無巧此夷狄蓋在所伐五十國之內也

日兼夷狄則約奄飛廉亦舉之矣如日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言夷狄則近者可知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

說見形旬反下上篇承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戒

教也解見音同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此段直是要起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

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

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以不得已之故哉宋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都

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蓋他時只害得箇龐底若楊墨則

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末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

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問孟子欲息邪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

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

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

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

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聖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

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

詖說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

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

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

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

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

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

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詖行

如何分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

蕩詖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峯胡氏曰

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

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

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

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

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

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

力救之也通考雙峯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

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以予不得已一句起

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貫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宋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蒙引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

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

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故云云○孟子知言

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

者何也曰說短而辭長故淫辭居後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

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蟪蛄

音蟪蛄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蒙引仲子本

甘於窮約如此匡章所以取其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聲簿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

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

孟子太金卷之六○滕文公下

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富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存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

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

未能如蚓之廉也○蒙引大註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文下飲黃泉二句內○伯夷之

所築二句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要泥伯夷盜跖字○以仲子之廉

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為盜跖之食與曰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

含意不露下文方盡發此意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孟子太金卷之六○滕文公下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鵝鵝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

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閣辟音避類與顰同顙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鵝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

陵歸也己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

不義也哇吐之也○漢說是何傷於義哉彼身織屨妻辟

仲子齊之世家也云云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

為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

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以母則不食云云。○蒙引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世家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也。○是親親之肉也是其兄議之言。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平聲守

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

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蒙引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顧麟士曰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然後可然斷斷不能矣。○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

人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為大

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

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宋子曰溫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

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嫌守小

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就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就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若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感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之蓋有以也夫。○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為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適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峯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

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存疑夫廉者有分辨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焉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之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子以兄之祿與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為不義而不受是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潔乃刻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己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閑聖道關邪說正人心處與距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聖

楊墨闢許行同意○淺說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廉耳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也蓋廉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子以齊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為耶縱不辟兄離母而為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困於飢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非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三魚堂 讀本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學之要指凡脩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氏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聽受命於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敗民歸於仁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冉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

之器也所運以為矩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尺也師曠字子野晉

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簫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鐘大音簇反姑洗先上蕤反宿夷則無射

音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

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見侖之陰天夏西戎之國昆侖山名也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笛以聽風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正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洗姑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通考趙氏德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鐘於黃泉孽萌萬

律太簇卷之七 離婁上

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丑十二月夾者乎甲言萬物乎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助陽功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五

音宮商角徵

展里羽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人心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

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鐘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徵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管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

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

律太簇卷之七 離婁上

聖君賢相有是心雖戰國之君臣亦有是心焉但古之聖君賢相則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章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若當時君臣則雖有是心而蔽於物欲徂於功利而不能師先王以行仁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蓋自開闢以來所歷聖君賢相多矣其所以為生民計者悉矣凡皆仁民之實政也後之人亦不用有所作為矣但將有增損而已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存則其政舉其政舉則其治功成矣夫何為哉不然事不師古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此孟子此章之意也○存疑此章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首節至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當作兩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先王之法而過未之有是一段自聖人既竭目力至可謂智乎是一段首段言舍法無以成治二段言法所由立而治所當因也○凡治皆有簡法度規矩六律仁政便是制器審音為治之法度人所必由決無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雖堯舜離婁公輸師曠之聰明巧聖

亦有所不能此見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人既竭目力一
節定承此言古之聖人創立法度是為凡事無節法度
不得所以成後之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為法度以繼之由
是凡事可成後之作事者皆因其成法去做而利達及乎
天下後世所以說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此見法度之所由
立也○蒙引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
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
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鐘林
鐘之律而後正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
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
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南
呂姑洗之律而後正焉由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
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焉○此道字指仁心○存疑道
是虛字此章上曰仁政下曰先王之道滕文公篇前曰性
善後曰夫道一而已矣這兩道字皆是虛字與此一般○
趙注曰離婁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仁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四

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
秋毫之末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
○顧麟士曰按通義金仁山曰按婁朱古聲雙疊如和謂
之朱婁故離朱謂之離婁然亦不可解金又曰公輸班禮
記作般春秋末人○律歷志取竹之解谷生其敦厚者注
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於中者也生治也雖
亦未明頗為闕所未聞周禮賈疏亦載此註然又曰一說
解谷崑崙之北谷名也但或又作解谷則必訛矣蒙引即
古人審音不可無法度明
帝王治世不可無法度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

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

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曰一食蔬素宗廟以麀為犧牲斷

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去聲

通鑑

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半有累真道宜皆以
麀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
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
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長齊斷魚肉口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而已糲米之不精者郎葛洛蓋力制三反身衣去聲布衣
木綿帛帳後官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
憚或謀反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
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注大脯牛脩鹿脯也記曲禮下
凡祭宗廟之禮其牛曰一元大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述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五

尹正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去聲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問孟子曰是心

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
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孟子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
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
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充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
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
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
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天制之善而
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
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為之焉則雖
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之喪義規矩而
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者幾希矣○慶源輔

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雲峰胡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為良法。存疑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也。○法於後世者。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彙引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當時諸侯若能行先王之政。只用孟子首篇不違農時一條。則民之養生喪死無憾矣。只用五畝之宅一條。則老者衣帛食肉。黎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六

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謂先王之道。正謂此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

去讀法

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

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

法。正謂此也。

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門內。莊席之微。

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通考楊氏曰。後世莫不有志。

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世之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抱堯舜孔顏之質。有能不為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脩。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為。而欲與三代擬隆。非所間也。○存疑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或是古語。引之重在上一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

詩傳讀

樂音

樂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七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

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違用舊典故。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存疑先王之法。威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威具備。故遵之。而不過忘。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彙引一說過差是有心者。遺忘是無心者。愚謂既謂之過差。便不以有心之罪目之。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

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通考張氏師曾曰。聖人既竭

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覆敷救反。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數教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

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

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慶源

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曰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雙峰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八

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輪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輪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大註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存疑蒙引或問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安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之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此說是也又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所及者無幾如古之良醫有不用診脈不用古方亦能起人之疾如我太祖不用大明律斷罪亦自當此說不是即先儒臆說也只竭心思而無仁政決無惠可及民何說無幾良醫不用古方能起人疾其所用者即妙

方也。不由律斷罪。此天資甚高。暗與律合。其所斷者。亦即律也。○淺說政行於一世而一世之天下被其澤。政行於萬世而萬世之天下被其澤。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融蒙引

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其責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九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貫前

第二節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存疑不仁者不以仁心節意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仁聞行先王之道也就是無道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度音鐸下度量之度音同

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宣法守謂

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

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

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

不亡者僥倖而已

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

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附存疑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爲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而不信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不信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爲泛常肆意妄行干紀義而無顧忌故曰君子犯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犯刑是皆相度爲泛常作奸作惡而干犯刑憲故曰小人犯刑是皆相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十

因之勢有必然者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也○蒙引上無道揆以法制而言下無法守以守法而言下無法守非果無法也只是法爲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也如宋八當問宋非法司擬了罪進奏而朝旨饒了宋人法得輕罪法司定了而朝旨加重之○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下文上無禮下無學又與此上下字不同上無禮是謂君臣下無學只是細民○六者最重在上無道揆正是不仁在高位至於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犯刑者不必謂有人刑之只是於刑有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刑之但不依度行便是犯法了○存疑法者道之非有二也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

上指君下指臣朝雖所指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即臣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在上無道揆邊却兼無法守邊下與工

故曰城郭不完兵革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

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

去聲與爲亂氏曰小

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爲亂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甯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十

生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觀其可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附存疑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只在無道揆下無法守內道即理也禮即理之有節文者也下無學其無法守可知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無學則易與爲亂故滅民與言不好之民並起如黃巾紅巾之徒是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從之貌言天欲

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詆毀反存疑責難陳善事君之義也事君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止是進退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詆毀先王之道謂不可行也○顧麟士曰

虛齋曰此節務要以下文來反証以下文反証本文則下文理亦動矣故曰字方有力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

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閉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白謂敬王豈虛語哉○

雙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卽是敬者謂其君不能行如中庸篤恭書允恭之類恭卽是敬也

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與爲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閒做不得一分矣

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

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存疑責難是大綱事陳善閉邪是裏面工夫人臣以堯舜之道望其君若非隨事陳納開道豈能有濟故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

淺說人臣以難事責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爲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得不謂之恭其君乎開陳善道言如何而爲仁心如何而爲仁政使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而有以閉其邪心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貌事其君得不謂之敬其君乎

○象引賊字是活字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

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爲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峰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形句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案引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而凡爲方員者必於是取則焉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而凡欲盡人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之意於下節方露出○存疑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

欲爲君盡君道意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

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宋子曰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

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君事父之道○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堯舜爲事君事父之道不以堯舜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舜爲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恆性是誣其民也○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也○蒙引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爲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爲臣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爲君者須盡君道爲臣者須盡臣道爲君爲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著盡字讀方是○封德彝所謂三代以還人漸謏說故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而不欲也非賊民而何○或曰使爲君法堯爲

臣法舜而未能至於堯舜是亦慢君賊民否曰此是說立志當如此如伊尹亦不能使太甲之爲湯周公亦不能使成王之爲文武况其他乎但伊周其實是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至於君之不能盡如堯則非在我者我但當自盡耳朱子嘗曰人臣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二三分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自責亦然愚謂此大學教人所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解而已矣三字出乎此則入乎彼矣

可不謹哉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蒙引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意不是孔子意孔子是汎說今欲說此句書亦宜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說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

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

可懼之甚也南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爲是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爲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

審擇其所由哉。○慶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業惡。證遺臭後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證古人證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存疑：上仁不仁並言，暴其民甚以下，又專就不仁者言。上是舉理欲之防，以曉人下是著從欲之戒，以警人。○索引名之曰幽厲，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證也。證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證法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減於惡證。○輔氏曰：以幽厲視桀紂，云云，按幽厲還是暴其民甚者，如何說未至於身弑國亡。下章言失天下以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身弑國亡身危國削。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六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新安程氏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

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實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汎引一詩，而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便無謂。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

失之。○顧麟士曰：此章雖繁論多人，然觀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

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與存以仁廢亡以不仁。附：蒙引：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存疑：國之所

以廢與存亡亦然。雖止言國，大夫士庶人都該了。古人文字只說大槩，不似後世計較排比。蒙引謂天子一條是又自天子推到庶人處，竊疑未必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存疑：上兼仁不仁說。天子不仁條則專就不仁說者言。不仁之必死亡，以致戒亦猶上章道二仁與不仁以後只言不仁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七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

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

放上此上顧麟士曰按紹聞編云此章亦承上章蓋為當
立紀綱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條理治人也若夫
治人而人不治必是智識未到凡紀綱政事所以治人者
猶有未合天理當人心處也故必反其智○蒙引愛人治
人禮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愛人其所親者也禮人其
所敬者也治人其所親治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
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下
文又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凡一事一物處
之有不得所願處皆宜自反豈但處人而已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

孟子太全卷之七 離婁上

矣詳字貼皆字不止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南軒張氏曰

明不能則人欲肆○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
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是亦過人欲擴天理也○蒙引天下字說得
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
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反形句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為治本乎

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
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
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潤不特說上面三者
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

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承
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困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
○蒙引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
乎自求亦太粗拙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
命而自求多福也
引詩以詠贊之耳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登反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
又以家本於身也本於身乃恆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

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去聲是故

孟子太全卷之七 離婁上

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
而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

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思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
○雙峰饒氏曰國王德之於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
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
曰此章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
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蒙引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恆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
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
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
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三者豈偶然而
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末
句○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
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故集註曰
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註
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

後一箇推首則通指此
章連家之本在身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則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雙峰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

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
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
不致怨於人非
由法以奉之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

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

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
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
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
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
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
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
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
於朝封之以麥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
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
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
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

承上章家

之本在身
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

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

無一人之不服矣

圖象引為政不難蓋當時諸侯皆以德

脩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
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
之而德教自然無遠弗屆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
不知為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淺說
全章在為政不難一句截下面不得罪於巨室直到孟子
四海正言其所以不難處或要於不得罪於巨室處截則
所以不難處已說盡了到章末便無收繳矣大意言人君
為政不難也何則人君惟正其身以服其所難服者則人
不服矣是為政只在於正身也何難之有○存疑○
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
林氏

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

如晉六卿為患甚矣然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

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

教無所留礙

牛代反

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

宋避諱以

洪字代之

興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

其死命特以處

上聲

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傳傳鍾音博為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

急於用度鍾與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

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鍾以吏道

進既由聚斂剋剗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

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鍾奸邪苛刻天下怨之

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

宗敘手創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聽○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相者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勸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并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中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垂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參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君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疑議遠而羣黎百姓必怨謗則為留礙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恩養其家也行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蒙引處置得宜大抵泛指朝廷事體及將相得人不必就承宗創地韓弘與疾事實上討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

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大

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

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通考勿齋陳氏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

理當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大天子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殺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蒙引孟子意只重在小役大上為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女吳而及師文王之說○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德字兼才使氏謂賢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註只是德字○淺說此章勉當時諸侯脩德以自強意謂天下有道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德之大者則居一人之位而德之小者則分立於侯國而小德見役於大德賢之大者則居天子之位而賢之小者則分理乎庶邦而小賢見役於大賢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均是侯國也而力之小者見役於力之大者同此爵位也而力之弱者見役於力之強者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字如與人也吳蠻夷之國

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慶源輔氏曰既

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際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爲是異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實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爲有義當無道而順天爲有命絕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猶保其國附顧麟士曰按藝苑厄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繫俱早亡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書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

音盤音洛

急教皆若效大國

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謂釋奠於先師先聖者則皆是已亡者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六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

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

楚宜反○慶源輔氏曰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

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

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

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六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程子曰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爲吾役矣

五年七年聖人度

待洛反

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

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

日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存疑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趙注曰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書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

助語

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

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

紆勿鬱反丑亮

之酒灌地而

降神也

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爲酒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

灌乃用之取其芬香旁達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

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

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

商士之庸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

京師也

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

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

名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丘名實嘗除太丘長乃長文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宋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難做衆去抵當他○蒙引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諸侯也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此兩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於周京也本註下是以二字蓋承天命靡常言不必言商孫子臣周故殷士亦周臣也○或曰武王克商乃有天下今此詩及孟子之言皆歸於文王何也曰周有天下雖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詩傳諸侯之大夫人天子之國曰某士膚詩傳解作美也此謂之大蓋言才行之不凡亦美也○存疑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依蒙引作孔子之言○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

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

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慶源輔氏曰不能自強則聽天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使脩

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

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

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

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

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

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

只恁他做天下也治為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

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

天所命者也○蒙引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

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脩德即是行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仁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蒙引與笑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

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

而卒至於敗亡也

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逆以危為安以
苗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雙
峰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要那淫荒暴虐
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苗自以為利孟子此
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存疑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
以亡正是說不可與言處遂承言不仁惟不可與言所以
至於敗亡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去危而即安去苗而
趨利去亡而圖存也何至敗國亡家之有苗深於危亡深
於苗危險道也將近苗也苗患害也猶未亡也○蒙引此
是三件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大段未是朱子
未嘗特解此句○苗害也非指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為之
可致禍者即是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以濯我足浪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鄴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

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附禮書曰二組屬於竿順順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綏詩南山曰冠綏雙止

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

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

自取之也○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存疑由不仁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皆其自取也故引孺子

之歌孔子之言而以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終焉
又引太甲以明之此之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
句之謂也○蒙引自取之也下數段俱是此一意然自取
之也句外便含有如恥之莫若為仁反求諸己而已矣之
意死亡固是自取大則以王亦由自致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雙峰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

自毀毀謂破敗非詆訾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解見形句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得失之幾

平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慶源

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

之實至著也安利樂得失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

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

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仁

者心存則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侮毀伐之幾

於自取之之初是也不仁者心不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

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

心存者存天理戒心不存者過人欲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去聲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則勿施

於民音錯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

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漢文帝時量錯對

賢良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

策語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二言存疑得其民斯得天下者有人此有土也得其

歸也如水之就下沛然莫能禦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圯也走音秦

圯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新安

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鰥魚者獺也為叢敗爵者鵲也為湯武敗民者桀與

紂也為去聲敗與驅同獺音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鵲食雀者也言民之所

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謂

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鵲也存疑故

不仁者適為之敗耳故為淵鰥魚者獺也為叢敗爵者鵲也為湯武敗民者桀與紂也故字分明是承上面意思說

項事○象引此以上皆泛論至下文方說人時事

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己敗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

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

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敗隋為唐敗

哀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敗民以歸

之存疑今天下之君一節分明是承上兩節意思說謂

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敗如此然則當今民遭

暴虐無所逃遁之時苟有好仁者作民必逃彼而從此是

諸侯皆為之驅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扶音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之艾固難卒舍沒反辦然自今畜勅六反之則猶或可及不然

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

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語助胥相也言今之所爲

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未如之何

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忍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敗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樂○存疑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自今天下之君至末凡三條皆是拳拳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爲也二條言爲仁之難而猶可爲也三條數人之莫肯爲仁也意思恍惚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覆數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

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

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

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

反子康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

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朱子

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爲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言非禮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爲自棄自棄絕也○存疑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爲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與言且不可况有爲乎不可與有爲不可與言可知矣○蒙引自暴自棄兼氣習言○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面淺仁義字面深且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猶稍信禮義但於居仁由義則無必爲之志而自諉曰不能耳然均之爲下愚之歸也○存疑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仁宅已見形何反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

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反也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

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
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峰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

長其長而天下平

通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之但人人各親其親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各

其長以倡率之而已。義，義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爾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雲峰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家**引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挾一推鑒家策一宮牆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親疎爲一體，則天下平矣。楊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惟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則天下平矣。孫吳之徒，則曰：行吾之志，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爲此皆亂天下者也。惡能治天下？○存疑註親長在人爲甚爾，至反失之數句，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內本文道在爾而求諸遠兩句。且虛說言道理本在爾也。而人反求諸遠，事務本甚易也。而人又求諸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彼親長是道，在人爲甚邇也。親之長之是事，在

人爲甚易也。使天下人人皆不求諸遠且難。只親其親長其長而求諸近且易焉。則天下就平。無復餘事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道。而道之在通也。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爲通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蒙引謂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又謂孟子所以欲使之人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與張南軒在人君者親親長長以身率之似非此章之旨。學者詳之。○顧麟士曰此章初意亦欲主大全說。而玩注卽似存疑爲平和無所添設。故從之。○大全主倡率而達說。因之。蒙引又本之於教養。大約俱對人君說。一解也。存疑則不主倡率教養。而但平平說淺說。紹聞編因之。又一解也。蓋諸家立說亦每有異同。如禪之支派。在觀者平心以釋之耳。○看大文則只是一虛一實一反一正之理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

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窮理無

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
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

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

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
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諂諂
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而以求悅乎親其行助長以求誠其
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
○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
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
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
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新安倪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
緒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學至於誠身則安往
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
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
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慶源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
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也。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

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問思誠莫須

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
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
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
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實便是寒暑便是晷更不待使他
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
仁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
思有以實之始得。○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
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

道之當然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
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存疑誠者天之理是曰
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
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
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不
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
無偽可見已在我了。○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
皆用欲字但著簡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
迷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仁其
欲字俱有實事工夫。○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
善其本也思誠為脩身之本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小註之
說有聖蓋思誠與脩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
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思誠即是誠之此猶云孝
弟為仁之本孝弟本是仁之一事然孝弟則其本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類是也。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

有不動也。○雙峰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
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
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
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關於事親取友
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親而親悅
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
無先後之分矣。○蒙引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
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君民
也。○存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二。○此章述中庸孔子
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此章述中庸孔子

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雲峰胡

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見〕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潛心焉

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八章乃誠身之本〔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蒙引〕所謂思誠為脩身之本者特以不曰脩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脩身之本故如此立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孟子太全卷之七

離婁上

○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

言文王起而為方伯

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

西方諸侯之長

上聲

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

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舉寡孤獨庶人之

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人見

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附〕存疑此章是說文王善養老以致大老之歸而得天下之歸以諷當時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蓋行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伯夷太公者先歸而天下無不歸矣豈不為政於天下天下皆歸則天命在我政自我行今自我出故為政於天下〔蒙引〕作興皆起也并合兩字解之猶曰殆蓋皆發詞者非可以此就把二字連讀也○文王發政必先舉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庶人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與舉寡孤獨不同○顧麟士曰盍來只言其來也似併不謂出獵載歸時不然孤竹公獨不發龍影之憂為敗矣與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孟子太全卷之七

離婁上

○

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處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

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南軒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慶源輔氏曰眾父二字

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爾○雙峰饒氏曰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蒙引〕齒德皆尊之意不但可解眾父之義所謂天下之大老者亦是以其齒德皆尊之故一理也今人但見朱子用在下句便謂與上文義不同泥矣○以二老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為天下向背之所憑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以為政於天下處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以為政於天下處

暗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即高祖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與與屈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伸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聖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圖案引冉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者一科矣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去聲

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

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范氏曰天地大

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

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

可不重哉○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

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

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

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

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

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圖案引率

土地而食人肉率字與率獸之率同小註循由之說非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音先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文侯將之徒連結諸侯如蘇

秦洛陽衛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反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

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口臣反盡地方商鞅以兩反開阡陌之

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下勅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入百萬石矣又曰羅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
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
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百五十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
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
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
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
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
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
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
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
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三年也秦商鞅令
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
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
衡丈尺○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
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朱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

孟子大卷之七 雜上

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
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途上有涂這便是陌
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開在那裏先王
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
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
乃開闢之開秦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
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就以為大功而先王以為大
義治世之所誅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
道以遏人欲之橫流也○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
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
而言其罪以遏其流雖是教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待
名則世德之衰可知矣○通考宋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
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
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上之涂
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澮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開
百畝澮間百夫而徑涂為陌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

道亦橫則溝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
遂溝澮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
然遂溝一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
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古
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
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
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井買賣以
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
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後精微之意於此盡
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
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氏葬
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
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
功罪不泥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
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存疑此

孟子大卷之七 雜上

章重率土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戰為上刑連結諸侯是
游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橫秦之類是
也連結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戰但不身親戰伐之事
故較之善戰為次辟草萊任土地是專主於富國上則虧
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浚民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
罪更大然此之目下使人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
於上刑○冉求聚斂雖為聖門之罪人然與商鞅之徒尚
差商鞅之罪以今觀之尤浮於善戰蓋萬世無窮之禍也
此章之言特孟子一時之論耳○蒙引今文廟十哲惟冉
求未稱依孟子所論以次於上刑何乃與閔路並列而享
萬世之祀又子夏子張輩當時嘗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
至於曾子雖曰有若不足以為當要之子游輩亦非胸中全
無皂白者有子亦必優於子游輩故也而今墮顏子在四
配乃進子張抑有若又不去冉子要皆未能帖服萬世士
人之心也虛齋此說實萬世之公
論實前人所未發故特表出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眊眊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瞳子也聰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

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

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擾亂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自體察別矣○蒙引言最好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主觀人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也主觀人言於眸子耳○存疑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良處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掩其惡也下

遂承言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聽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惡不能匿矣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墨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

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南軒張氏曰聽其言而又參之

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眸子蓋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蓋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繫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為察也○蒙引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古人已發之矣但眸子之足以觀人前此未有發之者而孟子獨得此法以鑑人物故言之以曉人云云○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尤足以知人故既聽其言而又并眸子觀之則人焉廋哉此章意在眸子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雙峰饒氏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墨

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己驕侈之欲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蒙引惟恐不順言惟恐少拂吾意也明其無紀極也○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閒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言之曰云云○淺說有恭儉之實德者必有

恭儉之實事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若侮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侮名雖為恭烏得為恭奪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其奪名雖為儉烏得為儉然則恭儉貴於有其實而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偽為於外欲以取恭儉之美名而其實事已昭昭於人之耳目而不可掩雖欲欺人其可得乎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

受以遠去聲 必列也 禮之經也 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則女授以能其無權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聲 直垂也 稱平聲

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宋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肯乎經者也○家引此問與上篇陳代彭更之意同髡欲諷孟子用權特先以禮發其端○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知有此二字但此

二字有正道邪說之分蓋權與經雖有辨其實權不離經權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只是禮之變者非有肯乎禮乃委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直己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也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此一字最難認○禮是常行之道權是處變時所當行之道○遠別二字是連綿字非遠乎別也猶云辨別也或云遠嫌別疑也亦通○權稱錘也用其意不徇其字也故繼之曰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也以此見所謂顧謂常目在之也溫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類俱要以意逆志○顧麟士曰既曰不相受器又曰其相授明頂裏祭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

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

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

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孟子曰古人所以拯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

○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

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爲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爲喻。是豈切當之論乎。存疑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髡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使孟子而從權以援天下。如淳于髡之所云。則是戰國之士。權術數之所爲。援天下之具。先失矣。何足以援天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冕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

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

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蒙引。少

疑孟子全以情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教過只爲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解。何則。父之教子。理也。而其不親教者。

勢也。理無不可。而勢則或者不行。故也。非謂但處父子皆不可親教也。父賢而子又賢。何須必易而教。○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爲常人之爲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然聖賢實多不親教。蓋非慮其謂夫子未出於正也。亦恐未免有正不行處。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朱子曰。易

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蒙引。其爲此律。正爲父未必皆賢。父子未必皆孝。子也。蓋亦以危心處之。若父子責善。則危道矣。危心者。正所以求免於危道。危道者。其初心不知有危。○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冕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

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篇而義之行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存疑。父子之間。不責善。一條意思。與上文一般。是引成語。○王

氏曰。父有爭。去聲。下同。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

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

矣。慶源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

爲善也。責之使必爲善。則便有使之損其所能去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爲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勉之也。○雙

峰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
戒亦訓救之而已○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
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
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能從諫曰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孟子之言經
也此所謂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
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
事君事長皆事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
開不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貴為一分重輕說不失
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說親在於誠
身同意蒙引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
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此
不辱其親之謂也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就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氏曰
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本
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新安陳氏曰此守身所
以為守之本○事之本
事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
為大蒙引孰不為事事之本也此二事字與凡所謂事

物之事稍不同
乃服事之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
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
聲復

扶又反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三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
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
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
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
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南軒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
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
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
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慶源輔氏
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
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
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
固已不可先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
不恤其心志之虧乎○雙峰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
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
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

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幾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後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爲得之云。○蒙引曾子養志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必粘着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贅矣。故下文事親之本也。守身之養志。以不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存疑既明。事親守身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親。以示事親之則也。過文當云。事親爲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看來此章大旨。只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兩故既以事親與守身乎。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爲事親而發也。○蒙引必請所與見在盤飯之餘。也問有餘必日有又所餘在甕厨未出者也。○存疑養志要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爾。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去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程子

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間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常聞其以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辭。程子說可也。意在言外。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矣。適音諫。問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名虔字孝節。唯陽人。曰。格者物

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僻之

心也。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

適與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

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去聲。矣。○新安陳氏曰。仁本

之仁義。所以正也。集注所以不提仁義。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於巷

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加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
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通謂朱氏公遷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大人者止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止。大人弗為。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大
人皆以德言為聖人之稱。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者。主
為人臣者而言。其餘則兼通上下而言。存疑人所以不
足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開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正。未
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姑置未流。只就本原上理會。格君
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
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己而
物正者也。莫不仁。莫不義。指用人行政說。用人行政。何處
見得是仁義。仁者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之宜也。正只是
仁義。一正君而國定。又是再開一步說。一正君。包上君正
莫不正。意國定則其效也。○淺說。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
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人行政皆合宜而無不
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盡

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間而費却心力也哉。○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
乎人君之仁與不仁。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
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畧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
共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
用人之非。知聲者能更平聲。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
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不勝平聲。其更矣
人人而去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

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

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朱子曰。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

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峰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

徒洛反。

也。呂氏曰。行去聲。

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盡

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雲峰胡氏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存疑。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註以脩己觀人者。發之意已足矣。輔氏說不是。○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

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

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聲而言之與音余

○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

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新安陳氏曰不

得己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雲峰胡氏曰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通旨朱氏公遷曰為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美

好為人師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微戒學者之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為人師乎蒙引大學問終身之事也雖至聖人之域亦不可有自足之心○存疑此古今之通患也然孟子之所患己之患也今之為說異之學者一見其師未得其所以言便號召生徒高坐妄談其患不但在己而已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趙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

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新安陳氏曰從

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蒙引。當曉孟子本怪其以餽餒而從子敖之齊。然姑且以不早見長者而責之。及樂正子受責曰克有罪。然後孟子乃正其罪而責之。不然彼既不能受責而我直責其餽餒則德遷其離心而或以吾言達之子敖益多吾之敵。聚吾之怨耳。可見聖賢自有術。○存疑。樂正子曰昔者意其來未久也。孟子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謂其來已久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美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

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為好善篤信

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不可向也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言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餒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餽餒也餽博孤反 蒙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

其罪而切責之朱子曰王驥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

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

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舖啜罪之若孟子所以

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驥以是積憾而遂去也○南軒張

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

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

可不謹也○雙峰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

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

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驥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

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其親將來王驥或薦引

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趙氏曰樂正

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後為大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

陷親不義者儒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

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乖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

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峰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

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

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

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

自好所以朱子不說其說家引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

是正路上差了一脚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此章

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則不孝矣自重難進敬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

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孝也然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按饒氏作趙氏意度之

說似亦太說殺了不如輔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說殺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無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

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

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

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

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

能用也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

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程子曰舜不告而娶竟得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竟

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

告而受竟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

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

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

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

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

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

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

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

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

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

功於世教也大矣。○蒙引君子以爲猶告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爲猶告。故曰權不離正。○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好事處士。常妄言如曰孔子主癰疽。侍人曰百里奚自鬻於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甚多也。孟子大槩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斷之。不及一一覆其妄耳。又如焚廬浚井。二嫂治棧之言。尤爲乖妄。不足信。孟子亦只據理斷將去。俱不服。嚴其言之妄。至於替嫂殺人之問。亦只告以竊負而逃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按尙書舜既克。諸以孝替嫂。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縱使替嫂未底。豫然以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顯用其子。而以帝女爲之婦。彼亦無不沾沾福澤之理。庸有不幡然懽喜者乎。而又何至畜怒藏怨。不樂其娶。帝女而欲禁之哉。孟子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人子之順耳。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卒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

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

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

其意亦猶此也

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實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

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

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覺軒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爲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爲爲仁之實也。○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軒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子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爲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卒

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淺說天下之道惟仁與義而已。故仁之爲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愛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事親。能事親則仁民愛物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事親爲仁之實也。義之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敬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敬長尊賢特從此而推廣之耳。是從兄爲義之實也。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矣。○蒙引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間。往常俱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切近精實四個字要得明白。爲仁之本本字便該有此意。今人作破題以行仁之始破本字是但得其切近處。不得其精實字意也。然實不可以精實字當本字。故曰意亦猶此。○仁之實如穀實果實之實。有生道焉。故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又曰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義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

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

七客反

容無所勉

強上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

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

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奎

容之閒而不自知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發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同而言則仁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出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人信之而不疑也○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

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

也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個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

愛物義是長貴貴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便到貴賢未從師友時未便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好去這個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賢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個便知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

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個實字要緊○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泱泱通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奎

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盪手舞足蹈皆自然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就

有生意自然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鳥得而遇之哉○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若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方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者此正如魚之飲水冷暖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個果實然少焉知得這個節文這個樂這個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爲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人是節指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進退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說得皆活亦常活看○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莆田黃氏曰前四個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到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個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條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之舞也○雪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同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耳密與文理密

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生惡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通考徐氏潛生曰集註中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也訓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智者四端之一耳仁義禮既有以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訓哉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達於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淺說然無智禮樂又何以全是孝弟哉故智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節其過而歸之大中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弟之天無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而不待擴之而自充也生則日新月盛雖欲遏之有不能也由是熱而愈熱盛而又盛心與道而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知其誰之所爲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動盪有不知其誰之所使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盡孝弟而至於樂則道之大本以立而其用寧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有窮乎○樂引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言智而後及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上面加節文仔細工夫○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守之事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上面加華采又較深一節至於樂則愈深矣此三段以淺深言之○樂者謂其事親從兄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是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蓋進進不已所得愈深也生則惡可已也樂而又深其味無窮也至於手舞足蹈之至矣見得不是樂之便佳○惡可已即生生不已也○尋常說進德之事只道樂處便了此節却有許多節者亦是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尋常單言樂字亦皆樂則生矣○存養手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脚輕手快便是此樂引說可謂得其生矣○這樂與仰不愧俯不作之樂不同這樂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焉可已許多事故曰尚在工夫上若仰不愧俯不作之樂又在手舞足蹈之後故曰是效驗○和順從

容無所勉強。即是樂。○此章五個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為實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本領智禮樂之實。却是為此底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此四句。全是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朱子分作兩段。故小註以爲此章之言。一經一緯也。○存疑。生是自然發生。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在孝弟則是心中只管去愛親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真個勃勃然發生出來。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都不待費力。要他如此。所以謂之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不可遏也。要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於勉強。未到樂處。則苦其難。而自阻者多矣。安有喜前勇進之理。一到樂爲處。則不見其難。但見其易。不見其惡。但見其美。只管愛做。生意勃勃矣。○象引仁之實章。孟子可見道理自周遍。非謂天下道理都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在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下個實字。有生道焉。○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矣。又云仁人之安宅云云。又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每只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爲兩段。解總註亦然。○孟子看得孝弟二字。道理最大。此章之言。即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理。故其所抱負王道。只欲五畝而使老者無寒。百畝而使老者無飢。雞豚狗彘之畜。而使老者得食肉。謹庠序之教。而使老者無負戴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皆是定見處。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

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

愈密矣。○朱子曰。人字只太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

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

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此所以爲尤難也。○雙峰饒氏曰。

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

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諱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

而論之於道。爲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奎

方謂之孝。存疑。此章首一節。只是後章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象引必諭之於道。了方得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順字正訓是不違。諱之於道。都是順前而工夫。○顧麟士曰。按紹開編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云云。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音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

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瞽子父

諸以孝烝烝。父不格姦。言舜乃瞽瞍之子。不幸遭父頑母

嚚。及其異母弟象者。亦驕傲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

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奸惡也。○大禹謨祇載見瞽瞍變齊懷瞽瞍亦允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瞽瞍變然莊敬戰慄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

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

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

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

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

也。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宋

瞽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雙峰饒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存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淺說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蒙引底致也言舜盡事親之道於是瞽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也一說致至也如底於有成乃言底可績之底但如此說則朱子何不。○李氏曰名侗字愿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日至也。中延平人

盡事親之道共音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

語此云只為去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

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權字瑩中延平人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

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有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既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

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

己之惡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

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

孝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

孟子大全卷之七 離婁上

宋

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蒙引問若不見父母之非如何必論之以道而後已曰初問父母志未歸於得時却是人子不是非父母不是也如若能盡事親之道則存以引之於道矣何至有違處

孟子大全卷之七 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爲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敘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返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爲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問舜卒於鳴條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難恐難盡信然無他考

驗關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蒙引在東方夷服之地夷服二字按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今按冀正北方也衛東北方也安邑已近西鳴條又安邑之西如何云在

東方夷服之地曰冀雖正北曰在冀州之分則諸馮諒在冀州分內之東矣衛已在北之東鳴條亦然蓋堯舜時天下無許多大至夏商周時始漸拓而大故以爲夷服然謂之夷服則實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且

九服夷在荒之內故曰荒服之外不治也在荒服內者固皆先王所治不可謂舜文皆夷狄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舊

邦豈舜當時以夷狄地封后稷耶公劉始遷於邠安肯遷

入夷狄耶四岳舉舜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堯乃降二女於

鴻汭舜乃夷狄四岳安得聞其詳而薦之耶堯又安肯以女妻夷狄人耶若不審此中國帝王所自立豈容胡人入主中國哉况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共際西而極東故云○顧麟士曰通義仁山金氏曰東夷西夷俗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

胡老反○新安陳氏曰畢在鎬

東非楚都之郢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國若合符節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

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節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節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

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通考趙氏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蒙引此

入夷狄耶四岳舉舜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堯乃降二女於

鴻汭舜乃夷狄四岳安得聞其詳而薦之耶堯又安肯以女妻夷狄人耶若不審此中國帝王所自立豈容胡人入主中國哉况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共際西而極東故云○顧麟士曰通義仁山金氏曰東夷西夷俗言東邊西邊

章所言得志行乎中國者似皆指道之用言。○問符節一物乎。分爲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註曰符節以玉爲之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龜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得志行乎中國與仲殊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非也。集註只謂作天下且東西夷已說見前。○存疑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不是得志行乎中國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蒙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鯨寡孤獨卽舜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述論不必用如用之則有不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揆度音鐸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

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

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

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者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

日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

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

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

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朱氏公遷曰

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

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

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

○象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皆是無意相合而自然

相脗合。○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

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轍同歸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揆度也度不是料度乃是比度也。若作料度說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淺說蓋道至於中則不容有二致人至於聖則不容有兩心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

涉此水者以其所乘

平之車載而渡之

不爲也乃以乘輿濟人於溱洧

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始以其乘輿濟

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

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

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慶源輔氏曰惟其

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

事言用也。○存疑惠而不知爲政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

此意歲十一月徒在成十二月與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

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

亦在其內。○象引惠字便是說了不知爲政處方是

誤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或謂惠以心言亦非也註明

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

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公平正大之體公則平矣公平

則正矣正斯大矣。○大者爲綱總乎衆紀小者爲紀據乎

大綱綱紀卽法度之凡也凡皆法也度特其一舉一該其

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已問之師曰。子產之才。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林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附存疑乘輿濟人。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七

之說。當以黃氏日抄為定論。曰。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慕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借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已濟。而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以為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云此說可據。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遠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

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象。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儀禮喪服。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八

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雙峰饒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君其思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顧麟士曰。按檀弓載穆公問子思。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所答。與此畧同。則為舊君服者。必是反其國為之。雖其說不見儀禮。猶為可起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反 匹妙 掠音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

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朱

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
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
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

以爲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
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
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
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家引膏是膏油澤是水澤二
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九

自有膏澤在民矣○以道去君猶言以禮致仕之類若夫
諫不行言不聽搏執之又極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則
道安在乎愚謂范蠡之去越近之○田所賦之祿入也里
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
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
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
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

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 變盈也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樂桓子名廩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
樂氏先是十四年樂廩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樂盈爲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賔通樂祁桓子
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
想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
著晉邑名而逐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樂氏
也樂錮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
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
之冬會於沙隨復錮樂氏也○潘與嗣人豫章曰孟子告齊

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

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

一說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似然聖
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擅弓篇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十

子思答魯繆公問禮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
爲舊君反服之意詩智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
齊王深言報施反

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

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問君臣之意天倫中

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孟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
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
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
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爲人君者
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
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
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爲人臣者之

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
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
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
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
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己也曷嘗以寇
視其君哉○蒙引潘與闕考之先儒姓氏無之不知何時
人記得宋文鑑多有潘
與闕文章則必宋人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
以徒

言君子賞見幾

平

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南軒張氏曰

當知見幾而作之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
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從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主

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
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
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遷之○初所以有
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
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
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蒙引或錯認集
註及輔氏註以本文可字為可得之○惟虛心讀之見得
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
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可以字語脈則含有及此時不去
則後有欲去而不能之意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

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

己為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蒙引上章主言人臣
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君仁君義主心言
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
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直戒人君義
亦小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異亦之
一字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
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
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難
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顧麟士曰此章註疏
通義淺說達說俱主上下感應說存疑仍照上章用人行
政說蒙引又騎牆言之今亦未有定也○然
輔注其幾如此之云則亦自主感應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主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

上宜豈為是哉

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

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
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
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
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
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
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
不受之為義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
人者義理周備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
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
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
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言不必果惟
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徑徑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

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家引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翁二說與大註意正合大註云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昭合無間若程子所謂恭本是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為義過與則非義之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此說雖亦不可以為非但律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集註意亦自無所不該。雲峰謂夫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制宜而不為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三

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

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

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質則兼

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

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

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

天地涵育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才涵育之人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家引侯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待始得。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四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

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為義。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而是有守下而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存疑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若平居廉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只模稜苟且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為耶如伊尹必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顧擊馬于駒弗視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後能相湯伐夏以救民若司馬相如失節臨邛深虧細行後來得時遇主雖有功業亦只是奉使西南夷著封禪書以惑人主之侈心而已故易曰利貞利有攸往。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吟不可知其所指矣○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奸惡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通考程氏復

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如字訓奈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著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

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釋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

孟子太金卷之八

離婁下

五

者且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陳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特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聖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計寇七日而諒少正卯聞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言行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明也○蒙引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錯珠則太過

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為之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異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做車廐馬之類皆聖人所不為○存疑蒙引說最好南軒亦是但未盡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

孟子太金卷之八

離婁下

五

果則安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徑徑然
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蒙引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惟義所在者無意於信果然既得於義而不信不果自不害其為信果矣苟不合義亦何足為信果○此正是無道無真

義之與比之義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爲者相發明蓋太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存疑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當如彼今日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事尚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時義何是猶刻舟之求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向欲就刻處求之劍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于舟則知所重者在義而不在於信果矣○蒙引胡氏謂信果自是爲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二句正相和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美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達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實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耳

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者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養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人欲天理也○存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天理也○存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此只是箇事由耳曰只是則更無許多事只是如此而已有此分別蓋大人向有許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純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一無偽者充之若失了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顧麟士曰按達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則曰其赤子之心者即是大人赤子時之心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

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家引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五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上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

安排布置便是勉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說深強而非自然之得

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

之也朱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為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五

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道理這事事物物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

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一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己與道便自開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微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峰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為一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附淺說義理有無窮之趣為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急其功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必力進焉而不躡其等深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貫通向見其萬者今則會而為一也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合而為同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熟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足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往未必皆有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實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自得則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存疑深造而不以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處亦徒勞而已固無由自得以道而不深造則工夫鹵莽雖能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徑悟速化之理欲其自得亦未能也○蒙引論自得者可以把北雞抱卵出雞為譬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待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正印也○存疑天下事都不由人強成得功力到得自然成矣譬之種穀天時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熟不但為學教人為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老子曰天之道淡乎預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

聖賢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世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妻下

中國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

孟子大全卷之八

中國

程子巨博與約正相對聖

經 172-124

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許多說博學，闢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闢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宜朱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六言六蔽，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象引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挹博字詳字對約。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字看人都說重約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徹着深造以道才是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存疑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本於一。自其萬而觀之，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卽一物之理，無不同也。故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學到能說約時六經只是一理，非但六經學庸論孟只是此理，非但四子史百家之不肯於道者皆此理也。○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論語博文內自有說約在。○存疑說其實實是口說須知是中心見得方口裏說得。○反說約依蒙引思無邪無不敬之說只是知要不是洞然一貫之意。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

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音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

服天下，天下則盡乎學。○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以

人矣，非向背頓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善服人者

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

南不可取之。人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

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

王樂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

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

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爲，其

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

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

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人以德服人，以事

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

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爲己

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峰胡氏曰：以德

服人，蓋對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美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五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

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
吏反

徐子
徐辟

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
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

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

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

曰水惟其有原本所以不

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

車手大全卷之人

離婁下

美

一句說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聞去聲

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

譽不能長久也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

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

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

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

出來

存疑曰君子恥

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

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

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

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懇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无

側之意爲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

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

只以虛名實行爲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

之意專欲救徐子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

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

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

取仁而行達○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

有漸則以盈科爲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爲歸○雙峰饒氏

日論語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

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

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

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

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

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

他歷

厲而卒能有以

全其所受之正也

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

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雖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

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

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

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

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

其與禽獸同者耳○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无

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

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

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關戰兢惕厲

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蒙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

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

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其無異者也然

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

以全其性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

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

旨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

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

幾希也○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心上下不同心之

不同虛靈知覺也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正

也朱子形氣之正固該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所謂論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異則所賦之理亦有間矣。同得天地之氣。又在知覺運動之靈。然者說。語類。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閒。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蒙。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言其不可不存也。○註。衆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閒也。○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蓋此四字。正承上文。過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字着落。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何。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

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

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

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

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

學言之。則有序。格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

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

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

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

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

義。猶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

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

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氏曰。庶

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日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蒙引。舜明於庶物。一段。是明其能全夫所謂幾希。所謂踐形也。○物事物物。也。在一身。則有親。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閭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祭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達說。幾希之理。散於萬殊。則爲庶物。人倫也。舜則明於庶物之理。而不假於思。索察於人倫之道。而無待於研究。此不思而得。生知也。幾希之理。統於一心。則爲仁義也。舜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此不勉而中。安行也。○存疑問。聖人無所不至。舜於人倫則察之。至庶物則但曰明而已。然則有所未至乎。曰。聖人之知。雖無所不至。聖人之存心。則有詳畧。曰。明日察。以其存心言也。○人倫庶物之

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倫庶物之理各有所宜義也○蒙引大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

孟子太金卷之八離婁下

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蒙引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此禹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存疑三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人也視民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脩己也不泄邇與不忘遠對尤明白○顧麟士曰儀狄作酒呂氏春秋注又作狄儀作酒不知孰誤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

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峰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蒙引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

孟子太金卷之八離婁下

也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也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蒙引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慶源輔

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峰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通仁之至言不忘遠○語類聖心如潮水上來灣洄滿溢一時皆到無有遠通○蒙引通者人所易狎而不泄何也敬之常存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何也慮之周詳也此亦可見其憂勤惕厲之意○以德之盛言不泄通蓋以其敬之常存即德之所存也若以此言仁則不切矣又以仁之至言不泄遠蓋以其不棄置遠者於度外也此見是仁之至饒之分貼當從且上條愛民深而求道切亦須分貼○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通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通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

急於行也

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

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對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峰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蒙引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周公思兼三王不可依小註

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高了周公固無害卑了三王奈何要當思其時如何耳○存疑本文其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蒙引依饒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旨酒是時去上古朴畧之風猶近而絕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祭祀賓客安得絕酒故周人之詩云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禹時所謂善言在周公行不得言矣在湯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為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賢並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勞也如佚道使民時乎當威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其事果善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滯亦不必拘於望道而未之見耳通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畧者○周公於上四事則須兼而行之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勤惕厲之心也○此承上章言舜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處或畧之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

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胡氏

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說常存不死○孟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

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子之
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
以盛不盛言哉附錄必是孟子以前見於紀載者禹嘗
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王以
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通不忘遠稱故孟子
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心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
理之存也○之所以死者以其天理之不存也天理所以
常活吾心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正此之謂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

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亡黍離註申侯與犬戎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孟子

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
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
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
入於大小雅而僭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
終乎此矣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

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

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
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
進而為三雅自三雅退而為五風二南之於三雅便如登
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
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
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
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
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

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
後朝廷既無制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
歌謠其體雖卑而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
人能降之也○附錄二雅之詩既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
討罪之舉及君臣親賢之舉雖雅之變者亦皆
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
之氣象蕭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矣孔子是以不
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
也○詩亡謂雅詩亡也不然耶鄒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
亡○顧麟士曰詩經類考許氏曰西都數百年而無風也
蓋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間
之詩以紀政俗蓋雅必出於朝廷風則下之歌咏古有定
制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孟子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為凶人之號取
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表年以下出
也雜舉春秋二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
其所記開書之名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
末只載朱堯其錄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
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
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莫己若者亦可哀已
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

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本文正義是以構柁為凶人非以為惡歌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

反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

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尹氏曰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

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王氏曰史

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意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存疑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是王者之義不是○淺說夫春秋所記之事固多言乎齊桓晉文其間之文固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假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新法以裁定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非特如國史之主於記事者也○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五伯獨舉桓文猶四時獨舉春秋也但彼是錯舉此其盛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大註竊取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却是此意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大註下文云意亦如此則又以為同者何也蓋言斷之在己意同也若竊取是有德無位意則本分之辭非謙辭也○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是非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全是以一字藏褒貶何也曰如子弑父則為弑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為蓋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脩之耳必如愚此說然後二說不相反而且自相發明也

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羣聖事而

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

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

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殺反同姓也六世親屬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竭矣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

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麻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滅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思至此而滅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教殺而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襲氏高禮曰袒免袒謂不服布而常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子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聖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

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

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

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

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

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

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以灌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蒙引問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日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是甚麼餘可類推○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三十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便有

內雖不親爲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爲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洽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存疑私淑諸人言把孔子之道私竊以善其身於在人處註嫌其句偏且長難讀故轉用之曰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蒙引人謂子思之徒也徒一說徒類也一說徒弟也論語非吾徒也是徒類是曾孔丘之徒與是徒弟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則是徒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

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

辭者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聖

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己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難爲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

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

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

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通考東陽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見過之者爲傷

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問可以取

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自己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廉惠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聖

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問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意却是恐人過子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有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斷○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乎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後說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固有也失之太過獨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彼其禮物之饋初見若可取矣猶未審也

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乾而勿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物與人。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乃不能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惠矣。不愛其死之謂勇。彼其變故之來。初見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其忿。而竟死之。雖曰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過取固傷廉也。至於過與。猶為惠過。猶為勇。今日傷惠。傷勇。而與傷廉者等焉。可見天下之事。惟中為貴。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何貴於過矣。大抵貪則傷廉。吝則傷惠。怯則傷勇。是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其失為易見。若過於廉而傷廉。過於惠而傷惠。過於勇而傷勇。是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易見者不必辨。而難知者人或慕名好高。以為之安。得不辨其失。而示人以中庸之路哉。此孟子之意也。然在學者之自處。中國為上。儻擇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聖

之不精。而有所失。則害失之太過。母失之不及。失之太過。節義猶存。失之不及。名教掃地矣。○蒙引此章是為賢者過之者發語。辭雖平實。重在下面。段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然。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簪初忠反夏自立。

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愈猶

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薄耳。逢蒙之罪而羿亦不為無罪。

也。昔公明儀嘗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羿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者。正謂羿罪特差薄。故言如此耳。羿焉得為無罪。○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出。下引公明儀極有味。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說辨他有罪。公明儀賢人也。宜若二字。極斟酌。曰薄乎二句。皆是發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兄孟子累引公明儀之言。皆是取他此。乃引其短處而辨之乎。○蒙引薄乎云爾。比逢蒙為薄也。羿之罪見下文。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聖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

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

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僑庾斯

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

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庚公差

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

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校公轡而

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耳若國

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

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當學射亦

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

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章雖特以

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東陽許

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

而免禍○蒙引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庚

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

追之或謂迎擊者非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

遁矣○乘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小註引

左傳公孫丁庚公差事與此事不同但其意頗有足相發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

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

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齊

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

齊沐者歟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

○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

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

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

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

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蒙引

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

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

反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去聲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

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

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

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木之在山則非自然

之故矣

朱子曰性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石凹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爲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爲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爲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齊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爲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顛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兗

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淺說孟子見當時之人好用智術以處事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敗天下之事非惟識性也故發此論○蒙引大註首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總曰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一言人物一言事物何也曰言人物則事在其中矣事只是人物底事不是人上事便是物上事其事物之物又兼人與物而言人物是解性字之義當如此後言事物是本章之旨當如此說看所惡於智者一條便見○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爲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爲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皆分言行矣俱是率性○存疑性是無形底物如何得是故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發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皆是其故言○故者以利爲本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蒙引故者以利爲本此是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幸

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朱子曰鑿於智爲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爲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存疑所

惡於智者爲其鑒是承故者以利爲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利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智大則無惡矣○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又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見得禹之行水不鑒也下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正是言其不鑒○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小智也故曰則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指當時之小智者○存疑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爲行智者則例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

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自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

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

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

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

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慈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逐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宋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楚麥之日至謂夏至之

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言性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論性也。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其日至之度。至難得也。苟即其故求之。無有不得。而況事物之近。苟即其故求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註曰。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蒙引。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存疑。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淺說。千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上古者。方為曆元耳。○蒙引。致推致也。新安陳氏曰。可坐而推致。以得之。可坐而致之。朱子註明。解為可坐而得。已不再推求。○程子矣。而仁山金氏則曰。致謂算得來。也不知何說。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書

曰此章專為發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是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天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開闢或行度少有差錯久矣自復其常以利用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

一己之私。通考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此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自然之不難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書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蒙引。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自其甚者言。則夫不用歷位踰階而與言者。何限也。孟子舉禮以自明。亦自其犯禮之甚者言也。見其不得明於眾也。然使孟子與驩同位同階。則與言不與言。固未可知。○存疑。進而與右師言。乃陳司敗指巫馬期而進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驩也。○蒙引。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郵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

喪禮則職喪泣音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

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

更平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

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

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

右師言也

朱子曰孟子曰王驥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與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鄒王驥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聖

於出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己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詔之也右師以孟子爲簡己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而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敘列班行階有許多入位只己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尚書故是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蒙引大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而言不然在公行子之家行禮安得

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言曰

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

席也還是孟子爲正王驥爲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

疑矣○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

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不亦異乎異怪也不

可謂異於禮也○淺說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爲簡無足怪

也而子敖以行禮爲簡不亦異乎○顧麟士曰日間之則

不悅非面語矣○孫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

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

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

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

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

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

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

峰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

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存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

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

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方說仁禮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

不苟正是以仁禮存心也○蒙引此仁禮看來都是愛敬

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輔氏云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

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

此說不用○存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總腦

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

可見○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此句要重看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意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也○以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紫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顧麟士曰首節以禮存心禮字即應炤敬人意說輔氏視聽言動云云不是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附顧麟士曰仁者愛人二節汎論其常○存疑仁者愛人至敬人者人恆敬之愚意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仁者愛人以下承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云云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胡登反

孟子大全卷之人

難婁下

要

此仁禮之驗

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能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意矣

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彘不順理也物事也

慶源輔氏曰彘暴橫也不順理逆也○雙峰饒氏曰

集註云彘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倣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止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附蒙引我必不忠忠盡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非素

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漸被以爲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附淺說既曰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爲之哀痛且不

孟子大全卷之人

難婁下

要

設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蒙引又何難焉言不爲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較也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患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要說是不必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

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

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
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
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
為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
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
自脩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
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
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
且頽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末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
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
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
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
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附存疑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堯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是槩括上文五節之
意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總在三自反之內蓋其所以自
反而仁禮自反而忠只是欲求到舜地位也辭雖未及意
則已該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只是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自
反而忠非有外也○淺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何也以爲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盡仁禮而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
免爲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舜
而已矣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
則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爲也以禮存心而
非禮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
逆率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
妄人而已處之泰然暑不少動其心而爲之戚戚也故曰
君子無一朝之患也○無一朝之患患字以憂患言有一
朝之患患字以禍患言二患字不同○蒙引終身二字要
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無一息之或忘矣或待我以積

逆既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思可見此心嘗存
念念不忘時時昭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
憂而何○無一朝之患也一朝卒然之意言其近小也憂
有終身患無一朝此一朝正對終身而言終身之憂在我
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
焉○君子有終身之憂當求諸己也無一朝之患不求諸
人也○存疑註君子存心不苟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故
無後憂是解無一朝之患○蒙引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不過自盡其仁禮與忠耳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此皆所謂仁禮之
驗者至於警曉至頑也而允若於祇載之後象至傲也而
烝乂於不格奸之時始也不勝其橫逆終也卒至其感化
此尤見其自反之功而真足以爲人
倫之至者也○憂由內出患自外至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反形旬前篇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
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
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
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峰饒氏曰禹三過其門
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存疑二孔子賢之
是記事者因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亦猶惠而
不知爲政先置子產聽
鄭國之政二句一般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道則以

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有言之也故民者脩己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道則有是驗存疑此章大意謂禹稷顏回一則進而救民一則退而脩己其事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任治水之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不能盡職而溺之稷任稼穡之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不能盡職而飢之是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故得從容獨樂於陋巷之中也可見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脩己是其道當脩己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所以為同道也○曰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此便見同道處蓋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脩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故總註曰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當如此看思此說與蒙引異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空

蒙引就把心當道說學者詳之○此章同道本就事上說集註屢提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適所當而盡其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蒙引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下字分明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故使

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

任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有可憂之

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蒙引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言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空

急也以喻禹稷蒙引存疑今有同室之人鬪至可也後當繳云禹稷之救民何以異於是末節後當繳

云顏子之脩己何以異於是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去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

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

子未見其施為達此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

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來救天下之關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爲達道也皆時中也。○存疑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則爲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爲彼事之理安在其爲同然此理則一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爲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爲色則一也故禹稷顏回救民脩己不同而同於道曾子子思遠害死難不同而同於道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於仁齊薛宋之餽金辭受不同而同於是豈惟是哉古先聖王因時而治立法創制不能盡同然其爲道

孟子大全卷之人

離婁下

畜

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尚不同而同於禮威英韶濩之樂不同而同於和唐虞三代之禪受征伐不同而同於義以至三代而下伯王迭興其治雖不能純乎古然皆隨時足以及爲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斯可與論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附存疑此章五段二節言

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有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未爲過也○蒙引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子是字章

子猶仲子之類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耳皆去了子字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

愆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蒙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

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爲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

孟子大全卷之人

離婁下

畜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雙峰饒氏曰章子得罪於

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顧麟士曰國策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此事諸家不載惟通義金仁山說頗及之然亦不知卽是此章子否集註但云齊人則本趙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并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

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但爲身不得近於父

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

益大也蒙引使章所犯非責善便可責了使章既以責善得罪於父而不知自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

未至可絕之地所以孟子矜之○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
匡章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之大者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
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存疑是則
章子已矣是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爲也已矣無他之辭○此章之旨於衆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

己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

去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

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爲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
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
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
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
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
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

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
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或過於辭色
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
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
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
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
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
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
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
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
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
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
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
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
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回之於後借無以
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

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

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

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

不與臣同蒙引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

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

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

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太全卷之八 離婁下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氏曰

然寇至不去其死難之事子思雖無死難之事

有死難之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上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

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

不同也學者知此因其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

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

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

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

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

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

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

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平理之所當然曾

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淺說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蒙引子思臣也微也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

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莫反

孟子太全卷之八 離婁下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新安陳氏

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

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

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

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

子必傾倒盡發之矣○蒙引瞞竊視也是令人窺其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閑果與常人不類乎若其容貌則

王必已見之矣○孟子曰云者亦因以進儲子及齊王於堯舜之途也然且引而不發○但曰堯舜與人同耳便

是堯舜無有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但尚引而不發發出則味反薄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
墻音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

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有矐夫子之語遂發矐良人一段

言小人陰為陽俟則可矐君子言行如一何矐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良人夫也饜飽也顯

孟子大全卷之人

離婁下

充

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

訕怨詈

力智反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

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

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

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

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詭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多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墻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蒙引或是孟子口頭故事亦不可知

孟子大全卷之八

終

孟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九 三魚堂讀本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禪繼之道後三章言聖

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

敷救反

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

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

形句反

虞書大禹謨篇

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十一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蒙引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此不知何所本詳考之覆覆幬也閔憫恤也謂仁以覆閔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旻閔也于天而求其閔下者必自覆

幬上言之此解義之法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書舜典傳亦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亦無小

註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

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怨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願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附蒙引新安謂父母惟願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

意固是但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是怨而無慕蓋怨只是怨己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猶有怨在也○存疑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此有分辨不可錯看了○怨慕兩字相因以己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

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十二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其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

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

親必不若是少恕然無愁也

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

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

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附

疑孟子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己不得其親而思慕謂是怨親故有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問及孟子言孝子之心云云於我何哉則見其為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而非怨其親矣蒙引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愁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作一氣讀下。此與下句正是一正一反說口說當云。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必不能若是其忍。然不介懷以爲我。但知竭力耕田以供子職而已矣。孝子之心。正以爲父母之不知我愛於我。果何罪以致之。此其所以怨慕耳。○義說怨在已。則慕在親矣。若怨親則又何慕耶。○顧麟士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大抵似言爲躬耕以養親。此事易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雙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閒。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義涓人之類。○通考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顧麟士曰。按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是丹朱不在所使之中也。然不足辨二女事之則尸于云妻以娥。廢以皇。○語意亦重事之。蓋張其說以起如窮人無歸耳。若日觀之便無氣力。趙岐注只云堯使九男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又言一年所居成聚。雅

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通考趙氏惠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雲峯胡氏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警喻最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怨慕迫切之甚可知。○蒙引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人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帝之二女。便是二女事之。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畧。蓋古聖賢說話。正不必拘拘於如此之湊合。然大意則是如此。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則又推其心以解之。○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胥正訓相。視字是足他意。即此數句想之。乃知舜之怨慕。正在耕歷之時。及方登庸之初。故不告而娶。若五十時。則親已底豫久矣。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好妻皆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慶源輔氏

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慶源輔氏曰。心。纔。無。所。歸。是。以。其。述。言。天。下。之。士。悅。之。條。則。以。其。心。言。也。帝。使。其。子。九。男。云。云。遷。之。焉。而。舜。乃。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何。也。誠。以。舜。之。心。以。此。數。者。皆。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故。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存。疑。此。見。聖。人。不。以。天。下。之。大。易。其。天。性。之。愛。痛。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亦。是。此。意。思。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五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至熱中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也釋終身慕父母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辭

九歌大司命篇怨長劍兮擁幼艾蘇獨宜兮爲民正怨息拱反○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

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

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慶源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

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服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足所以能如此○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過人欲橫天理也○存疑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因上文說舜不以得衆人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爲己憂而贊其異於衆人也○顧麟士曰集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蓋言此後已無可移之○蒙引五十而慕非怨慕也蓋瞽瞍未底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六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是以不告也類直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

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

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東陽許氏曰。對。父。母。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

母之心舜固非慈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也此
聖人善處變事處○蒙引以慈父母本為見慰於父母之心
許氏誤認以為既廢大倫則雖子未免有些怨父母之心
信如其言則與所謂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一
何悖哉○存疑誠如此詩之言謂此詩之言若誠是也宜
莫如舜謂能盡道宜莫如舜也○告而後娶則父母不之
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場悖怪是徒見怨於其父母也
○蒙引一則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一則曰如告則廢
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一為繼嗣一為男女
大倫二說亦不同豈以不廢大倫正以為繼嗣耶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如字曰妻去聲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七

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輔氏曰謂

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
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仁山金氏曰
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吳氏程曰帝亦至
妻也作一句焉乃助語義字○蒙引言帝若告其父母則
舜之父母必不喜其娶而有違言矣父母之違言一出則
舜便不敢就而帝亦難於強之矣○程子謂以官治之是
兼謂舜與瞽瞍
非專指瞽瞍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瑟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
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補全捐去聲上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

時掌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

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音匿空隱旁出匿之孔

穴也通考吳氏程曰捐當音緣淡當音峻井句出句空音孔竅也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

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

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八

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

樹尹也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
反圖云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

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丁卯弓也通鑑
外紀

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
弼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

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

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

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

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糗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己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九

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慶源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存卒之象不格姦而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人欲而消之矣○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辯下章成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辯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兩句○存疑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蒙引象憂亦憂句是伴象喜亦喜說重在下句觀本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一句亦可見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十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反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蒙引孟子雖告萬章以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萬章猶未達此二句是言其兄弟

之情自有不能已者。猶謂只是作意爲之耳。○故誠信而喜之。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直實信之喜之也。本註只謂故實喜之者。惟實信之故。實喜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該得信也。○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泛說而子產事在其中。

○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

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主

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

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

流徙也。共音恭。

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

毗至

周相與爲黨。

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禹父名。方命

圯部。部

族治水無功。

新安倪氏曰。方命。圯族見書堯典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敗族類。

言與衆不和。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

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爲幽州。崇山南

雍州。或以爲燉煌。未詳。羽山。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庠之

地也。未知是否。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庠。在平陸。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

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

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

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

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孟子引殺三苗。殛鯀。與書不

同。書竄三苗。殛此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

殺三苗于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竄三苗。竄之于此。實置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主

之干死地也。蓋三苗卒死于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

○楚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遺

書云。殛。猶言貶死耳。以此證之。則舜之殺三苗之殺。其

疑可斷矣。○堯之時。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探其惡而誅

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活字

猶云。四誅也。服。書傳曰。服其用刑之當罪也。卽下文誅不

仁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

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

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

萬章之問。立爲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

此不藏不宿二字所繫來也。○顧麟士曰。萬章問在他人

後解之然解不暴有庠處仍是說親愛其弟處則筆底曲折直如化工亦有不期而然之妙矣○蒙引仁者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然事實亦只在上文○淺說在他人則誅之以除民之害在弟則封之以貽民之害刑賞不公安得爲仁○存疑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若曰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亦可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主

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

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

同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

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陳氏曰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

知其爲古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何}其親愛

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

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朱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

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臣民周公爲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庠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圖存疑雖然}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古

又是一轉語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計多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頻見也蒙引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頻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此說似欠通舜豈終日忙冗待諸侯來朝則釋其政事見之至象則理政事中見之耶且諸侯入朝正是有政事也何以爲釋其政事○達說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源而來也向使煩其弟以政事則彼不得以源源而來而吾不得以常常而見矣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蓋天子當諸侯朝貢之日則以政事接見諸侯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無事而亦見也此正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七

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草而非真無遺民也朱子曰逆是前去追逆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

而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却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誦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義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己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蒙引言莫非王臣便是了必先莫非王土者見居吾土者便是吾屬也○不以文害辭數句不但是說詩之法皆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六

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言讀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一事然尊與養

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謂淺說且子亦知夫舜之爲至孝者乎夫孝子之於親也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至焉有未至焉彼身處貧賤之地雖能竭力以事其親亦可謂孝子未可謂孝之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崇其親焉彼身爲諸侯大夫顯其親爲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未可謂尊親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觀夫舜受堯禪貴爲天子尊其父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爲至孝而可爲法於天下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存疑上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要其極歸重於養親亦可究其極分尊養爲二亦可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无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齊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蔡氏曰敬其子之職事也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也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

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雲峯胡氏曰如成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祗載見瞽瞍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及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蒙引祗載見瞽瞍一條又特證成丘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祗載句見瞽瞍夔齊栗果句

瞽瞍亦允若通連二句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蒙引章問堯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答非所問意也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此理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三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下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為天

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正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其證天與人一也圖蒙引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有人行有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淺說昔者堯薦舜於天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大受之暴舜於民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圖存疑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德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語類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

舜相堯一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潮夫音扶相去聲朝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其南即豫州

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圖蒙引承上文云不特主祭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其攝政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觀之亦足以見為天之所與也○謳歌舜非至舜面前謳歌也只是朝野閒詠歌舜之德耳○長聲為歌短聲為謳○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就與之曰天與之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

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暴於民者如是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喪既除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未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吝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所命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厭之及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職天祿天未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章

欲平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畏天之威皆是此類此與命以福祿言者相貫○蒙引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謂即為天所與之意也○淺說大抵此章言天有自鬼神言者有自氣數言者有自民心言者畧有不同要亦見舜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亦同歸也然歸重則在民心上故未引泰誓之言以結之以見得天下者民心而已○顧麟士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喻子之事所歸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堯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竊窺之心堅仁賢策厲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評說往事為有判決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

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

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章

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存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見三聖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非堯舜傳賢而禹獨傳子也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兩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章

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情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南軒張氏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為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為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為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乎天以遇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敬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對此而反之非力

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事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是事就天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居易以俟命不知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存疑丹朱之不肖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意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禹子賢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這天字與上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字同○致與為亦有分別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蒙引舜禹益相去久遠兼歷年少二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章

意如其子之賢不肖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大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箇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為者皆是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圖蒙引註

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段又不過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溪說不特禹益之事為出於天也彼匹夫而有天下云云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繼世

以有天下云云是伊尹周
公之不有天下者亦天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

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

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存疑匹夫而有天下於禹益之事無所發明繼世

乃有發明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章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

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

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

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

方四歲惟太甲差

初宜反長上聲

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

覆壞音怪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

師銜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蒙引外丙二

註雖云未知孰是然必以趙註居程子之先者蓋太丁未

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丁未立而死

既有子亦不應別立外丙仲壬蓋是時既有世嫡之義則

父死子繼嫡孫當立不應別立也趙氏本生於程子之前

然程子之說出於趙氏之後蓋以折衷之也惟太甲差長

之說或未盡顧麟士曰外丙仲壬語類仍作兩存說而

後一則云二年四年不合不立意亦偏主趙岐宜其說之

居前也諸家如竹書史記書蔡傳帝王世紀通鑑固皆如

趙說而孔安國司馬公稽古錄世史類編薛仲常人物考

則如程說與蒙引同大紀論曰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

事也事有可疑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假事以證義

可也則以敬宗立嫡之理裁之斷從虛齋似亦可耳然朱

孟子太全卷之九

萬章上

章

子又曰年代自共和以後方可紀湯時自無詳可推此類

且當闕之不必深考尤是○蒙引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

天子諒陰百官聽于冢宰之義也非顯然放之也若顯然

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閒亦難為顏伊尹初心

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尚看他三年之內如

何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漢說三年之間惟伊尹

之訓是聽也故伊尹復迎之而歸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

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朱子曰仲尼不有

天下豈益伊尹周孔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

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

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

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

下而廢其君之干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
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
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
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
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
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天命人心而不
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狃於利害權謀之習
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
謀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屢表陳遜之心
而為舜禹益謀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
恥也○案引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耳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

通考湯氏登曰堯舜授禪之禪本音去聲魏晉以來始有禪學借音平聲傳禪字宜如字不必點發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堯

作去聲其禪靜字却當點發作平聲則文順理順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

私意於其間哉

○案引其義一也亦有兩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奉字為長義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大

註雖有皆天命之自然而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

曰奉天命而已矣○案引上章與此章言天所以不同者蓋上章言舜之得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益之所以不有天下難說以人心不歸益故天不與益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益之施澤於民未久上說便見

得是天之所為而非禹之得私於其子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媵

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

音稅

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

有為此說者

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

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

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辛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華國名

趙氏曰今同州郃陽縣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

慕愛樂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皋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句方實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

以道義而不苟也

龜山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

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其義而已與之書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問乎○問道義一物非

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干駟何也。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干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存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前篇配義與道。易大傳。順于道德而理於義。亦是如此。○人固有務其大而忽其小者。故知及仁守矣。而或益之。不莊要未為德之全也。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兄辱己。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歸其無割烹之要。湯之事也。志在天下。聖人胞物與之本心。囂囂自得。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意。○蒙引。囂囂自得。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虔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惘然於懷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朱子曰。或謂飢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刑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存疑。三使往聘。則尊德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以幡然改也。○與我處畎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畎畝之中。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若割烹要湯。又甚於枉己矣。況正天下乎。決無是理也。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顧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去聲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

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

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

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

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

兄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

孟子大全卷之九萬章上

三

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固存疑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達必由心悟也論語民不可使知之知字又是此覺字用覺不同○淺說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蒙引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或兼堯舜君民說看來亦不必如此湊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在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
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

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

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指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

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漢說即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設心正以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之民

也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之事也我為上天所厚生民所望當使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孟子大全卷之九萬章上

三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

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辱己實由於枉己不實自正人始末有不能遠謂隱遁與遜也近謂仕近君也

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字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

豈肯以割烹要湯哉慶源輔氏曰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

身不使其身汙辱於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

要湯則汙其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存疑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或遠或近潔身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就初非徇利而汙己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新安陳氏曰

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

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

脉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淺說其歸在潔其身而已矣

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然則尹果何以致湯之知也吾

聞其樂堯舜之道於有莘之野名譽著聞而湯之聘自來

耳是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未聞以割烹也○蒙引即上

文所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

其事於亳也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於亳

○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

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

所揜覆也達說夫伊尹固無割烹要湯之事矣然果何

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觀諸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

于牧宮錄我相湯始其事于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理明義

正如此曾謂辱已要君者而能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

於誣聖人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魚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環音羊醫也新安倪氏

官有瘍醫瘠環也侍人奄與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

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雝如字又音聾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

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

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

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

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

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

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

一者也○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

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命字與

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氣言專言氣之

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貧富而言。餘三條。則通自窮通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蒙引蓋孔子主於顏譽由獨子之諷子路。欲其改主也。○得之而進也。進必以禮。吾盡其在我者也。何也。其得也。有命存焉。吾何急於進哉。不得而退也。退必以義。亦在我者也。何也。有命存焉。吾何難於退哉。○若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二說俱牽強。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阬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也。司城

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雙峯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做天子禮有司馬司城。新安倪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存疑。小註謂宋王者後官制。做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猶恐未然。孔子為魯司寇。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司空。然則魯之官制亦做天子耶。陳侯名周。按史記孔

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

去衛適宋。司馬黉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新安

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孟子言孔子雖當阬難

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

事乎。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日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阬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存疑。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却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為陳人。何也。邵二泉

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為陳人。何也。邵二泉

簡端錄云。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明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故愚按二泉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臣。則與史記不合。蒙引謂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為陳人。正為集註不可通。而為此說耳。今當斷從二泉之說。則自不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顧麟士曰。趙註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今按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是為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錄其益而推之。則亦為守正之臣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

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有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亡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

亡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

未嘗或損無嫌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荷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孟子引此一章孟子亦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即孔子之當阮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無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之皮而為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孟子引以要秦穆公謂以五羊之皮去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

令力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

故不諫而去之秦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

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

公許之自謂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

息帥虞師伐虢滅夏陽虢亡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

不可說習也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

輔車牙車也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

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趙

氏曰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在漢河南郡滎陽縣存

疑百里奚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新安陳氏曰成其君成就其君之霸業也○孟子引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

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為汙矣故曰重在首一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二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淺說大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鬻之為非百里奚賢者也必不肯為自鬻之事因有以推無即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辯也○顧麟士曰按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說者謂大夫之節儉蓋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例之羊裘取輕煖亦須擇小者用多羊之皮為之今素絲之訓英于中者止五紵則知為五羊皮質理粗重故曰節儉也五穀大夫之稱必以此史記與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自鬻之言盡妄耳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聖

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晚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反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矣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蒙引文公秉心塞淵而騷牝三千文王視民如傷而鹿鹿攸伏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之大節故肥其理一也

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穀羊皮贖之號五穀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聖

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取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蘧庖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辯之哉通考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一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蒙引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伊尹相湯孔子之進退而終於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瞽瞍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君民之抱負就指為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誘說之辭也○孟子之論未必皆如聖人之正當但其闢邪扶正之功甚大矣且如今日異端何足道哉孟子當時異端如

老氏則亦知天知地也。莊子則能鑿弄造化者也。如楊氏則灼然是一介不以取與者也。但欠仁一端耳。如墨氏則灼然是見得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也。但欠義之一邊耳。而孟子乃剖析疑似之際。而深闢痛拒之。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昭然如日月之行天而不容揜此其大有功於斯文也。

孟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上

望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 三魚堂讀本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辭受之義內一章言封建井田

二章言取友之道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

見前篇

見形句及下文餘見並同蒙引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麗侈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

惡聲至必反之豈必皆指淫樂此二句自其已身動為處言也自此以下一節密一節○非其君不事二句以已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處時言重下句橫政之所出三句以所在言思與鄉人處二句又言非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至於鄉人亦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此二句又總證上文之意當紂之時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非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皆橫民之所止也紂師天下以暴天下之能免於為鄉人者能幾耶故獨退居北海之濱以

待天下之清也。或以此又另作兩句說。則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重復而文理俱不順矣。○存疑無知覺則無分辨矣。頑夫廉頑之變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蒙引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述其言也治亦進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亂亦進承其言而欲其行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問夷惠勝伊尹得此朱子曰伊尹大如夷惠○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

所以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存疑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爾○蒙引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姑舍所學以徇人便是隱賢便是枉道也○按上篇爾爲爾上右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句反其久速

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

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

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

非速也。蒙引遲遲吾行也差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解

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爲類註舉此一端以見其仕止

久速各當其可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

○存疑孔子可以速而速去之速也可以久而久去之遲也可以處而處去而處也可以仕而仕不

去也處仕是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去聲在朱子曰夷惠氣質有偏此之夫子終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四

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微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都是有病痛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必不肯居地只爲他任得太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祿之天下繫馬千驥弗顧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其介然終是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有善其命而不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吾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聖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礙

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川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纓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著意○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此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五

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慶源輔氏曰伊尹推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爲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篇韶九

成是也書益稷篇註篇古文作箭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指周禮所謂九變也金鐘屬聲

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

私列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

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

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

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

渠勿然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如墜直位反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中詘然樂也越

猶陽也詘然絕止之貌朱子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

聲則始終如一扣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

以宣其聲鍾伯各反俟其既闕若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

也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

貫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

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

兒研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新安倪氏曰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必

非其自言又不純舉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疑其為

古樂書也亦此意也程子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

所知而至於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也樂終終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

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

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

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

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

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

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

下知得至到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

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

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

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

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

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

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

粗大小無所不同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

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眾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聖之功夫非便以為智聖也○勉齋黃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關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眾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眾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為聖智兩全○語類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蒙引條理猶云脉絡在始終之中者也蓋樂音不止是金與玉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終始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終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本文主大成言也本文主大成集註乃說一段者蓋不如此解經之法也○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其一清一和一任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一任也其說集註已明備大全所引朱子之說與此絕不同蓋前日未定之說也○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存疑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起他然後眾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起眾音故曰始條理眾音既作隨了擊一聲特磬眾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眾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眾音也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眾音也故以終條理

為聖之事○蒙引金聲而玉振之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磬亦玉類也故謂之玉○特為眾音之綱紀不必分大綱小紀當以首末論○宜其聲收其韻聲與韻不同韻者聲之餘○按見寬傳司馬相如有遺書諸武帝封禪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云此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惟聖王所由制定當非羣臣之所能及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按寬此言只是避難獻媚之辭堯舜之智尚稽於衆而不自用今見於二典三謨者詳矣寬安得為此言乎其曰天子建中和之極云云寬意亦非專主樂也其詞出於古者則專主樂朱子所謂疑古樂經之言是也其當時引用之意大槩主薦享之儀言而樂亦在其中矣若細求古語專主樂之意則所謂建中和之極者內必根於心氣之和而有以為五聲六律之主外必正其聲氣之元而有以致其盡善盡美之道此皆自天子之一身言之然後兼總樂中之眾條理而始之以金終之以玉也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九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反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

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而卒能成性故雖聖而不智孔子智既明於至善故樂天而成如清和時任皆有之無不曲當也故聖且智金聲而玉振也○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

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問以智
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
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
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
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之
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
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
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
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
是如朱子曰甚好○問孟子既以智爲始聖爲終則
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
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
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否曰智是
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
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以緩急論則智居
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爲重○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
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
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
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聖雖使聖
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
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金玉備
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
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歟
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
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
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
量也惜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
密於夷惠矣○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射比四聖人能挽
彊弓射遠地此力也能中其的乃巧也必先知的之所在
又知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
行之從容中道三子力量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

○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
之至是以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
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
音自爲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爲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
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
行言未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
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以其全而自極於
全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德行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
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子之贊孔子自其知行兼
備而言故合智聖而爲聖子貢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
而言故合智仁而爲聖子思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
而言故合智仁而爲聖子思之贊孔子自其體用兼備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
所以兼全衆理處註自明白○淺說即樂以喻聖智之全
即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二節雖俱兼聖智但上節聖智
平說下節重在智字上○顧麟士曰智譬二句直當云孔
子之智譬則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則射者之力也不
必合稱○由射之由與猶通○所以極推孔子如此者亦
是所願則學之意也○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
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
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爲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
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於言外况三
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三
子安得兼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
以及乎時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
極其一偏獨以行言見其知有未及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反

北宮姓錡名衡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

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兼

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日修慶源輔氏曰兼次自錄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獨為諸侯之所制故周禮未歷秦人而先亡吏將侮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侮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

孟子大全卷之十萬章下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慶源輔氏曰位以爵

定通考趙氏德曰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在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存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慶源輔氏曰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施於國中蓋兼王制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無

公為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天子一位之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卿中員外皆五品但有正從○或問方伯在侯列乎在公列乎曰在公列入為三公出為方伯三公率諸侯於內方伯率諸侯於外者也況春秋齊侯晉侯常位在諸公之上則方伯不應在侯列明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

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

秋祁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祁儀父盟于蔑○慶源輔氏曰田以祿分

孟子大全卷之十萬章下

通考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三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若不若名不若字○趙氏德曰祁曹姓子爵領帝之後祁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存疑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又可見上文六等施於國中為兼王朝言矣蓋班祿既兼王朝班爵不容不兼王朝也○地方千里言其地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下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詩閟宮曰土田附庸傳云附庸猶屬城也正韻庸城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

歲千里之內此班
祿自王朝之臣言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

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

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

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

役者通考詹氏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

里者百為田當九百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

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

里為井為田九百畝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田九千

畝通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

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百萬畝終十為同方百

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

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

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

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

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

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
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
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
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
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
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
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
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
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以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

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看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人而已朱子曰府史胥徒以周

許多閑祿給之當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嘗得行蘇子

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

無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禹會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

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得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

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是誅紂伐

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人漢說祿足

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末一節只以庶人

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

夫耳○徐氏說君卿大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只農

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蒙引

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區○顧麟士

曰孫疏云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

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

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國次國皆三卿。小國二卿。本見王制而蒙引又云。大國次國小國皆三卿。讀禮疑圖又云。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卿。未知孰是。○按周禮註疏。凡府史皆官長所自辟除。言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敎以治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讀禮疑圖云。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敎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閭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饑廩焉者。皆爲在官之庶人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煩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不比下。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夫

士之田。定以百畝也。其精周禮賈疏又云。按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恐大段俱爲臆度之辭。亦不足據耳。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三謂三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

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通考唐氏道傳

日。其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

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爲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通田計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二百畝。倍之則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一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七

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朱子曰。君十卿祿者。舊今之俸。

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實客朝觀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優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淺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通考。詹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七十五萬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除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太

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一百畝。九人則賦田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為差
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

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蒙引。上中下農田

食之差等者。全在百畝之糞上。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糞

多便是力勤也。非糞多自糞多。力勤自力勤。觀下文云。其

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而不及於糞。可見如此方與本

文契合。糞即是人力所為者。○佃治田也。○存疑。農之五

等。以力之勤惰而分。○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

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

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

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

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記王制王者之制。諸爵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

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

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

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
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周禮言中
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食六人此不與周禮
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
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
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
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
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
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視
卿受地視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與王制同也 程子曰

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
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燼徐刃之餘而
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

孟子本全卷之十

萬章下

三

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朱子
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
想見沒理會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
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
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
庶乎其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
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
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
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
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將以興王者之制度成
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
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未備
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
未嘗筆者歟通考宋氏公遷曰孟子以貢助徹告滕文公

以班爵祿答北宮錡亦皆制度之損益不常者可言其畧
而不可言其詳也然北宮錡但欲聞其制而已故特誦其
所聞如此文公則欲見諸施行故即其所聞而復以意推
廣之蓋其答北宮錡者即夫子文獻不足之歎也其所以
告文公君臣者即夫子告顏淵以為邦
之道也聖賢所言之意有相類者若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
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
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
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交友
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

孟子本全卷之十

萬章下

三

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
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蒙引特舉不挾貴一
節總是無所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
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
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友為獻子之所賤矣慶源輔氏
曰獻子忘

其勢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屋舉
四人其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
挾下爲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意則爲人所
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矣○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
之志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
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
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存疑所以無獻子之家者祇
見在我者有可貴在人之勢不能動我之胸中也故曰樂
其道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者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
猶云目中無人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事而
慕義之也○無獻子之家以下是說出
獻子所以與友之意所謂友其德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
般音班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疑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
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耳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

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

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
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言賢人也平公造七到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

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

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

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不能

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

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

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

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

王公尊賢之道哉○蒙引入云則入註唐言入公乃入不

直進入也猶不命之坐不敢坐之意其不挾爲何如○漢

說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乃士之

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然即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

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非惟大國之君能如此雖天子之

貴亦有能如此者彼舜云云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

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蒙引舜尚見帝節不可

公之尊賢處堯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

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上文所以著箇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爲極矣。又孰知其爲有所未至者耶。○迭爲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爲賓而堯爲主。亦餐舜則堯爲賓而舜爲主。故迭爲賓主也。○天子友匹夫。是爲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其天位治天職處。○亦餐舜。謂餐於舜也。故註云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餐其食。若曰就餐以食則亦堯爲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以天子友匹夫迭爲賓主。恐亦不是。對坐舜見帝亦恐是以臣禮來見一說。堯蓋以賓禮遇之也。故得館之貳室而就餐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

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曲勿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

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五達道

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卽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淺說貴貴尊賢正指友德言。○蒙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也。只謂以上敬下也用訓以處多如此。○總註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新安陳氏曰

所以表見其恭也。○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當却孟子始終以爲可受。蓋仲尼不爲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尤類至義之盡也。一條。○觀此章之言見孟子所學之中正其曰願學孔子良不誣也。不受萬鍾夫豈苟哉。○達說恭也。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註禮儀幣帛勿分只是幣帛之交而爲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箇恭字便見當受矣。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

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也。衍文萬章疑交際之間有

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

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

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

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爲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存疑而後受之下含箇卻意故曰以是爲不恭聖賢言語多有如此者註不然則却之正補其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

去聲一作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

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賄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

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慶

輔氏曰他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由此而甚

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爲質之

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

之分也○達說其交也以道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不

失之荷簡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蒙引集註但

無以言辭問而卻之大全註開去聲則開字爲推開之意

猶拒也○日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却之見得上文所謂卻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卻

之非宛轉之辭以卻之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

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諍書

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暨無凡民二字敵怨也言

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

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通考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

詞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聽也商受至爲烈十四

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

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問殷受夏周受

今爲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

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

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

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

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宋子曰本字十四字

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

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慶源

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及其意之偏

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爲此問此正所謂設辭蓋陷於卻之

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通考仁山

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

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

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附達說不可是

不可受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字殺人而顛越之是

既殺了將尸去擲而棄置之○蒙引闕然頑然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夷

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慶源氏曰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達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言其於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言其於理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真盜

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為禦之非應上取氏猶禦意孔子之仕以下是其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蒙引獵較依趙氏註則較在方獵之時依張氏則較在既獵之後趙氏較音角角逐也張氏較音教比較也○達說獵較註雖云未詳引趙註在先當從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夷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音扶祭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慶源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

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於以見聖人同物之仁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於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於以見聖人制行之勇存疑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曰事道奚獵較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俗先正其本也先薄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奸革弊此淺陋者之所爲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哉○萬章有奚不去之疑意以君子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正今不能教習俗之弊姑從之而陰爲之圖是道不可行於義不當留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去者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聖道之果可行爾聖人之用於魯凡其所行使鬻雞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別於途三月而魯大治皆其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者也○爲之兆在先薄正祭器外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爲之圖先薄正祭器正是陰爲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平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而謂聖人爲之乎○蒙引獵較而不先薄正祭器亦安得以此四方之食供薄正耶且獵較亦制於地之有限何有四方之食耶曰一國有一國之四方一邑有一邑之四方不可泥也○孔子之同俗者皆不得已同俗也非其本心也故萬章曰奚爲不去而必爲此不得已之事乎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

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何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慶源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富時人呼出公爲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

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新安陳氏曰以

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通考宋氏公遷曰禹稷顏子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規軋意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此見○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聖賢處物之義

於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

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爲之說顧麟士曰行道夫子之

義亦順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爲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周旋於衛之心哉見紹聞編○此章本論辭受之義總註引尹氏兼進退者因仕魯兩節已說開也其實亦是因言獵較以證不爲已甚而偶適及之不

必如達說判作兩對。但亦不可強牽作一項。因論一事而及及一事。雖今人文字語言亦有然者。不必拘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

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倉刀反井曰

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

時有為貧而荷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

是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存疑首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其常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

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

苟祿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

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聲下同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

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

已矣南軒張氏曰既曰為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

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尊富則當任行道

之責○蒙引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

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委為偽反會工外反富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註見論語序說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

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

易稱也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

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

無所不可也○蒙引茁壯長而已矣言牛羊肥壯而長且

益也長蓋謂生息滋繁也○顧麟士曰年譜

仕魯為委吏二十歲為乘田吏二十一歲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音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尹氏曰

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

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宋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不第未有無故忽然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賈誼固有一齊說丁宜俸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終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易曰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冥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恥自內出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蒙引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仗者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平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此一章要見得稱職字意出○趙註曰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顧麟士曰首節云仕非為貧則是為道矣故以不行為恥又云有時為貧則是不為道矣故以居卑為宜到底只是明此意○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專言為貧而仕之義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許既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奇也○喪大記君之喪大小

斂為寄公國賈出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蒙引士而託於諸侯則為無常職而賜於上矣○存疑託寄也寄託於人非定居也非仕其國也仕便有定居有常職非寄託○顧麟士曰紹聞編曰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此與為貧而仕不同為貧而仕者所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者也此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託於諸侯者是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乏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

通作與

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新安陳氏曰未仕為

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祿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圖蒙引無常職而

賜於上則為士而託於諸侯矣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美

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

扶又反下同

來餽

時麾使者出拜而解之犬馬畜

許六反

伋言不以人禮待己

也臺賤官主使令

平聲下同

者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大臣大夫士士臣卑卑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

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

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通考朱氏公選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大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達說亟問問其安否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句倒看出若子思不麾

餽固未已耳通義吳氏程曰不悅句於卒也讀○蒙引鼎

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悅賢字虛○雖知亟拜之勞而不復然不知繼粟繼肉而遂絕不餽均

之為失養賢之道矣○存疑能養能舉悅賢之道也若下

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

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美

貌蒙引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或問如此則有常

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祿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

庖人繼肉者又不足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又能舉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蒙引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往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音木見檀弓相見以自通者也

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

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所以士之招

招庶人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故朱註云士謂已仕者○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說庶人亦君之臣也但未通質為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故臣可召而士不可召是士之不見諸侯者乃以德自重而其志不可屈以道自居而

其身不可辱蓋禮之所在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職事為士

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存疑上曰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己之禮下當

日往見非禮為是乃日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

不義也失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淺說萬章曰庶人召之云云何也孟子曰士即庶人也但日庶人則為君所屬其往役者安其

分也義之當然也但曰士則當為君所敬其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顧麟士曰按紹聞編上文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各盡了因萬章再問云云答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

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

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為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朱子曰賢與

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

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蒙引且君之欲見之也何

為也哉至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

不義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蓋

此一意孟子一生所固執而當時上下所共疑者故孟子

因萬章之問而反覆詳言之○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為其

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

賢言○存疑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爾○蒙引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引子思之言直是峻厲樂是

就自己地位上說故其言如此若他士則不必皆泥此堯

之於舜也亦只是友豈必拘於師之哉他日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者亦此意○趙註曰且君何為欲見而名之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孟子曰安有各師名賢之禮而可往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形句反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句反春秋傳去聲○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泅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

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士謂已仕

者交龍為旂新安倪氏曰畫二龍於其上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新安倪氏曰通帛為旂交龍為旂析羽為旌見周禮司常圖蒙引依左傳則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皆是由儀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云士以旂不同耳○存疑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者招之也庶人以旃旂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以旂交龍曰旂旂能變化猶士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旌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義○趙注曰皮冠弁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

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蒙引以大夫之招招庶人庶人死不敢往即謂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而不至也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亦不敢往矣此與上文一義皆是不敢往者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則不可往者也

○自穆公亟見於子思至而况可召與是即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存疑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此句下就當微云其不可往也決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音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慶源輔氏

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蒙引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之門○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周道如底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無疑也○存疑義與禮何分別此理為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

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義為質禮以行之來泰看頗覺明白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慶源輔氏

曰以敬君之命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

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

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孟子曰固是不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

義之節目如云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

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等

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

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

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刀

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

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慶源輔

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

知不為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

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新安陳氏曰廣狹

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

善士不然則吾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

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

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此友也者友

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來自有天然不容不台者而非

可以勉強合也固存疑一鄉之善士是已之善蓋於一鄉

也斯友一鄉之善士若云所友亦是善蓋一鄉者則註隨

其廣狹說不去當是凡士之在一鄉者皆為所友○顧麟

士曰按紹聞編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

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

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

淺說有進善之資方能好人之善有容善之地方能取人

善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

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

行去聲也夫音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

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

士矣南軒張氏曰自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聖

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易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爲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峯胡氏曰。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遠邈。○蒙引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兼下文誦其詩。讀其書。誦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於詩者。則誦而誦之。古之人。言載於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知其爲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爲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則是能盡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蓋上文言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尚只是一世之士。○今按朱子所解之意。是先言必一鄉之善士。乃能盡友夫一鄉之善士。推之一國。天下皆然。然則其能進友古之善士。而不止友一世之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善士者。亦當是不世之善士矣。倘非不世之善士。安能不止友一世之善士哉。如此。則文意方相照應。不然。上段是善已盡。一鄉然後是盡友。一鄉之士。下段是已能盡友。古人然後得爲不世之善士。語意不相符合。姑記所疑。以質高明。○按朱子所解。則孟子此章之言。槩似主成德者言。○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是書皆以爲言也。○存疑者。節只是隨高下。以爲廣狹。意不作循序漸進說。然循序漸進之意。則見於言外。尚論古之人。一節。則是進意。蒙引曰。是以其所造之極。而更推一步。說非必云此人自其友一鄉之士。而進至此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

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子當時爲卿於齊齊王此問蓋亦有爲而發其後孟子言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亦實理也而亦於王有規焉○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而朱子曰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所以補孟子之意按紂始爲象著箕子歎曰爲象著必至玉孟於是諫紂夫爲象著一事豈便足以亡國耶箕子以紂親戚亦不肯放過而必諫則朱子之說信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若必待大過而後諫恐無及也

王勃然變乎色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

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

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

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也即位行淫亂光憂患

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耶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

孟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下

要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南軒張氏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爲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爲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微子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孫可以爲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叔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終

萬章下

於卒穀梁傳曰叔孫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則曰我足矣繼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責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不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顯聖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孟子引三仁貴戚不能行之于紂蓋三仁固非阿衡之比且紂才智過人威權自攬此三仁之所以難爲權也然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矣聖人無死地邵康節之言精矣○霍光雖異姓然其權已在貴戚之卿之右况當時貴戚諸侯王皆不得預朝權光安得以異姓之卿自諉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一 三魚堂讀本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枿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枿枿

枿音杯枿丘圖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

居旅反

柳枿枿屈木所為

若厄區

音移

朱子曰枿枿似今枿杉台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人九反

而後成如荀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知他方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枿枿也義上脫一仁字

子所言之性

○會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蒙引矯揉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

而使之曲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枿枿病在為字上○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

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試其君子試其父殺

人盈城殺人盈野皆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繫世道不細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枿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為枿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枿枿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

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枿枿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言告子

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南軒張氏

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

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

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

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矯揉而為仁義其失

豈不甚乎○慶源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

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

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枿枿必矯揉

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耶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

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

柳為枿枿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

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

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

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

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辯也○雙峰饒氏

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

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

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蒙

引說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枿枿乎必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為枿枿也○蒙引性者有生之心也是心也天地之心

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

心以為心此所以為性善也即所謂仁人心也○孟子之

論性善其辭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

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若有恆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

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

正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瀦音。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

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

可以為惡耳。此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

其為小變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惡皆性之所有。而或成於偽。亦有小異。故曰近。通考仁山金氏曰。近於楊子。集註謂近於楊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楊子也。孟子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

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

不善。水無有不。下人皆以為又是一重意。非也。上文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者。正以其人無有不善。小無

有不下耳。水無有不。下者。自然之性也。決之東西。而東西者。人為有以導之也。孟子所答。去了湍字。○朱子小註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於孟子本意。又添一重蓋。泥就下字。面而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未嘗言。人性之發。善也。蓋不必泥。○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順字。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四

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謝氏曰。如

搏擊之非不可。○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

惡。故反之而後為惡。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

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

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

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

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營性為杞柳。謂

以人性為仁義。今復營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

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寶之理。而委諸茫昧

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

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

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嘗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峰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額在山爲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蒙引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天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腳須着如此解。破○存疑其性亦猶是也。言人之可使爲不善。蓋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爲搏激所使。而過額在山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五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性。生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爲是個活底物。

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

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己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與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六

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刃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又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蒙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存疑。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

初加楚別宜二切

必列也白羽以下

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

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引告

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及省夫人物之不同處孟子一聞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曰生之謂性也云云白與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為辭故告子為然繼之曰白羽之白云云白與告子於此若以為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為然則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於猶白之謂白與一條便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即下文云云也講本文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七

不可於此處就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不必同而趙氏惠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者泥矣新安陳氏之說自明白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

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朱

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

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通考趙氏惠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耶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謂犬牛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一則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散殊此又在所當知

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八

者也○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者也

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

之靈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

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

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氣同而理異是從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橫摩幼矣紛紜舛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

其義精矣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九

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關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所以爲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

知此但見其蠢然之性不知其粹然之性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屬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變峰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言觀之未嘗不論氣也蓋引朱子曰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如此等語理氣二者對舉並言全似兩物然究竟其實如曰性形而上者也所以必帶形言者厥有自後其先言莫不有是性而後言莫不有是氣者蓋尊理也亦如易大傳先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然後言形而下者謂之器也雖先言道然究其實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外乎陰陽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十

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變峰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爲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爲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

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通辭○(雲峰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
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
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
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
事物之宜由外○(蒙引)語類亦以食色入仁義說看
大註一故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下文所謂吾弟則愛
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看雲峰之說亦
是但欠活食色特知覺運動之兩端○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都無了此正是以
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
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
得其宜則不在外也○(存疑義外之說固非其所謂仁亦
其粗者未必是)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

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存疑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辯見得敬長義也又以
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去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
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之
心於我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故以
為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

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

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

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心

發於中從而敬之所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孰以

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

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

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

此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

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詆其

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

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

引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至長之者義乎言汝以白比

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

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

以為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

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汝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為義

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為義乎以長者為義乎如以長

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者為義則義非外矣○

語類如著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著白○(顧麟士曰)且

謂長者二句惟存疑兼長人長馬

言蒙引漫說達說俱專就長人言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蒙引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言強不得我之愛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其所明者而通之

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

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者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正當曰長楚人之長裏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爲悅則是長長則愜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者秦人之炙對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乎已盡之矣○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而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於是借者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多而者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者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

矣○蒙引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嗜秦人之炙亦嗜吾炙物亦有然者炙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與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此可見矣○存疑就長楚人之長與吾之長亦自不差及此○蒙引究竟彼白而我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但告子不察孟子亦未暇與辯此以就白上說意頗晦○義者事之宜以處得其宜者言非全據事言也若全據事言則義外矣故朱子於義人路也下云○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

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

魯音 莫補莫厚 母黨三反 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以教勸其在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

不在外也

蒙引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義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

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

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淺說鄉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誰敬曰敬兄蓋敬以親疎為厚薄況鄉人長於吾

兄又不多乎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蓋酌以年齒為先

後況鄉人又為外賓乎○蒙引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亦斯須之敬也

不可太泥敬與長之別故大註曰敬長之心云○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因時制宜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公都子雖得孟子之

大旨而未深得孟子之精意不能如孟子之雄辯故不能答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

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况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

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

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

常或暫因時而義制其宜皆本然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存疑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以鄉人在位故也此處就可

說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但公都子不能孟子弟為

尸之難正欲得他在位一句而因以解之在他入必於此

就說了孟子不然又設事之相似者引起他而因以解之

此是他義理爛熟多設事證亦欲其理之愈明耳○庸敬

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在此者常

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在鄉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

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心也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

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慶源輔氏曰

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

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潛室陳氏曰

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

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當敬屬乎義。蒙引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於吾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與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按下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下彼一頭。而此勢重。畢竟有個定理所在。○大註此亦上章嗜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存疑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爾。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即為性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主

而任意為之。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曰蘇無所謂善惡。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

與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宋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會說得性。○此章三善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然。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通考徐氏潛生曰性猶杞柳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主

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成於條。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學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崖。故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善也。故曰蓋如此。

書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蒙引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

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碍孟子之說也。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

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

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孟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

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五

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邇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蒙引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此以為字及如謂之相似與中庸不可以為道之以為字同蓋情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集註云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以為字俱當如此認○性既是善則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存疑孟子言

性而言情所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者也謂性蘊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乃若人之情本初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情者性之動也情善則性善可知矣所以謂性善也情本可為善若夫人之為不善則非情矣為何或者歸咎於夫才謂人情本可以為善今不能者是才弱發不出也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豈有才弱發不出之理乃是汨於物欲而喪其才爾故曰非才之罪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

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非其才之罪也

問才是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才料相似○問才與材質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五

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木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曾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才亦出於天何故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刑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

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昭淵使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附錄引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兼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聰心之能思手之能握足之能步皆非是兼形體說豈不是如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能也○存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解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已明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恐人以不善歸之才夫才性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也亦未免為性之累故又為他如此說○才與性情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才是性之能動才不外乎性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情也其能如此才也性情人與堯舜之所同然堯舜之仁至於覆天下齊宣之仁僅能及一牛此則才有強弱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譬之酒性也飲之醉人情也其能斲人才也然有飲一盞就能醉人有飲三五盞不能醉人者此酒有厚薄乃才也才與性情如此看益明白矣蒙引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是情趨赴而救之是才之善却把情才分作兩項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錄式灼反惡去聲 舍上聲徒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北溪陳氏曰恭就貌

上說敬就心上說通直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錄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宋子曰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得到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個本來自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人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開闢不是籠洞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折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西山真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惟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

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
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
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
盡皆孟子哭緊教人處

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

故言有不同耳雲峰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充廣
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
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達說然果何以見情善而
才亦善邪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安可以言情之
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
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是恭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
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
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蓋繼性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
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惟其舍之而
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
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
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
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此即上文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人多未得其精意蓋曰惻隱曰羞惡曰恭
敬曰是非此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若曰
殘忍頑鈍驕慢昏昧則皆是不好字是情不善矣其曰仁
也義也禮也智也亦一一是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也
此段只用阻嚼此數個字面而孟子之意彰彰矣○畢竟
思求亦才也不能盡其才者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也

但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才當改云思求便是用其才
處○存疑弗思爾矣思字帶個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箇
思字此云然者省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
之○上文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裏何處見得
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是陷溺於物欲而失之者若
未失不消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意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烝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告

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
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以此

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

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

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性人之生各秉具有常之性
所以應事接物皆好彼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一德即所
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彜而言天命之所
賦者謂之則人之所以秉者謂之彜存於心而有所得者
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
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彜懿德
即是常性心上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
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達說然此非我之私言也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之與則幾已判於精粗秉彝好德心已分於寂感而詩顧合而一言之者是必有深義於其間矣孔子讀其詞而因契其旨也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斯民也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則焉未有物具而理不具者矣此固受中於天地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繼善於陰陽命之所以常存而不息乃民生所秉之彝也惟其有是秉彝也故理義之悅自由中以達乎外好爵之樂要隨在以露其真蓋達諸天下而同有則亦達諸天下而同好也通乎古今而皆具則亦通乎古今而皆悅也寧復有不好是懿德者乎為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蒙引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為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孟子他日又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即懿德人心所同然即所謂人之情無不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好是懿德者或專以為○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好他人有德者泥矣

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

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

也○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

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

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

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有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新安張子曰形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

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

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

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

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銅此理順發出來蔽銅少

者發出本來理勝蔽銅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

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

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

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

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

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

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

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辭。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程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此之不一。齊者。至程子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放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北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峰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饒氏性。便湊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天

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令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則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也。知憐憫。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苟楊則全外。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撮。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

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愚按程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

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

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

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

省。察矯揉。人九之功。省察屬知。矯揉屬行。學者所當深玩也。問

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天

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峰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此則正相反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責之皆引而未發之辭也。端水之說。則累加辯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宛言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累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

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存疑孟子說才本善其不善由於物欲程子說才善不善皆由於氣二說不同自今觀之才之善本於理也才之善不善由於氣也理雖善不能不害於氣氣雖有不善理之善者未嘗亡孟子言才自理言也程子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之才固本善特害於物欲然人固有生來便不善者孟子未之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雖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然其理之本善者未嘗不在於孟子之言固未暇也此程子所以為密而孟子為疎也與○**蒙引**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為性不然何處不是○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

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問程子謂語其才則

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畧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飢而陷溺其良心賦其為善之才而然耳**蒙引**此章正為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雖公都子之徒不能無疑則後世之信其說者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人也其首節言同是子弟也何富歲多賴而凶歲遂變而多暴哉其為衣食不足之故而陷溺其心灼灼無疑則安得以咎其本性哉此論蓋已切至矣乃又以麤麥一物而推及凡物之同類者舉相似以明人類之無不相似者此下則自人類之相似者言之謂人之耳目口鼻之類無一不同

者乃獨其良心而有不同者乎其說益詳其意益切無非欲使世人曉然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率以入於堯舜之道也以下數章皆同此意○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賴字最有意思有所賴藉自不甘致其身於惡地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故下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云云○**存疑**言富歲子弟多賴而為善不是天付以如是之才也凶歲子弟多為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凶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義理之心由是而喪矣故曰陷溺其心既陷溺於是為暴所謂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者是也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然是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是下面同然理義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言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意○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性之能心感於性才心溺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才喪而為暴殊而為暴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非天降才之殊而為暴也

今夫麤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

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大音扶麤音年耰音憂磽音交反

麤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

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蒙引**麤麥猶言麤鹿鴻鴈麋鹿之大者鴻鴈之大者一說麤麥只是一物○存疑雖有不同

言所獲多寡之異也。則地有肥磽三句是譬陷溺其心意此下就當貼云在麤麥豈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

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存疑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文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以此觀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暴之異於多賴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耶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麤麥聖人與我同類這裏就合其才相似意○蒙引同類與相似不同同類以麤麥言舉相似如下文云至皆熟矣○聖人與我同類者分明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言若氣質安得盡同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三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

之足同也

黃音廣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

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存疑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礙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

蒙引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此二句孟子承龍子之言而什之者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子之言也至故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三條皆龍子之言似太迂矣○黃草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裏積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

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

似也

者與嗜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者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顧麟士曰如使口之於味也達說云如使易牙之口之於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字較有著落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三

無目者也

效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蒙引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詩曰不見子都乃見姣

重則子都春秋時人名矣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

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

穀食曰養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上物爲義體

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

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

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

是義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

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

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爲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

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

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義

人莫不以爲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

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

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

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峰胡氏曰芻豢人之

所同者也者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

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

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

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

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知

之如自己所處合理吾心亦自快愜是皆可見理義之悅我心也○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它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計個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蒙引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可見人心之同然乎義理之實也此聖凡所同也○存疑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真猶芻豢悅口恁能做得此事今於理義未能如芻豢悅心皆由物欲陷溺其心爾學者若未見得此滋味尚是欲心未可與適道也○淺說然即悅也理義之悅我心即人心之悅理義也○文法領往耳猶韓文用衣食於奔走句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

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葉五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

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

也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

嘗聞去聲斷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

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

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

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

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梏工毒反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

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也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反那裏不容走作亡如將

自家物朱子曰反覆非顛倒之意反覆展轉也謝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

雖已放失新安陳氏曰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

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

形句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

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朱子曰平旦之

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
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
汨沒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浸

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

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

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

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

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

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

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夜氣非也

謂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為壞了

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

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

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

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

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亡隨手

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

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

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

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於格於事物而致戕賊所餘

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

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章皆無明說某因將孟

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

良能也與應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

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

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

問格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日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格之今日格一分明日格一分所謂格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日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格亡之格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格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峰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來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格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日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絕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

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格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曾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曾嘗無仁義之良心也○存字與才字不同朱子曰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說存字是就心上說○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存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文勢直趕到可以為美乎止雖字與下文相呼應言雖在人皆有良心然人自放之耳蒙引把雖字添個然字截屬上文山木恐未是○耳目口鼻之欲皆所以放其良心也旦晝所為之不善亦只是這個○蒙引旦晝指日間言與旦晝旦字同與旦氣旦字異○旦晝終有別旦早間晝通日言○平日之氣雖是未與物接之時然心已有了故好惡與人相近如鏡既出匣其中便有影象矣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夜氣所存即夜之所息者夜氣不足以存則旦氣遂不能清而所謂幾希者亦滅矣是人見其禽獸也○初間則日夜有所息及格之反覆則惟復有夜之所息矣格之反覆專指旦晝言言其格而又格日復日也○存疑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即是旦晝之所為有格亡之矣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只是足上意這四句不是解格之反覆格之反覆展轉也只是格之又格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日日格之○良心定於賦予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却而心為之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理復明便似復生也○好惡情也與人相近情之發得其正也○氣亦定於稟賦之初如何生得夜來物退心淨而氣復清便似復生也○夜氣如何存良心氣載乎理理寓於氣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疑聚成形則人生焉人之生也五臟六腑皆受於五行獨心受氣於火而居中故為虛靈之物人一身之精爽心也○有義理故曰良心先儒謂心含理氣是也心

之寂感皆氣也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此心不擾於物欲則其氣清明而理因之昭著是氣足以存良心也此心擾於物欲則其氣昏亂而理因之汨沒是氣不足以存良心也○心者氣之會也氣一而已曰夜氣者日間心擾於物氣爲之昏到夜來心靜而氣復清故謂之夜氣夜來氣清到得平日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稱曰旦氣非有二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書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齊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爲枯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蒙引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本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音舍

拾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

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

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而保守之

難雲峰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可頃

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

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

意繳足上文收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

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入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

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

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一放時便是齊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花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問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之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而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

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訪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存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蒙引操則存云云文勢上虛下實正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心之所用只在禮法之內則為入是為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若逸於禮法之外則為出矣○語類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活物看○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焉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望

這裏只要提教他○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卒未能得他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卒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接先生它語只操便存只求便是放○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存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鄉○蒙引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句專謂保守難操則存舍則亡二句專謂得失易○教以直內兼動靜言可見大學正心兼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愚問之師延平李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用其力○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

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

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反之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個存字

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峰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望

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枯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蒙引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據見在言為是其智弗

若與曰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

反見
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

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

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

于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分許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

善端之發正須正入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

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

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

亦反爲是之爲去

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

矢而射也雙峰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

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臂者不肯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脩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

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存疑二條雖前就生物上譬後就教奕上譬然只是一意不可依新安謂前是交脩者不得常用其力後是自脩者不肯專用其力見王之時少退而諂諛難進之日多齊王方聽孟子之言而復入於諂諛難進之倫便是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者其智何由生哉故曰無惑乎王之不智者此也○蒙引只由齊王之於孟子聽信不專而有所分其心於多岐故孟子之於齊王進見時少而無以勝衆邪之交蔽也使其能一意於孟子而惟其言之爲聽豈容孟子之進見時少耶一日三接可也語至夜分亦可也○使是設使非實事也○本然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此段語末乃見王之所以不智處

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

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

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

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

也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

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

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爲害也則博求賢才實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

君爲然一暴十寒之病爲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

知收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峯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蒙引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剛柔緩急之氣而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就如王之不智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為是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便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顧麟士曰紹聞編云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為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內詭諛雜進惑之於外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通考趙氏惠曰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春秋宰

夫肺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蒙引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陷溺其心而然也

生亦我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

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

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

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蒙引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不義大註云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此眾人雖聖人亦在其中又曰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此亦通眾人而言故不以賢者及君子等對上文眾人字也下文眾人字則對賢字說矣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

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

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輔氏曰由

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

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

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存疑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顧麟士曰賢者能勿喪耳與上文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然耳語意一般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

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

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

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

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爲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存疑一簞食一豆羹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蒙引蹴爾尤重於噉爾故乞人亦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

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加益哉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

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齊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或曰萬鍾於

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采子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淺說一簞

云云不屑也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然理義之心雖人所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

昏故萬鍾之祿則不辨其合於禮義而受之且萬鍾之受非死生所係於吾身初無增益也何所爲而受之蓋爲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三者必資萬鍾而後有也故不辨禮義而受之存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此是格上條一簞食一豆羹意說簞

食豆羹生死所係是於我有益者而猶惡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食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我身無益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始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格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為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曰於我何加焉却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之論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嗟賦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東陽許氏曰三鄉為身外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身

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嗟賦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存疑三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肯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言生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寢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察於斯焉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三者或

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寢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慷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責責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入然謂其能決死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計豐約於寢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寢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凡八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中主乎羞惡之心而言之也○東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蒙引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論語以富貴貧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取舍之大分兩處俱以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溪

說此章言人皆有理義之良心而不能不蔽於物欲分作二截看總註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一句只是足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的一句意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生之性也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龜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乃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豈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

孟子本全卷十一

告子上

聖

動則植也亦以具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指於一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心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

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是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

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

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得舉全體使人知仁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觀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心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性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觀中

庸又親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

上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雲峯胡氏曰

孟子本全卷十一

告子上

聖

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則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蓋謂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人之路在所必行爾○存疑仁者心之德則仁是心所具之理此心又出一步不是心也曰人心者反而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自其所具者歸於具之者故曰反所以反而名之人心者欲人知其切於己也夫心之切於己人皆知之仁切於己人未知也者仁曰人心欲人知仁即心切於己也然仁與心却是二物名仁為人心不幾於無別與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為心也以心所具之理則仁即仁仁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亦可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其義

舍上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

平

人惕然有深省

反

處

雲峯胡氏曰兩

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求知。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微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做情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存疑放其心而不知求。卽上章所謂放其良心者。耳。猶斧斤之於木。旦晝之所爲。又從而枯亡之也。凶歲之陷溺其心也。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之。我之失其本心也。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亦放其心也。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聖

人有難矣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難大至輕難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

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朱子曰難大

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又更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愚謂上

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

而義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

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顧麟士曰紹間編曰程子曰心至重難大至輕云云此意實起

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

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

逸

新安陳氏曰靜時

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

矣。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

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

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

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

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

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

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

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

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

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

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

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外者。又要推

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聖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

將已織出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昇反復入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微庵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峯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之心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為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以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

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

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本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脈貫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通旨朱氏公遷曰牛山之木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為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固有而眾人格之學者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存而眾人放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探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集註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語類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存疑學問之道無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只是要求放心也仁人心也求放心即求仁也學問不必他求只就孟子之言求之可見操則存先立乎其大本者其小者不能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者寡求放心之說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亦求放心之說也○此章所謂求放心即是求仁看首句仁人心也可見又看前自富歲子弟多賴後至公都子問及此數章連就治心上說可見此章所重之意○朱子小註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收斂此心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此說不是黃勉齋陳新安之說甚好當詳玩○蒙引或疑朱子曰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云云似有先求放心之意非也蓋學問以求放心為要下學也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求放心則是下學之事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則先求放心之說非矣○中庸道問學同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索引指有五一大指二食指三中指四無名五小指蓋巨大也食言其特領諸指也○不遠秦楚之路孟子魯人也齊亦最久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為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

孟子本全卷十一

告子上

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必求所以免於惡蓋須更不違害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難夫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索引對桐梓言也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三章只是此一意重出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

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

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閒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

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

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動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

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索引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兼所愛而曰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

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

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

孟子本全卷十一

告子上

申兼愛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

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

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

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存疑體有貴賤一條正是上面於己取

之意養其小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舍梧楸是賤害貴之喻失肩背是小害大之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都是上面意。上面小人賤場師。後疾人之譽。皆是賤之也。飲食之人。便是以賤害貴。小害大者。○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所養者不善矣。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致審於斯乎。○蒙引。賤而小者。耳目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專以口腹為小體。者。因孟子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合上聲。梧音。楸音。棘音。

場師治場園者。梧櫨也。楸棘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非美材也。○蒙引。今有場師。至則為。養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材也。為小人意。但不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方說出上文。且譬以起之。正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金重於羽。三條起取色之重者一條。

梧櫨。梧櫨也。故集註云。梧櫨也。楸棘也。梧櫨二木名。楸棘小。棗一物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

故備以旁證。小體大體。蒙引。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只是取譬之辭。孟子非實以肩背為大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驅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

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朱子曰。此章言。

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得得飢了也。○雙峰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焉。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顧麟士曰。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况口腹不但尺寸。乎。照應理如此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以有以立之則事無不

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

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量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堅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只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功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心言之存疑從其大體是耳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從其小體是心反聽命於耳目淫聲美色惟其

所欲而心不為之宰制也○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意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是解大小體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所以為小體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以為大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心得其職事不能思耳目之欲皆聽其主宰而主而反從乎小體矣孔子之所謂操存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乃立之之道也○淺說思則得之說得廣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物不能蔽蔽字就心言非蔽耳目也○蒙引孟子之學惟於思之一字著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一則曰弗思矣二則曰弗思甚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至於所引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改誠之為思誠其喫緊之意可見誠以人之所以為人者心焉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又然此天之此舊本多曰思望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

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

字茂明字茂明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

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雲峰胡氏曰堪輿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體豈不甚大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壯壯而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

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

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

乞逆雲峰胡氏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為厥心病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開隙彼則乘之而

入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雲峰胡氏曰此言此

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矣

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雲峰胡氏曰前八

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

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

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

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

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按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荀卿以

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

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

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

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

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

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

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雙峰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

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

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說說有自然之貴非

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天爵者有人為之貴乃人所得而

予奪而謂之人爵者彼其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

制事之宜仁義發於心而念念皆實之謂忠仁義見於事

而事皆實謂之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與之相忘而不

倦焉若此者自然可尊也非天爵乎彼公卿大夫之位不

出於己而出於人不於自然而出於使然非人爵乎○

雲引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

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

一息之閒斷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仁義

可欲之謂善也忠信有諸己之謂信也樂善不倦充實之

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雖大而化之之聖亦樂善而

不倦者也故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

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樂善不倦者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

求之而自至也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

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

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爲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爲而爲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善者僞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存疑此章是因時人多求在人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故特喚醒之示人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蒙引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孟子本全卷十一 告子上

在外之貴也即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不必兼言其拘於氣稟也只可說是蔽於物欲而弗思蓋孟子言性善不論氣質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

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爲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

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

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

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

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

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

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目有至貴是以慕外

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

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

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爲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峰

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

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爲貴

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

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

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

章尚有傍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

願字是不將這箇爲念矣存疑詩既飽以德是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飽乎仁義也飽乎仁義則吾心自有膏粱之味故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古人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不願

不以三公易其介真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蒙引

不願謂無所慕於彼也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少臣并奏此為上意為軍國之計故言之

卷之七

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是則無以教弟

子舍是則無以學由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

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本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毅而言中含規矩而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上

充

言巧皆証也○雙峰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峰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淺說大抵知行者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為教與學乎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一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二

三魚堂讀本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辯五章

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

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任人復

扶又反

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

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

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顧麟士曰於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卑

鋤深反

樓樓之高

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

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

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不揣其本金重於羽總是一意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

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士曰此兩節亦以輿下節正意不可預出○蒙引此金字

五金之總名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

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蒙引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是輕但以對飢而死以滅其性不

得妻而廢人倫則為輕耳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

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

摟之乎紵音紵摟音婁

紵戾也摟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

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

重固有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

於此錯綜子朱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毫髮不差固不肯枉

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

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閒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

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

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

所以全體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

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

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

審則於凡事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

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

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

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損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具端之徒棄其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家引錯綜斟酌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即經也○就此章言則輕重自有大分者也○綜者總而萃之一低一昂之謂也即緯也○就此章言則或食色重而禮輕或禮重而食色輕也○固不肯任人而直尋者○輕重之不越其大分者也○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所重固在乎禮亦有特殺以就食色也○顧麟士曰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輕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合了然矣此等議論真有功於人心世道○不終則不得食雖亦至於飢死然兄臂必不可珍也不接則不得妻雖亦至於無後然處子必不可接也不是偶然不得食與暫時不要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方佳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

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會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顧麟士曰按絡閣

編王伯厚曰注謂曹交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

上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家引曹交曰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是固以不勝為患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稟質之弗強而不自責其學力之未加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是也○記曲

人之學匹註匹讀為鴛野鴨曰鴛家鴨○鳥獲古之有力人

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鳥獲至大

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鳥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存疑奚有於是是指形體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在於作為也○有人於此以下則申其意○家引所

以為有力人者在於能舉百鈞所以為無力人者在於不勝匹雛則所以為鳥獲者亦在於能舉鳥獲之任是皆不

在於形體也此上蓋是譬喻至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則正言人皆可為堯舜矣或者兼以舉鳥獲之任說者泥而鑿矣鳥獲之任人固以不勝為患也如何為得所

謂是誠不能也○存疑無力有力兩個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為二為字不同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

夫音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

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其量非有所增慶源輔氏曰堯舜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

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益蓋日用

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

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祭

紂音甫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

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

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

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

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

孟子大全卷十二告子下

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其言發於人尤

為切至也存疑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千作為徐

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

教以為之也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

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之實底

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蒙引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孟子直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今或眩於

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則反惑矣原陳楊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倉胡反幸慶源

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

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覺軒

日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

不假脩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

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

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

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處

教之蒙引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

日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曰此亦

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是富貴者之習氣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之閒則性分

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句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

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

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

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閒豈不明而易

知乎致知云者亦日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

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

用之閒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蒙引天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以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交言則如此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恩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存疑天道若大路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故註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或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尚有未盡者乎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約堯舜之德而歸之孝弟也夫道若大路者示人以人道之全使人求盡之以至於堯舜也其理固自相通矣○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求之事親長之閒則其理隨處而發見者所謂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有餘師只在隨處發見上如惻隱之心發見只惻隱便可師即此充之便是吾師也蓋惡恭敬是非亦然○蓮說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殊不知夫道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者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譬若大路爲衆人之所共由也豈難知哉特人自絕乎道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若歸而求諸事親敬長之閒而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吾知性分之內萬理咸備孝弟既盡衆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不亦有餘師乎○蒙引子歸而求之或以爲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亦此意也○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 ○曹交事

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宋曰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爲堯

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真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爲嚴師之意○蒙引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於前數節見得求道之心又不篤於後兩節見得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升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又得褒姒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

去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

之情篤故其辭哀○蒙引怨只是哀怨不必直謂怨親也小

弁數章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辰安在亦自怨

也但不可泥說是自怨而非怨親○淺說詩之意貴乎溫

厚和平況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閒乎讀其詩但見哀痛

迫切怨而已矣此

所以謂小人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關與響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

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蒙引集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為親親之根源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

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蒙引凱風只可說自責不可說怨恨身怨命便是怨不謂怨親也

告子下

孟子大全卷十一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宋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

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

於大惡忍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

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

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

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

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

一也。由少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蒙引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日之父。過係

宗社。七子之母。所係者不自制其一己情慾之私。而宜曰

之父。所失者。三綱九法。數而四海覆矣。此其過小。大可

見。七子之母。雖曰過係身家。然大節已墜。亦難以語人道

者矣。如有國者。有此婦人。亦能使三綱九法。數而四海

覆也。晉賈氏唐武韋楊之屬。是已。即衰烈亦是已。○愈疏

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

不怨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問激

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

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

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

涯石。乃謂之磯。○存疑。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

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號矣。是此石乃激

木之石也。蒙引曰。水所見激之石。是此意。○當知不可磯

是水淺急流去處。若長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號。○顧

告子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蒙引五十而慕此

其實舜三十登庸。已不格姦而允若矣。何至五十而有怨

經 172—231

幕號平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

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案引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云云下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新安陳氏以爲此由于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

○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經口

宋姓經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

莊子書有宋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教

強聒上聲反古活不舍上聲○見莊疏去聲云齊宣王時人以事

考之疑卽此人也構古侯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

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經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

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

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

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彞○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極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遇人欲存天理尤嚴焉○蒙引宋經戰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入之耳孟子以為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求依舊是這事件兵隨罷而隨構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補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於名教而亦有實利於人國也○自恆情觀之宋經之言似未可大駭而不知其有伏禍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人也○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三軍之士也○為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去事君殊不知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若孟子之告慎子是也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仁義又在構兵之外是秦楚方構兵把個仁義去替他使舍

彼而為此也其不同如此○懷利懷仁義若不作懷利心懷仁義之心說只作教君去營利為仁義然則為子弟者亦教父兄去營利為仁義耶理有不通矣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去聲之

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

交則不必報也孟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

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也○蒙引居處二字少有所居意常處處意皆鄰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不報者不往答拜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聞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

而問之蒙引連得聞矣謂已得閒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閒隙處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下同與平聲

下同與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

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

孟子本全卷十二

告子下

末

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蒙引爲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存疑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

去聲

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

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

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

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禮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

之輕重而行而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問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

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蒙引屋廬子悅已得孟子之意

矣或問之雖問其言未得其意也故問之猶留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淺說或者猶有疑曰同一幣交也何有

成享與不成享之異屋廬子曰季子爲君居守況由任至鄒則越國矣是季子不得之鄒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特齊相統國政猶有人也况平陸又在齊之境內乎是儲子得之平陸而不求見則雖以幣交而禮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

孟子本全卷十二

告子下

末

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

後

並如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

也○蒙引爲人似可兼正君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能救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

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注引師說以爲

常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三子之事而言故以爲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程子曰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天

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述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仁夷齊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孟子許三子是就其存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論出處而引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蒙引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若伊尹則賢亦事不賢亦事然猶有去就也至於柳下惠不惡汙君不羞小官則又不屑於去矣三子制行之不同如此。○此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以謂承三子言亦可。○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爲後名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爲先名實一等人矣。○存疑夫子在三卿之中爲人也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爲人又不成矣故以爲未仁。○髡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爲仁不知爲人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爲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爲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見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趨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天

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夫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朱子解三月不違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此解仁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若依二說作無私心就是合天理似亦得但此以三子行事論與彼論學者爲仁不同人之行事固有私雖無私而於理未當者如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是也亦有事雖當理而心却有私如子張學干祿及今之學者爲人是也故不可強同於彼蒙引謂是就事上論心愚尚有未醒處。○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矣其述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述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知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讖

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圖蒙引爲政者相國之任爲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

是○趙注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爲師傅之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句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亡尚有賢在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謳齊有曲所歌長言也高唐

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其妻哭之哀

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朝化反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

子莒子重黜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隳而隅爲之崩通考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覆過門不入耳

髡以此讖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圖說凡有才畧不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今無賢者也有賢者出則有功可見而髡必識之矣○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

者以爲爲肉也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音於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去聲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

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

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

見幾平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

之所為豈見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

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

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

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為

肉為無禮皆非如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

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為微罪而行而著君之罪則為

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

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

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

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見所

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擬以衆人指髡

雖議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

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

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子家法也○存疑以微

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蓋燔肉小事聖

人乃以是去不為無罪是在聖人有微罪也然雖小事在

魯君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蒙引曰上句

微罪字重其失在己也下句不苟去字重其失在人也微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下

三

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髡固未

知宜其曉曉耳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

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霸

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

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三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

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

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力驗也讓責也移之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

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擥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

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

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

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

於人才也蒙引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

節省耕省斂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是一

節言天子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

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自天子出固無有擥

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云云而繼云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二字分明

承上○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皆舉先王之法而承

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

之違王法不止擥諸侯以伐諸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其

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

不可不知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皆舉三王之

法遂見得五伯之違王法也便見得五伯為三王罪人不

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土地辟謂增墾

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兼田野不治在其

中○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

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陪冠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

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遺老失賢陪冠在位則

有讓王者亦訪察不然初其疆亦難辨其陪冠與俊傑

以地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惡惡短不削地亦未
可知○六師移之註既曰誅其人而變置之則非滅其國
矣後章曰變置社稷變置二字終與滅字不同○方伯連
帥蓋只是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連帥也蓋古者兵
民為一凡公卿大夫士當征伐時則皆稱軍師卒旅之長
詩王風揚之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
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
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巳○五伯之伐諸侯而
必擥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
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
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擥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
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大註自入其疆至則
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此
乃朱子解註分析意思非謂孟子因上文說巡狩述職二
事此又分析其事以實之也蓋自天子適諸侯至此總言
舉先王之法以律當時諸侯耳○春省至不給下文是故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天子討而不伐處雖不及照應此三句然只此二句亦見
得當時諸侯爲三王罪人處蓋當時此法盡廢矣那一件
不是得罪三王處○存疑土地辟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
是無不耕之田○養老如王制之養國老庶老及死事者
之父祖是也三王養老皆以引年註老人雖多非賢者不
可皆養則庶人之年老有德者亦在所養鄉飲酒禮可見
公孫丑章俊傑在位是承尊賢使能說此曰俊傑
在位當依蒙引作人才布列庶位以脩職者言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

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歎所治反羅音伙好去聲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

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歆血歆歡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

子不得擅時職反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穀梁傳

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水利毋訖疆訖止也毋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賓賓客也旅

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

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

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

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疆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

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

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構怨也

圖蒙引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束衽載書而不載

血也謂桓公也○束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血在不容

不歆也蓋此箇牲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殺也

束牲者束縛之干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印本作

讀書加于牲上蓋讀其書而加于不殺牲體之上也一本

作置字○世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

國人之所戴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賢才皆有德者也陳氏之說非後傑在位

便是育亦不必說如今學校育才○壅泉與激水不同泉

者其源也木者其流也泉木若利于己國則壅激之以歸

于外是為專小利也泉木若不利于己國則壅激之以歸

于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于己則必有病于人矣嫁

其病于人則亦為利于己矣○言歸于好言蓋語辭如詩

經言旋薄言之類若永言孝思之言則解曰念也○言歸

于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構怨也恐不切○

葵丘五命非桓公所自為一明天子之禁也○存疑初命

正家也再命四命用人用刑也三命治民也五命睦鄰尊

也王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也王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

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過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

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姦諂為甚而戕賊靈害尤深蓋君

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

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

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

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

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

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達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異儒阿諛之人也。達君之惡者。有才有而傾險陰邪之人也。○蒙引。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達君之惡。達君之惡者。未必有長君之惡。長君之惡。其罪小。猶云齊桓公正而不諂。對下句言耳。達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黃氏曰。抄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

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

孟子太全卷十二 告子下

音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

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

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

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靡幼慶源輔氏曰。孟子

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蒙引。慎子非史記所載慎到也。到趙人。學黃老之術。嘗著書。本傳不言其仕進。慎子魯臣也。

名滑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也用之。使

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

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矣。故謂之殃民。在堯舜

之仁政。豈容之哉。蒙引。輔氏似以為殃民之事。堯舜所

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使倖克敵。已

孟子太全卷十二 告子下

不免敗。蒙引。然且不可。新安以為就使克敵。禍方深耳。非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然且不可。是言於

理不可也。○不教民而用之。一條言其使殃吾民。而不足

以勝敵也。一戰勝齊一條。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滑音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觀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

常制也

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

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宋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

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下

三

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逐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乎

魯地之大皆併

去聲

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

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

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存疑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爲解然且不可意方盡業引謂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然且不可說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

小人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

孟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下

三

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爲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爲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厲王亂趙盾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其君於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悞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淺說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見諸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豈君子之所以引其君乎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樂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反也也孟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

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

之為當道耳闢墾引鄉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

向也存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註曰開墾故

以爲富樂不是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充府

庫聚斂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

上者此是爲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

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爲虐者

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

以能富國強兵爲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爲臣之忠於我也

而孟子以爲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爲之

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

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爲良臣豈不痛哉

○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

其因識切慎子而繼發歟闢墾引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猶臯陶謨曰百僚師百工惟時傳曰百僚百工皆言百

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

實一也愚按此曰道曰俗亦然○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

言以此二等爲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顧麟士曰如

此則下雖與之天下語方合君不鄉道云云特申解民賊

耳一句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

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欲與童僕同

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

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中勿軋熊氏曰按貨殖

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

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勢

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執行法智不足以權變

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

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存疑白圭儉嗇以

致富其欲二十而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國者蓋欲儉

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孟子辨白

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辨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養食以飲

食饋客之禮也圖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

桑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饗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

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幣

帛大段凡綾羅緞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幣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圖蒙引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而遺了城郭宮室此古人文章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

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峰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之築堤壅委恐而注

之他國圖蒙引白圭所以自負於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耶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圖蒙引順字是朱子添助字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或以為性與道不同

順其性即道也此說似善解解但非虛心自然所見夫順其性者人也如何以人之道為水之道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圖蒙引是故禹以四海為壑正是水之道處

水逆行謂之澤水澤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

水之災無異矣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

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

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主除一國之害不順水

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而事不可立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己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孟子引夫苟好善云云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

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哉。而况魯國。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患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巳。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淺說。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為人。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

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

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趙注曰。陳臻○蒙引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

音潮則去之矣。蒙引。迎接也。非出迎也。○存疑。迎之致敬者。若齊餽兼金一百。而無處儲子。得之平陸。僅以幣交。是恭敬之無禮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蒙引曰。迎之致敬。以有禮。是固君子之所樂就者。然不特此。却界作兩段意。恐未是。○蒙引言焉。又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麟士曰。按淺說。達說。俱從前說。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蓬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蒞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

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

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

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去之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

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

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

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甲

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

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峰胡

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

周之不日可就而日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頻死不容不受而日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

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附蒙引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

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

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爲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

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淺說此一節雖不見其爲仕但受其所周是亦就也○蒙引此末一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

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

反方萬販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

國孫叔敖隱處上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甲

形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反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蒙引孟子深斥百

里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百里奚爲人養牛莊周與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辭但無干穆

公之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會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之絕也

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音戾也動心忍性謂疎音

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孟子曰動其仁義禮知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
輔氏曰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爲
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
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
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
貧賤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
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爲沙泥所滯不爲波流所汨
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
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
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
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爲所以增益前
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
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程子曰若要熟
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聖

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

險難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去少閒定墮坑落
堑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心不
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乖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
過○潛至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
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蒙引此條總是言雖上
智之人於天下之事一一經涉過方得若身處順境則無
由經涉天下許多事務曲折而所就亦少矣故引程子曰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
不能成其才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
才一脚未週也○不必如新安陳以苦心志爲所以動心
勞餓空乏爲所以忍性勞餓空乏獨不能善念乎苦心志
獨不能忍嗜欲薄滋味乎○不言餓其肺腑而云體膚者
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存疑行拂亂其
所爲總是所爲不遂然日行日所爲亦須有分別爲是作

爲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爲者見之行
也看來只是一串事有終始之分行拂亂其所爲言行出
底事與其所營爲者愈相拂也○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俱
本窮拂亂來○淺說故天將降大任云云行拂亂其所爲
如此者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鍊動其仁義禮
智之心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而德於是乎益純矣問歷
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所未能知爲其所未能爲而才於是乎益周矣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橫同

恆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驗

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聖

文所謂作與喻即其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

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微故必

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

通曉也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微色發聲者其

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恆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縱言恆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爲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知覺焉則下愚而已○蒙引一則以不能謹於平日言一則以不能灼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一說困心衡慮而後作者

其改過得之。己微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過得之人。雖均之爲中人。然又畧有高下。當從後說。存疑不能謹於平日。以致困心衡慮。到作後。凡事皆能謹之。平日不致困心衡慮。矣。不能獨於幾微。以致微色發聲。到喻後。凡事皆能燭之。幾微不至。微色發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法家法度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

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爲國。內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國蒙引。法家之法。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環。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畧次。法家是

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思慮深矣。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論。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

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恆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爲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蒙引。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

貼生字。尤有意。○不可如新安陳氏所分貼。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逐節都有。當味入則無法家弼士一節。大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

專爲死於安樂者非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雲峰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志是入德路。熟仁是成德地步。

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

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此困窮困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

孟子大全卷十二 告子下

貴福澤。窮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卽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脩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

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

其人爲陳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新安
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
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
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大全卷十二

終

告子下

孟子集註大全卷十三

三魚堂
讀本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
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
也論古聖賢凡十六章餘皆
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
心者神明之

舍其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之
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樂三處互相發云性
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

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

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朱子曰天
者理之自

然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
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
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
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
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
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
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性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
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箇甚推說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
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

○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主家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何從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閒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閒則知性故能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爲先而知之爲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今既定

盡心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三

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緊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哀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說否曰然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問淺說心體之所以爲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之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已既知性則知天矣○家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天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工愚謂積累用工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並無知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盡心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三

天工夫○或以性爲理之所當然天爲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爲知性未有知性而達天者纔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是也又曰盡心者知之至也盡性者行之極也都是工夫到頭處○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存疑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吾心之理皆出於天方其窮理之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到豁然貫通時未免強探力索之勞夢想億度之閒耳未可以言知天也惟窮之又窮工夫積累至一旦豁然貫通焉則心胸了悟天人洞然一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可得之於不言之表矣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即事是事性即事是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類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

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開固是操守。存
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
○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
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我傷之。性本不可
以狀。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我傷之也。奉承之。而不
違。便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
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
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
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
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
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
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于我者。此西
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
所以順事之。本也。附說。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
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
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四

而勿喪其本。然之真。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吾
而放之。害之。則違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蒙引。此處存心。養性。對說。便富有著落。中庸單舉存養以
對動時說。故自不同。○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該動
靜。朱子解中庸所謂存養。皆察之要者。借此存養二字。用
也。但以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偏為靜時工夫。而存養二字
未為誤用也。蓋朱子當時。偏看諸經。無他字可用於靜時
工夫者。故借用此若孟子存養二字。本意。省察已該其中。
○存疑。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
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
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
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事天
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
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
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朱子曰。殀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
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
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
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
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
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
有不同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
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
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新安陳
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
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
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殀壽不貳。即是知命。脩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五

身俟之。即是俟命。令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
在天。立命。則命在我。○附說。然生死壽夭。最人心易動。而
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
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夭。累不足以介諸懷。心無一息之
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脩身為己任。直至死而後已焉。
如此。則天賦與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
而何。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
人之能事畢矣。○蒙引。此命字。以理言。下章意。與此同。獨
命字。義與此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此是知行之至也。
蓋窮理而至於天壽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
而至於脩身以俟。死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
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昇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
能事畢矣。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節。非謂窮理只是窮大壽
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天壽。最是大事。而人之
所難豁然者。今既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
不脩。此孟子立言之意也。其意中所含。全在造其理。履其

事而各至其極也然則以立命為與下章莫非命字相同是主氣言者亦泥於天壽之意而失其精意所在耳新安看理不礙卻又謂下章命字以氣言此章命字兼理氣言亦可謂無主張而為騎牆之術矣○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天壽字言○存疑此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天之命於我者至為完備若有一理之未盡不能立得命以天壽動心而怠於自修便有欠缺不盡者矣命何由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則為善之心至死不墜此理之在我者無一不盡天之所以命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以立命○死生壽夭最是大事人鮮不以是動心者以是動心則為善之念怠矣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不以死生動心為善之志至死不墜若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是也蓋古之聖賢仁以為己任直是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豈以光陰無幾急其為善之心耶○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為一串事意方有歸者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猶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舊依小註作氣說今覺不是○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此說得之蒙引甚覺惻惻痛快從前只管鶻突此虛齋所以有功於後學也或曰如此則下章總註曰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如何可通曰上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重在立命上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是申明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意蓋人之或壽或夭莫非命也然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乃所以順受正命耳以是為○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發末句未盡之意有何不通

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

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面上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並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所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考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墮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

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附蒙引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即子貢所謂天道者也○太虛即太極之謂虛者不雜於氣之名形而下者謂之氣則皆是實物惟理則虛周子所以有無極之說謂太極者以其超乎二氣五行萬象而莫與對焉者也即是太虛○太虛者無極之真也氣化者二五之精也○太虛一說以其無聲無臭而謂之太虛一說其未有物而謂之太虛看來後說不是夫未有物之前固是此太虛既有物之後亦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本

是此太虛且以解天字所由名安得指未有物者而名之○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心字是純好字即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註心者人之神明心是活物大凡說心處都是指活者此心字指其活者言所謂虛靈知覺者也故曰人之神明若夫胸中方寸地特其神明之會耳非神明也神明方能具眾理應萬事非謂塊然方寸地能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其曰心者性之邪廓亦謂性不出乎此有似乎性邪廓耳亦非謂方寸地當邪廓也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看來神明本是一身之神明而一身之神明悉在此箇中故手有手的神明足有足的神明耳目有耳目的神明以至一毛一髮莫不各有神明只是那精明處是神明畢萃於此箇中故手持足行而所以持所以行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日視耳聽而所以視所以聽者神明在胸中有以運用之也愚私見如此朱子於張子註下云聰明聽視作為運用都是知覺譬如戶部十三司萃作一處而有以主管天下十三布政司之錢糧出

納也故曰心者人之神明人以其身言也而論語註亦曰蓋通神明此神明豈不通一身而言愚謂盡心

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

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七到其理而不履

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必至於

空虛知天而不以死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

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

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

敘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九

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死生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徇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會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會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也以身為會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此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死壽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踰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心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工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功夫存者操之而不含養下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死壽貳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

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存疑傳習錄謂天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勉行事大差。此地位豈困勉行者可及。易傳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也可謂困勉行乎。陽明說道理多不顧前後。此處可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

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此字指正命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若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嚴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存疑。凡人生死壽夭。都是命。然這裏要分別箇正不正。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有以致之。皆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莫之致也。桎梏而死。有以致之也。○蒙引。吉凶禍福。何則曰。小則爲吉凶。大則爲禍福。○大註。人物之生物字。人多作帶人字。說看來。自天命言之。不但人有命。物亦有命。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朱子亦兼物言。但下文云。云則都就人言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

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傾覆之勢。自家卻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而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蒙引。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問人或死於難。如此千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蒙引。問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中人上下。道未盡而亦未至於悖者。亦得爲正命。否曰。所謂盡其道者。舉其的耳。豈必皆至如聖人之盡道。然後爲正命哉。但考終命而不以桎梏死。皆其類。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所取非天所爲也

問枉枉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宋子曰亦是自作

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美里孔子死於桓魋卻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造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以觀觀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造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天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亦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致之始不得爲正命耳○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三

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爲害之者也此所謂枉枉死及死於嚴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爲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知知在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夭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爲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爲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修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蒙引此章大意若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者耳夫惟當順受其正命是故知正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然果何如而爲正命又何如而爲非正命蓋盡其道而死則其死爲正命其枉枉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楊屋若出全題於順受其正處且未宜說出修身以俟之蓋犯了下文盡其道而死者一句孟子本意是於此句解出順受其正意○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

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矣○淺說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若枉枉而死則非所以立命矣故曰發其未盡之意

也舍上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蒙引上三句虛說下句方指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也○仁義禮智四字已盡乎萬物矣而必曰凡性之所有者以貼在我者之意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德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

○命字以氣言○蒙引此言在外者不可妄求以道求之如何既是求尚安得爲道曰總是言不可求則爲妄矣○問以道而求者如何曰如學而求師病而求醫人君之求賢才之類此非妄求也乃有道之求也○是以道求即是求在我者但是求在外者即是妄求○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朱子曰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作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

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所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存疑。此見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去聲。考程氏復心曰。萬物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共有欠缺者。在人失之耳。此其本然也。故註曰。此言理之本然。本

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家引。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五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聲。惡臭。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去聲。利順也。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

不作人。自然是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作。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只是得本。與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與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偶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豈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之私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家引。註雖用大學惡惡臭。好好色。但大學是大學者之事。利仁者也。此章是聖人之事。安仁者也。反身亦輕。○存疑。反之於身。而所備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虛假。臣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五

之忠。則真實是忠。無一毫虛假。此便如惡惡臭。真是惡。如好好色。真是好。一般。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實。然家引。謂惡惡如惡惡臭。則惡實無諸己。好善如好好色。則善實有諸己。而向之備於我者。不失矣。此說不是。依其說。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反身而誠之。所以然處。註意不如此。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

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

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

者。正謂此也。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

及人以此見兄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事。○蒙引推已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事物綱目上說。○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云云即大學所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云云也。○強恕未便得為仁於求仁為近也。○心公理得處則是曲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淺說是雖未能廓然大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為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其於仁也不亦近乎。○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夫

而樂有餘。聖賢之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於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吧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象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承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此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樂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乃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

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則一也。○語類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事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蒙引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強恕而行者會子所謂忠恕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

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謂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氏曰所當然就是事上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七

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入而不無望於學者與。○蒙引行者據成述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之不已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知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

命之性。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僞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而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著字。察字。不是著力字。故大註所以終身由之。所以字。不可深泥。○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此其所以知道者。鮮也。○夫道有當然。必有其所以然。所以然。即是所當然之故也。若不識其所以然。究竟亦未知其所當然也。故槩以爲不知道。○只是學而不思。則罔習其事。而不求之心也。○不能明其所當然。非謂父不知當慈子。不知當孝也。若是則只用知一箇字。便了。蓋父之慈。子之孝。內面有許多節目。凡在所當然者。皆其所當知也。既不能悉知其所當然。則其所行者。特皮膚而已耳。雖已知其所當然。而猶未能察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亦猶泊而已耳。○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愚以爲不然。蓋曰行曰習者。其事也。曰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卽其事也。不知其道。卽謂理也。○顧麟士曰。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爲敬。歎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太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

無復

反

有恥辱之累矣

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

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性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蒙引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作恥辱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從心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

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爲故至入於禽獸

讀之使人凜凜

爲機械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

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輔氏曰陷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爲者也故人雖以爲深恥而已方

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曰窒塞而不復發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无

見矣○雲峯胡氏曰爲機械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蒙引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

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爲無恥不如後說之

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或問人有恥不能之

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

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利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降也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張子曰不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兩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攝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屈己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家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好善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樂

己之道也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何獨不然與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在賢王則曰好善在賢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顧麟士曰古之賢王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存疑固有致敬而不盡禮者故曰致敬盡禮即迎之致敬以有禮意蒙引謂有內外之別恐未是○蒙引觀此章要識孟子主意蓋主意在大註云云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鈞好音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說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人知之亦當罵人不知亦當罵五高許趙氏曰罵罵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說義理

曰何如斯可以爵尊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爵尊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存疑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出處之不苟是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求而不在乎富貴。所謂齊焉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尊德也。人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戚於貧賤所謂尊德也。固尊德也。改其樂者焉亦尊德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尊德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尊德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嘉爵矣。○蒙引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尊德也。

故士窮不失志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形旬於反

孟子太全卷十三 盡心上

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若見於行事之實迹也。○蒙引故士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窮不失義字兼德達不離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存疑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步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己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

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

新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

順乎其外而欲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新安陳氏

以是自見也。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己之實也。○蒙引

疑既言士得己民不失望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

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是窮則

言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蒙引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

句意。○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

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

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

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達於義則失己矣。達

不離道則凡其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

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

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

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

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

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

身自不失其善耳。○蒙引此章言內重而外輕謂尊德也

尊德樂義意已含在內不可以內重為尊德樂義以外輕

為尊德。○存疑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則可以尊德

失無往而不善者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以下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與夫音扶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曰與者興起於善道也文

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問蒙引豪傑之士孟子既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解曰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又曰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音欲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

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

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蒙引言加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其器識之過人也萬萬矣過人處在內在前不是

就指此處為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有韓魏之家而其自視欲然其所歎者固有在也求之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是此道理○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單陋陋巷亦能不改其樂矣總是以浮雲視外物○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益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也○存疑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簡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猶不滿其願

者○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懼殺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符勿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

然者反是宋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

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殺乘屋之類雖不免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去之而已故雖死

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

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得

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

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識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拂民之私

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蒙引

按朱子謂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可得云

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敵何怨之。有此二句。即孔子易傳說以死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也。○或曰二說俱不可廢。其義始備。如抑洪水。驅猛獸。伐桀紂之類。除害也。固是以生道殺人。朱子所謂彼有惡罪當死而殺之者。去惡也。亦是生道殺人。○一說以佚道使民勞者。此人佚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可復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寡。所生者衆。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衆也。固不必同。○存疑播穀。乘屋之類。其曰之類。則固有以該鑿池築城等事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

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以爲上。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

曰。霸者亟民之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蹢躅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存疑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是也。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之四明人

因民之所惡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安新

陳氏曰。卽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

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

誰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卽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問存疑殺

孟子大全卷十五 盡心上

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所過者化。一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而贊其德業之大也。○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爲之。皞皞如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處註最明白。○淺說殺之。則民忘其殺。而不以爲怨云云。此所謂皞皞如也。卽此觀之。可見君子云云。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愈音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

夫斯行殺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是

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己者乃與天地之

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既反吉延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

塞先則其罅反虛訝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

所當盡心也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程子直以所
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
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
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
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隔○問
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幾沾者些便化雷一震而
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
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
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霄一番
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兩軒張氏曰霸者
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
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
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
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
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
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
有神為之主焉○孟子辯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
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
補綴上霸者之事○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
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

庸者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

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存疑所過者化言聖人政教所經

過即人無不化也如殺之則民畏威遠罪矣利之則民蒙

其利矣教之則民日遷善矣過是殺利教經過遠罪蒙利

遷善即化也○君子過化存神便如天地之氣一嘘而萬

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小補之說霸者○過化存神只是就民之皞皞上贊

日所存言○淺說過化存神一節只是就民之皞皞上贊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王道之大耳不是推說過化存神分間講然其實過化存
神非二事也存者念及民也念及民則有政教及民矣所
謂過也神字就民應之速上見所謂化也而其所以神者
以其誠也○存疑政教所及民即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
教心中存主要民化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蒙引如
舜之耕歷山云云非舜只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也舉成
文之類乎過化與存神者也按斯來動斯和亦只是過化
但其斯之所以然處則存神也過化必本於存神存神未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

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

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告誓命之類是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家引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己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效之小大言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

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達說天節分上言治道入民得民有淺深下申言得民之實也須以首節次節平看末節言善政善教感人之淺深而仁言仁聲所以入人之淺深可例見矣

孟子太全卷十三 盡心上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

後其君也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
雲峰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汗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家引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

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造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存疑民愛與於得民心者民愛是初感其教而悅之得民心是其效既成民入其教而與親上死長之心也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

孟子太全卷十三 盡心上

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

不係於人

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聲下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

知良能也

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

○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長字對孩提言。謂稱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者。下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日連愛敬二字。說則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

孟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

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蒙引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顧麟士曰達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稱長說○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存疑此章大意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

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一有感觸

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

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非孟子造七到道之深不能

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

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者惟舜之心純

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

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

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

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蒙引問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

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也○所謂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如好察通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之行事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顧麟士曰及其一轉甚捷蓋始終皆指歷山時也故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但此不兼登庸以後說○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見行聞言江河莫禦則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同在深山故比較如此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

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可

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

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

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聞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

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

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

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

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

峰胡氏曰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

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

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

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

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為其

橫充之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丑刀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也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

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

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鍊動其仁義禮智

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

德慧術智也。○蒙引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

術此下舉孤臣孽子以證其實。○慧者其見之敏有以灼

於事之未然智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德慧

者德之慧德字廣慧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

也禮德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智者術之智術字亦廣。○

人之有德慧術智恆在疾疾中來存訓在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

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

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

為吾患矣

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慶源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達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蒙引：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除善引君當道為事也。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存疑事是君，則為容悅。言事是君，則專為取容悅也。要看箇為字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

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則務安社稷以為為忠也。存疑：以安社稷為悅，是承上事是君，則為容悅。句說。蓋大臣之所務者，猶小人之所務者，故遂承上言事君人，專務為容悅。安社稷則以安社稷為容悅。言其以安社稷一事來做小人容悅一事也。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一事，相似此節人，或謂以安社稷去為悅，或謂心中以此為悅，俱不是。如其說註何故？又據上文來解云：大臣之計安社稷，猶小人之務悅其君。○以安社稷為悅，彷彿似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句，但曰飢渴之害是指貧賤不復是前飢渴意，曰悅只是前悅字意，蓋以安社稷為悅，是把安社稷當容悅，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是改飢渴作貪賤，此其不同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

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

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峰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

天民者，皆稟賦於天，均之為天，之生民，此則以其全盡天

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

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

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止當大任而言也。○存疑

安社稷所以未得為天民者，志在事功，或不顧道義而為

之，如孔明之取劉璋是也。○孔子委吏乘田，亦為天民，必

可行天下而後出，此所以使為天民未得為己正物正之大人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句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也。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

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

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

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之上，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在皆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存疑：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

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

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己而物正之者正己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美

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之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附存疑此章論人品與答浩生不害異者此就仕上說彼就學上說○顧麟士曰天民民字亦不必如南軒因天之生民民字只是未行無位故曰民耳○必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此時尚未行如伊耕莘呂釣渭不

謂之民而何但其全盡天理則曰天民耳○此意大全諸說甚明而人都不理會○今人於伊呂意亦無不解者但皆說了既行後一截○則天民字無當耳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樂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圖蒙引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二樂為重於三樂蓋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淺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為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况親見其道之大行而使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以對所性之樂則所性又為在內矣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美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附蒙引

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淺說兄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故此亦是係於天者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忤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

所以俯仰愧作。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存疑。今人心。中纔有一事。不慊便覺不樂。俯仰無愧。其樂可知。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教而

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

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

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有焉○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圖○集引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存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當時。亦未能辭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天下後世。亦不可謂不被其澤。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教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三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三樂之

本歟。蓋不愧不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作。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閭。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作者也。自不能無愧作。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附存疑。孟子此論於勢利巢窟中。批剔出真貴重者。示人非有許大識見。不敢作此語。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附

引孟子曰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尙有限。所樂不存焉。若夫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也。而不爲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不言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爲不豫哉。○君子欲之。非謂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貴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宋子曰此君子是通理人而言○慶源輔

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

則初無增損也。○雲峰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樂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君子所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育之，以己之天，覺彼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己之性而自慊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者也。附蒙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引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治。猶云：中天地爲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卻居其中央也。堯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鎬，在天下之西，然皆爲四方之極，便見中天下而立也。○中天下而立，對廣土而言。定四海之民，對衆民而言。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胡氏謂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云云，一時之澤也。此說大謬。率是言也，聖人之生，皆不肯行道於一時，而專欲傳道於來世，則當時之民，將誰援之乎？○存疑：所性與所欲，所樂虛實不同，則兩箇不存，亦當異看。所樂不存，言未足爲樂也。所性不存，言性分不因是而有加也。故下曰：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生來承受

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賦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飲水曲肱樂在其中也。○分定要看得明白。曰：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即其分也。如曰：口分，則以所分之田言也。曰：命分，則以所分之氣言也。曰：性分，則以所分之理言也。分有多寡，數皆定於初分之始。周人百畝而徹，是每分田百畝。唐人八爲口分，是每分田八十畝。則均田之初，已定矣。貴爲公卿，是其分當得公卿賤爲皂隸，是其分止於皂隸。則有生之初，賦稟已定矣。性雖不可以多寡言，然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全受之於己，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矣。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惟其分定，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蒙引：聖賢說話，意各有主。伊尹曰：與我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而孟子則曰：所性不存焉。意各有主。自不相背也。孟子若無伊尹一段意思，當時亦不歷聘列國，且三宿而後出。盡矣。伊尹若無孟子一段意思，則亦不能暮暮於賦畝之中。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音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去聲。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卽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形句反，下同。

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

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責也。當玩來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蒙引：此以君子言也。故註云：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蔽。則云云。若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未也。根有植立根固之意。其性實為己有也。○蘊猶實也。○註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蓋人之動作威儀全在乎足上。故言四體。易文言亦曰：惕於四體。○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本文不言而喻。專帶四體集註則云：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通帶其生色也。以下亦用其意而不泥其字也。○存疑：蓋然豐厚盈溢之貌。豐厚寬大。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厚重也。○盈溢從容有餘裕也。○四體如何待言而喻。如手容未能恭。必待簡束起來。然後恭足容未能重。必待簡束起來。然後重。此似言而後喻也。今手容不待簡束而自恭。足容不待簡束而自重。便似不待言而喻。總是自然不待勉強。意曰：不言而喻。譬喻之詞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便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

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寬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要看得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睟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通直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正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之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則為致知之事。則為智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為以理御氣之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取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外者也。蒙引：君子所性章亦為不得大行而發。上章亦如此。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

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董反。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形句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

大老此以爲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存疑：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是

承文王事而泛論簡道理如此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宋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通考趙氏

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存疑五畝之宅條上舉文王治岐之政且莫說到養老上至所謂西伯善養老條方就上文發出養老意○家引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飢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飢寒耳老者卻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

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反謂雞彘

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

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

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巳○存疑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已五十非帛云云無凍餒之老者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導其妻子使養老就在匹婦蠶之雞彘無失其時內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音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家引易其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

薄稅斂俱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達說食以時朝饔夕飧之類用禮冠婚喪祭之類然亦上之教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之也淺說同○家引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畝不入洿池以至果食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

祭祀賓客之需不妄烹宰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度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

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

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

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帝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怪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巳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巳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顧麟士曰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存疑新安蒙引俱以為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蓋緣上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足說來依愚見只是有恆產有恆心意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上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

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慶源輔氏曰觀

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動吾之視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眾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眾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眾言仁者難為眾看有幾多人眾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存疑登東山小魯登太山小天下就聖道上看便是處賢人之地下觀一才一德之士小處聖人之地下觀賢人君子小○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

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顧麟士曰集註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孔子二字一頓○通義白雲許氏曰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此喻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

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

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曰二者皆

承上文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瀾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必照處正是大其明即是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本○淺說觀水有術術字不可與明字對○存疑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聖道之大也天下至誠則其本也○源與明即是本也註云則知其源之本本就在源上說蒙引謂知其源之有本非源自源而本自本是也則知其明之有本亦然日月有明是就把明當本若就明上再討本當云稟太陰之精遠了且與水之本

類不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句反

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源

輔氏曰如自謂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謂聖自志
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
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
也○存疑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是起下君子之志
於道句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以
前章放乎四海參看可見成章後達亦當依此例看○成
章註雖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言耳與
論語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
箇成章如善便成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大便是
箇大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道理亦是
如此蒙引以中庸形著明來說似未是何也以形著明爲
成章是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事下學
逐節工夫都忽畧了故未是蒙引說以漸極費力蓋由認
形著明做成章難得以漸意思出故費力耳依愚說只是
足於此而通於彼與盈科後進一般不待說以漸就在其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辛

中矣○朱子註孝實箇是孝之說有礙此是說論語斐然
成章誤傳在此必如其說則孝未成章者不成都不做弟
故曰有礙○顧麟士曰紹開編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
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
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蒙引朱子下
箇所積者厚又是推原成章所以處蓋成章不是工夫字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
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此者但比之以他物而
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
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
其事如他人有心于付度之上引免兔柔木之類是也
此之以登山觀海與起遊聖門難爲言以流水不盈科不
行與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
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
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

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達至哉
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
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
想而卒歸於無所得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
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
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
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
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
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
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
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
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 孳與 夜同 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辛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蹠與 跖同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是理不明纔差些便入那

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爲美矣○問是
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
以謂之問○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
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

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事須等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閒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難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閒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精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為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閒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惡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或問雖鳴而起若未接物如章亦所以過人欲橫天理也

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學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聖

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存疑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為善之極雖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利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堯矣故舜與堯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閒無甚差遠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圖之無使至差謬之遠也○或問問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問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間則曰問○語類利與善之閒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暖處也○蒙引凡無所為而為只見理之當為便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淺說末一節是申上二節意不是

推其所以之說又一說上二節言舜之相去遠末一節言其分之不遠者亦非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

及為

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是已

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

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脣煉之士其保齋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微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聖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其頂也

反觸也放

至也

此失於太過者也○兩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閒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

待洛反

於二者之

閒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

去聲垂直為下同

也所以稱平物

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

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

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

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

新安陳氏

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堯舜湯之執中為不可也識得則事物物皆有自然

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

直畧

則不中矣

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三

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于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宋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卻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此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執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

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

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

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

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閒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

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卻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

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

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膏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顧其自然也○蒙引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惑人故孟子舉以為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三

猶執一而深闢之○存疑子莫執中此楊墨尤無理天下之道為己與為人而已二者不並立當其為己則不得為人當其為人則不得為己故顏子居陋巷不復櫻情於世務禹八年於外不復眷戀乎私家蓋出處不並行道理無兩立當其時各為其事是所謂中也子莫執中是為顏子之居陋巷而又櫻情於世務為禹八年之外而又欲眷戀乎私家彼此俱執出處並行豈成道理不如楊墨之各執一偏猶各成箇道理也然則孟子曰猶執一猶為架之也○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蒙引執中而無權由前面無致知工夫耳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

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

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
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

百者也
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為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

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
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鄉鄰有闔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闔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正是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通言朱氏公選日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

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附蒙引為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若是真義則何害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真仁則何害於義蓋仁義本並行不悖

隨所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而取中也○朱子曰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思竊謂若說為我害義兼愛害仁亦可○為其賊道也此道字即中而合權者也為我害仁之仁中而權者也兼愛害義之義亦中而權者也大註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此要體認精切蓋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也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善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為可
蒙引問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

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慶源輔氏曰人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處則不憂其不及人矣

○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忽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

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貪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貪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索引言心不為貪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飢渴然則過人遠矣語意如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喻此不成此處又合言之只看大註亦自分曉○淺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此飢渴就當貪賤字看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可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

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聞

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聞齒淺幽之意也汪氏曰伯夷餓

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雖於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道說○

新安陳氏曰微顯聞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麟士曰三公設言亦倒句耳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介以換那三

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勸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數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蓋其為溝洫洫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洫之廣與深各一丈言鑿井雖深然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

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

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

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雲峰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通章朱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知之成功一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淺說有為者譬若掘井何則掘

井必欲得泉有為必要成功也。若掘井雖九仞矣。苟未及泉而止。猶是自棄其井也。有為者若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則是自棄其功。與棄井者何異哉。故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也。○蒙引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非也。味大註自明。還是孟子警人之辭。○有為者。可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

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

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

孟子太全卷十三 盡心上

空

之而已。非己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夫著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慚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人者。霸。與此章為三。乃是以一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詠心之法者也。○存疑三之字。指道性是渾成底。物身便是作為。故取以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卻做活字用。猶屋無夫里之布之屋。及是貨之也。之貨字相似。言堯舜性乎此道也。蓋道出乎性也。賦性合下便有此道也。故註曰。天性渾全。不假脩為。

湯武身乎此道也。蓋道出於身也。以身行之而後得也。故註曰。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假之。言非性非身。但假借這道來自文也。○蒙引原五霸性分。元自有真仁義。乃置真者不用。而外尋箇假者。以自文。可歎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

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全以之自欺。或曰。蓋欺世人。莫覺其偽者。

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己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

孟子太全卷十三 盡心上

空

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蒙引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歎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歎也。○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此行。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峰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又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

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形句前篇達說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存疑于不狎于不順蔡傳解書與此異蔡傳似精蓋恐其狎不順義理之人營官而遷之於桐欲使不狎於不順則其遷有名而不為放所以為精也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體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為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體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為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

意而非正法也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者即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脩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通占朱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也主於食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蒙引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為孟子發言其不仕而食祿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不是用之為臣也言雖不在其位君但用

經 172-281

當窮居時無所居由平日士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
由亦必不苟但此不言耳○居仁由義決然傲後來出仕
時說不然士當窮居時焉得有無罪可殺或曰殺人之事
甚大乃謂雖小不爲何也曰居民上操生殺之柄誤殺一
人亦小事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
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

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

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
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而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

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強矯者
或能之故孟子以爲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
爲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
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
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
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章宋氏公遷曰伊尹之一
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
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
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此爲戒耳
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存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
弗受即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視亦非小事
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徒

爲小節也伊尹祿以天下不顧自親戚君臣上下而達之
仲子不受齊國而遺親戚君臣上下所以不爲聖賢所取
也○蒙引是舍簞食豆羹之義截下去看大註一然字○
淺說信字當詳字看信其大者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
大倫一虧雖實讓非義之國亦無足觀者是
舍簞食豆羹之義講中不可用御名矯飾意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

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問存疑此章問答是就
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

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若人情上蒙引所難
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問之意依其說全無味了善乎朱子
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

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極拙謂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謂受。○顧麟士曰此一節方了。皇陶義。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

然樂而忘天下。雖音徒訪與。欣同樂音洛。

躋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

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

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雲峰胡氏曰。舜但知

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

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存疑在天為理。在人為倫。一而已

矣。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

上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刺瞽父

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任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

得之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求仁

之蓋法。若天下公共在。皇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

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皇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

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

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皇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

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

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己。循天理之當然

而已。為替腹殺人。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強於替

腹。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

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

敝屣也。是故在皇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

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

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

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

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

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皇既執替

腹。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皇既執替腹於前。而使舜

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

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斯

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辭。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

小可樂況其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

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

氣體有異也。意全在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

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

○淺說。天非盡人之子。連帶下官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

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貼在其居使之然內

孟子曰

張鄉張敬夫皆云延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

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旬反前篇謂仁尹氏曰粹粹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

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駢質

之氣習又不侔矣圖蒙引宮室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闢房也衣服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曰多與人同亦見終

有不盡同處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居移

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圖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此下當貼一句云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

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象也○蒙引引魯君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顧麟士曰按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蒙引食而弗愛四句泛豕交全不愛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葵周穆王之於八駿非豕之此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而於此解為犬馬

之屬雖微文未義亦致其精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

幣帛而後發見形旬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

因幣帛而後有也蒙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拘留也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禮在下者皆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

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蒙引君子

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不待教之。○淺說凡待人者。徒食而弗愛。是不交之也。徒愛而弗敬。是獸畜之也。然所謂恭敬者。又非幣帛之謂也。乃幣帛未將之時。而恭敬之心已生於內。此恭敬之實也。無文不顯。故托於幣帛以表其敬耳。吾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恭敬而無實。是亦不交獸畜矣。名曰君子。又豈虛禮可得而拘耶。○顧麟士曰。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

言之踐。禮記曲禮脩身言謂之善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

其形而無歉。若忝也。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其形。反色是曰踐形也。衆引非指形色為

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程子曰。此

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

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

則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

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羣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目。口鼻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於味。同是鼻而不足於辨。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目。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位方。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意也。通考朱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皆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

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存疑形色天性也。與仁人心也。語勢雖同而意不同。仁人心也。言仁即人心也。形色天性也。言形色有箇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含箇盡性在內。形色便有箇天性在內。聖人能盡性所以能踐形。曰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知人一箇形甚大。未至於聖人亦云負此形矣。耳目手足形也。視聽持行色也。聰明恭重天性也。耳聽之聰目視之明手容必恭足容必重踐形也。○蒙引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之方為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究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君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蒙引齊宣王欲短喪欲短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書

三年之喪而為期也。是自短其服制而又推以及國人所謂恕已及人不忠之恕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

弟而已矣

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

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

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之也

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終兄之臂說短

喪之意在言外集註喪之不可短乃附說孔子曰子生三年以下是就正意解○蒙引自終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

必弟弟者必孝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戾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

一甲反

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

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

大功九月小功五月

時又適有

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

亦去聲

其母所

練冠麻衣練

七絹反赤黃色緣俞絹反

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

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書

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蒙引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顧麟士曰按王子之喪或不得行其喪親之數或請之既葬之後集注本有二說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

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

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

人心天理

之真則不肖者有以企反而及之矣存疑公孫丑以
其傳之所請若是則已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之言未必非
是欲即其傳之事以自解也不知王子之不終喪壓於嫡
母欲為而不得者也齊王之欲短喪三年之喪初無所禁
得為而不欲者也欲為而不得則為之請行數月之喪者
為是得為而不欲則謂為期之喪猶愈於已者為非其事
絕不同安可以彼解此哉看來公孫丑此問尤無見識其
視桃應之問相去遠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

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
淑莢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受業者也陽象引下文時雨化成德
達材答問私淑艾都士君子之教言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人力已至而

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遠

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程子曰待

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
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
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
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
施使他弟子而遠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
雨亦不能速化也存疑時雨化者天資高學力到一點

化便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

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

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

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

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陽象引成德自其天資之純

厚而成就之達材自其天資之明敏而成就之蓋人材所

稟合下自有仁智兩類存疑有德未必無材於德為優

曰德自其所優言也有材者未必無德於材為優曰材自

其所優言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仁義禮智得之有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

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

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

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

後告教之是也淺說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

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

隨其所問而答之

有私淑艾者艾音又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

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

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

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意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通義仁由金氏曰元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通相傳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美

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兩化德成之間矣○蒙引或同時而相去不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子私淑諸人也○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

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悲檢以徇學者之不能也蒙引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大匠不為拙工

反羿不為拙射二句以起下文之君子引而不發一意也此兩節同是一箇道理上是此充下是正言也○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

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卻在下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美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

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

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

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

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

○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說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發動那頭了時

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

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

知其大之爲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殺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而斷獲助長，爲害甚矣。○此章言道

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絕約而使人不可幾及也。○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殺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附蒙引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授以學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也。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君子引而不發，大註曰：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小註曰：雖欲其端而不竟其說，二說似不同，蓋既授以學之法，則非只是欲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入條目之教，豈但有欲其端而不竟其說之理？夫子曰：誨人不倦，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尤見其不然也。然則當細認大註之意，而不可以小註混之矣。或曰：啟其端猶舉一隅云耳，未可非也。曰：律以大註，則所謂三隅者，非得之之妙也。况舉一隅之云，與上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同是說有受教之地，固居所受之前，而所謂復者，則又可見其終無不覺之說也。○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

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胡氏陳氏所分貼，俱難從。○存疑君子教人，看道當如何，知便教人，如是去求，知如博文致知格物是也，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去求，行如約禮誠意正心修身是也。若夫真知得這道，是如實行得這道，是如實得之之妙，則不告之非不告也，不可告也，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故不可告也。然雖不告，而其所以真知得真行得者，已躍如而見於前矣。何也？但不用功，則已如一用功，則這箇道理，便是吾所必得底，亦固不遠也。真所謂躍如也。中道而立者，此道若極乎高遠，而人爲難求，則是太過，太過非中也。若流於卑近，而人爲易求，則是不及，不及亦非中也。既不極於高遠，而難求，亦不流於卑近，而易求，無過不及，所以謂之中也。學者若過用其心，而求之於高遠，如所謂索隱行怪者焉，則道不在於高遠，非過用其心者之所謂可從也。若不用其心，而求之於卑近，如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焉，則道不在於卑近，非不用其心者之所謂可從也。是皆不謂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之能也。惟不求之高遠，不求之卑近，就中道而求之，始謂之能。而道於是乎得矣。故曰：能者從之。○按躍如只是說道理當時可得，象似踴躍而出一般，蓋有其事，必有其功。下學便可上達，纔下致知工夫，這理就當爲吾知，纔下力行工夫，這理就當爲吾行，更不待幾時刻決定是如此。更無走作，故曰躍如。朱子小註謂道理活潑潑地，又謂妙處不容說，看來都不是，乃未定之見。○顧麟士曰：兩節總是要破丑登天一問，不要把不發躍如說得太玄妙了。○通義：鄭陽朱氏曰：此章與上章皆聖賢施教之道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

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身出則道在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聲也趙氏曰道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卽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存疑身出而道隨之故曰以道殉身道屈而身隨之故曰以身殉道天下有道則道泰謂以身殉道似亦可不然者曰以身殉道則不見行道意必曰以道殉身然後見身出而道在必行耳聖賢立言各有攸當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顯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傷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全

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

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卽是以道殉乎人矣附存疑未聞以道殉人主意正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意亦在於貴與賈與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愛道之心不

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左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勳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意之不誠者南軒

張氏曰愛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膝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附家引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賢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有賢可挾處○存疑問挾貴挾賢校長挾故皆不答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是矣若有勳勞於我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亦不答何也曰平日雖有勳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爲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爲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

言不及者之弊

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

之不能已者附存疑周平王忘父之讐宋高宗忘父兄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王一日殺三子是其所厚者薄

也○蒙引厚薄看來亦不可依朱子小註專作父子兄弟對外人說各各有厚薄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去聲○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慶源輔氏曰

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

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

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及也○蒙引於不可已而已者以處事言於所厚者薄以

待人言其進銳者以脩為言自是三項但於不可已者與

於所厚者同是說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

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三項作一事說進字退字說不去

○一說或為其所當為而為之太驟或厚其所當厚而厚

之太過似亦可通○存疑進銳不但進脩為治亦然如所

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通考程氏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

氣之偏拘於所稟而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

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

愛則非矣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

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

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

況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程子曰仁推己及

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

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

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

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

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

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楊氏曰其分去聲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陳氏

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

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

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理存焉施於人

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

為仁分殊所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以爲仁之義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

○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

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直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家引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存疑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是有等○愛若單言則包仁親若並言則當分別愛是愛惜不暴殄也註謂應之有時用之有節是也前篇告梁惠王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註謂樽節愛養之事正是此愛仁是視人猶己己及人己欲立而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使人皆如己也若以是施之物豈可哉犬豕牛有當殺時馬便用之乘載如何使他皆如我得故曰愛之而弗仁親是恩意親於此尤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在民若以是施之非惟億兆之衆力有所不及其親至親無異路人亦兼愛而無別矣豈可哉故曰仁之而弗親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

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

治而其爲仁也博矣問如舜舉齔湯舉伊尹所謂親賢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直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存疑知者雖無不知然天下之事多矣故如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急是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爲智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爲務急於親賢則貴人各供其職脩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治其爲仁也溥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

反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

也宜齧斷之乾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警特言肉堅宜用手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

謂三年之喪則小功有不足家無放飯之說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也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議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語○此章言君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合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舍大務小○此章言君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曰集註之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依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知之雖周而精神散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墮於下流是用其心也韓氏豐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集註意矣

孟子大全卷十三

盡心上

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

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

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

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謀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

軒卽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行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

用也

孟子大全卷之十三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三魚堂讀本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

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所不愛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爲在所不愛矣物亦吾

所愛也視民則爲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

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

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厚者薄親親仁民

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

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

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受而輕重等差蓋不

可素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

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

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存疑惠王本意不是驅其所愛子弟以徇之兵敗被殺則似

也驅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與之

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

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

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

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雲峰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

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蒙引春秋

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

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戰

意○顧麟士曰無義戰言無

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

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諸侯兵爭之罪○蒙引征者

上伐下也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征與伐

何別曰有不義之伐無不義之征○顧麟士曰纘說

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敵國恐是言相敵之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戰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引此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二三策而已此

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武成言武

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

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

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仁之心耳

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

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

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不忍言也程子曰孟子

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德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

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

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

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遠而大

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萬里流血千里武成

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

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

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

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

不惑之甚耶通考朱氏公選曰甲民伐罪與師之義也湯

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

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

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隣

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與師之義

據此言則其不信者不止血流漂杵之一言矣然今通

考武成則其言一一皆平實而可信何也○存疑觀書言

血流漂杵與孟子之言具須知孟子立言之意索引說得

好謂孟子斯言非初不謀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

以拔本塞源而

為生民之命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

制行音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戰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為後我好去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反形前篇淺說且國君好仁

善為陳善為戰者哉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

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孰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車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字如千書序作

百象引車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言其不虛兵威也

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十八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

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淺說又如武王之

伐殷也車車只用三百兩虎賁只有三千人本易敵也然

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商人曰無畏寧爾也非敵

百姓也於是民皆稽首若崩厥角矣夫誰與王敵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

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其無敵雖皆書辭不算引書可勿

辨其同異也。○王曰至姓也止。若崩句敘辭。○蒙引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無畏寧爾也一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一句。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度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甫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

相勝善爲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爲當服上刑今又以爲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雲峰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昔尚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逸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以湯武之事以證之○淺說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爲言正也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

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者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合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後自得之妙未有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輪古之人與吾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鬼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

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紵衣上聲

飯食也糗乾音糗也茹亦食也紵畫俗作衣也趙氏曰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

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南軒張氏曰

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

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果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是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蒙引：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即草之可食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九

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

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

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全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蒙引：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一句，註開去聲，故云此往彼來，聞一人耳。惟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註云：顏子於聖人未達一聞者也。則作平聲，請有新安陳氏之說頗詳。○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猶言假手於人耳，其實是自己殺之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關有議有征，古者禁異服。○范氏譏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

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為

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囿

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九

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

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

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朱子曰：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

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

孟子曰：「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存疑此與論語雖州里行乎哉意一般。棠引說最好。非專為妻子也。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

若夫積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凶豐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蒙引：周於德，謂識到守，則氣又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懣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據集註云：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則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甯武子當成公之時，蓬伯玉當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點污也。○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存疑所以不能亂者，有定見有定力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是矣。孟子談仁義於戰國之季，韓愈闢佛氏於憲宗之時，真可謂不亂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

也。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常有。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實也。○蒙引：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

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蒙引仁賢還作兩人看。如俊傑賢能之類。若禮義政事則在所不分。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蒙引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蒙引政事者。政以也。○存疑善政得民財。○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有所底。社稷有所託。嘉賓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臣民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與禮義與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鄉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

矣。秦隋五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

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

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峰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蒙引如田恆之於齊三卿之於晉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孟子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後觀之則自秦以來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周禮地

從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壇謂壇及壝。壝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蒙引壇壝猶言壇場壝墀也。壇除地也。亦場也。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

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問民
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附存疑得乎天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子亦可爲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蒙引得其民則天下歸之此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蓋上得乎丘民之心是天下之民歸心矣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

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去聲民禦災捍音患則毀

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郊記

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音色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養之也蜡之祭也主先蠶田祖也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以報耆也耆農先農及郵音尤表畷陟劣反郵表畷田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所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亦其蜡乃通○雲峰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蒙引禮記郊特牲註蜡祭八神先蠶一司蠶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八山堂考索曰康成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蟲螟之災神實驅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王肅出貓虎而棄昆蟲其意蓋謂迎貓迎虎實爲二物不知貓虎均爲食田鼠田豕尤不可分爲二祭也昆蟲既不足以充其數貓虎又不當以析爲二則所謂祭百種以報耆者非八神之一乎愚按禮記郊特牲本文似未嘗以昆蟲爲一神郵表畷既合貓虎何爲分今定八蜡先蠶一司蠶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堯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二句相連蓋年若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

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卹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與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反形句前篇

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紮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一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桂薑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

者誠服德與風誠有辨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

性之謂道是也。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

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謂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

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人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作。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麟士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宜一頓故問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於聖人也。况於親炙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存疑自問。伯夷之風以下。至未皆實說。聖人百世之師處。○蒙引。二子非有意於為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而况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時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說德者心醉聞風。

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附存疑。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個路。亦因人行方有個道。不是懸空有個道路。是因於人然後有故。但說道便粘著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則只是個性。爾單言人。只是個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合而言之。是諸言。凡古今聖賢之語。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孔子言也。中庸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曰。率性之謂道。是子思言也。○蒙引。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衆善者也。○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仁字最說得廣。父慈子孝。兄弟友恭。之類。皆是以至親思。明聽思。聰等之類。皆是。○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達說。知仁者人也。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爲道矣。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

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爲明備云。○蒙引。按外國本之說。理味俱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極分明。何耶。蓋既曰仁也者人也。則何所不該。不當復繼之以云云矣。若曰仁也者愛也。則兼繼以義也者宜也云云。故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如中庸對義言。雖亦曰仁者人也。然却曰親親爲大。則亦主乎偏言矣。愚竊以爲朱子不當取外國本。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卽是道。當而行爲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書之遲滯何也。孟子於宜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已者。夫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蒙引。史記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說。未可信。其絕糧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是去衛如陳之時。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理賴也。今按漢書無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理賴也。今按漢書無

俚音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衆口所訕也○蒙引理賴也不賴於口言壞於衆口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於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蒙引此士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舉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孟子之言只是無傷意○淺說孟子曰衆口所訕無害也汝之被訕猶未多也若為士者則益多為衆口所訕矣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主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文王也

詩邶反風栢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如見毀於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問望也問聲問

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

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四於美里是也○尹氏

曰言人顧自處上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新安陳氏曰王孔子二聖人

尚不免逢人之慍怒况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衆口所謗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衆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蒙引孟子註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而詩傳以為婦人不得於夫之詩此羣小指亦妾也仁人泛指莊姜亦女中之仁者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

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曰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己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主

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於妻子亦且不顧况他人乎○蒙引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存疑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閒去聲斷徒玩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

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加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淺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芽也。學問廢弛。譬之芽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有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開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通旨。
朱氏公遷曰。此因微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情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蒙引為開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言此箇山。但介然用之。而成路。雖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所塞矣。以況在人理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三其心。則物欲又隨而格亡之矣。或曰。只是對說。不用貫意。蓋只是一箇山路。也用之。則為大路。舍之。則塞。愚謂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聖。罔念作狂。故他日有西子蒙不潔之喻。孟子語意。大不然也。○趙氏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今觀此章。亦未見得是為此。發大槩。警其工夫。閒斷且公孫丑不稱其字。而曰高。更安見其為學於孟子耶。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

女九反。

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

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蠡者。蠡也。倪結。木蟲也。言禹時鐘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在者鐘紐如蟲蠹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

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

與途同。

容九軌。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此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三

以為鐘歷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

初賈反。明白故今存之。

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

可也。

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

不令及再餓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

山曲曰嵎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

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

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者其無惑於眾之悅而有勸哉審諸己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燔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趙注馮姓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去聲不能皆

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

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朱子曰此性

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

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

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

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

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

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

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

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

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

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

立之此脩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

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

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

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

朱子曰橫渠有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歟此命字恐作兩

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

之命則是稟得蔽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

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

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昭武粉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

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

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

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

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

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

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

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

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竟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

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

義亦通○雲峰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

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條短氣數之有異也

○蒙引仁之於父子也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辭雖兼

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仁之於父子五者當云仁之於父子也至與不至

義之於君臣也至與不至禮之於賓主也至與不至

智之於賢否也至與不至恭之於父兄也至與不至

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則所謂

聖也而其聖也又未必其皆能與天道為一亦有純與不

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也○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

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美

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於天道為未盡矣又如孔子聖

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則於天道昭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

伯夷伊尹則只為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

是於天道為未至也○按論語性與天道章集註曰性者

人所受之天理天理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小

註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

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今人多用

論語之說以解孟子之意愚謂此處仁義禮智與天道皆

為賦於命者如何亦以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元亨利貞

者釋之耶要知只是仁義禮智之渾然全體者耳蓋其全

體之渾然即其本體之自然者也故亦曰天道○存疑命

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所遇如舜之於瞽瞍是也

但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者言耳○蒙引晏嬰智矣而不知

仲尼總是言晏嬰之未盡處朱子小註是以稟賦言則稟

得智之淺固是未盡以命分言則偶蔽於此亦是智未盡

正就稟身上說命蓋智之盡與不盡在晏嬰不在

孔子處在孔子亦說得所值之命然非此文本旨○愚聞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美

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

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

有不至則不復扶又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

後重以伸此而抑彼也仲後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朱子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

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

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

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

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

然亦便是合于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知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致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遇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啖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

他亦厚如鸞鵲之類便能使燕燕又不格姦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

顯矣○蒙引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性命

二字皆兼理氣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人以前五者爲性後五者爲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一邊藉口○伸此抑彼有二說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

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一說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而抑命後說長看上文各字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其爲人也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

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爲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計得真實業材然後脩製以爲圖爲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己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己之欲則說得太

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聲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

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談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

假託之意也○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謂之信人矣

之謂善視其所以而已有諸己之謂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有諸己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己苟或以名家之子而從曹操為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成就蓋圖可謂喪其善者而司馬溫公又深取之且帝魏寇蜀故朱子謂溫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為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故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正所謂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存疑以實之謂信其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己而非虛偽這便是以實便是信○蒙引好善未能如好好色則善不能實有諸己惡惡未能如惡惡臭則惡未能實無諸己有善則無惡矣好善則惡惡矣故本文只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

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

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慶源輔氏曰有諸己則己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以成實然後

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蒙引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而遂充之以至於充實故註云力行其善至於云云

但此充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也充滿而積實猶言廣博而深厚必充滿然後積實必廣博然後深厚

○存疑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

一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平盈缶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

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謂和順積中○蒙引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則善重於美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則美重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於善聖賢用字不同如此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

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辟面盎背而

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

業至盛不可加言之○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誠於中形於外中庸之誠則形是

也○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一出禮一出易其實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

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反。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

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平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息。惟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通考：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為聖之至。歟。○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冰。方未融化。便有個形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水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化於火。水之融化於日也。○化字都是就形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

之成。如自初。一初二積至二十八。九漸漸進去。是變。到三十日。則變盡而成。一月前所變底形迹都泯然不見了。這便是化。故曰變之成。此可以體認化字之義。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以上

又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

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則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蒙引：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亦有未妙處。此句乃是揀出至妙處來說矣。只是贊其妙。不可知。是聖。○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按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見。通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聖神蒙引。又欲作兩人說。看來只作

一人說爲是。○自善至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大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也。○存疑善或是天資。或兼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性之分未盡也。大則所性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強未能自然也。聖則不待勉強而出於自然矣。神不外聖。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

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己。則於從子敖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通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焉

純粹。畧似顏子。故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橫渠引此立論。

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

未至聖人之止耳

慶源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樂正子引浩生不害問曰。樂

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亦不止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二之中矣。蓋以爲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未足也。○張子曰。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致推極也。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學也。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故止於善信耳。○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志仁無惡。仁也。學而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註所謂結果之意。○或曰。子嘗疑孟子書出於公孫丑之徒所記。故於孟子弟子或多稱子。今觀其答浩生不害曰。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其自言亦不名而子之何歟。曰此蓋因不害稱樂正子亦隨其所稱而應之也。如今人於酬酢稱謂往往有此尊者。亦不以爲嫌也。如對孫言及其子。則曰汝父汝伯父汝叔父。對外孫言及其子。則曰汝幾舅對弟子之弟子言及。○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其師亦曰某姓先生。

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

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

鮮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己有諸

聲矣。己則住不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

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爲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己之信。尹氏曰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焉

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止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

之神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己。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

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南軒張氏曰兼愛者兼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存疑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聖人則大中而至正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便至於聖人厭務外則慕近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正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亦其勢然也

蒙引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闕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

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蒙引此章之言為當時儒者待異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蓋異端之學溺於所習之非逆其本然之性其間豈無机柅不安而思以自還之理為吾儒者但因其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達其新知而忘其舊習可也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莫知納約自牖之義非惟在彼之窮而不得所歸之為可憫而在我之道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此章何以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處蓋所謂待之甚恕者只就歸斯受之上見得然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決在所絕矣即今日之恕見得前日之嚴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

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去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

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併用二今兩稅三限之法亦

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

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

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

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

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

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

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名

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蒙引此云布縷之征粟米之征

力役之征通天下之制也如禹貢則任土所宜而貢中間

又有不同○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為者若今棉布則彼時

中國未有也○存疑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所出也粟米之

征百畝之田所出也力役之征丁口所出也布縷取之於

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也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

所緩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也故曰用其

一緩其二○兩稅夏秋二稅也三限蒙引無的說按楊炎

兩稅法夏輪無過六月秋輪無過十一月國朝稅法夏稅

不得過七月秋稅不得過十二月皆不得為三限宋法夏至十月秋至明年二月夏稅至十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三時或三限限三時也蓋不必布糴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者同其不并取以紓民力則同也○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糴之征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存疑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土政事所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

張氏曰不問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驢驘然入於逆詐僥不

信矣存疑小有才言畧有才也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也

○孟子之勝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與瘦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纖履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

以疾勝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同在其中矣○存疑子以是爲竊屨來言其來勝也○淺說不日設教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不拒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質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達達患也深故達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達則不達達不難達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南軒

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爲矣而於他則爲之此豈有異心哉爲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其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坎漚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能推之於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意但露出害人之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

矣用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

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慙

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

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聖

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存疑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默上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己盡善不致取輕於人為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不是大註自明白輔氏說得是也○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看

來亦是嗟來食之類蓋指當時仕者不禮於其君而見輕賤如所謂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是也如此看本文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之意自明白矣○紹聞編曰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者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慙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蒙引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非是又深一層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實以言不言餽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忝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平佞未可

言隱默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聖

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反例明必推無穿窬之

心達於此而悉去聲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朱

曰餽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

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

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己有一毫未盡便不

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詭為悅

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詭為悅

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詭為悅

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爲容者乎以是爲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爲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亦以爲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不忍不爲之心而達之也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

孟子太全卷之二 盡心下

告

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爲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節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信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通若朱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頭緒多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蒙引以言不言節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爲而於此或有爲之者是以前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啗繫示人也○此以士言猶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南軒謂以佞爲悅以默爲容其說亦好

但非節字之義故集註不用○存疑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爲穿窬之類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者規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

則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

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人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

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此章足以見當

孟子太全卷十四 盡心下

聖

時之學術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是言近而指則繆者也如莊周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恣縱而不備是言遠而畔於理者也皆非善言也如楊朱之爲我似守約而偏於自私則其守乖矣何有於施博墨翟之兼愛似施博而出於二本則其施舛矣何有於守約皆非善道也惟君子之言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陳焉是言近而指遠也言近而指遠則既非過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於至理故曰善言也君子之守以脩其身爲亟而天下平焉是守約而施博也守約而施博則得其要於己而道爲有本善其推於人而道爲有用故曰善道也○存疑雖目前淺近之言也有個道理便是指遠遠近字不可太拘○蒙引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謂只即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爲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約也不下

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栗

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蒙引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譬起下。○顧麟士曰此節與與題相似下二句是正說。○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之言行。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

鳥故反

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

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

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

朱子曰呂氏說

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

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

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鍊磨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蒙引反復也無失則無復聖人固皆人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栗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自然而中而非有意

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中而非有意而為

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

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蒙引曰非為生者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

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此自
然而然而非有意爲之意須與下節意稍異○盛德之
至言無所勉強也○正行者言類行也○存疑經德猶曰
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盡其道便是○不
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
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
如此既言之必行之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
而爲此○蒙引不可以下三句爲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輔
氏之說錯認○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
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
中禮○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
謂行仁義者○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德不是指堯
舜言君子行
法俟命亦然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栗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
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去而爲矣此反之事

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

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

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

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爲度法由我立與天
爲德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

元命唐李泌云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
君相造命是也

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己與天爲一學者
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
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
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
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
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
天理之當然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
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
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爲而爲之矣○蒙
引如動容周旋自當中禮哭死自當哀經德自當不回言
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程子曰行法以俟命者
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脩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未
然○聖人以義制命蓋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
便是命當死矣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諫貧賤矣此類聖
人皆安全不以介意亦不屑言命故曰命由此出○孔子
於衰周孟子於戰國所以直欲挽回三代之治者以造化
在我也且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即其效也若夏少
康雖非聖人亦能以一旅取天下所限者聖賢往往不得
機會耳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栗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貌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尹氏曰

以其貴勢威嚴爲事而謂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
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
之類耳這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

耳

出口。故孟子云。○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懼。而得以盡其所言。○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懼。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懷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我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懷稿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

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曰。藐讀如

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義矣。使我不知古之制。則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此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淺說所以能勿視其巍巍然者何也。蓋堂高數仞。樓題

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驅馳田獵。後車千乘。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若得志。凡若此者。我皆有所不為也。夫在彼者。既皆有所不為也。而在彼者。則又皆古之制也。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哉。○存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蒙引。懷稿也。題頭也。稿有數尺之長。稿頭安得有數尺之大。曰。此頭字乃稿之名。數也。如云。稿一頭二頭。即稿數也。○皆之。○楊氏曰。孟子一字所談。固廣不止。不為上文三者而已。

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

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熱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

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

○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

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辟。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幾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言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遇聲色。不遇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焚之書。只受一犬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勉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盡心下

齊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眾。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飢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為

害四字。○董氏彝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邪。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存疑孟子曰。寡欲。周子曰。無欲者。蒙引曰。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是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也。雖聖人不吝絕。但不至流耳。○淺說註云。雖人之所不能無。無字與聖人無欲之無字不同。大抵學者寡欲。聖人無欲。寡者有節。而不至於流耳。未能無意也。在聖人則循其所當然。而心畧不為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蒙引此章當以心對欲。看心者。天理之府。而為之害。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語類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盡心下

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這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

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下

炙之夜炙音肉

也勿斬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

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書

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

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

欲躋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

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

談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綱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獵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

去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謂狂者存疑萬章引孔子在陳之言其問在思狂孟子

引孔子之言并獵而告之者爲狂獵皆可進於道萬章之

問未完也既答萬章如何斯可謂狂之問又曰狂者又不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蒙引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書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子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

猶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

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

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鬱鬱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行去聲

鬱鬱志大言大也重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

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程子曰曾哲言志

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

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哲之志固不止於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狂者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鬱鬱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

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

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

類也程子引其志鬱鬱然曰本文只是其志而集註曰鬱

鬱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曰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又

其志鬱鬱然曰須於其志三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

常鬱鬱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夷考其行則

不能掩其言也是以志字動輒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

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

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僂者之意狂有志者也

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子曰狂者知之過僂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智者

過之其狂者賦賢者過之其僂者賦鄉原即所謂小人之

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

見者僂者是合下氣質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

上所得分數多僂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

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

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僂也○新安陳氏

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圖索引是僂也此之狂

者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克角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慝以敦比其事業○富

而原躁者先化而慝是明主之功已○正論故鄉里所謂

篇上端誠則下原慝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

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去聲而痛絕之

也以上釋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

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遽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

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爲恩則亦非真恩者也圖蒙引
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闕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

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揜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

人邪俗作耶又譏僂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

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鄉原之言闕如奄人之奄閉藏

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祿奄人遠廟曰祿奄如今之宦者祿他淵反媚求悅於人也孟

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去聲朱子

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事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

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僂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

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大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

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

行不爲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皆不得

中道却都自是爲己不爲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爲

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

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闕然媚於世此是鄉原

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
對闕然媚於世說爲有者字○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斂
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的事惟專
媚世以取容故曰云云○存疑生斯世也爲斯世也言不
可與人異也此便是
是同流合汙處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圖蒙引
而不爲原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淺說一鄉
皆稱原人焉則無所往而不稱之爲原人矣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流俗者風俗類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
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朱子曰任者所
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
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
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
以爲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
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

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日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爲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蒙引非輕刺重流俗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居行自以爲是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存疑非是說他不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譴責之視非尤重如漢王數羽十罪袁紹數曹操罪惡是刺居以存心言行以制事言居是居惡在之行是即路惡在之路而行之也忠是盡己以心言謂居之可也信是以實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李

以事言亦歸之居者內外一理就其本言也廉潔必行遠方見得如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類可見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惡鄭聲惡其亂樂也惡紫惡其亂朱也惡鄉原惡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僂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惡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

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爲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僂者故不僂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則意一也存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彌微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雷陳不過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與興起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李

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

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通考吳氏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入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去

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

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殺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孟子論齊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又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播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惡不能惑也既人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辯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峰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奎

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說雖不無意也存疑經是常道五倫其大者故曰天下大經也信廉潔要不外乎常道○反經者是自家躬行以率之於上又脩明教化禮樂以導之衆引所謂端化原脩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者是也○此君子是有世道之責者方能經正而庶民興不然雖以孟子之距諂行放淫辭而不能息戰國之楊墨韓昌黎之佛骨表厥公之本論而不能去萬世之佛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末歲在甲

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末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臯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子歲在己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尹氏曰

知謂知其道也

然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孟子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臯陶或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奎

而禹臯陶曰謨蓋可見也况其範九疇禹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象引此章重在見知必有見知於先而後有聞知於後如孔子之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以條當時周召呂畢之徒一脈相傳而來孔子乃得聞之不然文武之道其絕也久矣此據孟子語意如此亦不必太拘故朱子小註曰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呂又湯文之師云云○見知聞知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義者默而識之可也○由堯舜至於湯歷至於孔孟所謂見知聞知者只是惟精惟一以明其德而推以新民而已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許偉也爲湯左相去聲

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皆只是知萊朱卽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謙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諸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卽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

散素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

亦以爲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峰胡氏曰敬勝怠

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執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效

散宜生蓋有助焉蒙引集註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至夫子焉不學爲聞而知之愚以爲湯之聞知堯舜

文王之聞知於湯契是如

此兼有得之於簡編者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奎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通考趙氏德曰孟子之

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
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
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
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
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 鄒魯相去又近
日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閒槩可見矣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反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

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奎

今方有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鄉人近孔

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

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

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

君而後知之也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

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

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

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
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
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責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
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
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
而其志意之所存者盡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
堂之上也○雲峰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而知之者而孰有
聞而知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
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

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於一串之下乃見意愚按此言雖若不敢

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

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

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

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

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其旨深哉雲峰胡氏曰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

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

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

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述異而

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

之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敘道統之所傳

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

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己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

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思之氣象皆因言而

可見者也又稱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

舜文王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

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

知所至則孰知斯名

明道二字

之稱聲情也哉

情實也○各稱其

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峰胡氏曰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於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下

交

親韓子所謂竟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祭朱子所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通考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崇稱美之辭見於伊川敘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善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蒙引孟子篤孔氏而開楊墨明其道而黜伯功卓然有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議之然李太白以富國強兵為學其不識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議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機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孟子大全卷十四終

雲間受業趙

鳳翔魚棠

編次

論語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甫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欺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朱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論語考異

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盡微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焮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

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攻王含有若與焉可謂勇於
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
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
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
以知聖人而末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
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
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
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

論語考異

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
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饋
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
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
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
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

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
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
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
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
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

論語考異

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
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
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
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
難人難不其然乎邵子之言
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
者流於異端也

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枏爲棠則申棠申枏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本朝祥符封枏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枏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

論語考異

四

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

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

論語考異

五

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爲飾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縣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

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

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未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

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論語考索

七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

與焉以是知倭人之難遠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

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爲

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紃二字並

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紃帛之紃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

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从糸才詩行露箋紃帛釋文云紃音緇依

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紃又丰詩箋云士妻紃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

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緇禮

練衣黃裏練緣練冠麻衣練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練則緇

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

論語考索

七

入爲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二年緇以緇飾衣似讀緇爲練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

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

綱得於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

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

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

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報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

論語考異

八

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駁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

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論語考異

九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乳得八男皆君子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

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實達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

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子之以

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

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

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昧

論語疏牽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

論語考異

與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胡明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各初字子朝

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篠之行雖未能合乎中庸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眇世俗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拊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

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无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怨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謂此說是

譬諸艸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艸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

論語考異

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

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

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

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卡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

魯忌卡莊子不敢過卡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

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

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子嘗攷之曾子書

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

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

澮水名在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

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

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齊見

論語考翼

五

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

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

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

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

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

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

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

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三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

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集解不取集注用鄭

論語考翼

五

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

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

以其私秩粟爲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

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誰

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致左氏傳邱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論語集注

五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貴安貧賤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

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

王元澤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

也提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商君傳

集注於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今尹

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爲史而不

足以爲師

論語集注

五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

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

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

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

檀弓言縣子豈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

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

譏為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

世之通儒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

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

則曰正身

論語考異

七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

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

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

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鑒

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陰疑於陽必

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於貨殖傳以論

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傳與曾子

同貨殖何足以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

論語考異

七

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

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

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

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

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終

孟子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孰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

孟子考異

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

不解于位為洞酌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

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

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

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

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

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未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

王无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

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

孟子考異

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

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

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晉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眾樂

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

處士吹竽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羌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羌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羌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

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

可放楚圖宜申公子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

孟子考索

無疑

到憚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

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

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

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

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

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

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

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

孟子考索

四

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

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

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

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

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

內漏六字

公孫弘

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攷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

孟子考異

五

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攷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知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

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爲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

孟子考異

六

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傳子云孟子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一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

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托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

孟子考異

七

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

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萑稗楊

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二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

孟子考異

八

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

曰心無理不詠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疴

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

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

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

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闔不涵養

則不能推廣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曰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曰無漸去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孟子考異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孟子考異

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孟子考異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李悝商君所說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說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孟子考異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脩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畫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畫中也俗以畫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畫

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中

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

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

孟子考異

五

國而此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餓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

前賢之讀

書如
此

教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

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

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

好善

孟子考異終

孟子考異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

通行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初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四書大全陰據倪士毅舊本潦草成書而又不善於剽竊龐雜割裂痕跡顯然雖有明二百餘年懸爲功令然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書專爲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是編取胡廣書除其煩複刊其舛謬又採衆引存疑淺說諸書以附益之自較原本爲差勝然終未能盡廓清也其初稿成於康熙辛未前有自序尙歉然以爲未定及晚年輯困勉錄復取是書互相參考別以朱筆點次乃成定本然未及重爲之序故其門人席永恂侯銓王前席等校刊之時仍以原序冠卷端實則序在前而書在後也大學中庸并載或問亦仍大全之舊卷末附載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不知何人採摭困學記聞爲之非應麟原有是書也

續困勉錄六卷

〔清〕陸隴其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困勉錄

六卷》提要

四書講義續困勉錄卷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 上論

學而

為政

八佾

里仁

公治長

雍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

卷之四 下論

先進

顏淵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續困勉錄卷目一

微子
子張
堯曰
卷之五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之六
離婁
萬章
告子
盡心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大學講義續用教錄卷一

當湖陸龍其家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高樞編次

受業 席承恂撰
王前席漢廷 蔡閱

男宸微直方

禮微用中

外孫李

文治立誠 全較訂

姪 寬微觀上

大學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策之六十四大衆錄
卦意玄者切之

大學之道章 蔣片生曰通章總要得聖人爲初學入門
指點路徑底先景方是精神語氣所在○論柱曰章句
以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似乎至善徒涉乎外據義問

禮記集說卷一

及王溪處氏解則講至善處須兼內外二義○又曰朱
子謂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是要其極致而言滿
甘泉謂至善爲明新之下手處即所謂隨處體認天理
又謂止至善爲一章大頭腦下文俱承此說去據此似
與朱子不同○按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
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
得見文集六十二卷則知朱子講至善亦不是要其極
至而言論柱誤 甲寅四月 ○又文集五十卷答周舜卿
云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語類曰
知止至能得是知至意誠中間事○朱子答李敬子曰
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論柱曰靜屬心
身屬身大全或問及衆引存疑皆如此解確不可移俗

一見避下文心身遂月中懷我躬等字替代可笑。○程明道曰得而後動與慮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此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大倫學格。○滄柱曰章句將此節只作結上文大全盧氏又將先後二字起下文先後意作者因補出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但依註還作結上為平正。○用晦曰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云云可與入德同也。知止知至兩知字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知所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河饒之誤那先后二字及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

不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不同況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為先則必以彼為後六箇先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丁又何必遽取下節不相類之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然則知所先後搭下兩節其意當云何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之功下節則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用晦曰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理學宗傳朱子答江德功云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象山之頓悟介甫之偏信皆是不能格物。○按語類論格物致知不同一云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又云一事一物

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一云致知格物只是一箇又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皆宜以後說為正又知至說見上論一貫章。○辛未陳中集評物格而后知至節曰黃氏洵饒分上節為知先此節為知後於義絕不可通知所先即是知所後上文已盡之矣此只是覆說一過以見其說之不可易耳。玉溪盧氏所謂順推功效者其悠謬與黃同。○語類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仇云若論良知本體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不特該及誠正修并齊治平無非一知之所貫若論大學工夫則誠意自有為善去惡之功正心自有存養省察之功修身

不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自有謹言慎行之功却非一知可盡故章句可得二字最有體貼時文偏重知至者未合朱子并不合經傳。○用晦曰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每並提以出本字最無理王前席白天子一節文云由物格而至齊治平大學之教必汲汲於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豈無謂乎。○先將修身合格致誠正提清以下便不費詞說最得法而處處是條目神情不混入綱領去尤全神生動。○王辰史泰曰有知止之修有得止之修康誥曰克明德章語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二句便是顧諟惻怛。○滄柱曰自明作為仁由己無可他談說雖本大全但臨川虛齋兩氏說却不如是。湯之盤銘曰章盤銘與切瑳琢磨之義有別切瑳琢磨

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百方家問答。問說說荀日新三句。謂前一新字。是汗者復潔後一新字。是潔者不復汗。只一意。說義曰。荀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不日日又日。則新者亦可復汗。故又要新。其實不曾於日新上加得毫釐。然否。張侗初曰。依此說。則三句並無分別。只消說荀日新一句足矣。何用再贅下二句。蓋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為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為故。在明日又以今日之新為故。日日新比荀日新又別。又日新比日日又別。乃是一日新一日也。愚按。侗初此說不是。只依說說義為是。辛酉三月。○第三節不要泥新命。只要想文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便是自新之至。懷保小民。愚鮮鮮寡。此便是新民之至。下世下年之基。已定於此。傳意自重命之。所以新原不重新命。王申十一月。

邦畿千里章。附治柱曰。敬止二字。敬屬心。止屬事。文王之心無在不敬。故見於事者各得其止。為君而止仁。是敬以為君而止於仁也。又云。緝熙敬在心。止在事。○又曰。緝熙敬在心。止在事。此句以敬為主。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念之間斷者。則謂之緝。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私之過蔽者。則謂之熙。合緝熙以言敬。總是說無不敬耳。惟其心無不敬。故見於事者。自然如明庭。而各得所止矣。觀章句釋以無不敬。詩傳解為不已其敬。便知上二字當合看。大全小註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者。固未的確。即存疑以敬止為緝熙之實。亦未分曉。

○按仇此說。與愚意不同。愚前有辨。詳天蓋樓偶評中。○蔣丹生曰。艾千子云。與國入交。勿重為人君意。作朋友之交。為是。然不必泥賢者多聞。當時友邦家君。凡西伯部中八百諸侯。皆國人也。○用晦曰。此節章句。全無根敬止義。近文因仍萬曆已酉北元之謬。○滄柱曰。經文大學之道。統三綱八目。時文或以大學證道學。經文修身為本。兼格致誠正在內。時文或以修身證自修。皆牽強支離。○附熊伯甘曰。學修中。即有恂慤威儀。譬如月光。微分弦圖。不分體用。○幾亭曰。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固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謂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

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柳下惠皆是。○滄柱釋。文徵評曰。或以敬字為主。從來註解有之乎。答曰。扭捏敬字為主者。皆借先賢註疏。以伸己說耳。按大全小註。或問切瑳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揅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今按此說。只是言欲如文王之各得所止。當由學修以至之。非謂文王是敬止。武公亦是敬止也。又按存疑云。嚴密武毅。只是一箇敬。誠中必形於外。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嚴敬著之於外。此亦只就恂慤威儀上說箇敬字。亦未嘗以敬字貫學修也。若云敬之一字。是聖學之成始而成終者。遂欲以一敬字。

扭合兩節。然則推之大學一經十傳。中庸三十三章。論語二十篇。孟子七卷。與夫五經廿一史。何不可以一教貫之乎。須知此章是為止至善而發。此節是為明明德之至善而發。若謂傳者此章之意。專重在致止上。予不敢阿徇時見也。○仇又云。武公自做得武公事。未嘗拘拘效法文王。今人因傳者連引兩詩。遂謂武公效法文王。牽合兩人。却非事實。

聽訟吾猶人也。章。天蓋樓載祝瑞宸自記曰。此是釋本末不重知字。知本是夫子知本。章句中。可以知本末。知字是找在言外。以明釋本末之義。○用晦曰。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屬。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其

大學

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本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溜湍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字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為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仇曰。以物有本末為格物。註解說本虛齋。

聞者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章。程元立曰。古之人其言物也。猶言道也。禮繡衣言有物而行有恆。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屠蒯曰。禮以行。事有其物。晏子曰。禮之善物也。○按有物有則。雖稱物猶之稱道。然不言道而言物者。道虛而

物質也。

所謂誠其意者。章。用晦曰。此章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又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其謬始於韓求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音。即中庸所謂人

大學

之所不見也。○滄柱曰。專重致知。說起陽明。而韓求仲文因之。○用晦又曰。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為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即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記。意似誠其獨者。則謬其矣。○又曰。慎獨句。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滄柱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非起於戒自欺處。方見自慊。如何於獨中夾入欺慊。此說與用晦異。○又評丙辰房君曰。獨知之意。自始念以至應事。皆貫其中。但論下手處。在初發念頭時。故註指為謹後。若欺慊對舉。猶落後一層也。○畢竟依用晦說欺慊。說為是。○將丹生曰。按朱子語類。說自欺有四樣。一是專事掩覆於外。一是苟且

自慢。一是有所爲而爲。一是始勤終怠。看來苟且自慢也。知爲善去惡。却帶了些沒要緊的意思。此是自欺之根。雖一時奮發久之依舊有他沒要緊。這便是始勤終怠。既然如此。做件好事。決然有爲而起。不然他看得沒要緊。便不做。自此以往。真意漸衰。假意漸盛。掩着之弊。勢必至矣。四者相因。只起於苟且自慢。故註中苟且二字極重。始勤終怠。伏於苟且之中。徇外爲人。是小人掩着。始事禁止時。是要禁此三者。○愚按語類云。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有此條。則知註原重苟且二字。蔣氏此段最明。○語類又云。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

原困鬼錄卷一 大學

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用晦評。此乃首節文云。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向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有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中裏去也。○按依呂說。獨字。則是心之初發。獨又是意之初發。如此方與衆引合。丁巳九月。○順治壬辰。胡文學曰。有處靜時之獨。亦有處動時之獨。○用晦畢。還評曰。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

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卽是致知者。有謂其知卽誠意者。其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卽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附熊伯甘曰。懔字。開良知教門。獨字。開主靜教門。慎字。開主敬教門。○此節蓋惟恐人之恃其知。故云。若以知言。則小人何嘗不知。揜不善而著善。此亦入聖之階也。第小人理欲交持。不能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耳。○癸丑九月。○熊伯甘曰。見君子而後掩然。亦是剝後之復。但小人不知乘此急翻筋斗耳。掩之心。仍是惡惡臭之心。著之心。仍是好好色之心。○又曰。著其善。勿太看壞。如五霸假之。亦有仁聲義問之宣布。只是本原欠真。故曰慎獨而後可以行王道。

原困鬼錄卷一 大學

○人知此章當從致知後說。故時文便云。庸人之爲惡。每由於一念之誤。然可謂之誤。不可謂之欺。奸回之嫉。善必積於念念之迷。然可謂之迷。而不可謂之欺。此又不然。庸人奸人。雖未嘗致知。豈獨無良知乎。非自欺而何。但又另是一種自欺耳。○癸丑十月。自欺。卽呂簡叔所云。瞞心昧己。○滄柱曰。觀上文人之視己。則獨居中。明有指視之者。善不可著而惡不可掩。明是十目十手。交爲指視。傳者引曾子平日之言。乃緊照上文。以證獨之可畏。時文必說意中自有指視。不必他人指視。反覺寬而不緊。○又曰。此節主意。頂上文來。須承自欺。不承自懔。既自懔矣。又何畏於指視乎。時文並承者不通。○辛未楊名時講曾子節。不獨自欺之。小人有此一境也。足

獨皆然也。題原有兩說。一主自己之指視。一主在人之指視。以上文觀之。主在人者是正說。蓋此與中庸自不同也。（王中）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語類曰。那事不是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絮。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絮。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又曰。意既誠矣。後面忿懣親愛等是安頓不着。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蒙引解聖經正心曰。正心正是尊德性工夫。所謂存心也。○第五章或問言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分事為念慮為二項。亦即經中分心身之行。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章語類曰。有所說得重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章語類曰。十三科大題文徵評曰。與仁與讓尚在下文。此處連言上以孝感。下以忠應云云。不既預侵下文乎。說者不得其旨。欲姑避下文。謂此只論理。不論效。猶云我之孝。即國人之所以事君耳。欲不涉君子不涉國人。懸空說箇理。俱無着落矣。况君子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眾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尊君順長惠眾。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眾可使。乃在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臣而不及民乎。種種說不去。予考大全載存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眾皆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

忠孝一理。君子能孝以事親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為事君之忠者也。弟順一理。君子能弟以事兄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為事長之順者也。慈惠一理。君子能慈以字幼。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為使眾之惠者也。孝弟慈。君子之本身立教。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眾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動眾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推言教成於國之效。如此分別。方見題之真解。三十年來。誤於說約。致晦書理。為可恨耳。○又云。即專指君子身上看。尤有着落。蓋君子行於家而為孝弟慈。推於國而為忠順愛。正是教國之本。操之於上處。○又云。近日依說約。將孝弟慈三項屬教家。指君子說。將事君事長使

眾屬成教於國。指國人說。亦自簡捷。依蒙引存疑。孝弟慈是君子齊家事。乃化民之本。而以孝事君。以弟事長。以慈使眾。是君子施之於治國。乃臨民之道。由此國人莫不孝弟慈。是成教於國。蓋教是教以孝弟慈。非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眾之惠。此說尤為斟酌。今說約通行世所共習。似難頓改耳。○按此意。滄柱於子丑文微內發明尤詳。亦不難改也。○滄柱子丑文徵評云。此題之解。說約誤人不淺。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眾屬國人。應上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說。據此是君子齊家於上。國人成教於下。明明涉效驗矣。而却又謂指理而不及效。豈不自相矛盾。其不通者一也。且未言立教之本。而先言成教之效。預侵與仁與讓節。立言無序。

其不通者二也。君子教國人是教之以孝弟慈。故下章云：「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正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教民以孝弟慈也。今謂君子孝於親，所以致國人事君之忠，君子弟於兄，所以致國人事長之順，君子慈於幼，所以致國人使衆之惠，是不以孝弟慈成教，而以忠順惠成教矣。其不通者三也。況所謂教國者，通一國之人民言，今顧氏分作三層看，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之事上有君，有長，臣之使下又有衆，則是所教者專在國之臣，而不及國之民矣。其不通者四也。朱子章句云：「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也。」此句固屬君子說，下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不曰國人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而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亦明指君子治國之道言矣。下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不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云，而曰此所以家齊於上云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教所由成者，皆原於此。若依說約，則與章句不合。其不通者五也。或曰：「大全載朱子一說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此條似與說約相同。曰：「朱子之說，或有一時問答而非生平定說者。」觀朱子又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按此說確與章句相符。觀者固當釋此而去彼也。或曰：「孝所以事君，則是諸侯之上，必有天子，慈所以使衆，則是諸侯之下，

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必有百姓，若弟所以事長一句，其說似乎難通。曰：「弟以事兄，此以家言也。至於在國，則大賢而爲師事，與夫大國之君，方伯之長，皆所謂事長也。其說固不難通矣。或曰：「然則治國之事，專王諸侯言，而無與於天子，亦安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乎？」曰：「傳中所言大槩泛論其理，而不必泥於其詞。此章言治國而引堯舜爲證，下章言平天下而引秦誓爲證，正見其理有相通，而不必判其孰爲天子，孰爲諸侯。況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士，莫不從事於此，則凡爲君爲相而有治平之責者，皆當講求其義，安可執一以論哉？或曰：「以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屬諸君子，其說果何所據？」曰：「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集說皆然，而說約起於近世之新解，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効資難而盡陳善，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原所在，固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矣。」

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効資難而盡陳善，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原所在，固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矣。」

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卽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本文三箇所以字可玩味又云此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卽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一理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又云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

本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存疑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言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卽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卽國之所以事長之順也在家之慈卽國之所以使衆之惠也孝者所以事君君子能孝以教家在國必能忠以事君而教國人孝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能弟以教家在國必能順以事長而教國人弟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能慈以教家在國必能惠以使衆而教國人慈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又云或疑不曰孝者所以事親而曰孝者所以事君何也曰若說所以事親只是家中事不見得家國一理慈必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然後見得在家事親之孝卽在國事君之忠家國一理之意爲顯耳曰此見家國一理是也其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曰教以孝弟慈曰既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

必然修命今政教使人孝弟慈然引導之本全在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上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然非在國居位任事事君事長使衆爲民之標準於上則在家之教亦無由推及於民故治國君子孝弟慈以教於家國之民既有所感發矣及其於國也忠以事君順以事長惠以使衆又足爲民之師表故民望其事君事長使衆咸勃然興起於孝弟慈蓋忠孝一道未有上以忠帥民而民不興於孝也況在家先已有孝以帥之乎弟順一道未有上以順帥民而民不興於弟也況在家先已有弟以帥之乎慈惠一道未有上以惠帥民而民不興於慈也況在家先已有慈以帥之乎孝弟慈以教於家者乃平時之事以見

本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教之所由立事君事長使衆以教於國者乃臨時治民之事以見教之所由行也已上三說可謂最明集說大約相同此足以闢近說之訛矣○治柱又曰孝者三句或謂不可說涉感應之效彼意以仁讓節爲效不可預侵故也不知仁讓節是言興起之速以喚出機字固不必以效在下而拘拘避實蹈虛也○用晦評癸丑房書曰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爲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

君子曰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不專指君子也。行文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晚村是本陳紫峰淺說解。○朱子文集卷五十二。答汪長儒別紙論此。末云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也。蓋朱子此時尚未有盡一之說。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施虞陽說林講首節云。所謂平天下者何也。孝弟慈人心所同然也。先將人心同然意提起。最妙。○滄桂曰。於國言教。而於天下言政者。

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蓋國近而天下遠。國狹而天下廣。近而狹者風化易同。遠而廣者政事多端。此絜矩之道。獨於平天下言之也。故作文章家國無異心。則可。謂治平無二道。則不可。○滄桂曰。君子以位言。乃平天下之帝王。本題有字。是言君子當有此道。非謂君子能有此道也。諸作推高君子將有字。看得現成者。非是。○熊伯甘曰。民好民惡。俱從君子心中作淵默內照中。現出笑啼觀。方看得細。○胡統虞此菴曰。說者謂我之好惡。何不可同於民。不知好風好雨。南北燥濕。即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之能同也。此實難矣。即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音澤得下於民。○川晦曰。所好所惡。時移俗變。誠求其難。○又曰。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

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摘訓曰。若有一个臣是假設之言。不必當就賢臣說。斷斷是一個小人。如嫉亦是。一个臣。○又曰。斷斷句。言其德之純。休休句。言其量之弘。容賢須兼此二意。不可單重在其如有容焉上。如嫉之人。則無斷斷之德。休休之心者也。○按有容內有作用。於有技則駕馭之。於彥聖則維持之。如武侯之於延。儀玄齡之於王。魏若唐有盧懷慎。宋有畢士安。雖心無妒嫉。然能容止是耳。○順治己丑。劉子莊論妨賢之害。曰。彼有深動乎人主之術。亦自托於愛惜人才。慎重名器。以陰濟其不容一人之心。是豈必躬為驅斥。而高人以廉恥自引。彼有大過乎人之才。亦自托於與復古典。

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專體大權。以陰成其不可一世之志。是豈必盡人猜嫌。而當官以牽制自畏。○又云。古有以君子而誤用小人者矣。或求治之急。或憐才之深。而遂為其所乘。古有以小人而陰用君子者矣。或因之以為名。或委之以救敗。而乃為其所誤。○大全辨。芭山張氏曰。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希賢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貳移輪沒。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按安民此論。則去小人而不能勝小人。尚為至憂。况於退而不能遠者哉。○用晦選評曰。以上言累知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

也。猶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愚按用晦又言大道是修己治人之術。即明德新民。不是緊矩之道。緊矩只是新民一邊事。愚謂不然。緊屬新民。矩即是明德。○摘訓曰。恆字蓋不但平時足。而有事之時亦足。不但豐年足。而歉熟之年亦足。○唐之興也。備萬紀以言利。其衰也。集延齡以聚斂。進。○用晦曰。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於桂曰。慎於用人。尤為理財第一義。故引言本旨。全重在不畜聚斂之臣耳。○按滄桂於十三科文徵。又主大槩引述。不作軒輊之說。○用晦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

續困勉錄卷一大學

子。孟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自陶石黃舉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為不易之說。其實非也。○卜式亦一畜牧之徒耳。太史公所不屑傳。因烹弘羊。天乃雨一言。傳訟漢廷。班固至比之汲黯。言義不言利。固君子所深予也。上申明說。一貫貫直。則汲黯卜式論記。用晦曰。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半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承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發為思過。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止嘉開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備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

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為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附 涇陽先生謂因其所發。對上文有時而昏。以心之通塞言。不以念之寂感言。與未發已發小異。然按或問小註。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幾。無數。即以已發二字看。亦不妨。若以通塞言。謂忽然迸出。恐復蹈金溪新建之病耳。

附 用晦墨選評曰。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徐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

續困勉錄卷十大學

如此去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緣他所云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的係狂禪明矣。經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差不差之極處耳。

中庸講義續困勉錄卷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潛菴編次

受業 席永恂漢翼
王爾席漢延 恭聞

男宸徵直方

禮徵用中
姪 寬徵親上

外孫 李文治立誠
李文瀚南阜 全較訂

中庸

語類曰中庸始言一理云云如何說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要你透一理會過方得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又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

續困勉錄卷二

先開說未發之中○張天如中庸註疏大全合纂序云漢之言中庸者禮也宋之言中庸者理也禮理一也而學者二之○若非中庸緊提誠字則五霸之假可以追三王鄉愿之似可以入堯舜

天命之謂性章 熊伯甘曰天有氣化之命故人亦有氣質之性○幾亭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就人言也若統論道即太極也○語類曰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又曰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之無道可乎○語類問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人說曰諸家都作行人上說非也率性者只是就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

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仇云天命率性是義理之不雜於氣質者聖人循道是義理以化其氣質之偏若非為氣質之異何故又補出循道來作文不拈氣質未免鶻突○語類問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絳牛鼻之可穿數句恐說未盡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曰說話難若說得濶則人將來又只認目之於色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等做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說吾身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此皆是

續困勉錄卷二

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末至淪沒○大全辨曰按前聖或言道言教言命言性雖未嘗合性命道教顯言之然辭不必同理自相通所謂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是也後儒但當推求其意不必文字辭辭害志安見前聖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自道教分畫界限得此遺彼乎又安見子思言前聖未嘗獨台性命道教而言之乎子思作中庸大畧原本孔子豈孔子傳易言性道命言道遺性至于思而後融貫無罅漏乎信如新安說則是子思加仲尼數等○右新安陳氏前聖如舜首言道一條○語類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要昏了便

便是戒懼。○又曰：只是發然提起在這裏。○又曰：戒懼謹獨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語類曰：謹獨是通說，不止是念慮初萌。○又有一條云：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與上條不同。○又云：戒懼恐懼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掇。○幾者動之微，與莫顯乎微。此二微字，俱兼得。惡是人心初動時，亦未嘗不微也。與虞書微字不同。○顧涇陽虞山商語曰：慎獨獨字，註解作獨知。近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幾字曰：心本至藏之物，然一有思慮，即心中之氣出而與外氣交，人雖不能見聞，而鬼神則知之矣。可見心中有物，即漏洩而非惟寂然。

中庸卷第二 中篇

不動。鬼神莫測是審。○此節有以慎獨後養成言者，其說始於艾千子，與朱子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之說不同。今人皆知其謬矣，然謂不以聖愚有加損者，此是旁意。若正意則欲言中和所包之廣，以起下節之意耳。今時文講天下之大本達道，輒云本豈君子獨裕之本乎？天下同此性，則天下同此本也。道豈君子自私之道乎？天下同此率，則天下同此道也。是以旁意作正意矣。豈不又謬？○王子○滄柱曰：第四節近來多依雲峯胡氏之說，謂上文是言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條是說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乃誤解大註道不可離之意矣。須知未發之中，具乎大本已發之和，推為達道性情之德如此，使靜而不能戒懼，則大本有時而不立；動而不能慎獨，則

達道有時而不行。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是推原，不可離道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語類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幾字曰：天愛萬物，尤愛者人，位天地由於育萬物，育萬物由於安百姓。○用晦曰：致字，幾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有位，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又曰：戒懼慎獨做到積果純熟，極處纔叫得致。纔有位有效驗時，文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即粗疎矣。○又曰：位育是實事，時文每云性中之天地，性中之萬物，此

中庸卷第二 中篇

求深而得謬也。○中庸首章語類萬人傑所記云：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恐非朱子定論。○附用晦程墨評曰：龍溪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覺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川他不看故分動靜為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君子中庸章

此章引仲尼之言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

敬肆之間可見必有戒懼慎獨之功而後能不離道也

○胡此菴曰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

對立不得底○語類曰君子而時中君子只是說箇好

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大全辨曰隨時處

中內自兼得無時不中意非無時不中安得隨時處中

○用晦墨選評曰戒懼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罔無忌憚

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

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

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懼恐懼乃能體得此

理於已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

者也故程子朱子只說戒懼恐懼而不及慎獨繁有意

在慎獨只在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懼恐懼兼動

靜統始終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

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懼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

以戒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小心齋御記云無

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中庸其至矣乎章 摘訓曰此中庸比君子中庸不同少

了不偏不倚一半○熊伯甘曰鮮能責備在聚道立教

之人

道之不行也章 大全辨卓庵張氏曰知愚賢不肖皆飲

食中人而或過或不及則不知味也孔子此語正要人

從飲食內見味既非懸壺廢食亦不另增爐竈與孟子

不著不察同一感慨○知味似不必專指窮口腹之欲

徇飢渴之害者說

道其不行矣夫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 壬子徐剛振文曰知不貴乎擅一己

之哲而貴乎合天下之明知既貴乎合天下之明而尤

貴乎彈一心之哲○摘訓曰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樂

取乎人而非智者之過執兩端而用其中則能取於已

而非愚者之不及○按用晦分過不及亦與摘訓同然

愚意上下兩截似各有無過不及在○滄柱曰或問以

問察隱揚善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為非知之不及今

按問察二句亦兼無不及意執兩二句亦兼無過其意

方足○用晦謂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

為大知此夫子意也全重過一邊說○又曰舜能不自

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亦必至之解然其所以能如

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

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為知也○看註中在我之

權度二語自明

人皆曰子知章

回之為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子路問強章 語類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

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

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

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

失○幾亭謂老子以弱為強正是此學術○熊伯甘曰

南強自是黃老學問。雜伯用之。則爲計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北強亦莫作粗暴邊看。如燕之悲歌。慷慨泰之小戎。無衣亦是綱常路上人。故稱得箇強者。只是習氣未融耳。吾儒應世。不過與人守己兩端。而人生所遭。不外有道無道兩端。君子有養就正直之體。與人自和。和便於性。則不流。守己自中立。中立便於性。則不倚。非但徇逐時好爲流。依傍門戶爲倚。卽調停物情。任恃意見。亦流倚也。有道不變。直是元氣蘊藉。卿相不動心地。至死不變。直是死壽不貳之學。

索隱行怪章。君子依乎中庸。句。康熙壬子。陝西解元王吉和破云。進觀體道之君子。惟爲人之所當爲而已。○用晦曰。依乎中庸。句。緊對素隱行怪。說。時文或承遵道。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與道不同。固也。然自此以前。專欲明知仁勇爲入道之門。未暇及安勉意。而立言之意。則專爲下學而發也。故夫子論舜論回告由及自謂之語。皆錯雜引之。以爲學者之準的。毋誤泥依屬自然之說。而自生葛藤也。○晚邨評金正希唯聖者句曰。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非爲非已。白文語勢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逐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強分難易。求精得粗。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滄柱曰。單照素隱立說。未免稍偏。昔湯若士全章文倡爲新說。究非本旨。○大意是言君

子之道。非貴白爲費。隱白爲隱也。費不離隱。隱不離費。○子丑六月。○順治戊戌。蔣德瑗文曰。或疑隱者其始費者其終。而道之費隱。初無始終。或疑費者其末。隱者其本。而道之費隱。寧岐本末。○王前席文曰。固非此見。爲費彼見。爲隱也。亦非費爲其終。隱爲其始也。○卽費卽隱。初非兩截。最爲融洽。○王中。○語類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又曰。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幾子曰。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耳。○用晦舉選詳曰。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陳大士言其上下察也。文云。道非空虛。道非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一問。楊子常詳曰。其字實作道字。說透極。○用晦曰。爲魚節。是觸着處。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察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摘訓曰。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道豈可以須臾離哉。○滄柱曰。同是一夫婦章句。解上文云。夫婦居室。或問亦云。男女居室。解得知能極淺。乃小註解造端句。則云。君臣父子之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以見其尤切近。又云。人倫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非知幾慎獨。孰能體之。據此却又看得夫婦極重。蓋前二語是正說。後一條是推開說。時文作君子體道。托始於夫婦者。大深。○按徐居甫問知造端之重。則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矣。朱子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見文集第五十八卷。

道不遠人章。道不遠人者。蓋以道之費者無所不在。盡人皆在道中。而各有其當爲之道。故道不遠於人也。饒氏謂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依此則承上章來當作一轉。然恐轉說不見得費意。還宜作一直說。戊申二月。○此節雲峯胡氏史氏伯雍之說。似二而實一。所謂以衆人望人。原不是一。

味苟且堯舜之道。幸弟而已。皆衆人所能知能行。但不責之以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耳。玩或問自明。壬申十一月。○幾亭曰。精言之博文約禮。乃以顏治顏。○存疑謂自其存於心而言。則曰忠。自其行於外而言。則曰恕。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與忠信有別。慈信只是實事。恕則所以求諸事。是個推行之法。○張夫子講弗施於人。謂不以智役天下之愚。不以賢加天下之不肯。○滄柱曰。末節上是言道全於君子。庸德以下。是言君子之體道。須知子臣弟友各盡其道。由於庸德庸言實致其功。○君子素其位而行章。卓庵張氏曰。我有所以主張此位。不爲位所播奪處。須兼不以其道得。不處不去意。○又曰。數行字。是我有所以行乎四者之道。處當貴致君澤

民處貧賤。則脩身見世忠信篤敬。行發而造次顚沛不違仁。○用晦曰。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祖程而入裸國也。○中石呂氏懷曰。自得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與格致誠正上得來。便是強白排遣。毫釐千里。○摘訓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卽上文而申言之也。在上位則盡在上之道。待下以禮而不凌忽。以求於下在下位則盡在下之道。事上以敬而不攀援。以求於上。既無所求。則何怨之有。蓋有所求而不得。然後生怨耳。六在下位者。既不怨上。在上位者。既不怨下。則心之廣大光明。無所餘累。豈惟下不怨上。上不怨下而已哉。將見以上則亦不怨天。以下則亦不尤人矣。此二句又在無怨之外。○大全辨政曰。非獨世人顛倒。我不得。卽造物亦牢籠我。

不得。此却是平平坦坦。故又謂之易。○王南席居易一句文曰。無定之命。貴居其一定之位。以俟之一定之命。又貴居其無定之位。以俟之。○看命字最融活。○倅如行遠必自邇章。存疑云。君子之道進爲之道也。猶訓云。君子之道與前而三箇君子之道當作一側看。猶訓似長。

鬼神爲德章。此章似因上章遠邇高卑之序。又歸到誠上。丁巳七月。○大全辨中洲金氏曰。前面言夫婦爲德。言子臣弟友言富貴貧賤。言妻子兄弟父母皆從顯處見顯。至此忽插鬼神。段却又從微處指出箇顯來。見鬼神至變幻至微茫。都是至平常道理。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禮運疏曰。據其氣謂之陰陽。據

其形謂之天地。愚謂據其靈謂之鬼神。○用晦曰：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卽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卽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尙有疑碍，則猶未達此關也。○薛文清曰：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語類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爲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爲此。○使字直貫一節，非但謂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順治乙未王接全章文，遇至第三節云：天下之人不知求吾身之鬼神，而以見於壇壝郊廟者，爲幽明之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所格不能驗氣機之鬼神，而以形於駿奔對越者，爲陰陽之所通。宜其日體於鬼神而莫之見聞也。然吾卽是以觀，亦大彰明而較著矣。○熊伯甘曰：周子主靜而太極之說，歸宿於誠，有太極圖之極，卽不可無通書之誠。舜其大孝也與？章。滄柱曰：舜之德爲聖人，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時文只云全其爲孝，卽是全其爲德。似看得德因孝成，不是孝因德盡矣。○順治戊戌蔣德瑛曰：孝者百行之先圖，故論德必始於孝，而德者顯揚之本，事故論孝尤始於德。○首節德福平說，然使福自福而德自德，德不足以致福，福非德所致，猶未足爲孝也。故下又合德福言之。○尊富養保，若由偶然之遭，何足爲孝？故自次節以下，皆歸重大德。○講養保，要照顧著腰

不配无商均不繼位。○第二節以下，要照顧孝字，只可云舜惟知以德之盛成孝之大而已。○孟子言舜之有天下，由於天，中庸言舜之得天，由於德，更進一層。○陳介眉講放，大德四節云：吾恐忘舜之烝乂，而倖舜之登庸者，不以爲有可冀之端，卽以爲不可知之事，而舜隱矣。而孝隱矣。由今以思，而舜固有其必然者也。○陳幾亭曰：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而究必歸於大定。○金正希全章大結云：君子是以知達天之學也。玄德升聞於昭在上，與夫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者，其於天地也，莫不皆父母事而呼吸通也。何則？焉栽培傾覆物能以其氣候與天接，而遠邇高卑人反不能以其性情與天應，何耶？○熊伯甘講末節云：大聖大賢，求已不求天，任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理不任氣。○附晚村文評曰：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爲聖人尊富養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爲五句，卽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字異。卽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一大字，便有推極其至之意，何必到下五句乃爲推極其至乎？晚邨此論甚差。○以兩德字分

別看亦支離。○用晦曰：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享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文報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享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享保而後為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按用晦又言：自古聖人止有舜渾是一孝做成的，觀虞書四岳薦舜，只是一孝。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此恐未是。古來聖人就不是以孝做成的。○仇洽柱云：以德與尊富享保証明大孝，乃許白雲之說，不起於時文。晚村看德為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其意獨有體認，然以尊富享保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為因孝所致，則可以德為聖人，為因孝做成，却不可蓋舜是生安之大聖，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豈是從孝造到聖人？還是由聖德故克盡大孝耳。○愚按：洽柱說最是，但云尊富享保因孝所致，與德為聖人句不同，則未免支離。已未十一月。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用晦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貴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萬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大全辨：芭山張氏曰：無憂不是慶文王遭際，惟文王能盡道，自有一段戒懼自慊處。觀大學止孝止慈可見，與不愧作同。○看來前此王

季之時而之衰末其，向可有為以救之。後此武王之時，商之壞已極，只得有為以革之。惟文王所處之時，乃不可有為之時，故以無憂處之。無憂正從憂患中來。王申四月○不要將茂衣等看，作是子述子述不過言其能保有先業耳。下文兩節乃意外之事，豈可以此為子述。○洽柱曰：續緒句是喚起下文，不是總冒下文。○幾亭曰：伯夷武王各成其是，然中庸則必歸之武王。○又曰：武王革命中庸之事也，所以行之或未盡焉，是以來西山之譏，使文王在，夷齊之感，滋矣。自生哉。○如幾亭說，仍是武王非聖人論矣。恐不然。○大全辨：芭山張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若庶母則無服。洪武五年，上命宋濂等考定喪禮，名曰孝慈錄，定制子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足補周禮儀禮所未備。○孝慈錄一書到底可議。○語類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倚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善。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章。艾千子曰：饒氏說達字，照上達平諸侯大夫達乎天子，時文又有作達權通變說者，子謂此不過宋註一節一枝耳。蓋周家制作大備，萬世由

之小大由之盡倫盡制無以復加此兼有二端在內一則繼志述事禮以義起能達權通變制先王之未有一則制度詳密使天下之人至於諸侯大夫士庶皆得因分循禮是以天下由之小大由之而天下之人通稱為孝也終不若朱註為該備耳右文待詳葉秉敬二句作威○熊伯甘曰孝以下文制禮言再勿扯續緒等語周家之禮至精至密不惟先王先公之所未有即夏商忠質之代安得詳備至此故為至善○用晦曰章意以費之大者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戎衣續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為訓也人多貪發上章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次節近文皆貼武周謂不泛說然存疑說是威○繼述

續困勉錄卷三

中庸

曰善大全兼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候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為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縱并以武周擬丕炎可乎最明○滄柱曰次節孝字緊承上文來自當貼武周說故章句以續緒成德証之但志事雖屬前人而亦宜善看若云前人有是心而不為後人體其心而為之則視周文為魏武矣須知武周未得天下以前克守前業何嘗非繼述之善後來享帝享親郊廟大典以其行乎時勢之可為而酌乎天理之當然故謂之善繼善述其實持守變通皆在其中○又曰章句云下文又

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的宜指本章下文蓋春秋節是敬所尊則禮通於上矣宗廟節是愛所親則禮通於下矣恐不當依大全小註作在上章下文說也蓋本節三句是引起下文不是申解前章也不可無辨○熊伯甘曰費賤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賈當材能看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用晦曰是從序事推出辨賢不足為辨賢而序事○大全辨曰按禮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以此耳許氏不察以賢否並稱失之疎○陳介昌評乙丑房齋

續困勉錄卷三

中庸

曰行禮至旅酬之時下自為上舉觴耳非下代上行酬也時文往往誤看○逮賤之賤是卑幼然不必是童子時文多用舞勺舞象等字殊可笑○林次崖謂依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觴於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解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觴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觴於其長乃是下文無算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按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之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之文畧則言旅酬便可統下無算爵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觴於其長逮賤之義乃備也朱子此句本之鄭氏鄭氏又即引特牲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賓弟子三字乎疏旅酬句兼指賓弟子決無可議○何配庸考卷行選集評○滄柱曰舊說以上節為四時之祭此節為三年之祫

考之大全蒙引但無此說上言祖廟豈時祭專主祖而不及宗乎此言宗廟豈祫祭專主宗而不及祖乎且大全小註以上節為敬所尊此節為愛所親豈可謂時祭獨取敬尊祫祭獨取愛親乎須知言祖廟宗廟亦錯舉以互見耳○按川陽孝友傳蔡作將宗廟節主祫祭言殊誤○左傳襄十二年「遷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則宗廟祖廟亦有辨」○用勝詳敬其所尊二句文曰此題之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歎而武成後乃為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親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

懷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天備子集曰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按千子此言最是又謂園丘所以迎陽氣之始非祀天之形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非祀地之形此可商如此則似五帝之分管四時了○呂無黨評辛未文曰昔二禘議禮於天地分合祭之說自相抵牾東坡據吳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以爲合祭之明文類演則又據周禮冬至開丘夏至方澤之語謂當分祭其後國家迄從坡說然觀朱子文集議論似以類演爲是蓋終以周禮之文明白可據也○用晦曰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

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重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覆述爲推開乎

冊四書中典制題爲時文壞盡其謬誤之甚者如此章明說武周卽從割歡之說謂周有九廟亦當在共王以後文武在當統之次以功德不遷方別增二室何緣武王未崩文王尚爲禘廟便遽有九廟世室之名至宗廟二字亦因處有神宗故有三宗祖考有稱宗者故可謂之祖廟亦可謂之宗廟時文動引大宗小宗之說夫禮

所謂大宗者繼別子者也小宗者繼高曾祖稱者也此皆就大夫士而言若天子則繼統非繼宗於大宗小宗之說無與借此發議則可指此爲宗之所由名則不可若時文所云周爲大宗魯爲小宗者則經傳所無也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守祧曰宗亦曰祧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亦曰世室朱子禘祫議本之以一昭一穆爲宗百世不遷皆指文武之廟言然此章宗廟猶在武周時則以文武之廟爲宗者尤非此章說也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而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篇群昭群穆成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之故大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

者不遇別其班次耳。子姓祿將有宗祧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大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嘗讀此題。王守溪文曰。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諸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實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穆移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此亦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偏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穆皆在南。穆皆在北。雜還謹謹。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于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於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義者也。至以春秋節爲時祭。宗廟節爲祫祭。時文相沿。亦因羣昭羣穆成在。必合祭於太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廟而非各祭於羣廟矣。然所爲祫者。合祭之名。天子祫禘祫嘗祫示。則時祭亦祫。曾子問所爲祝迎四廟之主。羣子姓即可陪位矣。非必有時祭大祭之說。然與上節分也。况有時祫有大祫。時祫卽四時之祭矣。愚意大祫卽禘祭。追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合食焉。春秋所爲大事於太廟。公羊所爲五年而再殷祭者。皆指此。春秋書禘不書祫。以禘皆合祭。卽所謂祫。非禘外更有祫也。鄭氏率意穿鑿。妄推魯公禘祫之年分。而謂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諸儒之說紛紛。或謂禘大祫小。或謂祫大禘小。遂使禘祫並行。而或比年類合。或同歲再序。名實俱亂。禮意全乖。唐宋諸儒因緣附會。遂謂祫及太祖而兼毀廟未毀廟之主。禘追太祖之所自出。惟以祖配而不兼羣廟之主。祭則然。未有確據。但以春秋所載與王制曾子問太傳考之。知其說之未當矣。故禘外有祫者。漢儒之說也。禘有禘祫。祫有祫禮者。唐宋諸儒之說也。欲作一論詳辨之。偶拈此題。附識其大畧於此。

袁公問政章。滄柱曰。人道數政節二道字。只當作虛字解。與下文天道人道相同。惟脩道達道立及果能此道。乃作實字說。時文因題中有道字。遂將人字道字改字三層互講。正如作誠者天之道題。將道字與天字誠字轉轉翻弄者。同一悖謬。○用晦曰。自此至下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崑山重生道外更無仁也。而高言性命者。或將離道以求仁勢。必

求仁以脩道而仁與道遂岐而視之。○丙辰閏嘉定童
生禮所生也。文偶記此節只是發明脩道以仁一句言
義言禮總發明得一仁字。若云禮不外仁義則似言禮
不似言仁。若云仁義必藉禮則又似仁義之外另生出
一箇禮。俱不是口氣。○摘訓曰。尊賢須從宜字上搭來。
只當云分別人之賢否。而賢者宜尊。則若從而尊之。若
說分別賢之大小。而師之友之便涉等上了。○禮所生
也。便見不可有厚薄。惟我輕重。惟我之心。○摘訓曰。是
禮生出等殺來。若說等殺為禮之所從生。則下文天字
說不去。○大全辨曰。等殺即是禮了。所生言此等殺乃
天理生成的。非私意安排。不是先有禮而後發見等殺
也。○晚村評禮所生也。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曰禮所生也。禮字只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
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
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
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
憚者。直敢道程朱性即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摘
訓曰。親親尊賢通與五達道對說。存疑以尊賢與事物
之宜對。誤矣。義者宜也。雖在事物上說。然義至於宜。則
五達道皆有所宜。而尊賢則為大耳。○又曰。能親親則
由親以逮疏。而達道無不舉。能尊賢則由尊賢以會友而
達道無不明。故為大。○滄柱評己未生知節。云此節
章句兼分與等言。分指義理之性。理凡所同。故道皆可
知可行。等指氣質之性。清濁不同。故有生安學利困勉

之別。就分上提出知仁勇。此緊釋上文達德。乃正意也。
就等上添出知仁勇。此照前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
之勇來。乃旁意也。作文自須提明氣質之性。但不必將
知仁勇貼入氣質中。恐於上節知仁勇正意反蒙混不
清。○大全辨或曰。九經明曰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
如是不獨天王也。○庚戌會墨有將九句中身賢親臣
民等字。貼人存。脩尊親敬體等字。貼政事。又有以上三
句貼人存。下六句貼政事。俱最穿鑿。○滄柱曰。上文說
知脩身即知治天下國家。是天德可以行王道。此處說
天下國家有九經。是王者治人之實政。九經本於文武
乃云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之。不是文武定列九經。勒成
一書。如周禮周官之類。乃夫子擇文武之政。取其脩己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治人常行不易者。稱為九經。時文每云經若曰經之意
若曰。及經則以為等語者。俱非語氣。○用聯墨選評曰。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
同例。皆孔子之言。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經可曰
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用聯曰。不
眩靠定事上說。便攝左右小臣僉王在內。○又曰。天下
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碍。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
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看上文桑扈人則四方歸。桑
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
國有來也。邑來之君長為得。蓋當時勢能阻抗天子之
政令。不行於天下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又曰。
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

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熊伯甘曰：官盛任使者，不以吏事責大臣，使大臣得優游論議，下能盡材之所長，上不為文法之所束也。○附晚村家選評曰：忠信重祿，皆是大舜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誼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遇為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又曰：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看不得此三字。○第十三節：也要顯定議字。立論時文以立少務簡，一字者相去何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曾千里。治程此論最是蓋此要見九經非微謀名法之迹，非誇飾耳目之能耳。○大全辨少墟馮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先事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將迎。况又未必合乎豫，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行於此加百倍之功。造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白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插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安貼？凡事豫則立，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不豫便有告子養襲之患。○治程曰：凡事兼承達道達德九經時文，單承九經失之掛漏。豫字內有誠字，在言凡事皆當豫，此實心時文。因本文不露誠字，只泛解或入沉幾度務，慎而不豫，試養靜而後動等語。

失之浮泛。立字即就凡事言，如達道之行，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成就而言。故曰：立時文，泥胡氏可立則可行之說，遂謂立是操持於平日，然則立者何事？行者又何事？耶？此又失之影響。○又曰：凡事蒙引謂章句之屬，屬字所包者廣，然只說道德九經已該得，脩己治人盡倫盡物矣。○熊伯甘曰：信徹上下，可以定交，即可靖獻，非借交游揚也。○生安節是言終事無偏全鼓舞之意，多此節是言始事有勞逸策勵之意多。○治程曰：以聖人為天道是就無失其本來者言，故註加一亦字，以別之。便見上句天道是兼聖凡說矣。其以擇執為人道，此是正頂戴之者，故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又曰：誠者天之道，二句總申明誠身之故耳。大全以天道屬懸空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說不着人身者，終非定論。誠者天道，此無論為生安為學利為困勉而理之同得者，皆可以天道說之矣。誠之者，人道此無論為近知為近仁為近勇而心之克盡者，皆可以人道名之矣。○幾亭曰：問貴審漢明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樂，惜當時欠却一問，所為何善？則王必更有對矣。○大全辨少墟馮氏曰：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於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辦得之字明白，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白誠明章 摘訓曰二則字雖意有緩急然總是快解

唯天下至誠章 語類問盡其性如性中有道仁便具箇盡得仁底道理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盡只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盡○熊伯甘曰盡人之性如作息耕鑿即人皆曉舜也日用飲食即人皆文武也夫子亦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盡物之性如服牛乘馬稼穡有相之道教豈不入淳池雞豚之畜無失其時○滄柱曰或謂參天地不止配天地亦是時文相形話頭究竟參與配亦無甚分別○又曰至誠無息意朱子以覆載成爲與天地同用以配天地爲與天地同體亦只就及物處見其功業可配天地不是判然有箇體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用之分故此處以體用分貼參贊者亦屬近似之解○用晦曰揆諸者不知理一虔服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分殊其體一也○又曰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叠句法白取支離之謂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缺一邊講便不是○又或曰如公言逐層貫通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雖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云時雍其羣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又曰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

見性了性也○戴有祺講盡人物以下云由是禮樂興焉刑政設焉日用飲食養其生焉君臣父子明其教焉由是六府三事胥允治也鳥獸草木胥成若也由是幾理寅亮由是裁成輔相自有之無謂之復自無之有謂之通

其次致曲章 程明道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

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大體學解 ○木鐘集曰曲能有誠不要大看未是統體

誠處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大全辨曰雉升陽耳殷道以典

製集朝堂階陽以亡蓋見祥而爲不善則祥反爲妖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誠者自成也章 摘訓曰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作自

然者然則章句云乃爲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已兩白字亦俱爲自然耶蓋自只是自己耳自然意尙在自字外而自道之自實因此而生末節兩已字即此白字意成物物字又與此白字相對者也此章三箇白字俱同○滄柱謂首節上白字以自然言下白字以自己言亦謬○摘訓又曰自道句正見常誠非兩平語體道之功不外於存誠而已○又曰此二句爲下二節張本次節誠之則誠能自成而道其道於我末節成物則誠不止於自成而又道其道於人○用晦曰首節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天道人道道字與此道字剋別時文亂拈者○滄柱曰自成以本體言自道以工夫言○熊伯甘

曰誠者物之終始。此節物字。即己身亦是。下節物字。指人與萬物言。○董思曰。曰天下之物。有始有終。然後謂之成。吾人之事成始成終。然後謂之物時而成己之始。又時而成物之始。時而成己之終。即時而成物之終。○川晦曰。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己。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己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又曰。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又曰。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又曰。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誤矣。此仁知是指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己。處拈此意。則佳耳。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按用晦又云。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作此二節文。於言外補自道。則可於題中平綴自成。自道。則混此說。愚有所未安。○滄柱曰。仁知是在心之德。時措是見於己物之事。當云仁知措之於己物。如何反云措之己物。而為仁知未免倒說矣。○又云。上文君子誠之處。是自道而全其自成。本節又從成己推到成物。則誠不獨自成。而道亦不獨自道矣。○又云。道字只作理字解。合內外之道。猶云理無內外之別耳。道即指性說。非見於行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己。處拈此意。則佳耳。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按用晦又云。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作此二節文。於言外補自道。則可於題中平綴自成。自道。則混此說。愚有所未安。○滄柱曰。仁知是在心之德。時措是見於己物之事。當云仁知措之於己物。如何反云措之己物。而為仁知未免倒說矣。○又云。上文君子誠之處。是自道而全其自成。本節又從成己推到成物。則誠不獨自成。而道亦不獨自道矣。○又云。道字只作理字解。合內外之道。猶云理無內外之別耳。道即指性說。非見於行

事而謂之道也。○又云。仁知即是性。不可云天命之初見性。不見仁知。○又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有此身。即有仁知。謂之未有物。先有仁知。則可謂之未有己。先有仁知。則不可。若無此身體。則仁知在何處。該載不可不辨。○又云。大全譚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四句皆貼誠字講。○黃蘊生講。末節云。學者當知必至於此。而後謂之自道。苟不至於此。則雖當時傳之後世。述之。而不可以為道。亦當知必至於此。而後謂之自成。苟不至乎此。則雖不愧屋漏。無忝獨知。而不可以為成也。○蒙引謂此章誠意重。而道意輕。愚謂存誠在乎體道。體道在乎存誠。首節似重在道。次節似重在誠。○語類講自成自道。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並無以天命率性分配之說。附滄柱釋。聖文徵評。此題上三句。題理易明。下二句各有兩說。予特辨之。合內外之道。侯章句之意。是言仁知既為性之德。則仁固在內。知亦非外。故云皆吾性之所固有。而初無內外之殊。無殊二字。正釋本題合字。蒙引云。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知以成物。仁知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此說與大全饒氏相同。皆以仁知為合內外最切。朱子本註。至大全。顧氏謂外是成物。內是成己。合是兼總之名。却指性之德。為合內而成己。外而成物之道。淺說謂合成己成物而同一道。此皆以己物為內外。而性之統乎己物者。謂合內外之道。意與朱子不同。至達說又謂成己之仁。雖若在內。而實成物之

本未嘗遺乎外。成物之知。雖若在外。而實成己之推。未嘗離乎內。此於仁知已物兩相交互處。爲合內外。益糾纏不明。且知既爲性之德矣。而又曰。雖若在外。尤覺無謂。又大全僥程二註。以合內外之道。照而道自道說。却不知首節自道。是當然之道。此處道字。是本然之道。皆錯看章句。道亦行於彼一句耳。不知註中補出自道意。本在成己成物處。不宜插在合內外句。惟蒙引謂此道字輕看。愚謂此道字。只指理而言。兩處道字。何必強而同之耶。又或以性之德爲天命之性。合內外之道。爲率性之道。上句性字。固同。而以此道爲率性之道。亦終未合蓋率性云者。循其性而見之。於日用事物也。此言合內外之道。是言仁知皆在吾心。而無內外可分。當指性

續困勉錄卷一中庸

體而言。如何說作率性。卽離氏實理可由曰道。亦傍率性而言。皆不精細。○故時措之宜也。故字緊承上四句來。上四句謂仁知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分。是仁知平說。下言時措之宜。明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應轉成己成物意。若以時措句爲專措於物。却側重在知之成物。而反畧過仁之成己矣。豈知上文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言成物不出成己之中。下兼言措之己物。而皆宜。方見一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講述誤解章句。以既得於己爲成己。以見於事者皆得其宜爲成物。豈仁知兼得於己。而見於事者。單屬知之成物耶。看時措句偏而不全。且於註中皆字亦無着落。惟蒙引解云。仁知之德具於己。

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亦不必說成物在成己之後。又云。仁知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以時措之宜爲見於事者。此也。德者所以成己成物之理也。又謂得於己。指性之德。實兼仁知。且成己成物各有其事。事字又不虛。按蒙引兼成己成物解時措句。註中皆字。方不落空。○或疑成己之仁。成物之知。是從誠之之後。言其成德至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却又推原到本來性體。下句接出時措之宜。豈只任其本體。遂能成己成物耶。愚謂註中既得於己一句。明是補出誠者之至其仁知。張氏亦云。惟自成自道者。爲能全其性之合內外。淺說亦

續困勉錄卷二中庸

云。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已也。物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得於仁。而或失於知者乎。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按淺說。補出誠字。方可接到時措。且於時措句。先平還成己成物。然後側到成己。所以成物。以應節首二句。最爲體貼。時說必以時措爲專指措物者。其亦未之思矣。○或疑施於物者。可云措。行於己者。如何云措。不知山心而發於事。凡身之威儀言動周旋中禮。何莫非措之。而得其宜。若己之所措者。不得其宜。又何以使措於物者。各得其宜耶。此亦不難辨者。

故至誠無息章 摘訓曰故字意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處方住○曲禮上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云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愚按中庸此故字似亦是如此又曲禮若夫坐如尸若夫二字亦然○滄柱已未文徵評悠久無疆句曰此句不言配者蒙上文配天配地來則配天地之無疆意自顯然矣時文每云至誠自能無疆故可不言配俱非題旨○用晦曰不見而章三句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似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摘訓曰過下云爲物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也厚也○今夫天一節是生物不測博也一節乃不貳之後所以生物不測處○已未張光勇二節文云至誠之博厚

續困勉錄卷上

中庸

五

高明悠久由盛德而後爲大業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由敦化而後於川流其顯諸仁者皆藏諸用以一而神者即兩而化○幾亭曰老子以萬物爲芻狗見天地之迹謬擬天地之心○摘訓曰上文說了聖人天地之功至此又各歸到本源上○又曰於穆是至誠不已是無息這不消補了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成個至誠無息之全意耳原不重天人合一上

大哉聖人之道章 滄柱已未文徵評洋洋節云天地之閒止一團元氣之運行其生成廢物充塞宇宙者皆氣爲之也氣之自然流行布護者即所謂理也先儒先理

後氣及理爲氣字之說以此形容造化終覺分爲二事唯羅整菴先生看得徹底洞達○愚按此滄柱之誤○大全於尊德性節獨載雲峯胡氏史氏伯瑯之說而於饒雙峯陳定宇之說則削而不見去取恐未必當○摘訓曰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蓋調停之說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故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不欲人講學而其自處亦未免負氣自賢以尊德性許之未免阿其所好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存疑謂章句似重在致知而尊德性爲致知而設尊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及重朱子平生受用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不知存疑何故有此一段議論不

續困勉錄卷上

中庸

五

如摘訓遺矣○附程章敬答汪念慈書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兩種也尊德性者中庸之戒慎玉藻之九容道問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古人入歲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朱子各程端蒙曰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見考亭淵源錄○順治壬辰余向講致廣大句云性一也曲學道爲冥空而君子以實者致之實而後可以推放也顯惡流爲鄙固而君子以虛者致之虛而後可以敦復也學一也以爲善變之端每苦於不能盡而君子則極之至隨也以爲委

末之數每患於不肩蓋而君子則極之至誠也。○語類曰：私意是心中發出，私欲是耳目口鼻之欲。○章本清曰：有謂廣大精微是仁，高明中庸是義，故新是知厚禮是禮。○壬辰歲旭華曰：禮之制嚴而多辨，樂其辨而無以主之，故一變而為刑名，再變而為法術，禮又為天下裂矣。厚之名美而可居，恃其美而無以文之，始則流為清淨，繼則病於縱弛，厚又有不可言矣。○用晦曰：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顧說下，則此句獨止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論也。○摘訓曰：不敦則厚者日趨於薄，然不崇禮又質勝文則野矣。○泮桂曰：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史氏遂以上二句為得於賦子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即良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識耳。○荆川涇陽文皆以故為良知厚為良能，恐不然。○摘訓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真，暗則事幾上見得透，此字指上兩節而言，尊德性道問學既明且哲，求不驕不倍，足與足容以保其身也。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論也。○摘訓曰：不敦則厚者日趨於薄，然不崇禮又質勝文則野矣。○泮桂曰：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史氏遂以上二句為得於賦子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即良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識耳。○荆川涇陽文皆以故為良知厚為良能，恐不然。○摘訓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真，暗則事幾上見得透，此字指上兩節而言，尊德性道問學既明且哲，求不驕不倍，足與足容以保其身也。

也。○熊伯甘曰：生今反古，如許行之託神農。

王莽之述六藝安石之用周禮皆是。○又曰：議制考即較訂參詳亦是不必專指報繁之天子，如懸象布憲，如明刑訓方，何時可廢乎？且下焉者如周公制禮，史佚守官，稟承天子，亦是不信。○味人君獨裁乃為禮樂自天子出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摘訓曰：有三重是制作出箇三重來。○泮桂曰：言是議禮制度考文見於號令訓誥者，若泛指君子口中之言於題不切，世則是議禮制度考文實實信從而民皆寡過處，若泛說天下則微於題何涉？至於世字，指本朝之後世言，若說到異代臣民，仍是無微不信。○法立而不知所遵者，非盡在下之咎也，上出之以驕，下應之以倍，必然之理也。○熊伯甘曰：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無惡無射就我無可惡無可射說。○泮桂曰：大全小註以無惡無射證有室不厭，庶幾夙夜證本諸身皆錯看書旨。今斷依淺說以無惡無射證制作盡善意以夙夜終畢證世道有室意。

仲尼祖述堯舜章。金正希仲尼祖述堯舜一句文曰：不倍之臣民與不驕之君王，所以並立遞興而扶持宇宙者也。豈謂遵道遵路之民哉？惟其人而學問之統必尊其所自始，德性之傳能定其所必秉，始有以佐天子而考生今反古之妄。維我仲尼其人也。○又曰：天下疑耳而信目，自唐虞以來千餘歲已不獲知有堯舜矣，夫不知堯舜已病而愚賤之民乃復有謬說往古以煽亂其聞者也。則明哲者之憂方大也。○天順時俯揆黎淳無

極縣學記曰：盈天地間皆理也。然復載有偏，所以以上律下。襲裁成輔相者，必賴孔子。是孔子補天地所不足，傳帝王心，惟理也。然臨治有時，所以祖述憲章，明定繫作者，亦必賴孔子。是孔子助帝王所不及，同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按：摘訓謂萬物二句，是言天地之大小，德二句，乃天地之所以爲大。此字只指小德二句而言。愚謂摘訓不是，此字兼指萬物四句而言，亦如上二節兼內外該本末也。故蒙引謂末句不要泥，所以字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吳因之深是之。摘訓反以蒙引爲非，誤矣。顧麟士云：五句只平平讀去，甚是。但麟士說得未甚分明。○天地之所以爲大，只說一大字，則包久字於其中，大而不久，亦不足爲大矣。○附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先儒俱謂忠信忠恕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朱子又云：忠恕兩字只是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意思。見性理三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章 庚午江南第四名儲欣

鄉學以文理爲大綱，密察爲纖悉，甚妙。此人尚未中辛

未開七月記 ○次節或重薄博淵泉說外原於內也，愚

前有一作重時出說，以內達於外也。看來上文足以原

包內外，此節亦當內外兼重爲是。甲寅七月 滄柱作主

外原於內說 ○又滄柱講時出兼隨時出之時時出之

二義 ○語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

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

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

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

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莫不尊視，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滄柱曰：見言行三句，大全蒙引皆說總意，未嘗逐句分解存疑。將見字包言行說，敬字包信悅說，依前動而世爲天下道，例但朱子於章句不云見兼言行，便知判作三項矣。淺說分威儀號令政事，看得三字有區別。○金正希見而一句文曰：其智者窺之於性情中和之微而志氣動焉，則敬其愚者相之於神色象貌之閒而性命通焉，則亦敬。

續困勉錄卷二 中庸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陳非園大本作

云：道出於性，明體自能達用，而性盡於誠，主一可以御煩。○無倚是發見處，不待研窮存主處，不待把握黃直

卿所云不思不勉是也。近世金溪姚江之學，以此責之

初學，謬矣。○滄柱曰：上文天地之天就在外言，浩浩其

天之天，就心中言，內外本不相同。時文將天包乎地，地

統乎天，側到其天，語雖巧而理不確一障也。上章如天

是極擬至聖之充積配天是極贊至聖之功業，此處其

天是直指聖心之全體，章句云：非特如之而已，明其爲

心中之天而不涉在外之天。時文將如天配天多作抑

解，將其天獨作擡高語，然則至誠高於至聖，而至聖不

及至誠乎？豈知兩章敦化川流總是體用一源，而強別

淺深二障也。○上節屬至誠之功用，此節屬至誠之心

體從來依大全小註遂旁開一體一用說仇洽註謂經綸可言功用立本知化如何可言功用不知章句所云功用原在心體上說與他處體用之用不同豈可妄議
癸丑十一月○末節不要說惟至聖能知至誠惟小德能知大德要說惟至誠能知至誠蓋至聖至誠總是一樣人小德大德總是一樣德要說得合一不要說得有迹上○大全舉要云通章是說大德教化而經綸大經則是小德蓋仍由用以測體也此說誤乙丑十月看定
衣錦尚絅章 翼註曰此下學亦非初學只對上達言之耳○語類問禮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絅註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絅○徐爲儀曰已物分貼簡溫細按未確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

不精困勉錄卷一

物寬裕溫柔未嘗不可處已人已未嘗岐術簡溫安得分用况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安屬耶○用晦曰淡而三句正說閑然曰章是爲已立心大段下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須盡得界限清真彼以不明白爲渾化者是無知鬼洞耳○癸丑秘丕笈知遠三句文自記曰按本題不是平說乃相叠漸漸說到裏面去故朱子云三句一句緊一句從來止知照題還題而得矣如題神何○用晦曰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個爲已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摘詞曰無爲已之心固無以爲入德

之基然有爲已之心而不能知此三者則又昧於入德之路矣○用晦曰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大全辨卓菴張氏曰緊要在三知字雖有爲已之心而不知所從入則有顛倒各亂之憂○按大全詳最喜混合此處獨分析得明○按朱子文集五十一卷與萬正淳論知遠三句似與章句稍異當參看○滄柱曰天下乎三字須有實義湛甘泉先生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政教無不及後方能如此即朱子解脩道之教亦指禮樂刑政至位育節又補一句云脩道之教亦在其中可見位育前有政教則知天下乎中亦有政教矣即許氏所引垂拱而天下治須知垂拱之前有許

不精困勉錄卷一

多政教觀舜之恭已無爲必用紹堯得人可見斷無一人清淨自處而九州萬國坐享太平者脩己以安百姓亦有政教在予見時文說得影響故詳辨之○用晦曰篤恭句此與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一層耳非壓倒一切也
用晦曰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括閑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絅是爲已立心閑然是贊尚絅日章是贊衣錦皆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得律此章中無題不括不括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閑然之功之效自閑然以來評者輒贊閑字直可包括全部夫聖賢之語微上徹下即此章試括入德

續困勉錄卷二

是爲已掉去者說此處要歸重到時習上去若又囑囑

與俗學異學辨則非口氣矣。○楊龜山曰。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辛未房書以日新月異殊塗同歸講說字。是兼知新一貫說。○辛未房書以煩苦湮泊與說字相反甚好。○大全辨卓庵張氏曰。宋范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皆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按祖禹所稱欣慕願立。即明來之義。○芒山張氏曰。宋呂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溫。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亦有未見。知於下者。故古之人君。政令或有未達。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溫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德文王之上皇。自敬德是也。又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節。云此即無逸小人怨汝。汝則自敬德意。

其為人也孝弟章。呂用晦曰。上下節分質學。講說如此。余不甚以為然。○論語第二章。便說到此。隱然為春秋弑奪之事而作。○熊伯甘曰。生字。活潑潑地。中庸曰。禮所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大全辨詆程子曰。父子本是天性。孝弟原非外鑠。性中局常有孝弟一句。推其說與告子外義同病。按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安得言同。○讀書記朱子曰。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語類曰。專言之仁。偏言之仁。二者亦都相關。

說者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又曰。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又曰。問為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

巧言令色章 堂堂難與為仁。

吾曰三省吾身章。熊伯甘曰。曾子守約。把平天下學問。歸本修身。這個身字。要看得大。此身乃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之身。非只是檢點得乾淨。作一個白了漢而已。○大全辨卓庵張氏曰。三省即臨履履薄意。○楊龜山曰。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愚向將三省威重章。及大學信乎。不就語。講然按讀書記朱子曰。發已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姑記於此。丁巳八月。○胡此庵統廣曰。人身至大者。君親而省身不及。何也。曰。君親惟最大。故不必去省。三者惟近於尋常。故不可不省。

道千乘之國章。語類曰。龜山說得好。須看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大全辨世山張氏曰周禮以大司空爲冬官亦取其農隙可以役民也。○用晦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求講求故徵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滿紙心字糾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所存謂爲政者之心未及爲政之條目究竟敬信節愛與時使已有事實在矣安可謂考存而未及發觀體而未詳用須知禮樂刑政人主不可一日無而立本之心自貫通於其中。

弟子入則孝章 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則中庸末章自末節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唯天下聰明府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唯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施施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備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賢賢易色章 大全辨麻城梅氏曰此節正見學之關於人其重乃所以揚學非抑學也或謂實踐之外無所講究不思非講究則斯理不明斯理不明則力行不果又何能實踐也使人能由子夏之言一一反求皆知學不可緩豈有廢學之弊哉。○刁氏包曰上章六事說道理

不宜太大了太大了便不是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了太深了恐無以爲下二句章本也。○按刀氏是主圈外。○語類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不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此說却好。○按圈內是伊川說圈外是吳說朱子本不敢定。○摘訓曰雖曰未學乃其實說他未學非假設之辭曰字輕看吾字正與盡倫之人相對說學只是許其仰此是學言盡倫如此便是未學之學註用雖或以爲四字解則作假設之辭而以吾字與或人對說矣。○呂用晦曰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若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然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至正深嘉其學耳。○按用晦之說與摘訓不同用晦是也。○子夏子游文學之士也而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大全辨曰毋友二字甚斬截雖日用酬酢不能却不如已之來然胸中界限自嚴必不與他們仰體。○熊伯甘曰胸中斷須不覺個外貌斯須不赫喧便是過。○幾亭集或曰過有不可改者奈何曰試言其事曰如居官誤而殺人雖深悔之安從改之曰懷憂憾而已矣曰此有改焉有補焉痛自懲創永不復蹈以心言之則改也設遇誣枉竭力救援用他事之生成挽救彼事之謬誤以事言之則補也改於心必有時能補於事。

道終追遠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語類曰最要有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仰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託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思人之不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末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意思○樂記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詩外傳改子諒二字爲慈良朱子謂其分明今集註又以易直訓良蓋慈者良之實平易坦直者慈良之實故可互訓愚意如此○熊伯甘曰五者總是緇歛退遜底神情後世如儀行執鞭却以不溫

教用勉錄卷三論語上

不長不恭不儉不讓得聞人政○呂用晦曰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闕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末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字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邪慝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指外之一節亦不足補內

父在觀其志章

禮之用章首節和字即天秩天敘之天字○語類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語類曰和爲貴說固是慈地却如何做工夫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慈地便自不得不慈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之類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沈滄柱曰不明其爲和天下且良苦乎先王之禮猶可言也過明其爲和天下且曰吾自有禮在而不必先王之制之也不可言也○又曰知和而一於和故不可行其弊在一於和而無節不在知和上知和二字只輕看時文則和不可令人知者非是

教用勉錄卷三論語上

信近於義章語類問計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做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又曰恭近禮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身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身○又曰謝氏說欲免此惟學而已是言平昔當如此此章是言事之於禮當審也○順治辛丑馬世俊云果欲幾微畢合於義而後許之是天下無可信之人矣無已則取近於義者乎下二段做此○呂用晦曰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察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

君子食無求飽章大全辨卓庵張氏曰安飽非盡害道但不宜求耳求字內便有許多不可告語處克之則齊人乞墻盜踰搜金皆可爲矣他若哇食避居如陳仲子則又不近人情之至

貧而無諂章

不思人之不已知章。熊伯甘曰：知人必本於有識，有識必本於無私。此非渾然天理不能。○又曰：不知人病根正坐患不已知。先有一已橫於胸中，不特斗山自命，喜曹卷之其歸，抑亦典型自居，樂時流之倣倣，其任意者安石見識於惠卿，其任理者于瞻，不容於君實，以至奸佞乘間，泉日爲名，正氣銷磨，倒先轉折，空虛之禍，國家受之。○大全辨曰：司馬光富弼歐陽修不知王安石，張浚趙鼎不知秦檜，其誤天下何如哉。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天體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大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同大無星處，皆謂之北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衆星共北辰，卽極星何嘗不共北辰耶？故說約韓士之說，尚有誤處。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名者也。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齊考之春秋有字星於大辰，既而宋衛陳鄭災，則字見於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火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大火者，心星也。至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詩三百章，龜山集或言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語類曰：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那裏而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不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譚梁生曰此章孔子自序一生

年諸節節可按年歲履歷明其言去要莫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備道修明。不惑於老楊墨。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人節。五十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暖。富貴貧賤。災秋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踰矩之大節。○中庸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舜其大知章語類曰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使○語類或問人不志學有二種一是全未行知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愚按如原伯魯桂下史則不特近年始有之○看來三十而立已是物格知至已是一貫已是上達四十以後只是進而益熟耳四十以後所用功夫仍只是下學○辛未刊七月二十二日○語類云譬之于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川晦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其來歷也○大舜沛然莫禦分明耳目皆順夫子言耳而目可知善之來以合一爲順惡之來以分

別爲類

孟子子問孝章

時文於無違二字因下有事之以禮三句遂一味含糊并注不肯於理理字亦不敢露不知若并理字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而語毫無著落孟孫豈有不問之理思意理字白不妨露但一理字仍屬渾淪從親之令亦可自附於理故下文說一禮字便有森然不敢犯之意前露理字何礙於下文乎 戊午三月

孟武伯問孝章

子游問孝章 大全辨卓庵張氏曰敬字不宜泛看乃人子愛親之心旁章周至處正從愛出

子夏問孝章

吾與回言終日章 大全朱子謂私與中庸謹獨之獨同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此說恐未安○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註謂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頗明蓋不在夫子面前即是燕居獨處即是私不是專說閉門靜坐不與他人酬酢之時也有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注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於類子必待省而後知與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緩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轉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是亦何害但不若世俗

之貌何耳此省字葛藤之常辨也。戊午三月。○此題作始疑終信者因非近文又有於夫子口中辨曰不違足發止此一心如愚不愚初無二致亦陋。○呂用晦曰題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今文拋荒此四字但摹取如愚不愚虛神豈不可笑。○陳介眉曰言亦期於能發耳回不違而發二三子違而發是亦一同也善學焉可也。

視其所以章。此章是說善中有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審看法。孟子曰。子章是直捷看法。○熊伯甘曰此亦先覺非逆億。○幾亭曰何以自信能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得手處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麾耳。○又曰知人之事最細明其

精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大意難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淺深才皆有用而用有兼專專之中復有差數。○視所以是名實之辨。○幾亭又曰事善故合之於心事不善矣又何察今之論人者探精神於踐履之外何疎以濫邪。○吳百舟曰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溫故而知新章。呂新吾曰自心得者尚不能必其身體力行自耳目入者欲其勉從而強改焉難矣。○工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自知新亦有溫故而不知新者必溫故之未至故大全謂此是一件事若于夏云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則是新故並進之學與此又不同大抵新與故並進者學之全也溫故而知新者學之要也此節是聖人示人以扼要之法耳然則中庸溫故知新與

子夏之言同乎曰同但中庸故字就良知言則異耳。甲寅三月十六日。○知新有二一是從故得新一是以新合故。甲寅三月十六日。○溫故之功聰明者常厭其平滯拘守者常不能尋繹所以為之者極少。甲寅六月初三日。○語類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說。○愚按工夫只在溫故語意重在知新。甲寅九月十四日。○溫則能不拘成說不逞臆見。王世

君子不器章。語類曰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器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此則君子是顏閔一流人故兩曰夷尹惠自一才一藝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有一邊亦器也。○君子不器一語不知是因天下之自矜其

精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器者發抑不知為天下之求備於人者發。庚申正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所謂其言是實實體道之言然且欲先行之况勸禁之言乎。

君子周而不比章。語類曰忠信所以周也。○熊伯甘曰小人非盡奸邪只是見識不大局量褊淺的人忘富貴而不能忘功勳則附和之說起重聲華而不能重寧澹則標榜之句成究至爭黨相尋天下人才日就消落則偏執狹隘之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故君子善與人同雖寡合亦周小人樂其同已難泛交亦比。

學而不思則罔章。攻乎異端章。語類曰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

先生諸人。

由誨女知之乎章 譚梁生曰：子路問斯行之好勇而果。夫子患其有不明而行之事。此言只是告以不知關如。勿欺而犯之義。○仇洽柱曰：心不自欺，即此便是真知。至由此而求，又有可知之理，則是題中補意矣。雖存疑，謂為是知正解，終不若考亭毋自欺一解更為婉切。○呂用晦曰：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為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為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為近知，邪知處也不知了。証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正，只要其美者，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節字，飾者不肯之自欺，強以為

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為自欺，則於

理蔽一也。○陳明卿大全蔡氏曰：是知只淺淺說。

子張學子祿章

幾亭曰：學而子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為

子祿而學。○洽柱謂天下有原本經術而議論偏頗，如

王介甫有閱歷世務而措置乖方如房瑄，皆不慎之故。

又朱子著書，晚年多所更定。龜山晚年一出未免蹉跎。

○包長明云：下有未盡之人心，上有不盡古之古道。

此可悟錄在其中之理。○語類而升問：此便是修天爵

而人爵自至否？朱子云：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

愚按看朱子此言，可惜用字淺深之法。

何為則民服章 徐氏集說曰：民之服不服，且就舉錯合

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幾

亭曰：舉直舉枉，皆舉以為相，非他官也。李林甫以貪權

妬賢為枉。王安石以僻學傲氣為枉。

季康子問：使民做忠以勸章。語類曰：孝是以身事之，慈

是以恩結之。與大學慈字專主父子者不同。

子奚不為政章 無信亦有二種：有奸狡而無信者，有輕浮

而無信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語類曰：所因之禮是天做的，萬

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故隨時變更。○三統

之統，禮以上疏曰：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建子之

月為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為地統，以物在地中

含養萌牙。建寅為人統，以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

非其鬼而祭之章。語類曰：古人穴居，常土室中開一竅

取明，故謂之中。雷今人以中堂名祭中霤，亦土地之神

之類。

八節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三家者以雍徹章 語類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太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禮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語類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刪隱又曰程子云仁者天下之正理說得自好只是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須說仁是本心之全體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又曰心既仁便是都不離了如

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

林放問禮之本章

夷狄之有君章

季氏疾於泰山章

君子無所爭章 須於是非可否中見君子之無爭方不是和氣同聲之學於得失榮辱間見君子之無爭方不是意為戢翼之術後一層是必也射乎以下正意前一層是首句補意須辨甲寅七月○滄柱曰漢唐宋明季世黨人之禍皆起於爭然禮義服膺賴諸君子力持不

隊後世是非莫辨義利不分附勢趨炎無所不為求其一語之間稍諱曲直而不可得吾固知志貪利欲而托名無爭者其鄙夫之尤矣

巧笑倩兮章

滄柱曰巧笑二句詩中之賦素絢一句詩中之比故註云如素地而加采色原就繪事取義夫子繪事後素正解詩詞時文云夫子不必就詩言詩諒○

刀蒙吉曰首節以一言蔽之曰此逸詩也則上二句非衛風明矣○附熊伯目曰素以爲絢言質素好了便可當做文飾了夏意其往素來絢故問之○晚村曰禮豈爲我輩設此一句是總魅禽獸之言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偽非禮後矣子貢因夫子一個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又云是悟道理

如此不是感時○晚村評此章妙矣然得無又爲六經皆我註脚者添一助乎壬戌十月十六日○刀蒙吉曰此章解得不好便是陸王一派學問

夏禮吾能言之章

熊伯目曰子欲徵禮二代正欲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滄柱曰生今反古固不可爲而講述

往代典文亦儒者分內事若謂生周之世不當談夏商然則生於宋者亦不得議及漢唐事而通志通考等書亦將日爲違制耶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周懸著曰成王賜而伯禽受者魯禘也非周禘也魯禘奈何祖用四代之祖而豆無虞氏

之豆專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牲用白牡而等於一王不以驛剛而殊乎後復至惠公得請於平王而

魯遂儼然用周禘矣。且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莊公禘僖公，禘武宮，禘襄宮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為惠公以後言之，非為惠公以前言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語類問人之死也，不知竟見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聚。

祭如在章。范氏自其誠一段性理內，載北溪陳氏一條。

解得極好。

與其媚於奧章。

周監於二代章。周魯觀云：此言周之禮制，損益夏商而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成。故都郁然有文采，可觀。蒙存俱主此說。若單作贊歎，周文便是其文，郁郁非郁，郁乎文。○泰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監字有起衰剔弊之力，無矯枉過正之失。○周監節，不是但贊周之盛，是推原其所以盛，要若眼在監字上。○丁巳九月，○洽桂曰：郁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時文與忠實對言，謂周家尚文以政治，却非題意。○又曰：郁郁句須就實事形容，不宜將空言摹擬。○呂用晦曰：此與中庸為下不倍章不同。蓋不信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刁棠吉曰：人之從周也，逐其流而子之從周也，溯其源。○又按張爾公力言周之盛，不關氣數，此最是。○大全辨曰：

按先王制作，雖與氣數相終始，其間變化推移，却自有不為氣數所拘處。非集聽之氣數也。周禮大備，不可謂非氣數極盛。要之前後聖人損益之功，為多，須側重聖人制作精詳一邊說。若插入氣數極盛一句，便似氣數不極盛，雖有聖人損益補救，亦無如之何。反為後世庸主推諉氣數者藉口。惜輔氏見不及此，憾麟士說約謂此是正解，非也。

子入太廟章。雖知亦問，即所謂慎言其餘。○楊龜山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

射不主皮章。主皮章，若逆知後世之尚武，問社章，若逆知後世之尚刑，禮樂征伐，章若逆知後世之廢封建。辛酉六月。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子貢惜費之意，亦不是。無關係。蓋此一羊也，供之有司，必派之百姓，其間胥吏之謀求，豈能不騷擾乎？民間子貢去之，亦自有識見。○丁巳五月初四日。

事君盡禮章。

定公問君使臣章。譚梁生曰：孔子對定公問，在司寇攝相用魯之日，當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之後，告君以昭公為鑒。臣以平子為鑒。○按以禮以忠，只是交泰之道。○呂用晦曰：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迹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道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說到粗迹處，方是盡忠之實方，是盡忠之盡。○又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

天性不是假合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為惟我之所為。臣以為生殺刑賞為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竄弑隨之。弄成一個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熊伯曰。或以三家僻說。謂子當從政制看。非正義。孔子告哀公也。明白說敬大臣。

關雎樂而不淫章。註兼詩樂說。鄭漁仲單主音節說。亦偏。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按政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因常稱

以爲辭。非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王。貶損

湯武也。見此語為問社而發。初非與哀公尚論帝王安得從征讓起見。而謂有所軒輊乎。檀弓記夫子夢奠之詞曰。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周人殯於西階。此與宰子稱后殯人何異。然釋禮者未聞以國祚源流立論。而程氏復心必謂禹折遷。故稱后。湯武征伐。故稱人。何其穿鑿。悖謬之甚。且即其言亦有不可通者。如曰言后所以別於帝。然湯武亦王也。宜與禹同。

管仲之器小哉章。楊龜山曰。今人只為見管仲有一匡之業。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用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器小二字。夫子斷盡管仲一生。

心術。子與氏終身薄管仲不為論。蓋本此。○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又子子曰。此題本以器數聲容知樂。既精不得。又粗不得。○夫子之時。樂之器數未亡。黃鍾之律未亂。無縱黍黃鍾之類。其辨無三寸九寸之紛其議。只在緩急輕重之間。高下清濁之際。斟酌其平而已。

儀封人請見章。熊伯甘曰。若一見之頃。便斷夫子老於轍環。此淺術。數高人言主宰之天。不言氣數之天。

續明倫彙編卷五十五

子謂韶章。語類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此條大全有居上不寬章。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章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語類問安仁者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是舜至於常人一也○按此條可疑如此中庸何以又要說彼中工夫○語類安仁如孟子動容周旋一節利仁如行法以俟命而令做工夫且須利仁○語類曰安仁者非顏回以上不知此味到顏回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摘訓曰原不重德之淺深上只要與不可久處約樂者相反應耳蓋不可久處則是

新用龜錄卷三

去仁者也○又曰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語矣○按蒙引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爲仁知處但支勢不是如此蒙引此條甚善書中如此類者甚多唯仁者能好人章 譚梁生曰唯仁者對強仁小仁而言非對不仁者而言

苟志於仁矣章

苟與貴章 語類曰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个粗底方是个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先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下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

孟子言善利之閒須從閒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其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是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陷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處說先要去這箇蓋不切則礙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語類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又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用晦曰今日自名學者

新用龜錄卷三

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我未見好仁者章 語類曰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惡夷齊方始當得○又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又曰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又曰伯夷是惡不仁柳下惠是好仁○語類問此只是利仁事然上蔡云利仁未有得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人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用晦曰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蓋即太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一日張從

前之忌。一曰作終身之氣。王。○垂成之收。半途之廢。皆是力不足。○汪指九評。辛丑房書曰。因題中三節。看作三項人。此輔氏之說誤之也。聖人語氣。自是渾然。意思首節是案。爲用力於仁者。畫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收其深思耳。註云成德。何必專指自然者言之。及其成功困勉一也。無尚不使加。獨非用力而力足者乎。○又曰。聖人何嘗輕易道个安行字。如此節成德與萬物皆備章。反身節。必皆自然而至者。只是畫一个地位。與人作榜樣耳。彼勉然而至者。固不可謂之好仁。惡不仁。反身而誠者。耶。強從德。一矢之矣。現又誤讀傳註乎。

人之過也章

語類曰。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

故程先生升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的仁學者。只管逐句要說深。不知此仁字較淺。○又曰。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常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入而發。○又曰。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仇云。過各有黨。既兼君子說。則說過知仁。亦須兼愛忍厚薄。而知其仁之有無。集註程子升氏說。本曰。明白雲峰獨謂君子有仁小人無仁。遂將下二句單屬君子一邊。近文多主之。○乙耶范光陽講觀過六觀在其黨未分之先。辨其人於生平。而後可辨其過於一日。觀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於一日。即可定其人於生平。

朝聞道章

語類曰。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不只是聽人之說。問是動容周旋中。禮行法俟命否。曰。這是兩項動

容中禮。是聖人事。聞道不足以言之。行法俟命。是見得了立定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是不勉而中。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云樂循理。○幾亭曰。便壽考百年以外。亦須死。便作中書令二十四考。亦須去。如何不預先打點。使臨時免慌忙。

士志於道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君子之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羅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靡然。故此節時文謂君子以無心應天下。及以天下還

天下。但屬混話。○王庭講適莫云。意感多則觀望起。觀

望起斯回惑成。計較煩。斯塗徑難。塗徑難斯反覆形。○愚按王此數句。最好人知適莫之爲偏執。不知適莫之爲游移。故比義是守經。不是行權。○宋劉學云。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士無歸趨。愚按此二論。適莫內皆有。○滄桂曰。義之與比。寔有工夫在。時文謂不必度義而義無不合。却是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豈是君子地位。○按語類亦有非是我夫與義相親之說。然與時文意思不同。○用晦曰。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捷。謂不用過文爲

妙者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海也」

君子懷德章 用晦曰懷與喻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放於利而行章

能以禮讓為國乎章 清賞齋評曰讓字自當從禮字轉出時文有直入讓字者畧無步驟

不思無位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大全一貫章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其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個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

續固勉錄卷三 論語上

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語類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按語類朱子一貫章朱子亦云一貫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則心字亦不妨然須知是心與理一之心○用晦曰時文於一貫忠恕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所謂一者未嘗非心然非釋氏本心之心未嘗非理然非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理道不一是從貫處精鍊來是極實底不是空虛底一底工夫離不得貫忠底工夫離不得恕參乎一呼不是示以易簡法門

是要看他貫底工夫得手不得手○馮真區首句文曰多聞多見之擇識求此一也忘食忘憂之精勤存此一也自志學以來吾之一尚在勉強執持之境自從心以前吾之一已在融通渙洽之境○語類曰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又曰曾子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教化處耳○又曰曾子都將錢數了成百只是未事若他人則亂錢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串得○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忠恕說曰曾子之學至于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膺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大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辨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

續固勉錄卷三 論語上

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蒙引口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亦未嘗不善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仇浚柱曰未唯之前曾子從萬殊處尋求既唯之後曾子從一本處理會然則從前工夫曾子豈枉用乎曰一本初下離乎萬殊曾子精察

力行漸至私去理純亦能認取本體矣故夫子片語提醒遂應機立喻苟不用積累工夫亦無頓悟之理然在學者用功先在一本處用力乎抑從萬殊處用力乎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不可離而爲二也以聖人言之敦化而川流淵泉而時出一貫固不待言矣在學者身上必無遺事守心之法當其一物未交養吾心之虛靈有覺者足以爲萬事之根而未嘗泯於無也及其萬象森列使吾之應酬不亂者適如其自然之體而未嘗滯於迹也苟離事求心而曰吾心如磨鏡使明可以物來畢照則是離却日用動靜而欲磨鍊此心其弊必至專內遺外而失之空寂矣故知夫子此言正欲曾子於應事處識取本體昔白雲許氏畧發其端而甘泉湛氏所謂

卷之三

隨處體認天理者亦即所以求至於一貫也○按此條亦有批曾子既唯之後恐亦只是就萬殊處理會耳應事處識取本體恐不免朱子觀心說所礙○語類曰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又曰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又曰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个物事如只是體說出話便是用○又曰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即翻此手向外是恕○又曰中庸說忠恕達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又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又曰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又曰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个不

可泥定解○又曰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入道○又曰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又問忠恕一理耶似說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又曰此忠自心而言之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又問敬業便是恕否曰敬業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又曰恕字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處不到○又曰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

卷之三

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能伯甘曰這个却在其處見吾儒之學必有著落不是談空里仁一篇一切攝歸一仁字忠恕與仁畢竟隔一層隔一層者是下手與到手之分不隔一層者乃到手後不外入手之路○晚村曰道理正是一个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个道理所以一貫亦正是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此條是言一貫忠恕之不同○晚村又曰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个一分者便各有一个一恕是忠

出所以貴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
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善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
白。○晚村之病在此條。○附分而言之性道中和費隱
大小一貫。各自一件。合而言之。中即性。即隱。即大。即一。
和即道。即費。即小。即貫。○附中庸經綸大經一章。却似
一貫註疏。

君子喻於義章

見賢思齊焉章。刀蒙吉曰。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徇私
心。憑世眼。賢否倒置。亦奚以見為哉。

事父母幾諫章

父母在章。熊伯甘曰。范文正公在日。忠宣公不肯遠仕。
恒在文正幕中。正是此意。

父母之年章

古者言之不出章。熊伯甘曰。若不逮而後恥。則出言已
多矣。

以約失之者章

語類曰。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
用此。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
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晚村
評沈世壽文。論言擇老之非約。末云。作此題者。須將收
斂道理著實說。說入聖學矩矱中。才過高。便有弊。今刊
講義。刪末數語。○晚村論約一隊。再承光詳說中不載。

君子欲訥於言章

德不孤章。譚梁生曰。凡可孤而德不孤。凡鄰不必有而
德之鄰必有。○德字要說得閑寂。必恬淡。必方嚴。○胡

此庵統處曰。若德不是孤的。天地間只談有君子。那得
有小人。凡為君子之志。不堅為君子之力。不猛。都是看
得這德是孤的。夫子急與他。一服安神定志之藥。如何
見得不孤。天下極不肯的人。外面是這樣做去。此心一
念萌動。所為清夜自思。平日之氣。何嘗說聖賢不是。閑
居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便是不自欺了。此處就見
得不孤。○刀蒙吉曰。必有鄰。如家之有鄰。守望相助。如
國之有鄰。唇齒相依也。漆園謂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
後世必有子雲。豈非德不足而妄為之說乎。

事君數章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熊伯甘曰天下模稜首鼠之人最足悞世而驟競偏急之人每至殃身此章並記夫子擇婿之說把來做個為人處世的榜樣前節可為孔光匡衡一輩人下死後節可為顧廚俊及一輩人下死○滄柱曰往時諒論謂此章是衡兩賢品行非為擇配而設者真一偏見也夫婦人倫之首聖人專取人品真偽世議婚之法○刀蒙吉曰婚姻之道可知選舉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謂子賤章

賜也何如章 此題不必抑子貢蓋虛聲不如崇實學器

字原是聖門所最重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章 雍也仁而不佞章 給註訓辦猶給事中之給 子使漆雕開仕章 熊伯甘曰千古經術難醇當官功過相倍泥古不可師心不可○徐健菴曰深源純盜虛聲介前偏執已見一則無可自信一則果於自信○王前席大句文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兩種講未能字確有體認題理洞然 王申四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陳非闇文謂三子之才亦從仁出但日月至為未能純乎仁耳○晚村曰仁只純乎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

准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个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女與回也孰愈章 晚村云聖門以聞知為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即以聞論即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員活之弊不覺隱然有个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按此亦不必然學問尚有一邊

宰予晝寢章

吾未見剛者章 莫危於人心惟剛足以閉之莫微於道心惟剛足以扶之此夫子思剛意也○晚村曰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振亦必振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慙有難識者故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章

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慙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謂慙亦此意也慙之非剛是就慙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蓋夫子未見之意○威咫尺理不足以御氣則氣有時而屈慙之非剛易知也氣不足以載理則理亦有時而屈慙之未剛難知也○廟治戊戌李培初曰即無慙不得盡剛况慙乎○愚謂不能克己則氣餒而不剛克己而不能復禮則氣仍餒而不剛○仇云至剛者無慙則不為外物所屈撓如剛刀不雜鉛則切物而鋒自不屈有慙者不能剛則易為外物所屈折如鉛刀無剛性則觸物而鋒便挫屈矣故太倉顧氏謂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慙猶剛刀不屈於物非不屈於鉛其喻言最明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者吾心

天德之剛也。即孟子所謂至剛而塞天地者。有此剛。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矣。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夫子之文章章。晚村曰。才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又曰。淺有不顯等。直是村學堂所規日課相似。有何聖教耶。○熊伯甘曰。道字比命字微不同。較又先一層。是天之所以爲天也。命字却在天人相與之際。

子路有聞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子謂子產章。按丘月林云。恭是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賢知先人。意不專主容說。愚謂主容說。亦包得上二意。

晏平仲善與人交章。論柱曰。今人對朋友時。有一番謙

和謹密之氣。其人必有學問。若箕踞滿堂。誰能終日自

云不立崖岸。忘形之交。此輩乍離乍合。焉能爲有無哉。

臧文仲居蔡章

令尹子文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辛未疎廷祐曰。士榮鍼莊有從

君之志而無其才。欲大華仲有先驅之功。而無其德。周

始從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機用晦爲武子之愚。不知

武子明口張膽。更口無常。只藉忠貞一念。感盟主而靖

國難。何曾埋頭避面。假混妝態。且以此爲不可及。却把

成敗論人了。

子在陳曰章。熊伯甘曰。在簡二字。俱好字面。○蒙引講

由之。慈章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

章者。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

乎大中至正之歸。此精微之與。所謂室也。淺說又將升

堂入室。俱兼知行說合觀之。并此章亦明矣。○狂字單

言。則包得畧於事。在簡對言。則狂是志大。簡是畧於事

在簡一革。既在聖門。則必漸偏者之風。有端緒醇謹之

氣。服先王之禮。不憚委曲繁重之文。且當時亦未嘗有

菲薄仁義。崇尚虛無之風。其於君臣父子大經大法。必

不敢越。只是志趣高明。而細節多疎漏耳。裁之之法。無

他。只是仍教之博文約禮而已。○辛酉二月間。過江春在

簡二字文記此

伯夷叔齊章

洗謂微生高直章。摘訓曰。只乞鄰便不直了。不必說或

人鄰人兩下俱瞞。方是不直。○夫子不是讓微生。是欲

明直道。當與直躬章並看。○即使當日以家之所有與

之。苟有悅人之心。亦是矜處。氣象而不得云直。○王

巧言令色章。摘訓曰。恥者。恥其事而不爲也。上是諂媚

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險諂傾陷。蒙引乘閒而

動。如險之甚。俱推說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

顏淵季路侍章。庚戌錢世焄曰。非曰伐善人將忘其善

施勞人將沒其勞。而以無伐施避善勞之害也。非曰不

伐則善將益而不施則勞將益大。而以無伐施收善勞

之利也。○用晦曰。老者安之三句之難。難於寫得天地

氣象出耳。天地氣象亦不難寫。難在夫子口中自說大話。不得。○焦弱侯以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爲賢聖之別。愚意不然。蓋二子所言只是克己之事。夫子則謂不但當克己。而當實爲有功德天地之人。有裨生民之事。甲寅四月十八日。○已未劉惜講此節云。聽物之來。而如其分所應得。酌我之往。而予之情所當然。○愚按聖人不但要有功德天地。有裨斯民。只是要事事恰好。觀熙寧元祐之遞爲紛更。只是難得恰好。所謂老安少懷。不過是恰好。所謂天地氣象。亦不過是恰好。○

已矣乎章。譚梁生曰。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聖門實難其人。夫子此歎。蓋顏路請車。季路結纓。以後語。○幾亭曰。凡事無不有。而今後三端。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此當下最不善事也。淺見者必張皇失措。更生他虞。亞夫堅臥而定。此轉不善爲善也。然前此何以致夜驚。其開條理必有滲漏。亞夫心知之矣。迨明日亦不聞別有窮治。使竟漫然置之。又豈得爲精於兵哉。彼口雖不言。必於所滲漏之端。密行補救。使後此不復致夜驚。乃爲能。卽今以見前後者也。

十室之邑章。曹紳士講好學。主完全忠信之體說。○辛未差遠曰。有講守其忠信之學。有擴充其忠信之學。○忠信人不學。便要做出許多變態來。不但庸人而已。士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譚梁生曰。仲弓可使南面。德行實政事也。○問子桑。一節。可見學術之病。有不容不辨者。亦有不容過辨者。伯子雖有弊。然其真樸處。足以救天下之虛文煩文。則聖人取之。是猶朱子於象山講義利章。深取之也。大抵聖人以嚴賢人以寬。○大全西川沈氏曰。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愚按深字未安。○用晦曰。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捷。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磨義。○曹舜士講太簡云。自擾者安得不擾民。服事者必不能省事。○熊伯甘曰。如秦政之取天下。去文就質。

續困勉錄卷三

令行禁止。豈不簡便。其究也。黔首離德而揭竿斬木之難起矣。此非無煩良民巖之微意。而專好爲簡便。以至此乎。說者謂黃老弊入於申韓。尚簡者不得不受其過。○愚按有剛而簡。有柔而簡。其弊又自不同。○雍之言。然是并上節可與太簡之言而然之。存疑云。無乃大簡之言。正找可也。簡之意。鄒嶧山謂其偏是矣。乃說約及仇洽桂俱主有疑之說。殊誤。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方怒之時。當如水之由地中行而弗汎濫。○范文曰。曰。善怒以類者。鮮類。卽不遷之意。○刁棠吉曰。棠引存疑。俱主兩人言。是以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來形容顏子也。粗淺甚矣。甲乙前後俱以時言。怒於甲不移於乙。只是當怒而怒。轉

刺便消釋。○蒙古曰：不曰不聞而曰未聞，蓋為學者留地步，非絕望也。

子華使於齊章

利牛之子章

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吳霞舟曰：三月不違，已到無

欲之地，其餘亦能寡欲。

季康子問仲山可，使從政也。與章。果非因循，又非激昂。

奮迅，達非膠執，又非便利提給，終不廢弛，又非瑣屑細碎。○已未方仲講此節，以儒效不迂踈言。

季氏使閔子為費宰章。譚梁生曰：閔子在季桓子時，

嘗為費宰，見家語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為

費宰，是大子自衛反魯後事。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表

伯牛有疾章

賢哉回也章。仇云：學者守道勉強之迹，本融達士任性。

天理之趣，尚淺原憲之匡坐彈琴，能樂而不能見其大。

曾點之沂水春風，能樂而不能造其純。○愚按：原憲是

守道一流，曾點與任性者不同。此外又有安命一種。○

張而居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道之所存，樂之

所存也。

非不說子之道章

女為君子儒章。語類云：子夏試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

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

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踈暢，意

思闊大，觀與子夏爭酒掃應對一段，可見子夏又不及

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愛說大話而無實。○又曰：子游也有曾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木之則無，固是失了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不敬，何以別？又如說事君數斯等，與喪致乎哀而止，亦見得不要如此若切。

子游為武城宰章。幾字曰：第五倫舉吏得人，郡守入為

三公，黃霸為相，不及治郡，以其精神所注，才能所長，在

治事，不在知人故也。孝宣以治行收黃霸，則為相不如

為郡。孝明以得人收第五倫，則為相過於為郡。子游得

滅明則武城之治光於千古。○大全芑山張氏曰：大學

衍義云：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

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堯

故王肅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

光之用陳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

正人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卓庵張氏曰：明

陽文定之子，上京師，有司供奉其至，獨范理知江陵縣，

不為禮。文定問之，即薦理為德安太守。景泰間，內侍金

英嘗來使至南京，京中官屬無不阿奉，獨薛瑄不往。英

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瑄京即薦公為大理卿。按瑄與

范理皆正人，已不失為發明，而文定金英，不病其簡已，

亦庶幾子游之意。

語之反不伐章。語類曰：不伐便是克伐不行。○摘訓曰：

策其馬，正見是馬不進而策之使進意。

不有祝鮀之佞章

誰能出不由戶。道不可不由舍。道更無可由。此是正意。道不難由。此是旁意。高曆已西。浙墨俱主旁意。說倪鴻寶兼說。却又以正意作旁意。壬申四月二十四日○吳霞舟曰。由道而出。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極之無所不達。

質勝文則野。章。謂文質皆可損益者。慶源輔氏之說也。謂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但當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者。新安陳氏之說也。案引存疑。俱從輔氏。○丙辰任弘嘉曰。質勝者。安於簡適。其始小節曲謹之不修。其後乃坊表廉隅之日。敗文勝者。善自修飾。其初以外役聰明而薄其天性。其繼乃內多虞詐而匿其由來。○刁紫吉日。野則嗔。如子路行之類是也。史則辟。如子張堂堂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章

之類是也。○錢吉士曰。野史只是氣稟習俗。君子只是德性學問。○艾東卿評錢鶴灘文曰。文質乃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子。今作文者皆講就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去。則便屬之作禮樂之天子。

人之生也直。章。語類曰。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個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與。便是不直。○又曰。若見孺子入井。不則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理。這便是問。○又曰。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於一念之不善。惡惡不如惡惡。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用晦曰。直字。謂實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

意。非篤直之義。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仇云。天命之性。賦此直也。率性之道。順此直也。天道之一誠。直貫始終。也。人心之四端。直常發見也。持守之擴克之明。直聖賢配天地不失其直。乃不失其生。

知之者章。語類曰。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滄柱曰。三之字。照注當貼道說。時文或貼學。或貼理。混雜不清。須認定道字。

中人以上章。語類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語類問。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章

而為二事矣。兄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

樊遲問知章。滄柱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註中並標出知者仁者說。作者於上

段云。不必言知者。於下段云。可實指仁者不合語氣。○

又曰。民義指人道言。或將民字看作羣黎百姓者。非也。

○陳介眉曰。敬遠正是窮理格物。知鬼神之情狀。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是既知彼又知此。非僅知彼不知此也。

○又曰。遠者視為不可測。不可噴。正所以敬之。○語類

口經德不回。非以干祿。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

行法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滄柱曰。事

之所難。如主敬行恕。克己復禮。與夫盡心知性。存心養

性進德修業者皆是註以事之所難談之所包者廣程子專指克己特就其最重者言耳作文單指克己者固不如樂言之爲備○用晦曰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樂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避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玩可謂語氣儘見分寸時文下語太過者淺矣○愚按此章當與山詩女章一例○仇洽柱曰拈此題者其誤有三或云爲知仁之名不如求知仁之實是從章內兩可謂字取來究竟本章無辨名實之意其誤一也或以民義之當知對鬼神之不當知說是錯會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句耳夫敬之者知其當爲也遠之者知其不必爲也而以鬼神爲不當知可乎註所謂不可知者指禍福之類言非以

精雨勉錄卷三論節上

鬼神爲不可知也其快二也先難二字朱子集註明與上蔡謝氏之說不同朱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謝氏指心之不易爲難弊繁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急一緩對說足杜樊廷謀利之意弊繁在難字則與義字相應却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廷以計效之心矣故難字就心上說者其快三也○朱子語類云做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神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見卷三○按此則論格致所論第二課不是○又按語類三十二卷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則仇說仍是

知者樂水章語類曰看這水到隈深處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語類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又云有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終至本說都理會不得○仇云知者似蘇文忠公仁者似司馬溫公齊一變章語類曰齊魯之變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

不衛困勉錄卷三論節上

若不連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黃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不先其所急者也○又曰魯只如舊敝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又曰桓公管仲要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漸補其弊而已如祖庸調變爲廣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又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太公自與周公別到管仲又不能守初政全變易了一向在功利上

解不解章

仁者雖告之曰章 侯方域一節文云天下之患多成於庸人重其身又多成於賢人全不重其身仇評云如實武何進之流皆是○大全辨卓庵張氏曰得孔子此論仁者始有生理此孔子審量處語意與已欲立而立人二句參看○譚梁生曰宰我為臨淄大夫欲盡逐田氏謂禍不旋踵之地有忠君利社稷之仁在如非有人之象甘心從之故微而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厲聲怪拒曰何為其然

君子博學於文章 朱子集卷五十八答張仁叔曰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已復禮之禮亦然○語類曰論語中博約二字是踐履兩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愚按此章約禮當兼乾道坤道說顏淵喟然章約禮當只主乾道說

子見南子章

中庸之為德也章 刀蒙吉曰達德成絕德

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此言與宰我從非救人一例皆因聖門重視仁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若非夫子論正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仲子之廉矣以天地所有憾者求無憾於吾心勢必不能○辛酉三月○丙辰沈旭初曰仁主於愛則萬物咸若仁者所為無憾也然就此以論仁則仁必窮故聖賢之論仁隨其分量之所給而人人得以自盡○語類曰已欲立二句與我所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教養

俱不是一層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綏動有道又有齊有綱紀布有治功成時文將立達分教養者誤○時文云譬之而能遂所欲固於仁無所加即譬之而不能遂所欲亦於仁無所損○摘訓曰仁止於立人達人然猶必以忽求之是立人達人之仁亦非可以易能者而況於博施濟眾乎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用晦曰：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在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原不曾信得。○甲子江南第二劉孟堯講信而好古云：夫所謂述也者，豈點鵬墮明棄才智於不用乎？抑亦去其二三之見，浮慕之情，用以稽古而有獲也。○夫子於夏殷之禮，得知其大業者，想是老彭之力爲多。猶今之有文獻通考等書也。○用晦曰：功倍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語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則倍作之意，隱然逗露。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然而識之章。語類曰：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又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个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熊伯甘曰：默字，卽閑靜不言時，勿看深了。默識是不言而存諸心，註中此存字甚好。卽靜而存養也。學不厭誨不倦，是動而省察也。動靜無非這念頭，一些不閒斷。此聖人體道工夫親切處。○語類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此，故夫子因有此言，如吾無隱章亦然。

德之不修章。語類曰：問義不能徒，是事未合宜，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章。

子之燕居章。用晦曰：寫得閒曠神奇，是誤讀朋黨法相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甲事，與聖人分上懸隔。

甚矣吾衰也章。不夢周公，與鳳鳥河圖黃農虞夏同一寄慨。○語類曰：夜之夢猶寢之思也，夢得其正何害。莊子言至人無夢，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讀書記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志於道章。自行束修以上章。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不憤不啓章。熊伯甘曰：反字有反覆尋求意。因此勸彼莫作問一知二般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語類曰：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遑寒燠。

用之則行章。大全辨曰：則行則藏，學問廣大精微，非徇物絕物二項人可例論。蓋志義荷祿，食富貴耳，不可謂行潔身亂倫。就泉石耳，不可謂藏。○文集卷五十九趙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謂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謂許。朱子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惟我與爾句，當就傳文約禮工夫立說，見得工夫必不可少底意思。○中九月。○孟子養氣章。語類曰：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爲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集義見。

於外者皆由是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個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語類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若此處大節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又曰：命不足道，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川晦曰：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金正希曰：筆筆願甚，不改其樂，夫子所以賢回，而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夫子所處許山，然回實不特此也。山固有足處也。聖人之論二賢，別有以觀其微也。○黃蘊生曰：孔明天下奇才，而其自言者不過曰：小心謹慎而已。其後蜀中之才，稱姜伯約思慮精密，以國事付之，而伯約卒以蜀亡。蓋精密者謀也，謹慎者懼也。孔明懼勝其謀，姜維謀勝其懼，故功業相反也。夫多謀尚足以亡國，况無謀耶？富而可求也，章子之所慎章。

子在齊聞韶章。周好生文講不圖二字，從服習後看出最妙。○語類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夫子為衛君乎章。語類曰：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又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

告以求仁得仁，謂是合意地。○子貢兩問存疑，俱欲作樂說者，非翼註但主遜國說為是。○語類曰：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

飯蔬食飲水章。

加我數年章。熊伯甘曰：加字，五十字，從本文從史記俱無礙，但不必添扯大衍知命等語，易道無窮，亦不得扯大過來說。○易者所以明修身治民之道也，道陰陽明圖象與卜筮無非所以明此道。乙丑年。

子所雅言章。摘訓曰：詩以理性情，三句不可就當詩書禮說是，推所以雅言處，須到末句用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倫文敘次節文曰：女奚不曰？丘無過人者，其為人志於道而已，結云是心也，純亦不

己之心也。豈惟葉公弗之知？子路殆弗之知也。不伎不

求之訓終身誦之，吾見其止矣。夫子之曉葉公，其亦示子路也與？○語類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

了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楊維斗次節文云：少而習禮而詩書射御之數，尚未窮其奧，老

而幼易，而存亡進退之故，又未能察其幾。

民非生而知之者章。呂用晦曰：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

章字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為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的。○張

天如文云：即生而知之者有所不廢，而況非生而知者乎？○滄柱云：生知之所知，學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

而言尹氏生知者義理學知者禮樂名物等亦是後人議論之辭在夫子口中未嘗分出何者爲生知何者爲學知○又曰和靖尹氏謂敬求只是禮樂名物陽明王氏又謂禮樂名物無關作聖之功學知只是學知此義理看來禮樂名物亦何者非義理使舍此而曰致此心之良知則何所著落觀聖門博約並用則此章求知之旨可識矣○仇云大全輔氏亦以生知之義理對學知之事實言亦是後人議論之辭在夫子語氣既不以生知自居則不必有義理事實之辨矣○語類曰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又曰如顏子只見得所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

子不語章

三人行章 呂用晦曰聖人學問仰有極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謙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个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

天生德於予章 幾字曰周之盛也召伯之甘棠勿剪其稊也孔子之相見伐聖人之仁無盛衰時使之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洽柱曰無行不與猶云無往不與行字本虛通義欲於隱字中人言字對下行字看似覺太整○又云夫子平日立教只從淺近處教人故及門之上達道之高深者有所祕而不傳不知下學上達由淺近可造高深斷無躐等之理况夫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即淺近而高深已寓

子以四教章 用晦曰四者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

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當以道字爲主○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博文約禮之意忠信只是約禮之實○熊伯甘曰忠居心無偽也信應事無爽也○知文而不知行者馬融之經術也知行而不知文者萬石之醇謹也知文行而不知忠信者東漢之顧廚俊及也知忠信而不知文行者姚江之良知也知忠而不知信者誠而未徹者也知信而不知忠者似誠而非誠者也○仇云新安陳氏曰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忠信只管力行皆因朱子小註及雙峰饒註之說不如蒙引以忠信通管文行更爲周盡○又曰大全小註雖有次序之說然先知後行由忠見信二者各有次第可言若說先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文行而後忠信則方其爲文行時全無忠信以主之將所謂文行者亦等之泛泛悠悠而已聖門豈有此支離之教乎饒氏謂外而能行方可責其裏而誠者未得題旨○按語類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開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歷伏這个身心教定方可與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夫子見人每爲習俗所壞所以思善人善人只是不曾爲習俗染壞者有恒已不能不染但其一段誠樸的心尚未曾壞○熊伯甘曰認假作真恒德安在非以將來不繼爲無恒也子鈞而不綱章 幾字曰上世烏獸逼人亦能勝鳥獸勝則能殺殺則食之茹毛飲血性勢自然不待教也聖

人者。能制鳥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鳥獸。勢不可禁。因設禮以限之。非祭饗不殺。非宴會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時不殺。所以限之。少殺。非教之殺也。如可使舉世蔬食布衣。豈不顧之勢不能也。若末世之人。過限而廣殺。則禮教不明。正政不行。故也。聖人在上。其長養萬物。具有實事。使人人哀憫物命。豈比空言勸誘。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語類曰。問是問前言行。往行。見是見日。今所為。見又較切實。○字。兩舉文。遠以遺編具在。貼多聞。以世故漸紛。貼多見。最是。○字。未王者。臣曰。三代聖人。因革損益。類本古訓。以相參。是知而猶未敢作也。

互鄉難與言章

仁遠乎哉。章威咫尺。近且不足。言而可遠乎。○摘訓曰。欲字有工夫。即四勿敬恕之類。○反看便見不欲仁。

斯仁不至。欲不仁。斯不仁。至豈不可畏。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幾亭曰。昭公知禮。失實之過。小設當時。直云不知禮。臣心安乎。故與其直而明之也。毋寧過而隱之。過而後全。吾君也。其似違心而稱知禮也。乃所以遂其本心。乃所以為至誠惻怛也。○章世純君娶二句。曰。天地陰陽之氣。皆以異類相益。而在太古之時。其取義精。以同德為同氣。同氣者。何姓。異德為異氣。異氣者。異姓。在中古以後。其據義顯。為正姓。以統遠。遠者。行飲食為庶姓。以統近。近者。議服數。子與人歌而善。章反之。是取其善和之。是與其善。但舜

則即取為與。此則取而復與。而一後字中。又有從容意。有審密意。壬申十月。

文莫吾猶人也。章用晦曰。文原卽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為學文人。便將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識其玩物喪志也。為如此。若子以四教。即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為禁。而所取率皆鄙陋不韙之物。卽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村亦無展拓。只為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若聖與仁章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語類曰。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誅。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又曰。聖人不直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若說丘平生已預為禱。便近自誇。須見聖人一段寡過。未能先景。言丘刻刻欲禱。但我之禱。非子所能代耳。

吾則不孫。章譚梁生曰。此章是論禮外之奢儉。故前有禮字。此無禮字。含禮論俗。又奢儉之濫觴也。

君子則湯湯章。摘訓曰。坦平也。卽註中常字意。當與長字對看。蒙引曰。湯湯。猶云光輝輝。反重在坦上。存疑。坦湯湯。是兩意。又平重了。俱取註背。坦以地言。長以時言。馮厚齋曰。湯湯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威曰。長

無待而不憂慮也。王前席坦蕩一句文。曰人知愛勤者。聖賢之所以為志。而不知泮溪者。聖賢之所以為心。於謹凜惕勵中。看出安舒優游氣象。確是循理真境。後比合動靜看。最周密。王中。○譚梁生曰。長戚戚。非樂天知命之君子。亦非般樂忘傲之小人。凡慍見憂懼。皆所未免。

子溫而厲章。語類曰。此雖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救弊。蓋白舜之命。變已如此。而卑陶陳九德亦然。○又曰。橫渠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他只學個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個恭。又學個安。○按上二條不同。一是合說。一是分說。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用晦曰。論文王至德。便議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大王。不曾剪商。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而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背。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脂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滄柱謂朱子或問說。與仁山相同。集註據古註。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承入不暇改定耳。○愚按。恐是或問未暇改定耳。○按語類諸條。只說泰伯不肯剪商。未詳在何時。所以起金仁山之辨。○譚梁生曰。泰伯繼太王之緒。當殷辛庚丁武乙之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實能朝諸侯。有天下。觀君吳更易。讓商王。非讓周伯也。○愚初意。此節不重民無得稱句。恐礙文王。今按語類。謂此句煞有意思。又云。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為至德。是重民無句。固朱子意也。○順治戊戌姚士升曰。忠孝廉節之事。一人欲就其名。必有數十人受不忠不廉之愧。一尉偶乘其輿。必開數百年好異好名之禍。

恭而無禮則勞章。語類云。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貌不

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用辨曰不偷只是不薄未到協和於變也

曾子有疾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五客李時可曰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費力耳○按語類云集註原本做效驗說改本作工夫說○幾亭曰顏色如何正正者本等也與正心之正相似如事親則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慎之色祭祀則有儼恪之色介冑則有威武之色皆是其本等如此外見此色固內有此情故云近信○又曰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舍著不傷突明快不露其辭氣所養可知○有理義明而心至誠然發揮於手口之間辭氣不善者畢竟是未明未誠○語類曰但說此三事爲最重耳其他也不是不管若全不理會將見還裏盛有汗底物事豆裏盛乾的物事自是不對

以能問於不能章 摘訓曰以能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已而不自滿兩平間說不見有相粘惹蒙引存疑以有無貼能不能虛實貼多寡覺得無謂○譚梁生曰全是大舜好問好察舍已從人恭遜又不格致意○又曰此章是曾子爲顏淵作贊下章是爲子路作贊曰君子人下贊召忽荀仇章則過上贊伊周則不及了路曾子所畏此是贊畏友之

辭子思作中庸以子路次顏子明是師承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語類曰託孤三句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朱子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有虧欠處○請君子三句當以性命之外無事功學問之外無經濟爲說當於實處著想勿止描繪虛神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語類曰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又曰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知得道理無物不有便弘知得道理無時不然便毅既弘毅便戰戰兢兢便不得不日省 王中九月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與於詩章 與詩章似通知後世有良知家而預爲之準蓋以良知之說推之必謂吾心自有興立成何藉於詩禮樂而不知聖人教人興立成全賴詩禮樂 庚申○已未曹鑑倫講與於詩云學之爲道初迫而驟期則聰明阻詠歌而反覆則性情生○語類曰古人這身都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苟于言禮樂法而不說此語甚好只有法更無說也○文集六十二卷李昉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束業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汙恐是此意朱子曰束業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

民可使由之章 曰可使由使見德禮可化不必專持政

刑也。曰不可使知。既不能知。則由者亦不能保其長由。是必吾之德禮無頃刻之懈。庶幾教化浹而民俗不壞。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也。壬戌三月廿五○朱子語類有一條云。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為仁。事兄之義亦然。其嘗舉其說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個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個義。如此則事親從兄。却沒要緊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個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意公肯得好。按朱子以此解不可使知之。然子韶所謂知與註中知其所以然又不同。子韶是欲人見其心。註所以然是指理言。壬申七月

好勇疾貧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熊伯甘曰。霍光近於驕。王安石近於吝。

二年學章 辛未文云。古者入學鼓篋。其時朱離童子而所肄者乃宵雅之三。蓋謂今日之皮弁祭服以教之。異日之簞食飲食以實之。其相期當如此耳。然官其始者未嘗不以辨志為先也。○不至於殺。須說得平常。方見不易得之足慎。若將此句擡高。則不易得乃理之當然。無足怪矣。癸丑十一月

篤信好學章 語類曰。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茂亭曰。飢饉兵戈。主德清明。邦有道也。庸夫束手。後傑彈冠。主德大君心昏。忘邦無道也。有人爭路。君子

介石君子之相有道無道也。清矣。若值倥偬。即避難都安恬。即旅進。此正關於治亂。安能明於進退耶。不在其位章

師擊之始章 仇云。從來解此題者。謂樂至奏闌。雖時聲歌將畢。而猶見其盛。則前此之美善可知。如此說却是以終談始。作至此和盛之解。非至此方盛之意。麟士顧氏引據儀禮。謂樂凡四節。到第三節之終。第四節之始。合樂並作。至歌闌。雖而始盛。証據最確。前此諸儒皆所不及。近日所刻增刪小說約。妄意去取。竟妄儀禮全文一段。致使書理既明。而復晦。能免於顧氏之罪人乎。狂而不直章 語類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任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

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情却無收拾也。

學如不及章

巍巍乎章 洽柱曰。不與胡氏作行所無事說。另是一解。究當主富貴不動心之說。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洽柱曰。依淺說。下句之意。因乎上句。惟其則天。所以無名。依存疑。上句之意。藏在下句。從無能名處見。則天之實。玩集註。自當以淺說為主。○又曰。堯之則天。註中拈出德字。此以君德言。凡施於政教而見於治化者。皆是下節成功文章。特指其一二以言之。餘固難以言盡。正是民無能名處。時文或以下節為業。上節為德。不知下節乃德中之可見者。豈可判分德業為兩項。或有將德字單貼在心者。遂入神明有密等

字及未言用先言體等語俱看德字未真。○按此章註中德字語類中並未詳。○滄柱曰：朱子云：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堯獨能之而他聖人不與。○或云：夫子尚論古人，豈盡是舉空無據之言？大抵俱從史書中看出耳。愚云：此在成功文章固然。若則天無名，則仍宜空講。○滄柱曰：未房書評曰：文章與成功是二項乎？是一事乎？曰：成功說得廣，文章說得密，如授時定曆畫州分野禮樂刑政皆文章所顯設者，大端亦可從成功上想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第三節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此條最精。愚前看大全未圈出，壬申七月補圈。○艾千子曰：時文所

不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李

講才難皆小才耳，何足以盡唐虞氣象。○祝安道文云：才之難難於盛也。○十人天若生之以待周者，周盡率之以事殷，人只知聖人順命，不知聖人乃有不肯順命之時。○陳介眉謂才則遜唐虞而德則猶然揖讓。

禹吾無間然矣章 譚梁生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兩句足了非飲食三句之義。○語類曰：五峰云：禹以鯀殛而不忍享天下之奉，若恁地說，則較狹了。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徐健菴曰：無閒不是求備，正是剛揚。若云寬以待中材，嚴以責聖賢，却似攻聖人之失，不是表聖人之德矣。○仇云：無閒實事原在中，有說得中間透，則上下不必另尋意義。近文多畧中。

輻而詳首尾，亦屬變態。○四書中贊成帝王只是舉出為萬世表率耳，不是要將歷代帝王來分個等第。

不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李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按語類滄時舉所記則命字兼理氣言與必大所記則云尹氏以盡性知性言命誤命只是窮通之命

達巷黨人曰章 語類此章缺○滄柱評辛酉初任興作云大哉句緊接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然其深惜處正其極贊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乃承之以謙耳○存疑曰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條愚前未收再永光最喜此條○文集卷五十五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稿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朱子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為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已未楊大鶴作曰若人譽我誠過矣雖然愛我亦甚厚若人議我誠是矣雖然詬我亦甚深此雖與愚意稍異然與作破黨人解者自不同但微嫌其似聞人議已承之以謙

蘇見章 幾亭曰趨時之意其猶從義乎窮則變窮者變之因也時苛則變之以寬時淫變之以貞時情變之以勤皆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苛俱淫則是窮而不變同流俗而合汚世也時豈流俗汚世之謂而趨豈合之同之

之意哉聖人以變為趨後人顧以不變為趨甚矣其戾也

子絕四章 此章即就上章看便見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皆是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但非意必固我○子罕七月二十二日○孟子一時字包得此章意○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昇氣象○語類曰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即管問執道我做的是○又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其有害於我或欲表已所長或恐形已之短總是從我起見○壬申七月二十三日○語類曰此四字似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坏事○王前席文云天下意必固我之私惟心之虛者能絕其機於未然何也謂其先無以擾之也聖人之心無欲無微則虛惟心之實者能絕其端於自然何也謂其先有以持之也聖人之心有主有主則實二意精確異常○壬申八月十四日○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見性理四十

續困勉錄卷三論語上

三卷

子畏於匡章 乃蒙吉曰禮樂制度具列五經中道顯於五經也○道有與廢而無喪不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文亦是天所甚惜○壬申九月看朱子語記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用晦曰第三節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溫厚

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併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題中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有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中曲折神理亦盡失矣。摘訓曰。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爲子貢將聖而解。非爲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辭子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層。以辭太宰之聖。與註背了。似當云。賜也說得過了。不知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原非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前三句是

不續附錄錄卷三

反子貢意。後二句。又是反太宰意。○按摘訓此段勝用晦○細玩摘訓之解。後二節只是一謙字。蓋知聖者有淺深。而聖人只是承之以謙。壬申七月○刀蒙吉曰。君子者。學爲聖人者也。言聖則吾不敢竊嘗從事於君子矣。○又曰。陽明一派。遂謂多爲聖門所忌。豈其然。○子貢平日在多學而識上著力。若此章多能。只是釣弋射御之類。子貢亦未必著力也。故此章無指點子貢意。至云防學者馳騁之病。此意固有之。然只是係意。壬申七月

吾有知乎哉章。呂川晦曰。以首二句屬夫子之學。下三句方轉到誇人。前輩多主此。○庚戌徐乾學破云。聖不自有其知。而又善引人於知也。○空空兩字。正蒙亦誤

解見第八篇

鳳鳥不至章。刀蒙吉曰。河出圖。只是言聖王之瑞。與畫卦全無干涉。故註不之及。

子見齊衰者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獨高獨堅之境。卽吾斯未能信之境

也。曾點亦見此意。但點見其易。淵則見其難。所以不同

甲寅十一月○語類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爲知要。或

以爲約束。如何。曰。約我以禮。與約之以禮一般。而程子

却作兩樣說。某曉不得。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

知要。○約禮只是歸到躬行。不是徒增意見。資辨論。這

便是漸漸到一貫之道。壬申七月○語類問聖人教人

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

不續附錄錄卷三

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語類曰。這個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陳安卿曰。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朱子曰。卓爾卽是前日高堅。而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見文集卷五十七。○呂用晦曰。高堅前後與立卓。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立卓。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恍惚。因落孤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詩。辭非悔辭也。○又云。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助驗。第二節是其

其參實證根源。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為此章書理不明耳。○按語類曰。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堅彌高。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理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耳。○又曰。不是夫子善誘。便難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個高堅前後底。是其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愚按語類謂顏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顏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子始初便欲一蹴而到之說。與用晦所云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似不同。大抵顏子始初亦未免有差。但不至如俗說所云陽明象山一流也。須細辨。戊午五月二十。○楊子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子疾病章

有美玉於斯章

子欲居九夷章

吾日衛反魯章 史通曰。此聖人幸其不負反魯之意。人見聖人反魯。以為道不得行。聖人說吾自反魯。得與吾黨小子日相講明。則詩定樂使雅頌得所。亦吾不負吾道於窮居之一事。豈必行可而後為得志哉。此章備

類無。○樂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實意。正意。自兩平說。士或

出則事公卿章

子在川上曰章

此章近字。極似繼之者。善繼字。○呂用晦曰。夫子之旨。在不合。不在逝者。勉齊謂此兼體。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語類曰。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一是役於欲。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滄柱曰。今人因本文無道字。遂謂作文用道字者。未免添足。不知心境物理。無不兼說。獨將

續困勉錄卷三 論語上

道字避去。亦禪子見耳。先輩據註以釋經。是作文要訣。觀者無為邪說所惑可也。○卞永光於此章。亦欲兼存不露道之說。覺少決斷矣。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熊伯甘曰。此言仁者安仁。未易

見也。利而行勉而行。則有之矣。

譬如為山章

語之而不惰者章 楊龜山曰。語之而不惰者。於吾言無

所不說也。與問斯行之異矣。

子欲居九夷章 語類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

止

苗而不秀者章 呂用晦曰。不秀不定。任人以為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後生可畏章

法語之言

三軍可奪帥也章

秦開去康頗李牧亦是奪

衣敝袍袍章

譚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憶數

十年之前夫子教子路語

頭末合識以明夫子之善誘

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賦語

在入門時夫子將進之升堂

何足以賦語在升堂時

夫子將進之入室相去年遠觀

終身字可見

歲寒章

順治壬辰張芳曰歲末有不寒如松柏者少耳

天下豈有窮士之時哉

疾風勁草又不如急流勇退

知者不惑章

立須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

可與其學章

立須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

蓋權字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

權之淺者也未可與權

之權權之深者也

子莫六川○語類曰經是已定之權

權是未定之經○又曰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義

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又曰伊川說權却

是經說得不活如某說非是與伊川說即是須為他分

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

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確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曉

突了○又曰伊川言權即是經某謂不必如此說孟子

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

與經皆客無滯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

後世無忌諱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

竟足常權畢竟足變○又曰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

未其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畢

反經○又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說事畢皆用

權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

又曰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個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

個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

他是兩個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

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

之變○又曰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

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

是變却那個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

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文集卷五十三答劉季

章論此亦最明○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柴深之論子

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

而游移前却以過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

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唐棣之華章伊川曰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

今乃偏反○庚戌錢世焘曰甚矣詩之誣也用其說以

懷人天下必無情移其說以治理天下必無學吾故刪

之以告天下之思者○已未馬敬思唐棣章文思人思

理對做○語類曰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反之

罔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耳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 一篇鄉黨無處不是先進於禮樂 士申

十月

朝與下大夫言章

君召使指章

入公門章 大全朱子謂古人見君執貨不執笏笏則指

之字文周始執笏愚恐古人之笏有指時亦有執時當再考 士申七月

執圭章

君子不以紺緼飾章 熊伯甘曰曾見幽燕老將云精於造甲者左手偏重右手偏輕妙在襯上鐵上加減因思

紺緼勉錄卷三 論語下

主

短右袂只是右手之孤客同半臂而表對之袂仍是般長○熊伯甘曰告老非有大事非有君命未可數與班行想當行禮於私家如近世聖廟之意

齋必有明衣章

食不厭精章 摘訓曰肉雖多所設肉品之多也

席不正不坐章

鄉人飲酒章

問人於他邦章

庭焚章

君賜食章

朋友死章

寢下尸章

原缺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語類曰聖人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

孟子後面說鄉愿狂狷亦是此意鄉愿不好寧可是狂狷如今人恁地文理密察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蠢疎底人○用晦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張江陵程文謬括固不及邵黃之精細

從我於陳蔡者章 摘訓曰德行兼內外而言文是文章

學是學問朱子謂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見學字意能言其意見文字意○金正希曰古今人才唐虞之際於周為盛周

續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主

數百年則遂有孔氏之門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沈平遠云助有二其一問吾言而有所弗順也則疑義生疑義生而所難從起矣其一問吾言而有所不見也則傳焉上答吾生而證問又從起矣

孝哉閔子騫章

南容三復白圭章 若只不言亦何難言是儒者所必不可少的而又是最易玷底觀南子言箴可見此所以難

士申七月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熊伯甘曰對康子云然言

外之意似惜由求不學無術

顏路謂子之車以為之椁章

噫天喪予章

子哭之慟章

門人欲厚葬之章

季路問事鬼神章 熊伯甘曰以放勳何但文王何涉爲知去恐涉禪宗了生死話頭○滄柱已未房書評曰熟讀祭義便可參透人鬼關看徹西銘即能打破生死路扶鸞降仙鍊形伏氣皆處道耳大易言原始反終精氣游魂直視爲晝夜通復初無奇駭○子路平曰有何必讀書議論在胸中又有強不知爲知病痛夫子怕他性急便杜撰穿鑿起來故要他從事人知生處循序漸進蓋不但行不可性急即知亦不可性急此便是教他做窮理工夫 壬申四月十九

閔子侍側章

魯人爲長府章 阮註並無益賦之說○言必有中是贊其中理詞氣和緩是餘意長府之爲魯人必以一勞永逸費少利多爲說非僅憐勞民傷財之說可以破其議何必改作必確見其時勢之不必作故嘉其言之中○已四月十日○閔子固非慷慨激烈之談亦必非含糊影響之論時文說得毫無著落者非由之瑟章 陳臥子全章結云夫民性之偏久矣而聲音之道微矣而音剛決而師乙稱之秦聲雄大而季札美之世無仲由而天下多秦漢之音且以此中和也是夫子之所放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

及三字才有著落顧糜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皆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滄柱解與用晦同

季氏富於周公章 譚梁生曰聚斂附益即是用田賦事○語類曰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非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

榮也愚章 語類曰不裡不賢聖人微服過宋不如此○陳介眉君子不重章云善學者使氣質爲學用不善學

者使學爲氣質用而已能次侯先進章曰先王以禮樂

變風俗而後世以風俗變禮樂介眉意本此

回也其庶乎章 今人看書喜合而不喜分如註云近道又能安貧分爲兩層人便疑爲支離不知聖賢說話有合底亦有分底明德新民可分爲兩件近道安貧何不

可分爲兩層乎 辛酉三月十七○賜一進至於回回一進至於化此章不是專爲賜發 壬申七月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語類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

論篤是與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畏於匡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熊伯甘曰以道事君勿讎似

臣模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坐章

語類曰問夫子令四子

言志故三子皆言川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陳介眉曰天下無忘世之聖賢也特三子志其小而若與點異點志其大而不覺與夫子同耳如詢知爾而却應以忘世問甲而答乙夫子胡爲喟然○辛未有一文結以三子爲憂世點爲樂天顏子陋巷中講求四代禮樂

續用龜象卷四 論語下

兼有樂天愛世其妙○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却將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直是民胞物與氣象春風語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辛酉六月○幾亭曰若爲無告窮民主張錢穀分派飲食不厭煩不厭意是極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其人也與求問舍之爲鄙瑣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閒無閒處看若夷然不屑是大不仁王衍殷浩謝萬之流耳料無佳歸宿○摘訓曰願爲小相所以學禮樂也這正是說願學處○鼓瑟希疑是方欲鼓瑟起頭若使三子言志時點已在鼓瑟何以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道耳日交用不妨手指因看幾亭集而悟此○史蓮夕曰看他春風

沂水之趣天地萬物已收羅在胸中觀唐虞三代皆屬分內○語類曰曾子之學與曾點全然相反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聞却理會不得但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又曰春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又曰點合下見得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曰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加此更不加細密工夫○又論克己復禮曰佛老只爲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夫子之嘆也○三子者動靜從容說摘訓欲止就言志說蒙引爲長○三子者之言何如○有下觀三子道畧事爲之意張何初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三子討高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說

續用龜象卷四 論語下

與朱註不同不可從思初欲兼取二說亦不足○王季車寅定○語類講爲國以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千條萬緒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一事一物各自一物不下自己事又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則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按此二條則爲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并曾點亦未達得○摘訓曰爲國以禮即能以禮讓爲國也與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說存疑把禮做理看非是○季本曰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

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

禮記集說卷四

論語精義附錄卷四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語類第六卷云。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自有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又曰。此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語類問克己之私有三氣。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曰。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按看此二條。則知呂與叔克己銘專指人我者。非。呂用晦曰。朱子云。克已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愚謂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則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為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於陰界。則以克為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為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為萬世無弊也。又曰。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用晦又曰。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為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復禮而後為克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

亂之功雖冠賊畧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程明道曰莊子言其嗜慾滋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又曰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語類子張問行章曰克己○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會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己只得克將去○用晦曰凡作顏子文字心齊坐忘等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言抑論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為則劇耳不可為典據也○語類為邦章亦云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陳大士曰公論之在天下未嘗以一日而異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以一日而忘○摘訓曰朱子中庸小註云人之為道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是兩為字不同矣

續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一是謂之意一是作為意註中所以全其本心之德只可解前不可解後○語類曰顏子會問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蒙引曰嘗怪顏子於禮欲之分際所在既皆如此分明乃反不知其條目為何須看直請其條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顏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為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為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去何件○甲寅四月十九於蒙引全本錄出愚向亦有此疑今觀蒙引乃知顏子是問切己條目弄泛問也最分明下文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者是逐件上逐件檢點無月之可言也○施氏陽說林請問目及四勿俱作切要意講似好○按語類云此一章聖人

只要他克己復禮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依此則顏子之問亦知要切己之謂○語類曰程子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又曰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按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禮與中各兼中外但下文視聽言動俱在外而說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不是○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已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言則禮與已皆發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愚前又意對仁看則已與禮皆在外亦不是○甲寅四月○摘訓曰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

續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子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戾亦自就其中細分之又各自有內外耳似未可盡非之也○按存疑駁朱子之說摘訓最是○譚梁生曰顏冉請事九字只是曾子一唯字○按易以忠信進德脩詞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朱子謂是乾健坤順工夫即此顏冉二章之意○仲弓問仁章用晦曰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威儀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猶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司馬牛問仁章語類曰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又曰仁者之言自然訥若學仁者則當自

謹言語以操持此心。○牛說其言也。謂他胸中看得言難而初易。若云經世明道皆賴有言。如但欲初也何難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章。用晦曰。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對向難之亂說。才有若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脩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又曰。道個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語類曰。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人皆有兄弟章。陳大士講敬而無失二句云。夫人於骨肉之閒。有天命。有人事。人事至而天命亦至焉。

子張問明章。熊伯甘曰。淺淵膚受之人大是棘手。意在

不行不休。到明人處。必另生計較。或尋出題目。直捷發揮。或故作長厚。引罪自服。而慧眼人却早已識透。曰此仍是淺淵之語耳。仍是膚受之思耳。

子貢問政章。幾亭曰。所謂必不得已。是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已無救法。○子貢兩不得已之閒。與桃應一問正同。○讀此章者。又要思微未雨之桑。不至於不得已。棘子成曰。章。用晦曰。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為質也。其虎豹之鞶耶。抑犬牛之鞶也。哭踊有節。以爲低。飲酒啜血。以爲真。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服之風乎。稽阮以老莊淪胥。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

非細故也。

年飢用不足章。己未。郭鶴聲曰。先王體國經野。未嘗聽命於年之豐稔也。迨至春秋。而百姓之足與不足。不操之君。而操之年。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幾亭曰。遇事不浮游。逢人不肯負。出語不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原是知覺之不洩露者。與固聰明聖智。雖有淺深。都是一路。試想他處處認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爲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憤。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個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昧一點本心。乃上知也。機巧之極。不肯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又曰。精

義斯能徙。○看來忠信從義與忠恕相似。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黃氏曰。抄曰。景公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國威。則以子而制父。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註忠信明決四字。說約謂上節勿露。亦本蒙引。冉光謂難道。夫子稱許子路。全無所指。而必待記者。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陳臥子破云。息天下之爭者。其服於人也久矣。○又曰。當其所不諾。雖以天下之大。萬金之賞。而不可蒙其一言之惠。及其所已諾。雖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不可緩其須臾之期。

聽訟吾猶人也章。居之無倦章。治柱曰。之字。指政居之者。存心於政也。空

講存心者非

君子成人之美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季康子患盜章

如殺無道章 上字依註作尚字看草也而上之風已未有一文如此做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大全辨曰按察言二句是更進

一步說須知實直好義工夫俱在實地此處無觸突人底病痛但不收自是學問愈到愈見不足遇事接人一味自視欲然非實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觀察下人纔不觸突人也况集註將所行合宜訓好義而小註又云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則行不合義者多矣何其

緝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自相矛盾也愚謂實直或未免觸突人既好義未有復觸突人者也○滄柱云若作義以為質之質便不合朱子說○呂叔簡曰無謂人唯唯遂以為是我也無謂人默然遂以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恭我也○孟子好名之人一節便是闢字註脚此種人關係世道升降然春秋美齊桓亦有不得已而取之者如齊家急則治其標亦所不為已甚而教天下以治世之法也○金正希講行違二字曰精神有限既飾其外復顧其內此兩失之事矣說出他一種學術最妙○又講末二句云若聖神操鑑或懷眾好必察之心用人為度設之術而以斯人遇之固懼不免也然如此者亦希矣雖欲不聞焉可得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語類曰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而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個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崇○按此有二意一是無所為而為即是崇一是無所為而為則功專而自崇○黃陶庵曰天下之一聞而悟一躍而入離事求德者卑非德也○語類曰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個鄙俗粗暴底人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樊遲問仁章 熊伯甘曰能使枉者直遲蓋疑措之則乘之矣何以又能使之直也○古今天下因舉錯而紛紛

緝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多事者往往而是小人豈肯遂俯首屈服耶觀於宋之元祐及明天啓之初則能使枉者直正未易言樊遲此問亦切問也 辛酉三月

子貢問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章 博文而特其獨斷之才未必不為學術之誤如王介甫之流求仁而守其獨處之見未必不為異學所乘如游楊終雜佛老仇滄柱至此解○按存疑謂此二句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則依註對講為是滄柱亦從存疑知行對講○熊伯甘曰後世標赤幟於講壇則友道墜而爭易起角雕重於彥會則文事淺而交愈衰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陳幾亭曰桓公失管仲而齊亂
符堅失王猛而秦亡知用賢而不知儲才知盡己而不
知引人岌岌乎其國○滄柱曰按蒙引首節三句只宜
平列新安陳氏以先有司爲主赦小過句卽承有司說
存疑主之蓋因家臣之長止統攝衆職未嘗親自治民
故赦過不涉民說至舉賢才句註中直指有司得人更
無可疑但於自己口中多作牽扭亦非語氣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熊伯甘曰輒立可也禍靈則執政
者之過也是亦如後世繼嗣者之謬也是時執政者宜

續困勉錄卷四論語下

正義之曰公嫡孫當承國統於顯祖靈公廟宜稱祖廟
祝稱曰嗣孝孫某奉廟爲太公太公之歸也宮室服御
衣食皆如公政與祭則辭焉公曰朝於太公其承祭與
政也若攝想夫子爲政正名必出於此非受其政而別
議迎立也○簡訓曰禮樂是制作的禮樂向在事得
其序物得其和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
之本了故禮樂不與○語類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
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
形說影不得

樊遲請學稼章 遲之問稼亦猶公孫丑不素餐兮王子
塾士何事之意也上好禮一節亦猶孟子尚志之意也
甲寅六月 ○按語類曰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

話如許行並耕之說之類○按一類字則非直以遲爲
行也○辛未文結云學者慎毋曰儒者以治生爲急而
大儒之效出矣

誦詩三百章

其身正章

氣衛之政章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 王前席文云謹身節用皆本
其淡泊之性情以將之持盈戒滿皆本其省克之學問
以守之○就居室想到性情學問意思方闊大

子適衛章 此章要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
聖人口氣有斬釘截鐵光景用晦曰問如何富之曰行
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

續困勉錄卷四論語下

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
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低小耳○語類曰古者教人
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
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
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富教之權必操自
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點者必挾奇靡以謀利強者必
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操自上
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
氣相倚伏故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

苟有用我者章 此章因當時天下人皆以爲極重難返
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故夫子云云實見天下無不可爲

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下之說非但爲當年累世莫殫
莫究解嘲也若僅慨無入用我便涉自誇甲寅六月○
期月而天地位三年而萬物育乙丑六月初日○熊伯
甘曰聖賢言語但凡事功遲速但心中打算停當確有
氣候可循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善人爲邦百年章 穆歌起曰致亂非一朝夕之故則致
治亦非一朝夕之故此理之必然也○善人以涵濡爲
治則天下或疑其弛而不張反不如武健之勝任善人
偶強禦是治則天下又疑其行之不終反不如名法之
徑行右八科文徵與穆說又異然確似宋仁宗之世○
古語二句原是贊善人雖善人無期月三年之力量然
此二語不是貶他壬申八月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幾亭曰久而成者民業民風
速而興者民志民氣

苟正其身矣章

毋子退朝章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葉公問政章 語類曰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

所論矣○滄柱曰不明言所以致其說來之故亦是解

書者之說作文當依口氣如云吾不必言政之何以說

近也但言近者就便非語意

子夏爲莒父宰章

葉公語孔子曰章

居處恭章 語類問樊遲問仁聖人以是告之不知遲能

盡此否曰此段須友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遲身上討
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
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
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
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又曰道
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用晦曰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
蒙夫人豈能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
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造講說每章要尋出一
章旨妄以此句貫下三節皆庸人自擾耳○滄柱曰有
恥主不當爲一邊說然當爲而不能爲亦屬可恥意本
蒙引○愚謂只主不當爲一邊爲是不必支離○蒙引

亦無此說癸亥閏六月○或謂行已有恥是一等士品
若將有不爲講作稍者一流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
說本吳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有爲一層在何
必將此句擡高○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
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
生○語類曰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
辱君命○又曰子貢平日欲爲峻峻之行這一章却是
大段平實子故每問皆下看見都不是易事至問今之
從政却是問錯了聖人便爲截斷了○又曰其退步意
思則如行三軍臨事而懼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熊伯甘曰舒礪石云孔子所謂中
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在猶即洪範所謂高明沉潛

○語類曰：狂者知之過，狃者行之過。○又曰：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圖熱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吳韓起一節文曰：天地生人之格，不能不遷於所恃，君子與人之意，與之交，扶於不窮。南人有言曰：章。語類曰：不占而已矣。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章。語類曰：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所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方氏蒙吉曰：尹氏云：君子尚義，義有是非，是不可移而非非不可移而，是非非殊途，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有得失，得則恐其失，失則恐不得，得失互變，安得而和？此探本之論也。君

子哉。韓范之立朝，朱陸之講學，其彰彰者，數孫龐蘇張韓李，則小人之尤者也。

鄉人皆好之章。辛未房書曰：小人即附君子而必不肯強其中而為好，君子即疑君子而必不至嫉於中而為惡。語類曰：呂川晦曰：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於是任那必怨在家必怨，此又所謂乖戾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縱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愚按：用晦此論最好，至於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兩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此則又執夫子鄉人善不善之說而

不知所以用之道也。無弊之道必也其大居敬而貴窮理乎。丁巳十月。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陳幾亭曰：器之中又分器焉。治田治河治兵，每事各極其能，是一器之全也。或長於守險，或長於當鋒，或長於闢榛莽，樹營柵，是治兵中之偏器也。或善相度，或善量工，是水利中之偏器也。或知種性，或辨土宜，或明勸課，是耕屯中之偏器也。使人者合數人以就一器，無執數器以貴一人。○觀枝山曰：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霜雪以固之，日月以照之，雷霆以鼓舞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語類曰：如漢高祖有箇粗底素而不驕，他雖胡亂罵，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

剛毅木訥近仁章。史及趙曰：道心之淺，皆由於人心之涉世過深。

切切惇惇章。善人教民七年章。熊伯甘曰：夫子惓惓屬望而莫或用，卒至春秋之後，且為戰國，以不教民戰章。

憲問第十四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用晦曰時文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私雖去而未必全乎理猶未可為仁況不行則并私亦未嘗去也○滄桂云德氏謂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惜乎近文未見暢發此二意者○按考亭淵源錄陳才卿問私意竊發隨即鉅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留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用克已

工夫尚覺其復發况制而不行如憲所云耶

○辛未房書曰寢昌寢熾樂之少疎必將齊發而不可勝掩禁之太甚必將一決而不可復止私友在內為主仁反為害

士而懷居章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幾亭曰守道之言行在柳下但以爲直而孔子更號之曰危蓋直言直行彼懷邪之小人與無識之庸人必起而非之偏見之君子亦從而疑之安得不謂之危○觀洪武之時李仕將以關佛死葉居升以直言死有道無道正自難辨

有德者必有言章 刁氏包曰尹氏一段全用白文敷衍此學程子法也或作用人說以使貪使詐立論最壞學

者心術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用晦曰羿莽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按此即語類王過之意○按語類王過謂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夫子不答固有深意朱子謂此意思較好此係王過記甲寅以後所問則集註禹稷比孔子之說似非定論語類亦謂是舊說如此耳大抵計功謀利之念君子不可有故不答福善禍淫之理則可以警世故出而贊之○陳鳴珂夫子不答一句作云聖不言興亡不欲責報於天也夫羿莽自好禹稷自聖何必計興亡之報哉亦付之不論而已必畏死而不敢逞則奸雄之隱惡猶存必冀王而不辭勞則神聖之居心不淨○畢竟是註妄了已耳

續用勉錄卷四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愛之能弗勞乎章 用晦曰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勞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知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爲命章

熊伯甘曰按國制凡與廢用舍大政外之撫按內之科道建議奉旨下部議覆則司官案呈堂官只斟酌刪潤不另作看語故覆疏只云臣等看得而大九卿題疏必列案呈職名無堂官單題者凡爲大臣須識得此意○右四書經講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章語類曰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

貧而無怨難章摘訓曰難易乃常人之難易非君子之難易也○愚按摘訓之言固是然常人亦不是流俗人亦是用工夫的人用工夫方見其難○要看看是何等樣怨若世俗貧富相形之怨此非學者所難去如親老而菽水不給陋巷無備編此真賢者所難泰然

王成四月

續開免錄卷四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春秋之世不患無才而患無守用人者往往急於求才而不知重守夫子謂有守者不必無才有守而無才者惟一公綽耳豈可以一公綽之故而遂謂有守之士皆不可用哉○時文不主惜魯用人說主春秋天下用人之法說亦好

子路問成人章論柱曰在四子是生成之質若學者欲兼此知廉勇藝自有工夫在全靠不得資質○熊伯甘曰人雖有高明之資不深於學往往氣質蔽之此世所以無益人也知廉勇藝皆未可直情徇行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以章
藏武仲以訪策爲後於魯章

晉文公語而不正章

桓公殺公子糾章朱子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云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魯可也○又文集卷六十答汪易直論此事最詳

管仲非仁者與章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用晦曰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證若認真據與俱同升事牽合文字證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祝翼權文云文子此舉有同列以爲非者有三指以爲失者亦有卽家臣以爲諱者而幸也吾夫子聞之也○王辰黃雲燕曰記者不歸之文子所升而第記其與同升又曰朝拔一人

續開免錄卷四

幕推一人謂足博塞士之感激已耳此意已足傷豪俊之心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謂是重一日之知己已耳此意已足釀明堂之禍獨是此也舊老彼也新進相與畧爲卑而列師濟之班○按黃作專以大臣不樹恩不市譽休休有容氣量立說比泛作忘分薦賢者更深入一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按大全辨謂饒雙峰云治宗廟得人則神人胥悅說得純治宗廟與武周宗廟之禮祔嘗之義無分別殊欠斟酌夫神罔怨悞不徒區區饔豆牲脰間必將有明德惟馨者使能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胥悅則是神亦可以具文口辨相欺矣有是理哉愚謂饒之佞不使之管別事而但使治宗廟便是公之

能用才處 戊午六月初九

其言之不作章

陳成子弑簡公章 語類曰夫子初告時與簡是欲討成子後人自流沂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程子以左氏所說爲非孔子之言朱子語類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却不專主此也

子路問事君章

君子上達章

玩大全語類此是要人慎始之意故曰如

人相訟初聞本是沒要緊事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聞公吏追呼出入騷擾未稍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

爭○小人到下達地位亦自有一段手脚溜便光景所謂險於利也○亦有君子而未能即上達者則助也忘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 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伯玉之所事在此孔子之所契在此記者之所以記亦在此曰使乎使乎者口雖贊使實有味乎寡過之言○熊伯甘曰堯舜禹之授受以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刁氏包曰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謂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六十化者氣質變化而日新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幾亭曰思不出位又細於思無邪

違理義謂之邪依理義而未合乎時中卽謂之由位平生無出位之思纔是心得其正○盛珍示曰此思字以

臨事言事有當然而思應之卽位也○愚按有以窮理度事對言者恐未是

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

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科卽爲山位其語

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

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者程子是

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愚按從心所欲不踰矩如有

所立卓爾是思不用位註脚○已未九月○王前席文云

思欲精不欲粗欲純不欲雜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

說盡不出之義後比云君子之心常有所憂常有所樂

二意更洞見君子心境○味思不出位一句不必更尋

孔顏之樂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 語類曰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

曾滿此說也畧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

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

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

子貢方人章 刁氏包云自治者自治其身與心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不逆詐章 史逆句曰此當與子張問明章並看夫詐與

不信孰甚於浸潤膚受而不行卽是先覺明卽是實○

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

經 172-421

于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便知得光不反。○刁氏包曰。觀此章則爲君如漢宣帝以綜核爲明。爲臣如趙廣漢以鈞距爲術。皆聖門所不道也。○用晦曰。以諸勞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愚謂亦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駟不稱其力章 刁氏曰。漢詔云。馬或蹄齧而致千里。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稱力不稱德。此漢治之所以難伯也。

以德報怨章

晚村云。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圓。荷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竟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異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熊伯甘曰。愛勝阻尼。傾奪此可爲怨乎。曰此等逆境。自涉世必不能免。乃磨煉心性之資。又豈可言怨。朝信之於淮陰。少年直不疑之於同舍郎。眞盛德事。未可以矯情譽之也。○於柱曰。報怨與復讐不同。讐關君父之重。怨屬一身之私。艾東鄉說最確。○語類問有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

續編龜錄卷四 論語下 美

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嘗曰。一日私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

莫我知也。夫章摘訓曰。下學而上達。存疑及小註諸說。似與大註不合。皆泥於程子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而誤也。凡說學便到理上。致知力行便是下學。此豈專爲人事。只是說卑近工夫耳。觀君子上達及註中漸進字。則上達是由卑而高。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也。若學一件事便知一件事。理就爲下學。上達則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便與君子之上達不類。且註中漸字進字都無用矣。蓋達字乃不成章不達之達。

續編龜錄卷四 論語下 美

都誤作明達看了。○按蒙引云。程子說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最明。若存疑蒙引說。則誤認程子意也。愚前欲取大全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兼用蒙存之說。亦非此說。朱子已駁去。甲寅十一月十八。○用晦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眞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此章卽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七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要似怨不要似讐。賢者稱世章。語類曰。賢者稱世。集註以伊尹太公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

徒偏耳伊呂平正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

幾字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過爲之

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欲

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卽所謂爲卽所謂仕也其實

何嘗爲何嘗仕耶

子擊磨於衛章

書云高宗諒陰章

上好禮章用晦曰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

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入謀而

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析衡之見耳○愚按老泉禮論正

坐不知此故俱從權術立說○禮可以作民之息去民

之驕但不可以故事親之虛文行之

脩己以敬章中庸首章之理備於此章○用晦曰他處

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

外面進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

一脩己便了○語類曰不敬則內而百般計較做出來

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語

類揚至之問如何程氏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

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

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終不專靜則心既無主應事接

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又曰平日須提撥精神

莫一稍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又曰聰明睿智

皆由是出此是自謙而明○脩己以敬文講脩己二比

以研窮踐履作柱講以敬二比云有高乎天下之識而不敢自恃其識有超乎天下之力而不敢自恃其力量

原壤夷俟章

闕黨童子將命章

熊伯甘曰莫居位莫並行若他人則

直截說破童子立地承當初無難事但勉強邀致義不

入心久而忘之矣夫子初不提只叫他且將命去觀

觸感悟使自得之潛引默移白扁醫王手段

續田鑑錄卷四 論語下

論語講義續用池錄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譚梁生曰：在陳絕糧，有兩事。此

是厄於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兩事相去三什。

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譚梁生曰：學識是夫子

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語類曰：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

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考史如陸子靜又只

說箇虛靜，去全無許多事。○用晦曰：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

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

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

遺詞以先導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

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又曰：有講

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

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

云：有物必有則。若勢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

箇甚，其也。充其說，必以爲連水銀珠，頭頭是道，不至於

猖狂恣肆，破壞決裂，不止至於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

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

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

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

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

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

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

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

不同，不可不明辨也。○又曰：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

又不足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

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

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

非閭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

濟事，亦非靜坐得來。○又曰：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

貫爲密室之帕，皆狐禪矣。○愚按所謂一只是誠敬到

極熟處。○仇滄柱已未房書評陳非園作曰：朱陸異同

聚訟千載，以夫子此章語質之，明云非多識，是一貫，則

知六經註疏之說，未可遽非。○按滄柱此評，不是，蓋非

圖作云多則分，分則無紀，必其胸中先有一理爲之主，

此正是欲以一貫爲入門者，悞矣。至其結尾云：若夫所

以爲一之理，夫子於賜固自解者乎，亦說得恍

惚。○滄柱曰：一心而貫萬事，是一能貫多時，文將多與

一對，則可將貫與識對，終覺未妥。

由知德者鮮矣。章。無爲而治者章。

慈話頭相似全理皆謬矣

自哉史魚章 譚梁生曰意在比類揄揚不在品陟高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譚梁生曰此與中人以上章互相發明

志士仁人章

子貢問爲仁章 刁蒙吉曰白道之不明也或有事其大
夫之賢者焉以爲趨炎附熱或有友其士之仁者焉以爲阿私樹黨學者無所持守鮮不畏而去之此叔世所以無師友也○語類曰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堪禮儼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已求之問其身上極不整齊平日亦脫冠露頂

精用勉錄卷內論語下

顏淵問爲邦章 幾亭曰做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建子却把人收斂閉藏的時候做箇威首了於天地不差於人事上却差○又曰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至寅分而用之其力不損○大全辨云格宜質見宜文權衡二者之間故略取諸般見取諸周此章專泥四代說者非是如雲峰說便似殷僅有格可從周僅有冕可從○滄柱曰冕是祭祀之冠時文混作臨蒞臣民者非○大全辨又曰孟子雖言政事而禮樂可以徐興孔子雖言禮樂而政事可以類推○熊伯甘曰放遠即四勿中聽箴○語類曰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秦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纁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格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

孔子答顏淵之問同某謂漢高若行夏時乘殷輅也只做得漢高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語類問爲邦章曰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

人無遠慮章

已矣乎言未見好德章

藏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後賢於無窮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語類曰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按薄責於人有二如不

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就交際處言也規大而不苛細期易而不強難此就教化處言也已未

不曰如之何章

羣居終日章

顏涇陽東林商語內將此章與飽食終日

同看極好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君子求諸己章

君子矜而不爭章

用晦曰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程子所謂吾輩不能無過也○又曰矜羣爭黨

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

矜羣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明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又曰。莫道事跡畧過也是心術微差。○爭而托於矜。君子必無之矣。矜而入於爭。亦必無之。黨而托於羣。君子必無之矣。羣而入於黨。亦必無之。丁巳四月。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張侗初曰。子貢是多學多識的。漸漸反求。要在一言上尋箇一生受用得力處。○用晦曰。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

終用龜鑑卷四論語下

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未嘗有身。世人我尊萬一夫子示以其做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又曰。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凡仁義忠信做誠忠惠諸字。何非心者。以此行文。竟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陸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問為害不小。○滄柱曰。時文云。以欲為準。不若以不欲為準。看得欲不欲有兩層。不知不欲勿施處。便是施所欲也。○又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時文看作通達無阻之說。却錯認子張問行之行矣。終身猶云一生。時文以身字翻出心。轉輾糾纏。何當

題旨又其恕一句。是當下直指之詞。作沉吟思索者。非○勿施於人。勿字不可看容易了。須有壁立千仞不顧愛憎。不顧利害的力量。方能勿。其根源先要從己所不欲來。戊午六月。

吾之於人也章。此章即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有崇獎情殷而謬為許可者。

吾猶及史之闢文也章。陳卧子曰。國史之重也。惟其慎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搖之。士大夫之尊也。惟其有德於人。而匹夫之權勢。不得奪之。今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為虐。桀紂為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則稟奇詭

終用龜鑑卷四論語下

俠之士。皆能輕財賡交。以自立。小者却贈大者借鑑。而天下之權。將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史不闢文。作聰明無忌憚之漸也。○顧天竣曰。文武之世。重老成而敦忠厚。所以培植者。長雖數百年來。先猷已遠。而浸潤未息。當此際也。有人焉。急補救之。維持之王道可幾也。

巧言亂德章

衆惡之章。幾亭曰。昏者以愛憎為是非。昏明參者是非密移於愛憎。

人能弘道章。幾亭曰。人外無道。心外無理。總自人生以後觀之耳。有天地未有男女。此時道理如何。即未有天地。此時道理如何。雖謂人外有道。心外有理可也。但自

人一生而人心即太極故弘道窮理惟人之能若執定人外無道似道因人始有則到人物盡以後天地又孰爲開闢人物又孰爲生息耶○用晦曰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覺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過而不改章

吾嘗終日不食章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語類曰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諸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

知及之章

語類曰格物致知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又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是明德工夫莊以莊之以後說爲政是新民工夫○熊伯甘曰仁守何不能莊莊是惡備未暢發到赫喧處莊莊何又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幾亭謂大受小知不專

以君子小人分即同爲忠智之士而小大亦有互須者子房爲大則陳平爲小孔明爲大則法正爲小○黃陶菴曰周公之多材多藝子產之博物閱覽以至後世諸葛武侯之徒小大何嘗不兼舉耶若夫全才難得則終侯之木強豈不如喬犬而呂端之糊塗固賢於丁謂也

民之於仁也章 熊伯甘曰民以廣衆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言羣聚之衆全憑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強凌弱衆暴寡相殘相賊則人類之滅久矣蹈仁則彼此相愛而必無禍患之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君子貞而不諫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有教無類章

道不同章 熊伯甘曰如伯夷太公包胥子胥亦是

辭達而已矣章

師見見章

論語義疏用勉錄卷四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譚梁生曰：季氏是季康子時，孔子幣迎反魯，與聞國政，將有子路爲季氏宰，以伐顓臾問孔子。是康子訪田賦故事，孔子感激動人心，於是顓臾得止伐，不見春秋經傳。

天下有道章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益者三友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論友，乃是切偲輔仁之友，非世俗安庸之友。便辟善柔便佞，只與直諒多聞友，不是醜惡敗類。若然，豈止損？○陶石黃講益字曰：始之觀感繼之薰陶，久而與俱化矣。講損字曰：起於比昵，成於漸染，久而與俱化矣。○摘訓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益者三樂章 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王前席三句破云：詳益者之樂，皆情之得其正者也。○只說情得其正，既不得下益矣，却又把柄起比有云：情之正者，一一皆治心之事焉。一一皆復性之功焉，俱最好。王中四句。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辛未孫謀曰：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變化氣質，而盛德大業皆由此出也。○三戒只是

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王中四月。

君子有三畏章 摘訓曰：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者。

生而知之者章

君子有九思章 語類或問：君子有九思，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內外夾持起來。○摘訓曰：聰明以下，皆好字面，都是思要如此，思難，謂思要遲疑留難，而不肯輕發也。若作思其患難說，則與上下思字及聰明等字，俱不類矣。

見善如不及章 譚梁生曰：此章與逸民章語意小異大同。○幾亭曰：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

之功夫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邦君之妻章

論語講義續固勉錄卷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譚梁生曰此在定公初立季平子強僭陽虎專政孔子自齊反魯退脩詩書禮樂教授弟子不仕平子時

性相近也章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子之武城章 以禮樂為牛刀亦就世俗所見言彼但知兵刑錢穀為救時急務者視禮樂如牛刀之不適於用割牛且不欲用之况割雞乎壬戌六月

公山弗擾以費辟章 黃氏曰抄引趙鵬飛說曰教公山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以尊先之天

下皆然

是東周之從而興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仇滄柱評翁叔元問仁章文曰註

心存理得本係串說分析不得如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篇中云慎持此心之出入而以五者為立體之端實踐此理之有常而以五者為利用之事似將心理分別體用不是以心盡理合一工夫○用晦謂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為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嘆愚按時文固俱非用晦所貼亦恐未是用晦又云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於

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為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按此段是然亦似專以理貼仁愚意仁者心與理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佛辟召子欲往章

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語類曰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黃蘊生曰御事以剛不以勇勇以制物者也剛以制我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性理致知內程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多識句若仍以爲興觀羣怨之資則此語爲贅蓋此是格物內一件天下鳥獸草木欲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可不知者

子謂伯魚曰章

禮云禮云章

色厲而內莊章

鄉原德之賊也章 語類曰如五代馮道此真鄉原也

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如何可以勝氣質克物欲而行其所聽且亦辨之未必能分明蓋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止見一邊或言其當然而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辨之而驟行之猶恐有子路之病而况徒資口說乎丁卯六月初十○聽一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爲毀譽聽一論理之言不察而遂奉爲學術皆足傷德初十又記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古者民有三疾章

惡紫之章朱也章

子欲無言章 用晦曰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攬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抑揚輕重之間。便易差去。○又曰。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攬入木犀香裏去矣。○滄柱曰。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不著。人常隨處加察。中庸。鸛飛魚躍。說到活潑潑地。即是此意。

論語集注卷四

論語集注卷四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譚梁生曰。宰我知足知聖。善為說辭。短喪之間。得罪名教。非小。是豈無為而言。時魯衛行三年喪。齊不行三年喪。宰我為臨淄大夫。蓋代晏子為政。而因循齊俗。不能善變。故有此問。

飽食終日章

君子尚勇乎章

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子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瑟章。是子路升堂充竟語。

君子亦有惡乎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惡者。敗常亂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川晦曰。女子小人。非獨其

性所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懷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者。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論語集注卷四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語類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云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朱子答云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晚村曰今人只挑逗殷有字面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

柳下惠為士師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齊人歸女樂章 譚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待孔子之意甚殷及三都既墮倚孔子之意衰故女樂之歸

續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齊得而聞之○語類曰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可輕議當闕○又曰據史記却是孔子恐其害已故其去如此之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幾亭曰於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蒂此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蒂於人間○刁蒙吉曰誰以易之言那一箇是聽你變易的如水已就下不可挽之使上也就天下說

子路從而後章 熊伯甘曰平日聞浮海則喜原不以隱

為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默然拱立○至則行矣當與既而曰同有○陳臥子長幼之節四句文曰世有求之聖人必以為諂而獨不許其廢世有怨之聖人不以為叛而獨不許其廢

逸民伯夷叔齊章

太師整道齊章

周公謂魯公曰章 故舊多怙恃缺望之病最易開微未必皆棄之者之過然君子自當持其平
周有八士章 摘訓曰周室人才不止此此則萃於一家者尤見其為盛矣

續困勉錄卷四 論語下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執德不弘章 語類曰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子夏之門人章 語類曰不可之人涉於匪類。若衆與不

能。原不在此數。故於答與拒兩者各有所用。本不相妨。

雖小道章 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日如其所亡章

博學而篤志章

語類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

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法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

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

格致誠正脩齊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

得。亦是漸漸學去。○語類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

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只是就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

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滄柱曰博學

節若連提未句仁字。是學問志思專爲求仁而設。非因

此得彼之義。○用晦曰明提與暗提等。時文有藏頭露

尾掩耳餘鈴者。吾所未喻。○又曰未及力行爲仁。言爲

仁尚欠一半功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用晦曰學如何以致其道。只是

一一故專專。故能致也。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思在

不學之意多。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唐張燕公向吳兢所改數字。論者

曰說亦何以祈爲也。人固有始焉混於途之人。而俄然

可爲堯禹者。始從昌宗繼聽宋璟。方迷忽悟。何足爲吾

累。縱使吳兢聽說之。嗚呼。遂泯滅無聞乎。緒遂良所謂

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

君子有三變章 用晦曰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

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

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析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又曰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正爲此也。然其微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

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

容。現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

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

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

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信非在旁所能作。合在旁作合

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韓非所

以死於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

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

所以終於損斥君子不出也。○勞民者。勿輕曰大功不

謀。衆大德不和俗。

大德不踰閭章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仇云凡作文當以內註爲主。而外

註參之以大註爲主。而小註參之。然外註小註。有不必

泥者。只宜體貼正註。如此題正註。只云非以末爲先。而

傳焉。非以本爲後。而倦教。是言精粗本末。理皆一貫。而

未嘗有先傳後倦之別外註則云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意與內註相合但看先後二字微覺大實內註則活看先後二字意便不同矣大註解執先傳二句俱承道字說而小註則指君子之心說據本文只言君子之道未嘗言君子之心小註似不必從○讀治桂諸文評知其未嘗細看語類然大全中雲峰趙齋亦儘說得明白不知何故不細看○語類曰子夏門人小子一章集註第一條明道說是○又曰此章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又曰程子四條最難看某向來費無限

朱子用龜錄卷四論語下

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為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即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此章朱子以正心誠意為學之本性理第四十五卷臨川吳氏謂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此與朱子說似異而

實同○愚又按夫子教人約之以禮亦是此箇道理○附木鐘集言一貫有兩箇曾子之一貫即中庸所云合外內之道是就吾心性上說至程門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即論語所謂下學上達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是就物理上論

仕而優則學章 癸丑韓炎曰受人家國之重而准坐鎮以從容咏詠之習以示度量而喪其功名使國家謂仕之一途必非學士大夫之所能而往往於不學者授之事孰階之厲乎 素無沉深之積而輕據慨於世事憂患之閒志即無他而術已不善使國家謂學之一途必非行義欲仕者之所能而往往於不仕者而厚其招執貽之恥乎○學而優即閒之所謂信

朱子用龜錄卷四論語下

喪致乎哀而止章 吾友張也章 摘訓曰難能是稱美未仁方纔是不滿之意然難能從行過高來則即其難於處亦未得為盡善矣

堂堂乎張也章

吾聞諸夫子章

孟莊子之孝也章 語類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在言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諸達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無表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大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哀矜勿喜。猶是第二二層事。當在道上着力。雖尚德緩刑。非士師所能操。然上師亦有當盡之道。○一道字中。便有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之意。周官八統九兩皆在裏面。

糾之不善章。

君子之過也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仇云。若論心法淵源。則聖學只是道統。據本章本旨。學只就見聞上說。道只就制作上言。時文因題中有一道字。徑說作道統相承。非公孫問意。亦非子貢答意矣。必如中庸言憲章文武而兼以祖述堯舜。方是正言道統。新安陳氏謂列聖道統。傳在文武。亦非本文語意。蒙引駁之。良是。○又曰。此章是論

學問。非論道統。蓋公孫朝焉學之問。因夫子多聞多見而發。故子貢舉文武之道。亦就禮樂功業上言。若說道統淵源。自當在心學上推求。不當從識大識小處印證矣。○又云。公孫朝一問。正猶黨人問學。太宰多能之意。所學只指淺處言。故子貢亦以道之顯見者告之。○又云。子貢答太宰。則曰。聖由天縱。子貢答公孫朝。則謂學在於人。兩處立言。各有其意。○又云。嘗觀講說至萬曆間。而一亂。卽如公孫章。湯霍林解云。焉不學。當直接文武之心說。仲尼原是能自得師。卽不藉文武。亦能開天闢地。做出來。如何拈在師賢不賢上。不知此等議論。蒙引早已駁過。虛齋云。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說。又看是爲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道字。便要包到二帝三

王之經天緯地處。則亦何用做古人說話。時文誤入敬止敬勝等語。俱不得當時問答本意。又如如切如磋者。八句題包儀。由作師。指出敬止爲主。異說一倡。流毒人心。此等不當以先輩視之。○熊伯甘曰。焉不學。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每事問。皆是。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萬曆中夫子之牆數仞。論云。不知聖道之近易。失之畏難。不知聖道之高深。失之忽易。又云。道如伯夷。非不高矣。然皎皎然以清而表見於天下。則伯夷之墻。固易窺也。伊尹下惠之皇皇然任。煦煦然和。亦如此。惟夫子則時清時任。時和人。不得以一節窺。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論柱曰。夫子不可及。猶天之不可升。是言聖德之莫及。下節正借古語以明其不可及。觀如之何其可及。句。緊相照應。可見時文以上節爲德不可及。及得那家節爲業不可及。此不得解者一也。立道綏動聖人自有實心實事。時文謂聖人無意於立而自立。又謂欲有以立之而民卽立。俱說得空虛不實。此不得解者二也。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草。摘訓曰。權量是政之小節。法度是政之大綱。官又以人立政者也。○謹權量二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如孟子不違農時二節。○熊伯甘曰。周末賞濫而民不勸。聖賢預知事勢相推。必有韓非商鞅之徒。變道易教。用慘酷之術。故以寬信敏公四字分疏中字。雖賞罰無所不貫。而春溫之氣居多。萬古四海。所以不永淪困窮者。實賴洙泗之漸。

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語類曰。欲仁得仁。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摘訓曰。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泰而不驕。却是泰易至於驕。惟其泰出於敬。則雖易至於驕而自然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為美也。存疑把兩下作一意看。

不知命章。章。語類曰。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朱子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其廢事來。這裏而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東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熊伯甘曰。思王亦世主之高明者。仁義亦王所知。重但不知為國之道。只有這一件更無別件耳。而已矣。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終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當湖陸隨其孫書纂輯

叔祖陸公謬詩舊編次

男宸徵直方

姪禮徵用中

受業 席永惲漢吳 王前帶漢廷 恭閱

外孫 曹煥謀諸我 全較訂 張大有長風

語類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幾亭曰。韓昌黎有大功於斯文。始尊孟子。始斥佛。仇浚柱曰。宋文徵評曰。論孟子學問本領。一生只在仁

義論戰國亂亡根源。禍端總在功利。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語類曰。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朱子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其廢事來。這裏而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東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熊伯甘曰。思王亦世主之高明者。仁義亦王所知。重但不知為國之道。只有這一件更無別件耳。而已矣。

者決其詞也。○當時諸侯弗克行仁義者有二。一則以利在民與民爭貨。爭貨則橫征。一則以利在鄰與鄰爭地。爭地則構難。

王立於洛上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移粟易牛。皆所謂仁心仁聞也。○諸類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周禮有平地之農。有山農澤農。時文有山林洿池皆豐者。却似指漁師園丁為農矣。未知合周禮之意否。○王道之始。句。要見得王者猶未敢以為盡心也。○熊伯甘曰。田里樹畜。是孟子行王道一副全料。經綸看來易易。其實至難。非有周公之委曲。終重決不能行。即如曰無失。曰勿奪。却何緣保其無失。何法保其勿奪。催科征調。吏胥盜賊豪勢。皆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上

失之者之者也

寡人願安承教章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孝弟忠信。如何要脩。曰脩。便見向來有箇破壞之意。不脩將愈壞。○申四月十一。○滄柱曰。或疑孟子只言制梃。便是忽然用民以戰。不必說到平時訓練處。愚謂斬木揭竿以亡秦。此羣盜倉卒之所為。聖賢勸出萬全。決不如此。所云制梃。特甚言民心可恃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齊桓晉文之事章。用晦曰。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脩已治人之道。故善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為善稱伯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

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齊宣所問。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孔孟之尊王黜伯本一。未嘗有因時為救之分也。○瞿元立曰。道大路也。假以名是。是道取之人所共由也。術小徑也。假以名術。數之。取之。旁通曲達也。○摘訓曰。庖是宰處。廚是烹處。○以彼字專指家邦。摘訓亦如此講。然不如蒙引以彼字通指三者為高。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上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幾亭曰：同民樂之後，還須變淫哇之聲，使歸和淡，然後可以養德性。感神人爲治者，本末交養，猶爲學者內外交脩也。不然，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文王之囿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周懸著曰：句踐馬爲魏絳和戎之計，而陰爲隨侯脩政之謀。陽爲晉知榮、蒙困之狀，而陰爲夏少康生聚之圖。陽爲鄭伯牽羊內視之虛文，而陰爲秦人濟河焚舟之故事。○滄柱曰：樂天者，保天下從來枯此題者，其謬有四：將天字看作蒼昊，雖皇不作天聖，看一誤也；將保天下認作王天下，解反云樂天者無意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上

於保天下而不知仁者用心，無念不欲保愛天下，此二誤也。題意是對交鄰說，則保天下當指小國受庇言，泛作黎民戴德講，此三誤也。又註中保天下之氣象，從仁者寬弘惻怛上看來，實有其事，作者往往虛摹氣象，此四誤也。○又曰：仁者不忍侵凌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其安，便是保天下。時文泛言客保百姓者，非。○又歷科文徵評云：天字屬理言，註中明以自然合理貼樂天，而作者必說到彼蒼上去，却於上文仁字不相照應矣。○又曰：保天下自有實事，時文誤看註中氣象二字，動謂事不必有以及之，而心有以及之，龍蛇寬泛極矣。豈知兵爭不興，四方安靖，固有實義可發乎。○又曰：樂天畏天，兩天字指理畏天之義，却指上天言。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川晦曰：樂民之樂，二句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如慈之意。時文泛作片民同樂套語，謬。○

滄柱曰：樂以天下，句總承樂民之樂，句以起末句王字，意人皆知之，但天下二字人多看錯，講到萬國九州上去，雖似闊大，而題意反無著落。蒙引云：樂以天下，樂不以一己也。天下二字只對一己言，大概以及於民言，或疑如此解，則單承樂民之樂，脫却民樂其樂，於註不合。不知民樂其樂，非樂民之樂，不足致之。○川晦曰：以天下卽是上四句，非民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熊伯甘曰：易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謂止惡於其初也。人皆謂我毀明堂章。陸翼王曰：明堂之說，諸儒紛紛不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上

一惟大戴記以爲天子之路寢，又以爲文王之廟者，近是。蓋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依而立。昔明堂位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爲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記者不察，以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誤矣。嚴陵方氏又從而推廣之，其說尤謬，乃大全復取之何耶。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章。所謂故國者章。

湯放桀章。

爲巨室章。

齊人伐燕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聞章。譚梁生曰。仁政作力行。穆公不能行仁政。

不在暴而在慢。即倉廩一事。直徵其慢。孟子之齊往來。

道鄒而無意乎用穆公者以此。

滕小國也章

齊人將禁薛章。熊伯甘曰。舊說滕雖地可遷。不知戰國

之世。滕地東南接於淮夷。徐夷當時必有阻。脫地饒薄。

人民少。為諸侯之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黃陶

厚曰。善之在今日為業。善之在後世為統。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穆公將出章

續國地錄卷五 孟子上 大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公係止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幾亭曰。孟子分王伯以心。司馬遷分

王伯以事業。彼疑管仲不勉君以王。是反以尊周為小。

代周為大也。○使仲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

即無思不服之道。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晚村曰。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

往亦有工夫。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

煅煉愈精。○按晚村此論最是。又云。失聲破釜。見色豆

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

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憤者。均為酒所動耳。此論恐未是。

不動心似不指此。○譚梁生曰。北宮黝是荆軻。蘇政一

續國地錄卷五 孟子上 七

流。孟施舍是繆和。如毛遂一流。孟子先後同時。多此習

氣。○語類問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

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

問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

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是矣。○按此與大全

雲峰胡氏之說不同。○朱子文集卷四十九。林子玉云。

伊川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擇之

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

問答論知言。大概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可從否。

朱子答云。孟子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辭。

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新安陳氏謂告子不得於言。

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

於氣是不養氣也。今坊間大全有附纂黃氏洵饒一條云：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友。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條殊舛。愚前有持志知言是一件之說，亦因此而誤。甲寅十一月廿一日語類記○按語類曰：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二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恙。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憑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又曰：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

按上二條則朱子之意却不是將持志知言看作一串。
○朱子或問云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氣所以防於
外也○後論集義亦以持志爲敬○論語好仁章諸類
云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率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
是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
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
處只是敬○氣之動志有顯與抗者有陰爲移者有志
隨氣而委靡者有志隨氣而躁率者辛酉○滄柱曰有
看志壹句在好一邊氣壹句在不好一邊者此彭山季
氏之說也有看二句皆不好不好兩邊者此虛齋蔡氏
之說也玩朱子語錄源清流清及流乘源濁之說則知
兩句皆常就不好處說○愚謂只依蔡氏爲是○志氣

俱兼善惡。王前席志壹兩句文曰。其爲既持之志與。則其壹也。惟知禮義之可安。其爲未持之志與。則其壹也。亦惟知嗜欲之可樂。其爲得養之氣與。則其壹也。有哲謀肅入之符。其爲失養之氣與。則其壹也。亦有惰慢邪僻之素。本朱子源頭下流之說。而筆足以發之。言下了然。○語類曰。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卽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又曰。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上面從黜舍說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語類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又曰。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滄桂曰。至大至剛。浩氣

之體。乃體段之體。猶云模樣耳。時文未言用而先言體。看作體用之體。豈知體段中兼體用在內乎。一病也。下句直養是工夫。塞天地。是剛大之品。非指效驗言也。時文未言效而先言體。將塞天地看作效。豈下文正意乎。一病也。後節配道義。正見其剛大。蓋剛大之氣。實有理在。特此處指本來者。說後節指養成者。說。時文混講剛大。不知氣中有理者。與下文不相關。一病也。○程氏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之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見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二說相抵牾。朱子語類曰。明道說得似乎有理。伊川爲人執便道。先兄無此言也。○摘謂曰。剛大是狀出那

原來底體段。塞天地是狀出。那後來底體段。總是一箇浩然之氣。○江貞甫曰。塞於天地。卽博厚高明參贊化育之意。○塞天地。有何功不立。何業不垂。創華惟我之意。與首節行道相應。○甲辰熊飛渭講塞天地云。養其大而大者常運於天地之中。養其剛而剛者常伸乎天地之內。○滄柱曰。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之。下節特申明上文耳。○語類曰。李先生云。配是親貼起來。又曰。若說親貼。却是兩物。氣而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親貼字。說配字極親切。○按雲峰胡氏云。合卽延平一滾出來之意。助卽延平親貼起來之意。最明。蒙引以爲誤。而謂延平所謂親貼。實兼合而有功。意此謬也。想蒙引未曾細玩語類。

續編勉錄卷五 孟子上

○語類又曰。配義與道。如人能弘道。○道義語類有一條。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分看存疑主之。有一條以統體一事分看。蒙引主之。大全則二條兼收。今按集註。則前一條爲止。○人疑塞天地者。道義耳。豈知道義能相依氣而立乎。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皆是無氣之故。○道義塞天地。能不藉勢位。而不能不藉氣。○熊飛渭講無是假也。云無有大者。而聖賢之功。或不勝其虧乏。無至剛者。而忠孝之概。或不勝其頹靡。○滄柱云。上節言氣之體段。猶言模樣耳。非竟與下節分配一體。一用有存發動靜之別也。○孟子謂氣配道義。塞天地。告子未必不以爲然。但告子則以爲是可以守吾心而自得之。猶陽明之講良知作用也。故孟子又

歸本於集義。見此配道義塞天地之氣。非空空守其心者可牛致也。丁巳七月虎丘梅花樓。○讀書記朱子曰。

集義只是無事不求箇是而已。○附摘訓曰。楊震之畏四知。司馬光之腳踏實地。趙抃之事必告天。爲養氣入門之典案也。○黃勉齋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燃。泉始達。擴而充之耳。○讀書記程子曰。做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張子曰。惟直內。則浩然之氣當生。○朱子之疑其太快。以爲欠。卽集義工夫。公晦答曰。程張二說。皆未及集義。然苟能一日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象自別。但孟子之意。却主集義而言耳。○朱子集五十二卷。吳伯豐曰。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眞告子之見也。朱子曰。得之。○語類

續編勉錄卷五 孟子上

曰。襲謂如緣得行一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義襲不是假說。只是眞心要行義。但不能積累於平日。而欲振作於一旦。○滄柱曰。義襲而取。正是告子與孟子相反處。下文助長是義襲之證。卽是告子之病。蓋義襲卽所謂勿求勿求。卽所謂不善養。○心能制氣。必不能以有憾之心制氣。故曰行有不懌於心。則餒。王成九月。○語類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物件。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肯力得。○又曰。勿忘勿助。自是孟子論養氣到此。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待。○蒙引云。養氣工夫。只在義上著力。不

在氣上著力氣上著力便是助長陳明卿引入大全內於中間增一句云便是暴氣此一句增得最好如此方見暴氣即是助長○涂柱曰上句言事不言心而心在事下下句言心不言事而事在心中○又曰有事是養氣之丹頭勿正勿忘勿助長乃養氣之火候此陽明說也與某註分兩截之說不符○愚謂集義是丹頭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是火候○性理存養內朱子論程子之意云必有事而心勿正勿忘勿助長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按朱子或問中以持志爲居敬則此又是言持志矣王中九月四日○黃陶菴曰志之所存者善也道也○又講勿正云天地可察也勿計其何時而塞也道義可配也勿計其何日而配也○壬辰張永祺曰

附錄 孟子集注卷五 孟子上

守之者其爲一往之私暴之者卒受其紛紜之累○附語類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裂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善柔弱的終不濟事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的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只是他剛果得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的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據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籠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幾亭曰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賊

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蔽非昏然無見乃偏見之人也○語類曰釋氏毀人倫去四大入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汪貞甫曰蔽陷離窮則無師氣之志不曾清得源頭活水何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害政害事固是必然孟子知言一空蔽陷離窮之障則是先濟不涸之源自然其出無窮塞天地配道義○按汪此段即所謂志壹動氣也可見知言尤急○語類曰楊墨自有楊墨底波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波淫邪遁中韓自有中韓底波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波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友朋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

附錄 孟子集注卷五 孟子上

謂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汪貞甫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句正見知言之不易○用晦曰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語類曰其體而微只是小然妄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其體而微○汪貞甫曰伯夷伊尹孔子同是居仁由義其有異者欲障易除理障難除耳伯夷之清政教未免以蔽明傷其渾厚充類至盡究必不能保全太和矣伊尹之任政教未免以奮迅凌其節度充類至盡究必不能各正性命矣惟孔子之時政教必是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篤恭而平。○愚按克己猶易爲難。告子之病亦是知克己而不能復禮。○注其前曰。願學孔子一段。是爲不動心。進步不是。故不動心。來歷正不知心性之全見。知言養氣如此。遂以既聖之不知浩然之氣。是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由是而進至自然方是大而化之之聖。賢竟過百王之孔子是也。孔子是知之至而行之盡。與集大成章正好參看。○滄柱曰。三賢知聖一節。闕一節。舉堯舜見孔子異於帝。舉百王見孔子異於王。說到生民以來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帝王師相俱不能及。○滄柱曰。存疑謂天子斟酌四代之禮樂。作春秋以寓王法。則其政之所設施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此與蒙引相同。皆是從本文外推開一步看。若本

續國地錄卷五 孟子上

文見其禮二句。緊照下百王如何遵兼孔子說。○用聯曰。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反說包有孔子在內。此種俗解。惑亂後學不小。○摘訓曰。豈惟民哉。只就民說。尚未比到聖人上。豈豈惟民與民爲類哉。正是起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句。而先以四句作比例耳。蒙引存疑。似是以民起物言。豈惟聖人之於民相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是於首句中自添出聖人字來。而下文聖人之句。反失之贅了。

以力假仁者霸章。○語類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仁則榮章。用助口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惡賦結制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百鎰錦繡干純之謂也。孟

子此言。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附仇滄柱曰。從來看鳴鶴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鳴鶴乃居東所作。此詩尚未東征也。居東乃避位歸魯在前二年。東征乃奉王討狄。在後三年。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說。自蔡傳以居東爲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之爲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茅鹿門謂居東是友而居魯如漢之罷相歸國。鄉輩敬謂罪人斯得。至此得其主名。非謂伏辜就戮也。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叔。始作鳴鶴者。誤無疑矣。至此詩所云既取我于者。蓋言三監爲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若云因流言曖昧。遽推刃同氣。何異六月四日喋血

續國地錄卷五 孟子上

禁門者乎。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朱子有金縢說。見文集卷六十五。亦主孔氏之說。與詩傳同。而蔡九峰則力闢孔氏。蓋心之所不安。不敢輕徇其師說也。

尊賢使能章。王前席首節文曰。尊非徒式虛請教已也。使非徒備員充位已也。○看尊使最精切。○滄柱曰。設夫里所以重農。捐夫里不至病末。此法不講。遂至農與末交困矣。○註引周禮以証夫里之布其實周禮亦不足信。蓋宅不種桑麻。而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而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以斲手失業之貧民。而重征并集於一身。不徒罰之。適以斃之矣。

解周禮者。又謂先王惡游惰。故重懲之。是何視先王之
法刻急苛暴。一至此乎。故知周禮一書。斷係後世偽託
者。必不足信。若孟子所云無大里者。大抵因戰國時既
取廩。又取大里之布。橫征已甚。故欲悉蠲而去之。原不
必援引周禮作證也。即欲援證周禮。亦當據職師。閭師
大布。里布並言。閭師謂凡無職事者。出夫布。裁師謂宅
不毛者。有里布。夫布。即後世口率之稅。里布。即後世門
攤之稅。布乃泉布之布。印錢也。如此說。則夫布。里布。不
過口率門攤等稅。所取猶輕。所應亦易。且以寓懲戒情
民之意。容或有之。朱子引及里布。而以夫稅對言。亦一
時偶未之檢耳。○又文國庫字。指廩稅言。此節一廩字。
指廩居言。上是市廩。此是民廩。市廩以處商賈。乃王宮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止

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廩以處百工。及遠方
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左右三區者。蓋國中居室。亦如
井田之法。畫為九區。王宮居中。前為朝。後為市。左右各
三區。居民雜處其間。故廩有不同。而取廩之法亦不同。
朱子謂既賦其市地之廩。亦承上文而言。是戰國時概
取廩稅也。其實本文廩字。例照上文耕字市字。只當作
實字看。不當作活字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語類曰。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
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
之心。○說人皆有不忍。便見處忍刻薄。乃吾生所本無。
○章首人皆有三字。須得孟子指點當時意。蓋當時諸
侯王于思百計。求王天下而不得。而不知此一點不忍

人之心。乃王天下之本也。是人皆有者也。奈何舍近而
求遠乎。○熊伯甘曰。雖以先王之道望人。君亦以望學
者。致王堯舜也。○語類曰。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又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
底仁。有一箇大底仁。是有兩箇仁。不知仁只是一箇。且
看春夏秋冬。春時溫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
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又曰。如
陰陽之開。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春
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秋涼。
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
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要
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要羞惡之端便動。若是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止

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熊伯甘曰。四端如地
底生芽。如雲開漏日。○語類又曰。孟子此一章。說得來
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
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于思
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恁地。若子思亦
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又曰。孟子發明四端。乃孔
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闡揚聖之功。殊不知他就人
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闡揚聖是得邊境之功。發明四端
是安社稷之功。○語類有一條云。如孺子入井。如何不
推得其他的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
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今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
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

非試看是其麼去感得他何處。般出來又有一條云。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其收冬時又把其藏。此二條須理會其合處。

矢人豈不仁於兩人哉。章末節乃為仁由己之意。重在己字。內含天德王道如射之內志正而外體直。王中四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章。天下最樂之事。或偶一為之。而未必終身為之。或終身為之。而未必不偶一易之。獨舜之取善不然。○摘訓曰。不可以莫大及有大相應。前以公善為大。是大於山。禹此以兼善為大。又是自家善之大處。乃因前面之大。另推出一層大也。不必又纏

由禹了。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摘訓曰。坐於塗則為所汙。坐於炭則為所熱。○又曰。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上諸侯來如何泛說。○又曰。不差。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為爾與鄉人相照。接止與不受相照。亦是一節深一節。○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則非謂停摸。棲一輩矣。抑非和光同塵一輩矣。○語類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按語類。則知時文云。夷非隘學夷便至隘。惠非不恭。學惠便至不恭。其說非矣。又有謂在夷不妨

隘。在惠不妨不恭。非隘不成為夷。非不恭不成為惠。其說皆非。仇洽柱曰。向作是題。多周旋夷惠語。豈知本文明說箇隘不恭。何必曲為之諱耶。○夷惠只是偏。楊墨於夷則僻矣。百世之師。豈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王前席文曰。君子非能中立於夷惠之間也。君子非必求異於夷惠之外也。如此講。不由便可想見時中家法。

續困勉錄卷五 孟子上

孟子講義續固勉錄卷五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幾亭曰。破敵在奪險。奪險在得鄉導。拒敵在險。據險在絕奸細。奸細鄉導一也。不為彼用。則為我用也。戰守之事。雖多以明地勢。知敵情。為其大端。

孟子將朝王章。摘訓曰。蒙引說不得已。其無謂。存疑為是。蓋宿於其家。則託疾之意。將於仲子。而庶幾得明於景子。因於其臣。而庶幾得達於其片耳。何使仲子能以此直達於問疾之人。則孟子可以不為景丑氏之宿矣。今日假館之心。其即前日出弔之心乎。○又曰。輔世長民。平石。

前日於齊章

孟子之平陸章

孟子謂蚺龍曰章

孟子為卿於齊章

孟子自齊弔於魯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摘訓曰。有仕於此。謂有出仕於此者。語意與有人於此不同。○齊非伐燕之人。不是坐定。他不是伐燕之人。假使齊能如湯武則齊便是天吏。便是伐燕之人矣。孟子以伐燕為可。即孔子討陳恆意。但不足這樣代耳。若將齊非伐燕之人。句看呆了。則此外秦楚晉亦無一可者。將起湯武於九京。而後問子之之罪也。

燕人畔章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熊伯甘曰。客有問。熊番二人優劣。余笑曰。都是辣手。但陟釐者。站步高些。眼光遠些。冷熱兼收。留些餘地在後邊。游播者。逢人乞憐。不嫌殘穢。利盡則去。又過別船。

孟子去齊宿於菑章

孟子去齊上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充虛路問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沙隨程氏以授室為師命。朱子文集五十二卷答吳伯豐已辨其非。

續固勉錄卷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幾亭曰：易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從善說性，自陰陽以至人身。孟子直說性善，見人身卽此陰陽。朱子文集答李叔文云：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原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卽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覲，顯明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膺之樂，以除淺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滄柱孟子道性善，節起講云：戰國之時，人心習於功利，非正誼明道之說，不足去其計功謀利之私。故孟子於梁惠王言仁義，而富強不容以雜進。於齊宣王陳王道，而霸術不得以相參。卽當日所

精困勉錄卷五

以告滕世子者，亦此意也。○王前席文中比起云：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理也。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治也。○言性爲學術治功之本領。方見孟子不是迂談，體認最切。

滕定公薨章 摘訓曰：孔子之言有三層意。先之指歌謠二句說，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以其能先之也。然先之如何便莫敢不哀？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上有好者，如何便下必有甚焉？蓋君子之德云云。

滕文公問爲國章 譚梁生曰：疆爲善，力行，公則經界也。力行，公則以許行陳相之言徵之。孟子歿後二十餘年，滕至公丘始亡於秦。孔子當桓而魯不爲齊晉，孟子當七雄而滕不爲齊楚。此見聖賢之益人國。○滄柱曰：

恭儉以持身，言禮下二句以處物。言故宋註承恭儉說到此二句，各加則能以二字，便見當作有禮有時文。將禮制二項作恭儉之實者，與註不合。○又月禮下包下文世祿士田等項，取旨自制。包下文貢助野國等項，時文須按上意者，若無餘地，別取他意者，又非本旨。○按恭儉節家引有說，是自治而後及人，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前說爲長安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禮下句，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之源頭，以起下文如俗說，惟有實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此亦是主蒙引前說，然實德善政字面三說內，俱可用。案用文亦主蒙引前說，亦用此字面。○幾亭曰：陽虎二言豈惟不識仁，殆亦不識富。○譚梁生曰：五

精困勉錄卷五

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非夏后氏一畝，洧溝洫，殷人又一畝，洧溝洫，周人又一畝，洧溝洫。於地道水脉，代有紛更也。○章類曰：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蓋溝洫虛合，成之亦難。自五十而改爲七十，七十而改爲百，遞相增補，豈不大擾？如此則非三代之制，乃王莽之制矣。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欺人說話。○夏先王猶是貢而頒，聲作者想其有耕省畝，別有法以濟其窮。○觀世祿則成跡，猶存觀公田，則遺文可據。丙辰錢三錫作如是。○當時游士盛行諸侯，未必盡行世祿，想惟滕行之耳。○王中五月間程宜詮文藏。○川聯曰：每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公以祖公賦于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陳

續困勉錄卷五

世增加之號耳。而當年則直謂之學東膠西序。亦時偶分之名耳。而當年則統謂之學。○順治壬辰邵伯胤曰。鄉學統天下之愚蒙。國學聚天下之賢智。鄉學由農而入。國學由士而入。官○摘訓曰。死徙無出鄉五句。散乎說則百姓親睦。尚在此外。若把親睦捲上文。便首二句說不去。或謂死徙無出鄉。以鄉田同井也。惟鄉田同井。則相友相助相扶持而親睦矣。覺與本文口氣不類。譚梁生曰。學校未設。人倫未明。而井地可先明之。小民未親而井地可先親之。○摘訓曰。方里二句。是井田形體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非田形體之細目。○川晦齋潤澤云。是局外人爲局中人語。

續用勉錄卷五 孟子上

者勞之三句甚好。○滄柱曰時解將憂民句總縮上治水明農者於上而文氣固不合且亦未知而暇耕乎句緊與雖欲排得乎各有結語也。○摘調曰爲天下得人泛說註雖指出堯舜然有一若字乃就而比例之辭以天下與人亦泛說是把這件極難底事來相形耳如魯禪白刃比例中庸一般。○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可見得人所關者大所以得入爲難此節是於仁上見出箇得人之難來方於難上見出箇堯舜之憂來存疑先於前三句仁上說憂則遺了難的意思後於末二句難上又說仁則背了憂的意思斷釋家引爲是題若只出三句則姑從存疑前說。○史蓮句日暴與澤不同如何說得到皜皜上去大凡白不得到極白處只因多陰伏

之氣耳。惟秋陽始暴。得盡其秋陽之暴。其氣而後於濯。
○陳介甫謂秋陽。但恐欲去而理。其氣而後於濯。
中猶未盡。其理。其動止。久速。外別無。其理。其動。
墨者夷之章。其訓曰。蓋字從一本。來言。吾所謂一本者。
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熊伯甘曰。他日過之。是往復。
徘徊。不是漫然偶過。

孟子
孟子上
孟子上
孟子上

孟子講義續用總錄卷五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下三句言其所守之大。○語類曰。居廣居以下。是既有

浩然之氣方能如此。

周霄問曰章。熊伯甘曰。車從傳食。實起於戰國招致賓

客。世主以得士為榮。原非盛古之道。孟子生當是時。志

在行道。不忍獨善。用嚴勢。不得不傳食。孟子得辭受之

正。彭更貴取與之嚴。其說亦可謂起。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語類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

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

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尊先迎

之類。即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戴盈之曰什一章

外人皆稱天子好辨章。摘訓曰。一治一亂。雖是兩平說。

意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言不幸處其

亂而生視之。將無以撥亂為治。而天下之生類滅矣。○

又曰。一治一亂。是起語與他處一章之大指不同。此乃

下數節之類。本不可把那此一亂也。此一治也。來應這

一治一亂。蓋下文通是明不得已也之意。非明這一治

一亂也。此一治一亂。重在亂上。彼之一治一亂。却重在治上。而亂只微簡。因耳。○愚按。摘訓此條。甚是。又謂此一治一亂。通兼氣化人事。彼之一亂。與此同。彼之一治。乃言聖人變更人事。挽回氣化。與此一治。絕不相同。而以存疑。所云孔孟一治俱關氣化。前後通做一律看者。為事又以蒙引所云。其治也。常由人事。挽回乎氣化。為欠了。更張人事之失。意此一段。當再商之。○摘訓曰。險阻。句從掘地來。鳥獸句從驅蛇龍來。又總承水由地中行說來。向也地未掘。而水為險阻。蛇龍未驅。而鳥獸害人。今也掘地而水由地中行。則險阻既遠矣。驅蛇龍而水由地中行。則鳥獸之害人者消矣。○又曰。壞宮室。棄田。承上文暴君來。即暴君害民之事。細分之。則堯舜

精用龜錄卷五 孟子上

既沒三句。為一項。此時只有暴君之害。尚未有邪說暴行也。壞宮室四句。又為一項。此時只有汙池囹圄之害。尚未有禽獸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流風相扇。世道日汙。而設淫邪通之說。遂使悖亂之行。又作於下矣。有囹圄則沛多而禽獸至。有汙池則澤多而禽獸至矣。人害物害。以漸而深也。蒙引以邪說暴行通上下言。存疑又專指囹圄汙池說。俱未是。○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秦檜謂六經可說。不可行。皆邪說之尤也。○摘訓曰。邪說暴行。有作與上文又作不同。又作從暴君代作說來。此有作從周公一治說來。孔子懼。懼其弑父之亂。無窮已之時也。○史遷謂書多因憤鬱。彼自道其胸臆耳。何如孟子此章一懼字乎。周公立言之多。亦是由懼而生。

呂黎謂慈苦之。言易好。亦是史遷口說。○摘訓曰。孔子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三句。其意為何。正以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懼作春秋。然其作春秋也。豈孔子之不得已哉。夫為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必皆知我之人。天子乃天子之事。而不避其嫌。明知罪我之故而不斷其咎。其亦大有不得已於此者矣。或謂知我。則君子有所恃而為善。罪我。則小人有所畏而不為惡。此為一治。此說非是。既罪我。如何是有所畏。知我罪我。辭雖兩平。意只重罪我一邊。○又曰。不得已之意。三聖皆然。獨至孔子始發之者。語意盡處。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此如不暇耕。只說禹與放勳一般。○摘訓曰。楊氏六句。是指其道之非公明儀以下。是言其害之大。○又曰。儀原以肉馬為歌。以肉馬致民之餽。餽為宰獸食人。孟子即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宰獸食人。○又曰。則宰獸食人是應公明儀之語。人將相食。又是因公明儀之言。再推一步說也。註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是解宰獸食人。而大亂將起。此是解人將相食。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熊伯甘曰。仲子蓋亦楊子之流。○呂叔簡曰。隱逸之士。只優於貧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世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為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應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間事。皆偏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

精用龜錄卷五 孟子上

哉使天下而者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
王心齋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歎父與君
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學未易言先王之法上體天道下察民情
舉其大概核其條目不留一可憾之處不遺一可議之
端○晚村謂不是錯了後方去繼此恐不是○
訓曰上是君下與君子是臣朝是朝廷之上上是各衙
門之中無法守是法度紊亂無所遵守若說放縱而不
守法則與犯義相礙君子若兼指君說則犯義又與無
道相礙矣○語類曰貴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
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
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
責善底工夫不特事君爲然爲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

向而細密著工夫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聖人人倫之至語意與中庸道不

遠人不同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
平庸只要說得聖人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大意思在
盡聖始能盡倫不重在全倫卽以全聖○
晦亦云聖不過人倫是餘意○用晦曰解至字當緊貼
下文仁字○按須以無私當理立說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語類曰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
求諸已教你不親也休

人有恒言章

爲政不難章 摘訓曰德是德澤教是教化此卽首句所

謂政也。○春秋之世，巨室之權太重，戰國之世，巨室之權太輕。孟子此言，蓋亦鑒於策士之弊，而思鎮之以巨室歟。丁巳七月虎丘。

天下有道章 呂叔簡曰：明義理易，識時勢難。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策紂之失天下也章 用晦曰：與聚勿施，須說得醇細，不

入驢廄作則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大全辨曰：哀哉二字，自是兼

暴棄說。雙峰專屬自棄，特泥首節仁義二字耳。小註朱

子云：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未嘗

分暴棄作兩頭說。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道在爾，見不可措意六合之廣，而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孟子六子下

忽門內之有事在易，見不可馳思聖神之譽，而畧子弟

之職。居下位而不入於上章 用晦曰：中庸大人後面分說開

去，故中庸上誠專就天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

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

節之至誠也。

伯夷辭紂章

求也為李氏宰章 幾亭曰：田野治則有慶，所謂治者，指

井內之田，其井外之餘地，留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

久而能不廢，自李愼始盡地力，至商鞅遂廢阡陌，蓋平

其空土，悉以為田，貪目前之近利，而不知土無堆積之

所，必漸夷而入於溝洫，水道漸塞，則蓄洩無權，而土之

長利失矣。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章 熊伯甘曰：此王伯之辨，天人之隔，凡富

國強兵之道，決未有不依倚好題目，行些好政事，而可

恣睢暴戾為之者，只是不曾有愛人如己之真，此不侮

不奪，要看得細，如術數龍絡，設合發言，即海超時輕重，

進時微發，即奪。孟子學問，請義人，即每以性天印經濟，

不為聲言笑貌之恭儉，只作外篇看，幾亭謂漢文

却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一誠一偽，然文帝以此垂訓，

孝武猶求天馬而開大宛。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教子章

事親為大章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人不足與適也章 幾亭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

因乎政者，公仲連進上而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

格也，寶儀見其祖岸，雖不肯進見，其祖自是對進，其必

冠帶是心由事格也。○又曰：平居則培養於未發，伊訓

丹書之倫是也，遇事則指點於已發，形日旅葵之倫是

也。○人臣有格非，挽否見幾三樣。

有不虞之患章 幾亭有因乎我之顯晦者，有因乎世之

好惡者，又有因乎形迹之近似者，皆不可為據。甲子十

二月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放之齊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不孝有三章

仁之實章 語類曰仁之實數句某無件入思慮來嘗與

伯基言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

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

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仇云實字當對

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

用中之實耳○又云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

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爲重時文多作辨

明仁義說似未得旨○又云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下文

智禮樂亦即在孝弟中做出初非有加於仁義之外時

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說似看得智禮樂在仁義

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仁義

是經智禮樂是緯正不必謂仁義本全而必待智禮樂

也○又云節文二字通義程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

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註川節文二字陳北溪亦分貼無

過不及此皆先儒相因不察耳朱子謂節是等級文是

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饒氏說亦相同蒙引又謂

節文是整齊而有華采世業云節是有節品節可循如

昏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仰所以行乎此者有箇

自然底文章不至直率粗鹵是也二者本不相離愚於

會解以節字兼無過不及言文仰在無過不及上做得

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尤覺理足○語類類淵明然章

曰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摘

訓曰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

事論華實原不會比到音樂上言樂則樸實爲樂之華

樂斯二者方爲樂之實不可云聲各爲樂之華樂斯二

者爲樂之實○又曰樂之實只到樂斯二者以下又

是從樂斯二者上說了不可把下文連讀樂之實看○

語類問如今也且著德地說○因是且著德地須知

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

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過不得○又曰樂

則生如木之流發盡許多蘊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

去○語類曰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

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註密子細節節

應拍方始會不開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

而充之矣云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

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

序詳密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摘訓曰天下化天下定正與天

下悅相形說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悅者有所不屑其終

也天下亦皆化而且定則悅而歸已益無足言矣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惠勝歟曰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熊伯甘曰向好一邊人下砒礪信果亦

足禮義只未到

中也養不中章 熊伯甘曰乘不是從頭就棄他只爲責之太驟而舍之太劇欠養之工夫

人有不爲也章 此不爲卽行已有恥存疑講論語如是

言人之不善章

仲尼不爲己甚章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已未張光身曰自有一必信之意

則堅執其說而不疑而一議偶乖遂以滋學術人心之

大害自挾一必果之意則自逞其見而莫返而一事偶

誤遂以致民風世教之隱憂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川晦曰不失二字中

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

○愚按此節口氣與仁之實章一樣○讀書記曰按呂氏以赤子之心爲未發程子爲發而未遠乎道朱子曰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有未發處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摘訓曰深造以道是自得的工夫欲其自得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得字從深造來自字從以道來非深造則不能得非以道則又不能自得不能得則無可居無可資無可取矣然不能自得則又居之未必安資之未必深取之未必逢原也此又是推原所以欲其自得之故深造以道治在謂時文俱作既深造矣而又以道截作兩層不是愚謂作兩層說不妨但不可云始而深造後復以道判作兩時耳○又曰自得之

以下會其意猶云自得之則是安資深而逢原矣如中庸徵則悠遠博厚高明一般○治柱曰居安以存於中

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時文多不體貼題中數箇之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爲居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應用不窮者爲資深理得於心而觸處洞然泛應圓常者爲左右逢原○用晦曰若於自得外更求安資深逢原便是鈍漢但竟把自得二字一齊抹却亦非要知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語類曰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

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

博學而詳說之章。幾亭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講法如何。孟子發揮出來，有箇詳說，有箇反說。

以善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摘訓曰：原泉作一頭下文作三項。

說混混不舍晝夜是不已，盈科而後進是漸進，放乎四海是以至於極。聲聞字也不要十分看壞了，世間

有一種寡廉鮮恥之人，連聲聞也不要的。這箇不足論

了，有一種偶然得名或無心而得，或粧飾而得，胸中却

無真實學問，這叫做過情，此亦因世衰無人，天下見一

近似者便翕然稱之耳。壬申四月十日。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用晦曰：幾希二字前單謂形

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曰然，如時作動

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

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

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

中這些子，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又云存之之字

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總註憂勤惕厲亦謂列聖

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幾亭曰：諸

聖存幾希，朱子實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

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託於塗人，帝王託於拱

庶。○語類曰：明庶物，察人倫，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

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

開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其要緊底事。舜

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又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

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

歷一一理會過。○又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

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

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

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又問只是

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學。○

大舜精察，與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

禹惡旨酒章。摘訓曰：敷求哲人而帝臣不蔽，賢如仲虺

則出自奚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則出自莘野之微可

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此章只當依註，治世所引舊章

王氏之說不可從。○韓元少曰：平之不能為宜，也不特

亡宣之詩，并亡幽之詩，何也。幽之詩刺譏怨誹，猶與王

者相責也，而平之詩止自道其感遇之無聊，泣嗟之何

及，若曰已矣，無為復望矣，故君子以為迹熄而詩亡。○

用晦曰：詩亡只是迹熄之微，王教不。○下故春

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為牽合徒

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為巧

亦好奇之過。○楊大宰講詩亡云：詩者先王所以維持

一世之人心也。詩亡而天下之禍中於人心矣。為善者

既不蒙賞，而又不稱道於當世之人，則何以為鼓舞之

術。為惡者既不受誅，而又不身受夫清議之辱，則何以

爲警戒之方。○按此最明。但其講詩亡。不主雅亡說。非
註意耳。○思謂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憑。而士大
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
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
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百十
一月廿六日。楊太宜有記。此。○摘訓曰。義字。舉事文二
項。說其事則齊和。言文至於衰。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
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華制其文者。則孔子也。史
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語類曰。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
再斯可矣。相似。凡事物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

續用勉錄案本孟子下十

用大體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
然。

遂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語類曰。此一章專主智言。其初只是
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洽柱曰。依程註此章專爲
智而發。蓋小智之人。務爲穿鑿。而不順其自然。因以性
之自然者。明之通章大意。皆是說性本自然。而智者當
順其自然。○用晦曰。政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
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用智穿鑿錯却。孟子言四端
便是故言性見人非。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
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

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愚按此章用晦說。與仇洽柱
說不同。○仇洽柱自雲峰周氏以性有智爲說。劉上
王象序說約。過到大節云。知吾性中有智云云。予每閱
此。苦於吾言不清。及觀淺說。過到此節云。天下之理本
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
能喚起行所無事。句劉氏說約不及。顧氏原本而近日
紛紛增減。致使萬曆年間。說仍混入其中。殊爲可惡。
○熊伯甘曰。如龍門之鑿。亦是水勢至此。利在必通。鑿
乎所不得不鑿。如人變化氣質之偏處。仍只可云利不
可云鑿。○尚書副果曰。在幾衡固非謂歲久易漚。亦不
專主歲差說。蓋歲差本是常度。曆家亦有常法。此何須
察。正恐歲差之外。更有差池。○張希良石虹評姚士薦

續用勉錄案本孟子下十

言性章。案云。集註。周外引程子之言。此章爲智而發。作
文者提出智字。凌駕得勢。固見手法。然孟子之言。自有
次第。從言性遞入智字。亦未嘗不是。初非有所乖謬也。
何選一見不提智字者。便以爲脫却智字。是知其一面
不知其二。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也。方珪員鑿因勢而
成。奈何欲強之使出於一轍乎。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摘訓曰。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
所存主也。與末篇存其心不同。仁禮亦是行之於外。以
待人者。不可把以仁禮存心。說到本原上云。○語類亦
云。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
○張子厚言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高

容但哀矜而已。○摘訓曰：是故君子二句。且虛說下文。方詳言之。乃若所憂則有之作一頭。舜人也。以下正是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忠則亡矣。作一頭。非仁無為以下。正是所忠則亡矣。○語類曰：舜人也。六句。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禹稷當平世章

○語類曰：三箇不顧父母之養。要分別情四股。則不能顧。博奕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曾子居武城章

王使人囑夫子章。摘訓曰：果有以異於人乎。不與囑夫子相接。乃儲子自以其意問也。至答何以異於人哉。又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三

不止在動靜語默上說矣。○按蒙引以果有句接囑夫子講。與摘訓不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當時雞鳴狗盜之徒。皆為上。如齊人一甚。與富貴往來者不少。故齊人終日妄想。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上

舜往於田章。摘訓曰：供為子職。緊跟著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於受天於父母也。存疑於供為子職上加亦惟二字。未是。○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恕字。看與父母二句。一反一正。存疑摘訓。俱作不認看。與下二句俱正說孝子之心。摘訓尤妥。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三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語類曰：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卒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熊伯甘曰：古者侯國。必有天子之老。亦所以曲全親勸之意也。漢立傳相。惜其權太卑耳。

語云盛德之士章。語類曰：以意逆志。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又曰：此句最好。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自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孝子四句。王前席文起講云：今夫父子之間。恒人每不及聖人之事。聖人亦不外恒人之情。一語便足破盡戚丘。

之說。○癸丑。謝翬權曰。尊其。而或功德所觀不逮親存。則雖尊之於園丘。尊之於明堂。固何如娛父母。以玉食之奉。而躬介壽於其旁也。○孝子之至。節口氣。與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一樣。自樊遲。遲成丘。蒙言之。則知便妨仁。為天子便妨孝。自孔孟言之。則知正所以成仁。為天子正所以成其孝也。○癸丑五月。○永言孝思。蓋云武已極尊親之至。而猶然孝思之不忘。則舜雖極尊親之至。其心正難自己也。無論文不及身。榮。嫂不與郊壇。兩聖人有餘痛焉。即使無以復加。聖人之心。豈以為是足以答吾親。而又安有臣父之理耶。○辛巳五月。○熊伯甘曰。制令者父。而轉旋在子。非父不得子。而何巧語。繇案。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孟子此章言天處似從書天惟式教

我用休米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觀益之避。知夏德之不衰。蓋益之避。由禹之薦。而啓欲成父之志也。使禹有私天下之心。則益何必避。益之避。禹之薦。兩聖人止盡人事而已。天意非所知也。○庚申。關屏仲文記此。○董思白曰。丹朱之傲。不必如末世。內德當由輕世肆志。不肯以天下為桎梏。想當日洗耳赴淵之流。有此學術。而濫觴於莊生。橫決於嵇阮。○語類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忽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

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語類朱子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飢食渴飲。盤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盤飲食過了。○又曰龜山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

是堯舜

却不是泛說底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堯舜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開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溝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常說底都說了。○語類曰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

事。○又曰程子云。如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看伊尹之任者。當看其前之不輕進。與後之速退。幾亭曰。治且不肯輕進。况亂乎。亂亦進。至於五就桀見之。欲為湯化桀也。○又曰樂道者。格君心而速去。不學無術者。威震主而久居。○○未嘗爾。○○全章文云。詳元聖之出。以天道正天下者也。

末云不為割烹不足辨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摘訓曰。進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孔子之為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唯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固決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在天者也。蒙引存疑把下句作推原說未足。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馬世俊而謂賢者為之乎。

文晚村評曰。白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閔子欲為君者。不論簒弑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為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

子一生所發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為疑。

制烹癰疽食牛數語。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寒吏論辨疑也。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張侗初曰。伊尹治亦進。亂亦進。不

受世界治亂轉旋。直要轉旋世界治亂。○用晦曰。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曰孟子始。三代以后聖人。惟明道文公為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語類謂三子所以為聖者。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適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此即陽明精金之意。但陽明不合以孔子為九千益耳。○又曰。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因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耳。○用晦曰。聖人所為。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為多。非謂其以清為聖也。○摘訓曰。第五節把四聖總斷。且宜平說到。下節方重在孔子上。○順治辛丑朱蘊孔子之謂一句。文云。吾觀於樂。有小成焉。有大成焉。○劉濂樂經元義云。堂上合止以金玉。堂下合止以祝嘏。古樂法也。後世以祝嘏用之堂上。誤矣。此未知何據。當查。○末節萬曆庚辰申瑤泉程講上二句云。孔子之聖智。吾得其全。而又得其所。以全矣。智則射者之巧也。聖則射者之力也。講下三句云。吾謂智則巧。聖則力。以此周室班傳錄也。章。語類曰。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道中開多
少。開豈止百里。○又曰。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
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任甚詳。而未曾及於府史
胥徒。則疑其方草定而未經施行也。○用晦曰。自柳州
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
建爲必不可復。余同以爲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
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
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
子孫受禍尤酷。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
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
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亦未之思耳。○已未莊廷裕
曰。成康之世。其人非有大功。未聞以畿內之地獎其勳

勞者。非有大故。未聞以苑囿之興奪其賜地者。自平王

以岐豐與秦襄王。以溫原賜晉。而周遂以弱。自薦國之
剛見取。魯父之田坐奪。而周遂以亂。○祝安道。天子之
卿。節文主內外一體。說見先王公天下之心。謂內之
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統馭之權。其勢親
而不尊。等之以侯伯子男。尊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與
前殺躬。恒有同貴。所以絕內臣觖望之私。外之侯伯子
男。職任天子蕃宣。不獲入參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
等之於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與股肱耳
目爲一體。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先王封建之初心。如
是止矣。若夫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
然耳。先王何容心哉。此說甚是。順治己丑劉國欽。又以

內外相制爲說。亦是利害上起見。○語類曰。君子卿祿
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
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
○又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又別募游手爲之。曰。
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
則又似別募游手矣。○摘訓曰。耕者之所獲。直到食九
人至五人。方才透出。非以下句一夫百畝。便爲所獲也。
大意謂析者之所收穫也。一大皆百畝。宜若收穫皆同。
然其百畝之數。則農所由以不同。而所收穫亦不能無
異矣。

敢問友章。摘訓曰。孟子本意。只是由大夫說到君。由小
國說到火國。又由國說到天子。則貴之極而不挾之

至矣。乃以貴爲等。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過至舜
尙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
爲然也。雖天子亦有之。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曰。未楊大鶴曰。冀道之行。則必有
一途焉。以與天下相通。而不至重絕於天下。○愚按。不
如此。便是欲充仲子之操矣。○譚梁生曰。孔子亦獵較。
非孔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爲乘田時。職其事而
不禁革其俗。○熊伯甘曰。四方魯之四境也。○許類曰。
秦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貴之。當時列國諸臣。皆
世其官。無掉手處。○滄柱講衛孝公。竟作出公看。
仕非爲貧也。章曰。滄柱曰。艾千子論此題。謂爲亂世之君
子。而言最爲卓識。若重立朝而道不行。發論則前數節

不幾賢乎士。俾口一官。或見公卿碌碌。卽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有所不可。語類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如史記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背安發。而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范雎欲奪穰侯之位。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安發也。某常說買龍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開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折下。雖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入便別。

不幾賢乎士。俾口一官。或見公卿碌碌。卽慨高論。

如韓信。鄒陽。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直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進出來。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熊伯甘曰。景公豈不知招虞人當以皮冠。蓋知其賢而欲以大夫待之也。然既知其賢。卽當題擢在大夫之位。乃未能卽卑。而仍令班在虞人。○按蒙引謂周道。指周之王道而言。摘訓取之。縱詩本意不如此。然斷章取義自不妨。○摘訓曰。觀詩所云周道如砥。二句可以見義之爲路也。觀詩所云君子所

履二句。可以見君子之能由是路也。則禮之爲門。君子之能出入是門。亦可并見矣。夫能由是路。則必不爲非義之往。以自舍其所由之正。能出入是門。則必不爲非禮之往。以自壞其出入之防。然則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豈不猶欲其入而閉之門哉。○又曰。方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其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一鄉之善士章。滄桂曰。此章見友善貴要其極。而總以取友爲上。首節是取友之盡於今。下節是取友之盡於古。合古今而皆在所友。則取善始無遺量。要之根本又全在自己。故上言能爲善士。而后可以友善。上下言能尚論古人。而后尚可尚友古人。○晚村曰。天下善士。是頂

不幾賢乎士。俾口一官。或見公卿碌碌。卽慨高論。

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又曰。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河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譚梁生曰。萬章篇所與論列。皆千古隱顯莫大遺事。是以末後特與言前詩讀書。論世尚友。此一篇之後小序也。

齊宣王問卿章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趙敬道曰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焉之意也○熊伯仁曰告子曰性在天猶天生杞柳之質也義在人猶人為栢棗之器也○陳大士首章文云告子以為吾絕性於仁義則性之權輕性之權輕而人乃不恃乎天吾絕仁義於性則教之權重而人乃益趨於實性猶湍水也章 熊伯仁曰孟子認性字直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伊川所謂繼者本天是也釋氏本心然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如仁人心也是渾言之也釋氏只從有身之後說起所以謂上天下地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惟我獨尊全不認所繼者何處來故一切謂心可作主丟却命字言性字而所云性者係於心之覺而止生之謂性章 語類曰孟子圖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接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必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食色性也章 熊伯仁曰告子說仁因此心故屬內義屬彼物故曰外分明說失性而後有仁失仁而後有義○小心齋祠記云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語類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曰飲水冬日

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而商榷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告子之意謂即以長之為義而長之之心其權亦不在我則仍是外○語類曰白馬之白也二句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與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爲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摘訓曰然則夫之性然則嗜炙然則飲食三箇然則字皆同蓋然謂如此也即指長楚人之長四句說言汝以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而謂之外如此則嗜蔡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亦有外矣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何以謂義內也章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語類曰言性三說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說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味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蔡氏集疏論無善無不善章曰兩說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爲無味○熊伯仁曰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特指血肉之心是箇未受降的空殼子○集疏又曰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象如何說得亦須是就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按此段合本

極看最妙大全却截去○熊伯甘曰情之發得處是才在上節可以爲處看出才是好字而故爲不善者謂之不才○語類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靈聰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彼濂溪拈出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又曰伊川性卽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楊而下便止

論氣不論性了○又曰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問曰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說乃爲備耳朱子答云甚善○摘訓曰我固有之也尚未是住語處正要起下文弗思耳矣一句自仁義禮智以下通是解非才之罪存疑謂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耳矣至節末是解非才之罪誤分○按達觀亦與摘訓同○外鑠之說卽如杞柳之比滿水之喻

富歲子弟多贅章摘訓曰所謂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

義也果何以見之蓋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語類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語類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日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發之牛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焚槭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用晦曰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語類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入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語類問凡物日夜間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

亦能生長○語類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熊伯甘曰幾希言其微非言其少與存之章幾希一般以氣還心不是心生於氣○語類曰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又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又曰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又曰苟得其養四句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存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渺忽之間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有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意深則且盡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曰夜氣之說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又問操則存亡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人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忽有事至於目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促在這裏只是提醒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二語更無餘欠。又曰程子言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為他點過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一點撥過。讀書記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單然默守之謂。用晦曰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或問操心楊龜山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按玩語類則孔子亦非虛說心。語類曰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何

配贈云山本章全無養氣以存心之義平旦之氣只言其時氣方清明未曾為惡不重在氣上夜氣不足以存只言夜之所息不勝日之所為又不足存其好惡之相近者非并夜氣亡之也夜氣猶之睡覺惡人雖或魂夢撓攘然謂并其睡覺亡之則使人笑也此等話頭經朱子闢過不知何緣復見之時文呂晚村先生亦附會之竊所未喻。看來此處朱子原有兩樣說有謂只當在旦晝理會此不重在氣之說也有謂譬如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此氣亦重之說也其實兩說亦不相碍夜氣清方能存得良心曰書操存方能夜氣清且晝不能操存則夜氣昏而先亡夜氣亡則良心亦無以存朱子之說原自一串雲峰胡氏之通洛趙氏之纂疏則似專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取後一說覺軒蔡氏之集疏則似專取前一說而趙所採朱子之說多不相同。然覺軒却說得極明謂真西山夜氣說亦不妨有此理然非孟子夜氣之本意也玩此則朱子前後所說輕重自見。西山集編內亦載夜氣箴原云非孟子本意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譚梁生曰鴻為大鳥鵠為小鳥大小恍惚將至乃見二心

魚豕所欲也章 摘訓曰說箇萬鍾二字此有意在蘇至萬鍾乃辭受大節所在非若微物可以輕易而受者矣。用晦曰彼赫輝者無論矣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鍾

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仁人心也章

讀書記第七卷朱子曰仁是無形迹事孟

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是放了○大全辨曰孟子爲人置仁言心心雖存而實亡故合仁於心使心存而仁存潛室乃謂恐人懸空討仁故印人心而言誤○熊伯甘曰心與仁是一件血肉非人心仁之惺惺者是心義即人路則心之蕩變不歸者是也路一心也故下文但說箇心求放心即存心也○真西山云仁如蓮實中所謂么荷者○錢啟新曰仁人心即本體義人路即工夫故

續田勉錄卷本孟子下

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語類曰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大理人欲分明○又曰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的依舊收將轉來明道說聖賢千言云只是大槩說○語類鄉黨篇總論曰聖賢一句是一個道理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語類曰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何如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可學問舊看放心一段

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

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又曰明道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須看得不相碍乃可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須理會伊川語○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末是前後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如洒掃應對進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

續田勉錄卷本孟子下

求放心○朱子答黃義剛云前輩敬字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上身上了○答黃升卿云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皆求之道也須是敬○卷十二○按存疑云大註蓋能如是以下俱不是摘訓云註錯認求放心而反歸重在學問上蓋因程子而誤也此皆主黃勉齋之說而以註爲非者也然不如蒙引說得好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之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如此則勉齋之說與註未嘗不同惟大全放心不收何者爲學問思辨一條此屬朱子未定之說○甲寅二月○學簡通辨亦與存疑摘訓同○讀書

記載朱子一條云孟子所謂存心收放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此與歸德之說不同又有一條言如人治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亦然○按胡氏通趙氏纂疏蔡氏集疏及集疏內所載黃氏並無此雙案所引勉齋之說當再查○用晦曰心字從首節生來卽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將文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倡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有學問則心存不學

朱子集注卷六

問則心放不放無定時亦無定處惟觀學問之疏密而已○性理四十五卷有朱子一條云孔門只是教人求仁詳其意是以求放心爲敬以敬爲求仁看求放心亦同蔡覺軒胡雲峰常詳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答李元翰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卷六十一答林德久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哉

今有無名之指章

拱把之桐梓章
人之於身也章

釣足人也章 本鍾集曰心爲將帥耳目口鼻四肢皆卒徒也將帥明則士卒聽但當責將帥耳○用晦曰此字兼心思耳目天聰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已亥王元上曰天既與我之後以耳目役心思也聽之以心思役耳目也聽之天與之天不能爲我立之也○讀書記朱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中然隆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撥立字而曰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所謂思者非泛然無統也泛而無

朱子集注卷六

統則思之亂也不得謂心之官矣事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無事則雖曰與事物接而心體無乎不在斯則爲大人矣南軒所重在思字故朱子云云○按讀書記二條一似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一似以志帥氣未歸一○先立乎其大是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抑欲使以志帥氣乎○語類謂先立乎大云云立者卓然隆起此心所謂敬以直內也○用晦曰孟子爲邪說以禮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束中身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微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爲民安坐瞑目

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有天命者章 滄柱曰大旨本爲要人爵者而發不是爲高蹈一流人起見時文每於人爵句以貧賤騷人者翻入殊非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章 熊伯甘曰度世心切天爵良貴以欣之杯水羹稗以懼之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康熙壬子山西墨云不獨間之而不純者非熟即初純而偶間者亦非熟不獨恆離而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偶合者非熟即常合而忽離者亦非熟又云一事偶爲而忽有所阻焉無論後事之難繼也即以此爲始事之衰一意偶慎而他有所參焉無論後念之未醇也即以此爲始念之滴○又云望熟之心是即不熟之所自起界之教人射章

孟子諸義續困勉錄卷六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熊伯甘曰任人重食色之性亦是告子學問蓋以禮爲偽也○又曰說到欲食而不忍給欲色而不敢撓側隱羞惡之心勃然發現而食色非性矣

曹交問曰章 摘訓曰可以假館乃假設之辭倘或可以假館則留若不可以假館則不留矣

小弁章 用晦曰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時文又謂所可恨者小弁之詩怨而太子未嘗怨怨則可以不還怨則可以復國怨字中有挽回妙用古人意思必如此發明得盡○又曰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也 聖山之前聖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清切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摘訓曰這怨又是怨親不可看做怨己之不得乎親

宋慤將之楚章

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熊伯甘曰仁在全道不在程功○幾亭曰魯所以滋削之故正爲公儀休爲相子思爲臣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精者也其於平易近民因時制宜之意大抵疎遠設令相子思而置休於坐鎮羽儀之地魯其不日競乎宋用王安石而亂繼相司馬不相伯仲亦不振故用不肖而亂無惑也用賢而

不振大賢小賢位。也。失宜故也。○又曰公儀休不審何如人觀其相魯而曰滋弱。又不舉子思自代。識度猷爲亦畧見矣。至董生所稱出其妻事。尤爲不經。與孔子稱公甫文伯之母何其反耶。全書卷十二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用晦曰。周公節只說周制深計。成強幹弱枝之勢。杜凌弱暴寡之憂。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畧私心。賈長沙衆建少力。非王道也。要摹寫足字之意。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義才是儒者見本之語。

今之事君者曰章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摘訓曰。諸侯弊帛饗食。作三項看。

續困勉錄卷六下

無諸侯及幣帛饗食也。然幣帛饗食皆用之於諸侯者。但不可云無諸侯之幣帛饗食。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摘訓曰。水逆行且大槩言之。不。是承鄰國爲弊說來。洪水也。却指禹時洪水說。不然。澤水洪水何別。又何用重言之。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錢紹文曰。因不亮而廢執者。其害猶淺。因不亮而誤執者。其害更深。此蓋如商鞅之偏於才而執介甫之偏於學而執也。又曰。不亮而安於無執者。其禍猶小。不亮而託於不必執者。其禍更大。此則如元祐之調停胡氏之模倣以及馮道之無恥皆是也。古今天下所以多事者皆由此。章○治柱曰。註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諒字單就小信言。此處兼有貞字意。知明。

守固所以亮即能執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幾亭曰。大智與邦無過集衆思。大愚誤國無過好自用。○又云。苟好善宜急濟善。○周公吐哺。武侯集思。○尋常說此章皆主相度說是。在好字。陳臥于此章文獨云強智多聞之才。可以之於善。可以之於不善者也。強如商鞅智如蘇秦博如騶衍。天下以爲救時之良佐。以吾觀之。讒諂而諛之人耳。使果有真好善者。延閣而鼓舞之。何至使有用之才皆化爲汗下之器哉。如此說則重在善字。亦是一見。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舜發於畎畝之中。帝須知唐堯生長富貴而兢兢業業。持亦是若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垂教萬世。亦是天降。

續困勉錄卷六下

大任。○用晦曰。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才全德備。稍有欠闕。定到墮坑落壑。

教亦多術矣章。摘訓曰。不屑之教。誨之字作於字用。若便作不屑之教說。就犯末句意了。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語類卷八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而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滄柱曰據程子之說是盡心方能知性則用功在盡心上依朱子之說是盡心由於知性則用功在知性上然心雖有覺苟不能知性則心亦虛而無據故當以朱子之說為主○語類曰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按語類又有一條云某前以孟子盡心爲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此一係恐未是○語類又曰盡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

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又一條云盡心只是意誠知性却是窮理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汙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又一條云盡心就見處說二說不同後一條是○看來語錄中不執定一說處最見朱子弘處諸儒便不能如此至大綱處則斷不可移又見朱子殺處王申七月○讀書記載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先生沒後諸儒有以能知性則能盡心外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謂之盡心者傳之曰史官所斥能知性則能

盡心爲講之不精者朱先生集註說也舊說謂盡心則知性前輩皆從之而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乃得聖賢本心史官顧以爲講之不精何也○用助語發莊韓英學曰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悟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即理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關宋儒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謝於道舉云公本無體即理以爲體試思一念未起之際心於何處徒以冥寂守之而心不可問矣心有其用因性以爲用試思衆事雜處之時心於何處使徒以情識處之而心愈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

不可問矣○用晦又評韓英盡其心節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爲羣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同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

非聖賢之所為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創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朱子文集卷五十六答鄒子上論盡心知性知天曰。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若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語類有一條云。先存心而後養性。有一條云。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性也。○讀書記載朱子一條云。心主乎性者。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語類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為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為四矣。如此處要人理

朱子語類卷六

會。王戊七月在玉峰。見錢啓新地記曰。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辨異端。為其亡滅性理。而徒以虛寂害心耳。○又曰。視聽言動。色色是禮。便色色是仁。孟子以根心生色。暗面盡背論所性。亦此旨。若舍親聽言動而懸空說仁。舍面背四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為兩物。便是異端邪說。○按啟新此二段。最看得分明。○用晦又評已丑存其心節。墨云。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為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與天為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為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

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性理四十卷末。有朱子一條。言致中致和。言存心養性。擴充仁義。言博文約禮。各兩事。俱作一樣看。當細參。○王中七月。○朱子既以致中專屬靜矣。又謂致中即存心養性。存養不專主靜也。此當細參。○真西山集編牛山章。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大全辨謂脩身以俟。正是存養不貳。朱子看作兩層。非是大抵張氏大全辨一書。於程朱分析處。彼必欲合而一之。真不知而強作如後。美大聖神亦謂不貳。格致階級。非進一步之說。可笑。○摘訓載蒙引云。太虛以理言。他處亦有以形氣言者。如浮雲之過太虛。是以大虛當太空。○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

朱子語類卷六

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著事物上。○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

莫非命也章

求則得之章。用晦曰。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為最下一等人立言耳。○倪六通有求無益一句。文言求不但無益。或因得而反生害。此說得最好。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讀書記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孟子論性。惟萬物皆備一句。最為

切實比性善二字更進一層蓋善字猶可假借而此句不可假借也已未七月○用晦曰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時文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仰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匪夢耳○滄柱曰蒙引云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吾心只此二語已盡首節之旨故作文者不將理字貼萬物易涉粗浮不將心字貼備我易落影響○朱子又集卷五十一章叔重以及身二節分配論語立達二節朱子謂此說非是而未明言其旨

行之而不著焉章語類曰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開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

續困勉錄卷六

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食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又曰行不著習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是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幾亭云不著不察其行習也終乖終底像察也不然怨慕難深不知所處何以順親此說恐與語類不同

人不可以無恥章用晦曰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為恥

恥之於人大矣章大全辨卓菴張氏曰無所用恥所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病痛全在自以為得計上彼方恥人之不巧又安知已之為拙哉○楊龜山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處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主其間不能無

窒碍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愚按機變生於勝心亦生於利心循理者能忘機變安命者亦能忘機變○陳幾亭曰不動氣不為機久而可樂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語類曰蒙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待文王而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種人不遇文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慨其不能興非謂其雖興不足貴也孟子此語蓋傷堯舜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

續困勉錄卷六

無人復行而隱然有自任之意所謂凡民不是平常人即戰國一班英雄如孫吳蘇張之屬豈不烜赫一世只是不肯以文王之道自任便是凡民所謂豪傑不是有別樣才智只在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便是豪傑○九月○此節先要想到所興者何事方有實際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卒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平常之人如楊墨申韓蘇張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不能興起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之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之念則雖未能興起亦不至背馳於正道矣豪傑之士孟子隱然自

負關邪崇正守先待後即所謂雖無文王猶興甲寅七月月○孟子不但以豪傑自待以能自立言則一豪傑也以能垂教言則亦一文王也則孟子之言而不能與猶遇文王而不能興也是又凡民之不若矣壬申八月○看來此凡民不是截然不知邪正之辯者其病痛只在

附之以韓魏之家諺
以佚道使民章

附之以韓魏之家諺
以佚道使民章

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機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詔尊黃老正是雜伯意復有卑卑景象乎○語類曰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字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又曰如舞千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仇云過化存神是聖人至誠所感被固宜說得自然但不可謂之無心如云君子無心何以謂之所行○又云過化存神不在不怨不肅之外天地同流又不在過化存神之外○又云過化存神非不怨不肅不知以前事亦非不怨不肅不知以後事只在不怨不肅不知上看出或以上節貼民風此節貼主德豈知上文殺之利之與使民遷善明是君子之德所及而此節化神處亦明有民在其中如何判然分兩○

又云過化存神時文俱是籠統說過不見的確達說指出刑政教三字自覺明盡○又曰註謂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運兼行蒙引以存神屬德過化屬業存疑不主此說蓋過化存神既非兩事則神化皆是王者之業而業由於德故朱子兼舉而言之○又云分貼德業者非因襲庚子開學遂說以傳訛耳○又云天地同流不是超乎形象之說只要說得神化運行無處不到方合題意○要知過化存神須從優游漸漬艱難拮据中來神化亦只是有恥且格氣象滄柱程墨文徵許曰朱子或問及虛齋蒙引皆提誠字為主蓋至誠積中自然見於神化者充滿宇宙與中庸之至誠無息而博厚高明悠久者同一理所謂過化即覆物載物成物意所謂存

本續困勉錄卷六

神即不見不動無為意所謂同流即配天配地無疆意在本章只須照上文發論其為刑為政為教處是所過而民風之不變者便是化其欲刑欲政欲教處是所存而治功之速效者便是神須知過與存不是兩項化與神亦不是兩時故新安陳氏曰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至於天地同流句不宜泛作輔相裁成等語蓋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之神化運行而遂生復性舉天地神化所及莫非聖人之神化所周此可見其同運並行此可見王道之大彌綸六合時文實實發揮者亦不多觀今日欲正風氣能以真意思作真文章則卓然不可及矣○聖人之化凡天覆地載之內皆所周徧集註只指身之所經過處為化豈聖人一身能足跡滿天下乎或

問兼身之所及。風聲氣化之所被。更為周備。時文於過化句。謂身之所至。即身之所未至。皆切或問。意至對比。則云心之所及。與心之所未及。却說得不通。舉天下萬事萬民。何一不由聖心所主宰。豈可謂心所不及乎。時文滑口說出。毫不思量。而坊刻濫闕。余所不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幾亭曰。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孰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乎。○用晦曰。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鍊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

精困勉錄卷本孟子下

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補出學慮方足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滄柱曰。未感之先。無異者其迹。方感之際。有異者其心。異不異。當分心與迹看。究竟未感而具能應之體。有應而見未發之理。聖心總是動靜無間。○又云。聖心無時不虛靜。非待山居入定。然後有明通境界。若說因深山得來。便失題旨。

無爲其所不爲章 滄柱評十三科文徵云。此兩句。即程

子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即此便是擴充仁義。至於不可勝用處。故曰如此而已矣。集註只說義者。以本文從不爲說到不欲耳。其實有專言之義。有偏言之義。偏言之義。對仁而言。兼言之義。兼

仁在其中。須知集註雖單言義。便已該得仁。人之有德藝術知者章

有事君人者章 熊伯甘曰。事君人者。若公孫弘。曲學阿世。即其矯飾儒行。依引春秋。皆容悅是君處。其功業亦有可觀。勿看太似了。然合則從。不合則去。自有大經。首節借中等才。資說起形容山爲臣的正道。○滄柱曰。論語可託可寄。而不可奪。是就處變言此之安社稷臣。則兼常變言。識能料事。才能任事。而忠懇之誠。堅定之守。復能始終善全。而不易。方可謂之以安爲悅也。

君子有三樂章 譚梁生曰。王天下。謂名世。非謂王者。

廣土衆民章 摘訓曰。定四海之民。定字只是屬其統御。而不至於紛亂無主耳。尚未說到治教上。註中其道大

精困勉錄卷本孟子下

行二句。當說在此二句之外。謂道可大行。澤可廣被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剝去了。○又曰。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

伯夷辟紂章

易其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熊伯甘曰。首節被除階級意見。末節又掃去凌階級意見。○語類曰。此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以

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至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至必照焉此比也。流水至不達此又是興也。○摘訓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而如此常依存疑爲是。蒙引便認以爲形著明則全說效驗而下學遂飾工夫俱畧矣。况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爲有本達正是達到大而本處又只單說箇大此說尤爲誤人。王前席流水節文知行狂狷四比精深敏妙看成章與論語有別此章疑義得此洞然。○看來學孔子者由本得大由成章而得本如此看方好。壬申四月廿三。

雞鳴而起章。摘訓曰自雞鳴時便起而學。蓋一日而言之非只謂雞鳴時學也。○治柱曰雞鳴而起卽夜

本續困勉錄卷六

氣平日之氣也似與摘訓不同。○幾亭曰利不過有自便之意非欲害人卽尋常行好事細察之未必不帶利心故善惡易知善利難知語類曰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又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道邊去一條路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子取爲我章。楊廷麟曰事惟偏重必遇其敵爭訟不已從而調停相因而起同其必然之勢也。○語類曰楊朱乃老子弟子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治柱曰執一害道兼指三家說謂子莫害道甚於楊墨亦相沿俗解因。

飢者甘食章。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有爲者章。

堯舜性之也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

詩曰不素餐兮章。孝弟忠信便與權謀功利放言高論相反出此則入彼要見得君子之教與國運相關。

孟子塾問曰章。摘訓曰兩非字及惡在是也字不是孟子斷語俱就爲上的心裏說言我他日得位且莫說多

所誅戮只殺一無罪便非仁矣且莫說大有所貪求只

非其有而取便非義矣吾斷不爲也然則吾他日之居

將安在乎仁是也吾他日之路將安在乎義是也。○俞

錫文破云志卽未行之事士卽未遇之大人也。○大抵

世不知士之志緣先不知大人之事先要將大人之事

認得明白便見得士之志十分要緊。丁卯七月。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桃應問曰章。語類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

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

變而通之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

去則不可。○治柱云虛齋蔡氏疑此章之說不可強通

今按朱子云云則知蔡氏之疑在見之實事孟子所答

在觀其設心而朱子遂論爲得其中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 摘訓曰夫非盡人之子與此句與王
子宮室一意相連註中特以所居云云當用在其居使
之然處此與解縹袍折獄一例○此章不止是歎美廟
居便有要人變化氣質之意 王中七月看性理四十三
卷精義說記

食而非愛章

形色天性也章 語類曰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齊宣王欲短喪章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存疑云答問亦是門人與朱子
答問未及師承之說不同愚初欲兼說今看來朱子之
說爲長 甲寅二月○摘訓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道治
其身乃善其身治其身也淑有進修意所以長善也艾

有懲創意所以救失也

道則高矣美矣章 此章先要想丑所謂高美者何所指

孟子之道以正誼明道爲本稍有枉焉則以爲恥以仁
義中正爲歸稍有偏焉則以爲異論帝王則必以堯舜
爲法論師儒則必以孔子爲宗言學則必知言養氣言
治則必學校井田此皆其所以引火者猶未可謂高美
也由美大而至聖神由深造而至自得此其所謂高美
也而不知孟子之道中道也 王中七月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君子之於物也章 摘訓曰存疑作一反一正看然弗仁

內不曾露出民字弗親內又不曾露出親字意尚混淪
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耳謂仁之而弗親者非故疎乎
民也蓋以民視親而厚薄分焉君子於親則親之民則
不過仁之而已使於民而亦親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
矣將何以待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
仁者非故忍於物也蓋以物視民而貴賤分焉君子於
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物而亦仁之則是以
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
仁也○論柱云先輩謂此題只重在各當其施不重在
推恩有序○大全要重推恩有序與仇說不同
知者無不知也章 語類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
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

續困勉錄卷六孟子下

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
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脩繕禮書固
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
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
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
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盡心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 摘訓曰彼善於此不就戰者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又曰上下字指天子諸侯而言

盡信書章 摘訓曰首節孟子主意在下文不可謂是教人以讀書之法○幾亭曰尚書自孔子刪後猶未足盡

信況史乎史載取奔屠城三百果爾弁之惡百倍自起矣光武寧不禁戒乎此史言之極誣而萬不足信者

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梓匠輪輿章

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古之為關也章

身不行道章

周於利者章

好名之人章 愚按以誠為主其弊猶好名以名為主弊將何所不至乎偶動於名其學已不可問專務好名其學尚可問乎謂好名之人猶賢乎不顧名義者特一瞬息之間耳其歸一也○已未十一月○摘訓曰見色是因

其得失而有喜愠之色也

不信仁賢章 晉錢神漢銅臭其國空虛否耶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民為貴章 變置墳墾之說最是黃氏日抄謂變置配享

之神如勾龍后稷之類亦不是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大全辨曰孟子不敢樂以孔子望

天下後世故言夷惠而不及孔子耳

仁也者人也章 語類曰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

身一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

又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

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謂

書記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人底道理將這仁

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道也如中庸仁者

人也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

自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

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孔了之去魯章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

稽大不理於口章

賢者以其昭昭章

山徑之蹊間章

禹之聲章

齊飢章 張武承曰此一章見君子有救民之志而語默

可否亦視其時也○癸丑祝觀權曰臻之所為不可復

猶非孟子之所為不可復也臻之所為不可保乎王者

也孟子之所為不可保於己者也○滄柱曰棠之不可

復非關於王之廢與否也齊之果聚於棠仁政不行廢

飢而履請棠棠必竭是不發亦飢發亦飢也棠竭王必復飲民而實之是賑飢者棠飢民者亦棠也○愚按不但如此不行仁政而徒棠之發必有上下相蒙有虛名而無實惠者又一法立而一弊生或反有不便於民者

辛酉十一月

口之於味也章語類曰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類是也○史蓮句曰前節性也後節命也作孟子口氣則說不去如以此二句作時人說則豁然矣涇野先生亦云此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滄柱曰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值○又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曰孟子一書無非過人欲而存天理此章尤其昭著者口之於味五者即所謂人心也人心惟危故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五者即所謂道心也道心惟微故君子不謂命○語類曰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化氣稟善全遭遇不謂命實功○此一章是不學不慮以利為本二章之註脚王成四月

浩生不害問曰章曰善人信人便見不是戰國人品○語類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

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滄柱曰可欲謂善是志仁無惡有已謂信是誠實無偽皆有學問工夫在內○又文評云按可欲謂善文義甚明有諸已謂信本有二說朱子謂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意者即存疑所謂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已而非虛偽也朱子所謂信者實有諸已而不失之謂即蒙引所謂善實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其云無偽者就存心真實上說是從本文信字看出表裏如一之義其云不失者就操持篤實上說是從本文有字看出始終不移之義據大註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分明是大學誠意工夫毋自欺而必自慊處故當主誠實無偽之說○又按蒙引謂有諸已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意誠乃實有諸

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下

己朱子亦曰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觀此則知下文註云力行其善者此處已有矣下文只重在至於充滿積實耳輔氏以力行專屬充實句者非即朱子謂有諸已足就心上說心裏却理會得充實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要行得盡者亦非實論○充實內兼一本萬殊王申四月善信乃賢不肖之分途

逃墨必歸於楊章孟子時開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大抵有一番正論即有一班附會正論之人

有布縷之征章諸侯之寶三章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人皆有所不忍章。摘訓曰：所不忍不爲，是一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爲，則曲能有誠，爲全體之仁義矣。孟子意謂人但知仁義爲難全，而不知求之爲甚易，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又曰：仁義不可勝用，要繳到上文仁也義也上，仁不可勝用也，故曰仁也；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義也。○語類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註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摘訓曰：充無穿窬之心，乃一大頭腦，須推到別事上去，方是充。至於充無受爾汝之實，不過是充無穿窬中之一事，就只在無受爾汝之實上充耳，存疑不受於此而受於彼，又是向別處充了，便非孟子以一事舉例之意，且與充無穿窬之心犯重矣。況此處已是貪昧隱忍，中心慙忿，而不甘受其爾汝，復將此心推去到別處，又復如此，只管追等推去，無一處而不中心慙忿，只是一箇貪夫耳。此謂之義可乎？○又曰：蓋既有慙忿而不肯受其爾汝之實心，乃只爲欲受其物，遂貪昧隱忍，將那爾汝甘受之，則一邊是慙忿之實心，又一邊是貪昧隱忍，便是有所虧缺而不充了。若能將此一點實心推之，既不肯甘受其爾汝之稱，遂去其貪昧隱忍之心，亦不肯輕受其物，至此則把這無

續困勉錄卷六

受爾汝之實心推廣出去，內如是，外亦如是，無復虧欠處矣。到無所往而不爲義，方可說閒辭受取與上去，蒙引存疑說俱闕了。○按充無受爾汝，朱子蒙引以行已盡者不致取輕於人說，存疑就辭受上推說，摘訓又就內外合一說，憶翼註又另是一說。○機變之士，故爲深沉以待其人之自發而制之，此餽之出於深謀者也。士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正直自處，姑爲隱忍以聽其自決，雖未嘗有制人之心，而此心已不可自問，浮薄之士，謬爲持重，以俟其人之自露而遏之，此餽之出於輕浮者也。士又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至誠相與，姑爲緘默，以聽其自擇，雖未嘗有惡人之心，而此心已覺其難安，無論餽之之時，是非無定，而

續困勉錄卷六

其入之心，因此而感也，即幸而不惑，而我餽之之心，何以對友朋而無愧？無論餽之之後，可否混淆，而其人之心，因此而敗也，即幸而不敗，而我餽之之心，何以質聖賢而無負？蓋其爲詐雖甚微，而不可謂非詐，其害於義雖甚輕，而不可謂其不病於義，是豈非穿窬之類乎？○推不言者之心，有不可問者矣。夫士固有不言時也，而以不言餽之，此何心哉？士何爲而出於是？孟子論充義之類而及此，曰：人惟不當言之時，則不言可耳。當可以言之時，而亦不言，是果何爲也哉？其以輕發爲戒耶？夫使其果以輕發爲戒，而戒於不可言之時，并戒於可言之時，吾猶謂其已甚也，而其心不但如是也，抑以慎密爲貴耶？夫使其果以慎密爲貴，而不可言之時慎之，可言

之時亦慎之吾猶謂其已過也而其心又不但如是也
吾知是心印以言信之心而以言信者猶處其勢此則
更居其逸術雖變而心不變也是心印以言信之心而
以言信者猶有鈎致之迹此則更泯其窺測之形術愈
巧而心愈隱也○信之之人胸中最不光明然又不
看做是老奸巨猾須知是日用之間人最易犯之病
言近而指遠者章 乙卯蘇翔鳳云自遠近博約之義不
明於天下於是異學有爭鳴之勢而議論日繁矣縱橫
有相勝之端而功利日生矣以致統治統分皆言道○
論柱云當時邪說橫行刑名肆虐孟子欲以原本經學
力行仁義普救之其意固有爲而發也

克舜性者也章 張武承曰此章見聖人安勉雖殊而皆

絕乎有意之私也○熊伯甘曰哭而自然盡哀非爲生
者之道當然也

說大人則藐之章 此章不對戰國游士說對吾儒之秉
道而氣未足者說苟無此氣慨勢必至卑論儕俗曲學
阿世如鄉原○晚村曰當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
之意方識此泰山崩巖崩耳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
國縱橫之士如顏場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
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
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用晦曰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
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
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

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
○論柱曰孟子言寡欲從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從
成德言之也虛齋不察遂疑兩說判然不同以孟子指
欲之不可無者故只云寡周子指欲之不可有者故必
言無豈知聲色貨利人心不可有之欲皆緣耳目口鼻
人心不能無之欲起見乎其爲欲原無二也吾能寡之
又寡以至於無則聲色貨利不足動心而耳目口鼻百
體從令者亦并不可以欲言乎故知孟子所云寡欲正
欲漸次克除歸於無欲而後已猶寡過者欲其漸次遷
改至於無過而後已如云欲不可無但可寡然則亦可
云過不可無但可寡乎例看自明

會稽嗇羊裘章 續困勉錄卷六

孔子在陳曰章 幾亭曰鄉原即無位之信者伯者即得
位之鄉原在下則爲學術在上則爲事功其實一也自
以爲是假仁之心衆皆悅之嘆處之象○摘訓曰惡莠
以下說者皆云此正是言惡似而非者看來不是蓋是
進一步說言吾之所以惡似而非者爲何正爲恐其亂
真也使似而非者而不至於亂真便不消惡矣○熊伯
甘曰末節推開說非止爲鄉原設也經字應轉中字反
經者楊正道以示之也邪惡所指非一孔子時有鄉原
之邪惡孟子時有楊墨之邪惡皆叛經者○摘訓曰與
字亦有兩意躬行以率之則有感化之妙教化以導之
則有振作之機也

山堯舜至於湯章 摘訓曰說箇五百有餘歲正是要起

那見知意謂克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其時之遠如此蓋
難乎其道之傳矣而湯乃得統於克舜是豈無所自哉
○然而無有一句當與上蓋言爲此懼一節同看有不
敢不任之意非泛然作大語也。治柱謂見知聞知當平
看者不知此耳

孟子精義續困勉錄卷六

孟子精義續困勉錄卷六

續困勉錄六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所著困勉錄分學問思辨行五

類此續錄則專解四書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

語二卷孟子二卷中多採錄時文評語似乎狹視

四書矣

四書述十九卷

〔清〕陳說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信學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述十

九卷》提要

四書述 大學

浙汜後學陳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聖賢開天明道立為父子君臣道德仁義禮樂文章之事以化天下而淑民物者非出於一人私意之為也天地之清寧化育而生人生物者止此一善之為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物之性即天地之善人於天下之事而審觀其不易之則未有不歸至善之中者但至善之理具于人人而即備于一人具於人人故天下之大事物之繁無不有一定之則以不遺于體物之中而有物必有則備于一人則即一心之中自有貫通天下之量不必博求廣驚而可以識至善之全故天下之善統于德而明德之功本于知聖經言明德新民而要于止至善則德非偏端之德勇非虛寂之明而新亦非革面之新矣但不知止則游移紛擾而兢兢滑亂終多異端熒惑之憂一知止則有確不可易之理自有寂不可動之心

而泰宇定而天光發定靜安慮之效孰非知止之所自
然而實獲者乎然知止者非凌躐馳騁而逐事逐物以
知之亦非遺棄一切而冥心內悟以知之也事物之理
未必有本終必有始天下國家之大而推究乎平治齊
之原則必由身心意而究意所具之知以意所具之知
而貫徹乎天下國家之量則必于天下國家而觀所煉
設之物物者善所成知者善所生人當一物不交之勝
而睿慮所及可以囊宇宙而括古今非善不能有此知
而此至善之理淵淪布濩於天地之間是以有萬事萬
物當然之理使我之知不足以徹天下之物安在其爲
明德哉大人知最先之務必由格致故於我心本然之
知決其塵蔽去其回惑使夫廣大高明自然之德性灼

圖書通

大學

二

信學書

然常明于有理無欲之中而不使有一念之或昏而于
萬事萬物之內又必究其粹然至善之理使夫搖惑于
功利紛擾于偏私狃安于旦夕者俱不足易吾天則之
本然則物無不格者知無不至而意可誠心可正身可
修家國天下皆可由是而措之矣夫言知不言物倫內
而遺外也言物不言知驚外而遺內也聖經于平治齊
脩正誠皆言先而于格致則曰在明乎致知者格物之
功格物者致知之實使非知則無以爲格物之本使非
物則無以極致知之全知至至之而萬事萬物之理皆
於我心本然之知交徹而無遺則本末終始孰非一以
貫之哉然又曰修身爲本者何也蓋僅言知則恐徒事
于研幾察物之學而于我身踐履篤實之功未能實見

諸行事將家國天下俱無由準唯取格致誠正齊治平
之功而總括之以脩身則知行並進內外交脩凡辨物
窮理以嘿察夫帝載之微者無不會之心而體諸身則
反身而誠益以見萬物皆備之實而齊治平無非有本
之學矣夫聖賢之道求之虛必履乎實本乎內不遺乎
外德性問學致知力行必無有端乎此而或遺乎彼者
世或先致知而後格物或先格物而後致知其言各主
一端終未合於格致言在不言先之意矣
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
峻德 皆自明也

圖書通

大學

主

信學書

明德之理其原雖出於天其體實具於人天以其理化
生萬物故人心之虛靈皆天地之明命而天即在人
中人得其理以成性故一心之昭融即天地之發育而
人有極乎天之量帝王繼天立極撫世安民其功不止
一端而要之經綸參贊輔相裁成初非有加於性分之
外也亦止自明其明德而已唯其有此明德故化裁推
行總不出吾宥密之中唯自明其明德故昭格光被不
能已於緝熙之量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皆是物也
豈有一事加於吾德之外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新本無二理明德而有以新民此即明德之至善明
德以新民而無一民之不新此即明新之止于至善故
新民者明德之極新命者新民之極而要之總爲自新

之極也湯銘之日新日新而至於又新則民之無不新
命之無不新固可知也康誥之新民而言作則自新不
已而至於格天又可知也則詩之咏周而言新命則其
不已於自新以新民又可知也銘之言不必同于誥
之言不必同於詩然說有不齊而理無不至自新者必
至於新民新命而極新民者必由自新以新命而極新
命者必日新又新以不已於新民而極已物一理天大
一貫詩書之言豈有有至有不至者哉無所不用其極
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初無二事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
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
竹簣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
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至善之理雖爲萬事萬物當然之則而要不出明德之
所自具故止至善之道不過明吾明德以止之而其道
不越一敬恭者明之存明者敬之覺明而不敬則必
徒恃乎心意之知而不能入乎天下國家之內以求其
協極敬而不明則又徒徇乎天下國家之見而不能自

濟其心意之知故於止均不能得聖賢安勉雖有不同
而其由明而敬則一文王之敬文王之止也其仁敬孝
慈信之善無不得其理而臻其極非敬無以止其所而
其所以無不敬者唯其全體昭融而無一毫私欲之蔽
而又自始至終日新又新而不見其一念之或微變以
純亦不已而勅幾安止武公之止雖不能如文王之安
然其學問自脩之功已精益求精而期於至密無非敬其
切磋琢磨以盡去其昏欲之蔽而求得吾本然之明故
刮磨既至敬體自呈其精明不懈之體不戒自慎不替
自嚴然後動容中禮有以爲經緯萬端之本則我體
明而新民之止亦可由是而得之矣夫文王之君臣父子
交國人文王非有求於君臣父子交國人之外也武公

之切磋琢磨武公亦非有求於切磋琢磨之外也而德
盛者善必至善至者民不忘賢親樂利萬姓蒙一人之
休而奕世之遠貽澤猶存則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孰非
明德之意所載以傳者乎有一息不已之明然後有百
年不敝之政有始終不懈之敬然後有萬世無疆之祚
君子觀文王武公以及沒世不忘之頌而知止至善之
義未可以一言盡也亦唯明吾明德焉而已耳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經曰物有本末又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者何亦格其物
之本焉而已天下之物莫不有本即以聽訟言之有以
明察窮情有以哀矜達意有以比附成文而聖人必曰

使無訟則知聽訟非本而使無訟爲本也使無訟之道非置曲直於不言非視爰書爲末務非權制法禁而使民不得自伸於長吏之前唯在上者精明赫濯之德行昭垂顯著於邦家遠邇之間使民賤昧之私自斂于余影照臨之恐悚惕於幾微而無實之辭不敢自盡則無訟非本而明德以畏民志之爲本也夫一聽訟耳乃不在聽斷而在靡爭亦不在靡爭而在君德則知天下之事類必有本而天下之本類必歸之明德中矣如此格物何物不格如此致知何知不至傳者於康誥盤銘邦畿三章既已釋綱領矣則自此以下皆釋條目條目之首在於格致格致之道在于知本知本即知末知本末即知終始知本末終始即知先後而天下之物有不格焉者乎以此言之則格物致知不必更立傳焉可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人心虛靈當其無所偏倚之時湛然至中而不徇乎物則所好必在于善所惡必在於不善本體自正必無偏私唯其徇乎物欲而主於爲人于是意之所好或轉而之於惡意之所惡或轉而之於好即或好惡不移而于好惡之時或有可不好可不惡之意介其中則好已不滿其

之力惡已不滿其惡之力而意終不誠毋自欺者當我心好惡不爽之初卓然有以自持其本體使夫好善必如好好色之真惡惡必如惡惡臭之實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而不一毫少徇於人則本然之體無有不實而其意方謂之誠然非可于事爲之末求之也意之初動人不知而已未有不自觉者求之於人所共知之地而曰善當好也我必求夫善而好之惡當惡也我必求夫惡而惡之則一念之正而後念之邪即乘雖有遏欲存理之思而其力不能以自勝求之於已所獨知之時而曰好在善也我不可一念之好而不於善也惡本在不善也我不可一念之惡而不於不善也則萬感之紛而一念之靜能正之故有研幾內照之功而其意無不可以自主蓋天下之易持者莫如獨天下之有力者亦莫如獨於好惡既著之後而欲改行而易非無及也唯意念方動之時見惡而好一念轉之而即惡見善而惡一念移之而即好彼其外未常有好之惡之之形故天下亦不被惡善好不善之迹而潛消默運一念易之而有餘于行事善惡之際而欲所施而皆當亦不能也唯於神明靜照之中好必在善則隨所行而無非善惡必在不善則隨所止而不爲不善彼其中不容有一毫惡善好不善之私則在外安得有掩不善而著善之事故身心事爲隨所施之而皆當傳者不言獨之何以主乎外而但言獨之所以形乎外且並言獨中善惡之所以形乎外則知天下之外未有不由於中者

也天下之形外未有不由於誠中者也而安得不慎獨以誠意乎然傳者止曰必慎其獨而已而先儒或曰必致知而後慎獨或曰慎獨即致良知何也蓋不致知則知有不至之處惡即藏焉以爲自欺之主誠意慎獨而無主之能爲故慎獨必先於致知而慎之功又非漫焉恐怖而謂之能慎者也吾心有昭然不昧之知而後有戒謹恐懼之力惺其獨知之真即得其慎獨之要精明覺照而放佚之念自收則致知之于慎獨固相爲終始而不可以分焉者也此言慎獨之所以必言致知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四書述

大學

人

信學齋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君子誠意之功必體諸實而正心之功必返諸虛蓋既誠意則心不役於外誘而無紛紜淆亂之私然吾心自有之情不能無發而或稍有所偏即無以全虛靈之體而爲檢身脩己之本故誠意之功在去外誘以還本然而正心之功則又於本然之中而防其意念之勝也人心本然之體何常不有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之情唯其情之發也應物而動以酬酢于不期然之天而及其事之過也隨念卽化而還歸於無何有之域則此心常清而天鈞有主若一有所偏則中有所着而虛靈之主不復常存於本體之中于是是非得失無不淆亂而至切者卽視聽飲食亦有忽不及覺者矣君子戒欺求慊既

欲實致其力以直達其好惡之真而于神明之地又必澄然太虛而不使有一念之蔽蓋虛靈不昧則萬事皆空豈獨視聽言動之間乎聖賢繼致知而言誠意不敢虛恃此知識之明而繼誠意而又言正心則依然常存此不昧之知也真知不昧斯萬念皆空先儒以致良知爲學要者其亦有以也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聖賢正心修身則可竟言治國平天下而必先言齊家

四書述

大學

九

信學齋

者身之所接莫先於家出於身而加於人唯家最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家而詩書之所傳述亦必以家爲稱首蓋能修身則能治人能治人則莫有先於一家者矣家而言齊正見天下參錯不齊之致固已全具於一家之中親愛之人不同於賤惡哀矜之人不同於敖情統而言之數口而已耳而尊卑貴賤親疎高下之殊俱備焉我不以一身持其劑量之衡則尊者益尊賤者益賤親者益親疎者益疎等級相懸之故將益以致其乖離睽隔之形唯家之人雖有不齊而我心斟酌權衡自有大中至正之則以措施於用情好惡之間則親者不至於溺疎者不至於乖尊者不至於亢卑者不至於辱故雖有差等而無懸殊雖有厚薄而無乖謬然非

曰求之於家而齊之也我能誠意則有以清夫好惡之原我能正心則有以協夫不偏之則好惡不偏而身之修在是即家之齊亦無不在是矣夫既修身則有不止齊家者也且既修身則亦更無所爲齊家者也然家原有不齊之形而人亦最有不能齊家之事傳者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後而家有不齊則無非身之不修爲之也故取聖經而釋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

四書述 大學 十 信學書

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其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聖王治世所以貴於躬行者何也天下與聖人同此所得於天之理見善而必從見惡而必惡於善不能不相敬於親不能不相愛於下不能不相恤此非有作而致其然也天以至善之理流行不已於覆載之中萬物之

生皆得天地生生之理以爲惻怛懇摯之意其相親相遜而不忍相背者謂之仁其合之必相親叙之必相遜不待勉強矯拂而自有不期而然者謂之誠誠與仁非一人獨有之而天下之人無不有之也聖王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忠君順長愛民以共成講讓型仁之治此亦甚願而規爲措置之間有所不必然者非聖王之故爲迂闊以動人也天下之人各有不能自己之天不學慮而知能不勤實而鼓舞無以發之雖懇懇教誡而漠然不相應有以觸之不必詔誥責備而自有勃然與者人各有仁讓之實具於心躍然如矢之引而必期於發稍有觀感沛然即興故不必勉強而自能相應此有機在焉君子修身立極未常不欲教國人而不敢竟言教國

四書述 大學 十 信學書

人知夫國之人智愚不齊固不可以強率而性情之治亦非令所能從使章程教誡以爲善去惡則天下必扞格而不服故取人心寔有之理以審觀其發動之機家有孝以爲愛親之事也而我致愛之心誰不有致愛之心愛親愛君不同而其致愛之心則一矣家有弟以爲敬兄之道也而我有用敬之情誰不有用敬之情敬兄敬長不同而其用敬之心則一矣家有慈以爲施恩之意也而我施恩之念誰不有施恩之念慈幼使衆不同而其施恩之心則一矣以我之愛敬觸彼之愛敬則一理而爲感發之機觀我之愛敬而彼又自通其愛敬則相孚而有不言之妙上不求人故曰恕下不識知故曰喻以心喻心而此心不容勉強之機一發而即至

奚啻慈母之必能愛而養子之不待學乎夫堯舜以一人帥天下堯舜非能尸說之其惇仁信讓之意堯舜亦非屑屑而求之於人亦止求之於已耳求之於已而天下之人應天下之人卒不知其所應則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無不仁讓之心故無不可與仁讓之心天下本無貪戾之心故無不可去貪戾之心一人極建而四國風從亦曰心所實有而我先有心所實無而我先無理則誠而心則恕而已矣桃夭三章言室家言兄弟言其儀者不一而要之必可以教家而后可以教國者無異旨也夫可以教家則不僅求之家不僅求之家則必修身以爲室家人室兄弟足法之本修身而可以室家人室兄弟足法則何國人之有異於家人而四國之

四書述

主

信學齋

有異於兄弟也哉此聖經所以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學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債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

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

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

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避之俾不遁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過也

四書述

大學

主

信學齋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絜矩之道在於同好惡同好惡之道在於不奪民之所利而致謀其樂利之源人莫不

有與孝與弟不倍之心而洗腆不供則輪旋之情弛廢
餐不繼則墳塋之謚薄盈寧不慶則忠愛之意衰故聖
王求民之情而順其欲先取民之衣食而謀之使之無
吝嗟匱乏之憂則民富而蕩平自效士君子習詩書而
闡道德則禮義不期於富足小民以貧富爲欣戚故非
財不可以厚生天地盈虛之數有定而莫重於上下之
間上積重則下凍餒上取盈則下立匱非一人之足以
貧天下也上有外本內末之心則天下轉相效尤以廢
其下故重斂之朝不必苛急而民皆流散者天地自然
之勢所必至也聖王操道以御天下必散天下之財以
利民聖王欲散天下之財以利民必與賢士大夫講求
區畫以謀其經久聖王欲與賢士大夫經營勸相以謀

財用人之道無異以財視財以人視人則理財之道不
可通於用人用人之道不可通於理財而事以岐途而
難合以民好民惡爲理財即以民好民惡爲用人則理
財之道不殊於用人用人之道不殊於理財而道以一
致而皆通人情徇富貴則生驕泰樂道德則懷忠信天
下以富貴奉我而我遂以天下爲富貴之資則嗜慾侈
而萬事皆廢我不以富貴視天下而以我心入於天下
之中必求以我同天下之好惡且好之惡之而務極其
好惡之能則一念之好卽有以遂天下之好一念之惡
卽可以釋天下之惡慎德者慎之以此而君志以清朝
廷以正百官以理千古帝王皆由此道而治而何天命
人心之不可以得乎蓋小人之爲害於天下非必小人
之自私其財也小人不知生財之有大道而但知夫立
國之不可無財故勸人主以蓄積之謀而人主樂聞足
國之言則封殖而爲聚斂之計不知生食爲用酌盈劑
虛則不求足而自無不足措刻聚斂忘身驕儉則災害
並至而不能爲之謀人主知天下之人無不好富惡貧
則財自不可以聚財不可以聚則必斥遠措剋之小人
斥遠措剋之小人則必達聰明目以求一德之輔主臣
交贊以阜財保民而天下之民猶有不得其所者未之
有也民各得所而與孝與弟不倍不期而自至矣故曰
絜矩足以盡平天下之道也

四書述 中庸

浙汜後學陳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一書子思皆以明道自首章以至索隱章言以戒懼慎獨爲行道明道之功自費隱以至問政章言自夫婦居室以至經世安民宰制服物無非中庸之道自誠明明誠以至無息章言盡性之功總以一誠爲贊化育參天地之本而自大哉以至末章乃言脩德而凝道者

四書述 中庸

一

信學齋

乃王天下之事而非僅庶人之事也天地止此陰陽五行之理遍冲漠而麗空虛大則包宇宙小則入秋毫精則渺形聲粗則顯迹象事物見聞之地顯然可指而非言之所能窮杳冥幽微之中渺乎難通而皆理之可盡形形色色初非有作而致其然而往來通復實爲萬事萬物所由生聚散周流皆可即物而窮其理而變化推遷又非擬議思維所能執此其精微元妙實所以開天地而貫古今而天之生人則全以付之而未常有所少損焉蓋人生而官骸具備知覺昭融可謂之心而不可謂之性乃一念不生之中渾然充足天下之理無不畢具於吾心窺之而莫窮其蘊形之而各有其端則謂之性性者藏無形而密無聲知覺情識之端一毫無所

二

信學齋

參假而凡經緯品節裁成運量無不由此而達焉故性之行爲率而行之述爲道聖人覺世之功實由乎此人情紛紜酬酢每多徇耳目而忘天真而却物屏形則清寧寬麗之原無不相親於一體故無時不睹而心存有主乃有不睹者存無時不聞而一意不生遂有不聞者在睹聞所及可觀天命於行生而不睹聞所存已操化機於在我君子心與造化相通而氣與兩間相貫耳目內歛而非徒收視返聽以爲功緣感不交而又非屏聰黜明以爲務功不可指而指其不忘不助則謂之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而其發謀出慮之初則更有物幾於蚤者人生動靜作止萬端而罔不由於一念之起滅一念起而行事可積於丘山一念滅而形聲俱歸於闕寂君子創益世之功而民無窮之惡使求之云爲動作而事何可勝窮乃反而求之發念之初而一翕而事無不消一闔而事無不長則於此加謹而後此自無不宥慎獨之功豈非脩道之教之至要哉而要之慎獨亦止求得其本體而已蓋五行二氣迭生迭竭而於穆之中初無盈歉故謂之命喜怒哀樂參錯不齊而寂若之時不少偏倚故謂之性唯其初無盈歉故往來燿代於貞元萬古而時行物生無物不安於覆載唯其不少偏倚故參互錯綜於一身萬事而斟酌劑量無事不受其裁成此性達爲道固有不假強爲者人生有同然而昏昧放縱以漸失其所本然乃棄其所自然而又勉強造作以違其所固然則有性而不能率有節而不能中而何以爲

道君子知天地萬物不出和之外和不出中之外中不出未發之外則以戒慎存中而以慎獨審其不中以歸於中使所發無不和而一中常不失則性之理得而天爲遠故性命之旨不明而天人終岐而不合君子不外人以言道而但以喜怒哀樂無人不然之情使觀其靜涵之象以求夫天所付與道所出則無時不然即無事不有無事不有即無物不包一中得而動靜隱見顯微與夫天地萬物位育無非大本之所統貫而天人性命戒慎慎獨皆一以貫之矣道本於性而豈可須臾離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信學書

天道不過一中存之而爲不偏不倚即推之而爲無過不及故理之至中者未有不庸近無奇者也天道莫大乎時春秋冬夏萬古未常或易而錯綜變化初無一定之可拘人心意念稍動即不能隨事當理而識其所當然故自以爲中而非中自以爲庸而非庸君子渾然太虛心無所著而不睹不聞之象隨時見顯於前故毫無作意而事事適當其中則一解不生而已爲古今之所不可易小人反中庸豈常有心背道而但以稍有立意即不能不有標指以自鳴其所趨夫人心有所存即形色當前而視聽或有不及况識解一案則庸近必棄而好高立異之意橫據於其中故雖至理當前往往流於淫僻而不知返君子時中因物順應而實不知有中行

所無事不加毫末於其際者也小人無忌憚立意爲中而支離汗漫以自負其所見愈求而愈失之遠者也情識一案即中和易位率性謂道夫豈可以易言脩哉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而曰庸則固已日用常行油然無所少異然使可以易能則人人共由而必不立異以求高遠天下事有迹者可以強能而無迹者不容擬合中庸之道自經綸宇宙以至事物細微莫不有其所當然設一毫增損於其間即事理失宜而於道不能適洽故道固其常而雅常乃所以爲天下之至去古既遠百家爭鳴意見一生而淫邪僻之禍因之日熾有心世道者能不爲之致慨哉

四書章句

中庸

四

信學書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水也鮮能知味也道在天下而行之必在於人然行非明不著故知者行明合一而於道無少違焉者也知愚賢不肖雖不同而皆於道有求合之意但意存一道而任其識解以自逞則有所倚即有所偏君子於道原不設一知之見故亦不設一道之名而但其日用常行之間莫非無過不及之則故本不求明而行之精明而洞達則不期明而自明亦不言行而明之真切而篤實則不言行而自行此猶夫五味入口而辛苦酸梅無一不爽然而自喻之者世人不知行明爲合一而必欲外日用以求行道乃既

欲行道而又必以爲講明參索而後可以行則是飲食日御而又必外常用以別求所爲五味也味豈必如是而後爲知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本甚常而人必求之於遠則雖無在非道而道終不見其行矣賢智之過豈真有與於行道之數者乎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道之不行由智者自恃聰明不欲求道於百姓知能之內其心視天下無一非惡而究其所爲善者茫如捕風荒忽而不可爲據卽或自矜有得而一毫無與於民究不可施之愚賤之倫舜之大知初未常有所庸心但其

四書述

中庸

五

信學齋

孜孜下問不遺蕩蕩斟酌權衡無非至善舜皆出於自然而旁觀者則以爲問察之間孜孜若有餘好至於衆惡化而萬善收過不及之端入聖心而俱泯其於人情物理緩急輕重之間確然有所操持以與百姓成務此皆非有心用知以爲行道於民但中在天下原卽日用飲食而存而見之推施又粹然至善而自有確然不易之則知與中際者中之體無非知之體故知與中一而知與履載同功知不與中際者知所及究非中所及故中與知二而知唯探索爲事舜不存心於知而心之所在卽中中之所在卽心故天下之百姓無非中卽天下百姓之中無非舜也舜如是以爲舜而道亦安有不行者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中道雖極平易而盡其道則弊險俱在坦途踰其則則日用無非過患故不可過亦不可及世之求道而過者豈真能而不爲亦唯爲而不能而遂變遷以求過人情自知不足雖不能任心合道而勉強兢業猶足以保身而無危乃行道之功實不能無少不及而晦短求勝又過爲講求以自鳴其爲智則未舉足而險毒患害已隨其後矣人何以虛慕而賈實禍哉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四書述

中庸

六

信學齋

中庸本在吾心初非有待於擇使必辨別衆理以求中庸而又恭敬捧持以求無失則矜持一着而善必有當前而反失者顏子非於事物之間加推擇但於吾心無過不及之體無少偏倚而適得乎事理之當然則必不更加立意以求過乎其則蓋費心甚神能用萬善於至虛而回心甚寂能守一善於至定唯不敢過乃所以無少不及世以隱怪爲予智而得中庸而旋至於不能守者其得如回之無不及否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唯其至平而無毫髮之盈歉故凡事可以勉至而中庸不可強能人能濟天下之安而不能調一家之情能讓卿相之尊而不能忘簞豆之色能冒不測之威而

不能使粹然之投不驚其素凡以有所任者有所假中庸之道非才情意氣之可假而能者也設任一偏以求勝而粹然勃然儒士立奮匹夫決脰有勝於哲士之遠

巡者矣道豈可以形迹論哉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不而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南方北方豈盡習俗移人而氣質之偏不能不固一方以爲風氣之所奪陰陽之理在人爲喜怒哀樂人得其正而無毗陰毗陽之偏則剛柔濟而寬猛和兼渾然不

四書述

中庸

七

信學齋

見有強之迹而始終不變彝險不撓則雖至和之中自有至剛之理故曰日月之道貞明天地之道貞勝天地未常求勝而唯以常爲勝故不求勝而常勝君子不流不倚亦非岸然負異於人而光大充塞之精出以渾融純粹之致則無所過亦無所不及是故人見爲有道無道而君子處之不過一喜怒哀樂之境也人見爲不變而君子處之不過一喜怒哀樂之一如其未發也舉斯世可喜可怒可愛可樂之境而君子總不出以私喜私怒私哀私樂之情而斯世亦不得櫻以偏喜偏怒偏哀偏樂之故則其定力何如而可以流俗血氣之勇概視之乎夫天德之剛生人同受而闢於一偏則爲風俗出於中庸則爲君子君子中庸斷非從俗委隨以爲中庸者

矣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天命之理中正平實人人可爲人唯斷續夾帶而心易動於名故道在目前而去之愈遠素隱行怪意以道爲杳冥難知之物而汪洋恣肆以求逞其所欲爲而後世之人以其所言爲人所不能知不能爲而樂稱道之以爲不可及而中道而畫者又見道之易厭而難爲而思竊隱怪之緒餘以自文其不及故高材捷足既負其異以立名而半途而廢者又往往不知而悔者爲之君子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初無一毫稍動於名心而確乎不拔之操雖至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則其擇識操持實有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量是故辭天下之至異而不以易心守天下之至常而不以中廢此其龍德真有與乾健同其粹精者非聖人孰能與於此此可見天命之理之至常至精洵非君子不能脩道以立教矣

四書述

中庸

八

信學齋

君子之道費而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小可以與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以上數章皆教人求中庸而中庸之實事尚未發明自

此以至問政章乃實指中庸之事而此章又舉道之全體而言之以明道之至大者未有不由於至庸者也中庸之道舉乎此即可通乎彼由其端即可極其至非道之可以易測而理之在天地間者本無大小上下遠近高卑之異致也天地之道止此一理而充塞極盛至於渾淪磅礴而無遺而析而言之又未始不即目前而已具故自其一本者言之雖天地猶在道之後而凡為天地為聖人為夫婦為萬物之舉不足以名道之體可知也自其萬殊者言之即萬物亦示道之機而凡為夫婦為聖人以至為天地之祇所以顯道之用可知也不足以盡道之體故鳶魚不足盡道夫婦不足盡道即聖人天地而皆不足盡道道先天地而立乎無物之始故天

四書述

中庸

九

信學

婦之能能天地而不學而能之能即坤以簡能之能則由所能以至無不能而總不越與能之中矣有不知有不能者大道之所以無窮極而一知而無不知一能而無不能者人心之所以有全能也孰謂天地聖人而有出於夫嬪知能之外者哉嗚呼忠信脩德可以窮神脩詞立誠可以達化非君子之不能為隱而凡為隱者之舉無不察可知也天清地寧日精月明與夫能視能聽能形能色之故其理豈有異乎靜而體之而亦可以見矣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慤爾

造端何以必於夫嬪蓋自有夫嬪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於此起故夫嬪者大倫之所統備而範圍之所不越者也世之求道而日遠者大抵皆起於為道之一心道本在人日用而好異者必欲探索一途以自名其為道若以道為杳渺幽絕而非人之所能為於是舉凡入日用之事與凡人自有之心而舉斥之為非道以為心之坦易而同然者必非心而其所為心者必舍恒心而

四書述

中庸

十

信學

別求所爲選絕之心事之顯然而共由者必非事而其
所爲事者必去諸事而更思所爲寥廓之事怪奇險異
非矯激不以體於身非荒謬不以矢於口棲心玄妙之
途而情恍譎詭以別成所爲難名之道而道於是乎日
離君子不求道於人之外而卽以人之所共知者爲其
知使知不得遠人以爲知卽人之所共能者爲其能使
能不得遠人以爲能非故爲平易以近人凡以心之切
實而寬平者必不舍人而求多於人之外舍人而求多
於人之外毋論人所不知不能卽已亦未必果知果能
而使入以不能繩我則必拂然苦我心苦其不能爲而
又欲立爲標準以強天下之不知不能而人與我乃扞
格而不能相通君子之道率之無不從推之無不達由

四書述

中庸

十一

信學齋

一人一財以至千萬人千萬世而無不曉然共知共能
而又何至於拂戾蓋天下之所爲難能者非必舍人爲
道而後爲難能亦非必舍我所望入之心以爲道而乃
有所不可能也人莫易於責人尤莫易於責人而求之
子臣弟友以爲我爲君父兄友而爾不能事而何以爲
人乃我一置身子臣弟友而以所以求人者求之已而
已之所爲子臣弟友者皆歉然其未能而後知天下之
所爲難知難能者果不必在遠人而君子之所爲卽人
爲道者亦不必卽易知易能也是故天下求行於奇而
君子求德於庸天下求行於奇以爲言而君子求德於
庸以爲言蓋行之奇者可以行亦可以不行而行之不
妨汗漫故終無有餘不足之數以督我於不容已子臣

弟友一日由之而非難終身由之而無盡矢口或有少
易卽行不掩乎其言故奇可勉而庸不可勉奇可以不
謹而庸之謹無窮君子以庸治人卽以庸治已治人而
人不見其難從治已而已不見其易盡凡以子臣弟友
之道總此夫須之所與知與能而究之天地聖人有所
不能盡也此所以忠恕爲心而不敢遠人以爲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
反求諸其身

四書述

中庸

十二

信學齋

居常守故之事人所易能而人卒不肯爲者大抵心馳
於外慕而好高立異以妄冀於不必然舉目前所當務
而棄之以不爲乃馳其心於不可必得之地則所行
爲無益而所處爲皆虛稍不如意而遂致憾於天人爰
有怨天尤人之意不知身世之際無時不有所當爲盡
所當爲而不驚於不必爲則積之久而自有意計難量
之事天下之道本無二理福祿之命卽於穆之命吾於
居位無所不盡則所處皆實所處實而積之不已則盡
性至命而福祿無不立設慕乎外而位處於虛則積之
久而福自無不去者君子素位而行不過日用常行之
事子臣弟友歷之窮達常變而未常或遺君子以位爲
推移則顯晦或殊而所行無不可以自盡人生窮達不

必皆同而現在不可以不盡現在盡而儒生之事不異
帝王艱危之遭不殊得志凡以行事盡而天命無不通
故君子之道正已反求而無餘事小人不知現在而舍
目前而求之於境外求之不得而怨尤日生卒至災禍
集而不可以悔此猶射者不能操弓而惡勝已者之能
屢中也亦終不勝而已矣究於已身何與乎君子之道
反身正已而不求人此所以慥慥篤實而不敢求端於
夫婦之外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子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天下之理脩乎內常得乎外感乎此即應乎彼非此之
四書述 中庸 三 信學齋

有期乎彼而彼之即存乎此故由造端而察天地者非
造端之外更有察天地之事而察天地者之即在此造
端之中也異學舍中庸而求隱怪以爲中庸卑邇而隱
怪高遠則疑卑邇爲不能高遠而務隱怪以求其所難
爲不知中庸不必卑邇而隱怪不必高遠以隱怪爲高
遠而高遠不可期不如反而求中庸而高遠無不至蓋
天下不必無高遠而實未常有高遠統始終而計之若
有窮高極遠之形而究其行之登之則無時不在卑邇
之地行者必邇而邇之不已而達至於遠若舍邇求遠
而遠無由至登者必卑而登之不已而達至於高若舍
卑求高而高無由幾君子由造端而察天地未常稍庸
心於天地而夫孺之中實有天地之理則造之不已而

自有察天地之道今夫順父母者未必尙求之妻子兄
弟也好合既翕者未常以是爲順父母也而父母之順
實不越乎此然後知天地夫孺果非有異理也遠即邇
而高即卑特見之者異名以相取而已使欲行登而不
求其自雖日願外何益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
體物而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天下何所爲道也天地之間充塞遍滿無非是氣而氣
非徒氣皆陰陽五行之理也理與氣合故謂之道道者
能生能化能有能無變化無窮至靈至妙雖未常有形
四書述 中庸 十 信學齋

迹而若有情狀故道不可指而名之爲鬼神鬼神即道
道即理理即氣初無二物唯其不指一氣而必兼陰陽
故本無一物而有莫可殫之功今夫萬物之充塞於天
地也氣至而無不虛氣返而無不歛此孰爲爲之哉高
下何極而萬古清寧日月何明而代煙不已此實有推
移於其間者忠臣室於慮而時勢或爲之通季子篤於
親而天人或爲之感以至貞人吉士篤行不怠絕不顧
外而禱祥福祿交萃一身此豈無主而爲之哉物莫難
於盛盛則靈靈則不可以測盛也者微之積也積也者
誠之至也一勺之水不能生物積之河海而怪奇不可
名狀矣天地陰陽之氣唯其極端窮際而不遺於一隙
故明明赫赫而昭灼於古今今夫人心無故而有喜怒

哀樂此豈非人心自有之鬼神哉唯吾心有自有之鬼神故一心能通乎兩間唯兩間不間於吾心之鬼神故吾心一動而鬼神無不集於其際鬼神之通以爲有未常不無執求鬼神而鬼神或不應以鬼神原即在吾心中也以爲無未常不有蔑視鬼神而鬼神即不貸以鬼神又爲吾心主也心或達於鬼神而鬼神卒不達於心鬼神不達於心而心乃不可達鬼神以取禍此唯理之至實故至此天下之物有一隙之不實即有一隙之可離鬼神無不實而天人上下無不裁成於鬼神則脩己立身正不必舍卑邇而別求高遠之事異端言鬼神而求之於空則鬼神已離天下而立於獨矣安能形形色色而操萬化之原君子致其可必者而聽其不可必凡以不可必者鬼神爲之轉旋而必有操券於一誠之內者也安得不終身兢兢弗釋哉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鬼神莫非實理故脩道必能格天天者平常之理篤實之事遠之在形氣之表而近之在呼喲之間故幽遠莫如天而天尤切實而可據中庸之德莫大於孝孝者人子之心所當自盡使人子事親而必圖天命以冀福倖之私則事親爲虛僞而何可以言道然天地之大德曰

生天主生物而人體生生之心推本所生之地以致其盡孝則德亦大而天即加之以寵錫天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人子事父母而竭力以奉旨甘親心未必即悅乃宜兄弟樂妻子不求悅親而親已爲之怡愉人日事天而祇肅以將拜稽天心亦未必即悅乃盡齋變致允若絕不事天而天已爲之降鑒蓋一氣之感不言而通故天道較人道而倍庸天下百行有裁制唯孝無裁制非分之事非所宜言然德至於大而大感於天則禎祥駢集皆以爲理所必然而無可冀讓之事天道雷霆霜雪亦若有嚴威肅殺之時使物盡生而不殺則天地且將爲鳥獸草木之天下然歲功有代禪而萬物無終窮物之終者既成而復禪於始故有榮枯而無生滅天之

生物終古如斯故唯主於培而不主於覆物之傾者不得不覆而物之栽者不止於培而必因而篤即虞舜以親有周躬聖實撫萬方尊富饗保有加無已天之絕不少虧爲何如哉然後知人之於天祗期可受而相與之際不過一理人知天之待人爲甚厚則榮名厚祿不必縈心而止循循於卑邇而已足矣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人子事親不過夫婦知能之良而推而極之至於明天
察地而不可以量故中庸之道至近而無遠不通至卑
而無高不屈幽之合乎冥漠而顯之譬乎兆人無非共
知共能而已爲千古聖帝明王之盛孰得天之說幽而
不可測者也若泛舉帝王以言天而若有邈而難指之
事乃匹夫奮庸而身致天子之位而升聞不過於克諧
則顯懿莫越於此矣故虞舜可以觀得天盡人之道廣
而難紀者也若概舉帝王以言人而或有偏而未盡之
處乃一家創述而制禮及於天下而貴賤皆得以自盡
則明備莫過於斯矣故武周可以觀盡人周家世德作

四書述

中庸

七

信學齋

求至文王而太王王季積累極於盛隆則其績緒成德
誠非淺狹之所能繼者武王繼服事而承之以光大稍
不當而覆宗繼緒貽先人莫大之恥武王一舉而天命
洽人心歸天下萬世皆以爲應天順人而統緒傳於勿
替則武之所以述文王者大周公繼武王而居臣位似
無可以述先人之志者乃武功既成而文德未備則尚
有未盡之緒周公由告成以制追王由追王以制上祀
又由追王上祀而推暨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無人
不得自盡無在不展孝思則充滿暢足而先志益無不
伸則周公之所以成文武者盡夫武周當日亦猶夫人
之爲子爲弟者何常有意爲度越之事然文王有父作
而無子述則先人之緒不先先人之緒不先

憂愈甚武周欲解文王之憂以承先人之緒而觀光揚
烈以成莫大之功亦猶夫父析薪而子荷之父齒齕而
子獲之耳豈知豐隆顯懿盛德美業有如此哉故知中
庸之道無奇不近誠不必外一家而言天地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
國其如示諸掌乎

四書述

中庸

末

信學齋

天下之道或有窮極而唯孝則無窮極上可以通乎天
下可以通乎人幽可以通乎先明可以通乎衆故孝道
之大不可言盡而武周之孝亦非一二十大端所能殫述
也武周以孝得天下卽以孝治天下以孝治天下非於
治天下見其孝乃於孝之中見其治天下故武周不必
舍孝而別求治天下之事正於孝而全其治天下之功
今夫親親貴貴賢賢老老幼幼治天下之常經也仁孝
誠敬治天下之大本也以治天下之大本行治天下之
常經則天下無不大治者而亦孰從而發之哉本支百
世吾欲其親也貴賤吾欲其辨也賢吾欲其尊老幼吾
欲其愛以慈也而不本於生我二人之意則發之也不
鞏且夫天地祖宗國之所儼格而不敢棄者而非致愛

四書述

中庸

九

信學齋

致慤以致其貽事則或尊而不親或親而不尊欲其事
天如親事親如天也得乎雖然制禮以治人事神足矣
不必求之廟中也求之廟中而親親貴貴賢賢老幼
幼慈然畢陳黃琮蒼璧煌煌然其備亦可謂廟中而寓境
內之象矣而君子猶謂其不足治何也政不足以旁乎
天下之志故求之於禮禮不足以通徹天下之神故求
之於心心能使遠近親疎幽明上下無往而不屈而孝
事二人之心則可以貫遠近於一源會幽明於一宰故
君子尤舉而歸之於孝武周脩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
時食武周之敬祖考也於敬祖考之中而寓以序昭穆
序爵序事族而燕毛之禮武周之所以愛子孫臣庶也
而武周以爲非我之敬祖考而愛子孫臣庶也我有敬
祖考愛子孫臣庶之心而位體樂非我之所自有位體
樂非我之所自有而踐之行之奏之以行其敬愛亦非
我之所自將是故我有創制而必欲歸美於前人則其
心猶不足以感我體前人之心而必謂變通以濟先人
之不逮則猶有作設於其心武周不知也直以爲我本
無作而其位其禮其樂其尊其親云耳親死而不知其
死親亡而不知其亡終其身無非爲人子爲人臣之日
則其心之肫純篤至何所往而不貫格乎是故上帝至
尊也誠事以此心則天樂以我爲孝子矣其先至遠也
而事以此心則先自樂以我爲後人矣推之四海萬國
遐邇臣民皆見此心爲不敢尊不敢貴之心則孰不感
榮感戴而尊親之爲君父哉夫善繼善述特旁人之稱

四書述

中庸

十

信學齋

則然武周之心則但見有人之志人之事焉耳但見有
人之志人之事而生平之志皆其志生平之事皆其事
所以房皇體惻而初不希變通以爲功設必變通而後
爲善使武周不當革命遂必以是爲孝乎哉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仁者
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脩
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貶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譏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

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四書述

中庸

三

信學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帝王立政有裁成輔相誠民阜物之功而聖人總歸之人存者蓋得其人即得其政人者善之所統備而政之所由生政不出人之外而人即備乎政之全故人存而政即舉非謂人存而後可以舉政也人之所稱爲人者耳目口體四肢之形而人之所以爲人者惻怛慈愛真純篤摯之意人身耳目能視聽而手足能持行隨其毛髮膚寸之間而觸之即知運之即動此非塊然血肉而已也心不閒於體而體不閒於心故惻怛周浹而名之

四書述

中庸

三

信學齋

曰仁人身由一心而應萬事而有義有禮有知有勇此豈紛然雜出而多其名以相稱也哉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之施而爲春仁之大而爲夏仁之秩而爲秋爲冬天地之大化無不統備於仁者人之仁亦猶是也有不可不當之仁則爲義有不可概施之仁義則爲禮仁無所蔽則爲知仁無所靡則爲勇義禮知勇分之爲數德而合之止一仁故雖有萬善而不過一仁之所由分且道與政亦豈無自而生也哉人身止此一仁而入乎父子則愛生入乎夫婦則別生入乎君臣兄弟朋友則敬與序與信生非特如此而已人君操得爲之權而立天下國家之上則見賢親大臣猶吾之服肱耳目見庶民百工猶吾之手足腕指見遠人諸侯猶吾之爪髮歷踵此豈有作而致其然哉人以形體交乎家國天下而君親倫物皆可任吾意以行其私以其善交乎家國天下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正吾親義序別信所見端賢親臣民遠人諸侯亦無非用吾尊親敬懼子來懷柔之地吾心有周詳曲至之善而不能不待顯於君親倫物之間舉天下君親倫物紛然錯雜之形而以一善給之而無不當故事雖有萬而理唯一原要與天下去形而見性則身無不脩而政無不舉人存之道由脩身而事親而知人知天其端不一矣而仁生義仁義生禮合義與禮以事親而止以全吾脩道之仁則推之而無不一也以三達德行五達道其目又不一矣而行之不昧曰知不私曰仁不憚曰勇合仁知勇而總無所僞於道之

中則統之而又無不一也人心有固然之達德故學利
困勉皆可與生安同功人心固然之達德根於性而無
一毫虛妄然其際故好學知恥力行而皆可以爲入德
之事知斯三者則知其所以一知其所以一則知其所以
以脩而因知其所以治矣九經之事由身而親賢大臣
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其事甚繁而難舉而以其心
貫於脩之親之尊之敬之體之子之來之柔之懷之之
中則亦無異於達德行達道之事蓋天下之事有不
一而吾心之善無不一善者天所賦而身所具肫然爲衆
理所由生故以一仁而散爲義禮知勇尊親敬體子來
懷柔確然無一理之不實故合義禮知勇尊親敬體子
來懷柔而總爲一誠仁者誠之純而誠者仁之實誠之

別書述

中庸

三

信學齋

道立乎此而後天下之事舉手彼故天下凡事不可驟
期而於立誠之道爲尤甚君子欲使天下之事無不舉
必先使吾身之理無不實欲使吾身之理無不實必先
知吾身之理無不純人心嗜慾衆而粹然至精之善大
率蔽於昏妄而不明君子以學問思辨擇其不善以歸
於善而即以篤行守其至善而不入於不善則凡達道
之行自不容間以不知不仁不勇之意而凡九經之事
亦不容稍有一毫虛假於其間蓋人誠返於至善之初
自無不能以達德行達道而家國天下亦無不可貫通
於身者唯善不明而困勉遜能於生安遂以不思不勉
爲貴絕難幾之詣不知無不一之善即無不一之知行
無不一之知行即必無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之事

愚柔雖有異質而吾身本自明強人誠復乎至善之初
未有家國天下君親民物而不統備於一身者而又何
知之成功之不歸於一也哉然而人有身而卒不能舉
政者何也人道存於豫而廢於不豫平時無精一擇執
之功而於家國天下君親民物求其行未有不窮而罔
措者君子舉尊親敬體子來懷柔而豫之於脩身又舉
脩身而豫之於明善使仁知勇之德無不履於實而詣
於純則人道之全即天道之備困勉學利無不可存人
而舉政者設欲存人而不求之豫雖有文武之政豈能
敏哉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天命之理灼然昭著於天人上下之間故天地以之光

別書述

中庸

三

信學齋

華日月以之照臨本極至明而無一毫之昧而究其所
以昭明燦著者則唯無少虧欠是以精明四達而不可
以掩人於天之理無不實自於天之明無不全但萬理
渾融而昭朗澄徹則誠明兼備自一毫無所後先若理
有或虛而以心求覺則雖終歸篤實而不免藉覺照爲
先幾故誠身必由明善而擇執之功不廢然誠無不明
篤實之積必有光輝而明亦無不誠欲盡理還亦無不
昭融而純粹者君子知誠之必明故嗜欲昏罔必非所
以爲誠而知明之必誠故識解意見亦涉於私而不可
謂之真能明善者知誠明之合一而言性言教豈有入
於衷邪者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性雖具於一已而實包乎天地萬物離天地萬物以言性卽非所謂性而離性而言天地萬物亦無所爲天地萬物也天下之物命於天天之化原於理而天地之理無不備於我性之中至誠盡性不却人物而亦不馳於人物吾盡其仁有義正之性而天下之人物無不共得其保合各正之功吾盡其禮序知別之性而天下之人物無不各得其品彙流行之妙設舍吾性而求人物未有能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夫天下之理妄則虛實則盡吾心一實而天下之理無不盡中庸之道安得不要於至誠也哉

四書述

中庸

章

信學齋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至誠盡性而天地人物亦無不盡者性雖具於一已而理通於兩間性體本無不全故一盡而無不盡若質有偏而氣有固則方隅之見不足以統覆載之全幽隱之端何足以致昭融之業使謂天地民物皆可全於一念偶發之中則量有小大而功有顯微豈可矯誣性功而使入疑爲不足據然誠之體無不具而善之理無不全由其全體而言其一端則如僻境之於通都窮源之於溟渤淵源甚遠而旦夕不可以驟幾然由其一端而求其全體則如拱把之於千霄涓流之於河海途徑不殊而推致自可以漸及人有曲而不能致則雖善端偶發

而一念之善不足以勝無窮之私若引伸擴充而不使之少間則雖一念偶萌而皆可以求全體之備致曲之道方其未誠唯恐惡積日彰則必防之未形謹之未著絕之未明總以求治幾先者致步於萬物未見之始然及其有誠則養其未形而形者益彰養其未著而著者益顯謹其未明而明者益神故動變以往方且形忘其形著忘其著明忘其明更有望不可知者詣極於窮神達化之餘大由微而顯曰形著變動由顯而微曰化化者自有爲以至於無爲性之盡誠之至也而致曲者亦然然則天道人道果無差別而明之必誠有固然矣孰謂致曲而不足以盡性乎哉

四書述

中庸

章

信學齋

妖孽見乎著變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天下莫大於幾人心嗜慾紛擾大抵一往不返而逐於事物之中故禍福灼然而猶惘惘不覺往往旁觀者知其必至而當身反昧焉而不知至誠之道其加功原在獨知之中故一意偶形而爲善爲惡皆灼然有以自見則已之心善惡方動之初無不觸之卽知萌之卽覺而天下善惡之朕兆自無有能遁其情者至誠之道雖不必操存而誠無不明其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莫不本於天人將判萬兆未形之初則吉凶初生未有不於太虛無妄之衷而先知其善惡者夫禍祥妖孽著龜四體實理之先見知善知惡亦實理之先知至誠昭然洞察而

挽回感召俱聲色不形則轉旋造化而無功勳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安也

古今幾爲代嬗而聖賢歷千古而不敝者非聖賢能不敝於天下而至誠之理之不敝於天下也人生耳目口體未常有異於聖賢而千百世以還聖賢存而恒人無一存者恒人有誠而不能道聖賢盡道以全其誠故知道與誠皆人所自爲而非爲天下肩其任天下唯此實理故人能實心立事則必由初迄成而始必有終唯實

圖書選

中庸

五

信學齋

理貫徹乎天下故人以心立事而理無不實則雖窮古今亘天地總如一日而終復爲始堯舜禹湯文武之德業歷千古而未常有厚薄堯舜爲之在一日而實理傳之千百世實理傳之千百世而千百世以下仍復如其一日則知物必有終而誠則無終無終然後有物設不然而一念妄即一念終矣君子安得不以誠之爲貴哉蓋誠之所以貫通於天下者原無已物之分而物之所以兼成於成已者亦非對待之事人性止此一仁而仁之所形自有疏通知遠而不容以汶汶之虞人受天命而有心心者原合天地萬物而涵於一掬若於吾之心無不實自必於性之理無不全於性之理無不全而已在是物即在是外之高深乘躍皆內之血氣心知世有

知而未可遽謂之仁者矣安有仁而不全乎知者哉夫天地唯無二道故一誠而貫天地之始終一誠貫天地之始終故千古之天地常如其一日而人心之一日亦可以千古世有一念之誠而天地爲之流衍於數世者謂非誠之終始不敝有如此哉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

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

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圖書選

中庸

五

信學齋

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天下之物所以自無而至有自微而至顯自兆端發始

以至於不可意量者皆非起於一蹴之間必積之有無

間之功而要之有歲月之久然後發皇昭著而不可以

圍量凡物之生始而混茫既而幾微形質終而盛大流

行皆有實理貫注其間故章明變化而訖有所成就天

之爲天使僅此目前可見之昭昭而或有所缺陷而蔽

塞則必不能資始而職覆地之爲地使僅此道里可計

之撮土而終有所窮極而底止則必不能資生而職載
卽天地之山水而或與人以可量則所生亦可測而無
怪奇詭異之事動物之生孕之久則靈孕之速則蠢植
物之生其得氣也久則其榮榮也光華而實茂天下淺
薄不足以生物必盛大而後有成形斯須不能以驟盛
必積久而後能可大天地不必求異於昭昭撮土而但
其昭昭撮土之多窺之此而然窺之彼而然歷古今上
下而卒不知有窮盡變易則久大化神自有不期望而
自變者至誠不庸心於配天地而但其淵然不易之心
始終內外而卒不離於欲其舉之也甚微而握之也無
有然使積之不已而自一日二日以至百千萬日而極
於百年必世則其微者已充於無所遺而無有者亦極

四書述

中庸

卷

信學齋

於不可量凡人驟而期博厚則其博厚必可以數計驟
而期高明則其高明必可以意知人力之所爲而出之
以有意萬無不可耳窮而目計者若我不漸於博厚而
但使我心之不薄歷畢世而不涉於倫不漸於高明而
但使我心之不昏貞百年而不入於闇不涉於倫不入
於闇亦斯須之厚且明而積而至久則一念不倫而斯
世已留其渾厚一念不闇而斯世已極其光昭蓋外之
所發不異內之所存故由久而微者微必悠遠功之所
成皆本於心之所主故由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亦卽博
厚高明而要之於悠久天下博厚高明可量而悠久之
博厚高明不可量勉強襲取而以爲博厚高明則於物
必不能昭章變化而底於成若博厚高明而要之於悠

久則雖燦陳丕變而初無所作爲其間而又何覆載成
之不足以配天地無疆乎哉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
人但見其昭昭撮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昭昭撮土
者終莫能窮其博厚高明昭昭撮土目可見手可指肝
衡規算而卒不可以計數極天地之無窮而不過此昭
昭撮土故天地未常有異物然止此昭昭撮土而其多
至於無可窮故至常而自有其不可測卷石勺水一草
一物或不能容稍積而多則一物生焉矣不已而至無
窮則生物有該聽聞而窮睹記者天下有窮者可測而
無窮者不可測貳則窮不貳則無窮凡物亘古今無終
始而不至於敝則必賡然確然而無少索雜天之不已
文之純總此不息之誠以要於無窮而已而又何天地

四書述

中庸

卷

信學齋

聖人之有異量哉然後知至誠之無意於微也不息之
久而極於不貳則發外不異於積中也至誠亦無心於
覆載成也不息之博厚高明而極於不貳則成已卽所
以成物也至誠亦不知有配地配天無疆也不息之覆
載成而極於不貳則天地自不能不賴於至誠也至誠
不貳於一心而功烈爲之顯著萬物爲之不賴天地爲
之涵淪則此無盡之功能在至誠亦有莫測其所以然
者唯是不貳之終於不息而已設至誠而計及於功用
則至誠已貳其德而又何所有哉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

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中庸之道天人無二理性命無殊功五行二氣之流行充塞遍滿於無聲無臭之中而飛潛動植各正性命則天之所以爲天三千三百之經曲彌綸布護於萬事萬物之內而大綱小紀品節周詳則人之所以爲人天地肇無體之禮而作長歛藏莫非和節之用故萬物以禮爲發育聖人法天地之道而處存玩樂莫非化育之精故千百以道爲創制此唯道在德性之中故人性卽道而天道卽禮天下淪虛不可以爲高而積疎不可以爲大以太虛而有天之名而使太虛之中空疎寥廓而無

圖書通

中庸

卷一

信學齋

密緻之實則高必傾而大必壞故天下極大之體必積小爲基而極高之規必積卑爲用天道崇隆峻極而陰陽氣化之幾渾淪於無間人性一物不存而三千三百之精全具而不遺君子欲使德性之量無不全必使問學之功無不盡精微中庸正廣大高明之所以充實而光輝者然使舍德性而言問學而逐物求解不復返求於統會之原則精微必入支離而中庸亦流界闕三百三千亦僅爲煩文縛節之末而何以能崇君子雖見聞日益而濬哲必本心知雖式禮不愆而節文必返性始周旋進退莫不奉天命之精而不敢或棄則盡問學以道有形之禮實本德性以尊無形之禮使性日尊而禮益崇則貞享否泰何非此禮之所範圍者乎蓋天下德

至而後道行上下治亂道無不周而非德則不能式協君子天德在躬而潛見惕躍皆備則禮之大行可以有萬物於兩間禮之寂處可以育萬物於在宥動容中禮而雨暘寒燠之故無不協應於一人則身保而發育之功已盡使舍一身而言發育而謂天地萬物可以意象爲充塞則虛無誕漫而全無所據夫位育何事豈心知倘恍所能峻極哉

子曰思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平今之世反古之道知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圖書通

中庸

卷一

信學齋

今用之吾從周

天地生人各有當安之位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亂多治少總爲人思越位君子進退剛柔潛見惕躍以一身備三百六十又之變故三千三百而有經天緯地之功天地有古今亦卽天地之位道室於古不必室於今道室於今不必室於古要唯隨時消息故質文忠敬各有不同之治孔子盛德在躬豈不能取禮度文而爲之改作然禮何以議必立章程定品式使天下皆有親疎等殺之經度何以制必詳器數明等第使天下皆有等威名器之辨文何以考必定點畫正聲音使天下無有濶濶巧僞之訛自非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豈能創制顯庸而

使天下無不同風一道哉道在隨時時當居下雖聖如孔子而有愚賤自安者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與於天下者也

王天下者立為禮度文三事使天下奉之不敢違違之

則書述

中庸

信學齋

不敢越奉之不違而有天道人事之宜遵之不失而無違天害人之咎一人盡其心思而百姓不知順則此何如重且大而可輕言創制之事乎蓋王天下者雖有乘時得位之權而使道不足以範當時而垂百世即使章程號令欲民信從勢有不能天下之道原於天而盡於人剛柔張弛節文隆殺陰陽和序之理實為萬事萬物所由基而質文忠敬周旋揖讓之文使稍有過不及之偏人情未必即洽故本乎天尤必協乎人君子將立百世之程必明天人之道而欲盡天人之道唯本諸一己之身蓋身者性道所統宗中和所具備一心喜怒哀樂而兩間雨暘慘舒萬物屈伸通復無不統貫於其中使道而不本諸身雖觀天道察人情總無當於制作道本

諸身而古今上下皆在霄密之中則聖人首出而萬物作睹幽明遠邇自無不受一人之裁成故三王者聖人之模楷天地者鬼神之範圍三王天地且不悖悖而何疑於鬼神何惑於百世聖人蓋天道不知則錯綜變化不能合屈伸往來之妙人道不知則因革損益不能極經權常變之宜君子統三才而立極於一身奉天人合千聖以治天下之民其重如此民安所復庸其才智是故一人神聖天下可以皆愚一人憂勞天下可以皆逸世道世法世則君子以一身寡千百世之過而天下亦安敢妄議以自取罪戾也故是故不倍者下之所以寡過而不驕者上之所以有譽君子以不驕治天下而天下之民倍之即有過不倍即寡過者凡以君子之本身

四書述

中庸

信學齋

信學齋

以創制於天下者誠有所甚重而非敢稍忽於其間也 俗美頌興豈僅乘時得位而已乎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天下至全而不可限至多而無可窮者皆不可得而名無已而名之曰大天地持載覆幬錯行代明何其包舉靡遺萬古而不息也則思之而莫測其所以然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何其帝王天地統備於一身也則思之而亦莫識其所以然莫測其然而第就其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以為何以有寒而又有暑有經而又有緯

有飛潛而又有動植也則不能逐物而爲之名而唯舉其統體而概言其無外則稱之曰大莫測其所以然而第就不害不悖而指其小德並育並行而指其大德以爲不息者何以如是脉絡之分明無窮者何以如是根本之盛大也則不能進此而別求其說而唯就其約畧而想像其由來則曰此所以爲大稱之曰大而凡有一理之不全一端之不協者有所歉於其中卽有所餘乎其外而大之名不足以相當曰所以爲大而凡推之而不得其故求之而或有其迹者雖有分合之故而不免有分合之勞而大之量猶或可以相究乃若無理不全無物不舉盡俯仰之間求一節之遺其外而不可得則其所爲大矣且無不全者而又無不安無不安者而又

有不遺極分合之際求一端之稍有強勉而絕無其形則是所以爲大矣天地也仲尼也總要歸於一大而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中庸之道不全備於仲尼矣乎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人之一心四德俱全萬理昭著但蓄德隆者不能積於裕植基淺者不能根於心以一人應天下而使天下有

餘於一人之數則我處不足而卽不能不冒乎天下天下之人其聚天下之事甚繁我之明少不周乎天下而我已歉於天下故容執敬別其理非一端其用非一道其衆寡小大始終難易之形非一節使恃一二端之德以臨馭乎天下而勢有不能卽不恃一二端之德而使其中藏之理或窺之易量測之易窮雖不失勉強進德之爲而已非德博而化之大至聖中藏本無一節可窺亦無一端可指但事之未至冥乎莫測其端寂乎莫窺其際他人可各一德而至聖一無可名及事之既至則於此宜者於彼無不宜一時並至而有互應之功一事必來而有无穷之用蓋其見之外者雖云小德之川流而其蘊於中者實有如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緒出

以爲奇者故至大莫如天而至聖廣運而不名其一節至深莫如淵而至聖寧謐而不形其一機體極於高深而非尋常意計所可測則中涵萬理而發見自合於人心天地雖廣萬物雖紛自無不可孚羣情而統衆志者夫天道唯其於穆是以春秋冬夏而歲功成聖心唯其廣淵是以容執敬別而君道備天道無爲無一不全體於聖性之中者也然非聰明睿知以冠之於先則或有容執敬別而不足以臨天下者容執敬別之時出唯其聰明睿智之委有以神其用於不測耳靈聰明作元后非高明之至烏能配天而稱至聖哉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至誠於天下所可見者不過經綸大經而止而經綸大經之中何以大綱小紀晰之不窮禮樂政刑施之不置則唯有以立其大本故能取懷而予而其立天下之大本者則又非人事矯勉所能強而至至誠不息而渾然太極之中涵故心之動即化育之陽而通心之靜即化育之陰而復吾心一呼一喻即天地一往一來故至誠即爲天道而毫無思慮見聞之迹蓋至誠之心渾然一仁而仁之根深則爲淵淵之不測則爲天胞胞淵淵浩浩有可擬之形無可執之迹無迹者無倚者也無倚者功可得而見故不可得而求蘊可得而窺神不可得而測故無倚之德爲天德而天德之知爲天知凡知之倚

四書章句

中庸

卷

信學書

於見聞思慮者雖能窮高索隱而不合於陰陽通復之幾則不足以知化育亦不足以知至誠而知之不倚於見聞思慮者實能聰明聖知而潛通乎翕闢直專之故故足以知至誠亦足以知化育至誠知化育知之以無倚之知至聖知至誠亦知之以無倚之知無倚之知固聰明聖知者也固聰明聖知者至誠而達天德者也吾身之德昭然一天之德則吾之天自渾然一治治之天又何化育之非至誠而經綸立本之有倚也哉而至聖之知至誠誠非無倚不足以知之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云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曰夙夜匪懈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懷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堯舜平章百姓而四方從欲以治者非堯舜有意以求民之治也後人見堯舜時雍致治而求之成功形迹之間樹爲鵠的以求民之順應稍不應而刑威勸賞日用以震動乎天下而究之實理愈消民生愈擾堯舜俾民從欲不過恭己無爲一身不見有喜怒哀樂之情而天

四書章句

中庸

卷

信學書

下無不敬應以治此唯運於至微是以神妙莫測然天下甚大而矜言神化將必有崇懸虛而求清淨寂滅之說者堯舜德化雖極於平成而其事不過日用飲食之常於天下淡焉漠焉一毫無所表著而已爲之丕變故爲所當爲不立一意於爲之內言所當言不增一念於言之餘其實理不過念慮之無疚而其功能遂爲鬼神所莫窺學者見至誠成已成物配地配天法則垂於百世而聲施遍於覆載以爲必有矜張凌厲之功則其道粗而不可恃乃知其誤而求之虛無杳渺幾疑道爲天地鬼神之不可測則益虛而無所憑天下共命於天雖形殊而理未常或異我之所然必非人之所不然君子而有求治於天下之思則植已先虛而何以感動乎天

下吾人一身敬則必有動於吾敬者一身信則必有動於吾信者不必爲我所統治之人而無心之感倍速設我有心於感召則固有飾爲敬信而民愈不應者故學者之立心先求爲己而學者之爲己必極於至密而不可有一念之疎凡心之疎不疎於敬信之或數而疎於敬信之求感乎人有一念感人之心則必有然昭著之意有的然昭著之意則心動於外而敬信已疎於中君子以爲己爲心則必以惡著爲志以惡著爲志而生平學力總以不欺所志者爲密微無間之功蓋居廟堂之上處法宮之中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其行善千里之外從之而君子總不知千里之應從亦不知言行之有關於天下但以動而敬則自有不可不敬者言而信則自有不可不信者不可不敬信則言動而敬信存即不言動而敬信亦存故他人皆驚於虛浮而君子祇期於篤實篤實者淡之至簡之至溫之至也而敬信而極於其至則不唯無疚於淡簡溫而且日章於淡溫者從來一人淵嘿則萬物靜其尊隆一人肅雍則百族消其亢戾非權勢足移乎天下而志氣之感原在告語之先君子欲靜天下之爭致天下之平一念動而天下已不靜一意起而天下已不平非此意之有惡於天下而天下終有格於吾意之中則此意已涉於形氣君子意民於極無故功極於至密故化效於至神一人盡性而天下化成君子於天下祇自全其未發之體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性命之安則其相喻之微真

有非形氣所得而聞者又何聲色倫象足以假之哉然操功之原則固非憑虛以充其者爲己之至而敬信存怒總不然以有爲爲之心故實理自然而一念不妄自有日章而不妄掩者故君子而稍尚虛無則近自微皆無所據而又何以達乎遠與風與顯哉君子庸德庸言謹謹篤實而中和位育自能察乎天地蓋神明之至無非篤實之至此中庸之所以爲實德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人生之初孩提卽知愛敬而於孝悌之習亦與氣稟俱來至於萬物一體之情則又根於性而不可解者聖人欲人不失其本心之良故著之詩書以立其訓散之六藝以發其情無非欲人接續其本然之心而已然作聖之功基於蒙養陷溺之害弟子未深故成人之教先傳文而後約禮弟子之訓先實行而後學文蓋習與性成則範圍宏密而天真未遠則淳意易修也聖人示弟子以爲學規模大約近於率性之事而工夫貴乎縝密不可一毫稍懈以或入於非僻之私故人生非入則出而孝弟立其大綱非言則行而謹信立其大法非燕居

四書述

上論卷一

五

信學齋

獨處則與人接物而汎愛以廓其情親仁以復其性至於稍有餘力則又使之博物洽聞以開發其知能之良而不使有宴安游惰之意蓋其朝夕之間心思耳目無非游於天則之中而協於性分之內則邪僻不得不遠德性不得不純今人有弟子而不能教或教弟子而徒課以文則是導其澆漓而啓之以浮僞也安望其德行有成元愷接跡哉爲父兄者可以審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今人論學分日用與閒見而二之聖門論學合日用與閒見而一之蓋學以求其所不知也而所不知亦無害於學也唯夫方寸之中倫常之地

然不足於

原缺第一至四葉

其間則學問不得其原博洽無補於性聖賢爲學皆由性地以實致其操修雖使博物洽聞無非敦崇性始故賢賢而不使有餘好君親而不使有餘誠朋友而不使有餘信則矢志不欺大本克立雖節文或有未備而於學問之中已得大本大原之要矣蓋學者所以盡倫不可謂倫之外有學亦不可謂倫之中無學唯學以求盡夫倫而倫必兼資乎學故學全而倫亦全若倫之不足而徒尚編摩則雖博通淹雅以贍其材多聞多見以廣其識謂之曰文尚恐不足豈可以言學乎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主忠信 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

四書述

上論卷一

六

信學齋

義日新之大本也君子爲學固不尚事矜持然一念輕浮則精神外炫故威儀動作之間稍有飛揚馳騁之意則無威可畏而心地輕浮其於學問斷無實得而中藏不固斷可知矣君子爲學立心但當求治於內不可表著於外蓋人心本然原以忠信爲質自人事日勝故外至之念參之若能純乎忠信則中藏有主而所守常貞一毫虛假之意不得入之自然踐履篤實而有以進於深造有獲之境矣由是以與人則爲切磋爲琢磨求其實有裨益而必不以博交資聲氣之援由是以爲己則爲克治爲內訟求其實能遷善而必不以隱忍致煩復之悔立志如此持循確砥礪磨一身之中何緣復有淺露之處乎夫篤學之士個個無華而積厚流光自有光

輝發越之盛若淺嘗之士而心外馳着意表暴究之精
意愈竭其後未有不至於日亡者君子好學自修安可
不務實以爲進修之本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厚者民之本性其趨於薄也亦猶亡者之不知所返也
唯上之人誠意一立則民皆返而知其所歸如標準一
立而民皆自識其家也然誠意之立莫如喪祭蓋喪祭
者真心之發而人之所不能已者以此自致人必會然
從之上下之間豈必以事相及哉亦以性相率而已爾
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四書述

上論卷一

七

信學齋

聖人德盛化神動容中禮全非有意感人但盛德之至
則人自就其範圍譬如陽春至而物自蒸蒸其向榮也
蓋人心狡僞猶忌本非心之所樂爲唯人之相與率以
矜張凌厲之習矜已尚人是以彼我之間各有相拒相
逆之意而莫肯自白其所欲言聖人天真流露非故爲
善氣以迎人而持躬正守已嚴東懷粹白以適得其所
當然則邦君見之自不覺容氣消除而真心盡揭夫縱
橫之士相迎以機我之用機愈巧而彼之藏機愈深則
是人之匿情非彼欲匿而我固強之使匿耳夫子一真
相與而物情自忘豈非機忘而人亦以忘機應之者乎
子禽以求與擬夫子意必疑有傾動邀結之術子貢特
舉溫良恭儉讓以儔著其感物之誠使知坦懷樂易則

物情自孚固不待夫千求挾策而得者彼揣摩遠說傾
危之士所爲而豈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

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以存沒而異善繼善述終
身焉而已而觀人子者則父在之時不見其事而唯見
其志則其志可以微觀父沒之後既有其志而必有其
事則其行可以實考於是而不改其道至於三年則終
身如是可逆斷矣許以孝子豈不可乎此可以爲觀人
子之法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四書述

上論卷一

八

信學齋

先王制禮常深觀乎天下之故以發見其本心之良後
人才智不及先王則唯遵循先王之制而即可得其真
意之所在蓋和非後起之端乃人之所固有者故由之
而不必知範之而不可過先王隱其和於儀文度數之
中而著其節於三千三百之內凡以爲禮在即和在而
已後人不知和之不可端任而畏憚乎節之勞苦煩難
是以宕佚簡易以爲求合先王豈知情勝則流其初放
誕驕恣而後必疾怨乖離故不務節而專務和者未有
不至於失和者也有子推原禮意而歸其美於先王正
欲歛天下賢智之心一循乎先王之道蓋先王審方員
以爲規矩乃規矩立而不必別求所以爲方員審聲音
以制六律乃六律正而不必別求所以爲聲音則後人

欲求本心之和亦唯一遵乎先王經曲之制而小大之事固已各得條理而熙然大和矣異端之士乃欲剖析斗衡放廢仁義以爲道別有在夫道豈有舍先王而可以無弊者耶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天下之人常有立意好修而身世之間不覺動而多過有子知其矢念未常不嘉而究不能免於尤悔者只爲胸中無主故也故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坦白其人自以爲修行飭身而天下責備之事偏集於一人卽其人亦有不解其何爲者有子告以義理自主使之有所持循則言行與人之圓

則書述

上論卷一

九

信學齋

皆有大中至正之則不必過於拘人以至失己蓋近義近禮與不失親三者非是有心慎始圖終沾沾冀免悔吝人心有所持循則胸中全憑義理何須倚傍於人故信必近義而不爲小信以求乎恭必近禮而不爲足恭以媚世因必不失親而不爲泛交以逐物則在我既有操持而可復遠耻可宗亦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今人不知主宰故往往立心求是而終不見諒於人豈知跋躑之尤未始不由義理之不審乎人亦反已思之以求夫至中之則而可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夫子語學而必重言好者以好爲學之真機所以娓娓

日進而不自知也人之於學如農夫之有耕如商賈之有業唯口不足而不可以少弛唯不知此事爲身心性命之事而以其心惑溺於晏安放逸之中是以嗜慾日深而志氣日溢君子知我生之中固有介然不能自釋之處時時繫之於懷是以居食之間未嘗留意而孜孜汲汲唯此吾性吾命之事爲之惕然於其心蓋子臣弟

友所求未能事物細微由之不盡人唯不知此事是以泛焉若無所聞苟知此事爲身心之所不容已則人心不息而道體無窮畢生之中何緣或有可懈之處卽或見之明道而爲言者亦不敢輕於宣洩以稍懈其心焉斯其敏行之功可謂至矣而於有道之人又必親近慕悅以考正其是非則志不已於學而學不移於志使非

四書述

上論卷一

十

信學齋

得乎學之真機豈能始終不息如此乎夫子言學曰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蓋能知而後能好能好則必能樂故一言好而學之真機皆盡之矣他日好古敏求以之自許而好學之士顏子以下不輕與焉豈非好學之不可以易言也哉人知學之不容不敏則以漸進於好無難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聖賢一堂問答無非以心証心心地工夫見淺見深判然不易而每經聖人指點則所獲常益無窮者以聖人之心固非學者意量之所能及也子貢無諂無驕在心

地不知幾審剗削始能消去驕詔二字而至此已無可進自謂智盡能窮一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言始覺雲淨天空別開真境乃知向來孜孜還從強制立功未是源頭活水夫子上下同流心境兩化未常不忘貧富亦未常欲去貧富一意不留纖翳無染譬如工深詣極火色俱融學者欲進此境又不知如何淘洗如何養到方能及此境位故心悟相觸靈機忽生夫義理本自難窮終身原無止境學者功深積累乃能日進無方苟使一境自安豈知精詣無盡所以切磋二語本與處境絕不相關不覺端本心中恍然忽有所會蓋其平日功深故能圓機觸發如此夫子嘉其知來而許以言詩豈以賜如是而僅可與言詩乎蓋識得義理則觸處皆靈心有實功斯篇章皆益耳學者能治心而後能讀書能讀一書而後能讀全書使其由是而精焉則樂與好禮亦第就無詣無驕進之過此以往固又有未之或知者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人不我知於我何與我不知人於我便損聖人爲己之學大率如此蓋我心之始不明則所學復爲何事故方人不暇以其馳意於人知人爲難以其反求於己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無非反求爲己之謂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德者渾然之名非有一節可指然人主爲政本躬行心得以出之則不言而信不令而從天下之人無不向往歸懷而有潛孚嚮運之妙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之有善如艸木之懷新朝氣既敷而百卉蔚起其枝葉無不凝然仰集者人心歸善亦猶是也聖王知其有不易之理故但務乎性命之精微而天下之心不能舍同然者而別有所歸宿此非一毫聲色所得而與其間也北辰居於中不言衆星四面環共唯其所處至中是以不能不繞聖王握機甚微人心自無他適人見聖王致治如此之隆豈知感孚固有莫測者乎中庸末章言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贊之曰無聲無臭蓋德之感人真非聲臭所得而加之者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大凡風俗邪則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則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渺非政令法制所可禁何以使之有正而無邪先王知人心之思固有不能自己者往往流露於咏歌贈答之間則爲陳詩觀風以行其懲勸之典而又採集篇什布之民間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爲善之意蓋思之在人其善惡邪正之隱固不能自匿於先王之前而又被之管絃布之歌頌使轉移化道之權更有以深中其天良而嘿移其志氣則爲教雖多而其使人得性情之正以爲功於思則一也故思無邪之一

言可以蔽全詩之三百蓋先王以詩立教之意所以治人思者如此彼鄭衛之風必欲曲諱其非淫者其亦未識夫子言詩之意也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帝王設法教民無非欲去不善以歸於善顧去不善易爲善難政刑之君法嚴令具其求於民者急迫切深而民之應之止爲苟免而不能自化德禮之君飭身修行未常有督責強民之思而民之應之不唯有不善之恥而抑且有爲善之樂蓋民之向善本有同心如口之甘味目之甘色直欲自遂其性本非有爲而爲但有以形之則勃然而生無以形之則黯然而沮至於繩束驅迫

四書述

上論卷一

聖

聖

而民之視善乃以爲應上之具而非我身自有之事矣聖王納躬軌物止以自治其身使天下曉然知善爲爲己之爲而非爲人之爲則天下之人皆踴躍爭奮以求自治其身而稍有不淑亦必勸勉愧耻以求自至於善矣夫聖王治人操術甚簡因其所同而俟之以漸故期無不赴譬治水者知其善下而導之於海故不勞而功成若逆其性而不導之海導之海而不疏通故道使之循流安瀾以漸進於海乃橫決四裂以期其必達也水豈人力之所可勝者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聖人十五志學便能日新不已而有至誠無息之功故自十五以至七十此心日進無窮未常一毫少懈而其間得力之效約畧十年一變蓋聖心之屬勉與天道之運行同一流行不已而功深力久自能悠久無疆以至無爲而成也聖人之學知行並進非有先後內外之分故先立而後不惑者非先知後行之謂也知之篤實卽爲行故三十以前未常非知而志後之知必堅固而貞確行之精覺卽爲知故三十以後未常非行而立後之行愈彰約而昭明至於天命之知則事物之倫皆歸於天載蓋已化天下倫常物則之粗爲無聲無臭之妙而直得夫天人合一之原矣然使有心以合天終爲大而未化也吾人五官之用皆爲軼心之具而難持者莫如

四書述

上論卷一

聖

聖

耳故目之明可勉而耳之聰難期唯夫純德在心外緣不擾當聞者聞不當聞者不聞則耳之官得而有以效順于一心將口鼻四肢無不有以效順於一心矣至於從心不踰則不唯物不足以擾心而心實能以運物蓋天下之理皆具於吾心唯吾心之理不全故天下之物皆失聖人自耳順以至七十愈久愈熟則神化之妙因應無方先天而天弗違我心卽天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卽我心也天下之理無一不出於我心之中則我心之欲自無有出於此理之外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蓋聖人之學所以得夫心德之全者至是而無可加也已夫聖人窮神達化至於聖不可知蓋已絕於思維形象之外矣而究其理不越於一心要其功

不逾乎一志則唯其不息之功始終無間以致此耳天道不已而萬物成聖人不已而神化備人果爲學而不以一息少間之則十年之中必有隨時而俱進者而惜乎人與聖人同其心而不能與聖人同其志也此所以曰不如丘之好學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聖王達孝制禮以裁成天下使天下之爲人子者皆有禮以奉其親故孝之道大至卿大夫以及士庶人則唯謹身循禮卽爲孝以事親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倫之準則聖王制之使人人各得自盡故能率由乎禮者卽

則書述

上論卷一

五

能事

爲能盡孝之道者也而率由之道則必守身以爲行禮之本蓋能守身則能遵道能遵道則能循禮未有循禮而不遵道者也孟懿子問孝夫子不遽告以禮而先告以無違所以示無體之禮於此心之中欲懿子反身而得其本也懿子不能復問故遇樊遲而以禮告之蓋懿子能求禮之本則無違固盡孝之道倘懿子而不能體禮於心則唯制節謹度以奉其親而無違之旨亦可漸次而達此夫子一言而精粗本末無不備具如是讀聖人之書者不可不觸類而引伸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非徒謂父母欲安享佚樂而先意承志以將之大抵欲望其成身以事我二人耳故

孝以事親者必不敢以其父母之遺體行殆蓋思父母憂我之心以爲憂則一言一動之中皆有顧復恩勤之意而吾之此身亦真行不容不戒者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愛而弗敬罪之大者也不敬何別非謂可廢養也欲其於養之中求敬之之實耳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游問孝夫子告之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告之以和蓋和敬皆出于心也心乎敬親則必夙夜匪懈以事二人

則書述

上論卷一

其

能事

心乎愛親則必愉色婉容以奉朝夕無非以心之誠然者將之而已飲食服勞事親者豈必有加于此但本乎一心則溫清定省不爲虛襲乎其外則問寢視膳不爲孝人豈可循經曲之虛文忘愛敬之實意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凡人親承師說而以意見承之則授受之際必有所違以其無有實得而莫識乎立言之旨也學者中有實得則天地之理莫非我心之故舉凡近取遠引無非平定切近工夫何有張皇擬議之意但知之非艱而行之爲艱設聽受雖聰而不能以身實體乎微言精義之歸雖使相說以解亦復何益夫子於顏淵心融神識之時非

不知領會通微胸無滯慮但心識其理而或未實體諸行則泛泛之知亦與顧蒙無異顏子當聽受之時固能直識立言大旨而聞之所及必以其言實措於語默動靜之間則聞之而即知知之而即行其不使少有遺忘以自懈其傳習之功概可知也夫領悟在性命之微而加功在謹獨之始則知行並進全體昭融顏子之學豈門弟子所可及哉知愚不愚夫子亦設言之以見其明健之全耳

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凡人作偽者常謂他人可欺以其所藏至微不可測也豈知一事而淺深無不畢見則掩飾欺詐何所用之君

則書述

上論 卷一

信學齋

信學齋

子爲於存誠自能識人之詐精於察理自能窮人之欺嚴於持躬自能鑒人之妄純於體道自能辨人之偏蓋不當動作云爲而性情心術之微無有燭之而不立照者矣學者驚於知人則推測之知或徇迹而遺心君子篤於自治則坐照之明自即外而見內記曰繩墨誠廉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真鑒誠明豈可欺以邪正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學者淺嘗而有涉獵之意則知新易溫故難未學之事驟而得之可資見聞之助及已知而喜新厭故之意生則棄置忽忘而終歸無有者多矣君子不矜已而自足不窮大而失居一善之得而有拳拳弗失之思則漸而

通之觸類而廣之自有超然莫禦之妙蓋深造篤實而不事聞見以爲功其與終身獵取而茫無實得者相去固已遠矣事積累者易爲功希廣博者難爲力學問之要不可不知也

子曰君子不器

大凡材有所域而端其用于一偏則謂之器器者適乎此不達乎彼凡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皆可隨量而成就然端而弗通不足尚也君子格物致知知性知天道無適不空而不可以器名矣夫工虞水火古人止効一官但運之無心藏之無迹卽爲不器設道德未備雖使身通六藝之儒亦不能不以器名之夫唯用行舍藏

則書述

上論 卷一

信學齋

信學齋

時止時速斯乃可爲不器者乎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人之所由以見君子者言也君子所以自勉爲君子者行也君子汲汲皇皇未常有因言表見之思而垂世立教之旨不能無言後人誦詩讀書大抵皆因言以見君子而不知君子之所以爲言者皆其所以爲行也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使子貢于典謨訓誥之遺悠然想見君子敦行不息之意則求君子者固不可專求之於言而輕於立言者必非所以爲君子矣居言語之選者其思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辨古今難言之蓋小人常自托於君子而

又往往目君子以爲小人故千古之禍小人最大而魯論辨之特詳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入南北之不相謀其殘忍刻枝背理害道之事固與君子有逕庭霄壤之殊至其用意優厚與人相親疑若無大異於君子者而不知君子之愛人溥覆載之公而非有一人之私也小人之愛人狎昵之私而非有博愛之公也君子小人親愛之情偏全不同猶尚如此何況利害得失之大者乎詩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戒小人之禍者先慎以懲比匪之傷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天下之所合一而不可分者學與思是也學之篤而求得乎學之理則必思思之誠而求通乎思之故則必學

四書述

上論卷一

五

信學齋

學而不思則以其心馳騁於名物象數之間而不知此理卽在我心之中故曰罔思而不學則以其意懸想於空虛竊渺之地而不知我心原具有萬物之理故曰殆罔與殆皆心之不篤不誠以致之也不先立乎誠則天下之事未有不分而爲二者君子立意求誠故功無不一學則必思思則必學去殆去罔心力交深非立誠何以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之所以害者以吾道之大本無不通而變動不拘充塞無間其理皆可推之而貫邪僻之儒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加以過人之才緣之以依傍之說其才辨既足以動人而其汪洋恣肆之談亦足以自樂是以惑已惑

人而不能自知然毫釐之差卽千里之謬賢人君子爲於求道則異端之辨不啻美玉砥礪自不能惑若見道不真未有不受其蔽者利口亂正鄭聲亂雅非有精義之學孰能知之哉有世道之責者尤不可不詳審而明辨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自修而未必精於察識故其意念之中容有不能反身內勘者夫子教以沉潛密察不使本體之間少有疎漏之處故常於自心之中審其孰者爲知孰者爲不知精心考校不少寬假則本體之明昭瑩晶微而事物之理亦必漸積而擴充之今人遇事涉獵便謂已知究之胸無灼見終身自謂有知終身一無所知矣聖人之言深切隱中所以扶學者自恕之病于幾微隱忍之中學者不可不深爲猛省也

四書述

上論卷一

五

信學齋

子張學子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帝王制祿與儒者好修其理本自一致但有意求知則時命難必而躬修已疎無意求知則內治既嚴而應求必至帝王敷求哲人止期言可訏謨行足坊表相與興道致治以昭猷烈于古今但學問之士稍有聞見卽矜張夸大而不可復存審慎之思故言行彰而愆過叢集天下之理不唯師心自用足以取戾於時卽言出諸實行垂先哲正多疑殆難安之處若夫考之已信審之已安而或昧于時勢之異宜或乖於事理之偶間則幾微稍

失即貽害無窮故爲學之士不以用世爲難而以治身爲難非不欲用世知言行之有關於斯世者非細故也君子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其考證于前古後今之際者固不令有聞見之不周而其旁搜廣覽之中皆有權衡審度之用故必安必信而疑殆闕如而其嘉言懿行之施又必揆之人情物理之宜使無一言一行之失而後已焉則其言行所矢何往不宣夫帝王一言必錄以言之爲功於天下者遠也片善必覓以行之有造於斯世者宏也今士之爲學言行如此雖欲辭祿祿安之乎張誠致審於言行之間則得祿之理固在我而不在人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圖書述

上論卷一

廿一

信學齋

人主之所以服天下與天下之所以服于人主者全不在權勢法制之間而在精神繫屬之地蓋天下之人不勝服天下之事不勝舉唯朝廷之舉錯用舍確當乎天下之人心則天下之心亦無不翕然聚於朝廷之上蓋直者天下之公道人心之同然枉者非天下之公道亦非民心之同然民心之所服也民心之所服者吾舉之非民心之所服者吾錯之則我之舉動適合乎天下之同然而天下之同然者亦無不勃然感應于其上故直與服同一機絨枉與不服同一源流直道一開其類咸應此聖人治天下之要道也若舉善以興民利去不善以除民惡而民樂惠澤之我得者此猶一人好惡之私耳

鳥足以語大公無我之妙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天下唯人之心爲最靈亦唯人之心爲最同君民所以相感而不自知者唯此心之同然者而已君民之際口不能盡喻法不能盡行而唯此同然之心此挈彼應血脉相聯真有捷於影而速於響者莊莅孝慈舉勸非必有意使民然我心敬而民無不敬我心忠而民無不忠我以善道民而民亦無不興起於善上與民之勢有異而上與民之心則同以心感心斷未有上作而下不即効者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濕火燥物類固且相從況人心之至靈者乎聖王端居自治則天下雷動影從

圖書述

上論卷一

廿三

信學齋

過化存神皆出於此豈可不自治而求治人哉責人重而責己輕此致治之所以不古若也
政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帝王敷政寧人而能興道致治者莫不有本以發之故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詩之頌文王亦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夫子告門弟子所以爲政之道多矣而其不爲而曉之以爲者有二曰孝曰正名蓋政之本在是焉孝者措注之原名者紀綱之要名不正則號令文章俱無統紀而政之事不修孝不全則愛物仁民俱無所本而政之道不立君子端本正始乃能措正施行本始

不端而欲其風流而今行也得乎但衡之事可以明言而魯之事難於直指引書由孝而推之友兄弟施有政者亦猶由正名而推之至於禮樂典刑罰中也夫循源可以溯流端本可以制要聖人之道風行草偃過化存神唯政之本得焉耳本之不求而漫言爲政豈發號施今所能爲政哉噫聖人之言微而顯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者人心之實德天地生人而使之可以任重可以致遠可以貫古今通物我者唯此信爲之樞要而已故人而不任重不致遠不通古今物我不可爲人人欲任重致遠通古今物我而不本之信以將之則雖欲修已

四書述

止論卷一

信

信學齋

按物而其意亦無由聖人制器輪輿設馬牛備而車之爲車仍不能行也有輓軌以施之而後任者行遠者至人之才識雖廣智慮雖周而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貫之雖欲成之其何以濟乎夫舟之利非楫不通車之用非輓軌不利彼其所以載物者不繫之乎楫與輓軌也而非楫與輓軌亦無以致載物之用則載物者固在自擴其器而有其器者又可以忘立德之實哉信以成之益洵乎無信不立也此不主推行上說末句就車言正意自在言外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天地之運不過一禮天地之道不過一中禮者萬世之

常法古今之綱紀歷千古而不易者也而其節文制度之間或有窮變通久之數然數倚于理理起于心萬年之事皆起于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端端者何即心之所知者是也蓋損者益之即心之不及者是益者損之即心之太過者是太過不及人情之所不能常既不能常則必變之以復於常故天下之寂無常者莫如損益而世數之所以損益者仍本人心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然損益之數雖以世殊而倫紀之常萬古不變百世可知不知之以變而知之以常不知之以損益而知其以損益而因于禮耳三代相繼禮無不因雖在百世豈能易之哉損益之數不知焉亦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四書述

止論卷一

信

信學齋

天下之人大抵謀利之心多正義之事少故有精神本不相屬而偏用心以求媚有事理本在當前而反氣衰以自阻者其病雖殊其原則一而已君子正誼明道自不以心惑溺於邀利求福之間而正大之氣浩然常伸則義所當爲自奮然必爲蓋此抑則彼伸欲去則理正事勢相因固有不容並立者人苟明以見之固以守之豈有舍民義而惑鬼神哉而何世之反此者比比也

八份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聖王制禮毫釐尺寸之間而天下之人凜然不敢越者非毫釐尺寸之足以制天下也毫釐尺寸之際天下之大分在焉人莫不有惕然不自安之心聖王爲之稱情以達之故德彌盛者制彌隆德彌薄者制彌殺君子守禮往往討論於多寡度數之間高下大小之際雖屑寸之末不敢稍有所加焉凡以爲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凡其德之所不當者皆其心之所不忍也人心截然而不容踰者謂之義人心惕然而有動於中者謂之仁義不本仁則義皆外作故截然不踰之則必由惕然自

四書述

上論卷二

一

信學齋

勤之意以出之季氏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樂敬憚之意固忘之矣怵惕之心將何在乎夫人心一亡則事無不至烏能復知其所終哉是可忍孰不可忍季氏之禍夫子有難言之者矣

堂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天下名義皆出於不忍故虛器爲大分所關若不忍之心既亡則唯顧名思義而亦足以激發其廉恥之意蓋季氏之僭越但知侈其盛於觀瞻耳目之間而不知按其義於依咏和聲之內是以逆理僭侈因恬而不知怪夫子一述其詞而龔督之恥冒昧之差在季氏真有無可自解者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一事之際而衆失皆

萃之季氏之罪不可勝誅夫子之言真嚴於鉄鉞矣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者生於人心者也天地唯仁則陽舒陰惜而有作長歛藏之功人心唯仁則莊敬雍和而有文物聲容之盛先王因人心有藹然秩然之情隱隱相動於不容自已之內故制之禮以將其肅敬制之樂以導其休和所以體人心之仁使之顯設於玉帛鐘鼓之際故陽不亢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懼上際下蟠無非禮樂若人而不仁則和敬先失而慢易鄙詐之心入之雖有禮樂其將如之何哉夫禮樂由人心而生故禮樂爲仁之妙用仁人無在非禮樂故禮樂又爲仁者用也不能用而徒曰禮樂禮樂豈人之可棄取者乎人奈何徒事其文而不

四書述

上論卷二

二

信學齋

反求其本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人當增華踵事而忽有還淳反本之思此卽禮之所由出也論禮之大原本於太一官於天地固不盡於易與戚者然當未流難挽之際驟語以崇效卑法之微則精而難知於世無補唯就其問本之意引之以返樸之思使知禮不在他卽此沉潛思歸之心自有忠信篤實之本故從奢歸儉從易歸戚去彼卽此適獲我心之初則其心約而不放歛而不逸而歛約嚴肅之中凝然有以見天地之節焉此卽禮之大本所在矣夫周末文勝而放忽有志於本則是忠信誠懇之思固無日不在人胸

臆間也人心之誠懇即天地之清寧天地之清寧即兩
間之太一禮亦何在不示人以本者而何人之往而不
返乎人能於往而知所返則天下之大本無一不在我
心之中矣

子曰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天子之尊亘古今
遍海宇莫之敢聚譬如天焉豈以疆域之異而萬物有
不戴天者乎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誠戴之也誠安之也
李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凡權臣之敢於僭竊者蔑視先王之禮故也欲救僭竊
之罪唯禮可以已之禮辨上下定民志舉凡天地鬼神

四書述 上卷二

信學齋

山川民物無非此秩然之禮範圍而不可踰故僭踰冒
濫僭節繁文林放猶知畏之況於鬼神乎况於泰山之
鬼神乎以鬼神靈爽惕其媚鬼神之思則邀福之心亦
庶乎可以少返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

凡人處不爭之地而能與物無競者此不足以言無爭
也唯於衆所爭能之地而有返躬自治之思則所守既
約而爭端自泯君子心如太虛萬物一體未常見有人
我何從有爭但得失之際人所難忘雖在君子不能無
失然不得而思我之所以失則易進諱失而徒忌人之
能得則難平人當爭能角勝之時太抵諱已之短以幾

人之長是以才技不加而競心日起不知人之什伯於
我者我之所無如何也而已百已千唯我躬可以自恃
君子知夫嫉忌之害無加於人而憤激不平之心徒足
以害潛修遜志之功而不足以爲進德修業之助是以
馴其志氣勉其修爲唯計乎我身造就之成而不較乎
人已得失之數蓋人已固無二視而其所以自修於身
者又操之約而守之篤也故當角力之際必以禮樂雖
有得失皆以揖遜升降於飲射之間况居處和平之際
者乎老子以處惡爲不爭蓋不爭人之能而爭人之所
不能是深於爭以托夫不爭者也君子守已而爭自化
則廣大篤實之心實非人之所能及者異端正道相似
而非千里毫釐其辨蓋可見矣

四書述 止論卷二

信學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今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大凡格物致知而不能有會乎大本達道之理者皆不
足以爲進學之功者也子夏素絢一問隱然有存素之
思焉詩人托物寓言皆有深致但素絢一語則以素爲
樸而加之絢以文之與以素爲文而卽指素爲絢以美
之其意皆未可知然以素爲樸而加之絢者是輕乎素
者也輕乎素者其弊必至廢質而存文以素爲文而稱
之絢者是又輕乎絢者也輕乎絢者其弊又必廢文而
存質夫子於文質之際未常有偏倚輕重之思使必明
言詩人所主之何意則一語而分文質輕重之衡唯卽

不可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聖人贊修刪定固是精義入神出自一心獨見但亦必有考據方敢信以傳之故禮問之老聘樂訪之耆弘詩考之列國至於春秋因魯史書傳本先王未有不徵文考獻鑒有徵證舉世信從而後爲之論定者也夏商之禮禹湯聖人傳心之典在焉夫子欲表章論述與周禮並傳以爲百王大法而杞宋衰微文獻不足則寧闕而不言蓋一代典章經世宰物其非細故聖人知不言則終歸湮滅而必不敢以已意附會其間故會其精意於憲章文武之中而闕其典制於世遠年湮之後所謂述

而不作而不以無徵開不信之端者蓋謂此也噫聖人灼見真知而無徵則不敢述何况不知而作者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祭者所以追遠繼孝也聖王制祭必使已之精神實有以與神明交已之誠意實有以與祖先接蓋以我之心乎乎冥漠之中而無歉然不足之處然後祖先既散之神能翕聚於孝之精誠而致其歆饗若夫分不當爲而僭踰冒上以行之則精氣已不相屬誠意已不相親神氣既弛在外儀文安能整肅故僭用之禮禮必不周僭用之祭祭必不恪凡不當祭而祭者未有能禮儀卒度而終始不愆者也夫子于魯之禘祭不言竟不欲觀而曰既灌以往者若但咎其誠意之懈弛而僭竊之故不

言自見非所爲微罪之加聖人忠厚之至乎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之難言於天下也非口耳之所能盡非詞說之所能窮凡人誠意不至則一堂判隔情不相孚能事其父母者鮮矣况能事其既亡之祖先乎能事其祖先者寡矣况能事其始祖而追始祖自出之帝乎聖王精神昭格無遠不屆舉凡天地鬼神山川民物無不昭格於明禮齋肅之中故雖幽渺難接之親皆能有以直達其精誠而推致其孝享其入室也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其出戶也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太息之聲凡夫耳目聲容心思慮皆有以相接於致

愛致怒之中而親於一氣則其精意何所不貫而可以
語言論說推究之乎曰天下如視諸斯蓋其心無物不
色無民不囿止覺天地不過一掬古今如同一瞬而我
之精誠固無始無終而與大造同其廣運矣夫禘說如
此而可以侯國借竊之乎曰不知而又指其掌蓋唯聖
人能瞭然於心目之間而運天下於掌上耳聖人會心
蓋已遠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夫子心中無時不與鬼神相通豈俟祭時方始如在又
豈必與祭乃為真祭但聖人誠敬之至亦必藉物以章
緣事而盡故平時昭對未常不在而當祭益顯其誠不
與之祭意非不虔而此心終覺其歉所為祭則受福固
四書述 止論卷二 七 信學齋

自有道而非尋常諸實之所能及者矣

上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凡仕進之徒阿附曲從以求倖進者皆不知大道而終
於獲戾者也天下升沉得喪莫不有數存焉然順數而
安則循乎天理而天必降之福強數而行則違乎天道
而天必降之禍人自策名委贄以其身受顯名厚祿之
榮則君實唯我天而為我生成覆載之主我能盡心事
君即為盡心事天故昭德不回而自求多福若事君者
規利乘便巧媚取容不顧心理之安而惟計身家之利
則一時縱能巧進禍患必及子孫蓋昧心術壞廉恥背
公即私以求自售其巧彼其心術之微獲罪因已久矣

王孫賈知與竈之異位而不知與竈之皆天故有媚灶
之問不知直道而行則奧固不獲罪者灶亦未嘗獲罪
若違理匿心不唯與必降禍灶亦未必福之王孫賈以
竈為用事而欲為媚以欣之豈知求媚之心即獲罪之
心即無所禱之心乎夫子以逆天之罪誅其邪媚之心
欲使賈知天即在人心之中而使之返心而自叩其天
耳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汝天下
有靖共正直而神不福之者哉三復斯言真可為事君
者之良箴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聖人兩贊文治於堯曰煥乎有文於周曰郁郁乎文
煥乎者言其光華之昭著天事之高明也郁郁者言其
四書述 止論卷二 八 信學齋

條理之畢備人事之茂密也堯時洪荒未遠大難初平
堯以欽明之德廣運于上五教敷而人倫正義和命而
四正殷以至舉舜命官得人敷治凡人治之大綱經綸
之大要至堯而無不具舉故其文光昭發越如日月之
麗天周承二代之後制度典章釐然具備武周以聖人
之德精心考監斟酌會通上自郊廟朝廷紀綱法度下
至比閭族黨之間豆觴酒肉之節莫不經緯咸周品式
詳備舉凡堯舜禹湯數聖人所未盡之事至於周而燦
然畢陳故其文密麗綢繆如繁昌之布地夫子知風氣
已開人事已極後有作者固不能取上世模畧之治復
施於晚近之人情亦不能以百世聖人之心思更加於
我周之制作故仰觀前古俯察來茲知其無以復加而

斷之曰吾從周蓋後人不能及前人之創前人亦不能及後人之詳勢會推遷道固有隆於莫尚者耳夫夢寐周公憲章文武豈特爲下室然哉法古遵今雖聖人不能易也後世治曆之法分至長短不能違而推測則益密技術之數修吉悖凶之道不能違而窺測則愈精蓋陰陽無窮而智術述出小數且然況治天下之大法哉此可以知生今返古之戒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大廟之中禮節繁重雖以聖人之習禮而不敢率意以行之魯之君臣鹵莽滅裂跛倚以臨諸侯郊禘大夫歌雍習其儀而不知其意豈獨僭竊之失而已哉夫子每

四書述

上論卷二

札

信學齋

事必問正欲以知其義者陳其數明其說者習其事乃真得禮意之深者或人譏其不知而夫子直曰是禮然則禮豈在登降揖讓之間乎夫身嫻其事而用非其地則不精明究其數而制違其時則不當守禮之家而欲以圭璋灌獻之治施於百世以下之時固知其難也獨奈何不揆世變而徒曰禮云禮云哉述聖人者慎無以勦襲之空言爲學禮之實獲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先王設法建制往往伸德詘力以消亢戾之氣於優柔樂易之中而養和平之福於無怨不爭之內蓋材力有餘之士其氣易出於驕淫而恂恂好修之儒必不輕見其所養先王知夫養遠者足以修己而安人僨盈者往

往召禍而敗事是以偃武尚文興道致治以馴天下驕淫之氣而海宇始獲又安後世教化陵夷綱維不振才力之士始傑然各奮其雄以爭能於世而強陵弱衆暴寡於是天下之變從此多矣夫子於鄉射之文與古道之嘆慨然念弱小之難存而并兼吞噬之禍未有已也是以緬懷脫劬追維散郊固隱然思耆首騶虞之盛焉後世英主干戈甫定文教卽興今諸將釋謁國學而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良有得於三代聖王之遺意也治天下者可以知所尚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經世之典莫重於禮禮者所以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而綿宗社於無疆之久者也告朔之典魯君臣視爲儀文而不知其禮故舉而廢之不知尊正朔以重天子所以教天下之爲臣告大廟以重祖考所以教天下之爲子修月令以重民事所以教天下之爲君告朔一行而忠孝慈愛之意盡出於其中禮莫大焉意莫深焉容可廢乎子曰我愛其禮非謂羊存禮存羊亡禮亡而欲以一羊存既亡之禮也亦欲魯君臣知告朔之有係乎禮禮之有係乎國庶乎一變至道而魯可以復興耳

四書述

上論卷二

札

信學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之非諂不辨自明而以禮爲諂則其事君可知春秋世卿專政末大族強其事君不復知有元首堂簾之誼矣夫子揭一禮以明事君之道而尊卑之分嚴於天澤所爲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聖人

事君豈有加於禮之外哉亦無歎於禮之中耳人以爲諂則世道人心真可嘆矣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之使臣仁恩和義富貴寵榮可以無所不加而所難者唯此一禮臣之事君疏附後先奔走禦侮諂諂當無所不爲而所難者獨有一忠蓋禮則貴德尊賢忘勢樂道而無驕矜自恣之心故勢分雖高而宅心能下其使臣也不敢以崇高富貴之勢臨之而恭儉樽節以自盡其道則常有以下交乎其臣忠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而無隱微自匿之意故勢分雖卑而誠能上達其事君也不敢以寵榮利祿之私計之而夙夜匪懈以自獻其施則常有以上交乎其君君能下交而際隔之形泯矣臣能上交而一德之風著矣君臣道合上下同心治其有不與者乎易曰上下交而志同此千古泰交之極則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凡音之起生於人心先王慎所以感之故躬修德化以爲感物之本文王聖德在躬其和平中正之妙入於人者既深而又得聖后以爲齊家之助故宮中之人述其未得已得之意而作關雎之詩其旨既出於至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詩人之性情又皆沐浴於文王之德化而有以得其哀樂之宜故其辭廣而不濫幽而不密高下抑揚適當其節而比之管弦有和平式序之妙使人聽之無流僻憂思之情此所以冠之風首而爲樂終

圖書

上論

卷二

信學齋

也夫關雎一詩辭旨音節莫不中正盡美之中又盡善焉則唯文王之德粹然至精故能涵濡感被以有此耳迄今雅樂不傳音節莫紀而篇章辭旨之間不淫不傷之意見焉則豈非盛德之極歷千古而常在者乎學者由關雎之詩以見詩人由作詩之人以見后妃文王而肅雍之化盈耳之聽固悠然如在目前矣樂唯韶舞詩首關雎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哉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楸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凡人一言之失脫於口甚易而入於人之耳則必信諸心而見諸事雖欲救正勢不可追故唯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宰我能言之科豈不知立社之意在於報本而假戰栗之說以啓魯君之用威不知先王之旨固不可誣而時君殺伐之心尤不可啓魯君固未必能用威而積弱之國尤非威之所能振則戰栗之言徒階之厲而速其禍其於陵夷衰替之習固無當也夫子知害之所由已不可追故以成遂之責稽其言之所終知其必有妄殺之禍異日欲去三桓而卒遜於越夫非宰我一言或使之然哉君子一言以爲不智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圖書

上論

卷二

信學齋

凡人事功表見各隨材分而宅心念慮以爲居處功名之地者則視乎器之所存器者藏用之具而事功之所由全焉者也古今不乏功名之士而或則功成而天下安之或則功立而身名兩喪此非建功之難而處功實難管仲當周天子名號尚存之時固不得責以易侯爲王如孟子齊梁之論而其才亦不過一國有司之良又事齊桓多欲之主尤難概責以畢夔伊呂之儔但意念之間苟知事功爲聖賢所不許而其中欲然不足常有無窮之意以裕乎其間則驕溢之志何自而生管仲不知而以已才爲三代以下所僅有故一匡九合以爲遂足以尊吾君伐楚尊周以爲遂足以畢吾業其視天下之大舉無有加於吾功之上者故意氣滿盈不能自下

功成之後崇臺具官僭踰冒上以尚其功而鳴其得意則其量豈復能加乎其外而其心亦豈復知性分之榮大帝皇王霸時勢遽遷仲之不能爲王亦時之不得不至但學本王道則雖列在侯服而未常無服事之誠承弼厥辟而未常無函蓋之勢功卽不彰何可言小唯建立雖宏而意氣則隘是以越禮犯分之事雜出於其間夫子於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而於其爲人則曰器小蓋許其才而不許其器所以明其處功之未盡也噫賞薄望深位高慮淺古今犯此以終陷於罪戾者何可勝數也夫子言此以立人臣之戒亦欲後世持滿是惧功成不居而無覆轍之悲耳後人以帝臣王佐謂管晏不能爲而小之夫管晏之不能事稷夫人而知之

者矣擬人必於其倫夫子豈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天地聲音之道原在人心耳之間人唯節情養性以求之則高下不乖而元音可復太師典樂之官聖人告以知樂乃不過聲音節奏而帝王直寬簡果之道舉出其中蓋情以文明理因器寓太師職在考擊固當聆音察節以知其義而審會夫悠柔平中之妙自不慮有邪僻淫濫之聲所以師曠之聽非六律不能正五音而帝王之盛非聲容不能傳美善神器相附所固然也始作翕如則參差不齊以乖先後之度表暴無餘以開凌雜之端者皆無當於始作也縱之純如皦如繹如則粗厲廣

債之非純溺音滌濫之非皦急微噉殺之非繹固不可以言成而且使人聽之樂或至於淫哀或至於傷者亦不足以言成也唯八音齊作而春容含蓄無急驟宣露之意五色成文而從律不好有清明廣大之風至於百度得數之中又有迭相爲經之妙則終始相生而衆寡兼備格天神降人祖莫不本此爲用而一成以至九成皆非徒作而實有所以爲成矣夫樂之情原在性靈而聲卽性之所寄後世索之器數之中往往高下不協而元聲無定不知反之性以平其志氣體之心以得其聲然後按器考度而分清濁長短之數則成法具存而雅制可復若徒取秬黍玉尺以求之則尺寸之際何自而得至當之則耶凡言樂者固當以聲爲準焉可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聖人之生皆由天意上世聖人類皆得位遇時以行道於天下夫子聖德在躬轍環空老棲棲道路而終不得一日之知天之待聖人至此而局一變蓋必有其所以然封人一見夫子而以木鐸言之其真有以知天意之微者天下之生以道爲運道無時而或息聖終古而常存天於聖人固不在得位不得位之間也三代以上道法未備則使之作君以顯其文三代以下道法已周則使之作師以宏其教道之教一明而道之法因以不墜矣秦火之後唐虞三代之制掃地無餘使非夫子贊修刪定之功後人亦孰從而識帝王之治哉故天之生子所以傳秦火不熱之薪而留萬世之人心於不燬也木鐸之言莫之能易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樂以觀德聖王功成作樂其治化功德之盛皆藉羽籥鐘鼓以傳之故韶武之樂聲容皆盛功大樂備所固然也但作樂之本聖人固未常有所掩飾於其間而樂之昭宣亦自有不可掩者韶之作在從欲風動以後所謂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九功唯叙九叙唯歌者其氣象雍容廣大洵有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者焉武之樂始而北出再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發揚蹈厲總干山

周書

上論卷二

主

信學齋

立夾振四伐盛威中國之象洵有不能如韶之盡善者焉夫樂觀其深揖讓征誅之迹固見於聲容器數之中而性之反之之德亦流露於咏歌舞蹈之際故舜之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其明倫察物無非生知安行則樂之作亦太和洋溢而無幾微勉強之情武之德不泄不忘敬勝義勝其執競之意終不能如自然之安則情文雖盛而氣象不如樂之淺深蓋不啻一堂親觀之矣後世不知而謂武之遜舜由於時會使然不知時會者事功之不得不然而非事功之所以然也設但因時而不本乎德烏睹所爲帝升王降者乎聖人聞樂知德故曰樂觀其深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周書

上論卷二

主

信學齋

居上之事條教法今隨時變遷而總以寬爲本爲禮之事揖讓周旋各有品節而總以敬爲本臨喪之事擗踊哭泣皆有儀數而總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所行皆無足觀蓋失固可知得亦無取掠美市恩以爲仁偃僕曲謹以爲恭節文熟習以爲喪其末愈繁其本愈失矯僞之徒豈足以當有識之士哉吾何以觀斯亦不必復觀之矣聖人觀人之道必從其本故一寓目而真僞較然世人不知有本故飾名匿節之士往往爲其所欺豈知操理以求固有如是之明幾早識者乎凡觀人者可以知所本而無爲惑矣

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仁者不唯心所當宅實亦身所當安不唯身所當安實亦居所當處擇里而不居於仁卽不得謂之知矣而况於身乎而况於心乎以下數章皆言處仁之道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人之歷境遇而心不移者仁也人不知仁則以身徇境而心常爲境遷不知勢遇雖有窮通我身本無加損世人知境而不知心故窮則憫感達則驕淫甚則朝窮暮達而心之欣戚亦殊則逐物而流心於何主唯人世之萬變雖殊而我心之操存常一心無紛逐則雖天地高

四書述

上論卷二

七

信學齋

卑山川流峙不過兩間境象之顯設而非性命大道之精微何況荒枯得喪之幾幾者乎夫仁者之心卽爲仁知者之人唯知有仁其於心如水之常凝鑑之常寂舉凡升沉得喪衆寡小大參差不齊之致一皆純然不二於其中豈有豐嗇之異其情而朝夕之易其處所以仁者知者非以境而治其心也我身專於治心而處境之道自得登與世之矯情鎮物者同哉善治心者不知有境焉斯可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心靜體卽仁而動則爲好惡好惡者仁之用而好人惡人者好惡之及於物而爲功於天下者也仁人之心廓然太虛如日月之麗於天而無所繫如淵泉之止於

沼而無所滯湛然虛明無所偏倚故心無好惡而好惡常清不仁之人不知有仁而但知有好惡其心無非愛憎之見紛逐於中愛之卽不能惡憎之卽不能好私意相尋互爲剋制則好惡反操其權而我安能行其意於好惡夫不能好惡非好惡之故也仁者循乎理故仁等而好惡常卑不仁者徇乎欲故好惡滑而仁常失則欲清好惡者非求之於仁不可也今人一心之中私意充塞孰是能好人能惡人者哉反而思之亦可惕然省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生之初粹然至善何從有惡惡者私意起而詐僞因之生焉者也人當物欲之乘乎前心不能主而聽命於欲於是伎求念生而詐僞萌起不知者以爲心之所本

四書述

上論卷二

七

信學齋

然而苟知自愛之人則又但知其惡而欲去之而一念未已後念復興此克彼生遂嘆以爲惡念之難除而惡意之難絕不知非惡之難去也人苟一心之中篤志於仁則一息之中常恐少間故意之所起知卽除之知之所照心卽絕之豈復有私意之存乎中而形迹之著乎外故人之有惡者物欲勝而仁不能存焉者也人患去惡而不能者欲治惡而不知求吾粹然無惡之本心也知粹然無惡之本心則何患去惡而惡不盡去耶此夫子教人以學問之本原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

是

人心纖塵不染而萬理常涵故謂之仁仁者心之至一而不可以紛焉者也人當窮達久暫常變之乘乎前不啻倍蓰之異其形而什百千萬之殊其數然而我之所以爲心者固一也我心唯一故境無不一自人見有境而不見有心故方寸之中常有倍蓰什百千萬之擾而寧謐之天不勝其紛營之私君子知我心靈難治者莫如欲惡而欲惡最難明者莫如富貴貧賤富貴貧賤其輕之不可謂即仁而不輕必不可爲仁故必於恒情所欲惡之中定之以不處不去之力非謂如是即已盡仁也能審富貴而安貧賤雖未可爲仁道之精微而已得手爲仁之大要設慕富貴而惡貧賤未有能爲仁而

四書述

上論卷二

本

集

無不化不能存仁則我心無主而境先移之故爲仁之功必驗之於處境之際而忘境之道非存仁又無以善之人能一其心以御境何患萬境之不齊於一心哉不言仁而言境雖漫言齊物亦無當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人心唯有一仁而仁必形爲好惡故爲仁無他即以我心之好惡爲之人心一情不動而靜體常明其好惡必有惘然內明者故遇仁即好遇不仁即惡仁不仁至而我心好惡之力即應之未有仁而不足於好惡者自人徇于欲而忘其初故積習深而本然愈失我本好仁浸假而有以尚之我本惡不仁浸假而有以加之要之不用力之咎而非力之咎也夫天之生人本體具足心之實理爲仁仁之實德爲好惡好惡之實用即分仁不仁有仁而好惡之用生即有好惡而爲仁之力足一體自然何分盈歉人唯不用其力故以我生自具之德羣而誘之希世難必之人不知成德雖或難期本體原無不足欲仁仁至則一日即可見仁故一日用好即一日無尚而必無不足於好之仁一日用惡即一日不使加而必無不足於惡之仁其用好惡之力不過遷好惡之心而遷好惡之心即不過全我心之仁雖沉沒陷溺至於漸滅無餘而一導其機未有不全體畢現者力本自具豈待外求天下之人因不用而無力不足因力不足而

四書述

上論卷二

本

集

疑仁則是未常好惡之故而非真不能好仁惡不仁耳
夫子於足不足之間反覆言之而歎其未見蓋深見仁
之必能爲好惡好惡之卽爲仁而人自置之故足慨也
按心之爲仁如燈之爲火而仁之爲好惡如火之熱
而能燬物星星之火其形甚微而其能燬物之力則一
因幾微之仁而疑力不足於好惡猶以星星之火而疑
力不足以燬物也豈真力不足以燬物乎夫子此章一意
反覆不分三項好仁惡不仁卽仁能好能惡卽力好無
以尚惡不使加卽力足人人同具莫肯用力故深歎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仁者心之全德而人所同具但學問未純則不能無過
不及之差然不害其爲仁也人於人情偶然過誤往往
四書章句 卷二 信學齋

樂於指摘而議其不仁遂謂仁非本來所固有不知小
人之過則刻薄猜忌而不可以言仁若謹愿之人用意
忠厚縱使事未得中而此心之生理自存豈可以行事
之偶差遂謂本來之不仁哉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
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旨哉言乎鄉愿之人心期
無過所爲與仁同功者斯真爲吾道之賊而已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不可不聞而聞不可不急聞道之人有所以生有所
以死故生死皆非虛幻不聞道之人不唯不可以生抑
亦不可以死蓋人之生死無非道之始終明乎始終之
原而後可不虛乎生死之故若徒生徒死縱使視死如
歸不過謬妄虛誕之詞耳其將何以死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道者趣味無窮而講求無盡故味道之暇則不願膏粱
佩道之華則不樂文繡蓋真有足乎中而無待於外者
志道而惡衣食之是恥焉可謂之知道者哉未足與議
所謂共學而未可與適道者也 按恥不必汗顏羞赧
幾微之中稍有絲毫未忘之意卽謂之耻蓋味道無窮
而猶分心衣食只緣信道不篤信道不篤與不知道同
道固不可以游移出入之志求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今人言道大抵欲外天下以求一心不知天下之理皆
在一心之中人唯心體虛明則因物順應而萬事之來
皆當其理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
四書章句 卷二 信學齋

下之故卽天下之義也人唯出謀發慮皆從我見而不
從天下故事本不可而我爲之事本可行而我止之又
或意主於通則事未至而先存一可之心意主於介則
事未形而先存一不可之見於是可否任心而一心之
中不復知有天下之義矣君子心本至虛常與天地萬
物爲一體故於天下之事皆由吾之無思無爲者以順
應之而意必固我皆無所用其於一張一弛一感一應
唯準乎事理之宜然而不參以一己之私見則義非外
而心非內也天下非公而我非私也君子之心與天下
之義不啻水乳之交融而衣體之相襲豈有纖毫私意
之見得而間隔之哉夫人之心體卽義而義之所起卽
心義與心本無二體而有離合者取舍情生而後性體

始遠也君子所見唯性故天下皆在性中而大本達道皆從此出不可之空天下不得而違之若舍我心而從天下徒以虛空影響爲見性之端則是異端之稱爲見性而不能一毫有所及於天下也夫豈君子集義之功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者心欲舍而未能如物之在抱而不可以離也凡人德業隳於晏安情志陷於利欲故本乎天者親上必不徇乎下達之安行乎法者遵道必不動於謀利之念君子懷德如火炎上而不肯爲汙下之行至其夕惕朝虔一唯凜乎王法之大公而不止爲一身之私計小人反是則唯知便利之私而不復爲徒義之計其於恩怨有已而已雖舉國法而弁髦之不顧也君子小人豈有意爲岐向哉君子之力強而小人之方靡也君子之志高而小人之志卑也習與性成蓋莫之能易焉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凡人有所利於己必有害於人故唯利之所在不可懷也人情得所欲則喜失所欲則怨我圖其得而不計人之失誰其與之乎君子約己裕人則德日崇而業日廣故公以予物者民亦樂其有若唯利是圖而不計人之害將利之所在即怨之所叢殖貨而蓄怨豈非不思之甚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專利之人蓋不可不審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天下之亂皆由於矜驕恣肆之心侈而天下之治必由

四書述

上論卷二

至

信

於樽節退讓之風著故治國之道莫善於禮而禮之大

端莫過於讓然讓非責下必自在上之一人先之天下之人莫不欲矜已而求多尚人故凌競日生而悖亂不止若遽責以讓而不本之身以先之則天下之人皆將轉相倣效而不可以強率唯上之人馴其志氣歛其聰明日循循於揖讓之中而實致其恭儉之意則實意既修感發自衆蓋謙卑遜順人情所安一人能讓則所安必多故以一人之讓興天下之讓自將彼此交遜而相接以情文靡爭之治於是乎成矣夫爲國不讓則農不安畝士不安郊庠商賈行旅皆不安于市肆而競不可止唯一人以讓先而天下以順應則聰明智慮君且不敢以自矜而况愚賤之氓乎遵道遵路是訓是行固有不煩驅率者矣按舜命九官師相讓文王至德耕者讓畔此非家至而戶說也一人克讓於朝故天下化成於下風行草偃自不可誣唯在上之才充之耳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常人事事責望於人聖賢事事反求於己人之恒情嘗苦於多患故不以無位爲憂卽以不知爲慍不知人止一心何堪外焉我以心思希冀於不可強致之端而役役營營以自消其歲月則精力皆虛何益於實唯以願外之心返而求之於內則隱居求志不唯可以淡食慕之情而亦可以免空疎之誚矣充實光輝不唯可以免馳逐之病而亦可以無庸碌之譏矣真是切近何約如之夫位至爲憂逃名是俱古人猶尚非之何況巧僞盜

四書述

上論卷二

至

信

名以欺世哉欲立名者亦唯反已而近求焉可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天地之道一誠而萬化常新吾人之道一誠而萬理畢備人自降衷成性以來天下之理無一不具於我心之中唯心有不實則萬理皆虛而天下之道無有推之而可以得通者矣聖人知天地之道凡作長歛藏皆非有勉強唯於穆不已而實理流行故無爲而有成物之效人生止此一心而仁敬孝慈禮義忠信變化無窮使必一一爲之則推注豈能皆準唯我心至誠無息而愛敬勃然自生故一本萬殊自無強勉若舍未發而求已發斷未有能得乎道之統宗者也夫子呼曾子而語以一

周書述

上論 卷二

聖

信學齋

貫知其得力於實踐者深曾子答問而以忠恕言之真得大本達道之理者蓋忠有爲而恕無爲忠有爲者我心稍有不實則必反躬內勘而後能去不誠以歸於誠至於我身既誠則事至物來不假勉強不過推已及人而已得流行各正之妙故泛而求恕則必不能恕實而求忠則不言恕而恕已通之蓋一則貫不一則不貫忠則恕不忠則不恕本立道生所固然也今人因推已及物動以恕爲有爲而疑之不知安勉或殊而恕之本忠則一雖有聖人學者之分其一貫何以異哉凡言道者慎毋以道爲有異而岐內外動靜而二之則聖道之傳自可以得實理流行之妙矣 按中庸言未發者即心之一言中節者即心之貫人能慎守乎未發之中未

有發而不能皆中節者故曰脩道以仁蓋能實盡其心則一心自有以妙於萬事耳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小人判不相合者其性情行事不一其端而總不出義利兩途顧義利之際若止意見偶殊途轍稍異縱不相合亦不至如霄壤之分唯於義利之見不唯畧涉其端而實深通其故凡夫隱微曲折毫髮幾微無不有以深入於寤寐之中而相洽於神明之內故君子義所當務必不擇便以營其私小人利之是圖或反借義以行巧蓋心之隱微與義利之隱微其委曲適相赴其變化適相通真有交融淪浹而不自知者性情行事之際安得以不大殊哉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終分而必不可

周書述

上論 卷二

聖

信學齋

以強合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君子爲學刻刻反求何時不加思省但觸目警心尤必隨時體驗故見賢而思齊則其唯日不足之意可知見不賢而自省則其不使加身之意又可知爲善去惡無時不然斯賢否之來皆爲昭鑒而砥礪觀摩無在而非進德之地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人子事親唯在一敬敬者非徒爲尊養奉事之文而已子之於親本以志意相感不在語言詞色之間但先意承歡固當養志不幸而父母有過或出於諫然亦在志意感孚而不當犯顏直遂蓋幾諫之方下氣怡色柔聲

以諫此中旁皇委曲必能感動隱微父母見之自當允若然或不從之端稍見於志此時父母之心欲從則憐己之欲不從又恐憐子之心其幾微隱忍之情業已感動於愉色婉容之內人子於此豈能忍置則唯有敬恭匪懈而積誠以通之可言則言不可言則又不懈益虔聆音察色親雖未能即從我必始終篤敬人子如此父母安得不悅若不幸而終不悟焉雖以拂意相加亦唯有負罪引慝愛慕彌深而已夫人子事親萬不獲已不諫則忍直諫則懟使非委曲以全之烏能有以喻親於道乎然非致敬以爲愛亦無以爲格親之本大舜事親唯其夔夔齋栗是以瞽瞍底豫若徒犯顏諫諍以爲孝縱使父母相從而所以傷親之志者多矣直情徑行焉

附書述

卷二

志

信學齋

得謂之孝與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男子志在四方豈能不遊但顯親揚名人生大願故策名委贄遂有馳驅靡定而不遑來諗者不知家貧祿仕可以不出封疆而皇皇求君唯身無內顧則然非所語於親在之日也後人違親事君其志止在功名遂有陷親大禍而不之知者何其不慎守吾聖人之訓耶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於父母之年不知則喜懼兩忘知之則喜懼交并此天真之不容已而天性之不可解者人子唯喜則富貴人悅不足以移其情人子唯懼則嚴父配天未足以愜其志故唯父母之年人子所當常念者夫孝道之大橫

天塞地而夫子言孝必以情之至切者言之蓋天性之際不在文飾以爲功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是之謂也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易曰吉人之詞寡非寡詞也天下之義理無窮終身由之而不能盡何暇發爲詞章顯爲告語故古人知之必求行之而常恐其文采之外章後人知之必期言之而唯恐其表著之不甚蓋心端外馳則爲已不篤故有漫無所得而放言無忌者矣豈復有反躬實踐之思乎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之一字以處事言之則爲不及以治心言之則爲中道蓋人心之欲無涯而君子之守唯約約者求之已不

附書述

卷二

志

信學齋

求之人務其本不務其末爲之於我所得爲之地而不爲之於我所得爲之間故行無不成而事無不得若馳情遠畧而務爲廣大以期外炫者未有不至於失實者也夫放心爲百病之原而守約爲萬事之則聖人一言而天下之理得矣豈必守雌居牝之紛紛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君子之心常存不放故易輕者必不使之輕易怠者必不使之怠蓋言行之際原無兩操此心一存則言行之訥與敏應之但一念已訥一念已敏則必有自謂訥而未常訥自謂敏而未常敏者君子莊敬日強朝虔夕惕雖寡言厲行而此心未常少弛則此欲訥欲敏之心固百年如一日也君子之心何時已哉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斯世斯人同在此心之內聖人作而萬物睹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天下之人無不羣然順應故有德者必有鄰而不孤蓋在朝有師濟之休在野有同方之合即使世汙行濁而懿德之好自存君子以獨立不惧遇世無悶者職是故也若孤立而無與予子以自好雖曰有德亦藐焉其小矣且溺者流鳥睹所爲胞與者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君子事君交友固不以辱疏是惧而特不可有取辱取疏之端臣友之道感孚以言已爲末務豈可輕棄而至

四書章句

上論卷二

无

信學齋

於數古來忠臣烈士不憚披瀝而常多見疑以爲無明君良友以聽之不知我無潛消嘿奪之功而以辱疏移過於君父未見其能濟也君子感孚在詞說之先故不煩言而匡救之道自至蓋修德積誠固當使之相信於未言之先而至不得已而有言則所以銷融化導而乘間投隙以開之者固非一術而止也後人不知而於未事之先則漠然以處之及其勢不可救乃直陳面數而欲以一言塞臣友之責夫臣友之責豈徒一言之所可塞者耶

四書述上論卷之三

浙汜後學陳說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君子立身固不避難而與時偕行者未有不能明哲保身者也人當險阻危難之時未常無舍生取義之志至於平居自治固必有不驕不倍自遠於禍患之方設不幸而罹無妄之禍亦必返躬無愧我無受禍之道則世亦終不得而禍之若審理不精而漫然一擲以櫻當世之患者終非君子之所取也子於公冶南容不別言其才技之長而但取其免禍之道且於公冶縲紲猶能諒其意外之辱而不以犯罪爲嫌蓋時當衰晚免愛與嗟網羅荆棘之中非君子不能全身而無害也聖人親親賢賢之心必以無禍爲要夫豈世之擇配者同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君子以友輔仁子賤之德固已造乎中和粹美之域然非事賢友仁何從觀摩效法故夫子嘉其君子而愿其取友之功然若反致美於魯者何也蓋不能取善大抵觀面失之而果知友善之功則孜孜汲汲常恐所見不廣所友不多故鄉國不足者天下亦未足子賤之心固不止一鄉一國之意矣而魯之君子實不乏鄉國天下之賢則魯之所生實足以愜子賤樂取之心此真子賤之幸也夫子之言固爲子賤慶而亦以見子賤唯恐

四書述

上論卷三

十

信學齋

不足之意也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君子學爲世用則器固學者之所尚然使人人可用而我無鄭重待時之意則隨材効職君子必深惜之瑚璉之器可尊而不可褻可重而不可輕可以通神明之德昭上下之敬而不可以備燕私之奉供耳目之需則其氣象之嚴重德美之光華固已超然習俗之上而不輕見用於人可知矣君子比德於玉矧其爲宗廟之法物夏商之重器哉子貢其弗可及也已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時方尚佞故皆以佞爲賢然口不能屈者心必不能服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上

信學齋

聖賢立教未常喜言人惡然人心有所甚惡而不能言者則必爲之論辨以著其非利口之人言堅行辨舉世心惡其僞而特以禦人口給不能不服其才故其害中於人心不淺夫子因或人之尚佞而言其屢憎於人蓋人心隱痛卽公惡同然豈可以捷給之微才而昧吾本心之羞惡也哉世道衰微人無真見常有自知其非而不得不慕效趨向者觀夫子之言亦可以自立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君子出而用世必舉天下之事瞭然心目之間而後用之而無不當天下之事不一其端豈能事事精習乃出而圖吾君然不一其事者無不一其理機務之來兵農禮樂不可預擬然我之應事則清其心以觀理精其義

以制事雖肆應周乎天下而其理不出一心故其實皆在於斯漆雕開承使仕之命而以吾斯未信爲對蓋不以功業期之天下而以學問體之吾斯是眞得經世之本者夫至誠盡性而人物皆盡則其理實非外求乃修己安人而堯舜猶病則君子固無自以爲信時也漆雕之言夫子能無深喜之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聖人爲道而生至於道旣不行則身亦可隱焉用棲皇故有浮海之歎然天下雖已遺道道終不能遺天下夫子贊修之事剛定之業功在天下道何常不行於萬世乎子路知避世之勇而不知濟世之妙故聞之而色喜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上

信學齋

豈知道濟天下化裁無方避世之身固不可爲忘世之心也無所取裁蓋與夫子斯人吾與之心相去遠矣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時人視仁太易故往往以仁論人不知仁之道所以論學問之淺深而不可以衡人品之賢否論學問淺深則雖功蓋天下澤被斯人而存養稍有未純卽不得謂之仁人論人品賢否則凡兵農禮樂才堪任使卽皆得以有用之才目之而不得概置之無用之地武伯於由求

赤諸賢見其英才卓越以爲得聖人之教必皆足以成仁不知人之可見者才而不可必者仁以仁論人則天下無全人卽人言才則淺深皆可見夫子於武伯初門而告以不知所以明成仁之難於武伯又問而告以可使所以明論人之法欲其不概以論人者輕於言仁也蓋體之粹者一才亦足見仁體之偏者全才不足言仁禹之治水稷之明農皋之明刑夔之典樂何常不備一事然行所無事則爲仁人稍有偏倚卽爲才人仁人才人其體異而用之偏全大小亦殊故當世不廢治水明農慎刑典樂之事而禹皋諸人不再見於天下者則以才人易而仁人難也夫子於及門言從政則曰何有而言好學則曰未聞蓋明乎程材不妨於器使而心德未

四書述

上論卷三

知

信事

可以輕言全體之仁固不僅爲一節之才矣夫顏子之仁克己復禮未嘗見才而爲邦之道非顏子莫與語蓋用舍隨時則不滯于有事不滯于有事則能通乎萬事而質文損益考建質俟隨所用之而無不室也數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時遠以爲然而既信其是卽疑其非其告往知來真有非他人所及者但非夫子一爲警悟則或恃才長往而不自知卽使驟然覺悟而此忽然忽非之意終不能相忘於渾渙之中則聰明亦足爲累夫子知其穎悟本可及回而澹然若愚終不能如顏子之遠故呼賜而詢以愈回正欲其以憬然之知而自鑒於渾渙然之知耳子貢以知十知二爲對而自以爲不敢望回夫子証之而與其弗如非謂賜與回果有相去九分之遠也蓋推測而知者事至而知始至之其知本不能常明而每覺億度之可喜坐照而知者知存而事無不照其精明本無一息之少間而初不覺有用知之心子貢穎悟特達之姿其聰明非不較然自喜矣一聞夫子孰愈之言而以靜照爲難期以億度爲不足則其聰明覺悟之心漸有以歸於至寂之地非有十分微悟之見孰能知之哉夫靜而常明覺而若忘則知二之知不難卽爲知十之知矣又何聰明之不進於沉潛也乎○按謂賜不能知十者非謂知二必漸進於知十者亦非譬之物焉顏子熟見之而忘乎其見者也子貢有物以障之去其障而得見而知其爲見者也時時不敢望回卽時時能去其障而亦時時不知其見矣夫子所以進賜而深與其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四書述

上論卷三

知

信事

君子恥言過行夫子時時立訓以教及門宰我能言之

科而有晝寢之事其志氣不能清明而不足與有爲可知矣然聖人責人必反而求已因宰我之行不掩言而思及於聽言觀行其返躬自治之思真有無時或息者宰我聞之益不啻清夜晨鐘自當通身汗下矣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人生統備萬善而不能成一節之行者大抵慾有以擾之人心禮義廉恥是非羞惡何常不較然於中但稍與物緣則心爲之柔而氣爲之靡故生死之簞豆可邛而非義之萬鍾不辭慾之存與不存焉申枨之慾豈必反過常人但常人有慾而申枨亦慾則焉得謂之剛哉蓋天地之道能闔能闢能寒能燠而唯其誠一不二故有以握陰陽闔闢之幾君子之道可屈可伸可明可晦而唯其純一不雜故有以協立方中正之義剛之爲剛固不在氣質形似之間也子路纒袍不恥而猶有翹然自喜之心卽謂之慾而不可謂之剛何况申枨乎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人心曠然與天地萬物同體而不復知有我之私唯仁者足以當之子貢慨意見難平物我難化而有不欲無加之論其心非不擴然大公然一念之廣不足以勝無窮之私一意少弛將有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自非時時警惕豈能必一意之不間乎夫子知立言太易必不能難以居心故以爲非爾所及蓋從心不踰聖人之事全體周流物我無間仁者之心至於學者則唯有強恕

四書述

上論卷三

太

信學齋

而行推已及物而已然念念強恕念念勿施卽可念念求仁豈必高語自然以致忽忘忽助哉孟子曰夫仁亦在熟之夫子之言固欲以熟之者及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學者親承聖教當以心神領會而不可以口耳尋求蓋聖人一身動靜語嘿無非性天流行豈有淺深之異但靜而體之則既知文章卽知性道淺而求之則不見性道止見文章蓋威儀動作之間語嘿作止之際夫子卽不必事言言之而觀瞻有象雖不能深窺其所以然而盛德之容人人可識若性與天道非夫子之言不明而究之夫子之言亦有所不能盡也則學者授受豈可以口耳聞見淺嘗窺測之乎蓋性與天道非體之意言之微而反之身心之內未可以見及之矣子貢之言其亦聞行生之論而思爲無言之述也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吾人體道之心稍有懈怠便不與川流相似而私欲從而入之故敏行之不可少懈亦猶川流之不可或息也子路勇行之心其孜孜汲汲之意不可以言語傳矣故不以能行明子路之實而以未行狀子路之心蓋其未行而反若恐聞則其一聞而必期於行固可知矣記者固善於寫焰而子路真可爲勇行不息也夫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四書述

止論卷三

七

信學齋

問是以謂之文也

聖人道德大而用物宏故寸長必錄片善必覓非徒務長厚之名也天下之善無不畢備於聖人之一心我能用善而不藉用於一人之善則錄其長不必責其短揚其瑜不必指其瑕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節者非徒取一善以該衆善亦且舉一善以掩衆惡蓋國家易名之典隱惡揚善固所以爲人子孫之地而聖人陶鑄之弘苟有微長可以有所裨益者無不表而彰之以爲後世法也文子素行多疵其隱微固有不可告人者然一人之品質沒則已焉而謚法勤學好問爲文乃國家之大法天下萬世之所不可易者國家集思廣益但取美之有合於吾法者錄之可矣豈沾沾刻核於一人之私行哉善善長而惡惡短此聖人之所以爲大而春秋褒貶因事取裁而及門不能贊一辭也歟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人

信學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人之處亂世建功業而無禍患者未有不由學問之功者也春秋之世名卿大夫類以才畧相尚而顯功業於當時然其所處皆藉大國之柄而其身猶不免禍患之虞子產居蕞爾之鄭介於晉楚必爭之間其民悉索疲敝固已不堪而又族大寵多位高勢偪國小則主威易替俗淫則法制難繩立身一不慎而羣公子之驕僭者皆將基而間我於君臣上下之間強梗亂政何道施之子產立朝則一以治身爲本蓋小心翼翼人臣之大要

我而能敬則上無讒譖之興下無口疑貳之漸矣由是以事君自能以修之身者致之君而寅恭祇畏不敢踰越以干罪戾之條至於施澤於閭閻施法於邦國無不克剛克柔而兢兢胥民此皆君子之道所以不驕不倍而修已安人者子產則有以合之蓋子產一身不以君子之道自治則必不能自安於危亂之朝而子產當國不以君子之道治人則亦不能保全於交訌之際故唯君子之道爲不可易也夫子見當時執政鮮有能深學問之功者唯子產合於明哲以保身故歷數其行已事上養民使民以美之蓋長才遠駕或可見功強大之邦而國小勢危外侵內逼卒能導主庇民而身世無患者莫君子之道若也後世不察而以儒術爲寡效不亦疎乎

四書述

上論卷三

本

信學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敬之一字盡千古持身之防盡千古與入之道蓋偶而敬者敬從友生久而敬者敬從已生也人心乾惕少弛則便僻善柔便佞之人不期而至而苟能敬以立身則不唯非僻之友無自而來而道德之交亦必無乍合乍離之事蓋能始終行吾之敬即能始終成交之善君子同道爲朋唯其同寅協恭所以和衷不二小人凶終隙末總爲勢利生情所以毫無忌憚也君子能敬則連茹秉征而國家獲和衷之福不敬則嫌隙互生而朋黨因之以成交道所關顧不重哉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古人卜筮乃以鬼神決我心之疑非以我心聽於鬼神也文仲居蔡而為崇奉以極之其蔑本心之靈而希無妄之福亦已甚矣其可謂之知乎曰何如其知蓋婉言之而使人自思焉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仁體事而無不在故一節亦可為仁但為本心之全德深潛純粹而不可以迹求故即事未可以言仁夷之清四書述 止論卷三 信學齋

尹之任惠之和皆在出處去就之間而孟子謂之聖人子文文子其忠清亦卓然可見而夫子以為未知焉得仁者夷尹惠全體皆清任而無人欲之私以問之子文文子一節之清忠而有害之私以蔽之也蓋富貴不足動其心其人亦自有矯情鎮物之概而尊王之志討賊之義無間焉則雖潔已鳴高而未可語於聖賢大道故曰未知者曷乎即事未可以徵心而曰焉得仁者則就子文文子之人而決之也其仁蓋與由求赤之不知相去遠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予聞之曰再斯可矣 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又曰何思何慮似乎言思若有兩遂蓋理之幾微非思不得故有繼日之思有終夜之

思有弗得弗措之思至於事之行止不過再思可以即決蓋事之是非利害無不較然於本心之中我以是非為主而循乎理以行之則理之所是即利之所集理之所非即害之所生得失較然安能回惑唯徒計利害而不思是非則勢變無窮而禍患無定即使熟計審思愈覺事機叵測夫子於文子三思而曰再斯可矣蓋以事付事以理還理則不必躊躇而自無不利若規利乘便以為思雖使盡智竭能亦終何可必乎夫子之言蓋欲天下以不出位之思為正諄明道之行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凡人處危難而欲小慧私智以規倖免者未有不立殺四書述 止論卷三 信學齋

其身者也衛當強隣暴主猜防疑忌之時加以悍臣之直辭內外之積怨其於成公不啻甘心寢處焉矣武子以羈旅之臣縲紲從君刀鋸之禍旦夕不免設欲用智而韜藏隱晦以行之滅頂之凶不旋踵而至文公在外十九年其從亡者皆卿相傑出之才何變不嘗而欺詐可買且納餽薄鴆或有其心而未必行其事文公欲殺衛君其防閑當無不至鴆毒何事而可私行賄賂以狡脫之乎武子之愚唯不以艱危稍替其節而已人當國破君執之時呼籲無路點名之思諒不復計而乃忠誠懇至以其身周旋於患難之間而不復知有榮辱死生之故則其忠蓋篤擊雖悍夫為之流涕况英雄偉畧之主乎故武子之心時時欲釋其君而文公不以為疑納

館薄楊多方以求其生而文公不以爲怒及其事成得釋明白昭著坦然保君以歸而文公不以爲怨蓋其有死無二之心文公固已深諒之矣人莫不欲臣之能忠而尤難於主辱之能忠我有強鸞狼戾致怨於其君之心而彼有之死不悔之忠臣始終不二以求解免則雖英君察相亦必憐其忠而感其誠烏有既嫉其君而并其忠臣而嫉之也乎其後襄王不殺而衛君得生以歸則晉侯猶假天王以立霸而未敢干擅殺之罪耳武子之力固不足以及之也已人謂武子晦以獲全豈知武子之所以脫君固坦然昭著而文公自莫之能害也哉此其所以爲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

狂士志願太高自然不屑細事而其文采發越必有燦然可觀蓋其習於道德仁義之言服乎詩書禮樂之訓舉凡人世功利之事藐然不足以動其心則其意旨趨向之間必有卓然成就之美然或過高失中未免遺棄一切以爲高遠夫子旣不行道於身猶思得行於門人豈可使三千禮樂之徒爲輕世肆志之士哉子游絃歌雅化夫子莞爾色喜以其不遺小邑非如狂士脫畧近小也然唯以簡爲狂故能成章有斐異日受裁之後自然正諛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私他如狂而不直又如今之狂也肆其所爲狂亦大異乎簡者之所爲矣其得謂之成章乎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惡者人所同惡然人有惡而惡之則惡因惡起而我無欲惡之心人已無惡而我猶念之則惡已消亡而我無留惡之意惡不在人而反在我矣伯夷叔齊制行雖清胸中原無固我故得成其爲聖如使嫉惡過甚則是矯激以爲清惡惡以爲美其與臨深爲高者無異豈能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聖人惡矯僞之行計以爲直惡其有刻薄之心委曲以爲直惡其有周旋之意蓋其見諸事爲不同而其出於釣名之心則一也微生高之乞醯不必有掠美市恩之心而但其曲意徇物必欲周旋以爲容悅其心思行事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主

信學書

已非僞任自然則奄然媚世或有背理逆心而不止者故夫子舉其一節以斥之蓋計以爲直其意淺淺者人之所知曲以爲直其術工工者人多不知卽知之而不能言之也非夫子之指示孰能知其隱忍之心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巧令足恭匿怨而友外雖爲之不顧內必有愧於心夫子知其有靦面目或動於一時勢利之情而至於幾微隱忍之中必有忸怩愧赧而不自已者故以恥之發其良心且以左丘明之恥以明同然之不可欺使知用術雖工而其露需愧怍之羞有愚夫爲之咋舌而懦士爲之汗顏者彼雖靦然于一時必有愧汗于千古者矣世

之爲巧令爲足恭者亦思所圖幾何而忍惶惑自負于衾影之內哉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受天地之理本與天下爲公然胸中稍有私累便於化機有虧不與天地相似人知此身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初無彼此於其間則無論世間物用不足爲我有無卽我身一動一言亦與天地萬物公共何從有人已美惡之分聖賢分量雖各不同而萬物一體之意則一而已矣顏淵季路侍夫子有曷各言志之問慨然有三代之思焉子路勇於有爲故以車馬輕裘朋友與共爲

四書述

上論卷三

十

信學

對顏子虛以自治故以善勞無伐無施爲對其有財不吝有善不居實已進乎物我無間之域但念茲弗釋猶有兢業不遑之心則是大而未化也夫子之志因物賦物不待安排老少朋友目前皆吾與之人安之信之懷之舉世有同胞之量其視老少朋友如耳目指之相連而周通于一氣之呼吸其視一身之耳目手足如老少朋友之共體而運用于不識知之天其渾同之心覆載之量真與老少朋友有合體同流之美而非復有求合之心則渾然若忘真非學者之所能及矣夫恒人之情於已常苦不忘於人常患易忘已不忘者一物之細一節之微而騁吝不能去諸心人易忘者天地之大民物之繁殷然待命於吾前而每置之而不顧則唯其見

已而不見人是以爲已遺物而不自知耳聖賢之學有諸已者無不化人所欲者無不通其於心不當天地之篤生而不遺是以天下不可一日無聖賢也人於日用之間耳緣目接而卽舉意以通之雖以幾於無我亦何難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過者意所晏安勢所便利人所易有亦所易知然明知之而明便之則沉溺不出者多矣若能內自訟則立志以求勝謹小而慎微如仇讐敵國之不可稍犯豈有依徇隱忍而怙終不悛者哉世鮮能者故夫子嘆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則人人皆有作聖之基但知之不

四書述

上論卷三

十

信學

明守之不篤則不能孜孜好學以葆忠信之真以全忠信之用此實德所以不彰於天下也蓋聖人所以範圍天地貫徹古今者非有他端不過以忠信之實心行忠信之實理故配天配地俱在至誠不貳之中今人不能好學不知天下之理不出此忠信之心故昧於性命之微惑於功利之說搖於利害之變溺於小數之中意謂天下之大必藉才知技術乃可變化不窮而忠信之真遂以日格日亡而不可復保夫子以身立教而曰不如丘之好學蓋顯然示天下以能保此忠信者無非好學之功爲之也則其勉人爲學而自居於忠信之人非聖人不能爲此言也已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

書曰臨下以簡簡者帝王治天下之大道也人主以一
人而治天下必不能事事而爲之謀唯疎其節目而執
其大綱則居要不煩而簡約可守唐虞三代之世人主
所圖唯禮而絕惡未萌起教微渺不必繩束強制而自
有範圍不過之則第勗幾宥宥以操未事之先者則必
清心以爲宰治之本蓋大學一書言治國平天下之道
自孝弟慈立教之外不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得命得衆
必以慎德爲要慎者何敬是也敬也者治於獨不治於
衆書述 上論卷三 信學齋

衆式於內不式於外聖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天
下人情物理治亂終始之故無不較然於一心而勗其
幾康行所無事是以治不必繁而事無不舉若厭棄一
切而徒清淨以爲高則叢脞弊生而天下之亂從此茲
矣夫子以南面許雍知其有居要之道仲弓借伯子爲
問而取居敬居簡以辨行真有得於帝王欽祗之意者
蓋天下之事無一可不存於人主之心而人主一心無
時可不周乎百世之遠但慎其發而持其收決其機而
寬其至則舉綱挈綱而不致有紛更脫畧之弊若端主
於簡而唯蕩逸以爲期則必有施維解紐而王綱因以
不振者夫後世言治但知有行而不知有居即或有心
圖治而獨煩去苛亦不過居簡行簡而已豈復知有居

敬之道乎仲弓一言而帝王修己治人之道皆舉於此
則雖聖王復興不能易斯言矣治天下者慎無以脫畧
爲簡易而唯便利之是求可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聖門所學何事只在治心怒者情理所有過者幾微所
形心能常止常覺自然不遷不貳夫子欲形顏子善學
而難爲言故借不遷不貳以形之蓋不善未常不知知
之未常復行學必如此乃爲好學則凡鶩於廣博以爲
功者豈可謂之好學者哉顏子至健至明一動即照一
照即止決幾甚微故無任情匿過之事至三月不違而
漸且無照無止矣克己復禮非誠之之君子其孰能之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信學齋

七

信學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
辭 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義者無方之體不滯之用圓融變化而不離其宗唯聖
人能精之以陶冶萬物化裁天下自世多吝與貪者而
人知惠與廉之足尚故偏於子與辭者賢者猶或過之
然過之而辭予常居其是則取受常處其非而道不免
爲有方之物不知如其道雖萬鍾千駟可以授受而不
辭非其道雖一介取予有所甚嚴而必辨義在則權生
初不執于一定之間也冉子請粟而有釜庾之與亦因
其請而生變通之義焉至于五秉則必以義爲當與而

失之過矣九百之辭在原思不失為持已之廉而無以爲國家養士之典故以鄰里鄉黨通之鄰里鄉黨不親於朋友之母九百之果不輕于五秉之數然聖人與彼而不與此者論義之當否而不任情之親疎視義之重輕而不在物之多寡也然親疎多寡之間又未常無義于其間焉非聖人孰能與之妙合而無間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凡人見用於世全憑一己主張吾之才德果全母論世間好惡不能爲我重輕卽世類美惡可謂有關在我者亦不足爲我損益蓋有出類之德自然類不能拘有拔萃之材自然萃不能處故天下雖無求我之意而吾身自有特達之知則聲應氣求終無他往若我無可據而

四書章句 卷三 信學齋

徒望世之我知未見其能必也夫寒之裘夏之葛世之

所需天下終不能舍焉豈獨山川騂角之用爲然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心之爲仁如燧之爲火如波之爲水如天地之爲陰陽

初非有彼此去來之別自私自意間隔嗜欲萌生於是人

心之中皆以後起爲本體而別求一端以爲仁於是杞

柳栢槐之喻生而不復知本心爲何若此猶以昏聩爲

明鏡而不知其所以爲明者乃其所以爲昏也顏子克

己復禮一私不存心之本體湛然如天地之常明而未

常有一意之稍蔽卽或偶起私意而旋起旋覺還歸太

虛故率盡之仁常能持之三月之久其餘生質既過功

力亦疎故操則存不操則不存仁之合離全視功之疎

密而心之於仁遂不能無日至月至之分矣蓋顏子乾道由性而入心之所存卽仁如太陽照而羣陰自滅其餘以心求仁非教無由至故撥雲去霧而朗照漸生然雲雖蔽太陽自存靈雖蒙清體自在學者知其本明而常惺又何明誠之不卽爲誠明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大臣以道事君則德爲主而才爲輔故由求不能勝任大夫與聞國政則隨才皆可任使故三子游刃有餘曰果曰藝曰達知聖門達材之功曰從政乎何有知君相貴乎器使得器使之方而卽可以收集益之效矣

四書章句 卷三 信學齋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氣象溫和謙見明決雖有高路之節而無矯激之容故曰善爲我辭所以答其好賢之誠曰必在汶上所

以矢其潛確之志蓋聖賢義所不可一見卽決必無轉念游移其間而辭氣容容亦不過於矯厲以爲名高後

世潛德之士終始不出者猶有此意然氣象之間不免

少有矜厲之色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人之修永定之自天雖聖人不廢言命但人之所立與命之所遭若有不應然者則氣數之厄而非在人之咎

夫子問伯牛之疾而有斯人斯疾之言若怪若驚幾有疑造化爲不可測者要之修短窮達自有定數而人之存亡固不在是焉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凡人造詣既深則知有心者自然不知有境顏子性體渾全胸中純乎天理則隨其所遇無非性天流行物遷境遷之象何知有貧何知有富簞瓢陋巷本非對境貞心但常人逐境達士忘境聖賢忘回之不改其樂孔之蔬水曲肱舜禹之有天下不與皆非聖賢所知也不對常情言之不知聖賢之遠耳 聖賢戒謹恐懼未常求樂樂者爲學而有得於心孔之從心不踰而顏之

四書章句

卷三

信學齋

獨有立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施化卽我之施化天地之保合卽我之保合原未常有踣蹙不安之情自私欲間隔而我之襟懷乃不與天地相似聖賢爲學以治其心其功全在於克己克己者非於私欲既形而制之乃於私欲未形而絕之也人心本體精明昭然無有一意之不見唯私欲蔽錮而隱忍自安君子嚴以治心則無時或放當其一情未動而精明覺照之體炯然於方寸之中至於一意偶形而端之所起卽心之所絕其於私不啻如敵之搗而水之窒穴必至根株盡絕而後止焉則其刻急嚴厲之心其操持蓋已苦矣至於功力既深則本體自得而曠然有以復見吾心之天凡夫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無非吾心性體之廣大而脩理

之精微故取之而無不通証之而無不合其歡欣條暢如水之達其原而物之得所止故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必有彼此挹注之勞可以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而不必有勉強作爲之迹其於配地配天考建質俟猶夫手足之爲持行而耳目之爲視聽不言自喻何樂如之夫聖賢克己之事爲憂而復禮之境爲樂私去而帝王聖賢之禮皆在吾一心之中則平天成地之業不足以動之矣區區貧賤之境何足以撓之乎然顏之卓立不遠若孔之從心要之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則其好之而樂之亦與夫子之樂在其中者不相遠矣若簞瓢陋巷以爲樂則常情且不必然而豈以是爲顏子賢哉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四書章句

卷三

信學齋

堯舜人人可爲乃此理人所同得至於從欲風動則湯武亦有未能故力之所在未可強也但知其可爲而爲之雖使中道而廢必有所立若以其難至而不爲則猶不出戶庭而謂不能行遠也其得歸咎于力乎哉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夏篤信聖人何緣復有爲人之事但識其小而不識其大則便謂之不賢小人之儒亦猶是也子夏設教西河而以洒掃應對爲先務則其沾沾事爲之末抑可知矣故夫子以此廣之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宰不取長才之士而取篤行之士蓋長才易至
於擾民而篤行則可以省事此卽福世安民之大要也
善乎大註之言曰無欲速見小之意則滅明之輔理治
化可知無枉已徇人之私則滅明之有裨邑宰又可知
矣子游得人如此非千古用人大法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

丈人帥師而致輿尸雖殿後辱莫大焉孟之反以國家
之榮辱爲榮辱而不以一己之功罪爲功罪故於入門
而有策馬之言蓋意欲然則矜伐之心自去公忠體
國則愧厲之心自生入門之時固不知其言之脫於口
也夫君體國而不亢則雖敗而不責怨於臣故刪書有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主 兼書

取乎秦誓臣體國而不私則雖功而不自詡於己故魯
論有取乎之反若謂自知其功而爲此言以掩之其於
微生高之直何異豈夫子之所取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天地生人有賢必有否有君子必有小人全在維持世
道之人伸此而抑彼蓋陰陽否泰之交一勝而一負聖
人作易以神天道明王事而其言不過扶抑故內君子
外小人此泰道之所以吉亨也內小人外君子此否傾
之所以不利也祝鮀宋朝之世賢人君子之隱繁最異
者可勝道哉利口之鄙夫顯于朝則拙訥之君子隱於
野容悅之嬖倖寵于位則方嚴之碩士退於下稱先法
古之儒固不得與奸回佞倖之人同類而並升矣以明

良師濟之世而一變爲祝鮀宋朝之世宜夫子爲之深
慨也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常人視道爲身外之物故多悖道而不知聖人以道爲
必由之門故唯遵道而不悔蓋道周天地而不離于須
臾故人身之倫常日用固必以道爲範圍卽一生之禍
福吉凶亦皆以道爲貞悔聖人知其皆道之所終始而
非人之所能爲故唯盡其心於倫常日用之閒而不分
其志於禍福吉凶之內其見道者誠明而信道者誠篤
也人不能外而莫能由其知之者鮮耶其惑之者深耶
行不著習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主 兼書

文質相麗而一本於自然故有不得不存之質卽有不
得不存之文一以人心爲之則有所偏尚而必至於相
勝矣君子禮以義起而一本於時中故當質者不可文
當文者不可質當多者不可寡當寡者不可多何至有
野與史之弊乎若調停兩可而以爲彬彬此文質之所
以相勝而未有已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者是非好惡一循其理而不繆於兩端如矢之直而
未常有所岐也人之善惡美好未常不較然於胸自私
念起而利害得失之意糾擾于一心之中故善本好也
而其人有所怨於我者必摘其非而惡之惡本惡也而其
人有德於我者必求其是以好之於是喜怒哀樂是非

好惡交倚于嗜慾攻取之私而不復遂其直達之志矣
夫子不以枉與直對而以罔與直對蓋罔之爲義如繩
爲網其紛紜糾結未常有一絲之直而縱橫繆戾必以
兩端交倚而成故喜倚於樂樂倚於哀是倚於非好倚
於惡其初雖止一情之發而其後必有兩端之岐其於
天地靜而動直之理相去遠矣蘇子曰水之曲也或障
之木之曲也或抑之葢枉之非直猶一偏而罔之非直
則全體盡失昔人制字之義本取諸罔豈非以其交互
反覆而然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不如好知或可以言傳好必由於心悟好不如樂好
者日月至焉樂則三月不違矣此中分際甚微雖可爲
知者道終難爲知者強也夫子以不如勉之亦以見知
之不易而勿可止焉耳

四書述

卷三

信學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上者不從聞見而知不緣逕路而得卽心卽理而不必
別言工夫所謂心之精神是爲聖也儒者天姿高明學
問充足自能得魚忘筌而不必有舍燈覓火之見若姿
稟本下而學力未充則唯循循服習以使之漸進有獲
而已君子垂世立教豈不欲人人使知但舍其節目而
指其精微則愚者惘然無知而賢知之流將有憑虛索
照而流於異端者聖賢垂訓言其有不言其無所以絕
後人幽渺難卽之疑而非謂其理果盡於是也夫子教
人各有依據而參賜不廢一貫平居常欲無言性與天

道子貢固謂不可聞矣人奈何以詮釋講解之言而泥
爲刻舟求劍之用哉夫聖賢之示後人亦語其可以語
者而已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天地之理無有不一故在人心不可或分人生氣稟
稍雜則心志易分日用未盡而忽馳情於禍福之交功
力未深而卽冀倖於逸獲之數此皆根淺氣薄而心志
易馳以致之也樊遲姿稟多雜夫子欲其密以居心故
於問知問仁而以所務所遠所先所後告之蓋不以禍
福淆是非則淵通之照莫灼於斯矣不以功利雜學問
則粹精之修莫深於此矣儒者以學問變氣質先取心
志而純篤之心志既端則本體漸徹故昏者可以使之
明駁者可以使之清若稍有分焉卽罔之所乘矣豈可
以言知仁之道乎

四書述

卷三

章

信學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之道不過陰陽陰陽之
理不過動靜其於物也水得之而爲水山得之而爲山
其於人也知得之而爲知仁得之而爲仁其質雖殊其
原則一而已一動一靜盡天地之藏一水一山具知仁
之體人生氣稟清明義理完具則於其中各得不二之
體而爲知者仁者故知不必慕乎仁仁不必慕乎知而
性情體效各有彼此之分其爲情也則知者之樂在水
而仁者之樂在山其爲體也則知者之性爲動而仁者

之性爲靜其爲效也則知者之人必樂而仁者之人必
壽知仁之不相雜猶陰陽之不相同而知仁之不相違
猶陰陽之不相判分合之際理氣焉而已天地之間非
川流之爲動卽艮止之爲靜故天地之萬飛魚躍屈伸
往來皆動也卽皆樂也而知者之周通洋溢亦如之天
地之清寧冥覺得一常貞皆靜也卽皆壽也而仁者之
永貞無弊亦如之唯其不雜一意之私故有合體同流
之妙使稍有嗜慾存其間豈能始終合一如此哉夫知
仁異用而同體于無私山水殊形而同歸於不貳故天
下之道唯貴其得一以貞也若駁雜而不精則嗜慾紛
擾之私適以自賊其爲人而已豈可謂之知者仁者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中庸

上論卷三

孝

信

聖人常欲用魯非謂以弱爲強以衰爲盛也蓋王道之
本起於民心風俗之間而成於禮義廉耻之大民心尚
淳風俗尚厚則聖人之所以整齊之者不過紀綱法度
之文而民之向化如草之從風不必別爲更張而其時
雍於變易如也若人心已壞風俗已漓則必滌其功利
之汚革其夸詐之習使民心曉然知禮義廉耻之爲重
而凌奪欺詐之可羞然後說禮樂而敦詩書乃能釋舊
染之汚而就更新之化故唯人心風俗爲最急也聖人
之道雖一而齊魯之俗不同齊俗尚功喜詐故霸業之
餘必先蕩滌而漸刷之而其俗僅可至魯魯則秉禮之
國雖上陵下替而先王之教未湮改一變至道無難也
夫聖人治天下豈真有異於人哉唯其視道而不視

故寧用魯而不用齊耳設使齊變至魯其國勢之強弱
民衆之多寡亦必有加於魯者而要豈聖人之所計也
哉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之所以爲觚者先王制之也觚之所以不觚者後人
壞之也存觚之名而不爲觚之制觚其如人何哉春秋
大復古而譏變法其所憂者深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嫂溺手援不可以例天下以其視乎道也從井救人不可
可以責仁人以其視乎身也仁人君子既有救人之心
必有救人之道豈空持一意不顧理之是否哉可逝可

中庸

上論卷三

孝

信

欺君子無逆億之心不可陷不可罔君子有比義之學
比義之學精而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約禮後人皆知其合一而不知言博約之合一不
如言知行之合一也天地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
聖人約之不過三千三百之禮而已三千三百之禮初
非泛陳皆在人身以行之君子仰觀俯察以盡其藏多
見多聞以蓄其德而其旨要所在則唯實體諸身以求
視聽言動之則視聽言動之道得而天下之道皆得於
身矣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其於廣大精微高明中庸
無不致之盡之道之極之以溫故知新而其敦厚崇禮
之效不過不驕不倍以明哲而保身則知君子竭盡天

地之藏無非求得吾視聽言動之則故凡燦陳之在典籍者體之於禮而無不實獲於我身者也夫曰返博歸約則天下之人容有廢考辨而恃心思尚覺悟而輕學議者曰約之以禮則三千三百非身不行天秩天序非身不著凡夫知之所及孰非行之所及哉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蓋天下之禮未有不以入行之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聖人盛德精明如日月之麗中天何常絕人之見但賓客之士不見小君禮也南子之見權也唯聖人乃可以權非子路之不說後世之假托自便者豈少哉夫子矢之則甚矣融通之不可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道無方體隨事而在故唯中庸之德始能隨處充滿與道爲體若稍爲高遠則必缺于卑邇主于卑邇則不足

于高遠豈得謂之至乎曰民鮮久者蓋人心喜于好高未免易視中庸老莊之流有說可喜有徑可入衆必從之而中庸之德曠世難逢此其所以寡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爲仁之道但當求之於心不當求之於事蓋求之於事則雖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窮求之於心則雖夫婦知能

皆可以自盡子貢以博濟求仁而夫子以爲堯舜猶病蓋意在於民意在於衆則必家至以施戶給以濟其於時勢事理固皆有所不能仁者之人上下同流萬物一體卽此欲之所起無非心之所通故其立體甚全而操術甚簡蓋以無我言之則已中之嘖笑髮膚無非萬物百族之公共故不必私之爲一已以對待言之則已外之九洲四海無非已物兼成之一理故皆可視之爲一人不必私之爲已則已之所爲皆施而不必復計所施之博約皆可視之爲人則已之所濟唯人而不必復論及人之衆寡其能公與不能公唯視我心之通塞而不視乎及人之衆多則握要恃原理無有近於此者學者反躬內考卽不必驟語自然而比度推致以求通其於

仁又何遠哉夫人心於萬物如規矩之於方圓其理本無不達唯心有所蔽故物有所遺若反已近求而至誠惻怛以施之豈有求仁而不得仁者哉不言心而言博濟宜乎利未周于一方面害已過於天下也

四書述 上論卷三 信學齋

仁又何遠哉夫人心於萬物如規矩之於方圓其理本無不達唯心有所蔽故物有所遺若反已近求而至誠惻怛以施之豈有求仁而不得仁者哉不言心而言博濟宜乎利未周于一方面害已過於天下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夫子述而不作是知周天下之理唯知周天下之理故篤信聖人之書自伏羲神農堯舜以來天地之理已盡洩於聖人之言夫子爲之贊修刪定而天地之理已明不必別有創制而此理範圍莫越故知無不通學無不貫而著述之大自易詩書春秋之外無闕焉蓋刪定之事不過修明而垂教之功則揭日月而使之常昭焉江河而使之長流也其功豈在作者下哉 聖賢學問始終總成於信忘食忘憂憤樂相繼者信也邇世無聞不見是而無悶者亦信也後世讀先聖之書而欲窮高極

四書述上論卷四

信學齋

深狹小天地以別爲之說則皆恃一己之私智反入於疑竇而不知也夫子尚欲竊比老彭後人獨奈何不師孔子哉學者雖有聰明於此當益自信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天命之理於穆流行不可以言詮不可以迹象唯以勿助勿忘之意可會無聲無臭之原故識而不默則滯於有默而不識則淪於無默而識之者聖人緝熙敬止之心傳而顧諟明命之真的也然默識而不加之以學則以虛寂爲本體而枯槁之弊生矣不知默無所存以學爲存學無所宰以默爲宰聖人之學如日之以運而爲明如火之以燃而爲照未常岐功夫於本體而分心學爲兩端則達源之學於是在矣由是以誨人不必易理

以相曉不必異時以相示卽此默識不厭之學而無行不與足述無言其中無時不默無時不學而卽無時不誨此真觀體相呈而無絲毫障隔之蔽者夫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曰可謂云爾而此又曰何有於我蓋學誨不已固聖人無窮之心而以默識爲學誨則合人已而皆融於一性之中也聖人豈敢易言之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舎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無常體不修則壞學無盡理不講則遺義無定在不徙則膠過無定期不改則固聖人時時以此爲憂則日月常新乾健不已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矣夫聖人一身道全德備豈有他慮然一念少間則仁體卽虧

四書述上論卷四

三

信學齋

故川流不舎而終日無違聖人之心真與天地同其不息者也豈以德業旣隆而自謂已至哉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道體流行活潑故人身原自安恬自臨事接物而隨事異容然其申申天天之體自在也鄭黨一書記夫子臨事之容近信之色未常有矯拂勉強之情但因事而微無可察識唯夫燕居之時一端未兆如天將曙而旭日未升勾將萌而微風未損則天光生色於此獨呈子雖無時不然而窺子者不得不從燕居時見之也夫夫子一身動容中禮雖在燕居豈敢少懈然戒慎恐懼者君子之功申申天天者盛德之象要之鄉黨一篇固無處不從申申天天發露耳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周公之不見夢周公爲之乎孔子爲之乎聖人不因血氣爲盛衰亦周公之不見夢于孔子耳然孔子歸之吾衰何也蓋周公之夢不作一人血氣之衰而周公之道如故周公之道不行一世氣會之衰而周公之道常明也聖人乘時之心於此見矣

子曰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游於藝

凡學之道必始於工苦而卒於悠游其心理離合之端不可民也道者日用而不知人而志之不可徒驚乎其名而當躬行乎其實蓋學之初不過志道而漸而不已卽爲據德由志道之實體爲據德則凡游移以爲志道者不可謂之志道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人而據之不

四書述

止論 卷四

三

信學齋

可徒存乎其迹而當直會乎其原蓋以心守理謂之據德而卽理卽心則爲依仁由據德之直體爲依仁則知倚傍以爲據德者不可謂之據德也依仁之象性天流行鸞飛魚躍人而依仁不可端恃乎內而遂扞格乎其外唯迹之所在皆神而下之所形皆上則化而裁之神而明之凡拘執而不能通與虛寂而無所用者亦非所爲依仁也夫據德非志道不進依仁非據德不深而游藝則道之末務孰知志道而不據德據德而不依仁與依仁而不游藝則前之功力皆虛乎其進境驗其操功庶不致彷彿影響而有實獲之真耳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善爲天下公理聖人必無自私故願學而來必使受教

以去不吝已之所有亦不必計人之何如也未嘗無誨蓋誨各不同而隨材造就則高下皆可入道聖人立心之公造就之廣於此可見使非善與人同烏能誨人不倦如此乎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理非口說所盡立教而必以言者所以借口耳之用以開其心思之悟也學者有受教之心而後教者乃有施教之地若未教而不求通既教而不求悟則雖語以淵微亦如無有聖人誨人不倦無人不欲啓迪而因材造就必觀其心若不問其心而概以語之豈能激發而有當哉夫時雨滋物無日不然而不能不怒生於當春之時聖人教人無材不達而不能不誘掖於奮勵之際蓋

四書述

止論 卷四

四

信學齋

聖之所能爲者教而所不能爲者學也聖人亦唯欲達達人而已豈真能博施濟衆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聖人發無不中喜怒哀樂易盈聖人節之而不使之過哀易歉聖人滿之而不使不及蓋天地雖主發揚而冬道不足不可以成四時聖人雖主大和而悲憫不足亦不可以言中節也無服之喪內恕孔悲非萬物一體孰能如是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聖人一身出處莫不有其行藏之具而具不可恃又必

貴乎從時益出處者身世消長之大機也處不能出既負堯舜君民之心出不能處又有唯阿枉道之病故行藏出處之際貴有隨時卷舒之幾君子於此兢兢懼之唯夫大聖大賢義精仁熟於已身出處之具固已全備于修德樂道之中而於世道消長人事得失之機尤能貫徹於胸以明其吉凶之數故可行則行而無留滯之疑可藏則藏而無變易之慮蓋唯精義入神乃能與時偕行如此子路挾有用之具有見行之心能行而不能藏故有子行三軍誰與之問不知事機不可終極智勇有時而窮我有所挾以應世而世常窮我于所挾之外則不唯無具而且有危機聖人視之皆暴虎馮河類也唯臨事而懼則我常虛其心以觀物而物無遁我于照

之時復好謀而成則我又精其心以應事而事有適赴乎物之會吾之所以應物者未常無甚深之具而不挾一具於未事之先則有事而克顯其功者無事而不存其跡以處萬事亦無不善豈獨區區一將之任而已哉夫後世之士勲業表著而喜功不忘故有頻死責怨之語豈知昧於存亡進退之幾無一不有禍胎在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真有深於易道者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聖賢決不求富固是義理當然亦真有知其不可者蓋人生窮達豐嗇原具於賦質之初而得於有生之始其數一定不可強也草木百千萬類貴賤大小差參不齊

而其品質皆定於一核之中而成於果實之內故彼之不可爲此猶此之不可爲彼聖人知其不可強求而務絕之而寤寐之微唯求之於我所得爲之理蓋天生人而予之以德其所以爲理即其所以爲心故吾之所得即吾之所好吾從吾之所好而急求之則簞瓢可以見天地之心蔬水可以獲性命之樂人人可求人人可得若不求其可而求其不可無論求之而得猶非悅心況乎求之而必不可得者哉夫人生營營汲汲皆有所求大抵疲其精於無用之地而忽焉以終老辱身賤行皆自取也若蚤知無益而急轉其求於所好則德彰身顯豈特膏粱文繡之榮而已乎嗚呼爲執鞭之與爲聖賢無異力也無異時也而後乃不可悔者則辨之不早辨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夫子無時不慎而於三者尤所加意今人亦知當慎而果能慎者誰乎聖人亦猶常人但常人偏多易忽而聖人則必無忽焉耳無之敢忽斯其所以爲聖人也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聖人德盛化神所爲不可思議非聖人之絕人於推測也聖人德極廣大心極真純其事不出耳目之中而制作已在人心思之外故聖人之所爲必非恒人之所意唯夫同德之人淵源相接道德相符自能於精意所垂默識其所以然之理然猶有不圖至斯之歎者蓋至和至平之理非至誠至聖不能爲而至易至簡之文非至精至微不能識聖人作樂不過九功九叙之常而雍和

廣大實出於尋常意料之外夫子非不真知而盡善盡美終非測度之所能及也夫天地行生之理未常不在想識之中而卒非恒情所能料聖人德盛化神之理未常不在行習之內而亦非意計所能窺唯聖人能知聖人人亦烏知夫子三月不知之意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凡人皆有心之所安而至於去就所關其輕重最難決擇人知社稷爲祖宗所遺爵命爲天子所畀稍有失墜未免獲罪先人故天倫所關常不如社稷之重不知心有所安則社稷宜保爵位宜守若心有不妥則爵位社

四書

上論卷四

七

卷四

稷固不若天倫之重譬腰殺人與唯竊負而逃非輕視天下也心有不安則仁民愛物之政舉無措施之地故方寸已亂則欣然敞疑知夫本原失而措注乖必不敢復利天下也伯夷叔齊非不知土地垂於祖宗人民生於天地而斷斷然去之必決者蓋違父命而棄兄長心中惄然不安雖有善政而仁心不存固終無益于入國也衛君以子拒父其本心喪失亦已久矣又何他者足以道歟夫子不爲此子貢所以答於億度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今人但知境遇之樂不知吾心之樂故遇富貴則樂遇貧賤則憂其心知有境而不知有心故爲憂爲樂皆爲

境界而不自知也聖人心自有樂故境遇總若浮雲所爲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袪鼓琴若固有之者設不以吾心之樂爲樂而以境遇爲樂則雖傲睨富貴蔑視王侯亦不過貧賤驕人而已豈能如浮雲之過太虛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乾卦六爻潛見惕躍飛亢吾人當下一時具備學不探原縱依傍道理終滯格套故易者變易以從時之謂也聖人知夫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思無爲之體循環無端不可預擬稍有意外必與時違故慨然有不學易之嘆蓋動靜酬酢無往非易以一時而索卦則無變以一事而明爻則鮮通故必明乎性命之原盡乎變化之道使夫精神心術之運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其吉凶

四書

上論卷四

八

卷四

凶消長之機然後可以時行而無過焉則雖有聖人之德而使無積久之功亦未敢謂渾合而無間也夫夫子一身無在非易而猶曰可以無大過者蓋易道至神極深研幾幾之一失毫釐千里故未有過而不終至於大者夫子朝乾夕惕故不敢自謂無過至於從心不踰其可謂精義入神而無毫髮之憾者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凡人心之所好則形爲言言之所習則見爲雅夫子思必無邪心必執中行必居敬何在非詩書何在非執禮故於平日之素而窺夫子之言知其皆在稱引之中而不離於心口之際者夫夫子非有意於雅言而三者自不離於夫子自夫子有雅言而後天下知經學之爲功

矣記者恍然思之知六經皆會於聖心而人不可以須臾離耳 按子所雅言畧斷下八字一句讀方與四教罕言不語節不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聖人心氣和平不思而得何從有憤亦何須發憤但人之心思莫不有其結聚之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發爲才情流爲作用聖愚莫不有之唯不用之于道德而用之於功利則雖有一往莫禦之才而終成老大徒傷之歎是可悲也葉公欲問夫子於子路夫子絕不言其所憤何爲所樂何事而但曉以孜孜不已之心蓋聖人與人同其才情同其志氣但用各不同故造就殊異人

論語

上論

本

信學齋

當少壯強盛之時心思銳而莫當志氣勇而莫禦當其發皇奮厲真能忘食忘憂未得則憤既得則樂憤樂尋環候焉終老其不已之致人人有之但樂功利者發憤於功利樂邪淫者發憤於邪淫及其老而論定則邪淫之民沒不啻若飛塵而功利之崇宏亦不過草木榮華鳥獸好音之飄風過耳而已聖人以其壯往之才用之身心性命之內不誤入於旁蹊不漫投於世味亦不過猶夫人之心志而始而自得繼而兼成終而配天配地則唯其用得所宜故致此也夫葉公之欲得志也必有忘食忘憂之心吾人之欲有爲也亦有端一不他之志此於心思行習之中人人可自驗者但正用之而爲聖爲賢妄用之而爲邪爲僻唯在其人之自命則奈何以

作聖之才而自墮於利欲巧詐之私哉夫子此言欲人以其有用之才而用之於當用之地則豪傑聖賢不難決機而自至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天下道德無窮事功無盡汲汲皇皇尚恐惟日不足况於稍有怠弛夫子教人急切著鞭莫使片時放下故敏求不息之意不啻數四叮嚀此章現身說法又借自己以接引世人使人不敢有希冀諉托之意蓋人之所以怠於有爲者大抵自謂已知也自謂已知不必復求不知知卽性生必藉于古故生知一念最足情人敏求之心夫子學雖一貫博必約禮然亦必多學多識方能知一知約故曰好古卽夫子博文多識之功曰求之卽夫子一貫約禮之實而敏則貫徹於博約多一之中以得夫卽多卽一卽博卽約之原者也夫子生知所以能敏如此今人知識不及孔子敏求又遠於孔子而謂我且有知則曠古今而安有聖賢豪傑也哉此夫子所以不得不借已以示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一心至常至順至平至實何從有怪僻悖亂之端蓋口之所絕可以覘心之所安故其一心之中道唯尊倫言惟忠信則怪僻之論無自而興渾然太和純然天理則懸張之端無自而啓萬事得宜萬物得理則悖亂之事無自而言務民之義盡人之道則鬼神之談無因而設此非謂四者不可立教而故爲不語以強制之也

理有所足而心有所安則不正之言自不設于聖人之口耳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人貴能自得師不特善可法者為師即不善可戒者亦為師蓋師也者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人不以人之能益我者為師而以我之能取益者為師則凡日用之交接載籍之參稽與夫一見一聞之得失無非我心補救之助矣以此進德何窮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受天地之德則完全具天地之生未有全具天地之生而不克自生其身者大禹黃龍

四書

上論卷四

二

信

負舟帝舜烈風雷雨而能弗俱弗迷此非傲倖于苟免也理有必然而事有可信則恐懷疑惑自不入於聖人之心耳今人以世路險巇動有憂虞良蕙之處豈知盡其修德固可化險為平履坦而貞乎聖人一部論語皆明哲保身之道真桓魋之所無如何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聖人全體周流純然是道如大化之有行生無時不在耳目之前學者以見聞求孔子則無處可得孔子以意象會孔子則無往不得孔子故夫子以無行不與之實自揭以示人蓋天無不在而人不知也聖無不在而人亦不知也人自貌言視聽以至動作云為莫非夫子之

教範圍不過學者親炙聖人而猶疑有隱則是以窮高極深者為孔子而不以庸德庸言者為孔子也夫性天之道不出文章人知無言之述無行不與則視聽言動安往而不得其為孔子也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教有不得不分者教之所以列其途也四教有不得不合者教之所以歸于實也知四教之分則可以得擇約之序知四教之合則可以知一貫之功蓋行者何忠信之在一身者是文者何忠信之在載籍者是人當受學之始則四教不可以不分人當受學之終則四教不可以不合記者一言而下學上達之理皆盡於其中真終身由之而不盡者也

四書

上論卷四

三

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天地生人原無聖凡之別止此實理具在人心所謂恒也人自知覺既開遇事作意增一才智即損一天真多一心思即虧一實理故徇人欲者極智慮樂天理者任自然從古迄今未之有易也夫子由聖人君子善人而思有恒見聖人君子善人總不出此有恒之一念蓋恒者何此心此理不易於古今者是也人於利欲場中鮮不知道德之可貴人於危難之時罔不知苟免之可耻此理恒久故此心恒存今人不知有恒為可貴而惟有盈泰之為慕故往往多方曲折以為之不知作用愈多

則本來愈失此心之實理所以耗洩於矯偽欺詐之端者不知凡幾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人能於至變之中常能識取此不變之心則以幾於善人君子聖人又何難乎夫簞食可却而萬鍾則受非萬鍾之急於簞食也不屑之心不能常存是以終變耳人知恒心不可不存則何人不有作聖之基哉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當釣而釣釣自不綱當弋而弋弋自不宿聖心即是天淵飛躍俱可任意故釣非求得而弋非殺機聖人之心固與魚鳥同忘於一機矣王者殺之不怨亦如此意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即書述

上論卷四

信學齋

信學齋

此夫子教人闇然默識之學不知而作意在求名非徒妄作然吾人止此一心向外多一智慮即向內少一精思故君子求已止期有益于心不求有見於世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則聞見無窮而吾心日益譬如買人積聚惟取歛藏不期外炫自然日充月盛而有積厚之光所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知之次者見其真可求知實能融熔非有自謙之意蓋生知之下唯此學知一途足以齊驅而並至耳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聖人全體渾然純乎一善雖有不善入焉即化如洪爐之點微雪烈風之舉鴻毛質化形消無復留滯互鄉之

童子未必即異於互鄉童子之見未必即可與言而夫子許之見者童子雖有不善而夫子之心無不善夫子心無不善則童子之見亦必有感於聖人之善也蓋聖人之心與人為善如元氣之在兩間無不充滿但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物自為受而生者無心聖人善與人同但能使我心無時不與不能保天下無人不善故與其進與其潔者聖人無不可同善之人而不與其退不保其往者天下貴自勉於學聖之實也今人不能保我心無時不善而先計人之受我善則不能先難而後冀後獲不能立人達人而唯思博施濟眾舍可必而計不可必豈聖賢守約為己之道哉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即書述

上論卷四

信學齋

信學齋

仁者心之湛然虛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者也故欲即覺覺即仁人當昏蒙蔽塞之時豁然而有一念之警覺則警覺之念即仁至之心但時時覺即時時仁一時不覺即一時不仁矣故不難於至而難於留省察操持無時可已則天德之純積久而熟子曰仁遠乎哉曾子曰任重道遠不遠者言其理道遠者言其功以不遠之理而加之以道遠之功庶乎日進無疆而為成仁之士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就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聖人中無意見當言則言司敗初問昭公知禮夫子自

應若以知禮司敗後舉子言之過夫子自然直認以爲過蓋初答司敗之時夫子不知司敗欲証其過也後聞司敗之言夫子亦不知前有知禮之答也泛然議上不敢加以指斥之詞舉事而言不敢曲爲掩諱之論一言而不許不阿之美具備焉非聖人孰能爲此言也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聖人虛懷樂善一端之長必虛心採納一歌之妙必盡其旨趣蓋心和氣靜則天下之善必無泛過於我前故聞之而使反之而後和其從容涵泳有出於自然而不知者聖人取善之誠真摯如此至於與人爲善則斯人自有以相感而非聖人有以爲之者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四書章句

卷四

聖

信學齋

凡人躬行未備則文章必無發見乃文曰猶人而行曰未得者何蓋人心多一發露即少一潛藏聖人自見文采光華昭宣盛大猶恐有意表暴或至務華鮮寔故深加檢點內省欲然必欲返之至實之中不使意念稍有脩飾之事蓋文章不能以自閎而庸行常恐其未能聖人篤實之心貞固如此今人實行未修而務求文采豈知充寔之光正在庸德庸言之內乎中庸闢然日章而以淡簡溫爲文之寔斯真可謂知聖人之文者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世人親仁聖爲太高故舉而饒之不可能之域不知仁聖難而學之可至夫子辭聖仁而居爲謙明欲以爲

誨教天下以學聖仁也然爲誨可能而不厭倦不易能聖仁無他正此不厭倦之心至誠無息而純亦不已耳蓋爲者成已而誨者成物聖仁唯此成已成物之心實而有廣大之功周流而無間隔之意夫子雖辭其誨而居其功則聖仁之寔固昭然於自任之下矣公西不讀夫子之聖仁而以爲弟子不能學蓋公西之心亦欲以學爲誨者學聖仁而厭倦之端則自覺其未能去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子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四書章句

卷四

聖

信學齋

福善禍淫理之所有故聖人不敢以爲無禱災所祐理之所無故聖人不敢以爲有益不無所有者然鑒不虛所以惕天下爲惡之心不有所無者淫祀無益所以戒天下所福之念聖人言鬼言神盡於此矣佛家竊儒者禍福之說而設爲形象以言之於以警世覺民亦已可矣而乃流爲祈求邀福之術不亦過乎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者用物之淫侈而曰不遜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蓋等威無辨名分不昭在事有冒上無等之嫌而在心有不奪不壓之禍其於世道所關非細故矣夫子隄防世俗之狂瀾潛杜人心之不測知其皆起於奢故特深切而著明之固者文采不昭焉野鄙陋天下不可無名分甚于不可無文采故曰與其不遜也寧固有世道之責者若能建中立極以範圍下民固爲盡善倘禮樂未遠而治取近古則去其太甚首在緝奢可不明立制防以

懲驕抑僭也哉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人心無欲則安有欲則擾君子心胸廣大正緣視履坦途故隨處不改其樂小人患得患失則戚戚之心循環不斷蓋君子無欲由于知命小人行險由于不知命知命者窮達任天而進修不倦故歲月精神皆爲實用不知命者顯晦一定而勞勞措思終其身於不可強爲之中而心力徒耗迄於一無成就而已君子小人得失爲何如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夫子一身中和具足譬如四時運行而無所不備也蓋溫威恭者夫子盛德之容而厲而不猛而安則於三者之中各有中節之妙蓋威儀不本自然必有偏倚之處夫子一身非有作意而既見其溫又見其威又見其厲卒又無所過無所不及則非盛德自然豈能渾然全備如此記者擬議言之真有形容無盡者歟

四書章句

卷四上論

七

信學齋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凡人最難處者君臣父子之間最難居者奇節顯名之事蓋君臣父子之際不可以爲名高我居其美名則彼必有受其惡者故事君而有忠名事父而有孝名處兄弟而有讓名皆非仁人之所欲也太王以孫有聖瑞欲舍長立季雖非溺受之私然使太伯顯然居讓之名則太王未免有圖度天命之心而季歷亦終無越次自立之理而後世之舍長立幼者皆將援引而爲辭唯採藥一逃泯然無迹一若當日之天下爲季歷之所當固有者而太王不失爲慈父季歷不失爲弟弟矣已無稱名斯人無慚德其德之至爲何如哉按聖賢處事見幾甚明堯舜知商均之不肖則讓舜禹而商均無失國之醜太伯知季歷之將興則逃荆蠻而太王無立幼之嫌其視富貴功名總爲身外之事而於性分之加損無有也後世如唐太宗居不次之地建非常之功建成元吉不得宜君固矣然建成立勢必不終俟其敗而取之未晚也太宗之才豈不能扶家定國者而殷庭喋血亦獨何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吾心有自然之天則其名曰禮恭慎勇直四者皆美德也美德而不合於天則與無德同夫子爲不及者進之

爲過者抑之無非教人以待備之道然有禮維何亦曰好學而已矣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與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民性本自仁厚唯在主張世道之人感發而興起之中庸曰敦厚曾子曰民德歸厚薄登人心之本然者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記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曾子引詩以自明其平日敬身之道而以見其有終之意呼小子者欲其共勉於守身也觀此益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全而歸之斯可謂之無忝所生也已

印書

上書卷四

上

信學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今人一至臨民容貌必暴慢顏色必欺詐辭氣必鄙倍蓋當居高臨下之時必有矜驕輕肆之態故聖賢每至臨民必曰莊以蒞之又曰使民如承大祭蓋慢心一生而民情之欣戚事理之幽隱俱忽畧置之世未有一身不能檢點而能下達於輿情者聖賢知一舉一笑皆休戚所關出於我身者甚微而被於民生者甚大故兢兢業業以求治其性情必使清明在躬而後治理乃可以漸及蓋治四境者不在於四境公庭之上賞罰當而四

境自無不治矣治公庭者不在於公庭一身之內志氣清而賞罰自無不當矣聖賢之道最簡要最易操彼舍一身而責治於百姓者其得謂之有道乎哉所貴乎道言貴道不貴治術也貴道在三者先斯遠斯近固道也斯遠斯近而其他可無餘事亦道也唯一身治而他無不治故君子貴道不貴治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人能尚致靜澄一于爲己自能冲然虛無一念不有願子無伐無施正是虛無實諸然虛非真虛無非真無無一不有而無一自無有不實而未嘗自實曾子有見於此而難形之故卽好問之心以爲其虛中之妙而犯

印書

上書卷四

下

信學齋

而不較則益以見其專致凝神之象也曾子想慕思維欲幾一渾融虛靜之境而省身克己嘗覺未能追念昔友嘗能及此則歎想緬懷又不僅哲人云亡之感矣曾子曰三省身至此又有返本還虛之妙乎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唯有死生不奪之節而後可以托孤寄命然一於艱貞者亦未必卽能安危濟變也才節兼全非有德者孰能當此然三代而下能爲此者猶有不學無術之譏則論君子者其又不止在才不止在節而又必在乎學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人心寬廣者患其止息強忍者患其狹隘大抵各安一偏故鮮有能仁之士曾子指一爲仁心體使爲士者勉而持之蓋任重行遠之人非有大力不能勝非有久力不能至也人心不弘則不與天地萬物同體然弘而不毅則一念求仁旋至止息雖欲爲仁終未可謂之能仁也死而後已止此萬物一體之心無念不省無時不存卽至希聖達天猶恐未能未至蓋仁之本體原是如是設一念自足卽一念間斷而純亦不已之心已失之矣故曰不可不弘毅蓋不弘非仁弘而不毅亦非仁弘與毅非兩念重與遠非兩功曾子此言欲人以不已之功體元善之全耳

子曰興於詩 立於禮 成於樂

則書

上論卷四

章

信學齋

學詩而不能興不可謂學詩學禮而不能立不可謂學禮學樂而不能成不可謂學樂古人學一事必有一事之益總於德性有關故稽古皆爲我助今人皆知讀詩禮樂矣而能興能立能成者誰乎然亦非勉強而致之也功深不已則取效自然夫子亦自人之學古有獲者而指其得力之所由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故有道德齊禮之方不可使知故無刻責強民之事蓋化行俗美全在上人自爲嚆成非必家喻戶說而有一念責望於民也先知先覺止期以我覺之初不計民之知覺躬行不已則感發自多若以知覺求民勢必爲瑣屑爲刻深而治理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

責民急則責已必疎三代以後大抵責已者疎何常不務責民哉 使由之法非躬行倡率不能使知之法不過條教號令而已

子曰好男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天下之亂大抵生於有激知疾貧之亂則才技者衆不可不予以衣食之資知已甚之亂則不仁之人不可不予以寬假之路蓋從古至今不仁之亂多在朝疾貧之亂多在野唯上之人知禍亂之所由起而安全設處以使之得所則可以長治無亂而永享太平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人生嗜慾日衆私意日鋼稍有不得非驕則吝不知大舜魯與人同妙在舍己大禹不矜不伐故拜昌言誠知

則書

上論卷四

章

信學齋

道量無窮則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何況一才一技奚足驕吝蓋有周公之才決不驕吝而有驕吝者必非周公也曰如有曰使言器不足以居才雖美如周公尚不足觀況未必周公者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人生功利之念卽從道德中潛滋近名之心卽從務實中並起大約道力深者其念稍遲道力淺者卽一日之內學未及謀而利祿之心先至矣日日晤對聖賢卽日日坐馳功利耳豈能有得於學者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聖賢行藏出處全憑一道主張唯胸中能守一道則貧賤可安富貴可棄蓋從古治日少亂日多故聖賢進必難退必易但道在天下非學無由明使言道而不言學必有表邪異趣以爲道者而學之於道要不可以勢利之心處之從來紀綱爲國勢所憑道德爲世運所繫國之治也尊卑有序刑政有常世之盛也講讓型仁貴義賤利則入其中而有清和成理之福若小大相陵則國必傾危詐力相先則世必否晦雖履其位必違其心而貪昧苟且之私有不可以告人者矣君子奉典訓以爲周旋遵周行以爲視履必先有至誠不貳矢死不悔之心而後可以遞世無悶蓋學以求道而或有學成用世之疑則不見用而學之好即疎矣道以濟世而或有枉

四書

上論

章

信學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凡人不當其任不知所任之難不履其地不識此地之境越俎而謀未有不粗疎而鮮當者故夫子戒之蓋人各當其責各治其事則國家無侵官之害亦無曠官之弊矣記曰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凡居官而不知其體者未有施之政事而能皆當者也此不在位不謀政之說也

子曰師聲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舉卒章則初之美盛可知未有始不當而終能獨盛者

夫子正樂賴師聲以傳師聲去而樂亦無與言矣可勝歎哉蓋雖有釐正之功而無考聲之助則亦無以比音飭器而昭太和于天地間耳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怯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人情矯僞變詐大抵淺露者易知深隱者難識世有凌厲傲僻之人矜已上人恃才絕物當世望而畏之其淫僻猶在容貌辭色之間使人知所避忌而其人亦尚有才可取有氣可使唯夫既不能爲欺世籠物之才而其心又不肯屑屑焉以居人後于是以其深情飾爲厚貌其坦率似狂其謹厚似侗其樸實似恇怯而究其隱微之中行事之實雖狂而實非坦率也雖恇怯而非謹厚也雖恇怯而非樸實也則于人既不可親而于事必不能濟其自立必敗而與之相因亦必有載胥及溺之禍聖人能無深絕之哉

四書

上論

章

信學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問工夫最患止息學如不及則用功時已無一念悠游而又胸中常存一恐失之心則拳拳服膺自強不息學安有不成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聖賢所以異於常人者總一不與之心不與者非功成不居之謂理所當爲者爲之而初不以已爲之也事所當止者止之而亦不以已止之也蓋行所無事則無爲而威矣舜禹之有天下其事固異於常人舜禹之治天下其功亦遠于後世然既無貪利亦無矜張唯盡其心

于當然之爲而不知有富貴顯名之事則既不有已而
知明處當又何一事不可爲乎若夫功成不居又其事
之後焉者矣聖賢一介不取而天下不辭總唯心之不
與有以絕於常人焉耳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焉
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堯治總一天治放既無能名又有成功文章而成功文
章亦終在不可名言之際夫子深見其大而終不能傳

之故以巍巍蕩蕩煥乎煥乎以想像於意量之間今人
試觀堯典一篇以及舜典禹謨所載此種規模豈是後

人可到蓋舜禹且在函蓋之中無論三代無論後世也
然堯所以能如是者亦唯與天同德而不以己與於間

故首言則天無名以明成功文章之所自出蓋可名之

功功即易至可名之文文亦易知以其非天道無爲之

實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天地氣運之隆替見於人才之盛衰而天下人才之盛

衰又係于君德之厚薄蓋五臣之所以奮庸熙載者唯

其重華繼美復旦光華故運之盛而能篤生德之盛而

能登用也周才之盛雖稍遜唐虞然夏商以來皆不能

及則五臣十亂洵可比隆而其所以能如是之盛者則

周家世德作求而文王又恪守臣節故能蘊育培養以

至于十亂之盛也夫周之才雖美唐虞實周之德能無

愧於唐虞可見有積累之德而後能有將生之才則才

之盛豈不難而千古古人君可不修身積德以爲作育人

才之本哉 按人才之難莫難於盛禹湯生於崛起故

佐命不過一人舜武上繼堯文則人才遂致類聚蓋周

家培養百年然後賢才樂育而間出之才即一二人已

當天心至於連類並生則非積德累仁不能致也後世

人主當人才彙聚之時不能修身取人而推殘成虐以

播棄之至于爲節義爲黨錮誅夷驅逐靡有孑遺然後

人才去而國隨之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豈知

賢才彙生皆祖宗積德數百年之所致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今人動以豐奢得宜爲大禹用中之妙豈知聖王心法

總在天上天下之間蓋其心無時不對祖宗無時不敬

天地無時不與天下臣民經理致治自然服食起居必

不稍有自爲之心而嗜慾清明一身服御之私不以關

其敬天勤民之意矣如以文質得中爲無間則聖人但

曰菲曰卑曰惡曰美曰卑曰力足矣何必曰致美致孝

盡力乎哉要知曰致曰盡則聖王敬勤之至竭誠之心

俱已一一傳之固不僅以劑量得宜爲精一執中之心

法耳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言者不能不言而又不欲盡言也罕言利則其端務民義可知罕言命則其修身盡性可知罕言仁則唯從事於爲誨之實而未常輕言夫仁道之微矣蓋聖人切實開修之道有如此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博學而無成名黨人之意非是然孔子時時收歛唯恐一念涉於汎馳故一聞黨人之言卽有返躬自省之意而謙之又謙虛之又虛商執于御蓋真知義理無窮卽

一藝之卑亦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能有以盡其精微者聖人下學之功返於至卑精于至實者如此非以黨人爲謬而寓言之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王制禮有因時而制宜者有範世而防俗者人心日趨苟簡故禮之始作必委曲繁重及其後也必徃於便安麻冕之變爲純拜下之狎而上無非脫畧便易之端非有崇儉誡奢之意然聖人處衰亂之時而欲致防維之漸必不能取事事而與世矯之故衣冠制度可以與世推移而名分綱常必不可稍有踰越蓋觀回世道不在文爲制度之間而大德不踰乃可有綱舉目張之漸

也聖人處魯微較麻冕從純非以二者爲繼而從之但世當積弊必先正其大綱而委曲綢繆非有積累之德不能逮及聖人救時之道於此可見後人道德不修而屑屑於官名法制之間者召亂速禍不亦宜乎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人生一世所以日遠于聖賢日趨於庸下者總一有我累之有我則心不虛故不唯事而唯意而意則期其必成必則固而不化反覆循環日爲我用而不自知也聖人之心擴然太虛當其未發純然至中及其發也渾然太和總無有意安得有必有固而有我然聖人非能逐事而求去之也人之心體本自虛靈聖人全此虛靈自然一意不擾而天鈞泰然耳

四書述上論卷之五

信學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唯其禮樂文章燦然昭著故大綱紀倫常小而文爲制度皆天地之所以清寧日月而脩舉之視其雜亂者而釐訂之非徒以一身而已凡以爲天地立心爲生人立命也聖人身處其任其於天地之心不啻口耳命而呼吸通人世險夷何足動其意念夫子斯文數言不徒以修身自解蓋當孤危援絕之時鑒有泰然自信之意知夫固必能亨危必能釋不唯生寄死歸實有斷然必不至於死者所謂仁者不憂其

道如此其後匡人卒不能危然則夫子非有奇策以免禍實有信於一心而不知其然者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千古聖人未有多才多藝者蓋其氣質清明心思睿哲自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能無所不曉庸人于天下之事大率能於此而不能於彼者其心必有所蔽則其思必有所域故人之不能實由心之不睿致之予貢能知夫子之聖在多能之外而不能知失子之多能即在聖之中故於天縱將聖復加又字以言多能則是聖與藝

上論卷五

信學齋

三

信學齋

能判然為二而人不能學夫子之聖者或不免妄思學夫子之多能矣夫子於聖既有所不居而多能必不可以立教故言鄙事以見多能之不足矜又言少賤以見多能之非所急而牢又引夫子平日之言以証之蓋學問之士必以心性為尊用世之人必以道德為尚功名且不足貴而况一才一技之微哉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夫之問本是空空他人遇之便無頭緒聖人何以能叩兩端蓋事之必有兩端非一貫者不能知遇問而叩兩端非虛明者不能叩叩兩端而必竭盡以告之非至誠者不能竭也今人於鄙夫來問果能於空空而知其

必有兩端乎果能於兩端而必有以先叩之乎果能既叩之而即竭誠以告之乎聖人知天下之理即在天下我存一意於事先則事未至而蔽已生我歉一意于事後則事既至而蔽益甚故誨人不倦正以自濬其知而不自有其知乃能通天下之理耳世之驕且吝者其得謂之有知乎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子思伏羲舜文而不可得又不可以明言故托鳳鳥河圖以寓意蓋明王不作天下莫宗皇皇求君至此而有終已之歎非欲以鳳鳥河圖為已瑞而歎其不復能興王業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上論卷五

信學齋

四

信學齋

聖人之心無非天則外有所見心必應之其作其趨皆有出于不自知者今人亦有此心但不能隨感即應而四體之中又不能不言而喻是以漠然無關不知惻隱恭敬人同此心唯聖人全之而能從心不踰焉耳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人道德渾全神化莫測學者不知求已而但思學聖則望之而彌難擬之而愈失故凡事皆有窮盡而聖人之道則無窮盡凡事皆有方體而聖人之道則無方體唯夫子誨人不倦而無行不與故不引之於杳渺無據之途而循習之于日用視聽之際使之近而求之于一

身蓋博之於文則雖古今載籍之藏天地縹緲之太皆爲我用而不可使遺軼於見聞而約之以體則雖清極必本三百三千參贊瀾淪必由視聽言動其運轉周於宇宙其本實始於一身此非夫子一人之道而皆我之所自具者夫子以此立教則學者之心安能自止是以觀夫子之神化知其皆吾才之緩歟觀夫子之高深知其即吾才之廣大唯聖人不殊於同得故吾才即可以窮神而竭盡吾才以求之由是日用之際皆有精微一心之中自呈天則而心目之間不復更有高堅前後之慮矣夫夫子之道即在人身自具之中我循博文約禮以求道則克已即至於達天若舍我身而希冀想像以從之則求愈難而失愈遠是以顏子一生唯知克已

而書述

上論卷五

車

信學齋

復禮而不敢爲希聖希天蓋雖卓爾有立之後而其博文約禮依然欲罷不能終不敢妄言神化而求道於依稀影响之間也欲從末由喟然之歎固是望道未能亦何常不示人以學聖之實功哉凡求道者亦求之於我身自有之禮而可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聖人取惡不循其分蓋凡人當前之遇皆有可安而必欲慕悅人世以爲之則強飾而行即是欺天即是行詐今人於吉凶喪祭之禮日用動靜之間凡不當爲而爲

者皆無臣而爲有臣者也夫子曰寧死二三子之手曰不死道路聖人切實心胸近裡者已一毫虛飾之見自不得而入之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天地生物皆爲世用子貢藏沽兩喻意原在沽夫子兩言沽之則沽固無再計但善價二字固甚得聖賢重道深心而輕露一求則已啓後人以干時枉道之病夫子既不言藏亦不言求而但曰待價則相時之意守道之心一一包藏含蓄聖賢一言之間相去固如是乎

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而書述

上論卷五

本

信學齋

然太和則異類可引爲同儕鹿豕可視爲交友非漫無分別而與世波靡也夫子欲思避世固出於一時寓言然以忠信篤敬之心行道德仁義之實則暴不能侵詐不能害雖蛟龍可擾而馴虎豹可狎而使而況於人乎而況於世路之險巇荆棘乎易曰安土敦仁正君子居之之義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正者聲歌先後之次第堂上堂下之尊卑翕純嘏繹之和鳴皆賴夫子以釐正之而大者則在於雅頌得所蓋雅頌者樂之篇章雅頌失所則燕勞贈答僭差無倫郊廟朝廷紊亂失次諸侯郊禘大夫歌雍皆自此始矣夫子正之而雅奏於朝頌行於廟當歌者歌當止者止

剛篇章既正而名分自嚴名分既嚴而歌奏自協豈有
家微而歌相維享使而賦湛露者哉春秋詩樂失傳則
國卿相類以贈答當否爲優劣則雅頌得所之功關於
正樂爲不小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何有於我哉

聖人進退周旋動容中禮而又實盡其心故時時反求
心口相証若曰出入居處之道何一而有於我哉蓋聖
道未能正不在大日用飲食之際無一而有已至已能
之心矣子路終身誦之便有自足之意故夫子以爲未
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制書

上論卷五

七

信學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樞紐不可判隔則唯太極
故曰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往來相繼而無一息之少
間者皆太極爲之也人心一息稍間則私欲潛滋天地
一息稍間則薄蝕震裂聖人法天而體道不使此心稍
間於須臾動靜之間凡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總欲自強
不息以與天之不已者相赴也而象不可指莫如川流
夫子朝乾夕惕汲汲敏求其憤樂相繼之心真如日月
寒暑之迭乘於兩間而未常有一息之稍間一旦臨川
流而忽觸其機不覺慨然興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蓋帝王緝熙不已故曰不遑聖賢至誠無息故忘
憂忘食人心一意稍懈卽化機有虧凡功德不立而累
沒無聞者皆舍之一念積之也夫子首肯時習而累言

敏求以見乘時之要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不
知老之將至蓋人以不息之功法不舍之道則精明覺
照息息常存何患不善之有不知而知之有復行哉今
人於一日之中其善未有一時相續者無惑乎私意充
塞而功業爲之俱隳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德之所好本於性生故民之秉彝未有不肖是懿德者
但人心易動於欲故好德不如好色之真夫子屢言未
見好仁欲望人之誠於能好耳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

大凡天地之間道德功業無不可就唯聽人之自爲故

制書

上論卷五

八

信學齋

欲止則止無不可止之幾欲進則進無不可進之勢蓋
覺隆高大之業無非人所自爲故吾之一身可以使之
爲聖賢可以使之爲豪傑而不爲者則雖跬步而不可
以強致蓋志之所至氣亦至焉理之所貞數亦集焉天
下之事豈不視乎其人哉

子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

語之而不情正是不達如愚精神蓋心靈煥發觸處洞然
自有一種會悟神解處他人行之不情尚有一分勉強
唯回語之而不情則體會俱出自然如此神解夫子能無
深與之歎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凡人平日工夫大抵進時少止時多蓋不進則止天下

人未有一時不在止境者也顏子有進無止則不已之功力行之勇真與逝者同其流行如此進道豈可程量而限于時命夫子所以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苗無不秀然而有不秀者此何以故秀無不實然而有不實者又何以故蓋不加功於人而徒聽命於天未有不於尋常意料之外者人生不進則退不成則敗勢無中立事無定情天下自然者果足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人生悠忽大抵皆在後生彼以歲月甚長曠廢亦不甚惜豈知轉盼之間便是中年末路乎人於後生之時能作無聞之想則血氣方強自不敢蹉跎歲月若四十五

十雖悔何進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者紀律森嚴如法之繩人理無可逃故必從巽者十分委曲如風之入物情無所拂故必說此是進言者之善全與聽言無干若能改能繹則言既有當自然受益如不能改不能繹則雖貌若有知而心中實冥頑不覺矣聽言如此雖聖人如之何哉聖人誨人不倦而曰吾末如之何者蓋聖人所能爲者從與說而不能爲者改與繹也水雖善浸不能入石火雖善灼不能熱冰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心妄想欣慕不可謂志志者秉於理而不同貞於性而不易者也人性有善無惡故心之所之皆正而不邪今人於富貴功名動謂有志不知願望期必本非根心故盛衰險易隨時轉移若狷士之恥污濁烈女之慕貞廉視刀鋸若平常豈有慕悅欣美而然哉三軍不易知其有與生俱來者耳

子曰衣赭紼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學問無窮全在時時進步一意執着即成途轍今人終身學問大抵皆執一見愈入愈深故學問之病常勝於不學之病夫子以不伎不求許由不過因其一節言之子路遽以爲足遂有若將身之意則學問無窮安可即爲止境也夫人行有轍迹大抵皆爲求臧聖人與時偕行清任和俱不執一何況區區淡泊之志世人欲立名炫俗往往借古人之言以自明其臧豈知子路之誦尚且不可何況其下者乎要之不伎不求有心出之即累境無心出之則仍佳境耳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古今不朽之事當前大抵不識身後獨享榮名蓋俗競爭華灼人耳目而挺不敵之質者闕然獨守其真雅苑枯榮落而霜雪之姿獨存則享長久之名者未有不居世俗之後者也聖賢君子生前不遇而身後愈彰當時

非不自知而人盡莫之知也然人世雖或莫之知而聖賢必自知之故必有後患之實而後可以歷歲寒松栢之心登他人所識哉 歲寒不必說至天步艱難處人事代謝歲功已成群芳總歸銷歇而松栢蒼然獨留非隨常終始之運所能榮瘁者昔聖賢皆無不皆是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今人一生碌碌大抵皆在憂惑懼中蓋見理不明守理不固則利害擾乎其胸險阻乘乎其外舉步荆棘觸處憂虞真無一日可以泰然自適者不知人心雖有危機而以理自持則險阻俱無從入故人心險阻皆物欲之紛糾我不以物累心則險阻何由而至知者仁者勇者非有心求去憂惑懼也理全性定而禍患自消世俗之

陽書

上論卷五

十

信學齋

情自不能擾我常定之性耳 人生憂虞畏阻隨念而生似不可却然靜觀本體置身自安學者不知內照而與世相尋故傍徨不能自主豈知吾心體中本無有此憂惑懼之累歟若必謂外累難除亦甚負此無患無爭之性地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大道之妙無有窮期變化從心未可輕語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則口耳之功未即為心思之悟也可與適道矣而未可與立則識見之真未即為力行之固也可與立矣而未可與權則雖心合乎理而未能即理即心也蓋進修之功以心求理則為學以理從心則為權

心知好學而不知學中一貫之道則雖學無當於吾心心能求道而不知道所從出之心則離心終不能以化道夫子歷舉學之階級以示人正欲人學必求之於道道必本之於心也世之博涉以為學依傍以為道者其得謂之全學乎哉 按帝王言中夫子言權中者權之準權者中之用也以權為中則中非執一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知道而不知心其執中未有不執一者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陽書

上論卷五

十

信學齋

遠而用其思即因思而見其遠不知聖人之心無思者也以無思之心而忽為有心之思則一思即得無遠不通設有思而又有遠則真未之能思者耳蓋思之為用窮神知化但思不出位故一思即通今人一日之內頃刻常千百思然妄想雜陳故終無實得棠棣之詩妄想也非思也以妄想而為思妄思之而終見其遠哉夫子逸之所以教天下用思而不誤用其思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同一言語有所甚易有所甚難鄉黨言之甚易者宗廟朝廷言之最難者夫子於人所易者難之於人所難者易之豈非時然後言之妙哉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而聖之自然者蹴躅如也與與如也

立朝之際君未出則議事君既出則肅恭皆理之當然

而聖之自然者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

後襜如也 趨進翼如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過位色

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蹑蹑如也 聖人敬君自入門以至復位始終如一無有稍替者也

執主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物如戰色足踴躍

如有循 享禮有容色 私覲愉愉如也 敬以成禮和以達情故執主則敬重君命也享覲則和

通君好也然敬非勉強和非假飾和亦敬之所發總是隨時而中禮耳

君子不以紺緞飾 紅紫不以爲褻服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裘長短右袂 必有褻衣長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 去喪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子之服邪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衣服異於常數

居食異於平時總欲致其精明以交神明之意 食不服精醢不厭細 食饕而餽魚餼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沽

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 雖蔬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能常存此心則飲食自

然中節若此心一放則靈易死忽便是終食違仁聖人

心無不存故時之所值卽心之所安而無有習焉不察

者所以粗言之不過食用之常而精言之卽可以通神明之德

席不正不坐 人心稍有昏放則不正之端必自几席開始人心志氣

精明則居正之道亦必自凡席開始蓋席者身之所處也心正則身無不正身正而天下國家皆由此正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人之立身大段在於居鄉蓋可以居鄉而後可以立朝廷處邦國鄉人飲酒而必尊高年者所以敦禮讓鄉人儺而朝服以立者所以明正道敦禮讓而我不致獲罪於鄉人矣明正道而鄉人不敢慢棄于我矣讓而正其居鄉之道也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與人貴誠一有不誠饋遺問答皆虛文耳誠以交人有不見諒于朋友者哉

論語

卷五

主

信譽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倉卒之中全然不以一物動其心非不愛物命也物之傷否有主之者而不足當吾之問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若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聖人事君盡禮總是動容中禮然一節之微不敢忘敬則臨事受任豈敢忽乎此聖人所以為敬君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所重在義所輕在財二節事雖不同要之輕財總是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聖人凡事俱出無心只是隨時而變應念而宜故不尸不容聖人一身本與天地同其卷舒而一有所遇則容貌立變蓋當其無事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其太虛也當其有事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其變化也非甚盛德孰能如此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車中之容處動時而仍不失靜體者也

邑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論語

卷五

主

信譽

鄉黨一篇言聖人衣服容貌言語飲食居處動靜無不備矣然皆聖人無心呈露妙合自然真如太虛渾穆而時行物生初非一一有所檢點而為之也學者離鄉黨而言夫子固不見聖人之實然執鄉黨而求夫子又不擬合聖人而不可與言聖人之道者則皆知執而不知知化也記者慮天下之人即認鄉黨為夫子而于動容中禮之妙不復深求其所以然故於一篇之終繫以雌雉之節蓋天下事從乎其化而求之則一物見天地之心從乎其迹而求之則俯仰亦不足以盡高卑之理山梁之雌雉當其無人則俯仰飲啄物所不爭也及其有人則山梁之險未必不甚於通衢之危故夫子之歎偶出

無心而子路之共已成有意人之色甫動而鳥之飛即去矣夫子貌言顏色何常不在簡記之間然一執簡記以爲聖人而聖人之精神已遠學者豈可以■鄉黨一書爲刻鵠之能而不思夫飛躍之妙哉噫事無定情時無定局用行舍藏無心則合稍有執着而乘時之道卽失矣故君子貴乎以不舍之心合川流之妙也

四書述上論終

卷五

四書述下論卷六

浙汜後學陳說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之作皆有實意行乎其間先進之人實意充足而文采從之故樸樸之意多炫飾之文少後世爲事繁文則雖文采雜陳而無當於禮樂之情夫子從先進者挽澆漓以返淳樸定經制而開太平去後世之增華復先王之初制使人曉然知禮樂之用唯其實不唯其文則風俗可醇人心可正而文武成康之治不難再見於天下矣嗚呼天下之治始於簡常卒於繁始於嚴常卒於泰若始之少過後未有不入於濫觴者制作之始豈可不謹密簡嚴以防侈杜濫哉

四書述

下論卷六

信學齋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賢篤生莫難於聚虞廷以五人著美周世以十亂稱休唯其會聚一時是以古今稱盛夫子周流天下師弟相從儼然師濟一堂明良會合所以勢雖危而不見其困時雖厄而不病其窮至於聚散無常而感慨係之則安處之時反不若陳蔡之厄矣記者因子言而類記及門之士見夫子悲喜之懷惟其人不惟其遇而及門之士真能媲美虞周爲不可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聖人屢嘉啓予至回又曰非助我者蓋聖人之心時時

虛受雖誨人不倦而樂取無方其訓迪之時實有望其疑問以相長益者顏淵語之不情固是深可嘉與而不達如愚真於論說無所激發益喜之誠深亦望之誠切若謂真非望助而特爲此言以美回則宛轉之詞恐終非聖人之所有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他人之孝見稱於父母昆弟而未必見稱於他人閔子之孝可以見稱於他人而難見稱於父母昆弟蓋閔子之父母昆弟其所處爲何如者乃精誠感格能使父母昆弟稱其孝而他人之稱反若因父母昆弟之言而信之則不唯已爲孝子而且親爲慈父弟爲弟矣夫舜之大孝唯其底豫故稱克諧若父母非之而他人稱之

困書述

下論卷六

工

信學書

雖使名譽彰聞豈孝子之心所敢出乎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之詩非止謹言實深於防玷蓋我心時時防玷則其言不期自謹所謂爲之難而言之詎者南容三復此詩則時時兢業而不敢稍放以失言固可知矣噫觀尚德數語之問則知所以持世觀白圭三復之心則知所以持身有道不廢無道免戮不信然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直道而行方是視回猶子若稍有過情卽爲乞鄰之與矣鯉尚如此回不必加情厚之言仁至義盡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言行概不多見喟然一歎之外更無餘詞唯夫子平日之亟稱與此數章之悼惜猶覺其人宛然如在嗚呼苟有其德必有所傳何必汲汲立言而後自見於天下也哉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困書述

下論卷六

三

信學書

生焉知死

天下之道莫如人道難窮當世無非色慾攻取之根故我貴有無入不自得之道至於我之所以生者富貴窮通本非真境盡心知性自有靈明故事鬼神之道未始不在事人之中而人之不迷於死者未有不惘然于生者也季路有鬼神與死之問則必忽畧于與人接物之宜而致疑於人生日用之理夫子實見人情難合生理難窮故平日言歸仁言無怨與門弟子所講求者無非入乎人情之中以求得乎大公至正之道而至於視聽言動莫匪踐形盡性則知遺世非難而入世爲難了悟非微而實踐爲微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幽明交接不出一心成始成終無非一理天

下無不一致之道故吾儒不必有分用之心但求盡其所當然而務究其所可知則誠無不達理無不通即言鬼言死無不一以貫之耳佛教以人生爲大患而因絕人以求出世之道則是拔木根而求華采絕水源而索湍瀾也縱曰了徹豈與人道有裨哉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唯入羣不亂涉世無虞而後可謂能盡生人之道者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路問士夫子告以切切惓惓怡怡則知學問有成未有不徵於氣象者蓋胸中稍有渣滓外貌必然形露閔子閔閔則其中和醇正可知子貢侃侃則其剛方正直

論語

下論

信學齋

信學齋

可知子路行行亦與侃侃相同然一往不回必多缺憾理所固然無足深異夫子見其象而樂其成所以喜其才之有造而於子路之死夫子亦不能爲之挽回則其所得於天之分根於性生而不可解也聖人言吉言凶理固有不可易者豈有所爲推測者哉

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從來開國承家莫如由舊之妙蓋前人制度皆有深意其取之也不著而用之也有節故雖近於簡約而能悠久無弊後人狹小前人率多恢張改革然稍溢於此必有損於彼故家國之所以削弱者未有不由於變亂舊章者也魯人丘甲稅畝變舊不止一端閔子不深言嘆

作之非而但曉以仍舊之妙則恪守深思必有見舊制之法良意美者魯之君臣誠能謹率由之思省愆忘之過則治亂得失不必盡數而魯之國是皆在一言切要之中矣故夫子聞其言而稱之有國家者知舊章之無失則聖賢一言所關豈小哉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聖門冲和純粹皆有涵養德性工夫夫子聞子路之瑟聲覺有逆於心而觸於耳者其高明正大固非世俗波靡然激烈太多便無隨時應節之妙故言奚爲丘門以儆切之欲其從容涵泳以免決裂之禍門人聞言而遽輕之則不復知聖人之意矣故借升堂入室以解門人之惑

論語

下論

信學齋

信學齋

之意蓋非高明正直決不能登聖人之堂而既登聖人之堂者又當春容涵養無心應物可潛可飛以求明哲保身之道若子路之不終夫子固深惜之然人之委曲以詭隨全身而免禍者其於子路之剛決亦大相逕庭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胸中完全一道人之受病一見即知總皆以道爲衡初非彼此方物僅僅較其孰劣孰優如後世流品月旦之論也子貢素好方人故有孰賢之問夫子各舉其病而直言之則已隱然一中作則鑑空衡平不待稱量高下自見子貢不知而以爲師愈是胸中全在衡人故

有好高立異之病夫子曰過猶不及蓋道無足體故隨時處中若有心好高必有虧卑過猶之不及于道正猶不及之未至於道也世之衡量人物者唯以道為則則賢否自明若就人論列便差差不齊豈能一一權衡不爽也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人生才學雖優最患用之不得其道蓋托身私室聖人亦不深求但立身有道處事有方雖借運於私門而權衡于大道則變化經綸自有轉移鼓鑄之妙冉子仕季氏而為附益之舉是徒知有經理之才而不知所以用之道矣夫子以聚斂之事本非善民而附益之舉尤

知書

下論卷六

本

信事

為助惡故嚴辭以峻絕之蓋惡季氏不得不惡冉有而絕冉有正所以深絕季氏也鉄鍼之誅不是過矣

柴也愚

參也魯

師也辟

由也喭

凡人氣質稟賦各有一偏然銷鑄變化則皆可底於純粹之域蓋愚雖稍有蒙昧而其端一可用魯雖近於遲鈍而其樸實可資辟則近於修張而無畏難之意嗟亦失於粗俗而無矯飾之心知其短而用其長則氣質之偏不足為性情之累矣噫此四子所以成章而夫子之所為因材造就也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大抵入道之姿聰明不如溪漢作為不若自然蓋才情發露即心思不能沉潛而溪漢之姿決不從約樂繁

懷也子貢貨殖非必有貪貨黷利之心但其才氣有餘自然不能安守而先幾度務總為好用聰明然使潛心味道妙合自然則其相去等倫豈止尺寸間乎夫子每以回勵賜以賜有聰明而不能不用不如回之有聰明而藏於不用也顏子近道夫子稱曰庶乎蓋其含光

嘿嘿體化無為但有與道為徒絕無一節可指而脩然之內性天自流不必發露聰明自然貌不可及子貢天姿超絕穎悟無倫使其收斂精神何患不到顏子地位而才思勃發不能潛藏夫子對舉言之所以銷子貢之聰明令醇全於大道果能默悟靜思而行所無事雖有傑出之姿不得不歸冷然銷歇處矣噫子貢之智尚不可用况世之好矜小智而穿鑿矯偽者哉子之教賜真不啻時雨之化矣

知書

下論卷六

七

信事

子張問答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人心之善本由性生發於事為形於制作無非根心而運天則昭垂故古人之已事留於見聞紀載中者皆迹也若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古人陳迹原不必盡遵但由踐而入體善而神則精微之運達化無窮不必拘守途轍而寔能妙合自然矣答人天姿純粹故無待於學古而不能精義入神與化工同其微妙則是任其天姿而未常深造以思好學之故也夫夫子大聖必言好學善量無方美大而化乃不踐如此而不入如彼則學問之功善人何可以或少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觀人之法大抵皆曰聽言苟議論不浮人率多輕信但由衷者爲君子襲取者爲色莊使胸有權衡則誠僞立辨如意見稍偏未有不爲其所惑者聖賢重言知人非是刻以繩物正恐衡鑒易昏卽是寸心放失故時時儆醒正所以自爲磨勘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天下材質固有不同制行亦無定理當行而止固有委靡退沮之憂當止而行又有鹵莽徑遂之患故凡砥礪以爲行者貴乎劑量得宜而化裁適中也子路勇行夫

論語

下論卷六

本

傳

子抑之使退非謂行之必主於退蓋揆之父兄在而可行者未始不可以卽行者也而一揆度間已不致有擇理不精之弊矣冉有自畫夫子激之使進非謂行之必可以進蓋精明振作而有不可行者亦未始不可以不行者也而此黽勉中自不致有精神怠廢之漸矣夫天下之事無定而人之氣質有定聖人因人施教正欲矯其有定之習以歸無定之中故高下皆歸於有造若執一定以求聖豈聖人成德達材之妙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回既遭難何以知夫子之必在以天之未喪斯文知之也曰回何敢死明乎生死之權在我而不在匡人矣夫干戈之際禍福無憑而近道之士則進退有主然則人

之臨患難而不能自主者豈可謂之知道者乎顏子一言真非諸弟子所能及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夫子平日語氣從容此章何以率多激烈蓋子然胸中全已無魯而法言正論從未習聞故家臣而謂之大臣又曰然則從之者歟其狂易輕率不學無知之狀可見矣夫子首言以子爲異之問所以折其淺小之識而至於末後一言則凜然大義在人鉄鉞在側矣蓋君臣上下相與有成全憑一道道合而合則穆明交贊一德一心自然堯舜君民顯名垂後若道不能合而以寵榮利祿羈其身則是貪位之徒而必非身係安危之士子然生平未常知道爲何物而徒以得聖門之士爲斤斤故始輕由求以恢其聞見之途復言不從以折其奸回之志其嚴毅凜冽有不啻正色立朝而邪氛屏息者後世賢相狀如山嶽氣象巍嚴詞色不假人而倏倖無輕借亦可爲能得大臣之體者歟

論語

下論卷六

九

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私邑也爲宰者欲上不負魯下不負季甚難榮也愚其才不足應變明矣使之爲宰勢必至於自賊故夫子

謂其適以害之子路不思而引近理之言以塞責則與夫子發言之意相去遠矣夫子既不可以明言又不可以深論乃以平日惡佞之言責其不思之罪蓋民人社稷固當以學行之然但知民人社稷之爲學而不知民人社稷何以公私各得之爲學則盡心于季益以獲罪于魯矣冉求聚斂夫子有鳴鼓之攻非僅惡其撻魁取利也置身私室而一於有爲則獲罪於名教甚大故必上下交成然後公私各得耳夫子於公山曰爲東周于佛佂曰堅白非爲夫公山佛佂也神龍變化勺水與波能用世而不爲世用故隨所往而皆可入子羔冉有之徒烏足以語此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四書述

下論卷六

十

信學齋

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知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賢平成位育不過一禮禮非僅文爲制度也君子履中蹈和而樽節退讓則經緯品式皆自我性中流行故聲色不動而化成天下由求赤三子非不可謂治世長才而域於一端則爲天下用而不可以用天下曾點數言翛然物外其從容寧靜與時偕行之致絕非功名馳騫懷材樂試之儔而清寧胞與統會一心時行物生皆歸性命此種氣象真卽堯舜禘祫帝業王功皆在乎此故夫子喟然與之正與其能得禮意之妙蓋爲國之所謂禮者非如會同宗廟端甫小相之禮也一人稱馴其志氣天下胥化其聲陵故君讓其臣臣讓其下都俞吁咈皆有敬畏讓善之思是以私智不矜而化理四達子路之才非不能爲有勇知方而壯往之氣凌駕無前天下之才將無復有能自見者爲國甚大豈一人所能勝之夫子言不讓以明哂由之故又許求赤以見非才之難明乎可知之具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夫曾點之蘊亦非真能盡禮者而夫子與之如此則夫以覆載之襟懷體經曲之實禮何患唐虞之治不卽見於天下哉

四書述

下論卷六

十

信學齋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人生日用周旋事事中禮卽謂之仁然禮非外作皆由中出吾心有自然之天則故古今有一定之經曲未有禮而不根於吾心者但以心合禮則心與禮一以禮範心則禮與心二夫子告門弟子以爲仁之道大抵使之循禮以求仁如告雍以敬恕告遲以恭敬告張以五者無非由禮而行然未能使之直求禮於吾心之中也顏子大體全具故夫子告之以復禮復禮云者禮不在心而直體全體於吾心之中所謂卽心卽禮卽禮卽心不待持循而渾然至善此真本心最初無染之仁之至真者但人生之初莫不有禮而離禮日遠皆由己私間之我能克去有己之私方能直會吾心之禮蓋人心一息之頃妄念必生我不待見顯而治之必於隱微之中不睹不聞之際此心昭然而常覺則至明以察幾至微以致力稍有念起知卽照而照卽勝眞宰常存則非幾自絕欲仁仁至正此之謂然其目又在視聽言動者何也心身初非二物而形色卽爲天性吾心無主則視聽言動必乖吾心有主則視聽言動必正未有吾心皆禮而身猶有非禮者故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非從視聽言動求禮也心之私意不存而身之物則皆得高明之

圖書通

下論卷六

主

信學齋

功固不待於循途之致耳夫人苟視聽言動之皆正而謂天下之禮有不統具於吾身未之有也人苟視聽言動之不正而謂天下之禮皆可悖庸於一身亦未之有也故吾心之存亡必見之於視聽言動而天下之經綸亦無不係之於視聽言動之皆禮天下歸仁洵乎由己而不由人哉而世猶有泥陳迹而譏神明者亦未知顏子之所事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人心最初有理無欲唯高明者能直見本原而下此則必以漸入蓋以漸入者必先使此心一而不二人心欲則一不欲則不一一則通不一則不通故敬者德之聚也人當嚴威儼恪之時其心思端聚疑一及燕居無事而慢易之心入之是以私欲枝害皆由不一之心而起唯無衆寡小大而皆以兢業承之則嗜慾之私亦以乾惕之心而止故出門如見大賓無事一如有事也使民如承大祭小事一如大事也已不欲而勿施則待人之心亦一如待己之心也如此收斂自然有我之私不存於已而措之家國無有施之而不得其通者矣夫人心不仁總緣有己而人心有己總緣不一故以一爲主則此心常敬而恕自可推若此心不一必無有會敬而能恕者然既曰見承又曰勿施又曰無怨歷言其功若不一而足蓋格存之心貴貞於一而檢制之功固不可以

圖書通

下論卷六

主

信學齋

疎耳今人舉足蒞事以及起念孰能純然常一以至四達而無間乎仲弓請事不辭雖與顏氏子之高明不同而其仁以爲任亦不甚遠矣

司馬牛問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凡人止有一心力於內求者必不輕於外見司馬牛易於發言正爲胸無有主仁者操存省察無時致疎凡夫不睹不聞以及視聽言動不敢有一毫苟且慢易之思則此心既存其言安得不訥蓋聖賢心法不外一敬敬者非見以爲難而爲之亦非以不易爲而難之凜凜操存皇皇克治其精明嚴厲之意自有不可輕視之思則爲之所在卽難而難之所在皆爲司馬牛以訥言爲未足蓋但以寡言爲訥言而不知訥之義正難之義也仁者以難而訥故其仁卽見於言君子因訥知難則因言亦可求仁篤行之儒白圭三復其真有難之心也夫

圖書述

下論卷六

論

傳學錄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人於無事忽忘則有事必多憂懼然就就業業思慮豫防而不慮之於理則過慎而慮亦未坦然唯夫無事之時時時戒慎有事之時事事當理則心體泰然有何憂懼然曰內省者何蓋內省不疚卽慎獨工夫人於意念方動之時人所不知之地隨念推勘湛然常明則燭於幾先謹於微小雖有憂虞險阻之乘自無有恐俱疑惑

之事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惧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斯所以內省無疚而不憂不惧者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聖賢不輕言命而倫常之際遭遇常奇故聖賢造命之功唯倫常爲最大堯舜有不肖之子頑嚚之親禹有方命圯族之父聖人於此皆無可如何然卒能保其嗣續幹其父壘使親皆感悅而命可挽回者則德盛之極自有以格親心而歸大道也向應欲弑宋公子頑子車與之同惡豈牛一人所能感格者然君子篤恭至於自修之盡則雖殊方異類皆可化爲同儕何況至親骨肉間乎子夏教牛以篤於自脩則至誠可化非謂疎者可親而親者反置之忽視也君子於倫常之變不得不歸於天而蒸又克諧亦必積誠而不諉之於命所以脩己順親唯聖賢爲真能造命也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人心本體虛靈何以易爲物蔽蓋心爲欲擾則中有所蔽而世之欺幻乘之浸潤之入以漸膚受之入以迫皆乘我於不及覺而得以行其欺詐之私唯我能窮理居敬而此心湛然常明則物情之來纖微畢照譬如澄潭止水稍有觸之靜體卽覺安能或蔽蓋逆德雖巧而我

圖書述

下論卷六

論

傳學錄

心先動則一心之巧不足以勝詐不信之工唯我不與天下爭巧而天下之巧不能勝之則至靜以待天下之動至實以待天下之虛不必用明自無不照子張意在求明於遠夫子告以求明於心益求明於心則明即爲遠太陽升照自萬里同輝若燭火螢光則所照不過尺寸而已兩曰不行焉者非我不行人之譖愬而譖愬自不得行於我也以至巧之譖愬而於我皆不得行其不謂之明與遠而謂之何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四書述

下論卷六

去

信學齋

建於不拔者也古人兵食足於民信之中後人兵食足於民信之外足於民信中者倉廩實而百室盈武備脩而忠愛至民間有三九之餘寇置皆干城之寄此治安之所以長久也足於民信外者培植剋以取盈威侮以虐下上有強兵富國之謀而下有盜糧倒戈之患此危亂之所以速禍也子貢慮及時勢艱難施爲次第欲得權宜之術以開通變之門不知兵可去食不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蓋去兵者散軍以力農賣刀而買犢俟田疇既足之日而徐以議兵車甲冑之征則一去兵而信已去去兵中矣去食者捐租而減賦散財以得民俟民力少甦之時而再以言輸將貢賦之制則再去食而信又在去食中矣夫去兵非銷兵去食非輕食以緩急輕重

之謀明君民一體之志以伸大信而細權謀則常可處安者變可處危雖至慮及艱難而其國可貧可弱而不可以亂天下萬世孰能違之夫權宜之謀聖賢所不道無信不立正守經不易之言非權宜變通之說也國家履盛則足食足兵而信即在足之之中遇變則去食去兵而信又在去之之內聖人之委曲通融以爲守常處變法也豈與世之苟且旦夕者同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騁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鞬

四書述

下論卷六

去

信學齋

周末尚文故憤世者每輕言禮君子崇禮故聖賢不偏輕文蓋質之不能離文猶文之不能離質也君子立說但明斯道之本然不爲一時之補救有所伸於此必有所詘於彼故君子之論必衡其平艸野倨侮則人臣無以忠爵水升降則人子無以孝設治天下者而去其末章服物之華升降揖讓之節則名分必僭踰交與必相實所求不可繼而兵刑殘酷之禍繼之古今用法而至於刻深者未有不由蔑棄典章而冒上無等者也子成以紛華煩縟爲文故欲去文而存質子貢以文物采章爲文故不欲重質而輕文子貢之所爲文非子成之所爲文也夫明乎文之所以爲文則蔑禮輕肆之僞安得而行其說哉

京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聖賢之法所以萬世不易者不唯可以處常而實所以善變也常人徂於目前故平居不爲經久長遠之謀而臨事補苴皆爲苟且不知天下之禍皆因苟且而生百姓果足而凶荒見告則服御可減資子可節租賦可蠲凡損上益下以愛民裕國者皆我所得而自主者也若百姓不足而盜賊叢生則四方不寧而干戈繼作於是徵發期會雜然並興而國家之用皆非我所得而自主者矣夫國家之用莫大於兵而立國之道莫重於民民安而兵息則國家無事而蓄積自充民窮而亂生則帑藏不支而上下殫竭哀公知吉函賓祭之可慮而不知軍興空乏之爲憂乃欲加賦於民以足用此真剝肉以

四書章句

下論卷六

太

傳

愈瘡疽目前而忘大患者矣夫薄賦之爲惠甚微而其寬恤於民生甚大用徹之世君民同心咨諏疾苦凡屬民之政皆一切不得行豈有耗盡腹削其間哉人主爲國而欲足民斷必以薄賦爲首務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人生以義爲據而不動於情欲之私則德美日尊而物誘日誦但義非外作皆在我心篤實之中人心一涉虛浮則事理日昧情欲日紛故愛憎之來因之而益淆亂夫子言主忠信以徙義雖僅以爲崇德之功實所以爲辨惑之本蓋天下之事皆以義理爲依據初非我心愛

憎所能移唯宅心不實則辨義不精而好惡任情至於欲生欲死而不能以自止唯心無不實則見義自明見義既明則有善不能不相從有不善不能不相遠還善改過又何愛惡汨溺之有夫子不言惑之所以辨而但舉所爲惑以示之使思所以辨惑之道蓋從忠信徙義以辨惑則惑生而心卽知之若從愛生惡死以辨惑雖逐念求辨未有不相尋於愛惡之中者也子張高廣之意多而忠信之功少則一心之中必有好惡雜糅而不知者夫子所以語之

四書章句

下論卷六

太

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臣父子者朝廷之事也而卽所以綱紀天下之道故爲政之事不出此數者之中然欲綱維統理而振飭脩明則必自君父始之蓋君君則臣無不臣父父則子無不子國之大綱在人倫而倫之大綱又在君父天下事未有不統於一人之身者也景公知魯夫子之言則當思所以自盡其君父之實而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泛以修道立極之事概望之臣子之倫與置身局外旁觀泛論者無異矣夫子曰說而不釋吾末如何真景公之謂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獄非言詞可折而曰片言折獄者非以言詞才辨折人之口正以忠信篤實折人之心也以我之口折人之口

雖以嚴威加之亦必相觸而言益紛若平日果有不欺之行較然在人則相對自慚不待言詞之舉而民已愧首帖服矣夫子每思無訟而此以片言折獄許由雖未能消於無爭而已能服其衷曲則與世之逆億爲能而人受猜疑之禍者遠矣記者恐人以片言之夾而以發奸摘伏爲能事故舉子路之平日而言之使人知誦神明而畏師保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則夫後之稱能吏而負斷才者其不可與語聖賢之道也明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夫子穆然想古靡爭之化欲得一感導之法潛消默奪使之相樂於道德以幾隆古之風然非可求之於民也吾身有感動之本而不以急效爲心則寧爲勿穆不爲

附書津

下

書

矜張寧爲篤厚不爲峻刻寧濶畧以養民不審綱以繩俗其始雖不及威令之行而積漸自然必有從欲風動之治矣蓋速效之治道德不若刑法之易唯我有堅持不易之心而後功効之成若霄壤唐宗於斗米三錢之後始知行仁義之效而曰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蓋治成之後未有不知而能決之於始者鮮也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帝王之政皆由一心宰之而無始終內外之異蓋心有不可見者隱微有密之中退藏者易安於無事而天行不息夕惕朝乾則無事之中莫不有事而所以爲萬事之宰者得矣心有可見者張施敷布之之際推行者皆

見爲有事而真性流行不假粉飾則有事之地同乎無事而所以運萬事之用者神矣夫帝王之治莫非天德德無動靜之殊故治亦無內外之異居之無倦者天之於穆而不已者也行之以忠者天之行生而無爲者也性真嘿運內外渾同非純王之治孰能如是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人之見美而喜者必其中有餘美者也人之見惡而喜者必其中有餘惡者也君子小人非有意於成人敗人而當其性之所近自有切切不可解之處不惟獨行一己之爲快而必與人長養扶助以同入乎其途故其所以成人者皆其所以成己者也夫君子小人品質既定而性情功效必至成人則善惡之禍福固有被於一世而不止於一身者矣人品之異可不畏哉

附書津

下

書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人性本無不正故正之帥人最易天下有帥人以邪而敢不正者未有帥人以正而敢不正者貪影之慚嚴於鉄鉞羞惡之恥甚於桁楊大畏民志不其然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良民爲盜非迫於嚴刑即苦於厚斂其先無衣食以養生而又無禮義風示以化成風俗是以羞惡之心隱忍而爲盜上苟不欲則必謀民之生復民之性而先躬行正道以感發興起之安有禮義溫飽之民去而爲盜者

乎夫無穿窬之心即義而無義之心即穿窬無義之心
自上始之而欲民之無穿窬不可得也聖賢弭盜之方
無欲其所不欲而已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故以意勸民易以令強
民難殺無道就有道者令也欲善者意也殺無道之心
止欲使民之善而未能使我之欲皆出於善故雖以勢
驅之而民不從欲善之主不過我心求得乎善而念茲
在茲始終弗釋則民已無不自化於善蓋至誠動物意
之所感物無不通况風行草偃之勢乎康子慮民不從
而欲用殺以驅民意疑民之強而難率故夫子以草
偃爲喻夫善之感人如風入物浸肌膚而達腠理豈獨
屈伏之形而已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
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之病不在以聞爲達而在意主邦家欲使德行彰
聞於遠不知意在邦家則邦家雖必聞而一己已先失
意主一身則一己無不治而邦家亦必通故在邦在家
無非身外之境而欺瞞其僞則雖一心自知之也達者

四書章句

下論卷六

卷六

信學齋

四書章句

下論卷六

卷六

信學齋

之人意主爲己而不馳騫於人故質任自然而隨事循
理其小心謹畏常恐一行不義以見徵於言色是以果
已尊人之意無時稍釋於其中而積極而通則邦家自
達聞者之人意主爲人其宅心念慮無非遮掩塗飾以
求動人耳目故不必質直而唯務色取不必好義而行
無不違不必觀察下人而居之不疑邦家之人爲其虛
詐故亦無不聞而一心之中其本心喪失多矣蓋邦家
之人本無真見欲立即立欲聞即聞隨其所爲無不可
動而欺者如彼慊者如此一心之內得失自分要其所
終不啻霄壤之判然則邦家知否何與於我而我何以
邦家爲耶以邦家爲考驗而不以邦家爲存心則考道
進德之心亦庶乎可以無失矣 聖賢求名者
實之符而求名者學之賊也君子不知不愠孟子聲聞
過情無非以炫飾虛名最傷實德故屢爲學者戒之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答
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
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聖賢一心嚴苦刻厲一毫不敢自放而萬物無不歸懷
蓋所藏愈密則所納愈宏此心纖累不容是以能翕張
造化也樊遲從遊而有三者之問其所言不過洗心祓
濯工夫而光風霽月皎日晴雲正與夫子出王游行襟
懷恍然默契故有善哉之歎而夫子所以語之者正教
之以單心極密之功蓋先事後得非謂爲之而必無效
之也我唯致力於其所有事而其積久而有獲者唯聽

徒游目騁懷而已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樊遲未達 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天下之理皆出一原而無彼此內外之分故智之無不
知正仁之無不愛不唯不相悖而實不相離也吾之知
枉知直者爲知而吾之不能已於知枉知直者則不唯
知而唯仁當其未行舉錯之先吾不忍使天下之人
其爲枉而又不能家喻戶曉使人人人自不爲枉則不得
不區分類別以辨其途而後吾之陶冶可用及其區別

既至而激發自神則知之成功卽仁之全體蓋仁者體
之靜知者用之動仁有不能自己之處雖體居於至寂
而機絃于至神故胞純篤擊不能不發現于日新富有
之功而類聚羣分性命各正其事雖出于無爲其機日
運而不已故品物之育皆顯諸仁知有無成有終之義
雖發用于流行而體居于成物故辨別施生每退處於
空虛無事之處而終始貞元正固幹事其事雖日顯于
外而其功則常處于內故歲功之成皆藏諸用唯顯諸
仁則爲鑒別爲勸懲天下皆見其爲知之功而不知正
仁之發唯藏諸用則爲一道爲同風天下皆知其爲仁
之被而不知正智之成仁知一德知愛一心堯舜禹湯
文武之治天下皆由此具也古今有天下者不止一舜
湯治天下者亦不止一舜湯而用人莫如舜立賢莫如
湯舉皋陶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友不以文則必爲聲氣爲結納始交不正流入于邪僻
而不自知而我之身心壞矣以文會友非假文以爲合

也文之相知其結勢在志意之中而嘿喻在精神之內
我之所以知彼者固以學術爲傾心而彼之所以爲我
知者亦原無世俗利欲之事則氣求聲應始交已端比
匪之傷何由而至於然使崇尚浮文而流爲佻達亦非君
子之所安也君子雖以文爲會合之端而非卽以文爲
長益之具其尊尊切切無非爲我身心性命之地而道
德相長過失相規故敬業之羣無非道德之助而講學
切究又不至有華浮鮮實之慮矣君子朋友之道實取
諸此以視世之交友者何如哉

四書述下論卷六終

四書述

信學齋

四書述下論卷七

浙記後學陳說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至誠之道所以博厚高明而能成物者唯其貞固之功
立於事先悠遠之神永於事後故前莫窺其所以始而
後亦莫究其所以終也帝王先勞皆根乎天命率性之
真而不恃乎意氣才情之用子路疑爲百姓而先勞則
先之勞之不過一時激勸之資而精神振作皆可有所
倚以爲之矣不知帝王疾敬厥德日昃不遑祇自盡其
所當然而非勉強砥礪以求表率於天下是以爲之之
際祇知日用飲食之不可以離而究其所終之時亦如
天地日月之不可以量若爲之之時先有計時待止之
意則神不能以周夫事而事必且以震夫人於是涵濡
長養之意衰而表暴督率之功多矣夫子因其請益而
告之以無倦使知所爲先勞者固無始無終而循循篤
實以爲之者也則純王之道固與世之旦夕取功者異
矣

四書述

下論卷七

十

信學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敎小過舉賢才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大臣立政耳目手足之及於庶事者有限而精神意量
之色乎天下者無窮故體要之崇唯實心者爲能務其
所兼容而不務其所可見宰者功名之所由出綱紀之
所由肅國家元氣之所由固使先有司而不與有司爭
功名則名實之辨必不淆敎小過而不與小過爭毫釐

則國典之飭必不易舉賢才而令君子有膏肓之意小人有慕悅之思則宗社之奠安必不拔若爲宰者而沾沾於遇才督過以掩抑乎天下之才則其出於一人者甚勞而其隳天下之事亦必不少仲弓有焉知賢才之問猶欲以一人之識而盡收乎天下之才不知天下之心其在人者無不可盡而在己者常恐不盡天下之人皆有効能於我之意而我先不能以自盡則詭詭之聲音顏色實有以沮抑天下之心而拒之千里之外唯我心險囑採納常恐推舉不至以自負歎於所知則其舉賢之日實有以大白其樂善之誠而篤摯之懷感發必遠夫人莫不欲見功而宰唯使之共見其功人莫欲樂善而宰唯使之共樂其善則不煩他務而庶政自修又

國書述

下論卷七

二

論學

豈必躬親細務之勞勞者乎周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以克厥宅心蓋不親細務而篤於舉賢斯所以爲古今立政之大法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聖賢用世規模卓然具于胸中如此則行不如此則止決不稍爲遷就以成詭遇之功蓋灼見源流深知天下事始必有終本必有末始之佞回甚微後之流失甚大

國書述

下論卷七

三

論學

有政亦不能施廟堂上不顧父下不愛子已不能正又將何以正人夫子言必也正名蓋能正名則政可爲不能正名則固必不可爲也子路視得政爲在人故以子言爲迂而卒蹈孔悝之禍夫子視爲政爲在我故必於守道而不輕一試夫女樂受而夫子行晏嬰沮而接淅去轍環濟世而卒無所終三年淹也孰非端本正如而不爲枉道之計哉學聖賢之道者必無以枉尺直尋而爲苟合之計可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理莫非吾心之理天下人之心莫不統於我之心學者志氣廣遠而識見高明則考道論德而篤志講求可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器藏不宏而志趣庸近則所務必小而所業必卑蓋人莫不有道德五常之理具於虛靈不昧之中故吾之所以爲性者原合天下人而同具其性吾之所以爲身者亦合天下人而共成其身唯吾之所見不宏故吾之所成愈小若不備於細務而以經綸民物之學爲立綱陳紀之功則一室講求實有繫屬天下之理蓋吾不能遺天下以爲身者禮義信也天下不能異我以爲身者亦此禮義信也我之所好在乎禮義信而不在乎一事一節之爲則天下之人亦各以其禮義信之心而爲敬服用情之效故上好禮則民之敬一如其好禮之心也上好義則民之服一如其好義之心也上好信則民之用情亦一如其好信之心也以一人之心作天下之心四方有不向往歸懷者乎邇以身在草莽而謂命志托業可以苟而已焉則誠有負乎天地生成之意矣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四方凡政之本諸身而達乎天下者無不于詩而悉見也其言情也或托物而興思其言理也或因事而引緒心氣和平而詞旨約達故善言者又慕詩若也若善讀之則政與使無不得不善讀之則詩自詩我自我而不能相通夫有國家者以書與治二則雖讀書而治不能隆有身者以書與身二則雖讀書而德亦不進大不能以治天下而小不能治一身縱極淹洽亦奚爲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上之所以導民爲善者令也上之所以禁民爲不善者亦令也導民爲善而不能自勉於善則民不從禁民爲不善而不能自禁其不善則民亦不從我欲導民以善而先于我之身勉其善則所以率勉於民者考之身而無不有以自勉者也而民有不勉於善者乎我欲禁民不善而先於我之身禁其不善則所以警戒於民者考之身而無不能以自禁者也而民有不遠於不善者乎蓋身不出戶庭而修之一室之中而懷乎天下之大矣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周之盛也周公康叔稟文武之道以立國而魯衛爲侯國之宗周之衰也周公康叔之遺風尚在而無人焉振起而修明之是以國勢民風相尋而不可止人徒見其衰弱陵替不謀而同豈知其先固稟禮教于一家者哉子謂衛公子蒯聵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居室之道知其有節而常存一見足之心則量入爲出

敦本節用不求充實而充實自臻若唯日不足而汲汲營營雖極豐盈後必立匱公子荆當其居室之時隨在皆有自足之意則用必不侈謀必不急是以由始而少而富日積月累而漸至于豐亨當其一身無盈滿侈肆之虞而及其子孫無驕淫不肖之患後人居室皆貪於箕歛而以封殖爲能是以顯貨爲災而忽焉消亡也聖人與人同欲非不許人謀生而謀生自有善計故有天下者循大道而財可以恒足有一家者善居室而財亦可以常盈若寡欲養心安貧受命則又知足之本而終不可以易焉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論語

下論

卷七

信學齋

聖賢所以有爲於天下者唯是胞與之心原以天地萬物爲心故觸目於前胞然皆有待命之意而身之所接不能不動於心心之所通不能不措于事蓋經綸在天下未常無加天下之外而農桑敬愛之事不過因固有而施之則利導而不見其功愷惻在一心亦非無加乎吾心之外而立人達人之志不過舉本量而充之則挹注而無有所待是故林林總總天下視之爲身外而聖人引之爲同體以天之所以爲性者原舉人物而全焉者也使功不及人物而我之性不盡矣欲立欲達常人視之爲一己而聖人公之爲大同以物之所以爲命者卽于我心而具焉者也心不充于極至而物之命不全矣夫子車中一見聖心不能無事功而兩言所加又卽

庶之所有者而初非有事存乎其間則以有加無已之心而爲行所無事之治天施地成父生師教孰非聖賢之澤有以常留于不匱也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天下世俗人心無不樂善願治雖波靡漸染若不可爲而一經聖人之銘鑄自能俗美化行而致治淳古蓋帝王之治原在方冊紀載之間大綱小紀可披籍而見唯舉一世之人心事理灼然有以洞悉於燭炤數計之中而定其規模以從事於措施之際則綱維統體秩然有條緩急重輕釐然有序其始之所施不過紀綱法度之空而繼之所成遂有草偃風行之象其初其終皆可計時而效夫子以天下不患無治法人心不患無治機而

論語

下論

卷七

信學齋

持患主治無人則雖有舉稷之臣而終不能以致上理蓋天下輔治之人易而主治之人難有聖君以興治於上雖以賢材之佐皆可躋一世於雍熙若上無聖君而徒欲以更化善治之事望之臣世未有有臣無君而能舉斯民於三代之隆者也夫子聖德在躬存神過化其于天下之治若何更張若何變化俱有成算卓然於中而當時無有能虛心舍己而舉國以從之者夫君志清則貴德賤貨而功利不以間道諂君德盛則明良交泰而一德可以致隆平故世必有聖智之君則不患無賢明之臣若謂有賢明之臣而遂可舉一世而甄陶之也世豈有賢材困抑而能興道致治者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世主喜速效而貴近功不睹聖帝明王存神過化之道

往在尚威嚴而崇武健以爲督責之效可以使天下去

殘爲厚不知督責愈甚則害氣愈深酷烈所加民殘益

甚夫子思善人而述古言以爲世主雖不能爲堯舜禹

湯文武之德化而但使誦薄崇厚任用善人則其淑氣

之所薰蒸慈祥之所感被涵濡漸染至於百年自有以

入人心而化風俗益民莫不有父子兄弟之愛親戚里

閭之情何至相侵相陵而化爲殘暴唯上之驅迫愈深

故民之蹈籍愈甚莫切於肌膚莫痛於肢體肌膚肢體

不能顧而乃殘薄于戚屬閭里矣若感以仁恩需以歲

月使民骨肉相保而德意相通誰肯扞文觸網自陷非

僻者乎夫子曰誠哉是言明乎悲角弓而嘆無良者非

子曰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規模遠德化宏我之修身必無責望于天下之意

而我之治民亦必非期效于革面之間故已之精神至

誠不息於內而已之張弛悠柔不迫于外當其經綸措

注若從事于迂遠不切之爲而不急圖其淺效及其成

功遂深入于肌膚性命之內而非尋常治效所可同世

人言治但見天下之民小治小效大治大效不思王者

致治之何若而但疑其德邁等倫必有旦夕神效之事

不知王者之治固道德一風俗同人盡賢良戶皆君子

而無一毫駁跡于其間也則誠侯之必世而不爲久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政者爲紀綱爲法制條教號令總以率人而期之于正

大夫上承君之治而下以敷政於民則必浚明勵翼修

德正身然後可以承宣于上而統率于下夫子見當時

執政怙侈鮮有修德而自飭其身者故以正身教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議政於家無論公私邪正善惡是非此中多不可問而

卽此不議於廷不謀於衆獨與家臣講論于私室之中

則視魯事如家事而不復有綱維國體君臣僚案存於

其胸中矣夫機要之地衆知共見猶恐未公况可屏絕

衆僚而獨謀私室乎若周諮博採衆受敷施以求允當

乎事理之正則又未足爲季氏道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

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國家治亂徵於已形者甚大而伏於未形者甚微故聖

王圖治必先勸幾而君子審端察微亦必於其所爲幾

者知之蓋邦之興喪非有定也當積弱之後處危亂之

時而君有其難其慎之心則兢兢業業夕惕朝虔自能

卑已尊人相與勤求治理而邦有浸明浸昌之勢矣若

上宇雖廣積累雖宏而爲之君者方且飾智以矜愚巧

文以拒諫則國雖盛勢必浸衰蓋人君非有才任智之難而小心畏慎之爲難君處於無上之尊人臣皆有奔走恐後之意我能樽俎異其下尚未敢舉奏其所長若一念恃才則天下莫敢出其才以相抗一念恃智則天下莫敢用其智以相先一人自用於上而天下之才賢唯阿緘默而不敢言則政治日以衰而國勢日以替故爲君者必小心畏懼以求天下之嘉言而不可炫飾聰明以逆拒天下之諫論夫都俞之世必戒維艱傾覆之邦必先拒諫拒諫者非冥頑寡識之爲而挾智任數之爲也一言興喪可不畏哉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四書

下論卷七

十

信學齋

大合乎民心則不期說來而說來自效若好惡任心而威福自恣無論虐下殃民四方裹足雖沾沾市德而以邀結爲心唯民至神不可強也葉公習于荆楚僭亂之邦帝治王猷未可驟語姑以其所欲得于民者語之使之返而繹其所以然則江漢之間其有濟乎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聖王爲治無責效於治之心亦無見功於治之意有責效于治之心則爲刻急不爲優柔而禮樂百年之化不能相俟于遲之又久之間而刑名督責之術用矣有見功于治之意則爲目前不爲久遠而張施措注之間不能相忘於覆載無私之大而功利淺圖之迹見矣夫子

以純王之道進子夏使知心無私欲而意見恢宏則名滋不煩而端本正始蓋可大可大之圖皆自一心之無私致之若心有欲則所見必卑見既卑則規模必隘其所成就未有不苟且而卑陋者後人薄道德而言功利往往以仁義爲迂疎而王政爲難致豈真王道之不可復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世衰道微天下之人不復知有先王仁義之訓而欲矯激立名以自見於當世於是設黨聚徒務爲岸異見當世皆委阿隱忍之流其心亦以爲可恥而不知所以正

四書

下論卷七

十

信學齋

之道乃立名表異而爲矯枉過正之事以自號於當時遂舉而名之曰吾黨蓋詩書之澤既溷君師之訓不立而人不能自絕其差惡之心於是有所托而逞焉者也夫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蓋明示以天下自有大中至正之歸道德仁義之事皆當循之於學而不可任之於心故以吾黨三千之徒被服於禮樂陶淑於詩書而其所以爲直者止求得乎心理之安而非有所爲名高之事故當直而直當隱而隱父子天性必非攻訐以爲直則人情之至卽爲天理之宜矣夫正道不明則人必入于邪曲異端老釋孰非人心之無所往而之焉者乎先王之教蓋不可以不明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在於心居處與人執事所感不一而心則同其極至于造次顚沛而心之檢存無時可離則私欲自去天理自純而心無不仁今人靜時操持遇事卽失豈能合動靜而一之也哉欲合動靜而一之非參前倚衡不可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有恥而言行已則不唯有所不爲而且勉勉有爲以求至於聖賢豪傑之域故恥已之不爲全才也而大節昭然國事有濟恥已之不爲孝弟也而愛敬必篤黨族交

四書章句

下論卷七

士

傳

稱恥已之不能忠信也而言行必確確理自守此皆不肯自棄於聖賢以安于不肖故勉強砥礪以各成其期而才大者行亦大才小者行亦小志氣較然訖有成就斗筭之人志氣不立名節不修朝夕云爲不過營營逐逐以計算於毫釐人品心術概可想見噫士大夫不能自勉于正卽使身都通顯聖賢固羞稱之士可不知所以自勉也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聖人教人止求合乎大中至正之道而不入于偏倚畸曲之流故傳道之人莫如中行行者以其循循謹謹一體乎身心性命之理而不恃才情意氣以勉強于有

爲故入道之資中行最近然中行不可得而或取乎饒靚巧僞之徒則有害于吾道甚大聖人取人先觀其人之志氣而不敢漫焉以與之志氣勇往者其意一主於有爲而世俗猥瑣之事自有所不屑志氣簡嚴者雖不能如狂士之邁往而其不屑不潔之意亦非世俗所可同是以不能有爲卽能有守後世以吾道寡援而廣收羅以期昌明中行固不可得而所與者莫能嚴一介不苟之操是以乃僞之流依附影竊以爲吾道之害噫知聖人之所以與人而志氣之際孰得而假托之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無恒之人敗事取羞深可畏懼聖人深見爲憂爲泰

四書章句

下論卷七

士

傳

從于業既無所成于世又多所辱而恬不知戒自以爲得往往沉溺不返以相尋于無常故引南人之言而贊之曰善夫於恒卦之詞而惕之曰不占蓋儆戒危惕惴然思方言之與聖訓無不啻嗟而嘆息之也而人多自辱亦獨何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同之義亦似比周而彼以親愛之情言此以處事之意言則比周之辨在無事而和同之分在有事也君子同寅協恭樂羣敬業必無乖離忤忌之心故不和不可以爲君子而當夫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雖要歸于一是不而不敢爲雷同故渾然中有分際小人歛歛營營引接爲黨必無中立不倚之操故不同不可以爲小人而及

夫利害之交得失之際雖同爲是事而各有偏私故附和中無真情夫君子之和亦無大遠于小人而唯不同乃見其爲君子小人之同亦無大異於君子而唯不和乃見其爲小人辨君子小人者不徒信其相似之迹而必究其大異之心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恐一己之好惡易淆而欲因鄉人以爲鑒則全借証於人而不取裁于己夫子以鄉人之好惡難憑而鄉人之善惡宜辨則仍操鑒于己而不待于人借鑒于人者胸中本無卓見而藉推測以爲能故始而過信繼而過疑而善惡遂茫無定見操鑒于己者胸中自有權衡而本一心以爲用故可以考驗可以反觀而變化遂不可終窮蓋以鄉人爲憑則能得于鄉人好惡之所及而不能得于鄉人好惡之所不及也世之違道而干譽矯激以爲高者其人何可勝道哉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天下公則恕私則苛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其本由於嗜慾情好之微而其流及于用人與物之大故用人之苛恕皆心術之公私爲之也國家班聯之體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不過大小綱維率作興事以相統攝但有所爲事安有所爲說其事而必求所爲說之者皆非理道

之正而一出于小人之爲也君子知有事不知有說故非道不說非道不說則所說在道所說在道則使人以道而有隨材器使之方小人知有說不知有事故非道而說非道而說則說在非道說在非道則使人亦非道而有刻責強人之事夫天下之以說來者必其非道者也天下之不以說來者必其有道者也爲人上者言事使而不言說則不唯我無小人之目而天下之小人亦不得苟且而進于吾前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非仁不爲非義不由王公遇之失其貴責育遇之失其勇天下見其泰而或疑其驕不知君子之無踟躕者與天地萬物同體也而此心不敢以稍矜小人之色取

附書卷七

七

七

行遠居之不疑見君子長者而不慚對大庭廣衆而不愧天下見其驕而或疑其泰不知小人之無忌憚者以人世耳目可欺也而幽獨不能以自逸君子小人其氣象豈必大殊哉亦辨之于其心而已矣若爲小人而不能冒爲君子者亦猶未足與辨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從來君子之性必稟陽剛君子之心必主內歛稟於陽剛者爲質直不爲委曲故剛烈果敢之氣邪曲不能侵而與之入道則私欲易除主于內歛者爲拙訥不爲巧利故樸樸少文之士浮華不能炫而與之進修則罔然日篤世人徒見薄積之士軟熟易親華浮可喜而質任自然者遂畏憚以爲不可親不知害理之事皆出於陰

柔狠懦之人而忠信之心多壞巧言令色之意則自脩之與觀人安可以不知所以近仁之實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問士意疑士為意氣才情之用而不徒為和平謹厚之規夫子擬一篤實性情以告子路使知士之為士若是乎誠誠懇懇婉蛇委曲而絕無恢張凌厲之才則知切實和平乃士人學問之實功而行己之大要若稍有一毫矜張未化意氣未鎔者皆學問之不足而非才氣之有餘也蓋天下行誼必出于性情性情必貴于涵養涵養既至則凡倫常日用皆有中和純粹之美而不致廢張以傷恩義之和若涵養未深則雖才猷氣概足

問書述

卷七

七

信學齋

以馳驟古今而激烈之意多中和之氣少則倫常之際未免偏任而必有所傷故士之為金蘭為風雨交友不一方而必本此誠篤之意以交友則朋友必無疎遠之嫌士之為墳隲為急難兄弟不一境而第將此和藹之情于兄弟則兄弟必無乖離之咎士未策名委贄內外所接不過朋友兄弟之倫而和平篤實如此又安有日用之不宜推施之或戾者哉推而廣之事功德業未有不出于性情之外者也此養之所以不可不急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教民唯是省刑薄稅耕耨力田而設為黨序以修其孝弟忠信何常有意即戎但步伐擊刺之法既嫻于習田講武之時而尊君親上之風又已濬發于涵濡歲

月之內則教之七年而風俗既厚神氣自張豈必斬殺刑威而後為即戎之道哉後人以兵農為二事者要不論於教民之義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帝王之師所以異於後世者其民皆有孝弟忠信之心熟習於尊君親上之義故臨陣之時各思敵王之愾而人自為戰則一德一心而戰無不勝蓋兵者以氣用者也氣根於心則雖衝突橫劫而不可以動不可以動而彼之氣已奪矣故善戰者合萬人之氣為一氣則其兵常勝而善教者合萬人之心為一心則其戰益神不教而使之戰不待兵刃既交而奮已棄斯民於原野之內矣

問書述

卷七

七

信學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事君之人敬事後食以自樹立於明時如不可爲則獨善其身而已若徒知好爵之可廢不顧進退之有義崇高華靡富貴逸樂莫不侈然自以爲得矣而虛此國恩虛此歲月虛此六尺之軀卒之功業不建終與草木腐腐豈不大可恥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人之一心止有喜怒哀樂安有克伐怨欲克伐怨欲而於心皆不得行則其於仁有離合而無去來蓋有克伐怨欲則不仁無克伐怨欲則即仁世無克伐怨欲不行

國書

卷七

太

信學齋

而又有有所爲求仁之事但去來之分其辨甚顯顯者人之所知離合之際其辨甚微微者人之所不知原思以不行爲仁亦已直識仁之本體矣但不能深潛粹養以密察于幾微而涵濡于杪忽而灼然自以爲仁則其確乎自信之中卽有察識不精涵養不至之病伏乎中而乘乎後故夫子許其難而不敢許其仁蓋仁者一私不可得入一意不可得存方以爲仁卽不仁矣何原思斷然言之也哉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之一身爲聖賢荷道統爲天地大生成汲汲皇皇始終不息而終不可以有已故聞義則徙見善則從總欲使此心砭砭孜孜而不敢有一念止息之處故至誠之

悠久足配天地之無疆若既命爲士而胸中常有息肩之地以自期則志氣不立德業不崇其於爲學必非闢然爲己者矣何况世俗紛華之見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有道之世直道大行君子一身朝野之所楷模四國之所瞻仰不唯行已之際無所瞻顧卽宜之於言所當選迴審慎者矣而正氣昌明信從者衆其峻潔高明之致不唯直見之于行而且直達之于言若夫世當無道則教化衰微風俗流失君子之行尤當世之所藉以維持者故行不可不危而至于出語之中則不能不巽順以達其理蓋世之所值不同而君子之于言亦異要之危言者言之直而非放恣也言孫者婉轉以明之而非遷就也若謂遭逢衰晚而遷就吾說以達時則是枉道從人而已安得尚有危行哉

國書

卷七

太

信學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天下之人皆知言勇之爲言勇而不知其所以爲言勇故辨給以爲言而言皆無實之言壯往以爲勇而勇皆血氣之勇世之人往往目能言而爲有德許勇敢以爲仁人其意以爲言勇亦人所難致而不知言勇固有所爲真也有德之人呐不出口本不有言但學問成就當理而言則一言之少勝人千百故求言于有德雖不言而必有言若文辭華靡之人不過巧言捷給而已豈可謂之有德者哉仁者之人冲和純粹本不有勇但心無

私鑿至大至剛則天德之強冒乎萬物故求勇于仁者雖不見勇而亦必有勇若血氣果敢之人不過一往莫禦而已豈可謂之有仁者哉天下之人知德仁之言勇必不同于言勇之言勇則君子爲學亦務求之于德仁而不必求之于言勇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冢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吉凶禍福皆出于天有意求之則修德而或終于困不義而或處于亨無意求之則修身累行側陋自揚而才力瑰奇之子或不得免焉古今賢人君子道德深厚潔行積仁而身居窮約者多矣而千載而下名聞益以彰

圖書通 下論卷七

子

信學齋

顯號益以著與天地日月同其光昭者天之所厚或在彼不在此羿冢之才自謂可以取天下而終不能保一身禹稷躬稼其事不過盡一身而後卒以有天下脩吉悖凶彰明較著然天人上下之際君子蓋難言之以爲無定則世之修身自好砥志巖阿者何賴焉以爲有定而修德以邀福飭行以格天運之又久而不效而吾之心已悔矣半途之廢皆由于是夫子不能爲天言必定之理亦不能爲天言無定之數總以修之冥冥者聽之昭昭而世之言禍言福言有言無者俱可以不必然天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必有得于此故于其出而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夫子意言語嘿之間而已盡天道報施之極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道甚微其隱在處心念慮之間其幾在往來絕續之際以仁論人最難輕許而不肖之流又往往因其隱微而冒托于仁以爲可矯竊以欺世不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心術之微而人之所無不知者人品之顯人品既邪斷無有仁則世之爲色取爲行違者將不欺天兩欺誰乎欲附仁者亦自念素履何如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勞忠誨人情之所甚不得已而因出于勢之所必然此不待學習而能不待勉強而知發乎情而合乎義以自達其忠愛之心者而天下之人不明于必至之情而欲爲苟且之說以寬其意以爲既用吾愛不妨隱忍以

圖書通 下論卷七

子

信學齋

全愛既用吾忠必須委曲以成忠于是姑息綢繆之說生而忠愛之道薄矣夫愛而勞亦愛之所不欲爲也忠而誨亦忠之所不願出也其勢既逆則其事易弛又安可遷就以爲之說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爲命一事諸大夫各據已長以共勸國事則能不亢不卑以交諸侯而銷外侮况諸臣和衷以共圖大事乎蓋君能用人而人能稱職則雖辭命空文足以奠國家于不替人能敬事而事必盡心則雖措詞轉輾亦必集衆手而乃善然君之職在論相而相之道在用人苟非推賢讓能如子產者亦安能集思而奏協恭之效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春秋一書或稱爵或稱人諸侯而書名大夫而稱字其褒貶在一字之微而筆削垂萬世之遠此非一人之私意得與其間也事無一定之理而理無一定之情一事而善則善之一事而惡則惡之酌乎時勢之宜合乎事理之正不違庸衆以忝萬世共協之情不執是非以留千古可疑之案故春秋之褒貶質之古今而不可以易子產之惠與人誦之誰嗣歌之則于嚴毅中表其愷弟管仲之功勛在王室名聞諸侯則舉伯氏以見人心之服子產管仲均非有得于聖賢之微者也而卽事言人不容過刻楚之子西不論不議固以見不足比數之意

論語

卷七

子

信學

而又曰彼哉彼哉則知聖人胸中本無有惡而爲惡之人固不足以入聖人之心也此聖人之所以隱惡而揚善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稍知好禮者卽能爲之貧而無怨則非真樂道者不能人情不甚相遠履順易處逆難人于處逆而若忘則處一化齊斯無往而不自得者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聖人用人因材器使而不執乎其途公綽之不欲當世宜急尊之以風勵有位者也然處之家老則肅潔可風儀型可式若以大大夫當之則才短任劇未免有叢脞覆餗之虞矣君子尊賢尚德而又知人善任豈有偏泥者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帝王淑世之功莫大乎禮樂禮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所以養人性情之德而不失其固有之良者也世之盛也教化大行禮陶樂淑雖中材可進于聖賢才智咸歸于大道天良葆固忠信不泯不唯爲有本之人而且爲有文之士世之衰也禮頽樂廢教化不興于是士皆輕信寔而重才智任偏駁而棄天真無論雅和純粹之風不可得見卽求一較然自命立意不欺者概乎無聞蓋人才之盛衰禮樂之興廢爲之子路問成人夫子既

論語

卷七

子

信學

卽武仲諸人而進之以禮樂乃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蓋有禮樂則武仲諸人皆得與于成人之列無禮樂則武仲諸人不得比於忠信之人故與其有才智而無禮樂不若先志節而後才智夫子非以世道漸降而論人漸卑正慮天下棄禮樂而任偏長故不得不取忠信篤實之人以明天真之不可棄若謂世降而人不必然則武仲諸人其得謂非今之人乎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天下不情之人中藏難測若使不言不笑不取則文子

幾於深藏隱忍刻深矯僞之徒而文子未必至是天下時中之人涵養不易若使時言樂笑義取則文子又幾于學優養粹動容中禮之詣而文子應不能然夫子始質其說既不輕議人之短而終疑其詞亦不輕信人之長權度精明好惡必察衡鑒在心絕不爲人輕惑如此此可以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人情奸惡常於臨事之際中有挾持而詞氣愈婉責之則彼得以支其說不責則彼得以遂其心往往自謂得計而人亦無知之何聖人爲明其狡猾之意而著之曰要則指摘之所不能加者得此而人亦不得以自遁矣此春秋之所爲誅心而亂臣賊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者也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五伯假之大抵皆出于諂而無能以正率人者然桓公當周室不競之時首倡霸業義聲初動人心不疑故昌言大呼而諸侯卽至不待陰謀詭計而天下服從文公之時霸者之機權露矣以善服人之意人人知之雖機正責人而人心不服則不得不假陰謀以濟之故伐衛致楚陰謀取勝無一不出于反覆詭秘之爲而不能爲光明正大之舉蓋齊桓晉文所乘之勢不同而非其心之有優劣也嘗論桓文並較晉文暑優桓公乘無知之禍急于得國不顧兄弟之義而殺子糾以入齊旣已推刃同氣而不可語于道德仁義之林矣而又內行不

信學齋

信學齋

信學齋

信學齋

修姑姊不嫁卒之小人擅權嫡庶無辨至於諸子爭立而身死不殯霸者之業及身而衰文公出亡在外當晉獻之喪穆公使人弔之動以得國之言文公此時稍不自振而藉手于秦以入晉朝發足而夕得國矣文公知大德不可以假人秦欲不可以終飽一時失計患貽于孫故假仁親之言以塞穆公之對使秦人不終樹德于晉而我不寄大命于秦彼其氣概固非秦人所得而磨面又實知已才之必主晉祀惠懷當國勢必覆宗故從容暇豫以待事會之自定彼其十九年之中豈嘗須臾忘晉國哉其所以崎嶇列國艱難而不之止者不欲秦人居難報之恩而晉國貽無疆之耻故寧歷游而不輕得國夫急欲成事者紀綱不修名義不正趨勢乘便以赴事功而國亦旋替緩于成事者不圖目前而爲子孫長久之計徘徊觀望審固以成吾業而累數世而亦常不衰襄公新立衰經伐秦彼有狡焉之心而我有遏敵之暑唯無大惠于先故一戰而杜遏數世之患晉之伯業其與桓公諸子相去何如也後世唐肅宗急收兩京而不能取范陽以傾巢穴石晉急于成帝業而割燕雲十六州以予契丹卒之藩鎮與唐終始而石晉之祚不再傳徂于苟安者其大業亦安能久遠哉荆業之君規模宏遠憂勤惕厲累世相繼其精神固有冒乎百世者也世優齊桓而劣晉文徒據成迹而不窺締造之神身後貽模不復究論蓋亦隨俗觀場之識而非所語于君子探本之學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唯其勸業之著于一匡也魏徵不
死建成之禍唯其直節之著于唐室也若無才節而言
事君者有死無二雖然君子非謂二子之必無罪也始
之不慎而輕于委贄焉耳抑子糾建成亦尚未得為君
則未可概以君臣之大義徵若建文諸臣之死靡他較
如星日固未常有所藉口於其間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聖人權衡功罪如造化之付萬物而無心故春秋為萬
世不易之褒貶夫子鑒然見春秋之時不可無霸無霸
則周室不尊周室不尊則八百之祀不永故許霸業不
得不許桓公許桓公不得不嘉管仲而不死之罪較為
稍輕蓋五伯為三王之罪人以其擅竊大權蔑棄王制
而天子之威靈不振雖尊王而實非尊王然齊桓首勸
倡率諸侯尊獎王室攘却侵陵其意雖在于自強其功
寔在于周鼎故齊桓又周之功臣以三王視五伯則五
伯不容誅以衰周視齊桓則齊桓不可少然則伯業又
何可泯哉然夫子不取齊桓而取管仲者何也齊桓定
霸非齊桓為之而管仲為之也管仲死而齊桓無與共

成霸業矣此自經溝瀆僅可謂之鈞金而不得重於與
羽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可
以為文矣

大臣之職在于延訪人才而薦之然未有進其家臣一
忘勢分而與之比肩而事主者公叔文子之臣與文子
同為大夫非文子之薦不得然勢均爵等則人但見大
大夫僕之同為大夫而不知大夫僕之進由文子即文子
亦若大夫僕之與已同升而不知未為大夫之先固
然一已之臣也大夫僕之才固不負于大夫而文子之
心則真忘乎一已之見者夫子曰可以為文言其實之
不浮于其名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
其喪

才者國所與立而宗社人民實式憑之用當其才雖衛
靈之君不至喪國况有道之君乎才當其用雖三子之
長猶足以存無道之國况賢才之士乎君子不求備于
一人明主不借材于異代有聖智之君而謂無賢明之
臣吾不信也明主得賢才而用之乘風縱壑良不虛矣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

凡輕率多言者雖言行不相掩而其心必內慚故發言
之時常有歉然不自安之意則此心一內反而即可以
為躬行實踐之幾若言而不忤則所言者必過美而所

爲者必相悖高自稱道視焉無慚其于所言不唯不能爲亦自決不爲也大言之人真可恨也哉

陳成子弑簡公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聖人之心乾乾惕若烈風迅雷尚必變色况當世之太逆乎兩曰不敢不告蓋陳恆一日不討則夫子之心一日不安子心一日不安則雖家居不敢不告而君曰告夫三子三子者以爲不可然則陳恆果不討而已乎春秋之作所爲誅亂賊于百世之下者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忠臣事君

犯顏強諫

而不顧乎

榮辱生死之威然必吾

身內盡乎已使吾之所以事君者公而忘私國爾忘家寔致其正心誠意之功而無一毫虛假矯飾之意則未言之時潛孚默喻自有以感格于無形而及其有言之時即使犯顏披鱗直言強諫亦出于勢窮理極而不圖於翹君市直之爲故君聽則朝野蒙其休不聽則雖身被譴謫而天下不得議其爲臣子之過若一毫未盡則引慝不遑事君者其尚勉乃忱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既爲君子則知心性之功非由外作其本體自然之妙實有愈入愈真而不能自止者故日新又新雖欲半途中止而必不可得若爲小人則志氣既靡見識愈下業

已敗掄雖欲自振而不能而難於所趨亦必至于流極而不可挽矣夫君子小人其相與義利之分而其後有舜跖之異措徑一殊而精神心術之間俱有不能自止之勢此幾希之不可不存而宅心必貴乎慎始也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己爲人乃千古學問之大關人之一已有萬物一體之懷有百年不敝之力有脩己安人安百姓之量古之學者克治己私還歸大道無非欲全吾本然自有之量以不負天地生成之心故自治不得不嚴加功不得不密誠知己之所全者甚大而不敢有所失墜于其間今之學者不知重之在己而見重之在人爲顯名爲榮祿以爲人之所操關乎得喪而不知以己視之固藐然不足以及損于我也而務爲求人此關然的然之所以不同而日章日亡之所以大異也凡爲學者宜知所勉矣

足以及損于我也

而務爲求人

此關然的

之所以不同

同而日章日亡之所以大異也凡爲學者宜知所勉矣 遜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 君子之心常存戒懼而無自以爲是之時蓋我身不能進脩則一日之間自覺得過恒少若篤于自脩則凡一言一動之間一作一止之際稍有太過則失中稍有不及則未至其于聖賢聰明睿智之神悠久不息之力真覺聖賢明而我常愚聖賢強而我常柔凡有一毫不能幾及于聖賢者皆衡之道德而莫非得過者也以此求寡夫豈易能使者之言雖主謙退而君子朝夕進脩之意自強不息之功實舍寡過無所爲進脩舍寡過未能

之心亦無所爲乾惕也夫子嘉之不亦宜乎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人心唯靜故能照天下之動唯止故能應天下之來如
鑑之常寂淵之常凝是以物來而畢照有觸而卽呈然
使滅寂爲止強制爲靜則一心之內無以晰乎事理毫
髮之微而亦不能得乎所當思之則矣君子戒慎獨
時時自察其心我心稍有所動卽能察其理欲之幾故
無思之時炯然有以包乎天地萬物之大而六合不能
遁其外有思之際灼然有以盡乎事理精微之細而千
百無以遺其內蓋心無雜思故思之而無不盡亦心無
不覺故有事而必無泛思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一念不存而萬理畢
具是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而總歸于何思何慮也設
使虛無爲宗清淨爲守以不思爲能靜則神明之內將
有窮冥荒忽而不自知者矣豈有不出于位外者哉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人之一身言常有餘行常不足然行可過言不可過取
其言者於立言之時而胸中常有俯仰愧怍之意則不
必收斂謹密而自有若不出口之意矣過其行者于敏
行之時而一身常有至大至剛之氣則不必先行後言
而自有邁往不息之心矣君子盛大流行之氣絀于彼
而伸于此蓋唯切于爲已故志之帥氣如此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于貢曰夫子自道也

論語集注

卷之

子貢

道者出乎心而應乎事無方體之可名無境詣之可盡
若有一念見爲盡道之心則其心已入於意見之私而
不得謂之體道仁者純此道者也知者徹此道者也勇
者勝此道者也心純乎道則隨事物之來而莫非吾道
曲折之所具故事有險夷而心無險夷其不憂也仁者
不知其不憂也心徹乎道則隨事理之至而莫非吾道
條貫之所通故事有隱晦而心無隱晦其不惑也知者
不知其不惑也心勝乎道則隨難大之投而莫非吾道
毅力之所任故事有重遠而心無重遠其不惧也勇者
不知其不惧也以可憂可惑可惧之事入于仁者知者
勇者之心而自忘以不憂不惑不惧之道求之仁者知
者勇者之心而亦化則唯其道卽爲心而不知心之外
更有道故能然也夫子無能之歎雖卽望道未見之心
而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非夫子自言孰見之哉此
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 以道應事則不能無憂惑惧
之乘應事皆道而憂惑惧自不得以入之矣應事皆道
自不知有道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君子爲學主於爲己雖有知人之學不過窮理致知以
清其心使萬物之來妍媸自照初非平居逐物而取人
物以臧否之也子貢方人欲使一代人物無逃于洞
鑒之中而不知此心一馳則內照必失當夫人物之來
必反有一時而昏其術鑑者不唯無益于己而且并失
夫人矣夫子曰夫我不暇蓋備于治己自能明于照人

論語集注

卷之

子貢

君子知人之學固不在反已自修之外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人唯不能於已是以求知於人若於已果能何患不知
亦何藉人知能為聖者有聖者之事能為賢者有賢者
之功下而至於美大善信有一詣必有一詣之獲又何
以世之聲稱譽望為哉然聲稱譽望未有不歸焉者也
故君子患此不患彼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其聰明自有過人但能爭於機先不能出
於自覺其聰明洞達皆出于天姿敏捷之為而未常有
窮理盡性之學故其所覺不過與物爭衡而非自然生
照其于心也不能常明而明之所啟遂有無心受欺而

傳書通

下論卷七

卷

信學齋

覺之已後者矣先覺之人未常逆億而湛然之體常明
不昏此心常明則無物亦覺無物亦覺故覺在物先而
天下之物無有能遁之者權數之家以日月喻大知以
雷霆喻小知夫以擊斷不測為知則雷霆之所遺者多
矣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安知所及之中不正多不及
之處乎君子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無物不覺而又無心
于覺斯乃所為真明而無毫髮之蔽者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

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春秋之世長沮桀溺之流皆知世之當避而不可以有
為孔子豈不深知而乃周流歷聘以幾一遇述其所為
若有出于希冀想望之意者為佞之疑應有自來然孔

子龍德大而化之潛見飛躍原與天地造化相為一體
而行其化機當其世治則見諸施為顯於事業如春風
之鼓萬物而富有日新即其世亂亦與萬物同其憂患
而不潔已以為高如隆冬雖主閉藏而元氣自行于天
地豈以時當歛藏而遂息其生機賢人君子隱居潔身
自為正道然主於獨善則但知有我而不知有物雖不
辱身終以為固聖人一身視聽言動未常以為一己之
手足耳目而皇皇求仕初非有所冀俸于其間故當其
所遭不偶困頓無聊他人當之鮮不沮抑而聖人之心
熙然太和渾然元氣無時無地而不有中天廣運之神
至于廷揖諸侯驅車列國則又毫無委曲于心是以愚
執樽銜而仍不異匡居一室也聖人所為亦唯歸潔其
身而已豈必膠于一轍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一日而致千里其力誠異於凡馬天下之人亦羣以
力之異於凡馬而異之而不知驥之所以稱為驥者固
在德不在力也力之所在天下人共見之而人概置之
弗道德之所在驥若無以自異于凡馬而人爭稱之蓋
德有餘而力不足不必千里皆可致用若有力而無德
則泛駕奔蹏詭術竊轡雖日千里奚為哉世之君子高
材捷足大抵皆從外見之地以爭能究之實大聲宏而
人稱道不絕者固在闕然內修之君子也則君子宜知
所尚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君子爲學所以循理盡道而不敢爲過情作意之事者以天下之道各有定分而不可以稍踰故有所餘於此必有所歉於彼唯隨事循理而應之以自然則無太過之偏卽無不及之弊以德報怨聖人之心何常不欲天下皆出于忠厚長者之爲但窮之于義理之精微以求夫至當不過之正則則報怨以德德更何報君子立心非不欲厚而常爲天下留其有餘老莊之流勉強屈抑立意退處其心以爲居於人之所不爭不知一時強爲隱忍中懷必有不平及其塵而必決乃奔突四出而不可以復消故老莊之後必爲申韓君子據理直行不飾已以匿情不留心以何物當其來之時可受者受不可受者報及其報之之後過而不留仍歸何有蓋太虛之不能不聚爲物物之不能不還爲太虛者皆是直也此三代直道之所以可貴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賢爲學無非求全乎天之所付界而自盡其已之所當然故汲汲皇皇常見我躬之多負而不敢有所致憾於天人則德性日尊而天道在我若我躬未盡而先致望於天人則爲學愈荒而天道愈遠蓋天之與我甚全且大我能靜治於其所本然而不失乎我之所固有則知其所知卽無不徹之知能其所能卽無不備之能我之所爲者不過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各還物則之常而

信學齋

下書卷七

信學齋

信學齋

信學齋

知性知天自有以通帝載無形之理故聖賢求盡於已決不求知於人蓋天下氣化難齊庸有升沉得喪之異而要非天理之本然則天本無可怨世路難平庸有通塞違合之殊而要非人心之同然則人亦無可尤唯天人之理具於吾身我祈不負乎所生則視履考祥必求無乖乎天則易知簡能必求不拂乎民冀天命之理不出尋常日用之中自修之盡將有通天人而乎冥漠者又何必人世得失之沾沾者乎子貢多學而識其於切實之理尚有未信故夫子以上下一貫之理示之使知盡乎下卽得乎上全乎人卽得乎天誠加功於已所獨知之地正不必於人所共知處加之意耳 聖賢修身立命總從爲己立根夫子不怨不尤孟子殀壽不貳無非正己反求心不願外後世正誼明道之言猶有此意公伯寮忽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一身所以舉世莫宗而猶皇皇不輟者但計道之在身而不計身之顯晦故當其及身雖周流歷聘而非爲利祿及其百世雖天地貞悔而終無改移其所任者重則其所遇者輕也道行道廢之命非子路之命亦非夫子之命乃天地否泰治亂之命道果在我則道行顯於當時道不行卽垂於百世道不在我縱使及身顯榮究之於我何益伯寮借子路以泥孔子孔子不以爲子路之興廢亦不以爲吾身之興而直以爲吾道之興

廢則其一身之中真有與道爲體而不復存一時得喪之見者矣伯寮季孫何足以泥之哉

子曰賢者辟世 其次辟地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天下將亂唯灼於幾先者能辟之賢人君子懷才負德急欲自見于世豈忍湮沒無聞甘心肥遯然時當否塞天地屯蒙我生其間而有與聞斯道之責則天之處我當必有意若不揆時勢而勉強遷就以圖之則人已交失而進退皆虛終身碌碌而歎末路之難追雖悔何及然而君子之心非真果於辟世也見幾剛決雖遯世而不辭而不忍忘物者亦必屢爲遷就而徘徊以去蓋不能辟世則辟之之法不得不屢變而彌寬也乃其變彌寬而終不能不辟則天地之氣運可不爲之大哀乎

子曰作者七人矣

君子之留心斯世甚無已也天地生我而有身則我不能不熒宣于天地我身居世而有學則學不可不顯著于我身故君子去世遲迴審顧憊倦無有一日不望我之見用者其辭世高蹈甚非心之所得已凡咨嗟歎息徘徊而後去者非意也春秋之世浩然長往不復再計者七人則豈人之忘世乎抑亦世之遺人乎緬想時衡真有不能挽回之勢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可而爲之者與
晨門一言爲諷爲譏俱不可知而聖人之心則一語道盡蓋知其可爲而不爲者忍人也知其不可爲而不爲

者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聖人也聖人道在一身則無時不位育無地不堯舜造化存神斯人吾與何患何虞而皇皇辟世沮溺之流唯恐世之挽已而自隱以求全則其藏於身者固淺也太陽之光豈以雨雪而廢照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聖賢之心憂勞天下無時不以斯世斯民爲心當其處泰則行道濟時焦勞胼胝未常以身享一日之安及其處困則時雖不行而道期能濟故正人心誅亂賊明大義開微言隱顯不同而其不辭難趨易則一蓋辟世非

難入世爲難忘世非難救世爲難致治於太平非難而

開治於危亂爲難春秋之世禮教絕王道衰設士君子而皆爲丈人沮溺楚狂接輿之流潔然辟世高舉遠引於身非不甚便然文武之道孰爲脩明詩書之文孰爲刪定禮樂征伐賞罰刑政之失孰爲補救而亂臣賊子之心何所知識夫子道德備而責任宏以爲非一時一世之身而千秋萬世之身故春秋之時無人不淪胥無處不陷溺而驅車歷聘以手援天下之民使汨沉昏墊之徒無不出於淵而登於席則懷襄可使爲平成沉溺可使爲坦陸豈特淺深嘗測之智而已乎荷蕢之流徒以深厲淺揭沾沾揣測自矜涉世以饒孔子亦見其不知量也 按荷蕢始言有心既言鄙哉是從籌世上轉

到忌世夫子始言果哉既言未之難矣是從忘世上轉到簪世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者秩然不紊當然不易其辨上下定民志一因乎人心之固然而非有勉強拂抑於其間故法之驅人常難而禮之治人恒易爲人上者實能崇志篤好不尚權勢則志氣謹嚴精神歛肅不必有所詔誥訓戒而卑已尊人之意上行而下化之又何強梗難令之有乎蓋禮主于敬上以敬先下以敬應君臣退遜以交處於欽約之內此聖王所以不特法而天下自爲正也

則書連

下論卷七

未

傳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人之有己原合天地萬物而共成其身一念盈滿則天地萬物即在胞與之外故敬者己之真體修之全功而天地萬物之所基命已而能敬則志氣清明視履協則建極一身而風示天下天下知所則微而胥化之其有未協于則者亦振育之而不廢鼓舞之道故終身修己卽終身安人安百姓性但滿假之念最足以貽民物之憂設目張網舉而遂有己安己治之意則志氣一疎而天下之大必有受其害者唯一民未安曰己之辜一物未遂曰己之咎極終身之就業而曰明曰旦總不敢有一

意之少愆則百年以前與百年以後無非始終不息小大無慢之心如此修己又安有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者乎夫以敬自處雖所守約而神必周也以慢自居雖所務多而害必伏也堯舜之治唯其病痼屢念是以能成於變之功人能兢兢業業如堯舜亦無人不可以致雍動者忽修己之敬而疑之以爲未足是豈能知堯舜猶病之心乎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吾人一生各有當盡之事少則有父子兄弟之親長則有前古後今之責老則有全生全歸之義成終成始循環歲月真不得少有曠逸之時故生爲天下之所不可

則書連

下論卷七

未

傳

無死爲後世之所不可泯放僻之人遺棄一切以道德爲虛無以禮法爲糟粕悠悠歲月聚散若浮漚生死同幻寄凡修己治身以踐形盡性者皆以爲煩苦勞瘁之事而不若放廢之爲高則碌碌虛生真與蜉蝣幻化者無異矣計其一生豈復有幾進修之時哉夫子憤忘食樂忘憂幼學壯行而不知老之將至正欲以無盡之精神乘有盡之歲月也原壤者流烏睹所爲全生之理哉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聖賢教人必先馴其好上之心抑其虛驕之氣使循循能下則用志必深故爲學之功莫貴於篤實而篤實之志必自成童入學之時始之童子與先生長者並行其

志亦可謂延取然幼儀不習則志氣易驕一不慎而飛揚馳騁之習中之其學將不可以進夫子使之事長有禮揖遜有儀收其矜已上人之心而習夫謙卑遜順之意則蒙養有素深造可期夫弟子之道必先孝弟取徑速而志意賒其孝弟必有漸以日衰者故小學一書以洒掃應對爲先務先王教弟子之道固不欲其早爲發露者歟

信學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繼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人之初生本無富貴崇高華應皆由外襲人唯繫情利祿故窮達足易其操君子知人之有窮如物之有素富其富貴不過藻績之加於粉質及其貧賤仍不失吾太素之本然則富貴之時常懷貧賤雖遇困窮終無憫廢孔子去衛而有絕糧之厄亦不過一時遭遇之窮子路遂疑非君子所應有不知君子之心無時不以窮爲固然者也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大禹胼手胝足天下不與唯富而不忘夫貧賤而不忘夫賤是以可居富貴者亦可處貧賤今人貧賤之時常思富貴富貴之時遂忘貧賤一旦不偶而湯檢踰關無所不至矣豈君子窮不失義之道哉人能常存貧賤之心以涉歷於身世之內則品行卓然自有堅白不變者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下凡事不出乎自然而無爲心豈乎造化天下之理凡夫名象之煉設理數之推遷制作之精微神化之變通無非天地自然之理參互錯綜學者不明天地之本然則窮思極索而莫能盡天下之

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統萬化者謂之道具萬有者謂之性兼萬能者謂之德
夫子不言知道知性而言知德使知天道有變化吾身
有性功不假倚托於外本來無一不能則世味之來其
足移我性情者少矣由知天下之事恃意氣以有爲不
知吾性之中具大用於全體故勇往兼行未能沉潛內
考夫子曰知德者鮮明乎吾德自有真明本體原能戒
慎不必意爲矜持而盡性至命之功夫之一心而有餘
也豈必勉強作爲然後爲有得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

虞帝分岳命官明農治水考禮定樂班玉輯瑞未常有
一不爲而不見其有爲之迹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
廣運之下虛之卽爲風濤之卽爲雨鼓之卽雷霆照之
卽日月無心而運道合自然此真盛德之至有以超於
聲色思議之表者禹湯文武亦皆行所無事但兢兢業
業不敢卽安心中有一操存卽治象有可擬議大舜之
德因心而出準量而施天自平地自成萬世自永賴不
唯人不見其爲卽舜亦不覺其爲紹堯得人時遇固爲
極盛然非盛德之至亦不能際此昌期記曰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盛
德之符天人交應而非藉此以爲無爲夫子之得邦家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不可及正如一天恭
己南面者聖人無爲之象盛德之容易曰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
人簡天地設位而變化行乎其中夫豈有所作爲而然
哉堯舜性之湯武反之性之之逸固大遠于反之之勞
知性與反之不同則知無爲而治與行所無事者固未
可同日語矣

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君子言動之道不踰敬信但信不由衷雖信亦妄敬不
篤至雖敬亦僞時乎信時乎不信則信有時離而其信
也不可謂忠時乎敬時乎不敬則敬有時忽而其敬也

不可謂篤君子不擇言以爲信則其信皆出於衷藏不擇行以爲敬則其敬必極於至密蓋吾人之心本有至真至一之處以其至真而吐而爲言則言無不信而其信必極於忠以其至一而體爲行則行無不敬而其敬必極於篤信極忠信敬篤敬則念茲在茲無時敢失我之本體常存則我之真宰常見我之真宰常見則我之動靜常貞由是忠信篤敬不離言行而遠邇家邦皆不外此而通之矣夫人之處世不越言行人之言行不外敬信而馳驚之士往往舍一心而求家國天下之遠夫物我之間豈無所以爲感孚之本耶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中庸

下論卷八

中

信學

人必有所挾以應世則身係當世之輕重而不爲斯世所重輕君子之應世不執一途或守道而不與世爲推移或循道而卽偕時爲顯晦所由不執一徑而挾持必有其素守道之君子世治而矯矯者自若世亂而矯矯者亦自若當世雖有治亂而不能治亂于吾身則所操者正循道之君子世治而顯其用于當時世亂而藏其器于一室治亂雖付于當時而吾身實操其治亂則所學者全衛多君子國因以立而能操乎乘時之道者唯史魚伯玉二人史魚不與時爲進退者也伯玉能與時爲進退者也不與時爲進退者時不能移夫我能與時爲進退者我能移夫時其所操雖或不同孰非君子之善道以行已者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君子之學炳於幾先可與言之人而不言是失其幾于先也不可與言之人而言是失其幾于後也君子見可與言之人則言之我心無不傾爲無不大同而人之至吾前者不至覲面失之矣見不可與言之人則不言我固不求人譽不虞人毀而我之操乎言者自然發必中節矣蓋知之精明正仁之覺照我身密于自修則心之權衡不爽若舍自修而言知人者未有不怠忽乘之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者生之理而不主于殺身者也然明哲保身者學之道而殺身成仁者遇之時從井而救人仁者不爲也故仁之道不主于死求生以害仁仁者又不敢也故仁之

中庸

下論卷八

中

信學

欲又有甚于生要之生死隨理而不出于求則或死或生固不拘于一轍焉耳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君子爲仁無非堅苦刻厲之意以消融其渣滓故既自盡於己又必取資於人蓋克治之志不敢或寬則內治之功常覺未足而必兼資於外仁者之人當其自治先有一必欲求成之意以立於始終從事之先故內則爲攻苦爲剗削一念不善而精明覺照之志不使有一念之或寬及其與人之時則甲瑣之流自不狎比面道全

德備之士必思與之相親蓋仁賢之人本難攀躋惟志堅力銳斯樂與周旋若一念稍靡未有不畏且遠者百工操技從事唯其欲善之志存于事先故磨礪鍛淬必求銛利之器而用之設意可游移則磨厲亦怠君子爲仁其高山仰止之意固常求助于人而抑知精進有爲之志先有篤于事友之中者哉子貢方人而欲善之志或未銳也故勗之

顏淵問爲邦 子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帝王爲治生平唐虞三代之後而承乎禹湯文武之遺其規模制度固已大備于前世唯本一心之中和與之祇承於前代則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時者人治之

四書章句

卷八

信學齋

大車者器用之空冕者物采之首而皆有三代聖王創建損益斟酌會通以成一制之善則監而用之其事甚逸然君子行其時必思體其道用其器必思合其心夏殷周紀綱法度之事考之故府昭然具存設不得其所以行之乘之服之之心雖用古制何益乎君子修德養心莫重于樂樂者帝王之精微治化之功德無不于斯在焉君子履中蹈和金聲玉振必求盡善盡美者與之咏歌舞蹈則致樂治心朝涵夕養其樂即如天如地之樂其心即溫恭允塞之心斯奉天治人無不以此而爲本然或防檢稍疎而非幾冒貢則嗜慾日生禍亂之萌將在乎是又必屏絕鄭聲之淫哇黜遠佞人之便給使非僻之幾無自入焉蓋法立而無壞法之漸德成而無

敗德之端堯舜禹湯文武建中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此萬世太平之治所以必出于夫子之一言也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凡人苟且目前而不爲始終久遠之計則必見利而不見害見小而不見大以爲旦夕之間可以僥倖無事而不知憂虞險阻即於目前而得蓋人事之患原不在慮想度之外一人見以爲然則其患也不數年至矣人見以爲然則其患也不崇朝至矣故恃其安即得其危恃其治必出于亂天下之憂未有不出于近者聖賢知其憂之不在于遠而即生于近故必圖夫子孫萬世之安而不敢爲一時不終日之計蓋利不百不可以變法害不百不可以更制平居常有惄然不自安之憂臨事乃無一旦不及防之慮使非考古鑒今沉幾度務舉萬事之始終本末而揆其得失豈能長慮却顧而圖其久遠乎

四書章句

卷八

信學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位者天下之公器君子居其位必思履其事履其事則莫有大于薦賢者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持祿養交固位取寵唯恐賢人見用而形已之所短則其位若非已有而陰據篡取以居之是真穿窬之類也文仲作爲不止一事而蔽賢尤竊位之事之大者故以此舉而誅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君子篤於自修則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刻於繩已自然恕以待人而求備之心不必期薄而自薄矣君子如此非求避怨而躬修既純物情自順蓋人情有怨于我即我心不能相通君子克已復禮而內治純篤則自修既盡而一心通乎萬心精修令人常思恕施令人常感夫安有不遠怨者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躁妄之人果而自用不能自謀故聖人不能代爲謀本石之人冥頑不覺不能自慮故聖人不能代爲慮然聖人亦非真絕之也不可教之人而求爲可教亦唯即其所不能思者而一致思焉耳聖人之教人豈有所爲高遠乎

附書述

下論卷八

人

信學書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智之人挾數任術乘人闕捷因天下之人皆有隱然不忍且斥之意而鼓舞其私智以逞弄于大庭廣衆之間以爲我雖不義而天下之人終無如我何也豈知賤隸鄙羞鄉里不道已不知恥而旁觀者固汗顏竊歎也哉人不小智則不大愚世俗囂囂能無深省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君子心理交用之學義有可否是非之則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其本雖起於一心而權節奏確然有理之可指故義禮之用統歸於理孫者心氣之和平信者中藏之篤摯其用雖達於推施而其委蛇誠確之真不出性

情夙夜之內故孫信之實要歸一心君子即心即理當

其應事無在不本於一心而真純藹吉之中先有義禮以爲化裁之用則一心固無不盡而或以任天貽缺畧之譏者君子無有也君子又即理即心當其措施無事不循乎一理而經權秩序之用必有孫信以爲推暨之真則體理固無不周而或以矯偽滋襲取之憂者君子又無有也爲義爲禮爲孫爲信他人視之若有內外先後之分君子居之不過淵泉時出之妙蓋集義之功居安資深其德性充周固無一理不具於性情之內故當其無事則涵養學習而未常分德性問學爲殊功及其有事則泛應曲酬而不見有體用之不備蓋所學者熟則所應者純故一節之行而衆善於焉畢赴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唯其積厚養深故中和渾備如此設養之不素而豈有當乎

附書述

下論卷八

九

信學書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人於明體達用之學不思求能而人不已知往往引以爲疚其弊由於見理之不明而其患成于宅心之不篤君子篤于爲已則已之無能不啻若疾疾而人之不知泛然若浮雲此非君子故與人異也我心深見其無能則求能之心自無時已而人之不知正不暇復有所

患耳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凡有其實必有其名急而求名則爲已不實而有聲聞過情之病若始終無聞則又碌碌庸庸而無德彰身顯

之實故無名之人亦與無實均病蓋名不可有亦不可無無實之名其名必早究其後也歷久而衰有實之名始雖不著而後必彌彰故人而果有實於己者其當身亦必有難掩之美者也君子不務求名而務得名蓋視之若浮雲而操之若左券後人謂篤學之士附驥尾而名彰則是名真在人而非在己也豈聖賢操之在己之道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入南北之不相謀而形迹之間又往往多涉于近似故辨之甚難夫子慮天下後世不明于疑似之際而目小人以爲君子斥君子以爲小人故多方對勘以示其辨之詳蓋曰周曰比所以別其情之廣狹曰德曰士曰刑曰惠所以見其處之安危曰義曰利以著其精專之神曰蕩蕩曰戚戚以觀其靜躁之臆曰和曰同以見處類之公私曰事曰說以見待下之苛恕曰泰曰驕明氣象之殊曰上達下達明成就之異至此曰求己求人則明其人品心術之不同者皆在此闡然的然之分也蓋君子求己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求在一身而天地萬物俱得小人求人則富貴顯榮操之在彼不唯得之有命而其所以爲求者併己之身心性命而俱失也君子小人毫釐之辨白黑較然而天下後世猶有柄用失人而匪比貽傷者亦未知夫子反覆之意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世道之禍莫大乎因爭以分黨樹黨以益爭而世遂有不可知之患然必高自標致附君子以爲名高而後乃益熾其黨與爭夫子指君子以示人使人知黨同伐異必非君子所爲而君子之人自必無有引援疾忌之事蓋君子學問宏深性情醇正矩故其靜以自持者君子之心亦不知其有矜也而就其守正不阿高節自矢之意不得不目之爲矜而何常于矜之外又有爭公以與物者君子之心亦不知其爲羣也而就其性術和平斯人吾與之念不得不稱之爲羣而豈容于羣之中又有黨蓋矜非勝人故但求我之不徇物而不求物之能從我羣非便己故見物之不遺于我而不必我之能從乎物君子之心既正大復和平一毫偏黨之私真有無所問其中者豈世之色厲內荏所得而假托之哉世有僞爲氣節情好者其心術之微未有不乖戾而阿曲者也觀君子真知小人矣

子曰君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用人迪知忱恂數顧旁求或拔之于崇朝或信之于平日其所以克知灼見于三宅三俊之倫者固自有所以爲用人之法也而不以言而舉人君子聽言周咨博採斟酌權衡或舍短而取長或因小而知大其所以好問好察于執兩用中之際者又自有所以爲聽言之法也而不以人而廢言蓋以言舉人則世之巧僞辨給之倫皆得緣飾以干進矣故君子聽言之道雖至廣而于用人之途則不難以人廢言則我之明目達聰之意

無由廣布于天下矣故君子用人之法雖至慎而于聽言之道則不拘蓋其並行不悖也如此然非權衡自我操縱在心豈能一以出之無不允當哉用人聽言者亦思君子之所以爲學焉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者如心之謂其待人也甚寬而無刻急猜忌之私故推行之道有取乎恕然寬於待人必嚴于治己吾心有操存戒懼之功則一念之起稍有偏私卽剋制之而不以加人故不以吾之所欲施人爲恕而以己之不欲勿施爲恕蓋時時戒慎而後吾之終身可以隨所施行而自無過動也聖賢言敬言仁言誠無一不從戒懼慎獨

四書章句下論卷八 主 信學

始則恕之一言又何不可終身行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天生斯民皆此同然之理見美必好見惡必惡雖有巧僞必不能易是非之真故古之人卽今之人今之人卽古之人其風俗升降或不同而其心之善惡是非較然不易者固千百年如一日也聖賢持世不能與天下異其秉彝卽不能與天下殊其好惡故我與天下同游于太虛之中卽我與天下共圍于一直之內我之不能無好惡好惡之不能不加于善惡者直也卽好惡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好惡無加于善惡我亦不能有加于好惡者又直也亦好惡之所不容意爲者也世之人或作惡

而至於毀或作好而流爲譽在我徒增其偏私於人不能有加損又何以毀譽爲哉三代聖王愛民誠深惡民誠至而其彰善癉惡者一因乎人心好惡之公蓋道不可易衆不可違聖王非不知強民從我而人心大共一人私意不能參故好惡同民無不以直行之人但見三王之世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以爲聖王致治則然豈知其因民爲治而不敢有所作意於其間哉夫因民爲治者上不勞而下亦不知其有治者焉也三王好惡不作而蕩平開一代之治夫子毀譽不行而春秋垂萬世之公無非因乎大同而不以己意與其聞耳人主治天下而欲以我意行之難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信學

風俗轉移不在百年必世之遠而卽在歲月旦夕之間蓋有教化以隄防之則革薄以從忠者不數年而一變也無教化以隄防之則以厚而爲薄者亦不數年而一變也上之愛風俗如人之愛元氣則型仁講讓而惇篤成風其應之也如響上之棄禮教如世之輕弁髦則爭利急功而澆漓成習其應之也亦如響史闕文馬借人其爲謹信惇厚之習亦不過文武成康數世之遺存十千千百者而始猶及見今則已無益教化衰而隄防缺其還流奔放之勢有日決日消而不能以自止者轉盼之間卽爲稽天之浸矣江河日下之勢聖人能無深懼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君子立德立功必使吾心確乎不拔而後能有所成就若持守不堅而一有以亂之則德業交喪而必有鮮終之慮巧言之人變亂是非炫惑利害其言若中于機宜而其理實背于正道則聽之必至于喪守小不忍者或姑息以失機或憤激以取敗一時有所不能忍而終身悔之無窮此皆吾心無貞固之操故不覺為其所亂也君子知言則該淫邪遁灼知其受病之由養氣則小利小功不足為動心之害聽斷不搖而貞固幹事又何他端淺圖足以質惑淆亂之哉懷永圖者必堅定其心志可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有公論有衆論公論者憑乎理理之所在其言不

四書述

卷下論

主

信學

必在人人即一二人言之而不拂乎天下之理者是即聽斷之所必稽也衆論者徇乎情情之所在其言不必在一人即千萬人言之而徒徇乎偏執之情者是亦考辨之所必審也君子虛己故必從乎天下之同君子知人故不廢乎一己之獨蓋衆惡者必有所以致惡之由不察其致惡之實而曰是人也其殆惡者也是衆人之所惡也則夫違世而獨行者無由識矣衆好者必實有其可好之實不察其可好之實而曰是人也其或善者也是衆人之所好也則夫闖然而媚世者蔑由見矣聖賢於舍己之際必曰從人而於好惡之間皆曰必察蓋好惡之難公而知人藻鑒之明之不可望之庸衆之倫也如是世之以耳目為臧否者其得謂之知人否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地生人即以天地之全理賦之故人身有知能即天地無變化人身有倫常即天地無位育天地雖大不過一理之使順故人心即易簡之原人身雖藐自有忠恕之實功故悠久即無疆之化夫子見天下之人皆思求道于外不知求道於人故舉人能以示天下蓋盡人之能即盡道之能全道之量止全人之量若謂道在人外而欲以道而弘人則必冥心滅智而別求一道以為功於是仁義害人而虛無荒誕之說起矣夫異端之害皆以道在人外而欲遠人以爲之者也此異端之所以害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四書述

卷下論

主

信學

過者人所便安而最易狎昵故一念不改後念復然一事不改後事復然當其始生之際亦尚有懲艾之思及其久而愈多而心之所安遂有不能自拔之勢至于勢不能勝而因以從之于是文過遂非之端由此而起夫子欲人有過之初即爲改易蓋改之不憚則過端漸微過端既微而改之力常勝過之力常不勝則日改日消而漸且臻于無過矣成湯聖人改過不吝夫唯改過不吝此其所以能爲聖人也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益者切於身而裨於用求其實可見諸施行實可垂之百世使一身之舉動必能達之邦家使天下之經綸皆在吾之舉措此非能徒思而有獲者也思者作聖之本

聖人非欲慮思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其思殆無不通思無不通而後知思之無益蓋萬物一體不如經曲之範圍也胞與爲懷不如立達之近取也人不能思而漫言學勢必冥心襲取泥其迹而不知通又烏能得學之益哉聖人有不食不寢之思然後有忘食忘憂之學不憤悱而曰徒學於以求益終無當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祿者養賢之典學道者未有不得祿者也但以道謀祿則爲僞學君子謀道者也而必不謀食者也蓋一念憂貧則謀道之功卽爲謀食君子知學道之中有得祿之理而憂道之心必不可有憂貧之心蔬食飲水樂在其

四書章句

下論卷八

本

信學齋

中陋巷簞食其樂不改非謂如此已言盡道乃不如此不可以言謀道也人苟憂貧縱不謀食而學皆干祿人苟謀道縱可得祿而必不憂貧欲知食之謀與不謀其必干所憂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君子之道修己盡性而萬物自化然非知盡仁至則不能篤恭而天下平也天地萬物雖廣總此吾性吾命之理相與默契于淵微吾能有以識其理復能有以全其功則其識有以見之者卽其功有以赴之者也吾識其理而不使有一理之不精亦全其功而不使有一功之

未備則其功之無不純者正其識之無不精者也仁以體知斯無不實之知知以先仁斯無不協之仁故得其知卽得其仁而仁之至乃知之盡設知及之矣而仁不能以守之則明其理未悉其功不可謂反躬而有獲也設知及仁守之矣而不能莊以涖之則輕于外必疎于內未可謂純修之無間也設知及仁守而又莊涖矣而動民不能以禮則治不茂必理不精未可謂膚照之無遺也夫舉動謹則修之至純條理當則察之至精精與純合而大知大仁之德出其中古帝循齊敦敏而平章雍動由此道耳世或鹵莽粗畧而欲以求善治難矣君子安人之道仁以居之知以精之然必知之盡而仁之至然後乃能安人安百姓此參贊位育所以必歸能盡其性也歟

四書章句

下論卷八

本

信學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凡大才不受小知大德不爲小用以大受之器而求之千小智之能隱矣以小智之才而授之以大任之事誤矣宇宙民物之任必非便捷所能爲取集事之微才而視儒修爲寡效則便佞之小人進而寬博之君子退矣智深勇沉之士必不輕見其所長以僥利之淺夫而視之爲安危之重寄則舉世受小人之禍而終不得見君子之功矣夫小人必不能大而君子非不能小唯器大者難小亦大故人不能知人不能知而曰君子有能有不能也烏足以語君子也哉夫子亦曰不可小知而已

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人之養身一日之間水火不備則饑餓凍餒交迫乎其身而不可以爲生人之存心一息之間仁道不存則薰蕕搖惑紛擾乎其中而不可以爲心不可爲生則生之氣耗而身爲之槁不可爲心則生之理絕而心爲之亡心身之本也仁生之本也欲水火以養身而身之生理先絕雖徒食息奚爲哉然非曰仁之於生無形焉已也人苟日用飲食皆出于仁則身之安宅天之尊爵不驕不倍明哲保身豈有險巇不測之患哉洵乎水火與仁不可同日而語而人故遠之亦獨何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論語卷八

五

信學齋

仁道其通欲之卽至但不能當仁則舉天下之事功德業俱不敢擔當苟能當仁則百爲事業皆可以我當之而無難故爲仁之道止在我心念慮之微而當仁之力自能有以充乎天地古今之內蓋當仁之事甚難而當仁之力甚鉅人苟身任乎仁則一心內勘既知其爲固有之物而生生不已自有以得夫不息之機堯舜禹湯文武有爲者亦若是而已豈以我身未足而欲退遜于他人哉不讓于師言其一無可讓耳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天地之道往過來續而無一息之停故變化錯綜不可執一聖人執其易簡而觀其會通故圓融中正而不膠

於一格吉凶之貞勝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天下之

動之貞一倚伏莫如吉凶健運莫如天地往來莫如日月至繁曠者莫如天下之動而要皆不離于貞則知非貞不能效天下之動非變不能成天下之貞天下之人滯于方幅泥于成心意謂拘守一端遂可以盡大道不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天下之道未有或窮於變之中者也唯變而不失夫正故日新又新而不可以或息不然天下之變何以必聖人乃能盡之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人臣事君各有當爲之事其事非一身一家而已天子奉天以治天下而設百官以理兆民其事非出於厚生卽出于正德故大而公孤卿尹固爲天子燮理綏猷小

論語卷八

下論

五

信學齋

而百司庶僚亦爲天子承流宣化非特告成功于天子亦以報生成于天地故事君而知有事則莫不夙夜靖共爾位而不敢棲遲息偃以耽樂于私家矣今人事君不知有事故戲倫夸毗而徒爲身家利祿之謀不知干祿不同則神聽式穀事君之人共天位治天職其可但知求食也哉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者君子之心涵育薰陶長養成就或鼓舞以導其機或戒董以率其直其爲法也不一術而其爲道也不一方故君子之心不已于教無類者天下之人民吾同胞物吾徒與或舍其舊而圖其新或闢其邪而返其正風氣有所不能限風習有所不能拘故君子之心不分

於類夫高下有所不能不分者君子之教也而非君子之心有類也材質有所不能不異者斯人之類也而無不成於君子之教也若君子之教而必擇人以施之則人之仰賴於君子者幾何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術之異爭於毫釐極於千里其彷彿影响之際常可以偽而亂真而不知岐途一分則南轅北轍必各至于無終極而止蓋人之才智無涯出其聰明莫不有窮高極深之致彼之不肯從吾猶吾之不肯從彼而謂說可互通必無是也今人於道術之分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異于是或援儒以入墨或援墨以入儒附會一生而真偽面目不可以復辨嗚呼豈知其說之背馳若水火也哉抑公私義利莫不皆然又不獨道術之大端為然也

關書述

下論卷八

幸

信學齋

子曰辭達而已矣

君子之道重其實不重其華貴其本不貴其末道本也辭末也理實也辭華也君子唯取理足而道備何貴于辭若不得已而有辭亦達其理道之本而已矣何以支離汗漫為哉若夫輯擇之辭醇乎中而應乎外則又不期達而自達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之所以不可離者唯是即立在立即行在行即言在

言動容中禮即為盛德之至而非謂動靜語默之外又有所謂虛空杳渺之道也異端於日用飲食之外別指一清淨寂滅之境以為虛空杳渺之所存于是掩誦聰明放廢仁義悉舉道而推之吾身之外而手持足行不復有一載道之形此唯存一道之見于中是以遠人為道而道愈益遠子張見子與師言而詢其為道意蓋震驚夫道而且震驚于言不知子言固道則道固不在言之外而道為相師之道則又道之小節末曲而又非可以粗淺概之者也子張始疑道遠則有震道之虞既而知其為道則又恐以道為升降揖讓之數而不復思所以升降揖讓之故夫升降揖讓豈能無故而中焉者乎

關書述

下論卷八

圭

信學齋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封建之意至深遠也先王建邦啓土而設五等諸侯絲牽繩聯以綱維天下其德大者其崇其功盛者其祿厚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等級相懸不啻倍蓰千萬之遠而天下之人處之而若忘安之而若故此非先王能以私意束縛強制之也天下之人莫不有爭而循乎當然之分協乎自然之情則莫敢過焉人情有所甚害而征于小利者莫大乎懷不足之心而以爭取攘奪爲也聖王御世期以一人安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其所以治天下者使天下各得于分與情之中而其所以治一己者先以一身自守於分與情之內已之所居養尊處

國書通

下論卷八

季

信學齋

優疑若有大遠于天下者然恭儉節不敏馳情遠畧以開疾然之端故德冒天下功侔天地而其所以自奉者止規千里爲畿焉則其寧處貧寡而不徇私夫富強明矣爭取攘奪則我既取人人復取我我取人者處其一人取我者處其十我取其少人取其多爭相效尤而我遂爲天下所環伺傾覆之禍將在于此季氏之所欲在取顓臾而不知季氏之可憂在分公室夫公室者先王均利和義以創建之而顓臾季氏之所賴以植立者也建魯以衛周建顓臾以衛魯然後有季氏無周則魯無以立無魯則顓臾無以存無顓臾以衛魯則季氏無以久今季氏憂顓臾以爲顓臾之不服我也而亦思顓臾之不服何以致之季氏分公室則顓臾背季氏顓臾背季氏則季氏之勢孤而將不能使其民季氏勢孤而不能使民則顓臾覆傾蹶而無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故季氏之憂實在顓臾而其所以不能不憂顓臾者則非顓臾之故今欲相夫子而扶持之則不在勤兵遠伐國家之制都城不過百雉而費之城廣矣公室四分三入于私而公有其一則季之民多矣富擬周公而聚斂附益則季之財富矣今唯損多以益寡寡富以益貧使季無患貧患寡之心而魯有均和安之效則傾危之患何自而生而或者曰季用二子而二子欲其寡與貧勢必不聽夫寡與貧非取季氏之家而強分之也季氏取魯以富已不若以魯之富爲已富爭魯以強已不若以魯之強爲已強且明告以指臂相使必精神盛強而後百體

國書通

下論卷八

季

信學齋

暢遂則指大脛腫徒爲跋躓痲痺之憂而非康強壽考之福勢必忘私爲公庀民尊主以邀福于周公魯公顧史聞之且將奔走服從恐後矣又豈有子孫陵逼之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之勢統於一尊則人人不敢越出于旁竊則一人不得而爭天子攬綱維則諸侯作屏翰而大夫士庶人莫不震疊服從以共遵于王路而蕩平正直之道天下由之而不知故大道之行其統在上朝廷無統馭則草野

圖書

下論卷八

聖

信學齋

操是非故諸侯大夫士皆不能竊弄威福以得志于天下而越禮犯分之非人人有所不能忍故公議之存其流及下道統在上一人建其極六服承其流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憑藉寵靈以安享長久而不知實賴于人之休故一統之治常數百年而不變者非諸侯大夫士庶人共爲之而實一人之獨爲之也公議在下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敢擬諸侯陪臣職隸尤不得盜僭威權以劫制天下而亂臣賊子人人所得而誅故僭竊之失逆理愈甚而愈速者非天子諸侯大夫能獨爲之而實庶人之共維之也西京之世文武成康之盛其于禮樂征伐無一不出于天子而稟承于諸侯庶人私議固無由作降至春秋隱桓莊閔之際自諸侯出矣僭

夷宣成之世自大夫出矣襄昭定哀之間陪臣執國命矣人心不歸公論不與顛覆之禍皆可屈指而計春秋之作其敢自外於庶人之議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大註蘧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強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今其下然則曷爲而必于十世五世也內外相維大小相制磐石之勢猝難動搖故世數猶久後世權臣僭竊匹夫閭閻之禍相繼踵至漢三國唐五代皆其鑒也然則封建何負于立國哉

圖書

下論卷八

聖

信學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友多出于可畏損友多出于可狎我有上交畏友之心則精神肅而志氣嚴清明強固勵志進修不期益而自無不益矣我有狎比小人之心則防檢疎而矜心勝驕情怙侈非幾日貢不期損而自無不損矣自天子至于庶人道德功業莫不以友而成然友豈能損益哉亦我之自爲其損益耳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出於情之所好而發于至深所好者正則無不益所好者邪則無不損禮樂人善賢友而必出于節于道于

多不過志趣廣遠而由淺入深由外入內如冰浸物而不自知騷樂佚游宴樂則志氣日弛精神日散非僻之來愈積愈鋤故如火銷膏而不自覺夫喜樂之意出于平時念慮之微而其損其益關于立身持世之大性情既殊學術無由而轉人可不知所以致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凡人平日檢身之功有所未至則語嘿無常應對失節其在平日心無矜持偶有違空尚多不覺唯于大人君子之前位望尊隆道德宏備其周旋中禮皆有盛德感人光輝發越之象而我以鹵莽之身承之不覺舉動張皇羞耐失措平時泰然自以為無失者至此而乖張違

困齊論

下論 卷八

信學齋

信學齋

態盡形故愆謬之尤于斯尤甚學者脩身治心當其初學之時即詔之以應對進退之節周旋揖讓之容侍奉先生各有儀節至于學問成就看必時然後言察言觀色不敢一節偶誤以乖語嘿言笑之空非徒謂棣棣威儀亦正恐對人賁越今侍君子雖不必為學問之時而學問之功亦見之于侍君子之際乃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方其未及而率爾輕發既無沉潛深厚之容及其既及而拙訥囁嚅復無斐亶彰明之象至於言所當言而又不知意指之何屬則其見笑於大人長者之前固不足道而我之愧汗流浹亦將無地以自容矣夫人之治心密於平日正恐其疎于一時倘平居放逸而臨時亦不致或疎則縝密之功又何貴乎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君子節情定性之學人生少壯衰老日月居諸本有成始成終之理而碌碌驅馳倏焉征邁遂有白駒過隙之歎此非歲月之不待人也當其少壯之時視日月不甚惜順情縱欲以恣意于驕侈至于年齒漸衰始知去日之不再豈知眩亂反覆而不止者一皆血氣之誤哉君子乘時赴功非有異人之歲月而但能于血氣之中辨志氣之正蓋氣之乘夫血者有盛有衰而與年齒為轉移君子有所不敢任也氣之帥于志者無少無老而與天地為貞運君子之所必欲持也以必欲持之功寡不敢任之志于是君子之戒出焉色圖得者非君子之心猶不能無色圖得之好而但以志氣不清則血氣之偏必有所在豈以君子而自謂有異于恒情哉三戒之心蓋終身弗敢忽矣

困齊論

下論 卷八

信學齋

信學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聖狂之分止在敬肆唯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君子非有尊禮崇奉之文此心時時顧諟念茲在茲則戒慎之功自無所忽天命者秉彜物則之精萬事萬物之準而大人則行為坊表聖人則言為訏謨君子畏天命非畏禍福實知天命之理即在吾心之中故知天命即知吾心知吾心則知吾心之體實有明明祇畏之靈而大人固不敢輕聖言自不敢忽小人不知天命即不知

吾心不知吾心則毫無忌憚舉天下之事無有能其
心者何有於大人聖言乎君子小人之殊亦觀其有畏
無畏而已矣心之存亡顧不重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人生唯有一知精而為研幾顯而為度務內而存理遏
欲外而參贊經綸皆此一知所統具以貫徹于天人以上
下之間上古聖人備齊教數不待研窮考索而思自無
不通故知之所稟即生而全斯為最上其次知雖甚全
而思有所蔽不得不假學以通吾知其大知已有窮而
心不自己故不以不知而廢吾學假學以通知則知亦
即全于學不以不知而廢學則學亦可以求知至于能

爾齊

下論

卷

信學

不能知又不能學然後為下夫不能知者非無有知者
也不能學者非不可學者也無不有知故無不可學無
不可學故無不能知知之所存聖無所加者愚亦無所
損聖人未常有異于人而人顧以物欲之蔽謂吾知有
所不全也夫天下豈有人而不全夫知者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心之官則思思者吾心紛擾不存而惘然自覺者也心
得其職則吾心無營無擾而明之體自全故視得思則
明聽得思則聰色得思則溫貌得思則恭言得思則忠
事得思則敬疑得思則問忿得思則難知義此真
事歸一心而天鈞有常主者也于觀而思明于聽而思

聰于色而思溫于貌而思恭于言而思忠于事而思敬
于疑而思問于忿于得而思難思義此一心應萬事而
隨在以致防者也夫天鈞常主則隨在自能致防思得
其體固有不期謹而自謹者故君子無事不思而又曰
何思何慮蓋唯何思何慮而後能無事不思此已發之
和必求之于未發之中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
其人也

從來聖賢豪傑同此好善惡惡之理而美大聖神各有
才品高下之殊人之具秉彜而好懿德莫不有降衷恒
性之良而覺世懲惡必歸已正物正之大人盡見善則
喜聞惡則惡濟世潔身皆不出此而潔一身而遺天下

爾齊

下論

卷

信學

尤未能全脩已盡性之功大人非有殊于好惡之理而
裁成輔相能以好惡極位育之全故處則負蒼生之望
出則溥霖雨之施當其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固有行不
義殺不辜得天下而不為之概而及其遇清時遭聖主
則轉移變化而能舉一世于時雍此性量宏功非一節
自守之士所可及者夫學術不周世用則隘而不全于
身事功不根性天則雜而必害於治君子已物一體而
德業一原以好惡之微而包舉乎斯世斯民之太出有
為而生不偶其人豈能旦暮遇之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其斯之謂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 其斯之謂與

今人圖目前之榮不顧身後之議以為身後之事聽之悠悠而不可知不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道德不顯者不待易世而名不聞當其身沒之時即同草木之腐而躬備道德者榮名顯號歷久彌彰夫崇高赫奕以為可以動人而不知名及身而偕喪困窮阻阨以為湮沒無聞而不知顯懿之範昭垂至今蓋人心自有真鑒其不能以耳目眩惑之也景公彘齊不可監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詩禮之教聖人公之天下之大而未常有隱顯于其間人能善學則即載籍所傳足以持躬而應世人不能學則雖日聞至論而終無與于身心故聖人之心固無所私而聖人之教亦不能異陳亢疑私子而揣異聞固不足與言大公之道而即其聞鯉言而有得三之喜亦終未足以知聖人蓋曰詩曰禮夫子無時不在雅言之中而曰又聞遠子則是無心私之而反有心遠之也夫詩與禮立已該為學之全無異聞而曰遠子豈詩禮之外別有所以為學之功哉陳亢之愚妄子貢以為不智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妻者齊也理陰道而治內政內以脩六官之職而外以佐后王君公之治故大婚之禮聖王重之春秋勝奪嫡而委亂政其故由於情欲之易移而其本出于名義之不顧意謂廢置由我寵愛皆可任心不知名位之正君實始之而臨臣民而交與國皆曾顯揚昭示以播告于遐邇燕昵之意豈所得私夫子告哀公以為政而曰敬之至矣大婚為大蓋推已治人之道莫先夫婦詩首關雎易始乾坤無非以王化之本起于門內魯論此章其亦此意也夫

四書述下論卷八終

信學齋

信學齋

信學齋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然卒不至受怨而觸禍者循理順應不涉以私而亦不以成見參與於其間也小人之必期於發我以有心應之則兩機相觸驟然而張唯彼雖出于險熾而我仍歸于篤實則我之機不生而彼之機自息雖有變詐無自而生也貨欲以迷邦失時誤孔子孔子直以不可答之其氣雖出於婉柔其理實歸于正直至于吾將仕矣之言則直道其胸中之本懷而陽貨此時究不能以一毫加損于孔子亦併不能以孔子加損于其心則聖人不唯能使我心寂然不動亦且能使世俗險熾之心皆寂然其不動也直道之妙固何如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人雖格亡陷溺之時一念感觸天良自存見赤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見簞食之呼蹴必有不屑之意其于賢人君子不啻霄壤之不相同水火之不相合而究其端之發未常不近其所以愈遠而愈不可為者則皆所習不善以致然而非性之咎也夫相遠既由于習必無

四書述下論卷九

信學齋

一曰粹然不可挽之勢其端甚可以自持而至于相遠

之時未常無相近之體則奮然覺悟仍可自新人奈何因所習之不同而歸咎於所性之或異乎知所性之無異則性善之大同不言可決矣天地之間止此陰陽五行之氣流行不已于於穆之中其體粹然而至精其用純然而至順此即天地之理而初無有善惡于間唯氣之所運不同而時之升降亦異是故有泰有否有剝有復屯亨不同而治亂懸絕此非氣之有殊而所運不齊以致然也乾坤之道不過坎離而聖人益之以震巽艮兌益以陰陽之氣而行乎山澤之中于是乎水火激射而雷風相薄故雷山謂之小過澤風謂之大過聖人說卦命詞夫豈無意于其間哉水至清也著于土則濁

四書述下論卷九

中

信學齋

火之藏石亦至善也而焚薪燃膏則黑焰生焉蓋氣不能無着着不能不麗于形麗於形則形之清濁不同而不一之致以出是故或澄為甘泉或清為潢汚或供燭炙之需或為燃照之用質雖不齊而體無二致澄之煥之以歸于本然之初則水火俱為水火而非此之有所美彼之有所惡也人性之善亦若是而已人物有生之初浩然盛大之氣運于百骸而動于四體理器相用而知覺生血氣相乘而形質具其間靈者為人蠢者為物清者為知為賢濁者為愚為不肖其厚薄強弱敏拙高下之姿亦實有出于性生而不可強者然非性之有是不同也性涵于虛而載于實涵于虛者仁義禮智信之德藏于無形而莫得其體載于寔者耳目心思之用微

于有象而顯著其功無形者本乎天有象者本乎地本
天者親上故無不一之端本地者親下故有參錯之致
人生氣質清濁不齊厚薄各異性若使然而豈知理之
無分殊也哉夫子斷之曰相近亦欲人去人見天而識
親上之理耳夫人之以息吹也其為氣無殊而入乎物
中則竿笙簫管鞀然而不雜執途之人而語之曰竿笙
簫管之聲無異人必油然而笑然曰竿笙簫管之聲有異
而吾之吹亦有異也則豈有二氣也哉知竿笙簫管之
吹無異則知性之善亦無異而習之相遠不待言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智下愚質之不可變者也故雖不待習而亦有相遠
之勢夫子既言相近又言不移恐人不以習為性而又
謂書連下論卷九

以質為性耳先儒氣質之性信有旨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時當衰晚常以道易天下之事謂非後世所能為夫子
暮月而可三年有成卓然有所成具于胸中而信從不
至反有道大莫容之疑則是以道為迂闊難行之事而
非目前旦夕之所能為也夫子至武城而觀風聞弦歌
而色喜蓋武城地小邑宰位卑而能以道化民則民皆
習于禮樂固知斯道覺民牖民孔易雖當名法詐設之
時而同心向道真有神于應而捷于響者子游尊所聞

以為治其信道可謂篤矣夫子呼二三子而告之欲其
共堅此心以廣一道同風之盛蓋天下治治一人可易
豈真空言無補乎君子小人位雖不同而皆同此懿德
之好上果以道為治則風行草偃不待告誡之慤而自
成風動之治耳抑信道之篤必自君子始之君子信而
小人從其勢有易于建瓴者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
巨室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

季氏伐顓臾以長子孫而不知高城深池適足以為亂
賊之資故公山弗擾之畔畔季非畔魯也畔季則必假
尊魯以為名假尊魯以為名則即因其勢而導之可以
抑私而強公故無能用孔子之事而有可以為東周之
道夫子欲往所以寓其抑季之心而究之終不往者知
其必無可為之理也夫夫子周道之傷慘慘不忘東周
之思亦猶憂寐周公之意也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謹問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人之一心涵乎方寸之中而周乎天下之大藏之密于
無形而運之能通萬類者非徒抱此空虛之體也人心
本然之體渾然大虛而蘊蓄包含自有溥博之用故止
此一心而或肅為恭或舒為寬或篤為信或健為敏或

慈爲惠皆有不待人爲而自然具足者故天下之大不
出一心之中而一心之微實有周乎天下之用人能充
滿此心則六合雖遙何理不貫唯人之視天下也恒大
而其治一心也恒疎故皆慈情好交迨于中而本然之
體蔽錮而不可見故心本恭也而傲乘之心本寬也而
隘奪之心本信也而詐入之心本敏也而急誘之心本
惠也而刻間之非五者不全于吾心而吾心不能行五
者則徒抱此虛空之器以漠然于天下之中而端已自
私俛偃而無所用聖賢爲學非以心而馳騁乎天下也
天下所同具者此心心之能周天下此五者五者不因
天下而有而心有五者則足以包舉天下而有餘能行
不必期效于天下而五者既行則以天下應一心而無
不足故其以五者運于乾健不息之中方寸之間求一
念之少馳而不可得而量之所充則天下之大隨所行
之而無不效蓋恭寬信敏惠者本然之體也不傷得衆
人任有功足使者自然之效也本然之體全而自然之
效即得則何仁之不在一心而人必以遠求爲哉夫天
地一理而具五行人生一心而有五者天下之物無有
不統于五行則天下之人亦無有不歸于五者之中者
也人或疑一心不足以周天下則誠未知公道之大矣
佛胥名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知之
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
而不緇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君子所以不善不入者危不入亂不居也君子所以斯
人吾與者磨不磷涅不緇也然堅白雖完何必定用磨
涅蓋聖人道大德宏不善之來如洪爐之點微雪入無
不化安能免我瓠瓜一喻發出救世深心明乎先知先
覺自當拯世覺民非若空空全無知覺之比也聖人佳
道之心于此見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路有立意好名之病君子經緯萬端裁成天下祇自
懋其始終念典之功而以吾心實致于措施運量之際
故隨其所著懿德自彰寬而爲鴻慈精而爲睿哲爲而
爲允塞質而爲自然健而爲強毅爲明決無非一心知
覺之靈以體會乎物理事幾之當而初無所作意于其
間若以美名爲可慕而稍有所作意于其間者未有不
墮于一偏而障于成見者也君子爲學非苟求爲名而
已說諸心研諸慮以天下之理入而與吾之心會以吾
之心出而與天下之理會隨其所至皆以不易之天則
應之故措注咸宜而泛應曲當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
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以精一之心而研極于
幾深之理而又不執一意而宅于厥中斯所以又用無
方而道德全備也哉繫辭又曰嚮而威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蓋德行之際固不可以言爲者也蔽之始生于見見之成出于名名之美不能無好則偏偏則執一而有所著故學者立標指而流弊之患生圖治倣古人而偏執之禍起夫子取古今之名德統而括之曰學所以化名目之陳迹以歸于古人唯精之旨使之去情見而務研求不爲格式方圍之學而唯求乎天人事物之宜則心原物理資深達源可以爲用而不可以爲名夫影見不生而真體流露六德之用醇全無弊此所以溥博淵泉而化裁天下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 可以觀 可以羣 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之爲道凡郊廟朝廷閭閻庭席歡愉悲感寄物懷人之致皆在三百篇中故于性情有感發之功于入世有正變之用于君臣父子有盛衰順逆纏綿懇惻之情于草木蟲魚有時物理人情感觸之趣其爲教易親而其爲益易領故學之易入而難窮者莫詩若也學詩之道不必執一詩以言詩以我之心入于三百篇中取古之明王聖后賢士大夫孝子忠臣勞人思婦相與讀書論世以觀其賦詞托意之所由則可以治我性情可以裨吾忠孝可以廣我賸記不必何者爲興觀何者爲羣怨何者爲事父事君多識而後爲善學詩也夫風詩正變二雅三頌章句訓詁之詞其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可謂無一不備矣而夫子言詩之益止于如此蓋

溫柔敦厚詩教則然學者飭性情敦倫紀通物理而後可漸及于齊治平之大然則夫子所言其猶修己治人之始事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二南之詩不言文王之德而但言后妃之志行德惠以漸及于汝墳江漢之間蓋隱然刑寡妻而御家邦者不啻和風扇而萬物藉也亦不言南國諸侯大夫之德而但言諸侯夫人大夫妻之誠敬奉祀以馴致標梅江汜之風蓋隱然內順治而外和理者不啻協氣流而薰蒸徧也文王修德以正家而家之化漸達于國諸侯大夫法文王之德以正家而家之化亦漸有以達于國蓋風者動物之端物之動莫先於夫婦夫婦能化而天下自無不化故二南之篇以爲風始明乎修身以正其家者萬化之幾而感通之本也正牆面而立則一物無所通風者神馳之物牆者形室之物不能通斯物得而室之罕譬而喻豈虛語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自武王周公考監二代制爲禮樂以陶淑天下故雖王道衰微殊俗異政而稱禮述樂之風歷久不衰其稱引傳述誦說不置者先王教化之久流風未亡而漸遠本初者則沿習附會崇尚浮文而不復思其本旨也夫制作之初必有精意而精意之實人人可思夫子不明言禮樂之何謂而但以世之言玉帛言鐘鼓者使之取

禮樂而重思之蓋反覆深思固有曉然自得者耳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氣不配乎道義則胸中無時不餒而又飾爲威嚴以示不可犯蓋貪昧之心唯恐受人指斥不得不假矜張以掩之高位而多醜行人品之惡莫過于此夫子此言所以爲當世之大人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君子立身正大則榮辱得失皆所不計而是非善惡確然獨守其真萬無同流合污之理蓋悠悠之口本無定見若稍有依徇卽能亂德故好惡必察而特立不回豈可從此取悅乎曰德之賊者鄉愿之人自稱有道一鄉之人皆以長厚稱之而是非不辨善惡不明邪正之清

皆出于此夫子能無深絕之哉

九

信學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人有所聞縱未能卽行亦必嘿而體之使我心尋繹不忘庶于身心有所裨益旋聞之而旋說之于停蓄乎何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浮淺自棄者可不思所以藏密之功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蘇子曰李斯憂蒙恬之奪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言深切可爲著明然小人之態欺君賣友無所不爲險巇傾側固有藉手引援而卽爲擠排者豈獨禍流家國爲然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者禮教修明風俗淳朴民有三疾不過一已氣質之偏於斯世之大防無與今也或是之亡則防維既失禮教不明民氣稍偏卽蕩檢踰閑而莫之或止求其如古亦不可得夫風俗淳卽病而不失其真風俗壞雖疾不能如乎古况乎德美行芳而冀其比蹤往哲哉曰古曰今知其必有以致之而非僅斯民之過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紫之悅目甚于朱鄭聲悅耳甚于雅利口悅心甚于正

十

信學齋

此皆人所易狎而難防者然紫之奪朱朱失目而已鄭之亂雅雅失耳而已利口亂正至失邦家則其所關豈止一身一官而已哉君子不爲美誘則三者之來皆能屏絕若惡正悅邪則聲色之間尚難防訖况于宜慾懲誘者乎人知利口之易滑不啻淫哇之易悅則邪佞之來自遠之若鴆毒矣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之道教人以言則有不能盡道之慮教人以身則無不可體道之虞蓋我有意于立教而教徒藉于有言則誘迫固爲無本而天下之理或反因言而益晦而我

之教窮我不驟期於立教而教皆出于躬行則覺世一本無心而不言之時實則無行而不與而教之理盡夫子思立教于無言正欲盡乎教之本子貢疑不言之何述乃以窺夫教之神蓋天下之理不必有言而後爲可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四時之行有不知其行焉者也亦不言而百物生百物之生有不知其生焉者也天不因時行物生而有天而四時百物自不能已于無言之天時物不待言而行生而不言之天有以自然行生乎時物止乎此而無所不周乎彼不必有心昭示而天下述之不窮王者之所以爲治聖人之所以爲教舉諸此而已矣夫日月照而萬物明日月無分于明故明無不被聖人作而萬物睹聖人無心于睹故聖無不化今欲使天下無人不歸于道而必曰吾將藉言以教之也不幾以日月之光而必有心以照物乎 夫子諄人不倦諄卽爲爲夫子無行不與爲爲諄若必恃言以立教則爲諄已分爲二矣始曰予欲無言是躬行默識之意後因無述之疑而有時行物生之喻則明告以無言之所以有述也首節不必卽主教人說

聞之

不屑之教非忍于棄絕也使聞之正欲其反求而知所改耳夫子之叩原壤拒孺悲孰非教不倦之仁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故禮樂之節文皆自人心之所安者爲之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宰我之言不仁甚矣尚何禮壞樂崩之慮哉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人有心而無所用不唯德業不修卽其身家亦有不能自全者矣故以博奕甚言之蓋人心之靈固不可以不用而尤不可以不用耳 子曰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義者制事之本仁以之節禮以之起信以之裁不獨爲勇之制而已故治心之道莫如集義卽以勇言之有勇無義職爲厲階豈可以此爲美而尚之乎君子義以爲上則不言勇而勇在其中此君子之所爲養氣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好以爲直者維持國法爵賞窮而佐之以罰維持世教攸好惡隨俗之以惡君子心氣和平義理純備見夫刻薄少容無禮

無義者則怒然惡之于貢見地明通情偽畢照見夫穿鑿巧偽假托名理者則亦惕然惡之蓋君子所惡其人猶出于不知子貢所惡其人多出于作偽出于不知者惡其傷中和之德無學問之功出于作偽者惡其以奸利之心行自負之意君子之惡猶寬而子貢之所惡則較切矣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君子畜天下無不欲措置得所而女子小人譬御左右履易忽忘稍有違室而乖刺之端卽見矣君子固不爲其所溺亦必處之得宜孟子以不泄邇爲存心豈細故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論語

下論卷九

五

信學齋

四十無聞已不足畏况復毀名墮行而見惡于人乎君子崇德廣業必在四十之前而悠忽失時何可終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比干之死心已驚於後世矣微之主疑於忠君實之奴疑於辱身然非有擇而爲之隨勢所值各盡其誠止求無愧於心不謀有合於達故以三仁斷之然曰殷有焉者商先王積累厚德澤深難以獨夫之君猶有純心之臣固不同不備之衆服難辱而後服於周也武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嗚呼殷豈無仁人也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孔子道濟天下非不知直道之必三黜枉道之可達時

論語

下論卷九

高

信學齋

而周流四方雖環終老此非不能潛隱而終不忍棄置者孔子道大德宏無利求祿之心而身之所至存神過化如日月之運中天不以陰虛而廢始天下被其始卽沐其光是故道雖不行而身不忍隱微子數章序孔子周流不遇賢人君子議論微切之詞而首之以孔子之許三仁繼之以我無可無不可蓋明以孔子之神化不可拘之以天下正道而賢人君子出處之正自不得比於聖不可知故微子之後繼以柳下惠民之後繼以樂官朋乎唯孔子能權而他人不可也孔子至於是邦必問其政其盛德光輝之著焉言整行之數天下議其風流承其議論曉然知古今宇宙之內有此道德仁義之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化時時可數則人心自正大

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聖人道易天下使弟爲天下之故而於我身非所當爲則聖人亦無不可隱處之理唯人之一身知能具而倫物隨親義序別信之道無一可不行於吾之身則吾之一身固安得宴然而已乎丈人殺鷄爲黍留賓見子非與子路有夙昔之歡而義之所存不能自己則既不能已於朋友將不能已於君臣夫一家之內皆屬天倫而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以義合者疑其人爲而不出於天

爾書述

下論卷九

七

信學齋

而不知非彼之能邀夫我而我不能自己於彼者也

不能自己於彼則義非外作而我之此心固有不可恕置者耳

逸民伯夷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聖人身雖隱而道則顯時雖遠而教則彰唯春秋之時無一能用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愈不能不行於天地之間天地陰翳晦塞使非日月之昭天下無以爲光陰冬寒氣肅殺使非元氣內藏萬物無以爲煥唯日月不損烙於浮雲而中天之運自若故昏靈益仰其烙元氣

不損溫於凜冽而盛大之德自存故嚴寒益恃其溫糞齊不降不辱有所以爲糞齊者也惠連中倫中慮有所以爲惠連者也仲逸中清中權有所以爲仲逸者也彼皆有所可以成其是是以卽有不可而不能以大其功夫子德行充周渾然純備舉凡逸民意中卓然自見爲可者未常有所作意於其間則行無成迹道無方隅隨時用之何所不可夫子叙逸民而識其未非以已比附於逸民之中明告天下以已之寧爲勞而不敢爲逸者有不同於諸人之行事者也孟子叙糞惠尹三聖而推孔子之德曰時益以孔子之所能爲者固三聖人之所不能爲夫子此章其亦此意也夫

四書述

下論卷九

本

信學齋

鼓方叔入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禮樂者先王治天下之具典樂教習上古命之賢聖而論之以直寬簡栗之數故世道盛則禮樂之職列於三官膠序黨庠無非禮樂其任至重其事至嚴尊室衰微禮壞樂廢典樂之官相率而爲避地之行非數子之能見幾而魯之不加意禮樂以至此也觀於此章知周公之遺教泯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凡忠厚立國者後世雖或微弱然人心風俗培養弗壞故賢人君子接踵而生禮義綱常世世無失苟能一變

即可至道而不同於富強功利之謀周公以尊親之道
謂子其忠厚悌之意英世猶將見之其所以培國家
之元氣者至深且厚固不同於尋常尚功之爲矣故齊
雖富強篡弑相繼魯雖微弱忠厚可風覽遺風者得不
思所以建立之本哉夫鄭魯之地篤生聖賢宋之中葉
肇開理學忠厚立國者其後未有不生聖賢之儔者也
漢唐功雖高而澤不傳於後世則知開國貽模固無有
加於數言之上者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李隨李騶

語曰君之仁者善養士而詩之頌文王曰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蓋培養人材莫如忠厚而深仁厚澤無有過於

我周者故既有十亂以開其先復有八士以繼其異而

四書述下論卷九終

本

信學齋

洙泗之聖萬古特騰嗚呼周豈特媲美唐虞而已哉

四書述下論卷九終

四書述下論卷十

浙沱後學陳說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篇多類記門人之語凡人自命爲士必將一己立身
大節反身內省使毫髮無有遺憾卓然有以大樹于吾
心則俯仰之間方可自立見危見得境遇之外擢者祭
喪追遠慎終之事士人于此苟于死生之際唯義是徇
不待于籌躇轉輾而後授命而思義思敬思哀又于隨
事而心卽赴之則大節無虧而立身有本士必如此乃
可以自立於天地間矣夫四者雖大不過節目危得祭
喪終皆外事而非吾之所以爲身者也君子九思而視
聽色貌言反居其五則事疑念得皆由吾之修身以類
思之也子張言應事而不言脩身其猶不免爲堂堂之
論也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以天地萬物爲體則執德弘矣以邈世無悶爲心則信

道篤矣然道與德皆心體德則未有不弘不弘不可言

德今日執德又曰不弘則其德不猶方隅名象之迹也

歟曾子任重道遠則較進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篤信謹守學端爲已然曰不可者拒之則與聖人

有教無類之旨相背而非君子之所以立教矣子張才高意廣學主并包然曰何所不容則與聖人毋友不如之意相反而非學者之所以爲學矣兩賢之論各有所偏而化裁取中必衷諸聖人之教然子夏之訓以之親仁而子張之言以之廣愛則兩賢之言固有可以相成者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射御象數之類推之仰大道之微安有致遠恐泥之事小道而恐碍于致遠者其管商申韓之術老莊道德之言也歟管商申韓不可以成至治老莊道德不可以語聖功斯誠有泥於致遠者也然子夏之言則固爲一技

陽書連

下論卷十

二

傳學書

成名者設耳夫子執御執射似又有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學問無間之功無不由于積索積索而能無間非中有真知者不能亡非吾之本無乃其所固有者固有而至子失總由吾之不知吾能知之而且無日不知之則吾之所知象能具焉而日知之心卽爲無忘之心矣子夏之言意主積累而不息則久漸可進于自然謂之好學其必以日月之功漸可遇真知之實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之功而歸于篤志切問近思則達原之學步步收入而吾之本心自將深造有得而漸進于自然矣博篤切近皆所以捫心而非卽所爲心然捫之之心卽爲所

謂之心天下安有本然之心而不收斂切實者乎夫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蓋正言仁之必歸篤實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工欲成事而事之成非居肆不能君子欲致道而道之致非學不可工居肆而不求所以成事則事亦無由成然天下有居肆而不成事者矣未有成事而不由于居肆者也君子爲學而不思所以致道則道亦無由致然天下有爲學而不致道者矣未有致道而不由於爲學者也抑居肆不已亦必有成爲學必已亦必有致聖賢不輕言道而必重言學者其亦欲人深造而自得也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過未必卽小人而文過則爲小人文過亦不必卽小人

陽書連

下論卷十

三

信學書

而小人必文其過蓋往而不返固有不能自拔者小人必欺人欺人必自欺雖十手十目加之而彼不肯已也誠意之學真爲人鬼之關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盛德光輝誠中形外未常有所作而致之而望之卽之聽之者見其不一之像神妙如此使非中和兼蘊禮樂渾全豈能致是觀君子之容者亦進而思君子之德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君子正心誠意之功快足不欺於內愛民愛君之意其純篤擊于中則此心自信人亦信之人信之者不欲勞

而不得不勞則說以忘勞不欲諫而不能不諫則安以受諫厲已諍已非民與君之不能循道也人之一身交孚甚難稍有不盡而上下之間皆有責備非議之心君子獲上治民得不以誠身為之本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舉視聽言動以為為仁之目則小德之流即大德之本來使大原不究而端以動靜語嘿為功則格碍拘牽矯竊附會又將遺本徇末而失所以為學之要矣子夏大德不踰小德出入之說即孟子先立乎其大者意然大德備則小德自無不全今日不踰則其大德亦不過矩度不失而已動容周旋安能由之而無不中歟子夏此章亦為學者言其概耳

四書述 下論 卷十

信學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而不能精義入神固為粗迹精義入神而謂不在洒掃應對進退亦屬空言君子為學在乎一貫而教人則有後先得其一貫者可以畧迹而窮神有所後先者自將因此而識彼若謂門人小子之分如是而教之亦止如是則又非聖人之所以為教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世人仕學視為兩途聖賢仕學視為一致仕未優不可言學學未優不可言仕者事以端務而得通也仕既優不

可不學學既優不可不仕者事以兼資而得一也乃若仕優矣不可不學學優矣乃可言仕則雖兼資之中實有獨精之志故古人有終身不仕之心無一時不學之理知仕與學之無二致則亦何往而可有分管之心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人有致極其哀之情則情文不得不備故先王之制為衰麻喪紀者皆所以因人情而為之節也若謂致極其哀而先王之禮可以不盡則先王制禮豈皆可已而不已者哉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之所有餘者才所不足者仁非以難能為未仁也下節堂堂乎張則難與為仁正在堂堂處

四書述 下論 卷十

五

信學齋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學者為仁必求深謹篤實之士相與有成則篤志進脩可與適道若志高意廣言論過難則意氣發皇才致凌越與之同事亦必有馳騁擢奪之患曾子學力謹嚴故其言切實如此非徒於張有非議之言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心本無不實而一經世故則隱忍意多故本可自致而不能自致聖賢孝弟忠信無不竭盡其誠然非有所假借于其間也以我自有之心而自致之耳今人親喪則能盡哀而事親事君鮮有能盡其誠者豈不足于此而有餘于彼歟人知親喪自盡之心為何心則忠孝節義亦有不必他求而可以自得者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母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自能無改于父之道獻子賢臣必有知人立政之善莊子體親心而不之改則其當會堂構之能可知矣曰其他可能者明乎溫清定省人之子之常有國有家續承爲大抑獻子相三君魯人稱之曰社稷臣莊子守而不改則忠于事魯可知夫子所以尤亟稱之也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士師獄官也曾子使之推究民散根由思其由于失道則撫循訓迪雖在鞠獄之任亦有保艾之思蓋人情相

聞書述

下論卷十

本

信學齋

愛相敬而重犯法者上之禮敬情也人情相疾相怨而于罪戾者上之倡率非也上不脩道以治下而使民羣然喪其樂生之心雖斷肢體傷肌膚罔民而已亦何益乎上人念及此則哀矜惻怛之心固不期生而自生後世逞擊斷之威舞摘伏之智苟能折獄自斂如神聞曾子之言不有惻然深痛者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凡人爲善不期譽而譽自集爲惡不期毀而毀自歸然爲善未必彰聞而爲惡必無不著者凡人之情難于善善易于惡惡故我處受惡之地則天下亦無不以惡歸之人可不謹于自處哉子貢借紂以立言正非爲紂解

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周公之使管叔監殷周公有不使者也若預疑其畔而猜忌于手足之間則逆詐億不信而非聖人之所以爲心矣帝舜之象喜亦喜帝舜亦有不能不喜者也若慮爲所欺而激發于相見之際則藏怒宿怨而非仁人之所以愛弟矣君子不幸而有過亦時勢之所不得不然正不得舍此從彼而爲厲階藉口之地若避嫌勝過而愈爲計料以圖萬全則陰忍依回而且有刻深淺薄之禍豈能見之仰之如日月之食也哉君子不貴三思亦如此而已矣

聞書述

下論卷十

七

信學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堯舜禹湯之後而有文武則文武已接歷聖之心傳故言道不稽諸文武則疑道爲虛空杳渺之事而非禮樂文章之實矣孔子生堯舜禹湯文武之後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成皆集於孔子使孔子之學而備於文武則雖大小兼綜而亦無以爲統接千聖之真矣唯天下之道已傳于文武故考稽論述不必越文武而別求天地之文唯孔子之學不盡于文武故祖述憲章自能超賢不賢而獨隆心法之紹茲生聖人之後而有明傳之陳道術源流不煩他索而兼綜條貫必就會夫古今上下而

後可以識制作之全賢不賢以文武學道故賢者得其
護烈不賢者得其文章而大小不得不分夫子以道學
文武故讓謂功烈不為大而事功皆性術之餘禮樂文
章不為小而性命即樂陳之實而大小不得不合子貢
因公孫朝之問而舉文武以立極使知天地之道自有
統宗而於夫子則曰焉不學又曰何常師者明乎夫子
之所以為聖者固遠宗近守而不可以淵源窺之者也
知聖之言大而有要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論語集注

卷十

子貢

凡人衡量人品必能審其學術淺深造詣高下真知其
蘊而品騰之則所見不虛而其言不妄而所為真知灼
見者亦非泛然可以易言者也吾之學術高乎彼使彼
之底蘊不足當吾之一顧則議論非切彼亦受之而不
敢辭若我不能如乎彼則必進其門牆窺其堂奧使彼
之所有我亦常心知而目睹之然後議其孰少孰多則
所言亦非無當叔孫武叔其言固不足道子貢充積淺
而發越多夫子道德高而包涵廣其意亦人所易曉第
人不知量喜于幾切常有揣摩影响以非議賢者不
自知其身之茫然在門外也子貢之言可謂深中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喻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前章言武叔之識見卑庸自不知聖此章言仲尼之體
量寬絕毀不可加人雖嘗毀而毀至日月則天下相與
嗟然而笑之矣武叔之愚真可憫也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
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日月之明人不能測其明何如也但就其照臨之被而
規其無幽不燭無微不入而已天地之大人不能測其
大何如也但就其生成之功而見其不見而章不動而
變而已夫子至德淵微神妙莫測其體量寬絕亦不可

論語集注

卷十

子貢

窺而但就其神化之功則可于得邦家者而思其無為
而治篤恭而平蓋堯德則天而民無能名唯就其成功
文章之昭垂燦著者猶可想見而堯煥仍不可以言傳
則功化之神正其德盛之至夫子德既如天而邦家治
效依然一無為之化則其測之無從者正其梯之無自
者也聖不可知豈可易言幾及也哉屬之贊子與子之
贊堯識相同矣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嘗人是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乎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帝王相繼其傳天下也有道其治天下也有法所承雖各不同而爲治之心則一帝堯之授舜也以數言而心法之傳萬古不易故唐虞之治萬古長存帝舜之授禹

圖書述

十

信學書

也亦止此數言而淵源相契精神無間故禹之傳以數百祀湯承夏以造攻而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兢兢業業百世猶傳德之思焉故殷之治駿厲嚴肅武承殷以焚伐而敷仁除暴飭紀陳綱詳盡精明使人之戴新之思如戴舊焉故周之治敷天衷對然皆有天下之已事也夫子居素王之位無尺土之封而綜論治要以寬信敏公爲得天下守天下之本蓋循其道則治遠其道則亂三代之規模在一世孔子之規模在萬世與堯舜無以異也夫虞夏殷周征誅讓禪事雖不同而此堯舜之心三代以後封建郡縣制雖不同而此孔子之道堯舜以一中間三代之治故放代弔民制禮作樂其事無所不備而不能越乎一中孔子以寬信敏公開萬世

之治故匹夫受命身致太平其功不執一途而不能異此數者後之帝王以其一中而布爲寬信敏公則成登三咸五之治以其寬信敏公而求執中之道則有立法垂制之休百世聖人孰能易哉人主承天治民而本帝王之道以立國則不患宗社之不綿于久遠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

圖書述

十

信學書

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各謂之有司 君子修己安人實有所以出身而加民之事此舉爲政之全以繼帝王之後明乎執中者帝王之心法而導美屏惡者古今之治法以心法爲治法則道心日益人心日損故美無不尊而惡無不屏蓋政之有美者非能自然而得其美也於有不美之中而一出以本原之學問則德心廣運自能臻純美之境而不虞有不美之端政之有惡者亦非有心而至於惡也以急疾之誤而又不

則費怨數者自無由致至於恣睢瑣屑之病有以力除而痛窒之而不令其稍加乎民則居之有道行之有方天下不見其作爲之功而自有居敬行簡之治從政之善夫孰有加於此乎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義無以知人也

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問之全功能事之極則也魯論首章言學而不言知以求知之功非學無由進凡言知不言學則虛空探索之弊起故終日終夜思不如學多聞多見知古敏求其意以爲由好學以濟吾知則知非無據而世之想像以爲知者其說可以正矣此章言知四書章句下合卷十 信學齋

而不言學以學問之道非知無以通凡言學不言知則支離汗漫之患生故一貫之旨以示參賜默識之學且欲無言其意以爲本心知而通象數則學非枝葉而世之多識以爲學者其意又可以返矣至于首章以不愠終此章以知命始蓋遷世無悶確乎不拔之心固貫始終歷先後而不可以稍變者學者從事聖賢而有成德之思可不以知命爲之本哉

四書述下論卷十終

四書述上五卷一

浙汜後學陳說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千古治亂正之分不出仁義與利利者先已而後損人以便已其心止求自利不顧他人之害寃之

四書述上五卷一

信學齋

計利則禍必及身故利卽所以爲害仁義者先人而後已損已以裕人其心主於大公未常揣已之利究之人人大共則羣情歸上故仁義正所以爲利孟子告梁惠王而曰王何必曰利又曰王曰何以利吾國蓋民心唯上爲轉移上人曰利彼將唯利是爲也上人曰仁義彼亦將仁義是爲也上之利必計吾國則不知有大夫士庶人於是大夫士庶人亦止知有身家而不知有王上之仁義必先計吾民則必不遺其民與後其民於是國之民亦不敢遺親後君而皆敬愛吾王不知有王則國誰與立敬王愛王則國勢日昌梁王欲求利國而不合衆人之情以利之爲賄所爲害謀國者哉夫王大夫士庶人之所仰也大夫士庶人不敢必王之計及之而王

唯大夫士庶人之爲念則未有大夫士庶人而反不先念夫王者此亦恒情之大可見者也而愈以仁義爲迂闊何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賈誼有言使爲治勞志慮苦

四書章句

卷一

二

信學齋

身體勿爲可也孟子告君雖迎機曲喻以引君於道而莫非天理人情之所必然蓋人情莫不有焦勞愁苦忻喜歡暢之情聖王唯用於大共而不私之於一已故其有憂不以一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則憂皆有功於物若其有樂亦不以一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則樂亦有濟於民古之聖王未嘗不作臺沼以寄遊觀而望雲物以察災祥作鼓鐘而興學校皆以勤民致治爲乘時翫物之心故其用民既休養悅使以共忘其勞而其民心亦趨事赴功以咸喻其上蓋樂非爲已則勞非厲民不獨後天下之樂爲然也梁王糜爛其民以爭鬪於外而又奪民衣食以長養鳥獸使愁苦歎息之聲不聞於耳而歡娛繼志之態日接於心則其

使民固不同於文王之使民矣又况乎玩物喪志而樂非其樂哉湯誓之言儆切聳動引之切而戒之危真可爲千古告君之極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救荒古無奇策不過發粟以振救於一時而分田制用以蓄積於平日則雖有荒歲而無荒民古之立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非能戶喻眇說使家有蓄藏必躬行節儉以爲天下先雖人主一

人之身所以供其欲者天下弗能當故必清心寡慾以檢約其身而後能順天時因地利以愛養其物立田里制樹畜以富教其民古人成法具在典冊而往往不能有害治者由於上多侈心梁王擄兵於秦楚則竭府庫以繕甲兵留意於遊觀則殫脂膏而供興築千里之近耳譬強鄰廣土木重困其民雖不凶歲奚以堪孟子因其盡心之語故先破其小惠之私究其所以致民饑者由於秦狗馬而忘民死蓋王而果欲阜其財則天有三農之時澤有魚鼈之畜山有林木之饒節而制之甚易也不必損王財以予之也又進而欲仁其民則以口量地於古有餘區爲井邑勸以蠶桑衣食可以無憂簡其俊秀教以人倫孝弟可以不匱不必勞王力以益之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此正見惠王不能仁民者以嗜慾侈而多虐政非天災流行使之轉於溝壑也虐政之害慘於兵刃毒於猛獸酷於陷穽人主居高臨下未常不欲養民偶行一政亦以爲稍行吾意未必卽至厲民而不知流極之弊使民轉徙踣斃而不能以自振蓋作之自上必行之自下一人偶不慎而官司胥吏爭爲剝削以自饜其私故厚歛之朝其國必削惠王留意狗馬不過一人耳目之觀而孟子直責以率獸食人且戒以作俑無後之禍蓋能寡慾則因天順地而王道以成不能寡慾卽移粟移民而殺人愈衆人主可不以多欲爲深戒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聖賢之道止在自脩自脩之始未必卽可以報怨而根本固而氣勢昌則可以伺間投隙而乘他人之弊蓋彼

我既有相敵之勢莫患乎見彼之短而忘己之害我能
綢繆固結而不示人以瑕則在己既有以自立而敵人
終不能以無弊於是因其壞亂而圖之則可以得志於
天下設敵與我不相下亦必不爲其所乘蓋秦楚之民
陷溺之民也以凍餓離散之民不勝之以富教禮義而
以兵刃相較於鋒鏑之間使堅利得用其所長以乘弱
喪之凋弊則我之技擊固不足以敵彼之銳士於是日
削月割終不能以自完孟子知秦楚不能以仁政養民
而梁終不能以富強立國故不與彼爭富強而但與彼
爭仁蓋蓋弱之不能敵強貧之不能敵富此非我之所
能也至於暴不可以敵仁則不唯梁可能即百里小國
亦可能而秦楚之國終不能於是以我之能而加彼之

四書述

上孟卷一

本

信學齋

不能彼豈能敵之哉夫仁政之行原非爲雪恥計第民
心既固則離散者自將折而歸於我此事會之必然而
時勢之漸致設我行仁義而即欲求加於人不伺彼之
離畔而驟以弱小構於強大此戰國言仁義者所以往
往而亡也豈真仁義之過哉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
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就能與之 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

襄王初嗣王位卒然以天下定爲問其意不過尚戰鬪
以糜爛其民及聞不嗜殺之言而猶疑百姓爲不能與
蓋但知嚴刑峻法藉督責以繩民而不知厚澤深仁百
姓有不期歸而自歸之理戰國之世丁壯苦軍旅老弱
疲轉輸民心望休息不啻久病之思起而倒懸之思解
唯夫地醜德齊是以莫能統一人君誠以不嗜殺爲心
則必內除其苛暴外睦其鄰封舉世共習於戰爭而我
獨脩其內治平時不失交鄰之道以弭兵端于不生而
其外侮之加亦不過守疆固圉而不敢求爲戰勝之事
由是以其休服脩其教養明其政刑使吾民泰然得安
其生而無兵戈鋒鏑之患則一邦獨享其逸而天下皆
慕其仁有不聞風慕義輻湊鱗集者乎夫七雄不仁非
真嗜殺直以力征相尚而不暇休養是以雖聞仁政而
莫之敢行人主誠高望遠志則必懲小忿而務遠圖夫
交不失義戰不爭勝而謂敵兵踵至而不暇脩政以惠
吾民者未之有也

四書述

上孟卷一

七

信學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
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曰可以何由知吾可
也曰臣聞之胡訖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
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觴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

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骸骸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
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
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
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
四書章句 卷一 信學齋
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
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
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抑王與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
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
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爲
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
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
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
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四書章句 卷一 信學齋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
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
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
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
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
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
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

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王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入君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
人之政則可以朝諸侯保四海而王天下設有不忍之
心而不能推致以達其心則雖徒虛懷而終不足以
有濟於世齊王之具仁慈而懷惻隱與聖賢同而及其
臨民莅治曾無一毫功德及於百姓者沉沒蔽銅而莫
之省察是以其端旋起旋滅而不能自達其所本然

陽書述

卷一

十

信學齋

孟子於易羊一事而探其不忍之心即應惻然有動於
中使吾心房皇四達而不能以自遏則可以發號施令
而遍德澤於崇朝乃聞愛牛之言僅爲百姓解其非愛
則雖有不忍之心而不知所以全此不忍之道故以仁
術二字以明仁心之不可徒恃蓋有術則操約施博而
仁全無術則漠然寂守而罔濟以羊易牛而彘鐘不廢
與推恩保民而授田制產無異術也乃齊王不悟保民
之有術而於見生聞聲之語僅得其戚戚之初心終不
知所以舉吾心而加之百姓之衆蓋人之所以貴人而
賤物者以人同情而物異類也而人之所以愛物而忘
人者以人爲妨已而物爲無競也人莫不有疾痛一體
之相關而及其幾欲以取民則雖宛轉號呼而不顧至

於草木鳥獸之微生不能與我爭鬪憐之數於是愛護
保惜以自達其惻隱之懷其初未常不重人而輕物而
私已自便無復大公遂拂鬱逼迫以求伸於一物唯其
不能權度故至此孟子欲王審度於輕重長短之數而
先爲王明其難易之形使知推恩甚易而保民無難以
我之老幼及人之老幼譬如以力舉物以明察物不過
取我之心而加諸人初無艱鉅難致之數則先民後物
必不致倒行而逆施蓋人心本有容天下保四海之量
而以心行政亦未常有所煩重而難爲惟心馳於遠畧
而志荒於圖大是以快心旦夕而不肯爲根本之謀人
情苟安卑週固不足與有爲而廣心浩大之圖亦必至
於喪辱而撓敗君子知夫勢不可以強爲力不可以恃
於書述

陽書述

卷一

十

信學齋

致志大而智小欲廣而才疎皆足以取敗於天下是以
抑情節志而揣其意於本圖人情食足則知榮辱用足
則思禮義以齊地養齊民其數足以周給而無闕誠能
制其井畝教之樹畜化日舒長而以庠序興於富足之
餘則心之所至恩即至焉人心附而天命歸不患王業
之不興於旦暮也

梁惠王章句下

浙汜後學陳註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
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
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
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凡人能見目前而不能周遠鐘鼓田獵之樂目前之
樂也婦子恬熙烟火萬里天下之樂也徂目前而忘天
下則雖歡娛雜陳而愁苦太息之聲四逼必將上干天
和而災患踵至若不圖細娛而經營遠畧使民間無死
亡貧苦之患而有鼓歌和樂之歡則雖屏聲絕遊而不
失太和洋溢之美人中心呼嘯應而聲氣通一聲唱而衆

聲爲之和故其聲彌宏一氣作而衆衆爲之助故其氣
彌盛心之樂亦猶是也一人有暢遂之懷四海無不豫
之隱是以其情彌暢其意彌舒聖王治天下不抑情以
強我之所苦正推情以達我之所通今有人欲行王道
而必禁其嗜慕去其燕私矯其性情喜悅以爲自比於
民勢必不可以終日聖王知人情無不與我同其憂樂
唯我能操其柄以使之有樂而無憂設我圖其樂而不
顧其憂則必以衆人之所憂爲我樂一人樂而衆人憂
則衆人之憂甚而一人之樂不甚故聖王不禁其樂而務
期其樂之甚甚者一人樂而萬國皆樂也不甚者一人
樂而萬國不樂也夫一人之樂不足以敵萬國之憂亦
足以知其樂之甚與不甚矣孟子告齊王不禁其所好
而必引其所同正聖賢立人達人之意夫五帝不同樂
三王不襲禮而制作感人之義未常不相通今陳韶虞
於喪亂之際雖極盛聽之必生悲使四境康寧而室家
相慶雖不古樂亦奚傷乎後世有道之主未必盡稽古
法而留意於官名制度者往往或至於召亂亦可以知
孟子之識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
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千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

以爲大不亦宜乎

文王仁如天而澤如春其精神意量原統天下爲一家而合中國爲一人故澤梁無禁關市不征不特方寸之地不爲禁以厲民原竭山海之藏公諸民而不有故四海爲洛六合爲圃其民熙熙皞皞無不遊於王心之廣大而何有乎七十里之地齊王知有已不知有民故竭四境之民力而僅以供一已之嗜好王而在官宮以內民不得而知也王而在圃圃以內民不得而與也九關之內不啻千里之遙堂陛之間不啻百里之遠而況四十里之寥寥乎孟子因齊王謬以爲大故以民猶爲小進之蓋人而有餘乎物之外雖大而不見其多人而竭情盡志以徇物則一物之微而已爲之眩亂反覆而不

四書章句

上卷

卷一

信學齋

覺齊王奪民地以爲圃其心固已固於四十里之內而不復周乎四十里之外矣以四十里之地而固王之一心民安得而不以爲大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當時七國爭雄征伐會盟無虛日齊王之問不過合縱討伐以相從附於一時孟子進以仁智之說而告以保國保天下之道使于戈玉帛皆非無爲而空行則事事皆有成之功蓋天下事莫非人之所爲有有爲之人則不患無可爲之地故處大則可以大字小而兼容處小則可以小事大而守國仁與智無異人而小與大有異勢因其異勢而殊其事功故雖有樂與畏而總無異天戰國七雄氣力形勢俱相埒似不能大有所爲以特出於醜類之中乃群聚而講盟會之事不知以仁用大以智用小則雖周旋聘問而皆有啓疆固圉之功故彼大而我小脩禮以事之可也彼小而我大施德以字之可也事大字小雖以外睦其隣封寔以內脩其政令故根本強固而可以爲政於天下蓋所爲仁智者非姑息優容而畜亂長禍於當世也亦非偷安畏葸而局其志於一時也能仁智之人則必具大勇之畧天下皆安吾與天下共忘於各安天下不皆安吾與天下務使之得所安天下有不安以擾天下之安則必去不安以還歸於安夫去不安以還歸於安天下所欲也以仁智之資而因天下之所欲則何攻而不克何令而不行齊王本無仁智而徒恃血氣故遇一人則勇遇大敵則怯孟子因

四書章句

上卷

卷一

信學齋

交鄰而進以仁智使知脩政立事之中具有沉幾觀變之道不徒脩令陳詞以圖安於聘會之間則天錫之君隨在皆有與王之畧豈徒營營朝夕受命他人已耶惜乎齊王以萬乘之君而僅爲人役之事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

田書述

上孟卷一

本

信學齋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朋賄胥譏民乃作惡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人若禮賢當虛已折節降心以求下士不容有一毫卑鄙淺陋之見介乎其胸故車馬宮室雖極隆奉以安賢人之心而人君意中不敢稍謂已足以自鳴得意蓋矜

謂卽開塞傲之漸故賢人往往去不終日以決計於知幾齊宣雪宮一問若謂古今無此禮遇以自矜其尚賢孟子知其將蔓而欲格其非心故以同樂而引之於當道蓋能同樂則凡車轍馬跡無非德惠及民不能同樂則供億騷騷而怨咨於是乎作人主深居高拱與遊獵巡行皆有休戚與民相關故與碩儒論道於細旃之上雖崇宮室不爲侈與嬖倖伏遊於臺榭之間則窮土木卽爲害省方問俗而動輶蹕於田原則四方俱望其恩音遊目騁懷而勞車輿於廣野則蒸黎皆苦其煩擾凡以與人同則是不與人同則非齊宣以雪宮禮賢爲僅事則卽有崇高獨樂之非孟子遏止其簡賢帝已之非心正以深致其堯舜吾君之至意故引晏子之言而終

四書述

上孟卷一

本

信學齋

之以畜君好君之說蓋齊宣之矜詡不以同樂畜之不

止而畜止其非幾則齊宣之坦懷尚可廸之以幾於正道也孟子於一言稍開而卽有以格君之心豈俟其非之已著而後禁之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

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王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政本無他術不過因己心以及人之心宇宙有大公之利天地有有憾之仁文王惠鮮懷保取天下之所本公者不以一人專其利天地之所未盡者皆於一已墮其憂必無有端已遺人利一身而害天下之事齊王好貨好色實皆血氣之私然端之一身即以喪國而有餘

四書連

上孟卷一

朱

信學齋

公之天下雖以致王而甚易蓋私之爲人欲之害廣之即天理之公聖王先已而後人約已而裕人是以如天廣運而天下無不覆冒耳聖賢言盡性不過不欲勿施王者之保民不過因心及物舉斯加彼王道又何遠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凡人明於責人暗於責己非真暗昧不明乃因循畏憚不肯厲精奮發以振作於有爲耳齊宣天姿庸騁絕無磨礱淬厲之幾孟子每欲策其奮銳以使之有爲故因其所言而即進之以王道乃始終激發而絕不能以自

新於是以其所明而發其所憚無如齊王蔽銅深而畏難甚也不繹不改其將如之何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四書連

上孟卷一

朱

信學齋

君之用臣如巨室之選樑棟濟川之選舟楫非徒爲使令奔走之任將以托子孫而委宗社則敷求不得不急登進不得不重齊宣視臣如僕隸廝養以爲無可如何而姑置之其於進退賢才唯委之左右諸大夫之毀譽而不復委社稷奉宗廟以相從則不唯不知敬賢而先未常愛國孟子告以國依於民民依於臣臣而賢則保恤黎民而福澤及子孫臣而不賢則居高播惡而殃禍延宗社故人主求賢急而用賢甚重夫所爲甚重者非吝惜名位而重祿以輕賢乃矜慎延訪而求賢以固國入主誠於爲民則必養賢及民而酌可否於輿情若以爲無關輕重而泛泛視之則必寄權於好惡採聽於愛憎於是左右諸大夫得進而參廢置之權而國之民受

其病矣聖王知公卿貴習大抵皆任其喜怒愛憎之情

而艸野愚氓終不能泯其公好公惡之實故士人砥行立節必不干譽於公卿近習之人而士之唯阿邪媚結納求進者術雖工不能掩覆其在下之醜行國人與之相習近而相知詳故聖王周諮博訪必動清問以核至真乃敢一行其黜陟生殺之事蓋賢人進退關民生休戚民生休戚關國家安危用一賢而必以爲國家盛衰之所存則雖欲輕用其舉錯而有所不敢齊宣輕於用人非所謂加諸膝而墜諸淵也直以不關輕重而任情進退耳夫登進不慎則心膂無人心膂無則緩急無寄國家無現壘者艾之臣而欲植委裘鞶帶石而世世不亂者將誰與立功耶他日孟子告王復有犬馬草芥

之說蓋甚矣王之輕臣固非一言所得而喻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唯其絕人棄天是以不得已而行其放伐然桀紂雖暴虐非湯武不可以征太甲雖不賢非伊尹不可以放自非德臻大聖烏得漫言度越之事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巨室之任非大木不能勝國家之大非賢人不能治爲巨室而必求大木者愛室也治玉而必使玉人者愛玉也得而喜斲而怒者明於爲室也使玉人彫琢玉者善於愛玉也乃賢人之既得而又欲使之舍道德而言功利豈非得巨材而小用之得良工而掣肘之哉齊宣必有欲孟子紬王道而崇霸功者故言及之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弗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從古戰勝非難保勝爲難暴虐之國民心既離稱兵伐之授甲而民不戰者往往皆是王者於戰勝攻取之後必急行王政以收未定之人心蓋人當易姓更新之後皆有黍離故主之思祇以禍切肌膚而一時解體及其害已釋而懷舊之心必復萌聖王不待釋甲而式問復位以釐乖張之舉錯刪煩去苛以甦酷烈之災危使民心歡然大快而戀舊之感不勝其樂新之思則戡定一勤而于戈永戢齊宣不知率燕之易由於民苦水火而援天意以自神其功孟子告以天意難窺民心易見而

又以不取之事擬諸文王之事殷明以召公之澤未衰
子之雖亂而燕之廟食猶未可以斬也則燕之不可取
孟子固已明告之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
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
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今燕
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四書章句上卷一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述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
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之民何罪宣王勝燕之後誅
噲置君而去之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燕之君民
固戴齊德於不衰而天下諸侯亦將相率而朝於齊矣
舍一燕而得天下計孰大於此而顧以殘暴動天下之
兵失莫大焉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重待之之策亦
不過誅君弔民而爲燕立後蓋地處德齊一旦而舉萬
乘之國善用之則人懷震疊而漸致服從之機不善用
之則人有競心而群懷窺伺之憂王者欲一天下其本
在民心而勢在諸侯民怨不能以獨亂而足以資諸侯
之兵端諸侯不必皆救民而其端必因百姓之怨亂宣

王以彊齊倍地而樹怨盈國不伐何待夫謀衆置君以
懷輯亡燕使行之勝燕之始卽爲時雨之師乃行之謀
合之後僅爲救敗之策惜乎齊王以雲霓之望爲構害
之具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
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
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國家任法以驅民平時無事民皆束縛於相承之法制
印書述上卷一
至於有事則掉臂不顧而土崩之勢成故人主不責任
法以齊民而貴散財以得衆蓋鉄鉞之威能行於法之
所可加不能行於法之所不可加舉國之衆三軍之多
而驅之白刃之下此唯仁恩有以聯結於群心故法令
可以施之於一旦設平時無恩及民而且疾首痛心以
視其上則臨事孰肯捐軀以扞難故偏師失律軍法可
行若鳥獸驟奔而至於投戈解甲則空國之衆人主豈
得而盡誅之穆公於法無可施之際不思省躬以自責
而但疑法之有時窮孟子告以發政施仁與民澤除吏
始蓋聖賢之道皆知刑名法制之必有窮故以仁恩相
維於不替設法可不窮聖賢亦何爲而必言仁政哉夫
兵凶戰危成敗呼嗟強與弱遇則強者勝能與不能遇

則能者勝使兩強相遇兩能相當而強與能俱窮於無如何矣此聖賢所以即戎而必言仁政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事勢危難之際聖賢絕無變通而唯有守正之法非聖賢之不能變通也知變通之不足以救敗而同歸於喪亡則與其變通而亡不若守正而失國勢微弱強敵交侵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爲爲之君者朝不及夕而圖苟且之謀不知計慮愈淺國勢愈傾雖竭補苴無救於敗聖賢堅守正之計非守正之能無失而可以無後日之悔蓋國亡城破廟社丘墟君無屈辱之羞民有不貳

四書選

上孟卷一

孟子

信學齋

之志則百世而下猶爲歎息唏噓設人心未離乘機猶可以復振孰與國危身辱視顏事讐而爲後世之所羞稱乎聖賢知變通之計適足貽羞終非完策守正之道雖不終存不至辱身則平日講求固有在彼不在此者耳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

天下有萬不可爲之勢聖賢亦無如之何而唯是爲善一端則危可復安而亡可復存故人君守國亦不端以

效死爲期而必期以爲善爲務強敵侵暴國如累卵人君見幾而去亦可權爲遷徙以避之但須平時有力行爲善之圖臨事有造次勿離之實則一成之旅皆可以

爲興王之資蓋國君撫有社稷雖在草莽人心繫屬若平時懷保小民之意乎於人心而臨難艱危亦不至倉卒而棄衆則身所在而民卽歸必不至一跌而不振古人盛德在躬往往以羈旅之身而爲遠方蠻貊之長況廟社未毀遷國以圖存者乎滕介兩大地必入於齊楚孟子不得已而爲遷國之謀正欲使之因敗而爲創易亡而爲王蓋善不擇地唯人所爲苟能自強雖窮陰極剝而天命將必爲之終啟也不啻失官而太王荒作累功德而開八百年之祚豈非國勢絕而統不絕之故哉

四書選

上孟卷一

孟子

信學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以皮幣不得已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遷國之事甚重且難唯盛德偉畧之主能以遷肇基而中主避難圖存遷則必不能以復振故唯能創之主乃可言遷而蒙業之君必重言守蓋國依於民民依於君君而得民則有民不患乎無土民而得君則有土不若

其有君故人君可輕土而重民而百姓亦必依君而棄土若民之聯屬不能百遷不變而徒以敵國之故冀圖紓患則土地傳之祖宗規模肇於開代一旦輕動而維持控馭之勢渙不復存雖百世而精神不復故國君以社稷爲重而土宇以世守爲期孟子言太王遷岐而引邠人之詞以爲鑒蓋能得民心則與之言遷而終不失民與之言守而必不失國故唯可守而後可遷且雖遷而仍不異乎守若民心不固而妄議遷移有不敗亡立至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而書述

卷一

孟子

信學齋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戰國之時魯已不振孟子非有求於平公平公實有求於孟子鄉魯相近而又爲禮義之邦孟子至魯必有所以嘉惠我邦者平公舉社稷而承教尚恐不濟而又聽嬖人之言以疎大賢之士使魯終不得一自振之策而

後世亦不聞孟子所以濟魯之言則是天終不假於魯而魯君自絕於天於孟子何損臧倉以沮孟子爲得志而正子亦以臧倉之沮爲介介豈知天不佑魯故平公簡賢臧倉細人烏足以司大賢之行止哉夫賢人所在國必有利至其國而不得一見其君不唯人主不得享川賢之福而子弟亦不得聞則古之言賢人遠而國益危豈不亦甚可惜哉

四書述上孟 卷一終

孟子

孟子

信學齋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
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
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
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四書述上孟卷二

四書述

上孟卷二

十一

信事

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天下最易行者德最難達者時勢當亂極思治之際雖
匹夫可以奮興況盛德大度之主乎宏保民育物之仁
雖百里可以致王况網弛紐解之世乎春秋文武成康
之澤未衰天子名號猶在人心故孔子以尊王而取管
仲戰國七雄爭長周斷不能以王道維天下孟子以大
義絕周而望興王其意與湯武革命之心無異蓋天下
一日無王則虐政一日不去虐政一日不去則倒懸一
日不解民望絕而思王者以更新亦何異應天順人之
事文王作求世德可以坐致天下而遇六七賢聖之君
則自當守臣節而承先緒桓文假仁義以事共主亦乘
四書述上孟卷二

四書述

上孟卷二

十一

信事

時勢而孔文武之德以行之當時既無賢君之作并無
共主之思非言王業何以解不調而更張之哉夫孟子
之不爲管晏非唯不可伯抑亦不能伯也使孟子而用
於春秋必輔東周以興王業使管晏而居戰國即得君
亦不能致之於霸顯蓋戰國之時非春秋之時而戰國
之勢非春秋之勢也不審衰周之時勢而以言王疑孔
孟之異亦獨何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
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禍寬博亦不受

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階侯惡聲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取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害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

四書章句

上孟卷二

三

信學齋

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千古聖賢止言心而不言氣言理而不及言孟子言不動心而曰知言養氣蓋非寂守一心而以義理融合乎

四書章句

上孟卷二

四

信學齋

心言氣之通故著之訓詞而無流弊之偏達之事爲而有峻極之量人之所以出一心而參天地者心爲宰而氣爲之充仁義禮智人心未常有異而或則畏葸而無所表見或則踴躍而至於蹶張氣之於心不能適符其分際而弱者心欲往而苦於不能爲強者氣過盈而苦於不能制故心之動往往皆氣爲之然孟子養氣而以集義爲有事則仍以持志爲善養之功蓋心爲道義之主而不得氣則無以發皇氣爲推布之功而不得義則不能循節孟子欲使心不離夫氣氣不離夫心吾心之所志至氣從而而有充塞之量則必以義爲持循而後可以得心氣之合蓋心之所在卽義而氣之歸宿唯心氣固聽命於心而心無道義則帥不以義令而衆乃不從夫帥集義者求固有之心以爲號令之準平日集義則自反必縮自反必縮則不求氣而氣自生稍爲義襲則自反不縮自反不縮雖強帥夫氣而氣必自倏臂奮軍之從將唯其動無不義是以一德一心而成戰勝之功勳舍恃氣而不求義是恃三軍之威而不知出令之有由告子制心而不求助於言與氣是恃主帥之勇而不知合三軍以爲功孟子集義而不助長則不恃心不恃氣而心與氣乃吻合而全剛大之用故氣以此養者言亦於此知蓋知言者非從事於言而因言以求得失乃義無不集而一心之內精明正大而無偏私之隔故一心爲萬物之衡而天下之言一至而卽知其病之所由始一心之失稍發而卽知其害之所由終告子外義

而不集義故遇言而不知言然而不知言則不知心不知心則不知政不知政則不知事天下萬事本於心而著於言烏得以不求置之是故養氣者非求助於氣也求助於氣則爲助長而孟子之養氣集義而氣自生知言者非求知於言也求知於言則爲外襲而孟子之知言集義而言自知此其學千聖百王無以異而惟孔子居其至蓋孔子者心學之宗而群聖之極也堯舜湯武無異治而不能不分性反于志氣相從之間孔子彝尹無異德而不能不異偏全於志氣相帥之際堯舜聖神文武孔子立道發軔其心亦非有異於後人而廣大高明抑若百世望之而氣不可量故泰山之異於丘垤者非異其質而異其靈河海之異於行潦者非異其流而異其大麒麟鳳凰之異於飛鳥走獸者非異其族而異其神百王不能爲堯舜堯舜不能爲孔子唯其氣量之宏實有如天如地而不可以意測者安得不奉此以爲不動心之極乎夫堯舜孔子人心皆欲至之而不能爲者氣不從志也五伯氣足有爲而規模狹隘者不能持志也善養者使志足以帥氣氣足以從志志與氣相合而塞天地之間又安有堯舜孔子之不可爲乎是故伯者之功氣勝於志其病近於助長而不能全道義之功彝尹之道志勝於氣其學近於守約而猶未極剛大之量唯孔子志無不帥氣無不從建萬世之功而無不從心之欲故爲生民以來所未有孟子集義以學孔子則當大任而不動心洵無疑矣按集義者養氣之丹頭

勿助者養氣之火候心固不能獨運故以求氣爲功氣又不可備任故以助長爲戒唯集義則心不求氣氣不求心而心與氣自有翕合之妙生非自無而有氣合於心則發皇不已故曰生若氣離心則餒心離氣則稿氣勝心則暴故善養之說心氣相從而無毫髮之增損者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天下但知心服之難而不知非難於心服而難於心之無思不服也心服者或服其威或服其恩雖非心服而

四書章句

卷二

七

信學齋

亦有惕於金影而不敢爲非者唯人之心各有思而人之思各能識其主上之得失故上雖有恩以加我而或則官庭之內稍有燕笑之非則識之矣上雖有義以訓我而或則志慮之微不免功利之習則非之矣故百姓雖同服於仁而尤必問其行仁之何以伯者以力假仁其恩施或反有過於王者而民知其宅心之未誠則雖感恩而未必慕義王者以德行仁未常屑屑於私恩小惠之加而一身之言動足爲百世之坊表盛朝之舉措足爲萬物之儀型則民相與思之而見其彼無可議此無可訾雖深入以寃主上之精微而無一毫之不軌於德則悅之悅之斯服之矣夫七十子之服孔子者非服其恩也亦服其言爲世道勸爲世則有豈不厭而莫不

敬信焉耳民雖至愚而思則至神合四海之思而無一毫有議於王者則心服而身將焉往豈待大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渴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未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四書章句

卷二

八

信學齋

國家治亂安危在主德之明昏不在國勢之強弱有小國政脩而不可以侵侮有大國政亂而終至於滅亡故大國之窺小國在視其入政之臧否而小國之禦大國在厲其志氣之精明古有大國并兼而忽敗於小國者不審小國之用人行政而徒恃一己之威力以加之是以彼驕此惧而忽焉敗北也夫國家賢材柄用刑政脩明雖蕞爾一隅而勢不可犯從來兵家勝負無常而政難守易苟其國中有駿雄磊落之士而又官府無不舉之典則其制守之方雖以百萬之師臨之終不可破是故謀國者不惧敵國之我使而惧我國之不振明主乘危難而圖國家不患無時庸主廢正務而耽逸遊亦不患無時國家雖強敵在外而苟得其道以應之則疆場委之將帥而朝廷之上可以與賢士論道與能士脩職舉政事之廢隆而飭刑罰之濫觴不患樽俎衽席之間

不可以克敵而禽將若晏安佚樂而窮逸欲以困垂危之民則災禍之生卽在旦夕是故明主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勸且明而勤宵旰貴及時也庸主安危利災唯日不足亦及時也作福者禍必隨作禍者福必應豈可居許下之區而惡衆流之我集哉夫國家未嘗無閒暇之時而時又不可以多得古人當全盛之時而不忘憂危之戒故其亡而獲苞桑之固今諸侯勢既卑辱身已陵彝而猶因循媮情知恥而不知振欲求免辱亦已難矣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南齊書卷二

信譽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道在得民心而民心之得全在與天下同其利而不竭其力天下秀者惜其才愚者愛其力莫不各有願欲之私人主不揣天下之利以自予而以富貴與天下同其欲則以財利公天下而天下乃益以其尊榮而奉我後世人主見目前而不顧長久唯恃封殖以爲謀不知天生斯民原不端以富貴利祿供一人之奉養人主奉天下之秀頑愚智區處規畫而予以各得之私則智者奮其功名愚者効其心膂無不一一奉之於我而衆往

之勢以成王者爲政其始未必遽及于天下勢於我國公其利則風聲樹而遠邇已勸其歸懷故政在一國者威在天下鄰國之主未必皆仁鄰國之政未必皆治我脩其德而鄰國之意以張弔伐之威則後者後征者來蘇又安有舉戈相向而逆我願行者乎此湯武之所以成王業而得天下之道未有不由於得民心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邀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南齊書卷二

信譽

人者天地之心人受天地之德以生故人之心皆足以函蓋乎天下自物欲蔽而仁義禮智之心旋發而旋遏此有火而自熄之有泉而自絕之耳然其沛然莫禦之勢伏乎中而時發乎外遏之而不可終禁閉之而不可終消故遏之勢常不勝其充之勢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此非勉強推致有歲月積漸之功其

心渾全澄徹凡其具於生初而全於性始者無不流行磅礴迅駛而無幾微之阻故意之動而萬物即被其涵濡念之舉而四海已沾其濺澤今人皆有不忍之心而不知因端以竟其量是以獨舉保民之政讓之先王不知火有種噓之即然水有源濬之即達四端根於性充之即生無有手足而不能持行無有耳目而不能視聽無有四德而不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故人人可比於先王而不必非薄以爲不能及今夫人之不能充者由其不真知耳吾心空明洞達而無一毫昏蔽之累窒其心則積水以待渠之決蓄火以待薪之燃全最初固有之心以待萬物之至自無有挹之而或窮取之而或盡者人之乍見孺子入井而惻然者唯其無有作僞之念

四書述

卷上

十

信學齋

在其意中也設有作僞之念在其中而怵惕惻隱之心未必能滿其量矣故擴充之道念念充而無一念之不充者也念念充而無一念之不充則機熱氣盛隨感即通而何不忍人之政之不若先王乎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如恥之莫如爲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人之置身如量器量諸尊則尊量諸卑則卑量諸安則

安置諸危則危已處尊人不得而卑之也已處安人不得而危之也故人之身唯在人之擇術以自處萬物莫不抗尊而忌安而唯仁則萬物之所不能爭而天下之所不能忌故天下皆尊我不必與之爭其尊而但思我之處其尊天下皆安我不必與之忌其安而但思我之處其安我不處尊而忌人之處尊卑益甚矣我不處安而忌人之處安危益甚矣故處尊之道即在不忌人之尊而思我之何以尊則不期尊而自尊處安之道即在不忌人之安而思我之何以安則不期安而自安蓋尊者人所欲也安者人所樂也既欲尊必不反居於卑既欲安必不反居於危故欲操技者莫先擇術欲置身者莫先審處欲生人而不殺人而曰我將爲矢我將爲匠

四書述

卷上

十

信學齋

也是亦世之所必無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天下之大莫非善之所爲人能不以形氣格其心志而以精明流行於天地之間則耳之所接莫非善言目之所遇莫非善道善固不窮於天下而我亦窮於天下之善則渾然與造化爲一體而無一人之不入於善大舜善與人同非謂善之必在人不善之必在己而已而必舍己從人也子路聞告則喜是明知己之有不善爲聞善言則拜則明欲以人之善爲己之善大舜不知有己不知

有人而唯知有善故其所行者無非善而若見天下之善翕而聚於一人其於善無弗取而若見所行之善無一執之於己蓋善在天下原無人我我與人各具一善即我與人同此一善若欲舍己即知有己欲從人即知有人唯見善則行聞善即用沛乎莫禦而無一毫停滯之機則不知舍安知從不知從安知取惟人之善無非己之善己之善無非人之善渾同一善而無彼此界限之岐則以爲舍己從人而善量所通天下亦莫不各得其所自有之善蓋人之爲善者非謂我取之而天下勉爲善以赴我之取也亦非謂我取人以爲善而天下亦取我以爲善也極善之量原無一物不在善之中溯善之初亦無一人有遺善之外唯我全乎善而善之所運

有以蒸變而無遺則爲善者不知其何以感不善者不知其何以化此猶陽春至而萬物皆榮擎斂行而百昌並肅協氣橫流於天下而含生戴氣之倫莫不蒸蒸而其格於善此其精神所被實有以合上下而同流偕履情而並運豈有挹此注彼之勞哉夫曰舍己者亦自人視之而見其若有所舍也曰與人者亦自人視之而見其若有所與也舜則無有所取無有所與而與善爲一焉耳與善爲一是謂同善而禹與子路固有同乎取而不同其所以取者矣古今爲善孰有大於斯者乎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聖賢之道必先持已持已者不可過嚴而至於狹亦不可過狎而至於玩君子已物一體不唯使已必爲聖賢亦無使人必不爲聖賢故待人一如待已而不欲謂已賢而人皆不肖伯彝恐人之浼已而不事不友不立不言不處唯恐失已也唯恐失已而必遠人之惡以全已則以已爲絕世遺人之已而已之量已不全柳下以世必不能浼已而不卑不羞可偕可止以爲我自不失已也我自不失已而不妨使世之人狎我浼我是已賢而人皆可入於惡也已賢而人不妨入於惡則已之賢亦無與於世而已之道亦不盡孟子以道覺民正欲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故必正已物正而後爲脩己之全功若使隘與不恭則雖品行卓然風高百世究之離世自全端已忘世縱其後或有聞風興起者豈可謂萬物一體之大人哉夫道濟之心斯入吾與必無有人已兩視而以不屑待人者以兩聖之高嚴懿矩而有不屑就人不屑去人之心此二子之所以病也然其內不失已後世亦孰能幾及之哉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能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勝矣

陽書述

卷二

士

信學齋

兵家者流大抵言天時地形合圖攻取之法而不言人心夫言天時地形合圖攻取之法而不言人心是計勝負於臨時而不知決成敗於平日也聖賢言兵不戰爲上其平日撫循勞徠教養生聚之道原不欲以戰伐爲心故內脩政令而有不試之威外敷宏保而有懷柔之德於天下原無不歸懷之衆而亦無不服從之民故有逆我順行者其人必獲罪於鬼神百姓安能與我競強弱而爭勝負夫孫吳之智韜畧之謀雖聖賢不能有以加弟有聖賢則可不恃孫吳而戰勝有孫吳不能不因聖賢而無敵故戰勝之智孫吳之所能爲而不戰而勝非孫吳之所能爲孫吳能決機於兩陣之間而不能爭衡於順逆之際故善戰而明王不貴聖王不戰而必勝故百戰而無不勝孫吳之智固不能與聖賢同日語矣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

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

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

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

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

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

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

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

陽書述

卷二

士

信學齋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大有爲之君必有深沉之智廣大之謀其心必虛中謙抑警敏而不少懈故有所諮謀趨造而不遠駕有所陳

就吐哺而不遑食至於一德之士崇以賓師而階以阿保則必與之忘勢分而顧天命而後可以建鴻業於天下人君莫患乎據尊位而飭邊幅心不能忘崇高之勢而以體貌延接天下之賢才則其心半用於聲音笑貌而忠言至計之陳當前不能以領取故雖有伊呂之臣不能其功名而成大業齊王天姿村實尚有坦懷大度之規而機不警敏智不藏密似有大度而無小心終不可與之圖大孟子欲去其疎畧而收其抑志守高亢厲而示之以不可卑所以作其敬而生其不敢景子知趣走承順為恭而不知責難陳善為敬故以君臣主敬而疑不赴召為非不知非堯舜不敢陳臣之敬君也於尹仲不敢召君之敬臣也臣敬君故所陳皆仁育義正之

鴻護君敬臣故所謀皆施仁行義之大畧君臣交惕而不敢稍有戲淪以開傾越之端是以上下相厲而道進於隆古設使主驕臣調而言出莫違則上下相慢共安苟且君臣之際所陳所謀尚可知乎夫爵者一人所擅必有德而乃尊德者天下所貴不待爵而自重大有為之君能以德為天下不能以爵為天下故尊爵之君不可以慢有德孟子知不如是之必不足有為故不在道殉人而仲不誦之志蓋事無兩可所枉必尋而所直必尺也真有以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

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贍辭曰餽贈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慮也無慮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聖賢辭受取予無異恒情但有辭以接而不作無名貪冒之為則宅心光明而不為牢籠所束縛人情無名之予必有曖昧存乎其心稍不審慎而輕受其施則一介不嚴而貪昧濡忍之心必且為人所窺伺聖賢一取一予悉皆以義為憑故苟得其道雖萬鍾千駟而不辭苟非其道雖簞食豆羹而不受凡以揆諸道義而不以貨賄為心則交際不絕情而感恩不徇物齊宣亦知敬愛孟子而不能一用其言欲以非常交際籠孟子而居其國其意以為雪宮處之而百鎰餽之則禮貌隆而賢者可以久安其地不知君子際可之仕原以人君致敬而留若徒以貨悅君子之心則視君子為甚輕而待君子為甚率君子方且與言去國之不遑而安肯輕受其餽宋薛兩君亦未遽能奪用孟子但將命有辭則知以禮待君子而不敢驅席以為籠絡之術則君子不過拒以接天下之權陳臻但知辭受之異而不知所以辭受之心因以今昔異同疑孟子為非是嗚呼是但從兼金之餽以起見而以鎰之多寡為重輕者也烏識聖賢精義之學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

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凡人以事爲非所得爲而坐視以爲無可如何者此罪之甚者也人莫不有職所當爲至於職不能以自盡則必有所以自處之道若職所當爲而以爲不得爲及其可以自爲而又不能以自處則其胸中明有視然坐視之心而反借君以爲謝過之地使已顯然受爵祿之榮而君隱然當負謗之任以爲無人指謫則可安享富貴而不辭及其責備加之則諉之吾君而已不與其罪固負於君民而其心亦處於不可問孟子爲人臣不盡心者窮其罪於無可辭使人人不敢爲貪祿尸素之臣則庶明廟裏而國事乃可以共濟然君亦正不得坦然自視以爲無過也百姓轉死而臣莫告君固無由知然任人而授之以百姓使其臣忍視百姓之死而不救一告其君則必有所以致此之故人情不甚相遠亦欲憫百姓之陷危而恤其艱苦但九開遠而入告爲不易人主聽導而求民隱庶幾以納之朝奏聞而夕報可猶有恐乎孟子既爲距心明其不得辭復爲齊王陳其所以不爲之故使齊之君臣交相惕厲以求各盡其職則百

伯書

上孟 卷二

七

信學齋

姓庶乎有賴而孟子賓師之責亦於此見其無負也已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龍諫於王而不致爲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爲蚺龍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以世道人心爲任仕止久速一皆以道爲憑非一官一職之例所可比自古官不得職而去去即官守之分言不見聽而去去即言責之事凡以居其位而必盡其事則位爲重而身之進退憑乎位孟子行道濟時主於覺世牖民而以位之去就高卑爲吾道權衡斟酌之用故道當潔身則萬鍾千駟而不顧道可入世雖三黜不去而不汚凡以衡乎義而不拘乎迹則道爲重而位之去就憑乎道身憑乎位者位有一定之準繩故人人不得踰其則位憑乎道者道有時中之大用非聖賢不能盡其權孟子仕齊而以客卿處賓師之位不過假齊王尊禮之心以明吾道所以獨尊於天下之意不因齊王一言不合而遂有决然遠引之心故吾之所以啓建王者無一不盡其則而吾之所以誠告臣者亦無一不明其義然後浩然長往而不爲無實所虛拘則齊王尊禮之心爲不虛而吾際齊王尊禮之遇亦不荷此誠際可之仕之道實有斷然不在於一决者豈尋常居官守職之例可泥哉齊人不知而以蚺龍例孟子誠難與俗

伯書

上孟 卷二

七

信學齋

人言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君子所以獲君而必不稍假於小人者君子才猷廣而道德全人君倚之如腹心手足有以信其必無干利求進之心而實有匡時致主之畧故賢者見禮於君必非小人容悅之私所能間人君無不灼知其臣而樂尊夫賢者彼其所以優容小人而假之顏色者不過取其便嬖善柔以供耳目使令之用未常不審知其不足任而與之謀議乎國家人臣內不足恃而志趨於利祿是以

田書述

上孟卷二

王

信學齋

左右失顧而氣奪於倖倖君子才堪大受其巨德宏度有以素孚於朝野國家賴之以爲棟樑柱石人主隆禮尊敬方且以爲有君子而小人亦不敢竊弄威福之靈豈肯使小人輕間乎君子孟子在齊未常不上責其君下責其臣而齊王尊崇嚴憚終不敢比之於具臣之列其於小人不啻如蚍蜉之撼柱而飛虻之附山豈假少降容辭以接一日之雅然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不私言者斷之以理而以爲不當言弔滕之不言不私言也不私言者正之以事而以爲不必言君子伉厲守高而一行之以直道如此設矯行立名而或出之以過激又豈君子所以待小人之道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廩丘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自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世衰道微墨子之徒設爲薄葬之說以蠱惑世俗不知人生有情而欲有以致於此而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故君子凡事或留其有餘而於事親之道則唯視其所得爲而必期之於竭力蓋人苟念及於親體之存毀則沒世猶有餘痛况敢苟且從事以棄其親乎若夫法所不當分所不能君子亦守禮循法而不敢以或過要其

田書述

上孟卷二

王

信學齋

欲報之心則固始終罔極而不能自己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有可伐之道齊非伐燕之人非齊王之職不可伐而齊王之德不可伐也戰國時天下皆已爭王一人不能

守府而天下亦併無方伯連帥之名設燕之亂而必待
天王方伯之誅則終周世而無與明棄竊之罪齊王地
醜德齊不能自正以正人之不正故彼固亂階而我亦
利亂其伐之不過逞一人兵力之威而終非聖王取亂
侮亡之道故揆之於義而均有所不可春秋王靈未墜
齊桓假王命以伐楚而聖人猶取之戰國七王爭長名
號已不存則人人可以致王業齊王可王而不王是以
尤無解於天地之間故不曰以齊伐燕而曰以燕伐燕
明乎齊無不可伐燕而燕則不可伐燕也若謂齊無王
命不得稱兵則僭王之罪浮於竊國多矣又烏可以此
較輕重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

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
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

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聖人所以異於天下者唯其明知有過而不敢避過以

易萬世之經故有過益見聖人之至人處倫常之際恒

有不如我意之時聖人履其常以待其變必不敢慮事

之非常而先使變法之事自我而開周家代殷而立武

庚非懿親孰與監其國管蔡挾武庚而俱畔乃亘古人

倫之所不常有周公心其知不可使而以形迹未彰舍

管蔡而用他人則後世必以我爲疑忌而同姓愈增猜

嫌之漸大抵人倫之薄往往過未形而先裁抑自謂防

未然而殘薄之禍不可言周公守常以使管蔡安知管

蔡不有悔悟之時卽彼終不悛而國家綱繆孔固終無

損於磐石之安則不幸在一時而守經在萬世故不以

逆億待兄者周公之仁不令國家有患者周公之智齊

王利人危而致人畔無論不可與聖人言仁智卽令古

聖人而有不仁不智亦唯兄實使然今齊王誰使之而

誰畔之耶蓋聖人有可共白於天下者大公之心有所

不白於天下者難言之隱然已雖不白而天下無不共

諒其曲至之情則我不煩辭而固已顯然於後世陳賈

以絕不相類之事欲誣聖人以文君過甚矣達君之罪

之大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

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

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

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可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問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役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功名富貴人情無不欲得但達可行而窮可守不以富貴爲必不可已之物則見者遠而守者正齊王既辭孟子而復有他日之留其意不過爲羈縻之術孟子以客卿仕齊亦本非富貴之爲但萬鍾授室皆以利言故即以富貴言之凡人遭逢利達不通時會偶然未有長存而可以不去者人情闇於義而惑於利常視富貴爲必不可失故不唯一身固位持祿而每於乘權得志之時預爲子孫謀進用之策不知人居高位而志存富貴固已沒世而名不彰况榮華必有代謝父子接踵之後安知後世不卽凋落而隨時消息又豈無子孫紹起之時故貪慕巧營亦與無心均等孟子去留爲道時子不足與言故卽以欲富貴之心而明其有不可兼營之道蓋天下端務則得兼顧則失龍斷之夫目榮心炫多端寡要自謂事事可以求利不知欲既廣而所業愈不精末有不進退失據而終於兩失者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

子

孟子去齊出晝王不齊而有欲爲王留其人可爲有忠君愛國之誠思得賢以濟吾國但君子凡事必圖其有成而澄源端本之謀必先陳之於平日孟子非行道不留而行道唯王心是視君子忠其君而愛其國必先使吾君實有尊賢樂道之誠而又恐吾君之好賢不能自致於賢者於是達其情而布其意使吾君與賢者歡欣相得而無幾微之間則可以快然而無罪人臣在君左右不能出其才猷以有所裨益則莫若進賢於其君而及其大賢在朝則又必彌縫開導以堅人主之信向故左右之職唯以調護爲盡忠齊臣不能使孟子在齊而不去而乃於既去之日又以私意爲王留是不以王之

用爲孟子計而徒以孟子之留爲王計也夫孟子在齊豈不得王而可以有爲耶宜乎孟子之責之深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戴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寧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

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凡人志存一己不唯貪位取容爲懷情好爵即忽然高蹈亦非仁愛天下濟之地足以有爲而勢足以致王孟子固欲用之以安天下當時齊秦兩大孟子既不入秦則必以王業望之齊而王天資朴實雖不能爲湯武之爲而憑強大之威復得大賢之佐推心委任則弱國可以服從強國可以聽令鄒魯滕梁宋薛之邦雖其君奉令承教不能有爲唯齊負海爲固可以控制諸侯故後人謂之東西秦孟子之欲得齊實有異於他國而非常人所可識者尹士知去就之常而不知經權之大故以濡滯爲訕且譏王非湯武而以孟子之至爲干澤夫世有湯武則百里可以致王世無湯武必強大乃可有爲

陽書

上孟

卷二

信學齊

若必湯武而後見則不湯武聖賢終不仕耶夫王可爲善唯孟子能用之而他人不能用也他人不能用而亦不識孟子之所以用尹士以世俗議孟子亦誠管蠡之測也夫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氣運之厄人聖賢有所不能爲而常以此獨抱其悲憤懷憂香堊堯舜禹湯相乘一堂自能登民於衽席湯武

伊旦會合而成戡定之功皆聖賢遭逢盛事孔子以至德而號素王顏閔遊賜與七十子布衣終老在孔顏不患無稱而當時之民莫得遊聖人之治遂令千戈僭亂與不生聖賢無異則天之困斯民實甚而斯民之憫戚奚堪孟子生於周季湯火益深王者之興勢不容緩然有名世無王者則天生孔孟皆以濟萬世之民而不一拯當時之厄聖賢之心烏得快然已乎夫不知不愠修己全功而顧念斯民實有繫於懷而不能去者蓋已之名在萬世而民之困在一時聖賢不以萬世之名而易一時之困則樂天憂世兩不相違固有然矣

陽書

上孟

卷二

信學齊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而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客卿居齊實非爲仕之道故於此章明之蓋不留齊則不可受祿不受祿則不可久留然師旅之興安危所繫居其國而不同其危非正道也故雖欲去而不可以請若夫進退之餘裕三宿之濡遲本無何祿之心又豈必爲子牙之行哉聖賢仕止久速要唯以義爲視而不膠於一轍耳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遇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陳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聖賢與庸人原無二性唯奮發有爲之士勇於進取而不阻於疑畏則堯舜可勉而能聖人可學而至世子處年富力強之時志氣方銳正可駕軼百王唯是見道不

信學齋

明而或疑聖人爲不可至或畏聖人以為難爲則日復一日而志氣漸衰於中沮人性參天地而統萬物其精不越一知而其理涵乎萬有故助華事業不出性功而天地平成不過取諸吾性而足世子疑聖凡迥絕而不敢勇往以期有爲不知人唯不爲是以不至世子國政未親其規爲措置本無成跡拘其途轍故發矟奮新而不一毫有所瞻顧則學堯舜而堯舜即可堯舜師文王而文王即可昭對凡人意見皆束於蹈常習故而不能振起以大有爲滕以蕞爾之區又承戰國紛爭之習以爲不功利不可以立國然使世子破成見而屬日新自能卓然有所成就故可以爲堯舜者此時而其安於故常者亦此時孟子於青宮養正之日而策以聖功之自

強蓋起沉痾而煥其真元固不同於七發七啓之偷爲美聽聞而愈宿疾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溺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

信學齋

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鄰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人君不能復行古禮大抵屈於世俗之見父兄百官以故舊之人蹈拘墟之習人君雖有卓見而其說不行然使卓然有所不達而斷其義於一心則可以反異以爲同轉涕而爲悅大抵人情意見不能皆合必特獨斷以有成而初庸衆鉅未免搖撼而不知所定唯於吾心真

切之處斟其孰重孰輕則理之所安雖用獨而衆必漸服蓋人情莫不狃於成見而於累葉相承之後遂積重而以為不可返不知人性本善莫不有此心此理之同唯酌乎心理之所安而不膠乎成見之所守則始雖不合衆心而後必翕然共服故有違衆而失有用獨而得者誠取吾心以為衡而是非可否不難於立決也滕世子之事可以觀矣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

南書

上卷三

三

信學齋

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

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南書

上卷三

四

信學齋

不多取以聯民情則必限其公私之分而均爲各得之制人情莫不愛親睦而惡乖離而上之取民過多則父子不相保聚而邪辟間作百官挾主威以蒞下其勢可以侵漁百姓上不有以厚其身家則無以養廉而惠下而欲厚百官而不詳爲一定之制則必乘權腹削而布惡於民故人主之厚下與人主之養民總唯以助爲善三代聖王五十七十百畝制產雖有多寡而要以什一取民蓋民產雖有厚薄不妨隨時豐吝而不必定以百畝爲期唯取民無制則無藝之征不堪雖使增加百畝之外而百姓愈苦故賦之爲害於民無論取民無制多爲額外以橫征即使科條一定而制十一以爲衡然當立制之初君民一體豐凶必上下相共至於一再傳而

上下之勢愈分其君臣必樂簡易而憚變通於是詳爲一定之制以爲不失先王之意而農無一定之年而上有一定之賦其凶年必有取盈以足額者故莫若有分田而無定制蓋君之取民甚易而民欲與君校量歎其勢固有所甚難周家做法雖云計畝均分然使暴君汚吏稍欲多其歲入民誰敢爭唯夫田有公私而判然立爲一定之限使公田所入昭然不復與私田相混則貪吏欲多取粒米於私田之內而王章不可輕冒則必斂手而不敢肆是故人主雖有美意以及民莫若良法以垂後美意者通多寡以爲衡也良法者分公私以爲界也公私爲界不必通多寡而多寡自均又安有執一以爲衡者哉然衰世之弊則又有更甚於此者周初畫疆分井公私固已犁然何所容其兼併唯闢土地而開井疆蕩然廢其阡陌遂不復存公私之制於是強者斥封疆而弱者感土壤君子必兼野人以自肥而野人莫得別君子以自養於是祿不可制而田不可分此不唯公私無定法而抑且土田無定界無定界安得有分田滕君誠毅然更始而親原野以正疆界則溝洫澮澮水有定限封疆徑遂田有定分由是分郊野以通助稅別貴賤以廣仁恩區井授以通有無君子野人之分明而庠序學校之教亦因之以起豈有小民之不親而恆心之不復者乎夫微之優於貢者微之情通而貢之勢隔助之優於微者助之法顯而微之意微君子以用勢不如用情任意不如任法意之行於明君良相者有待而法

之垂於子孫後世者無窮故欲分田必兼制祿欲禮下必先節取凡以安上斯可以全下而約已乃所以裕民也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事誠何可緩乎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屬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屬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末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下

四書述

上孟卷三

七

傳學章

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聖賢所以不得已於天下者唯是天地民物不能無待於位育而萬有不齊之數唯吾心能區別品類之是以不敢處逸而處其勞天下立言易而徵事難異端之流欲爲新奇可喜之論以炫惑天下言固無所不至而一欲之實事則必窮聖賢不務其言而務其事是以不爲

四書述

上孟卷三

八

傳學章

之棄萬有而求一真亦不過耽閒趣便之爲而何有乎利濟乎天下聖人不敢外天下以守一心是以入乎天下之中而險使平毒使去養使遂實使理甚至品分類別而幾微毫釐之必辨凡以範天地而前民物何常趣徑便而求一已之安且夫勞乎力則一手一足之所及有限勞夫心則規爲措置之及於天下者無窮我以一心區處夫長短輕重多寡大小之數而又擇夫能區處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者以共治天下又擇夫能分任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者以各治天下則一人勞其心而天下之大綱舉數十人勞其心而天下之萬目張然後勞力之人乃能含哺鼓腹而共安耕鑿之常設天地古今而無此數十聖人勞心於上則民皆沉溺昏墊之不遑而何暇得謀夫衣食是故論其事以勞心爲大而論其功以得人爲仁得人之事難於與天下勞心之事難於勞力不圖其事之難易而欲以百畝之智加於緯地經天誠民阜物之上豈不昧於理而闇於數且夫立說者不得夫事理之實則其說必窮於無所之以人君之尊而欲使之與畝畝並耕作則必水土之未平者皆以一身自平之禽獸之未去者皆以一身自去之養教之未興者皆以一身自興之一人之身必不能遍舉天下之事則天下之水土粒食教化終無自興起於天地之間而又何貴乎生民而立之君是故許行之說惡夫勞心之難而樂爲勞力之易也許行之事一身一家之事而非天下萬世之事也許行之道渾天地一晝夜驅天下

而同入於冥冥之途也夫以許行之言而推之於事爲之實卽其一身之衣冠釜餽耒耜且有跌屣而不能通之處而況乎隨刊底定又安萬姓之大乎異學之徒乃欲立說以駕吾孔子亦甚見其不知量也按異端之害佛教爲甚佛之教未常不同於吾儒之趨等絕倫而彼此懸絕乃不啻霄壤冰炭之不相合是以闢之不可以不詳人情耽物慾而滯意見自非大聖人不能除而佛之教乃能至於去意根塵識而歸見無所見空無所空之地此非吾儒之絕意必固我而寂然感通者乎乃塗徑之分則有判別不可以苟合者佛以無爲宗如觀明者不以日月燈火爲明而以大地一室之亮爲明亦不以大地一室之亮爲明而以意中自有所見之明爲明亦不以意中自有所見之明爲明而以意中無所不見亦無所見之明爲明窮思殫力亦能真於法界真明之外而別得其所爲真如之明是故神通具足而顯幻奇於斯世而究其死也雖真明不滅而究如螢光燐火之不可以焰人則亦止成其一已而一毫無濟于天下儒者之學以有爲宗是故必不以意中若有若無之明爲明而以意中實有所見之明爲明亦不以意中實有所見之明爲明而實以大地一室之明爲明亦不以大地一室之明爲明而實以日月燈火確然可指之明爲明真思殫力必於盡性至命之內實有以全其明德之明是故修己治人而顯經綸於斯世其於人也未常馳思并包而卒如日月之昭垂於萬古是故德全於一已

而天下萬世自資之而不窮蓋精思詣力未常不同於聖人猶適南北者彼此日進無疆而歧途一分遂窮南極北而不可以終望且夫儒之於禪其旨不相同而其說常相類是故彼此相冒而或反以相譏新建良知卽獨中自有之明德也天地萬物其間無所不包而或者反目之以爲禪禪之寂寂惺惺乃空諸所有之諦語也地水火風其說空疎寥廓而或者反引之以釋儒禪與儒不在語之類不類而在旨之同不同奈何詆眞儒以爲禪而引眞禪以亂儒且夫佛之爲言大而爲事疎彼以天地民物爲不足言而以天地爲有無數世界其言固已放誕而無稽且已欲生西國而使君臣民物概置之虛空夢幻之備卽令有無量千萬億佛生於天地亦無以濟衆生而利民物而其欲使天下泯然不至於殺生則必鳥獸草木充塞乎天下又其徒飽食終日用心於空虛泯沒別一境界之中將現前之宇宙民物誰復爲之經理是故學聖有獲之士胸有實理則必不爲虛虛之所移特其思精力銳萬緣不滌亦有同於聖人已之功故聰明磊落者往往入其途而樂窺其奧昌黎原道以異端爲棄君臣去父子將胥天下而入淪胥之域而其送浮屠文暢謂惜不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君臣父子之倫與夫天地日月江河之所以清明而流衍後人不識以昌黎爲本不精禪其闢佛止在福田利益而未得乎佛之精旨噫使佛而不棄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謂佛卽周孔之聖人可也使周孔聖人

而不從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卽周孔聖人亦未必不流於佛也譬之火焉佛者畏其焚而遠避以全之聖則入乎烈焰之中而全體不爲之焦灼於世欲情好之中而磨之而不一磷涅之而不一緇孰與畏緇磷而終不敢一磨涅者哉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不能事目前吾與之人而杳冥以事鬼舍其現在物則之所以生而終身畏戢以崇學乎一死雖其臨時泯沒或有解脫超化之爲而君子終不以彼而易此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前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聖王制禮皆緣乎情之所本然而發乎性之不容已故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興焉蓋樂主同而禮主異
元化流行於兩間初無人物彼此之異故生生不已無
在不有長養生植之仁而未常有所執輕而執重而其
長養生植之中亦必自根而生輪自輪而生枝葉其得
乎性之靈者爲人而其稟乎性之頑者爲物其區分類
別未常不極百千萬億之殊故禮之品節詳盡正以至
異成其至同異學爭鳴類以禮爲委曲煩重而目爲忠
信之薄而聖人之賦此非其義之不辨正其仁之不深
人苟仁恩篤厚而忠信不消則其脫純愷摯之仁自有
等殺親疎之分豈得使吾親慨同於路人唯其忘本而
圖末是以不勝勞苦繁難而欲舉品節而一槩置之弊
四書述 卷三 信學書
子沉沒日久於兼愛而卒之以厚葬其親則其本心仁
孝之真有雖汨之而不可以去者而乃遁其辭於施由
親如夫有所始則必有所厚有所終則必有所薄泉之
達必其源廣而流微木之生必其本大而末小天下豈
有源流本末而概渾然一致者哉聖王制度文爲非其
得已而不可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有長幼其生之也有序而其類之也有方故辨之不服
其詳而區之不嫌其細今人不能精義而又不能事事
反求於吾心乃欲盡去其文而剝爲新奇可喜之論以
爲禁智去故而萬事理夫人心卽天地之仁天地之仁
卽品彙流行之化育使有統同而無辨異亦烏能並育

而不害並行而不悖乎禮教不明類欲去節目而趨於
便利夫去節目而趨於便利則必上陵下僞而萬物無
各得之所去禮教而至於萬物失所彼初以爲同也而
不知其害之一至此也故義非外而禮非薄也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目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往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往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範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凡人計較得失則守道之心不堅其所就者必小而其所失者必大蓋遇合之事在人尚不可必而我先舍已以徇人則所失在已而後亦終迄無成聖賢規模大而持守嚴人君能屈已下賢則可大有爲以成王業而苟其時無遇合則亦守先待後而不必冀倖於勛名從來功業非勉強而致我有鴻猷遠畧而主臣適一德一心則相喻也如枹鼓之相應相合也如水乳之交融然後謀議計從而霸王可致設急於求遇而貶其道以相從則雖外隆尊敬而後必舍學以從我故聖賢知其不可而不肯屈節以往見且夫聖賢亦論其義之可不可不

論其事之利不利義在於可雖百不利而必爲義所不可雖有百利而亦不爲益不義而有所爲利者必有所爲大不利者存也義而有所爲不利者必有所爲大利者存也利之說顯於尋常尺寸之前而義之道非曠觀退覽則有所不能見故鄒夫溺於利而不知君子守夫義而不失陳代習於戰國功利而欲孟子枉道以求功不知霸王之君必不俟孟子之往見而士前之君亦不可以致霸王孟子籌之審而見之熟豈肯以大賢而虞人王良之不若哉蓋本端未正源潔流清誠知帝業王功無非以道而直天下則特已律身自有一毫不可少假者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從來君子之異於小人者小人多竊威福以弄權而君子必孤行一意於天地檢邪小人親人君之意旨多方迎合以求得上意喜則假之以行其福怒則困之以濟其威真如妾婦之事人而不能以自立者君子秉天地之德有陽剛而無陰柔其宅心制行皆有天地古今不易之理爲之據依故窮達聽命於遭逢而持守不撓於

夷險則浩氣實充乎天地人情無所持守每欲因人以成事舞一時之智數以縱橫押闔可謂能馳驟諸侯者矣而究之不過揣摩容悅而止君子不顧人主之喜怒而以身扶植天地之綱常故成敗利鈍所不計而毅然獨持其一是一則遭逢或有順逆之殊而百世均與日月爭光蓋天下理之正者一時或有晦蝕而後必煥發光昭故忠臣所爲心孝子所爲行聖賢所爲德未有不炳耀於古今者今人遇事而委曲從世其人必終無廷樹而卓立有爲之士往往衆多不悅而迄於有成豈非陽與陰之異也哉景春以儀衍爲範稱真所爲世俗之見而不可與語道德之榮者矣

周書

上卷三

七

傳學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書

上卷三

七

傳學

君子所以不容不仕者道德在躬致主澤物非行義不足以達其道故飢渴爲懷常歷一夫不獲之慮而不欲獨善以逸吾身君子所以不可輕仕者樂行憂進進禮退義必正己乃能直人故伉厲守高必無自嫌自炫之差而不敢委曲以求俸進蓋仕以濟時而非求富貴吾身既已不繼而衣不耕而食則必以行道爲務而使其借行道之名以謀利祿之實則志趣卑辱君子恥之故君子之欲仕與君子之難仕皆道之所當然而初非有二周霄聞無田不祭與出疆載質之言因疑士有可以輕仕之道孟子曉以千時而求進者不唯不足以行道而先以辱身也則出處之際固有斷然不可少假者耳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時至戰國但知以縱橫角逐爲功而人心世道先王所以植綱維而崇本務者惘然不知故士鮮存心於理義

而世亦莫知其所爲功人之所以相親相愛而維國家於弗替者唯是事親敬長肫然不測於其心然後風俗惇而國家可久若功利勝而人爭自爲則人主無與效尊親故敦本之儒其有功於國家甚大孟子當戰國紛爭而獨脩先王仁義之訓蓋遠紹二帝三王既絕之緒以昌來學於無窮不唯使當世君民知有德義將百世猶知根本之尚故利澤之垂遠暨百世豈區區食祿之所能報彭更知任事之勞而不知守道之大故疑傳食爲秦夫事不集則國憂叢睦道不明則國必傾危不明樑棟之功而崇榱桷之用未有能締大廈而啓建鴻圖者也後世人主欲創垂啓佑得不於儒行加之意耶按國家以尚功爲急而尚功以道德爲先人主急目前而圖近功往往意主集事而孝悌忠信之士或視之以爲迂不知王道之成必風俗淳而後可期久遠上之所行者下之所趨上以集事圖功爲急則民亦以計功謀利爲先而功利之謀必先自人倫始小民本無鴻規遠畧可以趨事赴功不過父子兄弟之間日用飲食相與競錐刀而爭毫末故毋取箕箒立而許語婦姑不悅反唇相譏其爭不過尺寸銖黍之微而骨肉乖離遂至於遺親後君而不以爲怪蓋上不以教化爲先而以民間豆觴社席爲無與國計民生之大故先事功而後道德不知積而不已則沿爲固然習與性成則人思犯上至於弱小不能自存而禍乃窮於無所止道德之士不與國家效勤勞而入必孝出必悌使六曉然知事功之非

難而道德之爲要則智者不敢任數以欺愚能者不敢恃才以凌不肖民各飲其才智以相尋於親愛之中自無有鄙陵疾怨而至於悖畔者夫君民維於義而成於性民知孝悌雖比閭且知有親愛况食毛踐土之共主乎民不孝悌雖骨肉且等爲路人况尊卑潤絕之大君乎君子倡明德義要在使民敦厚其性而自不薄其上故奠安邦國必以道德之士爲先開創之君往往干戈紛擾而尊禮真儒守文之世尤必崇儒釋奠以明人倫之大道蓋尊儒生以厚風俗厚風俗以致靈長固不止一手一足之功已也世主急功利以圖國無異構大廈而撤垣墉而至於變故叢生又或尚武功而輕文治此唯其曲突徙薪之謀不用是以焦頭爛額之禍常多夫國家待奔走之臣常靳而不愛厚祿豐祿以尊養學古之士者誠知其所裨者遠而所造者宏也自非孟子大白其功不幾以道德之儒而詘於一技之士耶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太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紘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教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使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行王政者初非有意伐人不過欲使天下之民皆得老安幼長以咸遂其生是以但知布德行仁而初無稱戈比干之意至於鄰國不能養民而又多方暴虐以置之水火則雖率土共尊而亦必行其弔伐蓋天作君師原

四書述

卷三

王

信學齋

以牧民覺世而非徒尊奉一人故凡百君長苟可以安民而不致戕虐即使少有失德亦必懷柔容保以使之長久誠以興兵之慘即使使仁義節制而死傷糜爛必多寡人妻而孤人子若非朝夕不保而瘡毒迫於切膚豈敢輕啓兵端以構禍聖王唯務保乂而不敢嘉兵是以行仁而天下悅服至於萬不獲已而與師戡亂其所伐者必天下之怨仇誰復有抗衡而逆我願行者戰國習於桓文之事欲假仁義以爭衡天下其所行者皆爭伯而初非王道特以不敢不禽遂謂我行王政是以見惡強大而來天下之兵孟子初不言其王政與否而特舉湯武以極言王者之無敵使知行王政者之必不畏人而畏人者之必非王政夫無故稱兵掛禍結難雖強大

不能得志於弱小况弱小可以妄施於强大乎四海曰非富天下則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不唯不可凌與國而先不可以欺匹夫匹婦之心夫唯此心共謀於天下而後可言王政然孟子不直斥其非王政者蓋方欲以行仁望天下是以不絕其門而使之反求於心焉耳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

四書述

卷三

王

信學齋

宋王何

大臣之職全在以人事君而以人事君者必有惓惓無已之心欲吾君不至於善不已則其於善士也貪得無厭不進不休故周公吐握以來天下之賢而周家虎賁綴衣罔非吉士天下不患無賢如把水固不窮於河而特患秉衡者方取而卽倦故雄才偉畧之君勤思猛士至於寸收尺取猶致懷於斯弛泛駕之材其數求無已真有勤寤寐而忘寢興者故大功集而駿業宏人臣進賢於君亦復如是則其朝登暮拔必有連茹彙征以贊成君德者是以賢才衆多而國家大治天下小人易親而君子易疎一小人可以蠱君心而衆賢在朝或不能以挽其一知生長楚語者問一楚且可以却衆齊况于

一齊而衆楚乎孟子欲不勝純以進賢爲心而不徒以爲一節之事則必念茲在茲至於名言允釋而無非登崇汲引蓋君心爲萬化之原而進賢爲格君之本爲大臣者一進賢而功已足垂數世又豈必效能分職之區區乎蓋大臣之於賢者其未進也必多方諮詢以廣博蒐羅其既進也必訓護維持以安全善類要在集賢養正而君德自隆則可謂能盡大臣之道者矣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囑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陽書述

上孟卷三

幸

信學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士之所守一禮不太過以拒人亦不屈情以徇物君子持節度以範身其跬步皆有一定諸侯之見不見亦止一酬應之常初非有大事指故仕止久速一如言動色笑之不敢輕而嘖笑之微亦不異乎仕止久速之節要以合乎禮而不失乎義故居處泰然而無局促勞苦儒者草茅韋布不肯屈節於王前世人以爲矜負意氣不知君子一由素養而非有矯激故故爲貧賤以騁人與趨諛逢迎以取悅君子出之而皆有不蹈蓋其由義守禮悉得於平時講習故不失足失色失口雖燕居習處

皆然况出處顯晦之大者乎時人炫於氣勢驕灼以爲士必少貶狗世則必趨趨嘖嘖道古今譽盛德以求合意不知士人進對君公一言稍貶終身不能復振豈可希一時而忘平日之養孟子不欲諂媚以達時而又以泄柳段干爲已甚蓋無所養則必有所激有所激則必有所諂世之矯偽沽名者未有不潛行巧媚者也挾持無素可類觀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四書述

止孟卷三

幸

信學齋

人駭駭沉溺而鮮能自拔至於義之所在必約已裕人一時偶見其然稍假而貪味復作則必浸消浸滅後且習爲固然而并其羞惡之心不萌故人而不知不義猶可異其一旦悔悟至於知之而卽於隱忍後必甘心肆行而益甚其措毒故知不義而不能速改者不唯終不能還亦斷然有甚於前日者也盈之知重征非義卽使朝知夕改而積習難破猶恐私心尤憊而復仍故轍况欲遲之以俟來年則日月居諸一日之中不知幾幾嘆息而咎其失計豈肯終歲以至明年不寧唯是不復古則必不節用累世之額驟輕而濫觴之費如故勢必虧用廢事乃嘆復古之難而恨以虛名實實屬於是不義愈堅而積敝益肆以爲我曾觀歷復古而勢不可行奈

何聽儒生以誤國事則其浮慕美名反視為閭歷卓識而仁政乃亘古終絕於天下孟子爲復古不力者俱其禍故以攘雞至醜爲喻嗚呼誠不積不可以行義後世用古而禍愈酷者慕節目而昧本原者多也固鄙之儒可慨也已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洪水警余洪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遠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田書述

上孟卷三

孟子

信學齋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三代以上亂及於人身三代以下亂中於人心亂及人身者驅禽獸以害民亂在人心者率民而歸於禽獸人所以靈於萬物唯是父子兄弟尊卑長幼秩然盡棄於性生故知愛知敬而萬事理焉獸幼而哺長而群分唯不知君父故賊害聖人之道不明則下凌上賤妨貴見利不顧義而力爭以相尚至薄不仁之事偏用於家庭骨肉之間而上下不相繫異端之說倡爲偏頗邪僻之論以欺世誣民亦不敢顯然爾無君無父而要於性外求性道外求道舍其孩提愛敬之良而別求其所見以爲教則勢必引民而入於禽獸蓋異端之說其言亦自支離汗漫杳冥荒忽而可喜彼其聰明巧慧能爲博辨以狹小聖人聖人布帛菽粟之言每不能勝誕妄說空易而徵實難故賢智之流見其此常彼怪而從之要之按於本來率性之中則無有聖賢不外心以言道天地生生之理即在斯人所具之心人心無不愛君父而重尊親雖或爲已博愛而敦倫等殺之經胞然秩然而不

田書述

上孟卷三

孟子

信學齋

可稍爲損益異端欲於聖道加毫末亦不敢謂背理亂道以戕害生民然過乎仁則傷義過乎義則傷仁流失壞敗之禍至於盡人不知君父則人類殘而弱肉強食此唯異端不本人心以倡邪說故其害深中於人心聖賢垂世立教莫急於辨人禽之關而禽獸害人與人之自爲禽獸禍有淺深故後聖人較前世而愈苦上古氣運阨人雖有懷襄飢溺而其民淳龐篤厚真心未滿可以一隨刊而大治中古氣運漸薄漸有暴君起於其間亦必邪說爲之鼓倡而後敢爲暴行然其縱暴殘酷猶顯然使世共見其非而不敢盡蹈其轍至於後世異端竄起彼亦公然自名爲道而與聖人相角逐寃之聖人不可勝乃竊僞亂真以依附影托若謂聖人有未至而四書述

上孟卷三 信學齋

吾說可獨行於是增益附會以求成其一家言聞之者喜其異而樂便其私故不唯惑愚民而且惑賢智聖賢憂深患切知不能以口舌爭則莫若令人各返其心之所本然蓋心之本然卽君臣父子之所由起也以君臣父子所由起而使其思何以不可有君而無父何以不可有父而無君則用愛用敬之中自有確然不易之則而吾道乃大明於天下然非距絕邪說以使其不惑見聞則鮮有不爲所溺者天下哲人寡而庸衆多異端又如淫聲邪色之易榮視聽滋蔓久而積習難破孔孟身非君相而以徒手挽狂瀾其艱鉅豈可與禹周公同日語哉然後世邪說益甚而孔孟之言終不戢於萬世者亦可知人心之常在而天地之生終未常有時窮也聖

人之徒可以知所興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增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頤曰惡用是覲覲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四書述

上孟卷三 信學齋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覲覲之肉也出而哇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端好爲過情以驚世駭俗以爲聖賢尚不及情不知聖賢大中正正行之不窮而異端必有終窮之處故異端弊而聖賢不弊仲子以世人貪冒而欲矯廉厲俗乃至三日不食而離母避兄此必天下無一可食可居之物而已亦終於不食不居則可全其操以充其類乃已終不能不食不居而必潔妻汗母跖兄而葬於陵則是親者必較而餘卽不問其所從來母兄何不幸而偏當不義之目大抵聖賢隨時處中而不爲一偏已甚故四達不悖而時措皆宜仲子奉兄事母而不爲華門世冑

所移則志潔行芳自可彰聞於世豈必絕類離群而後
爲高且世必不可絕而群終不可離以萬不可滿之捺
而徒欲矯戾以孤行其意即使仲子一人可爲已不能
令世况已之居食終與人同而不能充其類也乎噫人
人共由之謂道許行仲子楊墨佛老之徒皆言之而不
可以充其類者也設令天下而皆人人許行仲子楊墨
佛老之爲有不充塞天地而滅絕人類耶聖賢唯其日
用飲食而共知共能是以小大由之而吾道終不絕於
天下也

四書述上孟卷三終

四書述下孟卷四

浙汜後學陳說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
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違先王之法而遇
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
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
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
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故
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
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詩曰天
之方驟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
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上古治天下以人後世治天下以法非法之勝人而人
有待而法無待故有則得人以行法否則懸法以待人
而天下卒賴法以常治天下不能皆堯舜禹湯文武之
人而後亦不皆唐虞三代之世故維上下而其國家非
法莫恃而人輒以有治人無治法之說而輕法不知法

在而得人以行則可賻民三代即不得人而綱舉目張
使後世慈法無失則猶可恪守成憲而無弊三代以下
常苦法令繩束而每欲宕逸以自便不究致治之實而
浮聽任人之言以爲法令滋彰奸宄多有不知文網糾
條不可端特而紀綱制度國之規模今有人欲鳩工而
築室而以巧匠爲可運斤盡廢其垣墉棟之制徒欲
凌虛以索材未有不摧折撓敗者三代以前有上古之
法三代以後有後世之法三代以上之人行三代以上
之法三代以後之人行三代以後之法三代以上之法
不可密三代以後之法不可疎居三代後而欲慕上世
之法與軌法同故於今日而言井田封建周官周禮之
制如以敗絮行荆棘中蓋不封豕不可言井田不大同
不可言封建要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畫然秩然而天
下已大治而何三代以上之制之爲天下無法不本於
聖人聖人經世慮變以創爲制度皆有大仁大智運量
其中若子孫狹小祖宗而廢法求勝鮮不召亂致禍故
第能遵守而民已被澤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有
創制之才不過神明前法如無創制之才自當謹守成
憲輕變一法與輕廢一法其利害必相去萬里故因之
功與作者等人主制節謹度而秉道度務必不師心自
用人臣蹇蹇匪躬而篤恭忠愛乃能是經是程書曰安
汝止唯幾唯康是以心立法之原又曰若虞機張往省
括於度則釋是以法治心之要世主不知先王立法之
心而溺富強功利之見以求速效於是廢棄禮法以爲

附書

下孟

二

信學齋

治其在朝不聞道德仁義之言而公卿士大夫怙於勢
利而恬不知怪士君子爭爲狡僞以犯義小人尤效而
樂肆其奸相習益甚月異而歲不同至於剽竊攫金公
行大都而不敢詰可謂天步艱難矣而其臣方拱手聽
計以求容傳書期會苟倖無過以爲天下事類一人
所能爲嗚呼有臣如此國家何賴有若人哉君子忠君
愛國不唯自靖而先求致君心先王不忍之心而後能
行先王不忍之政其於不敢不竭不得不繼之故繼綿
愷惻而不可解雖欲稍更一法而不爲則國有典則而
民有章程蓋法者先王本道爲政而定爲禮制以垂可
久故有道則有法有法則有度有法有度而大義昭刑
而省故上之爲國以禮而下之明法以學苟上無禮而
下無學未有不冠賊公行而奸宄充斥者人主誠知功
利不如道德則必不先事功而後禮教知禮能不如品
行則必不爭浮競而度廉耻知簡畧不如隄防則必申
明矩矱而不敢徑捷以希一切藉子曰欲立非常之功
必有知人之明否則循規蹈矩繩墨以求寡過嗚呼世
鮮不謂任法不如任人而彼乃欲解轡釋馬須東方之
明而行九軌之道三代以後善言治者若蘇子其不謂
之能知治術之要者乎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
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
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
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

附書

下孟

三

信學齋

則身歿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凡人不法聖人類以聖人爲不可及而欲別求一道以自處不知聖人雖不易至而道非聖人其盡故不可不法聖人法聖人雖不必即至聖人而已得聖人之道既爲聖人之道則即可以盡道而無不可即至乎聖人故驟語人以聖人必驚沮疑畏而語之以法聖人亦不敢辭既不敢辭則亦必至聖人而無容自誤爲不可至天下事無兩可而道難擇術擇術不正雖竭終身之力而不能自返於迷途擇術正則唯勉繼之而可即造乎其極故人而以聖人爲不可法猶入戶庭而不知其室人而以聖人爲可不法則必至於流極壞敗而後已

論語

下孟卷四

信學齋

信學齋

何也其人既有敢於非聖人之心則必負才自恃而欲解棄繩墨以求逞其私智逞其智而不用其矩度則愈自用而愈遠以流入於極惡而不知故人而欲爲堯舜即不堯舜而不失爲仁人欲不法堯舜不唯遠於聖人而必入於幽厲孟子爲當時君臣策其法堯舜之心而做其不法聖人之戒故引孔子之言以明仁不仁之不容中立蓋從善則難從惡則易發其難而日即於易未有不淪胥陷溺而至於不可挽者也人豈可以幽厲爲僅事而不知所自懼耶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

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人知不仁樂而不知死亡苦故安危利災而莫之省憂孟子言不仁者必死亡而死亡者必不仁則欲免死亡而圖安存必不以不仁爲樂而唯以安存爲樂從來保世滋大而羣也桑於其亡其君皆有憂勤惕厲而不肯稍自暇逸豈敢縱慾以快一己之私然宗社靈長而海宇清乂貽情適志未常不更快於盤樂處儼之爲故聖主有樂而暴君亦有樂暴君忘近憂而不圖遠慮故其樂短聖主厯宵旰而自致熙和故其樂長戰國諸侯唯知極情縱恣而不知國耗民貧故甘心暴虐而唯日不足此猶馳駿馬逐逐驟但聘乘走之疾而不知深繯之迫其前也豈不殆哉孟子欲人以惡死亡之心惡不仁

論語

下孟卷四

車

信學齋

則自可長享富貴而無禍患之生於不測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詩云未言配命自求多福

凡人身雖在一室之中而苟有所正必有所感故發遇見遠不必外求而實有統攝天下之故人心雖萬變而親愛條理敬遜之意未常有殊無以感之雖同室不能相屬有以感之雖四海不出一心故愛之無不親治之無不治禮之無不敬不必問之人而實可決之已者故聖賢唯在反求異端亦知退避而忍處污下以觀人情之平然用心深刻而取術巧偽雖反求而不可謂之身正君子以仁智禮爲持循而以反求之功爲鞭策則愈

反求而愈不失其正故身一修而人心天命無不於此
會歸蓋仁者親之原智者治之理敬者報之會君子不
務責人而唯責己不徒責己而必求己之正則在身爲
正在天爲命在世爲福異端不言正道而日以禍福聳
動天下之愚人天下遂畏俱惕息而俛首服從乎其教
豈知吾儒之福卽命而吾儒之命卽正何常不有禍福
而豈如彼之全以氣數言命哉漢儒有正諠不謀利之
言後世遂以吾道爲迂腐而異教端以禍福爲靈爽夫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禍福之理未有明於吾儒之確實
者而世乃不悟而令異端以影似而惑俗不亦謬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四書章句

下孟卷四

本

傳

人言天下國家而不言身者未常按其本而思也君子
言天下國家而必言身者不欲越其理以求也蓋言天
下國家而必言身則可統天下國家於吾身而昆蟲草
木聯爲一體亦可置吾身於天下國家而呼吸轉側通
於百族故人不言身而言天下國家則不唯國與天下
無異卽家與天下亦無異而骨肉悉渙爲泰越若言天
下國家而必言身則不唯天下與國一本卽天下與家
亦一本而親疎總繫於同情孟子爲圖大者知其遠而
不知其邇故卽天下國家而申其本於一身蓋枝幹總
歸本根根遠則枝幹可以通生根不遂幹未有能生枝
者以一氣相通之故而人乃習其言而不察豈非昧於
理而闕於數耶戰國縱橫類欲抵掌而談天下之故故

孟子及之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國家之興必有忠貞世篤之臣同休戚於百世此固非
恩私小惠足以邀結其心而其地重望尊亦非威勢可
得而誦唯爲政者實有德教以服人則巨室安危與共
樂其能悠柔漸被而愾然心服其施設從來助舊之家
必有僭侈不法之事人主消弭匡正以使之不入於危
亡則臂指相承皆能夾輔以藩衛王室自猜防疑忌而
人主多欲剪削以御下遂尚刑威而用操切不知尊尊
貴貴國家元氣所關固不容傷殘以削枝幹而果其身
修道立有昭德而無違心則巨室物望所宗亦自能先
羣流而嚮化蓋德教感人雖窮荒愚賤亦必向風慕義
況剖符分券恩最深而誼最切者乎天下唯人主之能
用善用之則遐邇可聯於呼吸不善用之則股肱屏翰
而不勝肘腋之虞唯以含宏丕冒之德而又有禮教以
使之不卽於悖淫則仁至而人感其恩義盡而人守其
度由巨室而國而天下且以爲觀瞻之表而統率之原
豈反有猜嫌以生釁隙不思其本而以德教爲不如刑
罰亦誠未知爲政之道者爾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
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太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
政於天下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
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
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而不
以濯

道在天下全在主持世教之人整綱維而明統紀則力
不能勝德而人皆以賢相尚若網弛紐解而道德不明
則天下唯力是視而弱小必見折於強大故治平之世
尚德而晚近之時尚力唯其道之明與不明以致是然
道雖不明於天下而實有首出之人以至仁御世則不
唯力不能勝而且使強弱德力之數悉受裁於一仁故

下主

本

信學齋

化小爲大化弱爲強而且使天下之小不侵大弱不侵
強而直化天下之無道爲有道蓋天下爭雄角勝若非
區區仁義所能爲而專利嗜殺之時忽有坦懷大度之
主崇包含而宏丕冒則愚者喜安全智者樂循理久之
信從衆而氣勢成雖有頑梗桀驁而不得不弭耳而帖
服故小德必役大德小賢必役大賢而一人之至仁遂
至尊無敵於天下文王當殷季而施仁義非能與天下
較強大而但其惠鮮懷保之仁天下皆知不與我爭勝
而樂親其怙冒迨夫親之衆而羣往之勢成則獨太不
敢肆而諸侯乃相承於一德故有道之天順天以行仁
者也無道之天行仁以順天者也有不順之天無不順
之仁行仁而天命亦集故天下終無不尚德而尚力之

天孟子見衰世皆誦於力而欲使天下諸侯行仁以自
強然不明其大小強弱之較則或以小國不恭而取禍
而既明夫仁之不可爲衆則知行仁者不唯順天而實
能同天以同天而爲順天此聖王之所以受帝眷而享
鴻名也不此之務而徒恥受命不亦誤乎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義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

下主

下主

九

信學齋

諸侯撫有國家皆可坐臻王業而顧宴安佚樂日從事
於沉荒淫虐使夫櫛風沐雨艱難締造而得之者日斷
月削以漸臻喪亡此在旁觀者固嘆息憤憤而爲之者
方泰然自以爲無憂且或有顧日影而唯恐不繼者老
成之士憂心如惓危言切諫彼方以爲妖言誣罔棄其
言而優辱其身其悖亂何可勝道國家祖功宗德皆有
積累以固磐石之安喪亡亦豈易易而忠言至計彌縫
補救之策日陳而聞之者哀然有如充耳則雖善人不
能爲謀天下無必勝之道而有不敗之道凡英君聖主
之所以并兼消滅者皆昏庸之自人敗亡而與之乘便
者也夫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聖王之訓固然而烏可不
自儆惕乎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圉也故為淵醜魚者獮也為叢獸爵者鷙也為湯武敗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駭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得天下在得民心得民心在勿施與聚王道本無多術諸侯皆欲王而所為乃駭民而使之他走此猶意在從禽而多方震驚以驅之遠徙豈能有獲然天下駭聚與主之資使諸侯皆備備百姓而仁恩下逮民孰肯輕去其鄉唯諸侯皆虐其民而我獨寬仁噢咻以多方勤恤則一人招攜而諸侯播惡誰不歸心恐後從來一人不能與天下爭勝唯我不必有求勝於天下之心而天下皆有逆施以授我之彙便則其所以自為謀者皆快敵心而為之掃除故英主自務其所當為而天下皆若為之驅使非天下之果為我驅使也仁者王而不仁者亡得失相遇而愈疾故仁則天下為我駭而不仁則我駭民以就乎天下戰國之君人人皆有駭民之實而特無仁者以為之招徠誠有仁政以得民心則收之者一人而駭之者且徧諸侯而鮮不為之盡力也其時其勢為何如乎釋此不為而顧相胥於憂辱誠可痛惜深悼者

耳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仁即人之安宅義即人之正路可絲可居之理不越能由能居之人但仁安義正而必欲非毀以立異人人有仁義而必諉托為不能則有美而自暴之有身而自棄之耳天下他人不能暴棄我而自暴自棄者不能使之不至於暴棄以自有之安宅正路而棄置之而日蹈危機以居險僻之地使旁觀者心惕而甘之者如貽豈不真可哀乎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天下紛紜擾擾而聖人視之無多事非天下之果無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正非有所多事也人生嗜慾紛而攻取之智勝不知者見其囂然雜出而有不勝窮之勢不知不得其理雖一二人而意計難測苟得其理即千萬人而不越一心故常人之視天下也異而聖人之視天下也常人藏其心而不可測度欲舉天下而令其親我敬我雖竭至人之心思以馭天下之智而不足不知人人各有其親其長之人而即人人各有親之長之之念我第使天下無不親親無不長長而天下親親長長之日亦斷無有悖亂變奪之端則使人各得其心而共睹

一理而我即不必更求所爲乎天下之事則操之易爾而得之遠難而又何以他求爲乎夫一技之微不習者視之若神奇而爲家爲之若反掌唯得其理故不紛人以天下爲大器而難操而言治者每欲窮智術以馭天下孟子深明其理而直挾其要使知善治天下者直視天下如一人而視天下之人如一心也則行之官庭而達之里巷者固有舉斯心而加諸彼者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附書述

卷下五

主

信學齋

人之所以合人已上下而聯爲一體者唯一誠誠身之功未常爲感通而設而身之既誠則自然由親而友而上無不於此相孚人有此身而即有此善無一不具於生初但善無不明者不求誠而自誠善有不明而必不使一端之不明者即有由明以得誠之功第盡人合天其思止在誠而不在動思乎誠則不同於不思之自誠不在動則無外念以雜思而思乃至誠顧思雖在誠而誠無不動得其所爲誠即得其所爲動故不問悅親信友獲上之相因漸及而總可以一動概之人情知動而不知其所以動故見一家之二人且不懂何況泛及於友朋同類之應求且難乎何況上達於君我乃一自明善以求誠而天與人同歸於一誠則友猶是親亦猶

是而親已合友而俱動君猶是友亦猶是而友已合上而俱動有所待者動之勢無所問者動之機雖然動之事夫豈易言乎親或愛我而非誠身以爲悅則親不能動夫友友或諒我而非悅親以爲信則友終不能動夫上由親而友而上其動也莫禦則誠之功不大矣乎然天下知誠之道者鮮也不知道而猶幸識其功故與天下言動說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心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附書述

卷下五

主

信學齋

帝王爲政必有以動天下豪傑之心使先衆人而爲嚮往則天下慮無不動其心而王業可成於一旦庸衆狙耳目而無遠圖可以私恩邀結而致而一二舉措失當使豪傑聞之而解體則雖虛聲聳動而無以收天下之全局文王昇服康功田功或不如五霸之立威市德而可以動天下庸衆之民者必不能收伯夷太公之心伯夷太公不因小惠而動而其君實能爲政於天下者伯夷太公亦必自動其心故帝王不敢稍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百姓能議我而慮有一二人如伯夷太公者心識其非則終無以令天下而天下亦不服人之相去甚遠有識高於都邑者有識高於天下者吾不計天下庸衆之毀譽以爲舉動而必計識高天下之人之心之是

非以爲舉動則行一事而可以動天下之一二人卽無不可以動天下之千萬人伯堯太公天下之心文王養老仁天下之政以仁天下之政而收公天下之心而何伯堯太公之不歸諸侯日望天下之歸而所行曾不足以當州里有道之人之一顧又何望乎超然傑出如伯堯太公者也 按漢高能用三傑以會項故事平欲易太子而留侯特招四皓以安之唯漢高能用豪傑以收人心而留侯深知漢高之得此意故一舉而大本定於反掌孟子之言真千古之券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子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深憫當時之人身膏草野相驅駢首以受戮於疆場之中鮮有得全廬井室家之樂者而痛恨於孫吳諸人古今天下亦不廢戰而喪亂亦厄運所常有但或用兵於一方或其禍皆出於盜賊從未有列國爭雄號稱人牧而嘉兵嗜殺如戰國時者人主思維良將不過安邊固圉禁敵人之侵暴而良將用兵亦以伐謀不戰爲上不聞窮貪詐以逞快於一時諸侯無遠略而徒以爭城爭地爲建國之鴻規爲之臣者不知安內攘外之圖但以伏尸流血爲鼎鐘之盛事百姓屬毛巢戴高厚同

此樂生怖死以視息於宇宙數十年之中而令孤妻子暴骸骨殄數萬人之命以爭尺寸之土壤無論我國之民皆赤子卽彼敵人逆我顏行誠欲滅此朝食而於僱旗臥鼓之餘廻思披亦猶人何仇何怨而忍盡殲之白刃人主樂富強故不奪民財卽輕民命而天道忌盈惡殺其於良將之後必不昌而今言利之臣必顯侈閎古迄今從未有一人能善始善終者則又豈獨孟子一時之愛書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凡有諸中必形諸外未有人而能掩其惡者人心自謂不可測度意且以爲飾於言而匿於心可以欺人而愚天下然人雖善飾不能致飾於眸子人心有動而目卽隨使爲惡可以無動於心則其惡猶可以掩乃惡發於心而心徵於目則亦安有可掩者物之靈各有所寄而靈莫良於目以邪正之在胷而有昭然不可掩者則亦安所容其覆匿而我何患人之不可知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大凡物情徃於習聞而不察其所真故有意在侮奪而反爲恭儉以欺人之耳目人不察其侮奪而競稱其恭儉於是貌爲恭儉者愈得逞其侮奪之私人陰受侮奪而彼陽恭儉則受侮奪之人不能明言侮奪之故而一

人不能勝衆人之口至於衆人心知其奸而恭儉可指而侮奪不可指則雖明知其侮奪而不能不稱之曰恭儉人情無不欲以美節望之君父彼不能盡人盡事而一出於侮奪故常僞爲恭爲儉以掩飾天下之人人即明知其侮奪而猶欲望其恭儉者之可以不侮我不奪我也於是彼爲恭儉而人亦多以恭儉稱之雖然恭儉者文侮奪者實文與實不能辨則當觀其意折節之誠節儉之德未有不以已從人者而侮奪之君無一不強人從我至於貌爲恭儉而實爲侮奪者則又出之以陰勢而加之以唯恐不然之意嗚呼有唯恐不然之心而順之者生逆之者死矯僞行而酷烈之禍隨之矣人可不於聲音笑貌致其察哉

南書

卷下

七

南書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欲手援天下乎有所不易之謂道有所易而終歸於不易之謂權唯道必兼夫權而權不離夫道故天下有循道而用權之人而必無任權而離道之人淳于髡以援天下爲道而乃欲孟子枉道以援天下爲權則知天下有援之之道而不知有所以援天下之道將天下無事不出枉道之中而天下之溺愈甚而又安所用吾之援道者援天下之具欲援天下而枉道是涉河而廢舟楫耕田而舍耒耜豈唯不可而實不能乎我從井救人欲救人而溺其身

淳于手援天下是欲援嫂而繫其手夫嫂不得不援而繫其手以援嫂嫂固可得援耶以勢所不能之事而徒欲以口辯窮聖賢真所爲知一而不知二者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南書

卷下

七

南書

人倫五常之事使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則隨遇皆屬坦途可以直行我意而不必曲折以盡其變唯夫遇不必皆順而境之所值不齊設令子弟而無賢父兄猶可安義順命而委曲以盡其道唯賢父兄而子弟或不肖則父兄不免憤恨疾恚而欲任督責以臨之不知人生氣數不齊豈能累世皆賢而一堂衆順今日子弟之才不如我正我父兄之命不及前人設任怨尤而不加委曲則不才何所不至必將彼此交惡而反以責善之詞復之我由是交相激而父子離不祥孰大乎是天下凡事必濟之以學術至家庭必以爲可直情徑行乃若父兄則益謂空率真而不宏通變乃責望過而乖戾成人世往往有之而習焉不察且謂天性使然而我亦更無曲全之善策不知因材造就而嘿運潛移在師弟君臣皆然豈父子而有不如是者哉夫盛衰順逆人事之常子臣不得已於君父君父正多不得已於子臣人知子臣無所解而不知君父

之有無如何者是以責備行而人倫多變自非孟子孰
天下明其說乎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孰不爲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事莫大於事親而守莫大於守身唯不失身而後能事
親則守身之爲本急矣然所爲守身者亦卽於事親之
日用饌節見之一人苟不失其身雖飲食跬步皆有就

信學齋

就罔間之心况立身行己之大者乎人苟不守其身雖
莅官行政無非粗疎傲慢之意况溫清視膳之細者乎
曾子請所與而曰有事亦庸近無奇而顧其每徹而必
請每問而必有則其念茲在茲無時敢釋自然曲體親
心隨在皆致其謹而又何敢或失其身天下事守之道
莫深於志氣之微古人所稱小心昭事畏厥時保者無
非聽於無聲而以我心曲體乎冥漠之隱初非有語言
命說以及人故赫赫明明曰明曰旦皆以戒謹恐懼之
心求不言而喻之志而天得之爲仁人親得之爲孝子
君子守之而爲成身故曰仁人事天如事親又曰孝子
成身曾子一飲食之微而一日如是日日如是則所謹
在食而所養在志所養在志而所守在身以養志之道

爲守身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舉凡夙興夜寐罔非欽
承無斁之心又何守之不克謹而事之不克盡哉夫知
養志之爲守身則知守身之爲事親而卽知守身事親
之所以爲凡所事所守之本而獲上信友悅親之推類
於誠身者誠非無故而並及之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
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
定矣

人情語以爲堯舜則樂語以非堯舜則怒語之樂則駭
駭日進而不知語之怒則勉強聽從而於心不以爲快
故伊周之臣其君樂而不能者勞苦而先折其爲善之
心蓋爲大臣朝夕相接見出入陪侍從容論說以談

信學齋

二帝三王之道使其君知聖人可學而至孜孜不已
勉而入道德之途則人必能別邪正事必能別是非聞
有一二舉動登進之失未久而卽知其所以然何事我
之舉其失而翹其過且爲大臣而不責其過固有舉其
職者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父兄以下各察其政警誦
詩諫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諫過庶人相與議於
路爲大臣者朝夕左右而啓沃之使在朝皆有直言敢
諫之風而人君有不拒諫從善如流之美則君之過一
而臣之諫百我何用鯁鯁而莖莖者爲然則悠游無爲
翔步容與遂足以爲大臣矣乎曰非也繩不直不從水
水不清不鑑物言已不端而物不應也大人正心誠意
以端行己之原而格物致知使天下之理明而變化之

權出舉天下事無不如吾意所欲爲則人君尊崇嚴憚誠信而深服其爲人則必有不介而乎相喻於意言之表者非僅沾沾樸忠爲足以正己而物正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譽

君子行已止求全乎天命之本然而與臨汝相質對則視天下如無人而視天下之人如無物其所行皆合人心之所同而究未常徇人之好惡故譽之不以爲喜非之不以爲懼若中無卓見則譽之已足喜況有不虞之譽乎毀之已足懼況有求全之毀乎蓋人必規乎天下之大同而後所行乃可據聚十百人而十百其心者衆千萬人而止此一心故一家毀譽何如一國毀譽之公一國毀譽何如天下毀譽之天下毀譽何如千萬世毀譽之正以一人之行而質之千萬世而不愧又何毀譽之足夸其衷不揆乎此而欲徇人之情吾見朝譽暮毀倏忽遷變而終無止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生閱歷彌久則險阻彌多偶出一言而曰我將如是幸而踐者有矣率此爲常而能踐者幾何偶責一人而曰彼何如是幸而服者有矣盡人責之而不怨者幾何君子處世不求炫乎己不輕嘗乎物擬之而後言言必其所能也卽有未能而人知其必終踐乎其言矣隱惡而揚善惡必其所不言也一有所言而人惟恐不得免於若人之言矣若是者復何責其有責者必不得已而責者也不得已而責者必其數數爲人輕言者也不易

故不責然不責亦不能不易故曰人恒過然後能改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古君子之求師何無已也或師於古或師於今或師於野夫賤士非君子之智不及野夫賤士也其孜孜好問之心恐恐然唯懼己之不及人也故德彌甚者心彌下智愈廣者志愈深下者德之基深者智之源厚其基而濬其源故好善之心翕受乎天下後之君子則不然其德未成其智未深輒以矜於心而驕於物則是基未立而先削之源未得而先塞之欲求進德不可得矣夫君子非學自學而教自教也亦非德未成而不爲師德既成而卽爲師也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當其爲學不敢爲師當其爲師無非爲學則雖誨人不倦而終無好爲上人之心焉耳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君子親正人則趨利之心自薄附權勢則謀道之心必輕樂正子既從子敖以之齊則視孟子爲可以見亦可以無見既視孟子可以無見則雖卽日來見而孟子已知其心之不肅然誠中形外胸有子敖則教爲主而孟子爲客主子敖而客孟子則雖誼當來見而若有不得已而一行者不得已而一行而舍館未定遂可以爲推諉延緩之端而數日之內遂置其師而不往嗚呼人情

見君子則志氣必肅附小人則意態必侈習於侈故有欲束筋骸而不能者君子居處必莊唯恐偷安怠惰以俾於見君子正子有明明不可對君子之心而若爲不解以反咎孟子之言爲何爲及受責而姑以先謀舍館爲有罪嗚呼正子亦深於文過矣哉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餼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餼也

凡人親附小人若可托足借徑以際一朝之會而小人術其權勢亦謂可涼煥一時不知窮達有命固非他人所得與而小人喜怒任心合其意則喜失其意則怒一朝之結納不足以爲終身之依而間之者且千百爲輩則後日無可久唯目前之饋餼爲實耳嗚呼以天地生成之身不以數十年圖千百世不敵之功而竭畢世之精神總而計之而止此朝夕之饋餼則惑甚也圖朝夕之饋餼而乃出於學古之道之門嗚呼豈孟子之所意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娶妻與不孝孰重不告與無後孰重娶妻而親不悅不娶可也不娶妻而無後不告可也聖賢守經而達權不求辭乎庸衆毀譽之口而求合乎天下萬世之公明道之君子不與天下立同異而以至平至實之理斷之曰猶告蓋必有大平經者而後舍經而行權設經與權等則離經未有不畔道者學者若舜之不得已以行權則

庶乎知所以用權也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聖賢未生之始名象未起之先民生不知有愛敬不知有理義不知有親疎長幼尊卑上下之序而於生我之親無不事長我之兄無不從聖人起而強名之曰孝強名之曰弟而當其始并無孝弟之名而但無不事親之人無不從兄之人然則聖人強爲孝弟之名以增緣飾之漸而開天下矯飾之端將無疑聖人爲多事誠有若異端所爲道德之賊之說者而正不然人無不事親從

兄而不止於事親從兄不止於事親從兄而無不原本於事親從兄故以其愛親之心愛人則爲仁以其敬兄之心敬人則爲義以其知愛知敬能愛能敬而推之無幽不燭無施不當則爲智爲禮而又於其不假強勉而油然而勃然而動於不自已則播爲聲歌舞蹈而爲樂仁義智禮樂聖人所以範天地而成萬物其道誠不可一言盡而皆不出斯二者則知事親從兄其實而仁義智禮樂其華仁義智禮樂其心肫然其理劃然其根本篤實而情深文明豈其徒任華采而更有所爲實者然道根於性則爲實性徵於道則爲華草木之生植者爲幹條者爲枝甲拆者爲葉敷榮者爲華而要皆出於一實富其爲實不知有枝幹華葉而及其發爲枝幹華葉亦

復不存實之形然非實則枝幹華葉不生而枝幹華葉
總不出一實之中則知天下道本萬殊而實皆一本是
故仁者仁此義者宜此智者知此禮者履此而樂者樂
此今夫天地之道生成而已生成之理無二而作之長
之歛之藏之夫是故有春秋冬夏之名使謂有生成而
不必有春秋冬夏則天地無與成歲功也使謂春秋冬
夏而有異乎生成之實則亦無尚乎春秋冬夏而天地
之事不勝煩唯天道於穆不已而歲功成故君子耑務
孝弟而人道備人奈何憑虛索悟而不求之於實也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則書

下孟

卷四

信學齋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人倫多變子臣與其君父較得失父不能不稍失於子
而卽以父爲非子不得不加謹於父而卽以子爲是子
與父非若爾我儕輩之可以報施絮量也而競得失於
毫釐於是一人稱之則傲然可以較於其父矣一國稱
之則益傲然不復顧乎其父矣意若我之行固已諒於
人而稱於國而遑計夫親夫親非誠有所不悅於其子
也亦非欲求多於子而必逆其道以行之也子以子爲
是而父亦以父爲是子與父交相是而欲其相悅也難
舜事瞽瞍天下稱之矣天下不復能稱其孝而直大悅
以歸之矣其於親豈有不得如是而猶不得實唯親不
順道以至是而舜皇皇然恐恐然以爲非親之不順而

我之不順非親之不順於道而我之不順於親親卽爲
道何容於親之身論道道在悅親豈可謂親非道而不
悅親是故天下大悅舜之爲子而舜方不可以爲子天
下大悅舜之爲人而舜且不可以爲人皇皇然恐恐然
唯以親之悅我怒我爲是非而不復知悅我怒我有
是非則父母之心無不悅而天下知父母之無不是而
不敢復執是非以與親較矣夫舜固天下之所共推爲
聖人者也舜不因天下之是我以稍疑父母之爲非而
開萬世以逆德之漸故謂之大孝然則千古人子曷不
以此爲法乎

則書

下孟

卷四

信學齋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聖人者不通窺測而視已明不彈傾耳而聽已聰播思
於法宮宥密之中而化已通於東南西南朔之內此唯天
命率性自有此心此理之同故化驗若神而無遠不屆
人心汨欲蔽私閑隔而不全其無障之天故圓方隅桷
時俗面牆而立倨倨然不復能通兩曲之觀何況推及
於遐邇聖人存神過化立斯立道斯行幾斯來動斯和

離婁章句下

孟子

卷

信學齋

雖身處一隅而化行六服其以一心通乎天地之命而
類萬物之情如以手指日以目觀火洞然無有毫髮之
疑故不待家至戶見而決肌膚淪骨髓凡人身在一室
而神恒不周留意於彼者或不免遺於此聖人出其心
之所爲而遠邇各得雖有飲食嗜好異宜剛柔輕重遲
速異質而教一俗同情得治順此唯聖人之心爲模範
故天下各止其情以相肖舜處東隅未嘗以身過周於
西也文處西鄙未嘗以身遠涉夫東也而東漸西被以
至朔南暨者遙遙闕千百時地而一轍則後聖繼起百
世固可知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爲
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天下莫患乎小惠及人而不崇大體蓋務於小惠者其
大德必不舉而使民習於姑息則必有越禮犯分之事
隨之而起蓋帝王之治民示之以禮澤之以公處之以
全經之以大使其治民一如天地之利濟萬物而不言
而其民亦共安於大造之中而不知帝力之何有則治
定民安而天下乃有百年之福何謂示之以禮凡民禮
達則分定分定則心安心安則德寡費省而財足惠者
之不可以擬賢賤者之不可以學貴此亦天道無爲之
自然聖人法天以立制別其尊卑上下之分使夫尊不
變而卑不亢上不偏而下不僭則愚賤各安於草野而

離婁章句下

孟子

卷

信學齋

無睚眦疾視之恩然後賢智得寬闊游泳出其心思
講道論德而又安天下今使民不知愚賤之待治於賢
智而昂然凌競以思奪其上則下之視上如虎狼之我
搏而上之視下若盜賊之我攫上下相疾以成乖離而
一人之法何以制聖人使等級分明而品節有式則役
財不侈而贖貨自息然後人有餘財而上下交足然禮
過嚴得無乘勢以使其下乎夫重簠不飭者法必加吾
未見禮行之朝食黷盛而難於舉摘者也何謂薄之以
公治天下者天下之恩皆其思必不欲皆自我出人主
擇相相擇大吏大吏率有司守令以治民故得數人而
萬姓理人主設官而畀之民則但總其官職之何若而
不必復代其治民之事今有牛羊而授之牧人則但使

牧人毋瘠其牛羊而必視其燥濕飼其食飲雖終日不暇給何容復計乎其他大吏之職在激揚而興一利除一弊無當也相臣之職在綱紀而摘一貪糾一過無謂也人主之職在知人而更一政易一令無庸也今使天下不各行其術循勞來之事而必噉蠅姑息以開躍冶之端使恩出一人而風俗日以益競則其勢必窮而無所止夫天道無爲而四時成歲君子何爲而必務赫赫之功也何謂慮之以全凡目前之事易見而久遠之利難知補苴之策可用於旦夕而人樂其易就積之既久則一敗而不可復收聖賢必徹一事之始終而規其全策不計食之有盡不知信之終不可去不計法之有窮不知德之終不可渝不計水旱盜賊蜂起瓦解智巧莫施不知散財聚民內本外末第補苴者及身可奏功而根本之圖非積之百年必世不能效故必有悠遠不敵之神然後能不貪功不尚名而所行可垂於永久何謂經之以大人主以財子民不若以德子民之無盡也以利養民不若以法養民之無窮也科條號令教誡以治民不若躬行倡率以治民之自孚也我不能徧至百姓之家而爲之區處規畫而第舉其數大端而已不啻家爲至戶爲給是故欲民不爭莫若興孝弟欲民不偷莫若重農桑欲民不貪莫若躬節儉日月經乎中天而明之所照無不入軌燭以照之而其及也無幾帝王之政亦若是而已夫人之所以好行小惠者何也小民識有限故易稱欲有涯故易感偶舉一二錙銖毛髮之惠而

歌頌之聲徧閭里故不憚瑣體以求名然道有所過必有所遺而人之精神有所及必有所不及聖王畧其小而務其大則求之道德經制之中而利已過於窮簷蔀屋之下後人忘久遠而務目前則恩不崇朝而害常數世夫煦煦之恩固未有歷之歲月而能常繼者也而况乎市私恩者之往往害公義而假以自飾也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天下分生於義而義必出於情世主席豐處厚每以忠爲臣誼所當然而不復思所以先施之道不知子臣自當忠孝於君父而君父亦必慈仁於子臣有君父之慈仁則益以生子臣之忠孝設君父不克慈仁而子臣不替忠孝者賢人君子之爲而不可概望之庸衆之倫者也慈仁矣子臣爲忠孝則感應固有必然慈仁矣子臣不忠孝則不爲人求於子臣而但盡其所以爲君父之道蓋天之體至尊而道必下施於地而後地能上功於天今爲人君而徒驕亢於上使其臣視之如雷電鬼神渙然無復情意之相接而何忠董之能生舊君有服其

在位固非徒祿而其去國之日復有加無已之情故
百世猶生其感後世君臣不相接雖有高爵重祿而諒
不篤故忠愛亦因之以日薄夫忠孝者出於性而無待
於強爲者也然忠孝雖出於性而亦必有感而後激發
而不容自解世每以敬恭責子弟而其父兄乃悍然日
卽於暴戾不復思所以自盡之道亦獨何耶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民則士可
以徙

君子沉幾觀變不待事之已及而後爲之故明哲而有
保身之福凡人出處乘時必觀其世爲何如主而後可
以行吾之進退不視其世而唯任我以行之未有不立
授禍患者人主無罪而輕殺人君子固宜早去其國但
業已策名不得不委身事主而至於禍機已見則去之
不容不決蓋機之初萌吾猶可以自引失此不去則有
徘徊欲退而不能者至於一旦及身而其禍已不可復
解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鳥驚之卵不毀而後
鳳凰集草木之萌不折而後鸞虞至物類且然况用世
之君子哉抑爲人臣而彌縫補救以使其君不輕用殺
者亦哲人所以自全之道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人君但自正其所以爲己不必責人之我從而天下自
無一之不從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人皆欲爭先以
媚於上君行仁義而朝廷之上必有行仁義以悅其君
者也臣行仁義而四境之內亦必有行仁義以悅其臣

也由一人以至千萬人四海之內如風之起於寥廓而
萬物無不靡豈有君而惠下之不從上者故爲人君者
亦自正其爲身而已不必問之民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凡人見小而不見大則往往執非禮以爲禮執非義以
爲義蓋必有曠覽乎古今上下之全識而統貫夫天道
人事之當然而後知彼見爲禮而此中之非禮已多彼
見爲義而此內之非義實甚則雖舉世徃爲固然而大
人必獨行其至是設學小識卑末有不囿於膠固者卑
鄙之儒豈少也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

人情履順易而處逆難父兄有賢子弟而教誨造就以
成德藝者不可謂賢父兄惟有子弟而不才賢其父兄
教誨督責而子弟終無成就於是憤恨慙怨而棄絕之
此亦人情必至而不知此正不得不責之父兄蓋子弟
與我相朝夕而終身不可離者也我能身教而終不厭
倦則涵濡漸漬如水浸物而不自知其躬行必有觀感
自得之心而其引掖亦有獎勵無方之旨子弟雖愚積
久亦能自化恒人但以督責爲訓誨其教已在語言而
不本躬行而又倦心易生祇以嚴厲爲義方而不知所
以薰蒸涵育之道則無論子弟不能率從而於吾身勉
勉不已之功有所未盡又何以稱長人而爲賢者孟子

學在反求故每以盡道責之君父而又多以拂意之遇責君父以委曲成全蓋化人而人未化必其化之者未盡使君父皆賢聖無以彰子臣之賢使子臣皆忠孝亦何以彰君父之德遇有歉而教無歉也聖賢豈有居尊而不自盡者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凡爲惡者不能爲美爲不善者不能爲善此亦人人所知而不必爲有心世道者戒唯夫志在於有爲而氣不能以自固於是遇小善而不能持遇小美而不能禁出其精神以奮發於一行一義之內而才情志氣固已宣洩而無餘而及夫道值綱常事關名教一日而係千古之事而猝然臨之必反退避而不前蓋氣有充而必竭

四書述

下孟卷四

主

信學齋

志有盛而必衰我能厚積固守以待大任之來則志盛氣盈適然乘之而一往莫禦若持循不固而遇事卽爲其大事未有能勝任愉快者夫賢聖之士充積極盛雖百爲而才不竭若才節之士有所盈必有所歉慎無薄積而輕試哉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君子義所當言雖疾之不以爲慮仇之不以爲患觸威激怒而攻擊愈堅豈肯因循以避禍若居恒誦讀自修不暇何暇摘人故人而好言人過者其人必不可與語自修之道者也試以後患惕之亦不有憬然可慮者乎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仲尼止一時中可清卽清不至過清而不屑就可和卽

和不至過和而不屑去故其行止在人情日用之常而其德已同天地日月之大異端不能及聖於是矯托而求過之其過愈甚其失愈遠夫四時者唯其寒暑生殺兼用而不偏廢以成天地之大者也設有所其必有所偏有所偏必有所廢舉一而廢百其得謂之聖人乎哉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君子無不守義而唯有龍德之大人則能由義而行而非必行乎義義以隨時處中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迹君子戒謹恐懼以求合義大約主於執守而不尚乎圓通大人義由心出不知何者爲義何者爲非義則雖言行大端本以信果爲尚而大人亦有時而不必蓋信果皆義所自然而第不可於言行而求信果由義而爲

四書述

下孟卷四

主

信學齋

信果則近義而言而言無不可復比義而行而行無不可決其信果本非有心而亦初無不信果之言行若第以信果爲義則必以信果而害義而言行終無一當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豈在必信必果之經經乎夫天道龍德唯大人爲能全之孟子養氣而必集義亦真能得大人之學者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天下唯一誠足以位天地而育萬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於喜怒哀樂陽舒陰慘之故無不具於我心唯私意不參而任天而動則其所發無不中節而率性之道遂足以裁成贊化而有餘凡人物當前而私意間隔使好惡皆與人戾而獨快其私心固不可以言道卽當喜

當怒當哀當樂而稍有太過不及或先或後於其間則措施必不當而功化無與臻其極大人全無私心故其喜怒哀樂純全未發之體而率性所著必無毫髮先後之差則天平地成而萬物無不化育蓋天地唯日月運於空虛而無始終繫着之處故出入無間而歲功成赤子唯元氣包乎一心而無些少情識之叅故血氣充周而生意盛大人唯志氣積於一誠而無一毫偏私之累故存神過化而運量弘人不識天地之所以爲日月因疑人這無爲爲不可幾豈知人人全是心於赤子之時而唯人人能不失之者乎循是以求固可返觀嘿識者耳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則書

下

卷四

信學齋

人子事親雖合歡萬國嚴父配天不過人子庸行之常罔極報施之節與夫菽水負米夏清冬溫初無甚異于人何足以言大事唯於送死之際惟痛迫五中百年訣旦夕雖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而欲從無自人生更無他事可以與之並者安得不謂之大事乎讀至此章固與蓼莪並廢卷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天下之理一本具於吾心而萬殊散於天下不得其本則博設無窮以爲皆在天下得其本則會歸有要以爲皆在吾心以爲在天下則繁而不可紀頤而不可窮一

涉焉而皆可自止以爲在吾心則引之而愈伸觸之而愈長日進焉而靡有終窮故學莫貴於達源而源必期於自得天下之理莫不由心而建一事有一事之精微一端有一端之神化因其心之所有以究其理之所極則窮天地不足爲多通鬼神不足爲渺愈用愈出愈出而愈無窮故有本之學泛濫焉而總歸一致無本之學閼隔焉而不能相通不能相通則疑其難究疑其難究則畏其阻脩疑畏乘而涉躐爲務於理何當焉君子不淺嘗以爲功不一隅以自域始之而習其儀數繼之而究其精微下學之事無不爲日用之常無不察其於學也未常敢恃本根而忘枝葉然而浩乎有得矣天下莫患乎遇物而不知其端及引之而輒虞其易竭若乃理本無窮而又有其可尋之緒則理非外至何居不安功非襲取何資不深萬事不出一源而其源何所不遇左之右之真有無往而不得者雖然不可以或息也水不涸則應機不續則斷既得其源則必始終無間日進而不容已而後不至扞格而難操不然心知其故少得而隨輟焉鮮有能淵泉溥博取之而如搗者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今人博學類以聞見爲功而不復究其所以然之故故汗漫而無所歸宿不知名象無窮而深究其所以然則自有至約之地故不唯採掇其文而必務求其說聖賢前民利用必有理以爲制作之原第涉躐爲功而不曲折以窮其故則紛而無所統人情旁搜廣覽日誦千言

而以爲博學者非博學也一事之理精微必與造化相通我未能默辨聖人之神智而又貪多務得以旁及其他雖無所不學而與不學無異君子循端鏡委以直究其原使我之心思洞然與作者之精意有以潛乎默識相通於無間則作者謂聖述者謂明不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又安有博之不歸於約者乎夫執一約以爲博而其博也必疎馳乎博以求約而其約也亦無自唯實盡其所以爲博學者而學深則約斯得聖賢豈有立標指而以強合爲功者哉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人情雖不爲善而爲善之心未常忘特溺於嗜慾功利

則書述

下孟卷四

孟子

信學齋

而不能詭勉以期有爲王者心公意溥不唯不形人不善而且樂引人爲善涵濡長養寧令天下人人有爲善之名而我不必居爲善之事則含弘光大人人皆在函覆之中而德意乃獨周乎天下蓋善者天下之公理與天下爲善者合天下以爲量故善之體全以勝人爲善者視善爲己私唯恐他人之亦爲善則其善不過美名而止人情惡死亡而樂榮顯我不與天下同遊於太和之中而乃以天地生人之理還以震懼凌駕乎人而欲人之心服得乎孟子言及服人養人其所辨在用意之際可謂至微至密矣然其善之不同則又豈止太陽燭火之大相懸絕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天下災祥之數見於物怪者虛見於人事者實固有賢才而不使之上達則天地之氣否塞萬物之象屯蒙翳嫉之人欲斥賢者以爲狂而指正人以爲不肖則其心罔與乖沴相流通而與洽和相連背安有陰孽之人而能吉祥止止者乎蓋人心之氣與天地相通以善爲念者必與善氣相迎以惡爲念者必與惡氣相迎賢者天地之篤生民物之仰賴處心積慮而至蔽賢則舉天地之休明而俱爲之充塞矣不祥之禍大孰甚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

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

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則書述

下孟卷四

孟子

信學齋

人情有所甚不可掩者居之甚固得之甚安不假經營釣致之術而有所日至而難辭則問心自信可以俯仰泰然而無愧若德薄而譽隆名尊而實淺矯僞者必愈居之不疑然其夙夜負疚之心羞惡不寧之意有侈肆大庭而惶悚於衾影者蓋情者心之真倪凡人終身作僞直欲自掩其心彼初以爲人可術勝則雖自欺其心而有不惜不知心有耿然不服之處每欲一出其明以照其真僞如火之藏而必露其光則心可掩而情不可掩有本之人不求聞而人聞不求譽而人譽顯當時而名後世其心何所不安無本者始而襲取既而釣致既已多方炫鬻以倖獲之則又坦然自居唯恐我之不信而因使人不信我於是心欺其面面詐其心覷然自

飾以逆拒人之我嗤而心之愧作固已深矣君子恥而弗爲非恥夫人也恥夫我情之不我掩而人之匿情飾貌者忍於終掩其心使不得一露其真以死也嗚呼是可哀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天地陰陽五行之理至誠充實而無虛而其誠之極至則自然積極而生明如水之積而必爲波火之積而必爲燄故元氣運於兩間而日月之明生焉人物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得其明之全者爲人得其明之偏者爲物鳥知飛魚知躍馬知行遠而牛知任重卽其父子乳哺同類衆羣亦稍有慈愛天性之知而不能於此知之外

四書章句

孟子

信學齋

更有所擴人心窮天地察陰陽研晰於毫釐毛髮之微而包涵乎宇宙六合之大總此自然之明有以旁通而四達第識昏於氣而心役於慾則雖有無所不全之明而常與禽獸不遠焉天地之氣不過陰陽其在人物不過仁義陰陽運於天地而日月之所以並行萬物之所以並育終古覆載之所以不敝皆此陰陽之所統攝陰陽顯爲仁義而庶類之所以生成經緯之所以各得統同辨異之所以兼施無非仁義之所範圍人心明有不全則物有理而不知其通倫有道而不知其敘遂疑人心不能貫通於天地不知天積理以生明人得明而爲性未有仁義而先有知能明察所以開仁義之先也一有知能而卽有仁義仁義所以爲明察之實也唯知能

四書章句

孟子

孟子

信學齋

洞晰乎仁義而無形質氣象之可指操之存而舍之亡則雖包天地統陰陽而不得不謂之幾希庶民者去之而不求其明者也君子者存之而不役於物者也大舜明物察倫非於物求明於倫求察也吾心本然之明察光明洞達而無毫髮障蔽之疑則物雖紛而我爲之正倫雖大而我爲之修其於品節制度裁成輔相未常一毫有所勉強而措則正而施則行故天下未知敦仁行義之功而我莫非仁育義正之事則萬古之仁義由舜而開而又安有操存之迹與勉強之勞乎雖然天下唯明不全故嗜慾紛而仁義爲之充塞經天緯地之功往往失於一物一好之蔽去之易而存之難君子果能如舜之生安以爲存則誠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者然

生安不易得而幾希之統又不可以終絕則唯嚴辨於人心道心之故而吾心之明可以常覺是以聖王不敢稍自暇逸而戰兢惕勵以求其存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帝王之道統必存諸心帝王之存心亦因乎世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者好惡清則明自無時而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求哲人充於有位存之於用人行政之際者爲已密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未見者當王室如燬之世稟帝謂臨汝之心雖德之盛

無疾於禹湯而心之憂倍切於前世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敬勝義勝之心念茲在茲乃至刀劍戶牖而名言罔釋也周公以相道而承君道則其事倍難而其憂倍至矣故本無不合而常有不合不食不寢之恩亦無不得而恒有如恐不及之慮以時則愈降而愈難以心則愈遠而愈切蓋人心存亡之故亦若有氣運升降之殊天道日運而趨於薄人心日變而即於澆使非教君子力持其間人之去仁義而即於禽獸者豈少哉孟子雖各舉一事以見其心而運會之微未始不隨事而俱見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棄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四書記

下注

聖

信學齋

禹湯文武周公之世雖有治亂升降而亂賊之害不生周衰而篡弑之禍條焉天下亂大義明聖王治之以仁天下亂大義不明聖人正之以義仁之用主於慈祥禮側凡禮樂教化莫非和平敦厚之旨義之用則必剛明嚴肅故一毫不可有所假借周衰而孔子作春秋非孔子所得已也黍離降為王風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鄭伯射王中肩矣晉侯名王矣王之尊天下萬事萬物之所統理也而陵替且若此天下事尚何所底乎毒痛者一人之亂也篡弑者天下之亂也政事者一時之亂也綱常者萬世之亂也亂行於天下而流於萬世非吞嗟德艾所可化則不得不齊之以刑德也者用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刑也者用之一時而其後必有流弊存焉

四書記

下注

聖

信學齋

者也天下既不可不以刑治而刑又非可以備任然則天下之亂將何道而息聖人以爲刑不可備任而制刑之道則可明刑之用在一時而制刑之道可垂於萬世以其一時空名之罰而立萬世不易之防其若筆之於書雖然聖人亦何所取取之於義焉耳春作夏長天之所以生萬物也秋歛冬藏天之所以成萬物也義雖主於殺而實主於成故治湯火之天下先仁而治亂賊之天下先義古者宴饗嘉會以通天下之情故咏歌閭閻皆主於和而詩之用爲樂軍旅鉞鉞以禁天下之暴故進退黜陟皆主於序而禮之制爲刑春秋之作予則予奪則奪一毫不可假而一詞其能實要以繼詩而明大義則詩之盛其樂之和而春秋之作其禮之序乎雖然古者禮教大行而後作樂今詩亡而作春秋則禮樂倒施而先後易序也聖人之心安得不惧然自有春秋而天下萬世乃不敢肆行其篡弑使亂賊消而刑罰得以不熾則三代後之天下孰非孔子幾希之統所存乎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庶民曰去君子曰存舜曰明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不異道道不異心皆有黑嘿不言之隱以相喻於寤寐志氣之微孟子崇王道黜伯功言仁義賡謠詐雖其性善之旨或得於孔門授受之傳要止以心辨心不言自喻則聖賢道統之繼止在私心嚆弊之微豈必口耳之傳而提命之述乎雖然孟子亦非外心而別求所以繼

述也歷聖相傳事功德業之大無不炳耀天地而照灼古今而總不離虛靈不昧之一體孟子以人有明而不自勉其明有覺而不自弘其覺故舉幾希之說以詒萬世使知事功雖多不出吾心之內然三王繼舜而不敢以自然希舜周孔師三王而未常以征伐師王孟子學孔子而亦未常以親炙承孔子則繼存之之統而萬世事功固有日開而日新者豈必拘守陳迹而後為傳乎甚矣幾希之義靈明微妙而不可以倫類求之者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恒人察理不精大抵憑恃意見每有一往可執之義自謂審擇至精便欲實行不顧不知義在毫釐事分銖兩

雖有大端不真之實實有幾微待辨之理處之率而見之疎雖激烈亦與濡染同過聖賢研幾審察必毫髮無憾而後授之至當而必為不然烈士之狗名與貪夫狗財同前者豈少哉甚矣聖賢集義為能精一執中而不致清濁同流也

達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發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

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從來凶人悍夫惡焰滔天克鋒猛烈舉世莫敢撓而斃之者往往即其黨類賢人君子逡巡儒怯而禍患不侵豈僅知人與不知人之過哉凶人宅心邪惡凡可同惡相濟者無不收之門牆冀其後日可為己用不知險惡之人本非義義可屬而便利是乘莫若相習之易故操戈入室必其同類之人君子用意端方本非樹黨賊人則道義之交吉凶同患脫有不幸豈肯反戈相尋故羿

之有罪不在不知達蒙而在所取之必達蒙何者我非窮羿則親愛任使之入必端而達蒙自不得親暱脫知達蒙之必殺我而去之則必更有一達蒙者學弓而注之矢而我終不免見殺於其類蓋毒惡相蒸自相搏噬天下固不少達蒙者唯恃我之無以取之可也噫人見凶邪毒痛肆虐往往束手憤恨而不能為賢人君子或不惜殞首碎身以伸其義豈知論嘗之中已有執弓而隨其後者尤而效之必更有甚焉者也則亦潛身以待之可已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人之棄人甚決而天之鑒人甚微唯甚決故不可以小

惡而爲之唯甚微故不可以小善而不爲西子蒙不潔去其不潔仍然一西子也而人已掉首而不顧齋戒沐浴其本質未始不猥陋也而天已聲聞而降歆然則美惡之質全不可憑質美者豈可以有美而自喪質惡者豈可以甘心而自棄哉凡爲人者唯被濯而日新可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人物之生總與天地同其陰陽五行之理故順之則爲道矯之則非道一之則爲道雜之則非道日月之代明

則書

下五卷四

信學齋

信學齋

寒暑之遞嬗生成之不已氣化之推遷一定而無所勉強故歷之萬古而不易山川之險易風土之剛柔地軸之相維川流之不息亦一定而無所勉強故歷之萬古而不易五常之具備仁義之渾全喜怒哀之無偏條理之各得亦一定而無所勉強故歷之萬古而不易一定而無所勉強者自然者也歷之萬古不易者已然者也自一時以至萬世自一人以至萬人未常有毫髮絲粟之殊故知道之迹無不故而道之故無不利天不一定則晦明失職寒暑貿亂自古迄今不知其若何變易矣况日星躔次之紛錯者乎地不一定則卑高失序南北易位自古迄今不知若何倒置矣矧江河奔趨之衝激者乎人不一定則食飲失恒五常潰亂自古迄今不知若

何昏塞矣矧經緯萬端之纖悉者乎唯其一陰一陽之理分爲天地頭爲日星運爲四時山川水火故雖有宿離伏逆而不能殊於度刻分秒雖有潰決奔衝而不能違其東流就下唯其一陰一陽之理體爲健順乘爲五常達爲喜怒哀樂禮樂刑政故雖剛柔互用而未常有過不及之差雖窮幽極微而未常有矯僞之勢蓋親疎厚薄輕重淺深順逆疾遲後先內外皆不期然而自然故無思無爲而可以通天下之故賢智者流不安其故不順其利矯僞穿鑿以求過於聖人於是仁本有序而爲兼愛義本有用而爲爲我君民判隔而欲並耕美惡懸殊而欲同價以爲自然之不足尚而我智之可以日添嗚呼豈知一往不已徑斷路絕而不可以復返乎聖

則書

下五卷四

信學齋

信學齋

賢不求從新而求得故不求立異而求大同故言仁言義言禮言智言信總一本乎率性之自然以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止蓋有仁必有義有義必有禮智信譬如江河行地千枝萬派而不能不歸於四瀆之中五緯經天遲速錯綜而不能不統齊於曆元之始天之垂日星布川嶽與賦物則無二道則人之盡性道與平水土司天行無異理也不明天地人合一之理烏睹所謂善言性者哉

公行于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凡人敬有所存則事物皆非具文而隨在必盡其禮公
行有子之喪一家之私事也右師往弔君命之公事也
君命之公事而行之公行之家將之右師之身則人以
爲君威稍遠而可逞應以行之矣豈知命之所在即君
君之所在即禮禮不當言而踰階歷位以預越其班次
雖正言猶且不可况肩諂笑以求媚於鄙人乎君子
以禮持已則遇勢饒而我不得卑亢厲守高而人不
怒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問書達 下孟卷四 信學齋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
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是故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

天下世境無窮唯常有會計難料之事至於吾前是以
君子處心恆無終極我愛人而人亦愛我敬人而人亦
敬此亦人情之常何足以見君子之乾惕唯夫天地至

廣人情至奇極天下無不愛我敬我而偏有人焉極其

非理以逆投於吾前在客物者或能順受然使橫逆之
人至於妄同禽獸而返之吾心不能有可以坦然無較
之處則其功終有未純而不得謂吾心之已至君子仁
禮爲心不唯愛敬之施盡人格被爲足以見君子之純
心正使橫逆叠乘有加無已而反之仁禮而無愧反之
仁禮之忠而實無愧而我心存存不已終不敢一毫稍
懈於中則彼雖惡逆及於禽獸而我未常有歉於心而
又何所容其感觸人情志量卑則襟期淺促拂意當前
勃然而起君子如舜爲心凡一時不如舜存心不可解
憂凡如舜存心而不如舜之可以禽獸無難亦不可以
解憂舜以家庭橫逆爲天下後世所絕無而舜終不令
四書達 下孟卷四 信學齋

愛敬之弛有歉於我故無論充諸蒸又爲仁禮存心之
極正令橫逆日施我心愛敬之存終非意外得窺其際
則觸之不動擾之不知是以君子存心必期如舜而後
止世之人愛敬未弘而先望人之我報稍有拂逆而憤
激不平於其中患未至而心已動焉又安見其有異於
人之懷抱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
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
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藏也雖開戶可也

聖賢樂行憂違本無二道唯其用則行而舍則藏故道無方體而行無轍迹大抵抱負宏深皆欲乘時以求利見然使時當伏處而馳情天下無輪用違其時必不能有所建樹即其建欲一試之心必宅心不虛而審幾不替故事未至而將迎必事已至而多誤聖賢宅心太虛不雅事之未至吟風咏日而未常一毫有動於中即其事之已至因物賦物行所無事亦未常稍有繫吝於其際禹稷過歷九州播時百穀八年三過而不入其門固不以已爲一人之已而卽爲天下人公共之已則其所以處已者自必勞顏子陋巷簞瓢樂天循理時無君相而蘧水自甘亦不以已必爲天下人公共之已而自可

自書

下章

卷四

信學齋

以爲樂道安貧之已則其所以處已者自必遠蓋能進而不能勞能勞而不能逸皆膠於一偏而不能大有所爲以道濟天下者也禹稷之能爲顏子人或知之而顏子之能爲禹稷人或有所疑其高詡者夫唯簞瓢能樂而後宅揆不以動其心夫唯陋巷不憂而後病瘼得以繫其慮使禹稷不同顏子之心則固已無禹稷之事矣又何處顏子之不能爲禹稷耶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傳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

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君子論事必平其情匡章子父責善固不能竟謂無罪然謂其不善處父子則可而謂其不孝於父則不可人但知匡章見逐於父而不知匡章自屏其妻子樂謂不孝而不復諒其負罪引惡之心不知直情徑行世固多有不學無術之士而引之皆可入於君子孟子不絕匡章以交遊者所以諒其徑遂之心而不許仲子以矯廉者所以嚴其沽激之意夫通國皆同而聖賢獨異使非

自書

下章

卷四

信學齋

義理爲據聖賢豈肯違衆以自用者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三代而上君師之統出於一三代而下君師之統出於二出於一則君之權重而師之尊易明出於二則師之位卑而師之尊難明孟子客卿居齊人皆以爲臣也而

孟子以爲師也以爲臣則奔走不敢懈榮辱唯所命隨所用之而不辭以爲師則禮節不可卑患難無所與以道自守而不屈時人但知勢之在君君之下可以無所不臣不知道之在師師之尊可以一無與蓋曾子子思道皆可以爲師而當其爲師則不可以臣自下當其爲臣則不可以師自尊孟子以世無君我故甘辭爵祿而不受而官守言責不以一毫自累其身適遇湯武之君而當伊呂之任則社稷君民亦有身肩鉅任而不辭者豈圖一己之安而妄以師道自任哉

儲子曰王使人賜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聖人無異於人正唯人所當爲而聖賢無不爲非人所不能爲而聖賢能獨爲也異端欲表暴於人以立異是以流爲邪僻而不足稱豪傑之士其狀貌或如婦人女子而開創之君乃至監門戍卒待之如故嗚呼此所以爲無異於人也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從外來瞞其妻妾 由君子

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于求富貴時人視爲巧徑君子見爲至辱宇宙千萬年我以一身視息其內不過五六十而五六十年中可垂芳名於百世而以目前華靡不憚辱身以求在一時若可艷慕而及其忽焉以死真與草木同腐此時回想孰若以一二十年之卓立留千百之芳名乎大抵恒人闔棺之際亦悔品行不脩而溘焉無及君子此念常存故不以彼易此夫人粗糲甘旨入口則然而至於下咽則同腐富貴賤當身則異而至於身沒則同盡况食飲不過一時而品行則可千古今人從事禪釋尚欲屏嗜慾以求來世況宇宙長垂之實行乎天地無疆此身不再與言及此可哀也已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室於唐虞備養舜之天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顧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人情一往而深則生變樂之極而生哀愛之極而生憎喜之極而生憾皆以中無畱情是以純極而反理之在物也亦然泉至白而緣天至青而元火至紅而赤其變也乃其所以爲純也易曰窮則變陰陽終始循環無端情而不至於極亦孰有能變者乎赤子不得其親則怨非真有怨也慕而不得則生怨怨而得之則嬉然以喜然則慕親之心亦孰有純於赤子者乎情之端者外物

易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信學齊

不能奪凡人重有憂者睹五色而不見聽五聲而不聞食五味而不甘珠玉錦繡堆積於前而彼皆以爲於我無與故凡物不足以易其心赤子而望父母豈有耳目玩好足以移易其心志者乎人情年齒愈壯則閱歷愈多閱歷愈多則關係愈重聲名爵祿之慕豈必好赫奕而嗜紛華乎以爲道德功業之事不妨分其心以事之然道德不本於孝道何以生功業不本於孝功於何建舜之人悅好色富貴皆由慕親來者也而卒不以移其慕不以移其慕故帝之命益至雖然使舜皇皇焉切切焉終身如有求而弗得豈復能出其聰明以制禮樂而治天人乎蓋唯一則誠唯誠則明果能不少分心以慕親則自有明天地而彰神明者是以君子終身守此勿易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續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我朕琴朕瑟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惻惻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傷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

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
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管輅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
不從乎君嫂雖不敢違堯而中心默有不悅則舜必不
得娶不得娶而廢大倫一家之事關不得娶而竟無以
覩舜之齊家則治天下之本亦關拘小節而廢大本孰
若舍經行權而不失其爲大孝乎帝亦知告而不娶知
舜之不敢違嫂也非嫂之可以抗帝也 人情恩怨之
際大抵恩則無怨怨則無恩而唯是手足之間有知其
怨而必不替其恩者昆弟本同氣之親雖有異形而無

四書章句

五

信學齋

異體如樹之枝雖萬派而受氣於一本故常人有怨必
不與之同其情若昆弟雖有不類而其一氣相通之情
有明知其不善而不能不爲之同喜者蓋知之而不喜
此道路人情之常也喜之而不知亦道路人情之常也
若夫未常不知而不能不喜不能不喜而實未常不知
此唯兄弟之際爲然人皆可驗之於心而莫不有是實
然者豈特聖人之心爲然哉噫聖人情有固然而其心
卽莫不然恒人心有同然而必不能然則唯物欲之見
爲之逆拒於中耳豈有事物之爭而能易其兄弟之愛
者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
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
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
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
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
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

四書章句

五

信學齋

聖人度量含宏雖小憤小怨無所不化况同氣一本之
兄弟乎象雖日欲殺舜而舜自有側陋升聞之德則象
之謀何損於我而我又何可以此介懷故父母焚廬避
之可也使之浚井出焉可也若夫旣爲天子則象自當
封豈可念昔日之怨仇而忘今日之大典哉夫人藏怒
宿怨而悻悻不忘者太抵知不及覺而慮爲所掩耳聖
人如神坐照雖百計圖之而不能豈必沾沾不忘而伎
刻忍勢哉鄭莊公迫於姜氏而惡弟之得民處心積慮
以求一勝則必有陰謀詭算以迫促其禍者彼其視弟
隱若一敵國然春秋惡之故曰克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
見瞽瞍其容有憂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
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
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通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晉賈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勢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晉賈麥齊果晉賈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四書章句

卷五

本

書

臣堯臣父之疑不待滋辯觀天無二日之言則知君之尊無二上矣觀孝思維則之言則知孝之行無越思矣孝而必如舜之尊養以盡孝誰能以孝事親者然以孝而爲思必不敢爲非禮之思以思而有則則必有其極至之則匹夫拔水志士揚名君子守身居官盡職皆以孝親之思而爲極至之則豈真妄想非分而後爲孝哉要以究極其量則雖舜武格天而德謂之孝焉此孝之道所以大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詩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

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適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四書章句

卷五

本

書

天下大器天子神位後世見以匹夫而王天下且見堯舜以天下授他人遂謂曆數可倖遷且以徵應爲得天遂開後世以符命之端不知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真有克當天心者天必不爲之篤佑而其所以深當天心者則一親乎其民天下大亂民生在湯火之中大度之君規模措置皆能灼見治亂之大原而足以爲一朝之矩範故朝廷舉動適當乎草野之隱幽幾事肇端包涵乎一代之終始宅心若運規發謀若符契則一人挺生實爲萬民所仰賴而龍翔虎變自無不爲鬼神之所依託人非天授而欲妄想非分必立致敗亡堯以天下與舜而孟子謂其不能者人實有以爵位私所知而冥其

忽有物以欺其成以貨利貽孫子而我之所藏不逾時而爲他人有蓋一物之微猶有造物以主之况神明之祚可得而輕處者哉孟子以事治神享明天人協應之實而又恐奸雄僭竊或托徵應以惑民故引泰誓之言以明天心之不可矯蓋天道雖微而民心易見非有謳歌嚮往之誠而欲以禎符測天命是猶隻手而障萬民之耳目也况假托讓禪而覲人家國者哉孟子此言立萬世之大防息奸諛之窺伺真所以爲世道人心之砥石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陶書

本

信學齋

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唐虞讓禪天心之眷注也而必驗之於民三王傳子民心之歸往也而一本之於天蓋讓賢之典曠古盛舉非以民心爲考據則人將援天以矯誣傳子之法百王不易非本天心爲繼述則必疑世及爲私意仲尼益尹周公皆有聖人之德而不登天子之位舜禹匹夫之賤而忽膺受終之統天若有厚薄其間然唐虞運當極盛天亦以曠外之事一行後世人心漸僞非以一定爲繩則必有禍亂相尋而毒流萬世者天之愛繼世更甚於父之愛繼體也萬章者流烏足以知天心之通變哉

陶書

卷五

人

信學齋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馴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我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在已而正人者也况辱
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
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聖賢道無方體而行無轍迹唯守一義以爲衡而本吾
知以爲用故其在物天下與一芥無殊而其在事畎畝
與征誅不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貴爲天子天
下不與伊尹三聘未動耕莘不厭而就湯伐夏亦大任
不驚蓋其所樂唯道而其所處唯義故在下則厓堯舜
於羹牆而不知畎畝之外有天下在上則被大澤於斯
世而卽以堯舜之道致君民凡民莫不有知莫不有覺
而質有醇疵故覺有先後聖賢有知而不昧其知有覺
而不昧其覺是以一室之內見天地之心一心之中立

四書章句

卷五

下

信學齋

萬物之命此卽堯舜之道原非遺物爲知故藏則卷諸
懷而窮居不損達則被諸世而大行不加今人疑耕莘
就聘釋草萊而建大勛謂有脫履離蔬之異不知出處
有異而樂道無異樂道無異而出處亦不異幣聘不出
非堅執所守而幡然後改亦非頻易初心唯其身任天
下而不以一民爲膜外故隱處而樂道不爲虛唯其心
存太虛而不以天下繫念故功成而天下不與設割烹
以要湯則出處之際在道已甚又豈能以道覺民而躋
一世於唐虞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於衛主癰疽由彌

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避以義得
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
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
環何以爲孔子

孔子守禮由義跬步不敢苟况進退出處之大者乎時
人鑽營倖進欲援孔子以自解世道人心醜惡已甚非
孟子昌言疾呼豈復知有君子之正道哉近臣遠臣雖
明同氣相從抑亦可以爲人君用人之法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四書章句 卷五 下 信學齋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
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已七十矣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
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
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
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
乎

凡人智者必不爲卑賤者必不爲賤何也知卑賤之必
不能有所建樹於天下人情以慧私智以伺人喜怒遷權

觀望以候人顏色視觀以自昵鉤索以致物自謂智能
深而氣能飲可以有所作為以得志不知事功德業本
非僥倖而成明哲者乘時之本也氣魄者作事之積也
識炳乎幾之先而氣伸乎物之上則利欲不能昏小成
不能域剛從中正以應時制物故內不獨已外不獨物
毅然獨行招不來而麾不去今有人便僻而善柔巧言
而令色蛇緣狐媚以自逞承智而欲建樹德業未之前
聞從來陽剛正而陰柔邪俊雄之君子智足以審幾才
足以御變挾其懷抱以揆時度勢雖於此或垂而於彼
必遇故雖終年不偶舉世莫知而其瑰奇自負之才必
不以此稍損其志節何者知我才之足有為則必有所
遭逢以展其蘊負而一時顛倒之故不過氣數之過耳
下並卷五
符之子一不遇則鬱鬱附托唯其挾持無具以至是百
里奚知虞亡而不諫固知虞君不能用已而已將大有
所為是以虞亡而不死設穆公不能知人得士則其不
才亦與虞君不異而又安肯委身以事之夫賢者之不
失身與智者之不失言其淺深無殊而輕重亦必有關
奚不肯以圖亡之故而輕失一言其智識為何如者肯
以相秦而輕失一身耶惡想其人而事之有無可立矣

四書述下孟卷五

浙沅後學陳說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
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
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遠佚而不怨既窮而不獨與鄉人處由由然不怨
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襦程於我側爾焉能泥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
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
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
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

神而明之謂之智感而成之謂之聖智也者寂而通者
也聖也者達而化者也凡物莫不成於聖而神於智心

之所得不能喻之手手之所爲不能安之物唯心與手與物之相應而後謂之神焉手也者聽於心者也物也者命於手者也第患心不能運手而手不能運物則手有技而心不知其所以然物有則而手不能使之然天下物莫非人之所爲而百工終身不能相易者唯其手不習而心不通也既已心識之而手能之矣何患不習於手而不安於物然習不熟則格習之熟而運不神雖終身從事其中而爲物也不精矣物之精者屈伸變化圓融超脫淳古淡泊離奇譎怪莫可殫述而非徒心手之功也心之所能者知而手之所能者爲物造於知而成於爲而及其藝術之精則其入於神而忘乎心手之迹者精微之故心未動而手即隨運用之方手未舉而

一而不能相兼故自謂和而不覺已清自謂任而不覺已和其知亦足相及而稍有庸心其間則不覺移於一偏而知行尙處於稍間知也者知其所以然者也行也者行其所當然者也知其當然而未必即然而智則以其所知即達所行而同歸於渾全神化之聖域故不謂知而謂智三聖之不及孔子亦以是而已雖然金聲玉振鐘聲截然謂智不在知不在行則集大成亦不在金玉乎曰集大成果不在金玉也在金玉之能聲之振之也八音之中亦有金玉而金不能統夫玉玉不能統夫金唯集大成則奏之以鑄鐘而大昭小鳴無不極之以盡變節之以玉磬而繁縟錯節無不合之以成章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常不一成者雖一而其變之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則當其奏而已統夫節當其節而仍貫乎奏終始無間故衆音畢條而爲大成孔子始卒相成巧力兼脩則仕止久速隨所應而無不互三聖心欲時中而行終得一則巧終未至而不能使始即貫於終三聖之金玉烏得卽爲孔子之聲振歟曰射之巧者一發輒中其次者日日習之而亦可得中日習之而得中則似巧以力生也安見三聖之聖遂不能如孔子之智曰技之神者南造而卽得其極學而能者雖同至而終有遜焉且巧本天成而必由力而得則亦條理之始而非始乎條理者矣條理之始而非始條理則其射也可以從容布侯而不可以隨時符應此自古迄今所以終未有如養由之善射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大夫食八人中大夫食七人中人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孟子此章與周禮王制多有不合說者謂王制出漢儒而周禮爲周公未成之書則當以孟子爲正又有謂孟子止聞其畧則當闕孟子之所未詳然即以王制五等之言與孟子五等六等較之而孟子之意深矣天子爵命所自出而君者卿大夫士之所統紀者也天子之尊無二上國之君亦無二等今以無可金之尊而與臣同稱一位則似乎褻天子而輕國君矣然天下之爵天子臨之國之爵國君統之雖同稱一位而位莫與京夫何

害雖然一尊者定分之言而非必聖王之本意也天下貴賤隆殺微乎祿而祿之頒一視乎爵君之爵可以不與臣並君之祿等臣而加隆今以十倍於卿之祿與十倍於公侯百里之國之祿皆秩然可指而必謂天子與君之爵不可以名言則是諱其實而掩其名夫何以示公於天下且先王亦甚不欲明已之獨尊無偶如後世開聲稱朕高拱不知以自愛絕於天下也天下以愚陋智以不肖賴賢一家之能者力足購一家則其等差一家之上一邑之賢者能足治一邑則其等差一邑之上國之賢者德足奠一國則其等差一國之上差一國之上而後國之祿君得享其十差一邑之上而後卿大夫士之祿各得以四之三之二之倍之差一家之上而後一人雖不食一家之食而亦使之受以養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其所以養此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者非謂無功而使受數人之養也以此一人之力而使之盡力於百畝則足以獲數人之養今取此百畝之人而置之官府之上而使數人之養無所資以出則不得不予之祿以代其耕故中士倍下士者其足以獲十八人之養可知也上士倍中士者其足以獲三十六人之養可知也大夫倍上士者其所獲之倍又可知也卿祿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者其所獲之倍之四之三之二又可知也君十卿祿而君之獲又不待言矣天子摠而集其成而以百里之國之十爲斷若曰吾非冒取也吾之獲實足十倍大國之君也吾亦無濫取也吾之祿僅

足十倍大國之君之十卿祿而通及庶人在官者也則自天子以至於君於卿於大夫士庶人皆非無事而受夫祿亦曰僅足代耕云爾而又何必諱其祿所準之爵之爲一位雖然以天子而下比於臣民則疑天子爲不尊而諸侯益得以僭竊曰天子之尊不以勢分而以道德勢分之尊天下莫敢並而道德之尊則第與臣民較勞逸而天子益以尊故曰一位者明有公也公則天子均其勞而天下之私莫敢逞矣亦明有序也序則天下明其報而天子之制莫敢紊矣爵定而祿定祿定而天下之事無不定故曰井田者王事之本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

下孟卷五

友

信學齋

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戚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朋友之倫至天子而已絕誰敢與君爲友然有勢分亦

有道德勢分之隆雖大夫不敢抗況天子乎道德之重則雖至於天子而必降心以求賢然後賢人肯卽而友我不然深山窮澤何不可樂吾天者而必以簪紱爲榮哉噫天子當大平而有友則高名可垂於百世居禍亂而有友則宗社可興於苞桑誰謂堯舜而後更無有能尊賢之天子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衆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親也以禮斯可受樂與

下孟卷五

友

信學齋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長死凡民罔不諱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

公養之仕也

辭受取予聖賢嚴毋濫故天下千駟聖賢等於鴻毛而一芥不輕亦與萬鍾同重豈肯一毫輕受但聖賢行道必視其君下士之誠而不責其平日所爲之事故將幣之意但貴其隆而道意之儀不究其自蓋聖賢之所以待人者有二而其所以自待者亦有二多儀之享君之所以致敬也則吾之行道可以幾貨取之便君之所以虛拘也則吾之介節不可奪力耕畝畝士之所以伏處也則雖一見而不能延歷諸侯士之所以濟世也則雖傳食而非泰是故有辭則受無處則不受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若明吾節之高而謂諸侯之物一皆取之不義則是世無聖王聖賢必不一出而離世絕俗終如

論衡

下孟卷五

十

信學齋

仲子之廉而後已耶夫終於不仕者聖賢守道之嚴而隨時欲仕者聖賢行道之意行道之意固須天下而歸於大同終不似矯激之流徒示一人高節已也此聖賢之所以不爲異端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爲養者辭卑居富居貧乎互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粟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祿仕則非行道而行道必非祿仕今之居高位而號衆養者大抵皆爲祿仕者也夫委吏粟田尸位且不可况秉鈞當軸爵位通顯者耶爲貧而仕不如是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率又不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庖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論衡

下孟卷五

十

信學齋

非養君子之道也竟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庫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君子既不爲臣自不受其常職之祿蓋受其祿必任其事任其事必盡其分夫既以賢自處而不肯沾沾以受一職之任則其潔身高蹈固不同於委費爲臣者矣若辭其位而受其祿則何以異夫食焉而息其事者耶君子自處有方王公尊賢有道下失其方上失其道而貪冒隱忍無名受祿是君子之所深懼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賢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

論語集注

卷下

五

信學齋

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道德勢分截然兩途當時諸侯猶有爭先下士之意而游說之徒大抵揣摩迎合以求富貴鮮有禮義自持而能與天下明自守之道者故孟子抗節不屈以明道德之貴蓋貴貴尊賢天下之通義難進易退古今之正禮士得君以彰利見之榮君得士以資啓沃之實設君之見賢而可以召則天子可無師傳之設而又何以陳辭訪道爲耶自古迄今賓臣師臣崇儒拜老未之或廢蓋

天地之常經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形宿寐而親觀其人習簡編而知聞其語豈其人之音容果在乎亦有生里閭而不相知者賤者不敢與貴者比肩小賢不敢與大賢同列能其人之室廬果遠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古今友道不出乎此蓋士之在鄉國天下等類不乏其倫我無以取之無論天下不可求即近而一國一鄉亦俱不可求我有以取之則我之善實有以益乎鄉國天下故求之鄉國之士而善與我同即求之天下之士而善亦與我同善同則人同人同而何不可友盡天下之士雖然天下之士洵可友矣古之士則何如蓋友也者友其人也友其人者友其善也我與彼同其善即我與彼同其人是故生斯世也爲斯事也各有若合符籥之妙則未有不同心合契者也卽生異世也事異互也要有易地皆然之道亦未有不同心合契者也人第慮善不相及耳使善果相及則古人可與我同其憂我可與古人同其樂何患今之不可及乎古然則誦讀可廢乎曰誦讀何可廢也我不能論世則詩書皆古人之陳迹也我能論世則誦讀卽今人之編紵也因閱聲而相思使舍詩書亦何以見善夫人有金蘭相契而行事各殊者亦有

出處異立而兩心相証者彼不以善之相同而期其事

之盡一雖曰今人與居不亦猶論世之道乎哉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卿之於君實有休戚相關之証忠懇逼迫有不容苟端以自已者故世治則聯上下為同情世亂則擊磐石於勿替國之有卿正以莫社稷於無疆者也設以地分之近而開僭逼之嫌夫豈先王所以設卿之意哉

四書述下孟卷五終

下孟卷五

四書述下孟卷六

浙沅後學陳說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枏桮也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枏桮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枏桮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枏桮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枏桮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天地之氣即理人之能知覺運動即仁義告子但知知覺運動為生人固有之天不知知覺之所以無不通運動之所以無不順正人性本然之實故性之為仁義正如水之潤萬物火之燠萬物即水火而有能潤能燠之功初非取水以別為之潤取火以別為之燠也杞柳枏桮格乃強之於其所本無而非率之於其所固有告子以義為外故因以仁義為後起之事嗚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若異端者固敢為放論如是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但知水之為物不知水之為性故以為無分於東西但知生之為氣不知生之為理故以為無分於善惡不知既以為性則一定而不可移故水無不下而火無

不上土無不生而木無不達凡物之所以成功於天地者未有不歸於土一者也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本天親上而本地親下凡物盡然而顧以無分東西爲水也哉告子且不知水又無論性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凡說各有所主主理而言無論仁義禮智性也卽知覺運動亦性也故謂知覺運動之外別有仁義禮智之性則視理爲生外之理而其理也亦虛此有物有則必合形色天性而一之也主氣而言無論知覺運動非性也卽其所謂仁義禮智亦非性也故謂仁義禮智之理不

知覺運動

孟子下

二

信學齋

在知覺運動之中則視生爲理外之生而其言也愈淺此仁內義外摠以爲非性而二之也夫生不出仁義之外而仁義則在生之中不究其中而襲其外但見知覺運動以爲與生俱然而不復思所知之何物則心知與氣禽獸皆可與人同其氣而幾希之際人無復與禽獸異其理又安見孰貴孰賤而人與禽獸之有異哉夫色之白同而白中之質則異使究其白中之物而硃硃美玉且有萬不相侔者何况羽雪玉之判然較殊者乎告子屢經明辯而猶膠執不遷亦真弗求於言者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素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心之不能已者爲仁心之不能已而出之無不宜者爲義仁義皆本於心故仁義卽所謂性天下之氣皆理故天下之外皆內人之甘食而悅色是與生俱來者也然而有存乎中者也見食色而好之是情之出於愛者也然不有甘之悅之而不一累其心者乎食色可好故好之是事之應於外者也然不有甘之悅之而不敢一過

知覺運動

孟子下

三

信學齋

其則者乎出於愛者愛之理而不累其心者心之德也應於外者事之宜而不過其則者心之制也唯有所爲德與所爲制故仁之理微而義之道正告子心在外求故所見無非皆外以生爲性則但見知覺運動之爲生而不知知覺運動之中有所爲涵衆理而具萬事者矣以愛爲仁則但見情好親暱之爲愛而不知情好親暱之內有所爲民同胞而物吾與者矣以長爲義則但見拜跪揖遜之爲長而不知拜跪揖遜之中有所爲心溫良而應曲當者矣指食色而爲性奚特義外卽其仁亦未始非外孟子不折其所爲仁而先折其所爲義亦不折其所爲義而先折其所爲長長人之長不同於長馬之長而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吾炙則知長與嗜俱在

心而秦與楚俱無與矣夫以愛爲仁者其言仁已一偏而兄愛其弟而不愛人之弟則以愛憎之情爲愛者乎以長爲義者其言義已一節而兄長楚長而亦長其長則以儀文之長爲長者乎以愛憎之情爲愛則其愛已非仁之愛以儀文之長爲長則其長已非義之長以非仁爲愛以非義爲長而猶曰仁曰義無惑乎以性爲善惡混而有杞柳桮棬之喻也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義之在內如輪之有心如丸之有中推遷變化而不失其準故在內而非在外告子見義之隨宜如水之行地遇形成象而非我之所能爲則支離汙漫而有日下之勢其勢往而不可收孟子見義之制宜如舟之用楫推蕩出入而皆工之所捺持則往來有主而無飄泊之虞其用周而不可竟庸敬在兄而斯須之敬則在鄉人敬在叔父而爲尸之日則敬弟冬日飲湯而夏之日則飲水皆以一心制宜而非漫然付之外境者義之在內又

何疑乎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
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
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
干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鍊我也我
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
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人生之靜者爲性性之動者爲情性之動而可以有爲者爲才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仁義禮智之所發而爲情者也仁之端動於惻隱而惻隱之至可以保四海阜萬物而不患其窮義之端動於羞惡而羞惡之至可以決生死厲名節而不虞其奪禮之端動於恭敬而恭敬之至可以格神明安百姓而不患其小智之端動於是非而是非之至可以晰毫釐決疑似而不憂其混是何情之可以爲善至於此極而才之無所不足如此也性之體無不包而情之才引之而愈出則因其才以驗其情因其情以驗其性而性之善可見矣告子曰無善無

不善是有性而無情也或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才亦有善有不善也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有有情與才之性有無情與才之性也天下無無情之性亦無無才之情不究所發與所充而但指氣質習與質以爲性亦見其惑矣且情之所以挾才而俱處者曷見之哉仁義禮智之量滿淪宇宙而不可以終窮而以我心之思求之取諸其懷而已足其行乎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而順適而無勉強之勞歡欣交暢而有不已之致則其秉執之中實有攸好之致故能擴充以盡其才設仁義禮智而非思之可得或勉強求之而無性生之好則疑才不足而情不可爲善乃思無不得而得無不好則有可以爲善之思又有可以爲善之好而又安得

罪才而并証性哉蓋人之有不善者是不盡其才也而非有才也人之可爲不善者是拂其情也而非達其情也使天下無仁義禮智之善則已實有仁義禮智之善而無生不好無思不得則因仁義禮智而見好與思之善因好與思而見才之善因才而見情之可爲善由情與才之與仁義禮智爲無間而証其性善則三說之非固不待辯而自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實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人性之善不可見故徵之於情人情之善不可必故徵之於好理義之悅心非理義在外而來悅心也我實有心之所以爲心者得則榮失則稿得則充失則餒若樹之滋長津液流注而後得遂其敷榮若身之形骸血脈貫通而後得形其充實設心而無理義則樹木雖有枝柯而滋膏不爲之貫人身雖有百體而精氣不爲之通尙得謂之全生乎哉心之慕理義者情也心之然理義者有與之爲一者也心之悅理義者好也理義之悅我心者有以之爲生者也以之爲生故謂之性設心而不以理義爲生亦無以見性之善矣心而以理義爲生尙謂非性善也哉然必徵之物類以驗其同然者何也人莫不以理義爲然而爲異說者必以爲無善無惡而以其心爲獨不然且疑心爲萬有不同而以聖人爲與人

心異不知聖人能異人之聖而不能異人之心非聖人不能異人之心而人之心原無所異今以口耳目而皆有嗜聽美之同豈幸乎口耳目者而獨無心之同於心之同而有聖人則莫善於聖人而亦莫善於性矣雖然同焉是心而獨有陷溺者何也曰口雖同嗜病則失味耳雖同聽墜則失聰目雖同美眚則失明謂天下有失味失聰失明之口耳目而謂口耳目有不同嗜同聽同美不可也知口耳目之終無異則心之無不同斷可識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書也

孟子卷六

信學齋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人之所以爲人者良心也良心之所以爲良心者仁義也仁義之所以爲仁義者好惡也人心利慾闕於中嗜好乘於內可以爲慾而不可以爲心去其情慾交戰之心而清明之中盎然其如春釐然其有辨者則謂之仁

四書

孟子卷六

集

信學齋

義於其仁義未著之時而一念之中有微而必欣有惡而必嫉者則謂之好惡仁義或缺而好惡有不夾之真人心或紛而仁義有具足之理故人莫不有心而心必以其良爲足據人雖沉溺而非僻之中初念未有不知其可惡者也人雖遷善而民乘之與初念未有不知其可好者也即其初念而存之顏氏之子之所以庶幾也有不善未常不知知之未常復行不遠之復而又何悔矣舍其初念而求之顏復之所以終厲也一念之好旋即使之趨於惡一念之惡忽而移之入於好終迷不復而又何望矣即于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人欲識取本心之良誠莫如求之平旦清明之際雖然清明之氣又不獨平旦之時爲然也人心涉於慾則昏達於慾即明一時有慾而一時之好惡必不能得其真故紛華靡麗之前鮮能自識其本體一時無慾而一時之良心已即能得其正故嗜慾退聽之際皆能各識其由來人欲好善而好善之事不可窮乃即其好之初心而存之而遇善已能無不好欲惡惡而惡惡之力何不盡乃即其惡之初心而存之而遇惡已能無不惡時時有好時時有惡者平旦之所以不絕於人心也即好而存即惡而存者人心之所以不絕於旦晝也人見好惡之功充塞天地以爲初念亦甚幾希豈知千尋之材即芭蕉之萌所蓄哉然而芭蕉則甚可危矣斧斤之伐不繼牛羊則山木猶能借滋於雨露日夜之息不殆旦晝則好惡猶能稍存於夜氣乃天良之

萌甚微而人事之賊彌甚始以其隱念之動而以爲不足存繼以其反覆之特而使之不能存甚至以不絕之生氣而斬伐漸滅併其不息之種而使之消亡也豈不真可畏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四書

下孟卷六

十

信學齋

誠心求治自能親賢遠奸而講學圖政不誠心求治則雖賢哲滿朝而溺情匪僻矣賢之親不親視乎志之正不正况賢人少而不賢人多人主可不端心一志以興道致治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所欲莫甚於生而義之可欲更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而不義之可惡更甚於死則知義不義之相去不唯他物不能勝而且生死不能奪矣乃噍噉之不受生死不易則人人皆有是心及萬鍾之忽受不辨禮義則人人盡失是心夫以生死之故尚能不易乃以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之故以噍噉電光忽過影不及擗稍落轉念而心援萬慮不能不墮矣人可不識取本然之心以爲抉擇之本哉

四書

下孟卷六

十

信學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天下本無仁名唯因人心之本然而名之曰仁天下亦無義名唯因人道之當然而名之曰義因人心之本然而名仁則知當卽心以論仁而不得以仁爲心所具之理因人事之當然而名義則知當卽心以問路而不得以義爲事所繫之迹卽心論仁卽心問路則心在卽仁

在而義在矣學問之事言仁義不一其辭而以求得其
心者爲言仁義之本蓋學莫難於辨此心辨其心之仁
者爲心而稍雜一毫之不仁卽非心辨其路之義者爲
心而稍有一念之不義者卽非心則無不仁不義之心
而凡學問之仁義無不悉舉於此矣今人不知仁之爲
心而以巧偽欺詐爲其心不知義之爲路而以放僻邪
侈爲其路於是言學愈煩而仁義愈晦豈知聖賢言仁
言義無非教人求得其心得其心而仁義在仁義在而
學問全豈有仁義卽心而學問尚有餘事哉言學問者
慎無以仁義爲心之仁義而令人疑仁義之外之尚有
餘心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如有能
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人之一心窮陰陽而通鬼神具衆理而裁萬變本無一
毫不如人者其不如人止一醒念而方寸已得非若痿
之思起攀之思伸求方問術於數千百里之間也抑又
有異者指之不信實有不能如人之勢若心之不若則
自以爲智而愈得其愚自以爲能而愈得其拙凡其念
念以爲能勝人者皆其所以不能若人之故也則指之
治在由近以求之遠而心之治在由遠以返之近乃往
而不返亦獨何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
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日夜之息所以養桐梓卽所以養身旦旦之伐非所以
養桐梓卽非所以養身今人於桐梓滋之以灌溉加之
以培扶無傷其氣無奪其天而其於身則不憚憊亡之
反覆豈非愛身之不及桐梓哉人知此身實有挺生植
立於天地之間者則生理自不容賊而性體自不容虧
爾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
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
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
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爲賤場師焉 養其一
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狠疾人也 飲食之人則
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凡人居高得位身處華靡而志存行道卽爲養大營心
利祿卽爲養小蓋萬鍾之受官室妻妾窮乏得我其以
無所不爲而要其極不過養口而止聖賢藜藿不充軍
瓢不厭而心存大道則與天地相通故養小者終爲小
人而養大者卽爲大人然豈人之愛身有異哉聖人知
所以善其愛而以不害爲愛恒人不知所以善其愛而
以有害爲愛愛者小而害者大此際誰能易之哉提醒
警察要在已之自爲覺照則急流轉棹誠不可不於
熱中深醒耳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人以藐身立於天地之內第覺我少而物多我輕而物重故無不爲物所引聖賢非有異人之五官百體而但能以我御物而不爲物役遂爲盡性至命之大人蓋物之數多而我之數少其輕重固已不敵而又有耳目爲之緣染使物不擾而我自爲之馳即有心思爲之主宰而一念弛放即昏溺不知故一身之中無非物役之物唯恃一念之超然獨覺可以宰萬物使各正合萬物使

四書章句 卷六 信學齋

相成而人皆波靡沉溺鮮能自拔唯聖賢中有主而操存省察不令萬物得炫一心於是物卑我尊而有以爲裁成參贊之上蓋人之所以爲物引者即其身之自爲物者也我身之物未常無所受裁而不令物受裁於心而反令心聽命於物於是以參天兩地之人而僅等於一物之細聖賢非有殊尤絕異而但使我心所能得盡其職則物已退聽而官已獨尊故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非有異人之天賦也亦能識所從己耳人奈何各有能思之心而甘自遜於大人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巳矣

仁義忠信之旨味之而不窮由之而不盡可以有萬物而正天下貫金石而通鬼神故其道終身樂之不服公卿大夫章服之貴華美而已耳勢分之尊崇高而已耳公卿大夫而有仁義忠信之善則功在身而名在世公卿大夫而非有仁義忠信爲之質則當時榮而沒則已雖當身思之亦有漠然思返者然則人爵僅可從何可要人之甘心要人爵者以爲尊卑貴賤出自王章更無有可與之並者不知宅心仁義則萬物繫命鬼神饗德雖極天下勢分之崇莫能繫其尊者故聖賢不貴萬鍾而貴道德天子諸侯九德六德而又轉求仁義忠信之人以分猷贊采故人爵之班原因天爵而設人爵之榮

四書章句 卷六 信學齋

而有天爵之宰則人爵可以常存得人爵而棄天爵未有不覆敗立見者人見功名可以倖邀而疑天爵爲可棄不知榮進雖紛鮮不由道履職雖多鮮不非道則奈何不爲獨得之謀而顧爲兩失之事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恒人以貴之名在人故輕己而重人聖賢知貴之實在己故輕人而重己人但知崇高赫奕皆藉乎人故平生處心積慮一顧乎外不知仁義之實味之不窮樂之禾厭身脩於影舍爾室之中而名高於當時百世之下則

孰有可貴如仁義可願如仁義者哉青葉文編與精柏

少

敵繼何異勘透機關自有超然不屑者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古今之道欲不勝理私不勝公邪不勝道此天地之常經貞勝而不變者也表世民多陷溺故一身之中徇私則利而徇公則不利遂謂公不如私一世之內邪人常盛而正人常不盛遂謂正不如邪豈知不勝者正應志之不堅行之不力半塗自廢以至此乎夫彼之惡力而我之善不力則善自不如惡欲之念甚而理之念不甚則理自不如欲其不如者用力與不用力之較而非仁則書達
下五卷六
信學齋

與不仁之較也杯水車薪喻之切曉之深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人生不志於仁夫何足怪獨是志之而不力爲之而不成則理欲相雜正妄互乘既不得爲有道之仁人則反不如功利之僞士可以有所成就夫穀之美美之以種一粟而禹無窮之美利仁之美美之以心一掬而包宇內之全功使其熟之其德業豈可隅曲世數計哉十尋之錦雖數縷之縞錦用之則不可縞用之則不忍非縞之能奪錦而惜乎其用之而無所用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殺學者亦必志於殺
大匠
詩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授受之際當以神明而不當以迹象然有必不可廢者則教舍是無以教而學舍是亦無以學夫必不可廢者博文約禮是也文與禮者教與規矩也博之約之乃所以熟於穀而神於規矩也今人類以博文爲矩穀而以約禮爲神明是以神明亦爲迹象而博學多聞竟等之口耳暗記之學不亦謬哉

下五卷六

七

告子章句下

浙汜後學陳說

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廡子不
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
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色重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
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
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

天下之物以禮爲重輕而不與禮爲重輕不以禮算食

圖書述

太

傳學

有等於萬鍾如以禮天下不殊乎一介故物有禮則重
無禮則輕禮唯無體不在故一跬步必以禮而一出言
必以禮也屋廡聞孰重之問而告以禮與食不可分衡
並論則禮食親迎之說自窮不究其義而但告以禮重
則是食色之外別有所爲禮者而禮爲後起之事於是
堅白之流皆得逞其偏詞以詆訾乎禮夫天下莫不有
本道德仁義本也而禮樂刑政末也揣其本而齊其末
則功利自難遠企於王道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舜臯
之明刑或不如申韓之刻摯而湯武之征伐必不如孫
吳之陰謀矣就食色而衡夫禮則禮之小者可舍而禮
之大者必不可違異端類以杪論求駕於聖賢真所爲
升寸木於岑樓豈足與聖賢衡輕重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問文王

十八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

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

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事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

桀之言行桀之事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

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人之爲堯爲桀止在一心心欲爲桀不唯曹交可爲鳥

圖書述

卷六

七

傳學

獲可爲即麻士亦可爲則人欲爲堯不唯湯文可爲曹
交可爲即匹夫下賤亦無不可爲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當其爲堯舜則格上下被四表事神治人不過孝弟之
道極之於明察當其居一室則言忠信行篤敬隨事循
理不過孝弟之道視聽於無形曹交欲假館以受業不
知一家之內五倫具而事使全一日之中酬應生而百
事起則無時不可爲孝弟即無時不可爲堯舜也不求
已而求師不求歸而求外蓋其視堯舜在勲業之間而
其視爲堯舜亦在恢宏廣大之內也如天廣運湯文且
不能如堯舜而况恒人乎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

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鬬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殲也愈疏不孝也不可殲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君子觀過知仁立心平恕要在設身處地而不在乎文詞之間小弁當君父之愛使其身退而伯服能承宗祀則羹齊交讓於前室白亦不敢以怨天下大亂起於國本動搖而壓孤箕服盡人知爲龍萊降孽宗周士大夫相與齋谷涕羹而屬毛繼體之長子反置之義命而不道則宗祧可無倫屬而千古不復有父子後世英毅之君骨肉猜間而致喋血於殿庭彼其長幼尚在倫次之下而其才足以有爲尙可徘徊觀變以全仁室白本不能扶危定傾而使伯服承祀則宗社必至丘墟視宗周之滅而不能挽回感悟以奠安大計則其地正有不得不怨者申生恭無解於晉拔蘊仁無補於秦室白不能起敬起孝使其親去邪從正以至底豫之域幸而文武貽謀磐固晉鄭同事以襄王室使祖澤遠而將何以濟君子之取小弁取其詩之可以怨而非謂平王之果能怨也西京失而王室東遷文武之澤訖數世而終不復振是誰之過歟因一族以收夏衆弘大布以啓衛封養亂滅亡之後而不遽爲遷國之圖其勢猶不至於渙悠悠不振之氣卒與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辭無異致焉

甚矣平王之不得爲孝也小弁之詩亦僅可謂之凱風之小仁而不得比於烝父之大仁也

宋攄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帝王作爲舉動非甚殊異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者何也人主之舉措視乎其所用心心出於正而凡其見諸施行者莫不統歸於正也心出於邪而凡其被諸朝野者莫不統歸於邪也國家甲兵土木巡行禱祠之事歷代不廢然而暴主用之不再世而亡該主用之則式靡者何也暴主意存乎刻暴則殘禮法尙酷烈威行萬里而適速其滅亡該主意存乎光大則尙儒術收賢才喜功好大而無妨於致治非其舉措有殊而其發謀出

慮之意有所大遠於其間也成家之子接賓客而置饗
饗費與蕩業者不殊然彼日誦而此日盈者何也彼其
所費皆以籌豐而酌盈虛故所出益資其所入而蕩
廢之子則不能是以彼此同作而異成也天下之從上
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上主乎功利而殘伐刻鵠之人應
之由朝廷以及天下則莫不見利忘義而或反唇詬語
之風上主乎正道而醇正儒雅之士應之由朝廷以及
天下則雖有徵發調遣而無乖離疾上之意一人之意
指發於深宮宥密之中而見於舉措規為之大天下即
欲不羣趨爭赴以迎合上意不可得矣秦楚罷兵而出
於利則凡趨利之事無不為而一國之中罔不唯利是
為矣秦楚罷兵而悅仁義則凡仁義之事無不為而一
國之中罔不仁義是為矣罷兵者仁義之事也而以利
號則不可然則立國者可不先審所立以為舉事之本
哉夫悅仁義則不期罷兵而自罷兵矣民驕武之事聖王
有所不忍為故偃武而仁則武而亦仁悅利則此時以
利而罷兵他日必以利而興兵矣殃民之事非一而好
兵者必亡仁人豈真有嘉兵者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
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
曰亨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亨惟不後志于亨為其不成
亨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

得之平陸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百鎰之不受儲子之不見
皆不可貨取之意蓋彼之所餘者貨賄而我之所尊者
道德彼以其餘收禮賢之名而我以其尊貴暗投之恥
無論道不能行而我身所失不既多乎君子飽仁義則
不顧膏粱廣譽聞則不慕文繡非其輕世傲物蓋實有
所挾以致然也夫有謀則就有為之主且然而況人臣
乎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
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
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
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
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
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免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免必識之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
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
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聖賢之道與天為徒而不以己與故可以為人可以自
為可以為人而無慚於己可以自為而不傷乎人要以

求乎心理之同而不存乎形迹之用故恒人不得而識而陳迹不得而拘淳于髡以先名實爲人以後名實爲己而譏孟子爲非賢不知時當爲人則名實自加於上下時當爲己則名實自隱於潛藏時爲人而不失已則名實顯於世而我無貪利名實之心時爲己而不傷人則名實隱於身而後世未常無厚實顯名之慕覓以出處定人趨不以所趨銜出處則人之宅心無由見而世之顯晦無由知此其識不可以論庸人而又安足以識賢者孟子之見王實以齊地可王而齊民可用故有齊王反手之喻而孟子之去齊則固早有去志而不欲顯然遽示其決絕之意故居其位而不受其祿處其國而不履其廷寧可隨列以朝而不肯因召而見凡以明其在齊之日皆去齊之志使齊王果可有爲則雖造室握手夜分日以唯恐知不言而言不盡豈有既受心膂之寄而尙與君爭形迹者哉但意不可以明而心不可以自故其君用之則夙夜蹇蹇而若匪躬之節其君不用則亢厲守高而明貴德之義夫豈真無事者凡以有所建明於上下是卽所以自爲而爲人也孔子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用心或勝或顯皆可以爲後世法程豈必建事樹功而後爲有益人國哉孔孟相傳真有得於心法之合者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格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下之權不可以有所竊無所竊則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則天下之權散天下之權散而諸侯交攻邊隅多警是亦天子之憂也而天下猶不敢生闇奸僭僞之心有所竊則權既不在天子而強侯乃盡得天子之權則天下之權聚天下之權聚而指大於股臣疑於君竊天子之靈也而天下遂以成威福下移之勢周之盛時天子之股肱出爲方伯晉鄭之諸侯入爲卿士齊桓而有尊周輔主之恩則當身入王朝竭忠盡力稟天子之命以討不庭使禮樂征伐盡出天子則上之爲周公召公分陝而主諸侯下之亦不失爲方叔召虎車王師以討江漢使虎臣詠於周詩而王靈

丕振於下豈不甚善乃征伐會盟全以已意糾合諸侯而申明五禁不過爲異日稱兵之謀而初無謹守王章之意則諸侯狃於詐譏而競於雄長明知共主之爲虛器也而國典不妨弁髦則未申而人不敢犯者既申而犯者益以衆蓋有伯則無王無王則亦無伯大夫蒞命而陵諸侯亦其勢然也天下之典莫大於朝覲朝覲之威莫嚴於慶讓天子不能命德討罪以有諸侯則寧拱手退讓而不敢擅今有人不能嗣先人之業而其僕乃爲之出納而盛私交雖曰經理其家而其無主之心亦甚矣齊桓者假天子之命以弄威福者也身明五禁之約而並后匹嫡之禍身實先之則五禁者彼已先犯之矣身犯五禁之首而欲假天王以臨諸侯諸侯有心孰不挾詐以逞哉夫五伯諸侯之罪人小而三王之罪人大世未有得罪於三王而不得罪於天下萬世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圖書

下章卷六

主

傳

天子諸侯之所以保有國家者唯在秉道行仁使國中有磐石之固不在啓疆拓土使境外有戰勝之功蓋戰勝之禍殃民貲武竭財干和上召天地之災而下起怨畔之禍成述具存昭然可鑒然必明於建置之大法知夫內外相維大小相制不在一時爭雄而在親睦鄰好則災患可相恤危亂可相扶故國無竊柄之臣而下無背畔之民魯地方百里者五其封土已非成周之舊居戰國時而欲割土分民以復遵王制勢有不能然使脩政事而養人民令所有之地長享無害亦足以光祖考而奉宗廟不思保邦至計而慕戰爭以啓兵端使友邦離心而國家孤立此三家之利非魯國之福三代以上天子撫有畿內而享國遠於後世三代以下聖王不勤遠畧而令聞著於未茲非狹小利而廣大反不利也有餘不足之形禍亂之所由起我特有餘而不恤乎天下則不足之勢常在天下各懷不足之心以交伺乎我故我疎而敵常益奮今無故而取齊地齊必積怨深怒以思復於我彈國中民力以與強鄰爭而權臣得因其間以竊據吾國則伐齊之利在臣不在君然不獨非魯之利亦非三家之利何也魯君無齊則不能有魯三家無魯則亦不能有家四分公室而終折於楚豈地不足亦齊之不救以致此然此不可爲魯與三家道何也立國之法守先王之制以修政立事則不期存而自存隨事謀之而較利害以權國是則於此得者於彼必失君子進說於君但有正諫明道之言而無計功謀利之

圖書

下章卷六

主

傳

說凡以一仁而天下之理盡故老成謀國唯以明先王之制爲汲汲耳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帝王以道治世則取舍定而好惡明天下蒙福而生民無患後世大道不明在上者不知所守而意主於厲民故其所取皆在富強而不復爲生民謀衣食之計蓋取舍之極曰道而道之所重唯仁仁者約已以裕民損上

四書章句

下孟卷六

本

信學齋

以益下若能志仁則不唯行政主於保民而用人亦主於養民其有所作以病民者無不去也君不志仁則不唯行政在於厲民而用人亦主於厲民其有所作以虐民者無不用也不知國非民不立而民莫苦於竭財而傷生人君不沾沾於富國與強兵而民生厚而民命全則元氣充而邦本自固故謂之曰道後世關於大道而竭民力以厚國譬猶剝膚以療饑肢體未虧而命先已斃然則損下益上何利哉今之天下卽古之天下然古之所賢今之所否今之所好古之所惡豈古今有異尚則唯大道不講而取舍之極不明是以好惡貿亂而賢否倒置也欲變今俗而登古治非明先王之道何由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養養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心計本非欲去經費以省賦不過騁巖紉之智籠商賈之利頭會箕歛以盡收百物之權以爲可不加賦而國用饒乃先爲二十取一之說以謬質君子不知先王爲生民定經制原無獨利天下之心故量吏祿度官費以賦民酌爲萬世無弊之道使上可立國而下不病民雖中主守之皆能久安長治故閱千世而不可變天

四書章句

下孟卷六

本

信學齋

地生財有數土田所出固爲生民衣食之原若夫服賈之利公之天下使農末相爲灌輸則不必別求利民而民自無不足後世但知土田爲百姓之業而以山海爲天子之私藏遂巧爲規制以聚斂科歛均輸權算騷然煩興托爲重本抑末以自便其私而其侵牟百姓則征商與征農何異白圭舞私智以變易先王非議輕而實欲議重蓋其人棄我取之智原不過爲斗筭之才固不肯以好利之人而反有好義之過卽使真不求利而國家大典禮大經費舉無所需勢必折而入於重始以美名求過前人使人謂先王之法不妨稍有所變易至事勢窮極而遂蔑古以師心取先王之法而弁髦之而不復有所忌憚則皆此議輕議重之端有以啓之也夫老

子談道德而申韓競流於刑名荀卿言仁義而李斯乃至於坑儒彼固以先王之法爲有所未盡也而不知其禍至於此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天下莫不有道日星之所以明覆載之所以運與江河之所以流皆有大道存乎其間得其道者爲大智達其故者爲小智堯舜欽若授時隨刊奠歷與夫畫疆分土分岳命官執非行所無事聖人三百三千大綱小紀不過因天順地而行乎其所以然故得其道雖成天平地

不殊日用飲食之常失其道雖人情酬酢難於寒暑陰陽之變白圭事事師心乃以曲防駕乎神禹之上勢必陰陽沴戾而害災立至矣又何況鄰國之生怨速禍哉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者明於心而信於守非徒堅固不撓之謂也剛愎之士自信未常不堅而舉世或蒙其禍豈其守之不力正其見之不明君子明信未常或離當其燭理實能明於利害而無二三之疑當其推施實能要其始終而無茫昧之禍識明而定故不期其執而自執設稍有庸心於執有不偏執自用者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然

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譎予既已知之矣詭譎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諛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人不可無才而才貴乎虛強智多聞皆爲政者所不可少但天下事類非一人所爲而職在用人尤貴使處人不得而人從來僉王比附不在渾融樸訥之人而在天才英邁之士彼其所能實有大過人者自謂舉事唯我能爲而天下士不足當其一顧而險險喜事之人乃得以小才逢迎而投其所好以竊弄威福英主馳驟天下

未常不舉策衆長而譏邪小人每緣間而禍延宗社蓋唯禍延宗社之小人乃足以當英主之意指而守文恭儉之主知其難用而不肯或使之登進寃之小人毒必肆於家國而英主禍每慘於守文則唯意氣籠駕無前是以君子退而小人進故簒竊羣倫不若禽受敷施爲廣大也相臣之職與人主無異非謂相臣可以無才而才貴淵涵而無際小人不能盡使之不生而但令冲虛渾漠之衷不能遽道以干我喜怒則朝野享和平之福故相臣好士貴乎虛已以下人而不可取人以從我取人從我而蜂起好事之人未有不首先親任者君子每債輒於小人當國者可不加之意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

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陳子微仕於古亦知今不可仕但君子爲道而仕總不計身故去就之節確然不移而去就之宜未常執一聖賢篤生莫非天意天生聖賢於隆盛之時與生聖賢於困阨之會皆氣運之所推移而非一人之通塞設聖賢以其德責望於天而必援盛隆以爲例則是聖賢皆爲身謀而非有道濟斯民之意君子事道皆爲斯民時而顯庸則明良會合而微節不容少愆時當困窮即憂餒

下並卷六

卷六

信學齋

相周而未常峻拒絕物蓋棲棲遑遑總欲行道設世不我用憤時嫉俗以深藏此不過悄悄石隱之流而非有道和平之士人情貪位慕勢亦欲援君子以爲辭然君子大行不利萬鐘而貧屢不妨棄給去固去就亦未常不去隨時委曲所守未常或撓登藉圓通爲利祿計哉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憂患不在貧窮安樂不端富貴以憂患之心處富貴即

富貴而未常不生以安樂之心處貧賤即貧賤而未常

不死但貧窮不與憂患期而貧窮常多憂患安樂不與

富貴期而富貴常多安樂故傑士每遇逆運而庸人多

履豐泰天之成人也常在先聖君賢相其聰明志慮非

必如恒人之過而改困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也然心

不危則不動性不迫則不忍以其臨危肩鉅之才而先

試之於隱約困窮之會則可以百折而不同人之自成

也常在後中人之姿雖諸艱歷試亦未必能如聖賢之

心無不明性無不定而通天下之全能也然不困衡則

愈情不色聲則愈昧習於諂諛便僻之論而溺於晏安

淫佚之途則勢必倍憂而不返君子以人承天而不以

四非此

下並卷六

卷六

信學齋

天固人當其困阨則知天心有在而不以此自情其志氣若其安樂則咨嗟慙艾而時恐禍毒之爲懷蓋其研幾之明實能深知夫倚伏之理朝度夕惕而不使一時少逸其心則處危而亨者處安而固若不能自樹而必待困抑以有所成就則平時盤樂而臨患乃始知艱時不可追又豈後圖所能補救哉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君子有教無類實與天地並育並生同一鴻慈使擴而不與無非哀矜懲創發其感憤愧悔之心故教不倦爲仁萬無君子而有新惜教成之意受教者可不隨時儆省以無負君子面成之心哉

六卷終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人得天地之理而爲性其用莫大乎一心心之用至於贊化育位天地而始盡故心不至於盡不可以立命而命不能使造化在手亦不可以言盡心異端遺棄一切以爲心其言亦欲渺天地於一粟然於民物舉無所賴雖齊死生而何可言立命君子之盡心由於知性性者天之理心之德天非性不能於穆不已而生物心非性不能廣大精微而極天君子知心之理唯一性故必以

四書述

下孟卷七

一

信學齋

知性爲盡心之本而以存心爲養性之功蓋性無爲而心有爲性在人唯一理而心則有覺以爲運動之宗性在天亦一理而命則有氣以爲通變之數性得心以爲用而心之知覺運於性則神運於物則蔽故去其爲害於性之心而存其爲功於性之心則心爲性功而天自爲之契合性兼氣以爲命命之運行乎理則醇乘乎氣則駁故脩其保合乎理之命聽其雜運於氣之命則性爲命宰而心乃植於兩間自古聖賢聰明庸智由一心之廣運成位育於兩間未有不知此脩身而能立極於上下者異端視存養爲二事而以靜虛爲養性之功不知命非盡心不立心非立命不盡以吾有爲之心充吾無爲之性而因以立乎莫之爲而爲之命豈非知行合

一而天人同歸者哉不知性而言天天且不知而況立命乎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性止一理而兼乎氣數於是乎有順有逆有正有變君子知有命我之理不知有我命之數故脩其身不計其遇盡其道亦不達其數蓋人能盡道而不同則艱難險阻皆天之所以成人而非有偏加困阨之意富貴貧賤患難艱危莫不有道君子隨境盡道而萬世皆有可述之名又何窮達順逆之足計乎

四書述

下孟卷七

上

信學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君子無時不有所求天人上下禮樂文爲時時討究於心其志不苟而其才有爲其德甚全而其具甚備故一出而致君民膺大任則帝治王功洞然熟悉於心而無一端之不裕則卿相爵祿自覲然不足動心而又何干求營進之有世人胸中無具物重我輕唯知在人之可慕故營心利達終身迄無所成夫富貴爵祿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縱使求之而得亦不以彼易此而况求之而無益於得者乎慕外之士可以儆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人身渾然天理唯私意間隔故見天地大而我身小萬物多而我身少不知天生我而有身卽以天地之理全

歸之我唯私意爲之蔽塞故以本有之理虧之而不全
本有之物隔之而使外仁者渾然無私則春生夏長秋
肅冬藏一身具四時之德具四時之德則天地之物無
一不出於四時之中而何天下之物不備於我蓋我身
皆仁故萬物皆理不仁者以物視物舉天下之理而皆
視之爲形骸故萬物而我身亦物則物不能以相物
仁者以仁視我舉一身之形而皆見之爲天性故我無
我而萬物皆我則我自無有遺物君子求一身之理務
先去一己之私去私者於物我對待之形求物我一體
之心知萬物之無非我則必無於我厚而於物薄知我
之皆備乎物則自知萬物公而我身私久久無間推致
不隔則私意釋而後知有我之非我知有我之非我而
乃知萬物之皆我知萬物之皆我而後識我身之真我
渾然一身即渾然一仁矣至誠不息實與天覆地載同
其純全者也有不油然而然怡悅莫禦者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人共由而不明其所以然
是謂行之而不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時時發現而不
究其所本然是謂習矣而不察夫於理不能明其所以
然而於身不能究其所本然則亦何由而知之而見之
乎嗚呼欲求知道亦即於行習中審之可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無恥之人心實有隱然之恥特掩其良心以求逞快

於一時耳然能掩於大庭廣衆之中不能掩於幽獨食
影之內故無恥之人心未有不有不自知者因其自知而
即反之所謂不遠之復豈有悔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機變之巧自以爲勝人不知不若人遠矣人者天地之
德聖賢之材綱常名教之任皆在此身豈以機變之巧
爲生人之能事然猶可以若人者其心中本然之恥自
在乃變詐熱而貪胃愈深反以巧爲可以勝人而以恥
爲無所用以恥爲無所用而人之心於是乎絕矣人心
既絕禽獸不遠又何若人之有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
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善者天地之理勢者天地之氣天之有風雨露雪不若
天之有生成化育人之有爵位權勢不若人之有道德
仁義有仁義之道而行之以權藉是兩陽時若而寒暑
適宜也有權藉之勢而不本之以道德是怨陽伏陰而
春寒冬煖也况乎有道則雖無勢而自有所以運勢之
機雖無權而已得所以秉權之本軒冕爵祿自不足以
易道德之腴又豈肯枉道求合而與諸侯王之門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人知之亦憂
人不知亦憂 曰何如斯可以憂矣曰等德樂義則
可以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

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澤被生民即在脩身之內非於獨善之外別有兼善之功故民不失望者當草茅之中係蒼生之望而出膺公輔仍不失仁義之素履所以窮居之時身雖隱而道則顯無達世之心而未嘗無達世之養及通顯之日遇難變而道不變有得爲之志而仍不易其不爲之操蓋出處一致隱顯一揆並不因世境爲變遷也士不知伏處之中有見世之實故但知勢分在人不知德義在己而揣摩迎合全以窮達爲欣戚夫以窮達爲欣戚則不遇之時先無自立之已而得時之會又何以爲利濟之身君子非輕富貴而驕貧賤正以天下唯此一善不

關書

下章

七

傳

關榮辱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人有待而爲則因循濡緩事事皆居人後而不得爲豪傑之士豪傑者爲乎人之所不爲止乎人之所不止卓然特立而不與世爲推移故作事常居萬物之先而成就乃居萬物之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人之所不爲

也人所不爲而文王爲之文王爲之而人卒無不興起而爲善則知善固人之所必爲也人所必爲而不能先爲獨奈何必待文王而後興而以豪傑讓文王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人生富貴顯榮隨其所遇而貴有餘乎富貴之外有餘者境雖盡而意不盡知我之初本無境遇之樂則所處益隆而所存益歎蓋居乎什伯人之上者卽有什伯人之責居乎千萬人之上者卽有千萬人之責一人之才必不能如千萬人之智而顧以一人兼千萬人之養則德薄而位尊且將有覆餗之虞矣夫唯能以一心下乎千萬人而收千萬人之智以爲智則德自進而享自優世人滿假自足而徒以所居移其氣體者亦獨何哉

四書

下章

七

傳

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天地設位而聖人爲之君師原以父母生民之道代天而理乎萬物使稍有已意與乎其間則上之所作皆怨之所聚聖王以道御世不唯佚之生之人人皆感其德意卽至勞之殺之而必無怨咨起於其間蓋人人知其當勞其心自知當殺則令之所出不速而成刑之所施不煩而服矣又何怨之有哉

孟子曰霸者之民雖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人心莫不有神而雖虞則不以神用而徒以心用王者

不治其迹而治其神故王者與天地與萬物皆相遇于一神之內屯蒙之會草木零落萬物蟄藏陽春至而百卉爲之滋昌萬物爲之不變此非物物而爲之也剛柔健順風雨露雷天道默運於無形聲之中而萬物自化於有形聲之內天地不言施而萬物不言受故太和保合而莫能名其所以然王者之禮樂政刑一本乎吾心之喜怒哀樂唯其發皆中節而不使一氣之稍乖故吾心之舒慘卽天地之陰陽吾心之運行卽天道之不已未常有意求之於民而民咸拜於一人視聽言動之內蓋民有心於霸者霸者亦有心於民民無心於王者王者亦無心於民霸者務其事而王者存其神故治各不同而大小懸絕今人不知王進而徒以疊簋爲霸治以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教而曰善必非徒叮嚀或課人以爲善之文必於躬行表率之中寓以誘掖獎勵之意故不徒教而曰善教帝王之治先賞而後罰則民知爲善之利知爲善之利而稍爲科條以禁人之不善則不煩更端而民自日進

於不善矣先罰而後賞則民知不善之害知不善之害而又必更懸令申以勸人之爲善則非多方勸迫而更需以歲月不能民畏民愛得財得心畏不可以兼愛而愛則無有不畏財不必其得心而心則無不有財得乎彼者遺乎此而得乎此者兼乎彼王者之道非必欲其兼收亦論其所以得民之至者而已夫得民之至而後頒聲作而豈仁言所可及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以赤子之愛敬達之天下而無不知愛知敬此仁義之顯設以親長之愛敬達之天下而卽爲合愛合敬此在義之渾全然使學而能不學而不能則能猶在學後而仁義非人之所固有矣慮而知不慮而不知則知猶因慮生而仁義非性之所本然矣萬物莫不有知能而唯人則知有親愛知有親愛而仍與萬物同其不學不慮故人性本無不善而仁義不假外求夫鳥之飛魚之躍自其生而知之而終古亦莫測其所以然莫測其所以然而謂以鳥而爲飛以魚而爲躍天下必無是理也獨奈何以本然之愛敬而謂以人性爲仁義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人心遇善不能卽發唯其意見未忘氣矜未化平時不

即書連下章卷比
九
傳學書

與太虛爲體故天機至而不能有感卽通至善之體流行天地之間無聲無臭而體物不遺人心渾然太虛則善機常在一心而觸之莫非全體自意見室而矜氣據予其中則人我不能相忘而萬物莫非隔體天地之理靜專翕闔萬物俱保合於太和覺者善而寂者未常非善靈者善而蠢者未常非善我心無間於靈蠢無間於寂覺而後善體全而至理相通於莫禦然使矯語空虛而置萬有於一切猶非聖賢同善之道舜之與木石居而鹿豕遊實有同乎木石鹿豕之善者也野人之與知與能未常有外於聖人之大道而聖人之先知先覺亦非有加於野人之知能但以野人之純一無僞與聖人之昭明洞達交相感觸於不識知之天則聖人哲而野人不必皆愚聖人神而野人不必皆罔是故一善之來於聖人不過如涓滴之於江河而聖人之有感卽發觸處皆通不啻如萬壑朝宗而百川赴海蓋心純無間故形聲不隔而一理周通天地之善誠莫有圍於聖人之心者也夫天下唯無待神於有待洪鐘無聲而叩之斯無不應明鏡無影而照之斯無不形設先有物據乎其中未有不當機而反失者也易曰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乎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雖陷溺而良知未常或昏不爲不欲吾心本然之知也於爲而禁其不爲於欲而禁其不欲縱未見之事而意已行於彼矣善治心者不違持於已行之後而願求

即書連下章卷比
十
傳學書

於未行之先一念不爲卽不復令其更爲一念不欲卽不復令其更欲使吾心潔淨精明不令纖翳得掩則雖不求不爲而吾心已無可爲之本不求不欲而吾心已無可欲之機事不勞而功已倍豈非澄心內照斷於幾先者乎易曰有不善未常不知知之未常復行邵子曰夜半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元初復始萬物未生時正此本然之知之謂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德而無慧則朴誠不可以應幾慧而無德則小慧適足以買禍術而無智則徑遂不可以通方知而無術則私智不可以成事天下凡事莫不有艱危而於君父之際爲尤大然使慈孝性成明良道合子臣卽敬義相孚以直內方外而人莫議其所以然乃若遭逢太盛或亦資任自然而終不見經綸之曲盡天下離德無慧而德之慧愈用而愈靈離術無智而術之智愈神而愈巧使非境處其窮而事與心相迫則靈機不能以靈著人倫常變之事莫備於古昔之聖賢而有時匹夫應變或爲聖賢不及爲後世權宜或爲古人所不逮豈古人之不及今人哉禍患之變化無窮而人心之靈明不測以無窮之變而休惕於操慮之心則相觸愈生而妙神化於無盡故經常之事聖賢能盡其方而孤孽之遭聖賢莫窮其變蓋唯德與術之在人是以善知日生而靈機莫竭風雷感格古人之忠也豈後世而遂無所以致忠之道

蒸又格姦古人之季也豈後世而遂無所以盡孝之方
誠思所以自盡與吾所以格天未有吾心而或窮於境
遇者嗚呼慧知有盡而德之慧與術之智無盡使心常
危而慮常深何必疾疾而後能達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人臣委贊策名豈爲利祿而榮心好爵之士自謂得君
媚主可以炳耀一時往往巧合取容不復知行義爲何
事不知天壤原有功名道德兩途志功名者不以龍利
易助名志道德者不以事功加性分而性功之事業又
有美大聖神之不同自冠履分而哲人相望於古今不

聞書述

下孟卷七

士

信

知幾豪傑幾聖賢爲之扶植於其際勸懲備者若扶危
定傾之功格皇天者大撥亂反正之治莫非臣業之所
昭垂而九二之大人德博而化而天下文明能使時會
功名俱顯轉移於在我則更有聖不可知而趨乎立德
立功之上者夫見龍在田未常得位而德愈大則業愈
隆原無界域可以限其臣品之所至人奈何不志道德
而以榮利爲功名哉事君人者亦求其在義而已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天地生人人皆有位育之量不必乘權藉勢然後可

以大暢天懷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人所不可必者也
不可必者而能得之於天雖陟位登庸不異家庭聚順
之樂若夫俯仰自寬而厭德不脩遂有踴躍難安者縱
使明堂濫治而茂對之樂安在乎君子以得天者全而
歸之天以同人者全而歸之人則雖不必向明出治而
天人之理已備至於雅化作人實聖王慤慤樂愷之事
使君子在下而無違材成德之功何能不移慕於勢分
君子元化在心而川鍾岳孕之英自應求於一氣則不
必求於勢分而已有集千里於一堂者夫莫盛於師濟
而明良誌喜起之休莫樂於王多而卷阿有矢音之詠
今君子道德在躬而教思廣被則天地化育之精無不
於一人備其全矣豈必宅中臨取而後爲樂哉此性分

四書述

下孟卷七

主

信

之榮所以不待勢分而後遂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喻

從來位育平成不出性分之事然內外體用未常不分
堯舜平章雍動使非欽明濬哲則不能光被四表湯武
應天順人使非日躋敬勝則無以式廓九圍君子言勤
不踰不過動容中禮而究其極也可以爲恭而天下平
故事業在性功之中而性功不在事業之中君子窮居
一室一民不有尺土不階使僂言數業以駟諸侯王似

乎矯托以傲世然一身之恭從明庸即飾之雨賜寒煖而不違四體之從心不喻即推之蕩平正直而無欺人見讓禪征誅質文忠敬以爲王天下者類多震世駭俗之爲而不知聖人不過手持足行之事故數業炳於天壤而所性原存於宥密天下之理不出仁義禮智王天下之道不過仁義禮智之見於事爲君子王天下而性存卽不王天下而性亦存者非仁義禮智之無關於天下也蓋吾性固無不全之功而君子尤有定性之力量人四德具於一心而以私欲自戕其根則至槁落而搖奪君子絕全無開於心故仁義禮智之天良常植於淵衷而不拔其粹面者一皆仁義禮智之敷華其益背者無非仁義禮智之洋溢其微四體者則又仁義禮智之暢茂而周通是故意未動者神已通幾未彰者天已喻舉夫仁容義執禮敬智別之事莫非淵泉溥博而時出於不知則雖存神過化無非根心之所發形而又何大行窮居之足以加損之哉夫誠中形外原無兩途而德業事功亦無殊致君子四德在一身卽生色一身在一國卽生色一國在天下卽生色天下凡容民畜衆與平章風動之治不過舉此措之則洵乎所欲所樂俱不足以言君子之性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聖王治世原非家賜戶給不過立爲品節制度使民各遵於法式之中而已被其深仁之澤制其田里因天下之地而養之也教之樹畜因天下之物而養之也導其妻子因天下之人而養之也王道不過因民文王亦無異政而避亂者興去國之思國大者起覲治之念仁政行而英才亦集王業由此肇興世主奈何而不行文王之政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君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聖王所以不勞而天下治者惟其能識民心之幾人情莫不慕仁義而惡殘薄而當誅求匱乏之餘使民視財求爲不可得之物則不得不相爭相奪以日習于狙詐之風非其性之不仁亦勢之所驅以至此聖王非不欲強民而率之仁而見夫爭奪之世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親各出其技能材力以相攫於毫釐則雖欲禁之而不可若家殷戶給而爭奪不興則父有以爲慈子有以爲孝油然而各有不忍之意聯屬於父子兄弟之間則不

必求之而自仁是故仁民之道莫先富而富民之道莫先於不竭民之財天地止此土田原隰之利以供生人日用飲食之需使人各緣南畝以自盡則必無不能自給之數無已而設爲官師胥徒百工商旅以代理而仰給於農夫而又令浮民得游食於其中官又爲之多力作以害農工收者甚不足而苛求無藝之征或什而取其五乃上以奢相先而民亦僭踰驕侈冒上而無節則所出既薄而所用日繁貧者不能自給而富者猶不知止雖欲財足其道無由聖王令財之未生者爲天下開其源不爲苛政以厲民而鼓舞勞佚以勸民於力本則未富者可富財之已生者爲天下節其流立爲品節以禁民而躬行節儉以返民於淳樸則已富者常富貧者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七

信學齋

富而富者不貧且使天下各忘其貧富之形而盡去其欣羨之意則悠游之暇禮義自興貧者不疾富而富者不猜貧兩相忘而兩相愛何子諒之不在於人心哉由是庠序敬之學校肅之所以不戒而民自孚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天下莫高於泰山莫深於河海泰山非土壤之積河海非涓流之蓄有存乎形氣之先者而後有所積而高以無所積而愈高有所蓄而深以無所蓄而愈深然無所積而高積之不已而終不得高則雖不能及於無所積

之高而并不能及於有所積之高矣無所蓄而深蓄之不已而終不得深則雖不能至於無所蓄之深而亦無以幾於有所蓄之深矣山海不示人以所以高深而舍山海以別求所以爲高深則苦渺而無所據山海日示人以所以高深而執山海以指之爲高深則又迹而鮮所通人鳥知夫無所積無所蓄者之不期高而自高不期深而自深乎人鳥知夫無所積無所蓄者之不可及之高深之不異於有所積有所蓄之有可及之高深乎山之體靜而卽靜以觀靜不若卽靜之動者以觀靜而靜之體形海之形大而欲因大以見大不若卽大之小者以觀大而大之象見水吾知其所以濶也容光吾知其所以照也泰山吾不知其所以高海吾不知其所以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七

信學齋

深也然因觀水觀日月之法以觀之而東山泰山海之高深亦可以得之矣君子窺天地之藏測山川之秘將攬羣言而爲之折衷豈遊聖門而不知所以觀孔子志孔子之道乎流水之爲物也不知其果至於海否也而不謂科之可以不盈也君子之志於道也不知其果至於孔子之大否也而不謂章之可以不成也學本於真積積不久則文無從生理原於各足此不充則彼無從達使和順未至而何以有英華使美大未充而何以有聖神使下學宅心不密而何以無聲無臭上幾天載彼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以至耳順不踰孔子之言學且然而况君子而可無真積日久之力哉學聖人者知孔子之無爲而大而不以無爲學孔子之大則庶

乎可以觀孔子志孔子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開也

人生百爲萬事皆起於一念始生之幾自聖賢豪傑以至鄙夫賤士相去不啻霄壤而其爭不過一念之初萌意動乎此卽由此途而之焉窮而極之而參天兩地之事不過幾微之一念主之也意動乎彼卽由彼途而之焉窮而極之而辱身賤行之事亦此幾微之一念趨之也人生平旦之時好惡未常不正而特之反覆遂有知方覺而意卽昏者然意昏而知不昏或有陷溺深而自悔不能洗濯不知滔天之惡唯獨知可以轉旋而幽谷迷途一醒念而昭然覺煥故知舜知蹠了然明晰而往往舉念卽差若知舜蹠所分則不待稍有他求而轉移已卽在我蓋轉爲利之心而爲善原非有所旁操唯是雞鳴初動之心有以孳孳相續於善而無間耳欲仁仁至豈有他哉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道無定體隨時隨事而各有所當然稍有已意與於其間卽滯一偏而爲吾道之大害異端欲居一道以自鳴每執一途而求過乎物不知有所過卽有所不及而

其求過之處正其不足之處然求過於過與求過於中執雖不同而均之皆弊彼知過於隘與過於泛均不足以過人乃於二者之間求各得之半以爲執人之所不能執夫欲執人之所不能執而欲執之心皆求過之心是故中非所中而均爲執一廢百之害聖賢胸無成見而渾然太虛其於道如水之行地而無曲折之不至故雖不執一見而亦不遺一端求其說者不足以過人而究其歸實爲上下古今之所不能越則唯心至虛而力至大是以渾然全備如此夫德輿如毛毛猶有倫稍有成迹而倫之端卽著矣精一執中必至無聲無臭而後爲極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善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飲食未常耽人而人自耽於飲食利欲未常溺人而人自溺於利欲乃至鴟梟爭腐而螻蛆甘帶旁觀者畏其臭腐而逐之者其甘如醴此唯不能超解爲其炫亂以至此君子有以存其心斯有以定其分有以定其分斯不以溺其心志起既高世味自淡未常不飲食而飲食鮮有不知味者也豈與世之營逐者等哉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賤職可以辱身裸裎可以侍側三出三仕可以不去而不能以三公之尊使之易其所守蓋其處者汚而秉者潔耀則隱而光則全雖在汚濁之世而皜然泥而不滓

自非聖人豈能若是乎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百里之行半於九十淵深之井屈於九仞豈真百里之終遙而泉源之莫及乎學者意有怠而力有窮則當將有獲之時而反有中道而廢之事有爲者知其然則可以憤樂相循而不知年數之不足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堯舜性之若仁義由堯舜而出湯武身之則此身體仁義而誠五伯假之則不唯無有仁義之全體而且無有仁義之毫末蓋久假不歸則必以仁義爲文爲之末而

四書述

卷七

主

信學齋

不在躬行之本爲號令之迹而不在心性之徵是以言仁義愈真而去仁義愈遠譬猶適楚而專北轍適燕而策南轅也豈得謂之仁義乎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故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

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可伊尹放君而創千古未有之奇不唯可信於天下先能

自信於其志蓋三年之久絕無睚睚之心亦無顧忌之意精白乃心以與日月相昭質雖使幽獨之地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者必無一毫不可自信於其間故能坦然行之而不疑於天下萬世設使其稍有不能自信豈敢越理而干莫大之罪哉後世霍光廢立而有心忤之

言則雖功在社稷而不免有赤族之禍蓋所以信於志者難言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處人國都不必置身廊廟而功自在朝廷不必設教郊庠而澤已貽後學非必君子之有心以及物也君子之在人國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玉不顯耀於山而山自增光於玉珠不流精於水而水自煥采於珠德輝所動實有植於此而形於彼者况乎爵之使在朝端尊之使建師表哉不素餐兮固不足爲君子解矣

四書述

卷七

辛

信學齋

王子整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人當有爲之時則志顯於事人當無爲之時則事存於志非志之有待於事而事之大異於志也人能負荷於艱鉅之投不能勝任於危微之辨人能制劑於擾攘之務不能健決於克復之幾故譬應於外者易辨而操持於中者難爲大人居位而不殺無辜不行不義似亦人所易爲而不必有勉強煩難之事乃若挾持無素而利害交迫於中幾務忽投於外倉皇急遽而不知所審則雖自命有素而不免失足於臨時君子學問原於慎獨平居義利邪正之辨確然有所不易於其心故雖泰山

崩而色不變麋鹿趨而目不瞬人見君子嘯歌自適以爲燕閒無事而不知天人理數危疑險阻之交無不習其幾而明其故則雖不撰一事而扶持裁制之道皆於此時具之天下事其來莫測而其應無方使非有所卓立於平時雖使慕悅仁義豈能一一行其所志哉古人特危定亂皆非有所逆料而指領從容一若範圍所素具則知不事王侯而高尚其志蓋具有其所居所繇而非空空虛抱一志以自命者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異端之說天下敗壞人世趨然遠引常若有以遠過於

四書章句

卷七

幸

信學齋

聖人而異端之虛終不若聖賢之實者聖賢盡倫盡制而無一毫稍繫於其心異端一入其中而唯恐免是以盡棄一切而唯孤行一意以自全仲子避兄離母非不知大倫爲不可棄而但恐以母兄稍婉即無以自全其清白之操故矯情絕物而至不有其兄母夫廉潔之操以其不染汚濁而能爲天下立倫紀之防也乃不染私慾而先盡去天下之人倫則雖不染私慾何當哉親戚君臣於仲子乎奚賴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今人動以人情通變爲天理可以推移不知天理有可變通是以參之人情之說若天理無可通變則雖勢窮理極而不得假人情以廢天理之經卑陶用法而不能執法勢必唯有一去以自全舜使臯陶用法而令臯陶不能執法以去則亦必有歉然不足於心者故唯有竊負而逃可以訴然自樂其斯然樂者非樂夫忘天下也樂夫父子之私得全而萬世之法不廢則我雖棄天下而法仍不廢於天下我之治天下在一時而法之治天下在萬世以一時而廢萬世舜豈以易之哉堯舜廢朱均而授舜禹非誠不欲以天下與子也朱均不能有天下而舜禹能有天下但令天下得聖人以常治而治垂於萬世卽統傳於萬世矣聖人豈以天下私一家哉若

四書章句

卷七

幸

信學齋

尊養親愛而底豫允若則固有克諧於事先而必不致有難救於事後者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君子德盛禮恭未常有驕矜侈肆泰然自滿於體貌之間如世俗之傲富貴而輕貧賤者然心廣者體必充學盛者氣必裕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則雖不加矜飾而自有光輝不可掩之處此唯心之所發故不必有作而致其然王子體貌聲容未必有失而自有不猶於人者

潛移默運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君子澤躬道德與造化爲同體有不辟面益背而備四時元氣之盛者乎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君好士下賢非幣帛無以將其敬然使玉帛承筐而禮意不至則儀節總屬虛文而不足以來道德之士從來帝欽王祇總恃一敬以開至治之原禮士而無敬則致治已失本原而何以來君子夫才節之士非大度不能容而道德之賢非小心不能下聖王作賄恢廓以馭英才而小心以禮賢士雖或意度豁如而絕不敢簡賢以失真士此所以羣策畢効而享有鴻業也夫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孟

信學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耳目之際見形而不見理冲穆之朕見理而不見形天地穹然塊然若在陰陽之表而不知陰陽之外別無天地人生口耳百體若居天性之粗而不知天性之外更無形色聖人有形而不滯於形是以天性昭融而衆形俱實庸人有形而皆役於形是以天性藏室而衆形皆虛嗚呼異端視天性在形外謂衆形爲皆幻聖人知天性在形中謂衆形爲皆真究之異端滅性而聖人盡性此聖賢之誠身所以爲古今之正學也夫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人臣責難陳善非以理之極至望君即爲唯阿諂諛人主位愈高則責愈重正當極盡禮法以爲天下先豈可虧德損則以示薄於天下故人臣事君而有恕詞是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君子教思無窮不欲一人有遺於教外而造就無方自不令一人有遺於教中學有深淺才有偏全時有先後無非君子陶淑之所及非道全德備孰能與於斯乎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孟

信學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君子之不可貶道以教猶君子之不可枉道以仕貶道而教則無以志於達天知命之學而非教枉道而仕則無以行其聖賢大學之道而非仕凡以教雖多術而學有定法道唯一致不至於是天不以暑雨而輟其夏亦不以祁寒而輟其冬設移易冬夏而貶損陰陽以順萬物之欲將疵癘天札殺物而不可止而何以爲造化之仁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

道與身本不相離但因天下之有道無道而有殉道殉身之異若枉已殉人卽已非道而豈有盛衰升降之異哉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立教而至答問其授受已在口耳之間若問而不答則是不屑之教而豈君子之所以爲心然君子本無是心而不能不有是法有挾而來者必奪其恃而去所爲教之多術者如此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人情委靡易而振策難不可已而已與所厚者薄皆不能自勉於有爲而求其苟可以安而止若銳意求進者又往往有始勤終息之虞此其弊雖不同而其中無定力則一也君子自強不息庸言庸行要期無所不及於當然則其勉勉修爲自始至終而無一毫之出入此唯中正純粹乃能有此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君子惻怛慈祥視民物原無二致而自一本以至萬殊物莫不有其當然之分故論君子敦化之心萬物皆爲一體而論君子川流之美推恩自有等差蓋以一暨萬

而重者自輕統萬爲一而薄者自厚君子之等級分明正君子之渾然一致也君子豈有所容心於其間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徇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仁者之急於親賢正知者之知所當務人君莫大於愛民而愛民莫急於親賢堯舜之世水火工虞明倫敘祿皆務之所最急者也而不得人則無以爲治堯舜以親賢爲務而凡當務之事無不因之而畢爲則仁固賴知以全而知亦因仁以顯不知當務又烏知側席求賢之汲汲哉

附書卷下 卷七

主

附書卷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凡人愛土地不若愛人民愛人民不若愛子弟以子弟之故而養人民以人民之故而求土地此亦人情之常然而非有異者梁惠王以土地而糜爛其民不仁固已甚矣又恐人民不勝而殉之以子弟與尸禽獸而已亦無如之何殃民者毒及子孫梁惠王其貽鑒也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固不相征也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孟子

信學書

王室衰而諸侯力征相尚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意在於尊王而僭王之罪莫大於征伐則安得以爲是而義之召陵城濮之師其意非能尊王也意非能尊王而假尊王以爲名則聖人亦不甚絕之而與以爲善之路究之書遂書及則聖人究何常竟許之也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君道莫大於好生而好生莫嚴於重戰商紂之毒痛遍四海而天下已無不瘡痍之民武王征之誠非得已然使武王伐暴而稍有夸尚武功之心則人君一念之矜卽爲天下後世之流禍而未有已武王躬秉旄鉞未嘗

無肆伐震怒之情而惻怛懲勸止期救民水火而止故前途倒戈者當時之實事而血流漂杵者紀載之文詞以紀載之文詞而掩當時之實事使天下後世假托武王以逞好殺於不已則其貽禍可勝道哉噫三代以下得天下者不一轍而神聖之君必以禁止殺略爲第一義孟子此言真千古之龜鑑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九流之書窮深極遠其技常過於聖人而聖人不以一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孟子

信學書

節易其大道者知大道之無事於一節而聰明有所不究也兵家者流其言動天地戴鬼神視勢度機雖聖人行師亦無以過然聖人不以之戰勝亦不以之教世者用吾大道以治民世治則與天下相覆於仁恩世亂則以仁易暴而天下自無逆我顏行之事又安所待戰而用陰謀以毒世七韜三略之篇聖人非不能爲而不爲時未至聖人不先時以興戎道未隆聖人不違道以求福因時修道以乘天人之合則不舉衆而戰勝之幾在我矣又何必設奇用間之紛紛乎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聖賢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其節目條件各有截然不紊之經而究其用力之所以然則自有一致之妙而非判

然有所懸絕百工審曲面勢初無一物顯有矩矩其間而究其矩矩之所存求之無往而不在故能運乎規矩之精則迹象皆化爲神明而如其膠固執滯以強合乎規矩則一物無所用格致誠正學者之規矩也以是規矩而施之心意知物圓融變化而初無轍迹之可尋故極深研幾而能通天下之務若拘守成說而勉強牽合以圖之則支離扞格而不可施之於一物夫節目條件聖賢規矩未常不存顧其所以用之之方則又不在規矩之迹學者執聖賢之規矩而不求所以用之之道何異拙守繩墨而不能製一器者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衫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四書連

下孟卷七

孟

信學齋

人處榮應困乏當身者不必自知而旁觀者往往爲之齟齬而嘆美人唯無主於中遂以旁觀之欣戚爲當體之真境則既者齟齬不能自振而華應者亦自視以爲得志而不復知宇宙有何物此其人終身世境之中是以汨沒蔽錮而不知飯糗茹草舜之爲舜者自如被衫鼓琴舜之爲舜者自若人不知舜之所以爲舜是以始終異視而不知舜自有所以爲舜是以淡然處之若一夫飯糗衫衣本於所爲舜者無加損也以本無加損之舜而旁觀者遂以爲飯糗一舜而衫衣又一舜而人之當舜之境者亦且以飯糗衫衣爲其舜而不復知終身固有之爲舜則奈何以他人之旁觀而視爲當局之真境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閉耳

人君好戰殃民似與同儕忿爭構鬪不可等類齊觀而天道好還報復不爽殺人父者亦殺其父殺人兄者亦殺其兄則豈以人君之尊而遂有貴賤之異視乎人君康爛其民而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未有不信如桴鼓者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古之人君本無爲暴之心故鈇鉞無非仁恩兵刑莫非禮樂後世意主厲民則禁民之端皆虐民之具且人君亦非欲取民而盡虐之而用之不得其道則立法之意失而任法之弊生任法而不知法中之道則章程科指

四書連

下孟卷七

孟

信學齋

無一非以暴民者豈特一關之失爲然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鴆酒之刑觀於二女汝墳之化始自關雎人能矯於大庭廣衆之中不能掩於家庭骨肉之際故觀化之原莫如妻子行於妻子而謂不能行於天下有是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邪世正道不明放言橫議囂然四起與爲波靡則邪說暴行不可以同流與爲立異而生平學識不足以砥狂瀾則衆誘沸騰而利害爲之全滿鮮不奪其所素履聖賢道德隆而周全進退之間無一不循乎軌則凡以內行醇備則識力堅而持養裕粹然臨之雖有震撼搖奪

之情而無恐懼疑惑之事故上下交誼而卒不至於亂
否則積習成風是非貿亂雖自謂責育鮮不失其所操
矣非備德孰能當之不懼哉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草食豆羹見
於色

矯僞之士忍情飾詐能強人之所不能為恒情為其所
欺往往墮其術中而不覺不知事不近情必非端士大
者欺世愚民陰以權詐街市美名而竊國小者力不能
逮則甘心矯厲而至讓國以竊名其竊名與竊國不同
而其非真能讓則一也揆諸不至則纖微必形虛僞之
人豈真能掩其實哉聖人視以觀由察安則由述見心
自無有能通其情者耳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信學齊

無禮義則上下亂

事則財用不足

立國之道必使神氣振而元氣充則國常治而不至於
亂國有賢才猶山有猛獸澤有蛟龍潛伏而威震乎外
故外侮不敢生而奸謀不敢作若賢才隱迹而朝廷乏
人則四方奸邪無所忌憚故振作神氣莫如仁賢而至
於禮義者網紀之所以立政事者條理之所以分脩禮
義而治政事猶習禮容而誦吐納俯仰揖讓則筋骸檢
束呼籲嗷嗷則百脉周通國家綱紀飭而政事脩則父
子君臣各得其所而生食為用悉有其經何患富教不
興而元氣不固夫有神氣則陰邪弗侵有元氣則毒考
華樂根本固而精神折衝斯所以享國長久而丕基弗

壞也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魯有三家齊有田常晉有三卿皆謂不仁可以得國然
皆出於諸侯之手而非得於天下人之心諸侯先為不
仁其行事無一不可敗亡其國故窺利乘便而威福可
以潛移若天下之大全係人心向背之公而非威勢挾
詐所得即或以不仁得之旋必以不仁失之天下大
器豈詐力所能強致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
則變置社稷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信學齊

無禮義則上下亂

人君居高處厚雖不知丘民之貴亦猶知社稷之重然
不有民何有社稷不有社稷何有君人君知慎重以保
民則必誠敬以事神人君用殘虐以賊民則必暴慢以
瀆神人神悅而國必昌人神怒而國必亡存亡之幾其
幽雖聽於神而其原實存乎民舜禹之有天下可謂得
乎天子而為天子矣然非謳歌朝覲松楸之悉歸亦烏
能事治神享而登庸陟位哉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頭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乎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聖人之行本貴時中而志潔行芳實能卓然有所特立

則雖道在一偏而自足有以垂芳於百世人生積誠不
已自能動天地而感鬼神忠臣孝子道德未必即至聖
人而風聲所被百世猶能感發其志氣蓋行不汙則精
白昭著於日星志不撓則浩氣流行於河嶽匹夫匹婦
一念節烈猶足感人况行造其極之聖人乎彞惠制行
雖或隘與不恭而不涅不緇超然有以高出於百世之
外則高蹤懿範披拂無窮振拔薰陶固有歷之百世而
不泯者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天地之間理與氣不相離形與性不相隔理與氣合故
成形形與性俱故有道太虛之中惟此一元保合之理
而理有流行布發之功故不得不聚而爲人人者仁之

圖書

下卷七

卷七

信學齋

流行不息而生焉者也乃既有仁以生人則即以人而
全仁唯其賦畀之時無有一毫之少斷故渾然無私而
爲天地之至仁設少有虧惜而不全或必待假借而後
具則是賦畀之時先已私爲虛假而非天地之仁矣迨
夫人類既成而倫常隨具官骸既備而彝則自全於是
生生不已之仁卽爲推施各得之道蓋有此仁而無所
運則必措於骨肉氣類之間有此仁而無所勉則自有
其等殺親疎之序不忍之至而經綸自生豈有勉強造
作而然乎佛氏離氣而言理於空虛無物之中則舉萬
象爲虛幻而以理爲一物未生故懸想本來而謂廓老
莊離性而視形爲塊然頽情之物則以物化爲天游而
視形爲害生桎性故汪洋恣肆而無涯此皆分仁與人

而言之而未合仁與人而言之也夫分仁與人而言之
其害道何可勝言哉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道在聖人豈有窮時卽在隱鱗戢翼之時必有禮遇交
接之盛而厄於陳蔡若此門弟子不能無疑不知時當
失道君不重道臣不下賢以至於此豈與聖人有損哉
知其人在人而非由我則窮通危難之際有以自主而不
爲之動心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
問文王也

道高毀來德脩謗興可以語於脩己自好之人不可語

圖書

下卷七

卷七

信學齋

於頑鈍無耻之輩設制行汚濁而亦以物議爲不足恤
則放僻無忌而又何所底耶然學士始脩每有同人非
笑而不知所指者苟非有以自信烏能卓然特立而不
爲世所搖奪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人雖至昏責人則明以責人之心責已何患不至聖賢
地位乎思賢者之所以使人而我之立身其亦知所以
自處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之而成路 爲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人生一日之中私意潛滋不知幾千萬億自非謹幾慎
獨使此心昭然覺照則私欲內起物感外乘縱使傳物

冷聞總於此心無與世人拘守成就每斥心學爲禪不知禪之異於吾學者乃欲離氣言理而以理爲天地未生之先故荒唐謬悠而不足以爲據若戒慎慎獨而養吾心於喜怒哀樂之時則操存舍亡聖賢何常不言心學哉一念不生則萬事萬物當然之理森然畢具而天下之道舉而措之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音之道自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無不畢具於中就器以言樂陋矣而又專就一鐘且以鐘之追蠡以辨禹與文王之優劣不亦鄙之甚耶見止於迹亦就其迹之顯者喻之深者固不足與道也

國書通 下孟卷七 信學齋

齊饒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吾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援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君子立人之國而聽用其言雖千百言不以爲過况當饑饉洊臻之時目擊時艱豈容引嫌而避咎以自全然齊王撫有一國舉齊之民皆其民使其心切民瘼則始以言而發後即不必更待吾言且孟子位在賓師本以道義權衡百世而不謫以小惠爲仁使數數言之無論齊王不聽孟子爲失言即使朝進言而夕發果亦思居齊之意謂何而顧以請粟發粟爲沾沾足盡孟子仕齊之事彼君子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固有化裁無方而不

可執一以論者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口目耳鼻四肢之謂性者有二庸人溺聲色臭味之安即以嗜慾爲其性故沉溺於物欲而不知異端以色聲臭味爲皆空而但以口目耳鼻四肢之靈明爲其性遂索之杳渺虛無而無據此其淺深賢不肖雖不同而其過與不及則一聖賢階之以命而不於此言性者凡以色聲臭味安佚不過口耳目四肢之適然而非我生稟受之所在則盈虛豐歉回不任情以求逞於嗜好之

國書通 下孟卷七 信學齋

中而亦不却物絕情以過求於杳冥之內但使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一一實求仁義禮智之所在而務盡其所當然則天道之克全即聖人之無歉蓋人莫不有仁而有禮有智而禮莫顯於賓主智莫著於賢者其間有是聖人必有是天道此猶夫口耳目四肢之於色聲臭味安佚感之而即通相緣而不可解故彼可謂命此亦可謂命此可謂性彼亦可謂性但彼之不離者情而此之不離者性彼之不能已者在可得可失之間而此之不能已者在無容少解之際則全乎天道爲聖人而適乎天道即非恒人人豈得以君臣父子賓主賢者之倫而僅等之色聲臭味之物哉謂性不謂命非有知性之

功誠不足與言立命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 充

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天地之間止此善之一理而美大聖神俱不能外故舉

其一在在皆有可欲之幾勿以一端善小而弗爲也統

其全人人皆有不可知之妙勿以善量有涯而自戕也

聖人化光德普其量極於同天地而贊化育而究其事

之所歸不過令人可欲而止但有一事不令人可欲而

其善不充而又必事事求令人可欲則其善又不化作

聖之功始於實而成於化方其未有事事而積之學慮

思勉之所可及者無時而敢忽也及其既有合同而化

之方體形象之所可指者不敢以爲安也蓋天下之物

大者可欲而小者不可欲而唯善則雖小而無不可欲

且天下之物不可欲者無涯而可欲者有涯而唯善則

可欲而又無涯樂正子既取是善而有諸已矣則當積

而充之使無在不有爲實之休而又必進之不已使善

端實有莫禦之幾焉則思勉至而擇執忘矣而又必存

存不已令夫有諸已者泯然不見可欲之端形諸外者

冲然同此太虛之體則化善之迹而歸於至而神明莫

測之妙卽在返躬可據之中不能進此而僅守其二焉

則善本無方而吾且與之爲有方善本無迹而吾且與

之爲有迹將所爲有諸已者未必充足而無歉而又安

望其積中肆外以幾善量之大全乎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從來小人之於君子異端之於正道無不望而思慕迨

而思歸而往往水火而不相入者其本原於陷溺之深

而其禍成於攻擊之甚人情厭苦而思趨於正雖甚陷

溺必有是心而君子者峻其門墻以與相拒使來者無

能自新而去者更不復返則益以固其樊籬而堅其內

立且人而不躡涉於異端之言每以吾儒爲平淡而希

心於杳渺若已浸淫厭倦而欲歸於吾儒則日用飲食

自足悅心而不厭此猶食暴炙者而易之以五穀雖驅

之且不去而况收而飲食教誨之乎詰之不置而塞其

來歸是亦君子之過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粟米力役三者不過什一之征公甸之役而用二

用三其害如此况制已非古而可併用之乎聖王制期

一定而用在隨時誠能因時緩征卽不必獨租賑貸而

民已沐仁恩于無既矣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人情留心玩好則正務必荒而聖王尤投珠抵璧以明

好惡者蓋國計莫重於傷農而傷農莫病於奇淫華靡

相尚而令逐末巧僞之徒舍耒耜而務工作食者日多

而耕者益寡猝有水旱則必荒荒而繼之以盜賊則兵

刑由此起聖王躬示儉約而聖天下於農使人人各有
衣食以自養而士大夫遵守法制不過貪以取民則上
下交足而貧富不相耀即有竟湯不時之災而閭閻安
然何自有瓦解土崩之患不此之務而以身殉寶未有
不敗亡立至者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
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巧詐者拙誠之奴無爲者萬事之本縱橫抑閭堅白滑
稽之雄選言者之所必誅也陰陽反覆攻圍致敵之術
行兵者之所必棄也發奸摘伏鉅簡釣致之情誥奸者
之所羞稱也均輸平準耀貴賈賤之法理財者之所勿

四書述

下孟卷七

三

信學齋

道也君子誠秉道以治民則長善遏惡敷政寧人方且
止亂於未形而起教於微渺而何用此纖纖者爲百家
並興皆起於不聞道而扶私智以自逞使聖人與之角
智而程才或恐有所未逮而聖人卒未常及此者恃有
道以立乎其先而有所不必事也君子律身亦唯以道
則止行其所當然而不必別有所爲以自銜則內不勞
神於已而外不取尤於物何所入而不自得聘一時之
私智而便利捷疾以求勝於人才有盡而患無窮不旋
踵而禍滅頂天下豈止一盆成括乎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
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矣

聖賢有教無類本不擇人而受但曲者矯之使直邪者
揉之使正雖有嘉與誘掖之心必有裁成造就之法蓋
太虛無我而歸於至公故既不逆拒於先而終不貽玷
將來以爲門牆之辱後人以道自任即欲嘉與樂羣而
匪人輒得以廁足其際豈知一念寡和之私即以階之
厲乎操戈入室標榜是非其所由來者漸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
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
穿窬之類也

四書述

下孟卷七

四

信學齋

人情有所不忍則必有所不爲而究之始不爲而終於
爲者大約隱忍之心累之爾汝之加加之小者也知其
輕已則必爭至利害交馳則依回遷就而竟受之矣言
不言之餽不必有關於我也知其非義則不爲乃喜於
覘人則機運巧熟而竟爲之矣故人不屑之心雖辭色
不可以稍屈於人而及其汚辱之加則或至辱身賤行
而不悔此非人之敢加於我而生於我之先加夫人羣
然相處之際彼非必有艱深不測之端而我姑爲巧偽
以曲探其情究之姑試之一念遂爲無窮含忍所由開
而呼號相加亦或至於有利而直受此唯其禁之不力
是以受之不辭君子欲全不忍即在不爲無欲害人心

之仁也而飭人即害人之一節无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穿窬之事又豈忍爲也哉不爲穿窬而爾汝之傷人自不得而加之此君子所以用心於慎獨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君子之所爲守即君子之所爲言故曰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故君子之守不外身而理得脩身而天下平凡禮樂利政化民成俗之事皆所以脩身而非所以爲天下也以此爲言何言不近以此爲守何守不約而遠與

四書連

下孟卷七

聖

信學

博莫有如此者矣而又何有舍已求人之事哉此汪洋恣肆之談所以無當於聖人之約言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性者天理渾全不假人爲命由此出反之則行所當爲而非有所爲而爲聖人之德無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但法自我出者未常有意以行法而自無不合於法之中循法而行者亦可作法於將來而不無有意於法之內堯舜湯武均爲古今不可少之人非謂有堯舜可以無湯武但堯舜與湯武在身之德不同而爲治之迹亦異帝王升降百世猶將見之孰謂聞樂不可知德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大人勢分尊崇正可發揚其道德而徒以崇高逸樂臺榭服御之觀以自鳴其得意此與販夫販婦得數金而即以自誇多寡雖有不同而高下初無殊致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正不以能爲爲高而下初無殊致君子以義輕已重人而致爲其所奪哉藐而弗畏非藐大人也藐其居大人之位而以飲食宮室爲大人者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四書連

下孟卷七

聖

信學

口腹之欲於人甚淺而每足以累心君子志存道德自不役於口腹而或一念安飽遂足以爲終身之患而有餘故屏聲遠色似無關性命之精微而恬憺寡營實足以爲強志固慮之根本學者高言學問每以恒情爲淺易然非淡泊明志而欲不爲所溺難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人子於親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觸物興思固有無時而可釋者杯棬口澤即膾炙豈繫不思而廢食不御要於羊棗見其獨耳

四書述

下孟卷七

聖

信學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嚆嚆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何爲躊躇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 聖賢道統之傳必守其真而聖賢體道之真必嚴其偽然偽之顯然背道者易知而偽之隱然似道者難知不嚴其似而以偽而亂真則勢必以似而奪真而庸衆之流乃爲其所眩惑而不可返從來大道不出於人心而至諛不謀乎流俗人情莫不喜柔而惡剛喜邪而惡正

四書述

下孟卷七

聖

信學齋

喜詭異而不喜正大和平故論訛比附謂之和同挾詐欺愚謂之達務矯激鳴高謂之特立寡廉鮮耻謂之含弘凡其所稱之行莫非似是之非此唯庸衆本無學識故相率稱之而不怪聖人以道覺民正室與之明別其是非而桀黠之徒則反與之隨聲而附和彼其是非原自較然非若庸衆之茫無知識而但以志期媚世則故與之益其蔽而覆其蒙使斯人既喜我易親而我益得以售其匪僻之術則行雖止於無非無刺而禍乃不於蔽錮人心聖人俱鄉愿蠱世之巧而欲揭大道以開人心則必返於堯舜相傳之中道而中行既不可得莫若求之狂狷而取夫言行不相掩以及夫不屑不潔之爲真蓋不掩不屑於中道不必同揆然行不掩言則是非必不實亂而不欺所志則厭然媚世之態無容少設於其身故其行事雖大不滿於流俗而聖人深嘉樂與以漸進於大雅之倫則斯世知人品之有真而庶民乃得以不墮於眩惑之域蓋經正則聖賢之道明道明則取舍之極定而似是之非與似非之是俱不得有所隱竊於其間天下之大萬世之遙聖遠言湮而民有所昭然而不惑者則唯聖人惡似以衛真之力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

原缺

四書述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說撰說有易經述已著錄是書多不主朱子
章句集註如以大學聽訟章爲解格物而以朱子
補傳爲不知聖賢經傳化工之妙其學蓋源出於
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調停之說者觀其自序
曰朱子慮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確切分疏以爲下
學所遵守陸子畧其枝葉而獨扶其宗旨蓋於朱
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謬云云其所學
可以暗矣



ZW

21181886542873